漢魏六朝碑刻校注

毛遠明 校注

线装書局

毛遠明校注

漢魏六朝碑刻校注

第一冊

綫裝書局

本項目爲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教古字[2000]0043號

出版緣起

學術的研究和發展，依賴于基礎性材料的全面掌握和細緻整理，而出土文獻的學術價值，對傳世文獻的考證和校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二十世紀初以來，甲骨、青銅器、簡牘的連續出土，極大地推進了先秦史各方面的研究。作爲史學范疇的中古史研究領域，從秦漢到隋唐前后兩個中央統一政權之間的漢魏六朝，是學術研究中較爲薄弱的環節。

從史學和文獻學的角度全面整理、校注漢魏六朝的碑刻文獻，是一項極爲重要而又難度很大、需要很多時間和耐心的基礎性工作，其成果對于漢魏六朝時期的政治、經濟、宗教、民族、社會、文化、語言、文字、地理、書法、文學藝術等方面的研究，有著傳世文獻不能替代的意義。

在編輯出版西安碑林全集（全二〇〇冊）、隋代墓誌銘彙考（全六冊）、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全三冊）等碑刻項目的過程中，我注意到關于漢魏六朝的碑刻文獻分散于近百種出版物中，沒有進行系統和全面的整理，檢索、查找、使用都頗爲不便。在一次中國文字學的學術討論會中，西南大學漢語言研究所的喻遂生先生介紹說毛遠明先生正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整理工作。于是在與毛先生四年愉快合作後的今天，有了漢魏六朝碑刻校注（全十一冊，含總目提要）的出版。

漢魏六朝碑刻校注在很多方面都有著較大的學術價值：

從文字角度而言，可以比較漢到隋唐文字之演變，以及俗字、異體字、別字之使用；

從音韻角度而言，可以研究六朝銘文的用韻到隋切韻的形成；

從文學角度而言，可以分析中古語言用詞的特點和規律；

從書法角度而言，可以比較隸書到正楷的變遷；

從文獻角度而言，可以校正傳世文獻的謬訛和失誤；

……

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編校排版過程中，我們採用圖像與釋文並列的方式；同時爲最大程度保留石刻的原始面貌，提供文本的原始

信息，便於碑別字和俗體字等字形的研究，依照原圖版字形，各種造字近三萬個，雖然這樣極大地增加了我們的工作量和工作難度。

在將來可能的情況下，我們還想結合傳世文獻、出土材料，針對漢魏六朝時期的人名和地名做系統的整理和索引編制工作。

因時間和條件的限制，我們在編校漢魏六朝碑刻校注中，仍存在頗多不足和缺點，敬請國內外學人諒解和指正。『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期望能有更多的像漢魏六朝碑刻校注這樣基礎性材料整理工作的出版，裨益學界。

劉聰建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七日于長沙

自序

一

中國的文獻極其豐富，也異常複雜。這些文獻是承載華夏民族思想文化、保存華夏民族（文化）遺產的無窮寶庫。按照文獻的來源和保存方式的不同，可以把漢語言文獻分爲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兩大類，這當然是一個大致的、比較能統的分類，但還是能夠粗略顯示這兩種不同文獻的基本輪廓、性質、特徵、形態和研究價值。

出土文獻的時代明確、確定，它的產生時間和它可能選擇的物質承載形式基本吻合，而且與華夏民族的歷史發展、文明進程大致相當。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物質文明所提供的承載工具不同，精神文明所提供的承載內容不同，出土文獻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顯示出不同的特點。

中國最早的文獻恐怕要數陶文，如果承認早期土陶上的刻畫符號是文字的話。只是這些刻畫符號太少，不成片段，不成系統，而且至今也還沒有破譯這些刻畫符號示現的意義，因此人們在談文獻的時候，一般棄而不論。

目前我們所見最早的、成系統的、具有相當規模的文獻載體形式就是出土文獻中的甲骨文，這種文獻的產生大約已有四千年的歷史，而它的重新面世則只有一百年多一點。與甲骨文大致同時，或者稍晚一些產生的是金文文獻。據歷史傳說，夏代已經有鐘鼎彝器，不過，我們還沒有發現這方面的實物證據。這種傳說的可信性究竟有多大，實在很難說，退後一步，即使夏代真正出現了金器，而是否有銘文，也難於證明。目前所見最早的金器銘文是商代的實物，此後代代有之。以簡牘絹帛作爲書寫材料也應該是很早的事情，尤其是竹簡木牘，材料易得，更應該是在紙張發明以前最常用的書寫材料。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他所讀的簡策應該已經是很高級的了。不過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簡牘實物，仍然只是戰國時代的東西。簡帛易朽壞，難保存，戰國簡能夠保存到今天，已經非常不容易了。以石質爲書寫材料，刻寫的所有文獻，通稱碑刻文獻。此外還有一種重要的出土文獻，那就是敦煌卷子，主要是唐人的佛典寫卷，當然也有一部分世俗文獻，在塵封千年之後，於清代末年一次偶然的機會，重新與世人見面。

出土文獻原來被統稱爲金石，那是因爲早期出土的文獻材料主要是鐫刻在金器和石頭上的銘文，研究金石的學問被稱爲金石學。這門學問大約從宋代開始勃興，一直延續到現代，從未間斷，學者多所嗜好。有清一代，在強調實證，注重考據的時代風氣影響下，金石學被推上顯學的地位，備受學界青睞，著名的學者，大都曾駐腳這個領域，產生了一批著名的金石學家。二十世紀以來，隨著地下材料不斷大量發現，出土的資料日益豐富，考古學的巨大發展，研究理論的深入闡揚，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的不斷更新，學科研究領域不斷拓

展，學科分支日趨細密，原來的金石學已經遠遠不能包容出土文獻的全部，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帶來學科研究革命性的飛躍，促使新興學科的分離，於是在出土文獻領域中，甲骨學、簡牘學、碑版學、敦煌學相繼建立起來。

二

碑版學，又稱石刻學，簡稱碑學。就碑刻文獻本體研究而論，其主要任務是研究、考訂碑刻源流、制作時代、形體制式、碑拓真僞以及文字書體，並伴之以歷史攷證等方面的内容。如果從碑刻文獻内容的發掘和材料的利用角度攷察，從多學科的交叉融合，彼此支撑的高度來思考問題，其研究的領域應該更加寬廣。不過無論是哪方面的研究，材料的搜集整理是第一步，而且是十分關鍵的一步。那麽碑刻文獻搜集整理的歷史和現狀如何呢？其著錄和整理主要有哪些樣式呢？

從現有資料來看，最早著錄我國碑刻文獻的是司馬遷，在史記中錄下了秦始皇和秦二世巡遊天下時，命丞相李斯所刻的琅邪刻石、嶧山刻石等，這些刻石是十分珍貴的文獻史料，可是由於年代久遠，有的已經完全毁没，不見蹤跡；有的雖然還保存遺物，但是長期風雨剝蝕，早已殘缺模糊，只能見到一鱗半爪。還是司馬遷攷察山川，搜訪歷史資料，撰寫史記時把它們著錄了下來，才得以基本完整地保存至今。當然，司馬遷本意並不是要著錄碑刻，而只是作爲一種歷史資料，從一個方面記載秦王朝經歷的大小歷史事件而已，與文獻的著錄，仍然不是一回事情。因此，這種保存也只是就其銘刻内容而言的，至於秦刻石形制面貌、行款、文字書體如何，並不曾涉及；而且司馬遷所記載的内容，也不能完全保證在流傳過程中没有被人篡改，也不能保證在傳鈔、翻刻過程中没有無意識地衍、脱、錯訛而失其本真。正是這個原因，秦刻石除了部分殘存文字而外，已經無法知其原貌。

東漢熹平年間，蔡邕在洛陽刻成石經，全國各地的太學生紛紛前往抄寫，用以校訂自己原有的讀本，這應該是過錄整本碑刻文獻的開始。不過，由於儒家經典有傳世抄本，這種過錄本只是同一書的不同版本而已，而且後世也没有過錄本傳世，具體情況不明。

北魏酈道元著水經注，隨水系記錄山川名勝，介紹了他所見到的各地所立漢代石刻一百餘通。敘述了立碑之地，碑刻形制，碑石留存情況，並摘錄了一些碑刻銘文的字句，可惜没有過錄全文。這些碑刻大多已經亡佚，僅能憑水經注略知一二，詳細情況則堙没無聞。水經注所錄碑刻，已具有文獻著錄的影子，但仍然不是真正意義的文獻著錄。其記錄碑銘的目的也只是爲了廣見識，博異文，攷地理，證古迹，省風俗而已。

從歷史經驗方面攷察，當某種文獻材料發展到一定規模，自然會有人出來進行輯集、整理。據史傳記載，重視並搜集、整理、研究碑刻文獻，大致是從南北朝開始的。四庫提要目錄類二集古錄提要提及『自梁元帝始集錄碑刻之文，爲碑英一百二十卷』(其説不可靠。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九已辨其非)，梁元帝金樓子卷五『著書篇』載有碑集十帙，一百卷，碑集應該就是碑英，只是書名、卷次略有出入。

碑集應是我國第一部碑刻文獻資料，只可惜此書早已失傳，其內容、體例、規模如何，已全然不知。續高僧傳卷三十載，隋僧法韻『誦諸碑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他所頌的碑誌是否就是梁元帝所集的碑集呢？文獻不足，也無可考。

隋書經籍志著錄有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一字石經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等三十四卷，三字石經尚書、春秋等十七卷，只是到底是拓本，還是影寫本，甚至還是過錄本，語焉不詳，具體情況也不得而知。

現存最早著錄碑刻的專書是宋代歐陽修的集古錄，此後代有新作，而且形式各異，體例紛呈，價值也各不相同。

三

根據各書的不同體例，可以將歷代著錄整理碑刻文獻的著作分爲以下幾類：

（一）跋尾式著錄

宋代金石之學大盛，形成私家藏器之風。受時代學術風尚的驅使與推動，著錄前代碑刻蔚然成風。大量搜集碑刻文獻並編輯成集的是大學者歐陽修，他有集古錄十卷，洪适隸釋序稱『歐陽氏七十五卷』，大抵是分卷不同。該書搜集先秦至五代的部分金石銘文，而重點在碑刻。這是我國現存著錄碑刻文獻的第一部專著，也是私家著錄碑刻的第一部著作。其體例是先著錄碑目，然後對碑刻的來源、流傳情況以及與碑刻相關的問題進行簡要的歷史攷證和文字釋讀，開著錄、研究碑刻文獻之先河，其眼界甚高，其功勞亦巨。

歐陽修所創體例，於金石之學影響甚大，後世多所遵從。曾鞏曾作金石錄五百餘卷，卷帙可謂浩繁，這當是對金石文獻的一次大搜集，可惜該書並未傳於世，是否刊行過，也不得而知，難以窺其規模，僅存書序及部分跋尾，收在南豐類稿中。

北宋末年，趙明誠著金石錄三十卷，仿歐陽修集古錄體例，廣收上古至五代的金石銘刻二千種，編排成帙。分目錄十卷，以時代爲次，每題下注明年月、撰書人名。跋尾二十卷，爲史料辨證，計五〇二篇。

宋代以後，金石家研究碑刻，大都採用跋尾的形式，既著錄碑刻，又隨意雜論，攷證史實，釋讀文字，敘述碑刻產生、流傳情況，說明碑石形制尺寸，評價碑刻書法，從不同方面發表自己的研究心得。著名者如明趙崡石墨鐫華六卷，附錄二卷；郭宗昌金石史二卷；清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六卷；葉奕苞金石錄補二十七卷，附續跋七卷；武億授堂金石三跋，包括授堂金石跋四卷，二跋四卷，三跋三卷，又有授堂金石續跋十四卷；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卷，附目錄八卷；洪頤煊平津讀碑記八卷，續記一卷，再續一卷，三續二卷；嚴可均鐵橋金石跋四卷；丁紹基求是齋碑跋四卷；朱士瑞宜祿堂收藏金石記六卷；鄭業斆獨笑齋金石文攷一集八卷；黃淑璥中州金石攷八卷；民國羅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四卷，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不分卷，雪堂所藏金石文字薄錄一卷，還有面城精舍雜文乙編、松翁近稿、松翁未焚稿、丙寅稿、丁戊稿、遼居稿、遼居乙稿等。楊殿珣石刻題跋索引著錄了歷代主要的碑刻題跋著作。

另有一些碑刻文字攷釋的著作，雖不名跋尾，其内容仍屬於跋尾一路。如清王念孫漢隸拾遺、俞樾讀漢碑。

題跋式碑刻文獻著作的優點是保存了部分碑目，研究形式自由靈活；缺點是未保存碑刻原文，材料無從繼續利用，且雜而無章，漫無條例。

（二）楷書迻錄碑文

釋讀碑文並楷書迻錄，將石質文獻轉變成紙質文獻，保存了銘文内容，有利於碑刻文獻的傳播與利用，其積極意義應該肯定。如明陶宗儀古刻叢鈔一卷，迻錄碑刻七一種，所收碑刻今大多已不傳，賴此書得以保存。後續者如明朱珪名蹟錄六卷，附錄一卷；清葉昌熾邠州石室錄三卷；馮雲鵬、馮雲鵷同輯金石索十二卷，其中金索六卷，石索六卷。羅振玉分地域按專題編輯了一批碑刻著作，迻錄原文，釋讀準確率也很高，如鄴下塚墓遺文三卷；芒洛塚墓遺文三卷，附補遺一卷；續編三卷，附續補一卷；三編一卷；四編六卷，附四補一卷；西陲石刻錄一卷，西陲石刻後錄不分卷；海外貞珉錄一卷；京畿塚墓遺文上、中、下三卷；楚州金石錄一卷，附存目一卷；吴中塚墓遺文一卷，附補遺；襄陽塚墓遺文一卷，附補遺；中州塚墓遺文；兩浙塚墓遺文一卷，附補遺；兩浙佚金佚石集存一卷；廣陵塚墓遺文一卷；山右塚墓遺文卷上、卷下，附補遺一卷；東都塚墓遺文不分卷；山左塚墓遺文一卷，附補遺一卷。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專門收錄墓誌，通行楷書錄文。

此體收集之功多，研究之力少，提供的只是原始材料，更主要的是碑刻文字的原始面貌，因楷書迻錄而完全消泯，不利於文字學、漢字史的研究，而且文字轉錄過程中，或多或少會有釋讀方面的錯誤、闕脱，文獻的真實性、準確性無疑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三）楷書錄文並加跋尾

跋尾能見其碑目，而不能見其全貌，雖然也有碑文句段摘引，而且有許多精到的歷史攷證和點評，但從文獻本身而論，總顯得一鱗半爪，支離破碎。只迻錄碑文，而沒有對碑文作任何研究，對碑刻文獻的利用也有缺陷。既迻錄碑文，又對碑刻進行研究和攷證，其體例要完善得多，也有用得多。此體創自宋洪适隸釋二十七卷，前十八卷收錄漢碑，第十九卷收錄曹魏碑，共計收錄漢魏碑碣一八九種，其餘各卷是附錄。其體例是對每種碑碣先釋讀文字，並用楷書迻錄；原石有闕泐，則隨文小字雙行注明「闕」；然後進行考辨，包括碑刻所涉歷史事實的引證，碑碣原物的具體説明，漢隸文字的精要攷證，其性質類似於歐、趙跋尾，而又有所拓展。編完隸釋，又續纂成隸續二十一卷，除迻錄原文外，還摹畫漢魏碑石式樣圖案，是後世碑圖的直接源頭。洪适吸收了歐陽修著錄並跋尾研究碑刻的優點，彌補其不錄原文的缺陷，廣泛搜集漢魏碑刻，爲碑刻文獻新創一體，是現存對碑刻文獻資料全面保存，並進行初步整理的第一部專著。此後仿者甚多。如明都穆金薤琳琅二十卷；清顧炎武求古錄一卷；葉封嵩陽石刻集記二

卷，附紀遺一卷；翁方綱兩漢金石記二十二卷；汪鋆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十八卷。最著名的是清王昶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百三十卷，目錄二卷，金石札記四卷，元金石偶存一卷。今人羅新、葉煒合著的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雖名爲疏證，實亦錄文加跋尾之體。

(四)著錄碑目

著錄碑目開始於宋代，延至今日，根據編排目的的不同，有通代目錄、斷代目錄、區域目錄、專題目錄、館藏目錄的區別。

今傳著錄碑目最早的著作是歐陽棐集古錄目十卷，是我國最早的碑刻通代目錄。收碑上自三代，下迄北宋。之後南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四卷，清吳式芬金石匯目分編二十卷，是按地域著錄歷代碑刻；清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是著名的館藏目錄；陳忠凱、王其禕等編西安碑林博物館藏碑刻總目提要是以圖表的形式編制的藏石目錄。收錄碑目最多的是清孫星衍、邢澍合著寰宇訪碑錄十二卷，收錄上起三代下迄元朝一千四五百年間的碑刻材料七八五三件，後來又不斷有人補錄和續補。將這一體系的石刻目錄彙總起來，收錄的石刻總共在一萬五千件以上。

只著目錄，沒有錄文，也沒有攷證，其用處是能讓人了解碑刻概貌，爲人們索碑提供門逕，便於按目訪碑。只是文字過簡，別無他用。

(五)楷書迻錄原文，並加注釋

此體以高文漢碑集釋爲代表。該書楷書迻錄漢碑六〇通，廣採前代各家之說，對碑文中的引經、用典、史實、疑難詞語、文字攷訂等詳加注釋，資料甚豐，是碑刻文獻整理較好的一種。

以上各體的共通缺陷是不見拓本圖錄，原碑形制、行款、書體、文字面貌不明，雖然有的著作採用文字說明，但並不直觀，而且易誤。更主要的是，無原文者，缺陷很大，即使迻錄原文，卻因語言文字水平、學風、條件等因素，釋讀正確率差別很大，有的錯誤十分嚴重，卻又無法複覈，利用碑刻文獻從事其他研究時，難以讓人放心使用。

(六)摹錄碑文

將金石器物上的銘文、花紋圖案轉移到紙上，其最初辦法是摹。摹錄金石銘文，最初稱『搨』，摹的過程稱『響搨』，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古今石刻辨說：『以紙加碑上，貼於窗戶間，以游絲筆就明處圈卻字畫，填濃墨，謂之響搨。』他說出了響搨的全過程，即先用薄紙或薄絹覆蓋在真迹上，再就明亮的窗戶間，向光照明，用細筆循其邊緣，勾出外部輪廓，然後用墨將輪廓內的空白處填滿，搨摹就完成了。也有照原文形貌，將銘文直接臨寫下來，無須鈎摹。金石萃編、八瓊室金石補正著錄古文篆隸碑，便是臨寫原文。

摹搨技術至少在南北朝時期已經產生。南朝梁中書侍郎虞和作論書表，稱『由是搨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緫起』。摹

本著名者如北涼承平三年所刻沮渠安周造像記，清末於新疆吐魯番東明火州故域出土，後爲德國人所得，原石現藏德國柏林博物館。光緒三十一年端方摹得一紙歸國，甚寶重之。東漢桐柏淮源廟碑久佚，今存者是元至正四年三月吳炳摹寫重刻。

如果鈎出空心字後，不必填廓，則爲雙鈎摹錄。清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十六卷，楊守敬望堂金石初集二集不分卷，都是有名的雙鈎摹錄本。

摹錄的優點是字跡清晰，原刻殘泐、模糊之處，在摹寫過程中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修復和彌補，易於辨識。但是其中容易參雜摹錄者個人對原碑、原拓的認識和理解，摹錄者的水平以及治學風格都會對摹錄的真實性產生重要影響。如果水平不高，或者治學不嚴謹，都可能使字體、字式失真，甚至發生文字的誤改。

（七）拓片及圖錄

用紙墨從金石器物銘刻上把文字或圖案打印下來，這種工藝稱『拓』。用拓的方法獲得的文本稱『拓本』，又稱『石本』。在古代，拓本與摹本、抄本、印本書籍並行於世。其中最真實可信的就是拓本。

捶拓技術產生於何時？要回答這個問題，可先調查材料。漢蒼頡廟碑在松仁題字之後，有萬年朱吉打碑記，萬年爲唐縣名，打碑記應是唐代作。唐元和八年那羅延經幢後所記『弟子那羅延建尊勝碑，打本散施』，建幢與打本爲同一個人，打本是爲了廣泛流傳。唐重刊八關齋記，後有『曹州□□縣主簿□師□傳打石本』。敦煌石室出土的唐太宗溫泉銘，後有永徽題字。由此可以確定，至少在初唐已經有了捶拓技術。

隨著拓本的出現，便開始有了裝裱。碑拓有整裝者，如逐層橫列之碑，不便裁割，便採用整紙裝裱，不分條，不割字，接縫處也不鑲邊。貴重的古碑，也往往整拓裝裱，既不損字，又能耐久，還不破壞碑刻原有面貌、形制尺寸，其法值得歡迎。只是拓片幅面寬大，不便查看，須掛於壁間或展於長案方可觀覽。如果拓本面積較大，或石面不規整，或文字泐蝕嚴重，不便裝裱，於是將拓片加以剪割，經過整理，然後裝裱，這種拓本稱『剪裱本』，或稱『剪割本』。剪裱本有無法彌補的缺陷。首先是破壞了原物的基本面貌、形制、尺寸、行款等，拓片可能獲得的附加信息失落；其次，剪裱本在剪割的過程中，有的文字被丟棄，行次被打亂，甚至銘文順序顛倒，失去銘刻原貌；其三，剪裁下來的拓片，要用漿糊粘貼，漿糊年久，失去黏性，使文字脱落散佚，還容易蟲蛀霉變，不易長久保存。因此，剪裱本於書法有益，於文史攷證、語言文字研究卻有礙，使用時應該特別小心。

將拓片縮小，制成圖錄，既能保持碑刻文獻原貌，又便於閱讀翻檢，制作成本也不高，這種著錄碑刻的方式值得提倡。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趙力光編鴛鴦七誌齋藏石以及戚叔玉、許寶馴、王壯弘選輯北

魏墓誌百種都收錄了豐富的漢魏六朝碑刻圖錄。

拓本有精粗之分，有先後之別。於是同一通碑，便產生出許多拓本來，當以初拓、精拓、整拓者爲寶貴。整理碑刻文獻，如果能用多種拓本進行校勘，這樣整理出來的文本就更好。僅有圖錄，沒有釋讀，提供的只是原始材料，盡管真實，卻不便利用。

（八）拓片圖錄與釋文並存

既公佈拓片圖錄，又公佈釋文，不僅便於利用，而且可以複覈，其體例值得歡迎。有的將圖錄與釋文分別集中編排，如中國文物研究所分省陸續出版的新中國出土墓誌、朱亮主編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選編，這樣做排版方便，但覈對材料卻不方便。有的將拓片圖錄與釋文並列編排，使用、複覈都很方便，如王綿厚、王海萍主編遼寧省博物館藏碑誌精粹及徐玉立主編漢碑全集。

四

在我國出土文獻寶庫中，碑刻產生的歷史十分悠久，數量特別龐大，內容極其豐富，體式最爲紛繁，反映社會生活面非常廣闊，其材料的豐富性和文獻的真實性，使之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在史學、經學、文學、經濟學、宗教學、民族學、民俗學、書法學、美術學、語言文字學以及天文、地理、測繪、水利、建築、醫藥等科學技術領域，都具有十分廣闊的、有待拓展的研究空間。

漢魏六朝是碑刻勃興、發展的重要時期，各種類別、各種用途的碑刻樣式已基本完備，碑刻的各種形制體式已基本固定。歷代學者曾從不同角度進行過有效的搜集、整理與研究，產生出一批研究成果，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中華文化財富。只是過去的整理與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比如缺乏系統性、條理性和科學性。具體表現在材料比較零散，文本釋讀不夠準確，解釋比較隨意，研究不夠深入，體例不盡完備，因此，嚴重制約了對該時期碑刻文獻的研究和有效利用，顯得十分可惜。

我們這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算是在廣泛採納前人研究的成功經驗，吸收其豐富成果的基礎上，對該時期碑刻文獻進行的一次比較全面的搜集、整理與研究。比較突出的工作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搜集的材料比較豐富。資料搜集是一項頗費時間的基礎工作。我們查閱了大量有關收集碑刻資料的專著，翻檢了文物、考古、考古學報、考古與文物、文博、中國書法、書法叢刊等期刊，走訪了重要的石刻文物保護單位、圖書館、博物館，盡我們能力所及，全面搜集了二〇〇七年以前所有已公佈的或已出土而沒有公佈的漢魏六朝碑刻，包括碑碣、石闕、摩崖、畫像題記、地券、墓誌、鎮墓文、造像記、刻經記、佛經節縮刻石等共一千四百餘通。第一次比較全面地反映了該時期碑刻的大體面貌。

其二，體例比較完整。動筆之前，我們曾全面調查歷代著錄、整理碑刻文獻的著作，認真分析了各種成果在體例上的得失利弊，揚其長而避其短，確定了本書的體例。每通碑都有圖版、釋文、標點、資料來源，既便於查閱，又便於複覈。每通碑都簡要介紹碑石刻立、出土

的時間、地點，交待碑刻流傳、存佚、翻刻、摹錄、椎拓等相關情況，説明碑刻的石質、形制、尺寸、書體、書法風格，提示與該碑刻相關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等，爲利用碑刻作别項研究時提供更多的相關信息。每通碑都有比較詳細的校勘和扼要的注釋，爲閲讀和使用這批材料提供了方便。編輯也比較合理，各部分的内容井然有序。

其三，釋文比較認真。碑版釋讀的困難原因很多，而主要有兩個：一是由於石質材料的缺陷，碑面大都有不同程度的泐蝕殘損，文字模糊殘缺，不少字在疑似恍惚之間，甚難斷定；二是隸書發展到楷書的過程中，文字形體變化比較大，加上書手求新求奇，任意增減筆畫，改變構件，結果碑銘文字往往異體紛呈，俗訛滿目。本書所收碑刻，有的前人從未釋讀，我們嚴格按照圖版，認真釋讀，首次公佈釋文；有的碑文前人曾經釋讀，但仍不敢照錄，而是對照碑版重新複覈，力求釋文準確，少出錯誤。

其四，校注比較細緻。爲了保證碑刻文獻文本的可靠性，在校勘方面花費了我們很大的精力。各種專著、期刊上已有的碑刻釋文，其質量參差不齊，有的比較精確，有的則錯誤很多，事實上沒有哪一種成果能夠保證其釋文完全正確。有鑒於此，我們充分利用碑刻原物、拓本，並盡可能找到同一碑刻的多種拓本與已有的部分碑刻錄文、題跋、石刻文字彙編等資料，進行彼此互校，補充闕漏，訂正訛誤，糾正了歷代有關碑刻文字釋讀方面的衍、脱、錯、訛和顛倒篡亂、標點斷句失當等方面的闕失達數千條，在校注中一一予以訂正。還對碑銘中的生難疑似之字、假借字、同形字、生難詞語、重要引語、典故、史事、異文、碑刻原文誤刻、剪裱錯亂等問題進行了必要的注釋和考辨。經過處理之後的碑刻文獻材料，大大提高了文獻自身的價值。

從一九九八年開始，我們啓動這項工作。經過十年的努力，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幫助下，本書終於要與讀者見面了。整理之初，我們確立的目標是本著對歷史負責、對社會負責的科學精神，爭取爲學界提供一部資料齊備可靠，體例嚴整科學，便於釋讀、檢索和利用的斷代碑刻文獻總匯。雖然我們已經努力，但插架寡陋，學殖魯鈍，書中問題肯定不少，遺脱者有之，疏略者有之，錯訛者亦有之，不敢逃責。庶望方家教之，同志助之，讀者正之爲幸。

是爲序。

毛遠明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凡例

□本書是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立項支助古籍整理重點項目成果。收錄了已公佈及部分已出土尚未公佈的漢魏晉南北朝石刻材料一千四百餘通。新出材料下限至二〇〇七年。著錄原則是有原石，或雖無原石而有拓片、照片的碑碣、墓誌、石闕、摩崖、造像記等，極個別重要的摹本酌情收錄。現無拓片、照片者，原石過殘無法辨認者，銘刻文字太少者，一般未予收錄。

□所有石刻一律按朝代先後排列，南北朝則先南朝後北朝，同一朝代，再以刻石年、月、日先後爲序，墓誌以葬期爲序，無葬期者，以卒期爲序。所有石刻無具體年月者，除可以確實考證出具體時間者外，一律放在同朝代相應的石刻之後。

□所收石刻均以嚴式楷書錄文，異體字、古體字、隸古定字、假借字、俗訛字等均盡量照錄。原刻中的衍字、脫字、訛字、倒文、重文符號等均保持原貌，未予改正，只是在注中說明。

□原文一律使用現代標點，並根據內容適當分段。原石每行末字下增加斜綫『/』，以區別行款，原石中的空格、空行未予保留，以省篇幅。

□原石殘損泐蝕，實在無法確認的字，用『□』號標示；不能確知所泐字數者，加圓括弧『（）』，注明闕泐；隱約疑似字，或他書錄文可參之字，加方括弧『[]』，以備參攷。

□石刻標題用歷代通行標題，以便查檢。墓誌、造像記只書姓名，題爲『某某墓誌』、『某某造像記』，不冠仕歷，以求簡明。已婚婦女則稱『某某妻某某墓誌』、『某某妻某某造像記』等。同姓名者，以官銜或籍貫加以區別。

□石刻錄文與拓片、照片圖版放在一處，同時刊出，並於正文之末括號注明主要資料來源，以便比勘、複覈。

□每一石刻都在題目下簡要說明石刻出現的時間、地點，流傳情況；石刻的形制、尺寸、書體；與該石刻相關的歷史人物和事件等，意在爲進一步研究提供信息。

□利用石刻原物或拓片、照片，與已有的部分錄文、題跋、石刻文字彙編等資料詳細校勘，補充闕漏，辨正失誤，但不作過多攷證，以求簡明。

□從文字、詞彙、典故、史事等方面進行必要的注釋。注文盡量做到詳略適中，不枝不蔓。爲了便於閱讀，個別字詞解釋偶有重出。

□石經、高昌磚誌已有專書行世，爲避免重複，不予收錄。

主要參攷文獻

圖版

趙萬里漢魏六朝塚墓遺文圖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石印本，一九三六年

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簡稱墓誌集釋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簡稱北圖拓本匯編

張鈁千唐誌齋藏誌，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簡稱千唐誌齋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簡稱墓誌輯繩

中國文物研究所新中國出土墓誌，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朱亮主編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選編，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簡稱墓誌選編

吳剛主編，趙力光編鴛鴦七誌齋藏石，西安：三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李獻奇、郭引強洛陽新獲墓誌，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王綿厚、王海萍主編遼寧省博物館藏碑誌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東京：日本中教出版株式會社合作出版，二〇〇〇年。簡稱遼博藏碑

負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簡稱北周文物

高文、高成剛四川歷代碑刻，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張江濤華山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李惠、曹發展咸陽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湖南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古代銘刻文物，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二〇〇一年

西安博物館編西安碑林書法藝術，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戚叔玉、許寶馴、王壯弘選輯北魏墓誌百種，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張燕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選，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潘成義主編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匯編貴州卷，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重慶市博物館編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匯編四川重慶卷，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李昆聲主編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匯編雲南省博物館卷，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四川省涼山州博物館編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匯編四川涼山卷，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桂林博物館、桂林石刻博物館編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匯編廣西桂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泰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泰安市文物局、泰安市旅遊局編泰山石刻大觀，北京：綫裝書局，二〇〇二年

沃興華碑版書法，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陝西省文物局編陝西碑石精華，西安：三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徐玉立主編漢碑全集，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另有文物、攷古、攷古與文物、攷古學報、文博、書法、中國書法、書法叢刊、故宮博物院院刊等刊物公佈的拓片資料

摹本和錄文

王昶金石萃編，北京：中國書店影印出版，一九八五年。簡稱萃編

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清光緒二十年石印本。簡稱萃編補正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蘇齋叢書，上海博古齋影印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陸耀遹金石續編，清同治十三年雙白燕堂刻本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一九八五年。簡稱八瓊室

錄文

洪适隸釋　隸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出版，一九八五年

都穆金薤琳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顧炎武求古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畢沅山左金石志，清嘉慶二年小琅嬛僊館刻本

朱楓雍州金石記，清乾隆二十年精刻本

畢沅關中金石記，清乾隆四十六年經訓堂初刻本

武億偃師金石遺文記，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武億安陽縣金石錄(包括補遺),清嘉慶四年刻本
沈濤常山貞石志,清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黄本驥古誌石華,清道光八年三長物齋叢書本
毛鳳枝關中金石文存攷,清光緒二十七年會稽顧氏刻本
毛鳳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會稽顧氏石印本,一九三五年
趙紹祖金石文鈔,清光緒二年刻本
阮元兩浙金石志,清光緒十六年浙江書局刻本
張昭山右金石記,清光緒十五年刻山西通志單行本
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清光緒二十七年刻本
汪鋆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清光緒元年刻本。簡稱十二硯齋
劉承幹希古樓金石萃編,嘉業堂刻本。簡稱希古樓
劉承幹海東金石苑補遺,希古樓刊本
楊世沅句容金石記,鉛印本,一九〇八年
段松苓益都金石記,清光緒九年刻本
端方匋齋臧石記,清宣統元年石印本
孫葆田等山東通志藝文志金石,民國四年鉛印本。簡稱山東金石志
張仲炘湖北金石志,民國十年刻本
常茂徠洛陽石刻錄,民國五年雪堂叢刻本
武樹善陝西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一九八二年
吳鼎昌誌石文錄,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一九八二年
吳鼎昌誌石文錄續編,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一九八二年
賈恩紱定縣志,民國二十三年刻本
羅福頤滿洲金石志,民國二十六年石印本

羅福頤滿洲金石志別錄，民國二十六年石印本

羅振玉中州冢墓遺文，民國羅氏自刻本

羅振玉鄴下冢墓遺文，羅氏自刻本，一九一六年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包括續编、三编、四编、補遺），羅氏自刻本，一九一七年

羅振玉西陲石刻錄，民國羅氏自刻本

羅振玉西陲石刻後錄，民國自刻本，一九一四年；雪堂叢刻本，一九一五年

羅振玉京畿冢墓遺文，民國羅氏自刻本

羅振玉貞松老人遺稿，民國石印本

羅振玉昭陵碑錄，民國自印本

周進居貞草堂漢晉石影，雙鈎石印本

顧燮光河朔訪古新錄，鉛印本，一九三〇年

張維隴右金石錄，甘肅文獻徵集委員會校印本，一九四三年

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编，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簡稱墓誌彙编

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石刻文獻全编，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研究類著作

歐陽修集古錄，行素草堂金石叢書本

趙明誠金石錄，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宋龍舒郡齋刻本，一九九一年

婁機漢隸字源，汲古閣刻本

趙崡石墨鐫華，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學古齋金石叢書本

郭宗昌金石史，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知不足齋叢書本，一九二一年

盛時泰蒼潤軒碑跋記，神州國光社影印魏稼孫手校本；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本，一九二九年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顧亭林先生遺書本，一九〇六年

朱彝尊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翠琅玕館叢書本，一九一六年。簡稱曝書亭跋尾

王念孫漢隸拾遺，高郵王氏四種讀書雜誌卷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一九八五年

何紹基東洲草堂金石跋，西泠印社聚珍本，一九一六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武億授堂金石跋，授堂全集本，清道光十一年刊本

武億授堂金石續跋，授堂全集本，清道光十一年刊本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長沙龍氏家塾重刊本。簡稱潛研堂跋尾

洪頤煊平津讀碑記，清光緒十二年吳縣朱氏家塾校刊本

吳士鑑九鐘精舍金石跋尾甲、乙編，清宣統二年自刻本。簡稱九鐘精舍

方朔枕經堂金石題跋，豚庵金石叢書本，一九二一年

嚴可均鐵橋金石跋，秀水王氏補刻本，一九〇五年

張廷濟清儀閣金石題識，清光緒二十年觀自得齋叢書本

俞樾俞樓雜纂讀書餘錄讀漢碑，清末刻本

夏寶晉山右金石錄跋尾，鉛印本

趙紹祖古墨齋金石跋，叢書集成初編，民國二十五年初版本。簡稱古墨齋

丁紹基求是齋碑跋，適園叢書第十集本，一九一六年；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一九八二年

馮登府石經閣金石跋文，清光緒十三年行素草堂藏版

李宗蓮懷岷精舍金石跋尾，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一九八二年

鄭業斅獨笑齋金石文攷，民國十八年石印本。簡稱獨笑齋

韓崇寶鐵齋金石文跋尾，清光緒四年滂喜齋叢書本

毛鳳枝關中金石文存逸攷，清光緒二十七年會稽顧氏刻本

梁章鉅退菴題跋，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一九八二年

徐樹鈞寶鴨齋題跋，清宣統二年刻本

徐樹鈞寶鴨齋金石拓存，石印本，一九二五年

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同治十二年鈎刻本

黄淑敬中州金石攷，顧氏金石輿地叢書本，一九二七年
楊守敬壬癸丁戊金石跋，楊守敬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楊守敬楊守敬評碑評帖記，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翁大年陶齋金石文字跋尾，雪堂叢刻本，一九一五年
陳介祺簠齋金石文攷釋，雲窗叢刻本，一九一四年
范壽銘循園古塚遺文跋尾，石印本，一九三〇年
由雲龍定庵題跋，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一九八二年
羅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永豐鄉人稿刻本；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臺北：大通書局，一九八六年。簡稱雪堂跋尾
羅振玉面城精舍雜文乙編，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臺北：大通書局，一九八六年。簡稱面城精舍
羅振玉松翁近稿，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臺北：大通書局，一九八六年
羅振玉松翁未焚稿，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臺北：大通書局，一九八六年
羅振玉丙寅稿，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臺北：大通書局，一九八六年
羅振玉丁戊稿，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臺北：大通書局，一九八六年
羅振玉遼居稿，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臺北：大通書局，一九八六年
羅振玉遼居乙稿，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臺北：大通書局，一九八六年
郭玉堂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大華書報供應社，一九四一年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五年
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落，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高文漢碑集釋（修訂本），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袁維春秦漢碑述，北京工藝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袁維春三國碑述，北京工藝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葉程義漢魏石刻文學攷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簡稱文學攷釋

信立祥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羅爾綱金石萃編校補附清張敦仁校補，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三年

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五年。簡稱新出墓誌疏證

碑別字纂集

趙之謙六朝別字記，北京：商務印書館影印初稿手寫本，一九一九年

顧藹吉隸辨，民國十八年掃葉山房石印本

邢澍金石文字辨異，聚學軒叢書本

楊紹廉金石文字辨異補編，集古齋石印本，一九二四年

羅振鋆、羅振玉增訂碑別字，上虞羅氏石印本，一九二八年；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秦公、劉大新廣碑別字，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五年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簡稱字形表

石刻目錄

陳思寶刻叢編，吳式芬校刻本

闕名寶刻類編，叢書集成初編：藝術類

王象之輿地碑記目，粵雅堂叢書本

吳式芬攈古錄，家刻本

吳式芬金石匯目分編，家刻本

孫星衍、邢澍寰宇訪碑錄，國學基本叢書本；商務印書館排印本，一九三五年

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槐廬叢書本；行素草堂金石叢書本

羅振玉再續寰宇訪碑錄，清光緒十九年面城精舍石印本

楊守敬三續寰宇訪碑錄稿本，湖北省博物館藏本

劉聲木續補寰宇訪碑錄，直介堂叢刻本，一九三〇年

法偉堂山左訪碑錄，山東提學司署石印本；顧氏金石輿地叢書本，一九二九年
方若原著、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容媛金石書錄目，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顧燮光河朔金石目，民國刻本
楊殿珣石刻題跋索引，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
楊震方碑帖敘錄，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張彥生善本碑帖錄，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
王壯弘、馬成名六朝墓誌檢要，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榮麗華四十年出土墓誌目錄（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
劉昭瑞漢魏石刻文字系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

石刻通論

潘昂霄金石例，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葉昌熾語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
柯昌泗語石異同評，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
陸和九中國金石學講義，北平中國大學，一九三三年
朱劍心金石學，商務印書館，一九四〇年
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
岑仲勉金石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徐自強、吳夢麟古代石刻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目次

東漢

西漢

〇〇一　群臣上醻刻石

西漢後元六年（公元前一五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清道光年間楊兆璜在河北永年縣城西婁山發現，現石在何處不詳。拓片高一四五厘米，寬二八厘米。摩崖刻，篆書，一行。左面有北魏及唐人題字。

碑文

趙廿二秊❶，八月丙寅❷，羣臣上醻❸，此石北。／

（八瓊室卷二；漢碑全集一冊圖二頁；拓片由山東省濟南市聚雅齋徐國衛先生提供，河北美術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八月）

注釋

❶ 趙廿二年，即趙王遂二十二年，漢文帝後元六年。據史記呂后本紀，漢高祖九年封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後被呂后鴆殺。徙淮陽王友爲趙王，被呂后幽閉死，稱幽王。又徙梁王恢爲趙王，因不堪呂氏迫害，自殺。據孝文本紀，文帝三年立幽王長子遂爲趙王。至景帝時，七國叛亂，趙在其中，被誅殺。如此，則此趙王即劉遂。

❷ 八月丙寅，八瓊室跋認爲，『八月癸卯朔廿四日直丙寅』，與司馬光資治通鑒所收劉羲叟長曆，汪曰楨歷代長術輯要同。據中國史曆日和中西曆日對照表，該年八月甲辰朔，丙寅應是二十三日。

❸ 醻：通『壽』。上醻，即祝賀之意。

〇〇〇二　揚量買山刻石

西漢地節二年（公元前六八年）



四川省巴縣（今屬重慶市）江口鄉武廟後園村出土，清道光年間移湖州，爲歸安錢安甫所得，後又歸吳重光，清咸豐十年石毁。是今所見最早的買地石券，趙之謙、羅振玉以爲僞作。隸書，尺寸未詳。

碑　文

地節二年□月❶，／巴州民揚量／買山❷，直錢千百❸。／作業□子孫／永保❹，其毋替❺。／

（八瓊室卷二；四川歷代碑刻三頁；秦漢碑述五六頁）

注　釋

❶「月」前一字泐，十二硯齋、增補校碑隨筆均作「正」，石經閣金石跋文作「八」，備參。

❷揚：與「楊」兩用。漢書揚雄傳稱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左傳作「楊」。量：當是「量」字。石經閣金石跋文作「董」，謂「楊董當是二姓，合買一山作義冢也」。恐非。羅振玉謂「漢有巴郡，無巴州」，故斷爲僞刻。但文字渾樸蒼勁，屬西漢隸法，當爲西漢故物。「買」，石經閣金石跋文作「置」，不取。

❸直：通「值」，價值。

❹「業」，石經閣金石跋文作「叢」，誤。「業」下一字泐。吳重光釋爲「守」，八瓊室謂「審之，不似也」。四川歷代碑刻作「冢」，備參。「保」，十二硯齋卷一作「寶」，非。

❺「毋替」，石經閣金石跋文作「多福」，非。替，廢棄。秦漢碑述作「智」，亦誤。

〇〇〇三　魯孝王刻石

西漢五鳳二年（公元前五六年）六月四日



金明昌二年於山東曲阜孔廟魯靈光殿基址西太子釣魚池出土，今存曲阜孔廟。拓片高二五厘米，寬二四厘米，隸書。

碑文

五鳳二年❶，/魯卅四年❷，/六月四日成。/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二頁；萃編卷五）

注釋

❶五鳳：西漢宣帝劉詢年號。「年」字末筆拖長，以增其氣勢。

❷魯卅四年：諸侯國魯孝王年號。景帝之子劉餘封魯王，土俗以太子呼之。以漢書攷之，五鳳二年當劉餘之孫魯孝王慶忌時。檢漢書諸侯王表，魯孝王慶忌以後元元年嗣，三十七年薨，則五鳳二年當魯孝王三十三年，與石刻不合，宜以石刻正之。石刻上書漢天子大一統之年，下書諸侯王自有封國之年，此漢人書例。

〇〇〇四　治河刻石

西漢甘露五年（公元前四九年）二月十六日



刻石出土情況不詳。拓片高六五厘米，寬三三厘米，隸書。

碑文

甘露五年二月十〔六〕/日❶，治河都□左工〔長〕□□❷。/石師江洛善許□。/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三頁）

注釋

❶「十」下一字模糊，依稀似「六」字。

❷「工」下一字似「長」，但不能定，僅備參。

〇〇〇五　麃孝禹刻石

西漢河平三年（公元前二六年）八月一日



清同治九年於山東省平邑縣出土，曾歸李山農、莊式如，今藏山東省博物館。碑石爲圜首，長方體，上部刻兩鶴，相向而立。石通高一九〇厘米，最寬處四六厘米，厚二六厘米；拓片高一三二厘米，寬四三厘米，隸書，有豎界格。刻畫和文字草率樸拙。八瓊室金石祛僞疑是僞刻。

碑文

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卒]❶，/平邑侯里麃孝禹❷。/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四頁；十二硯齋卷一；八瓊室金石祛僞）

注釋

❶「亥」下一字泐，僅存上部殘畫，似「卒」字。八瓊室金石祛僞、校碑隨筆無此字。

❷平邑：縣名，即今山東省平邑縣。「邑」下一字泐，十二硯齋卷一作「氏」字；校碑隨筆釋爲「侯」字。備參。八瓊室金石祛僞作「麃」，則非。麃：姓。通志氏族略有秦始皇將軍麃公。「禹」，十二硯齋作「象」，非。

〇〇〇六 上谷府卿墳壇

西漢居攝二年（公元七年）二月



又題孔林墳壇刻石，石現存山東曲阜孔廟。相傳原在孔子墓前，清雍正十年移置於孔廟。拓片高一五厘米，寬二〇厘米，篆書。

碑文

上谷府/卿墳壇❶，/[居]攝二年/二月造❷。/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六頁，萃編卷五）

注釋

❶墳壇：墳墓前面的祭壇。金石錄跋尾：「右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云「上谷府卿墳壇」，其一云「祝其縣卿墳壇」，皆居攝二年三月造。上谷，郡名，祝其，縣名，不知所謂「府卿」與「縣卿」爲何官。蓋自王莽居攝，官名日易，故史家不能盡紀也。其曰「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祝其縣卿」之「縣」，衍文。卿：即命卿。漢代郡縣丞、尉通稱卿。後漢書百官志：「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李賢注：「應劭漢官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授堂金石續跋卷一：「丞、卿，品秩皆相比，從古則云「卿」，依漢則云「丞」也。」

❷金石錄跋尾作「居攝二年三月造」。「三」當作「二」，萃編作「二」，是也。

〇〇七　祝其卿墳壇

西漢居攝二年（公元七年）二月



石刻現存山東曲阜孔廟。相傳原在孔子墓前，清雍正十年移置於孔廟。拓片高一三厘米，寬一八厘米，篆書。

碑文

祝其卿/墳[壇❶，居]/攝二年/二月造❷。/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七頁；萃編卷五）

注釋

❶ 祝其：縣名。祝其卿，祝其縣卿。

❷「壇居」二字已泐，據萃編釋文補。

〇〇〇八　永城梁孝王李后墓塞石

西漢時期刻，無具體年月



一九九三年於河南省永城市芒碭山西漢梁國王陵出土。該墓共清理塞石近三千塊，共刻一萬餘字，或表示宮室方位，或表示施工程序，或刻石工姓名和時間。拓片尺寸不詳，篆書。拓片藏河南省文物攷古研究所。

碑文

其一

西宮東北旁第二二。/第二北，/第二北。/西宮東北旁第二一。/西宮東北旁第❶。/第一北，/第一北。/西宮東北旁第一三。/

其二

十月第四廿三❷。/袤六尺八寸佐崖午佐崖，/厚十寸黃三尺五寸❸，長十五尺。/十辛巳佐崖工蹭❹。/

（河南省文物攷古研究所永城西漢梁國王陵與寢園，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漢碑全集一冊圖一〇、一一頁）

注釋

❶「第」字下數目字闕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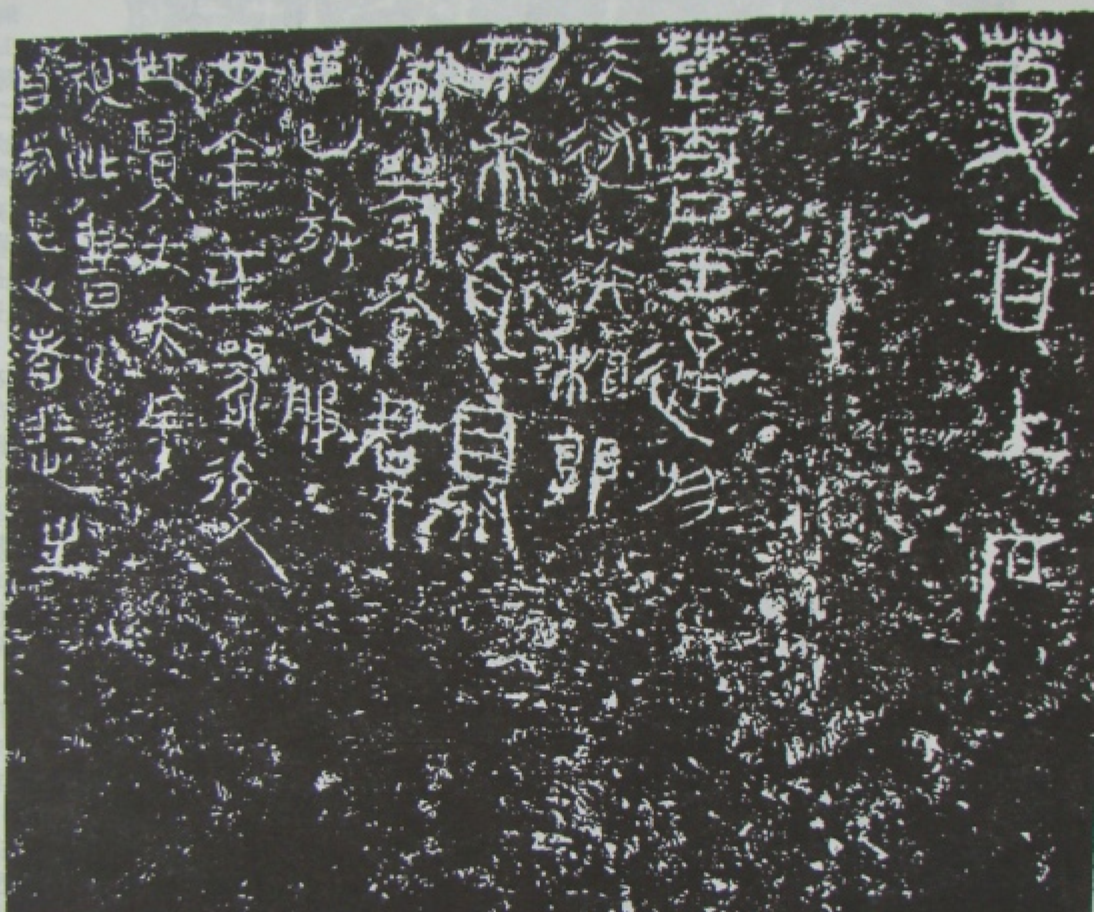
❷石原刻有「尺八十廣三尺」等小字，「十月第四廿三」大字覆蓋在原刻上。漢碑全集錄文「三」下有「尺」字，其實應是原刻。

❸黃：通「廣」，即寬度。

❹「蹭」字爲反書。

〇〇九　徐州龜山楚王墓塞石刻銘

西漢時期刻，無具體年月



一九九二年於江蘇省徐州市銅山縣二號西漢墓出土。石存龜山漢墓博物館。拓片高八五厘米，寬一〇一厘米，篆書，而含隸意，文字大小參差，頗草率。

碑　文

第百上石。/楚古尸王通於/天❶。述葬棺郭❷，/不布瓦鼎/盛器❸，令羣/臣已葬，去服，/毋金玉器。後/世賢大夫，幸/視此書。/目此也，仁者悲之。/

（漢碑全集一冊圖一九頁；武利華徐州市漢碑刻石及畫像石題記研究，兩漢文化研究第二輯，文化藝術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注　釋

❶ 據攷證，楚王爲西漢時楚國第六代諸侯王劉注。

❷ 郭：通「槨」，外棺。

❸ 不布瓦鼎盛器：謂不用殉葬物品，以示薄葬。

〇〇一〇　山東金鄉漢墓鎮墓文

西漢末年刻，無具體年月





一九八〇年於山東省金鄉縣胡集鄉郭山口村南魚山頂上漢代墓葬出土。石爲墓門上檻，已殘斷。第一石兩端殘，殘高三五點五厘米，寬四一厘米，厚二三厘米；第二石兩端均殘斷，殘寬五〇厘米，高左側三七厘米，右側三八厘米，厚一〇厘米，均隸書，有縱界格。

碑文

第一石

諸敢菝我𠀋/者，令絕毋戶/後。疾設不詳/者，使絕毋戶/後，毋諫賣人，/毋□□□□❶。/

第二石

□□使犯[磨]/□罪❷，天利之，居/欲孝思貞廉，/率衆為善，天利/𡳾。身禮毛蚤❸，父/母所生，慎毋/毀傷，天利𡳾。分/□□□□□❹。/

（致古一九九五年第五期山東金鄉魚山發現兩座漢墓）

注釋

❶ 一九九〇年顧承銀、卓先勝在當地村民郭俊庸處徵得該石毀前錄文，「毋」字後有「效貍人。使絕毋戶後。毋攻毋記，身已下冢，罪赦毋」。備參。

❷ 石毀前郭俊庸錄文，有「毋為諭，毋背毋考。必罪天不利子孫。教人政道，勿」，備參。

❸ 禮：當作「體」。「毛蚤」，即「毛爪」，毛髮指爪。蚤，通「爪」。石毀前郭俊庸錄文作「膚」，非。

❹ 石毀前郭俊庸錄文「分」後有「率必讓厚，何絕永強。鄉晦災鄉，陽得見車，博勞道旁。蛇鼠蟒當道，乘輿頭天，居高視下，莫不謹者」。備參。

新

〇〇一一　連雲港界域刻石

新始建國四年（公元一二年）三月



蘇馬灣刻石



羊窩頭刻石

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在江蘇省連雲港市連島鎮東連島村分別發現二刻石。蘇馬灣刻石位於連雲港蘇馬灣沙灘南緣一獨立石壁上。拓片高一三八厘米，寬二三四厘米。羊窩頭刻石位於連島最東端，已斷爲左右兩截。拓片高一〇六厘米，寬一七〇點四厘米。均隸書。

碑文

蘇馬灣刻石

東海郡朐，與／琅邪郡柜爲／界❶。囙諸山以南／屬朐❷，水以北屬／柜。西直況其／□與柜分高❸，／□爲界東❹，／各承無極。／始建國四年，／三月朔，乙卯❺，以／使者徐州牧／治所書造。／

（文物二〇〇一年第八期連雲港市東連島東海琅邪郡界域刻石調查報告；漢碑全集一冊圖五一頁）

羊窩頭刻石

東海郡朐［與］／琅邪郡柜［爲］／界❻。朐［北］界［盡］❼，／囙諸山山［南］水以北／柜。西直況［其朐］／與柜分高❽，□爲／界東，各承／無極。／

（文物二〇〇一年第八期連雲港市東連島東海琅邪郡界域刻石調查報告；漢碑全集一冊圖五七頁）

注釋

❶朐：古縣名，秦置，漢屬東海郡。在今江蘇省連雲港市西南錦屏山側。柜：古縣名，漢屬琅邪郡。見漢書地理志。故址在今山東省膠南市北。

❷囙：即「因」字。

❸「其」下一字泐，據文義，疑是「朐」字。

❹「爲」上一字泐，略存劃痕，似「柜」字。備參。羊窩頭刻石同。

❺據司馬光資治通鑒所收劉羲叟長曆，始建國四年三月甲寅朔，則「三月」下應闕干支，乙卯爲三月二日。據中國史曆日和中西曆日對照表，三月乙卯朔，則爲三月一日。

❻「與」字上部略存輪廓，下部泐，據蘇馬灣刻石補。「郡」字左半「君」清楚，右半泐。「爲」字泐，據蘇馬灣刻石補。

❼「朐」下一字泐，據蘇馬灣刻石「諸山以南屬朐，水以北屬柜」，當是「北」字。「界」下一字部分泐，漢碑全集作「盡」，備參。

❽「況」下二字泐，漢碑全集疑是「其朐」，備參。

〇〇一二　萊子侯刻石

新天鳳三年（公元一六年）二月十三日



清嘉慶二十二年在山東省鄒縣南臥虎山下訪得，後移置鄒縣孟子廟內。拓片高三八厘米，寬六三厘米，隸書，有縱界格，四周有斜線框邊，字迹清晰。

碑文

始建國天鳳/三年❶，二月十/三日，莱子侯/爲支人[爲]封❷。/使偖子食❸，等/用百余人❹。後/子孫毋壞敗。/

（北圖拓本匯編一册一九頁；金石續編卷一；八瓊室卷二；秦漢碑述六六頁）

注釋

❶始建國：王莽年號。始建國天鳳三年，爲王莽篡位後八年，即公元一六年。

❷「莱」，顏逢甲跋作「萊」，或釋爲「葉」，非。古萊國在齊地。支人：支庶之人，猶族人。「人」下一字金石索、金石續編作「爲」，秦漢碑述取之，金石文編作「象」，實難確定。

❸「偖」，金石索作「偖」，以爲「「儲」字之省」，廣韻魚韻有「儲」姓。金石續編則疑爲「諸子」。八瓊室：「「使」下一字爲「偖」，不若陸氏釋「偖」爲「諸」之異文也。」「子」下一字，顏逢甲跋及金石文編作「食」，可從，金石索釋爲「良」，非。

❹余：通「餘」，爲省文。顏逢甲跋以爲「宗」字，秦漢碑述取之，非。金石續編作「余」，可從。八瓊室：「竊意「偖子食等用百余人」者，謂足供諸子之食，平等用之，可及百餘人也。」

〇〇一三　高彥墓磚

新天鳳五年（公元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近年於山東省日照市出土，具體時間、地點不詳。磚質，石高三〇點五厘米，寬二二點五厘米，篆書，而雜隸書筆意。

碑文

琅琊郡左尉高君，/瑋彥❶，始建國天鳳/五年❷，三月廿日物故。/

（中國書法二〇〇四年第一一期新見漢代誌墓刻銘研究札記）

注釋

❶ 瑋：疑是「諱」的假借字。若視「瑋彥」爲人名，亦通，只是行文通例一般不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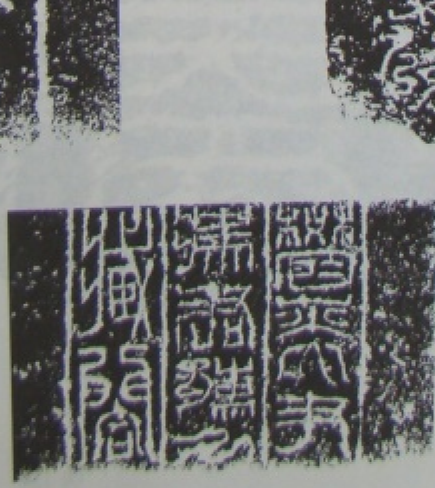
❷ 始建國爲王莽新朝之號。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四年，共歷十五年。漢書王莽傳中：「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韍，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漢書攷證：「顧炎武曰：荀悅漢紀記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

〇一四 鬱平大尹馮君孺人畫像石墓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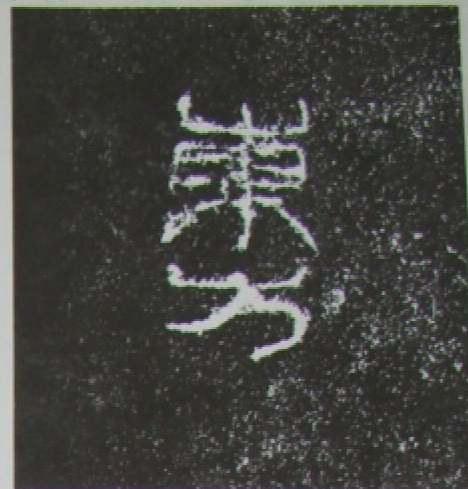
新天鳳五年（公元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〇一四 爵平大尹馮君孺人畫像石墓題記









一九七八年三月在河南省唐河縣湖陽鎮獅子山新店村西出土，現存南陽漢畫像館。題記分刻於墓室南柱、東門柱、東門門楣後、南門柱、南主室門楣、主室中柱、閣門門楣等處。拓片一高一三六厘米，寬二五厘米；一高一八二厘米，寬四〇厘米；其餘高寬不詳。均篆書。

碑文

其一

鬱平大尹馮君瓀人始建國天鳳五年十月十柒日癸巳坙❶。千歲不發❷。／

其二

鬱平大尹／馮君瓀人／臧閣。／

其三

鬱平大尹馮君瓀人中大門。／

其四

東方。／

其五

北方。／

其六

南方。／

其七

西方內門。／

（攷古學報一九八〇年第二期唐河漢鬱平大尹馮君孺人畫像石墓；漢碑全集一冊圖七四、七六、七七、七八頁）

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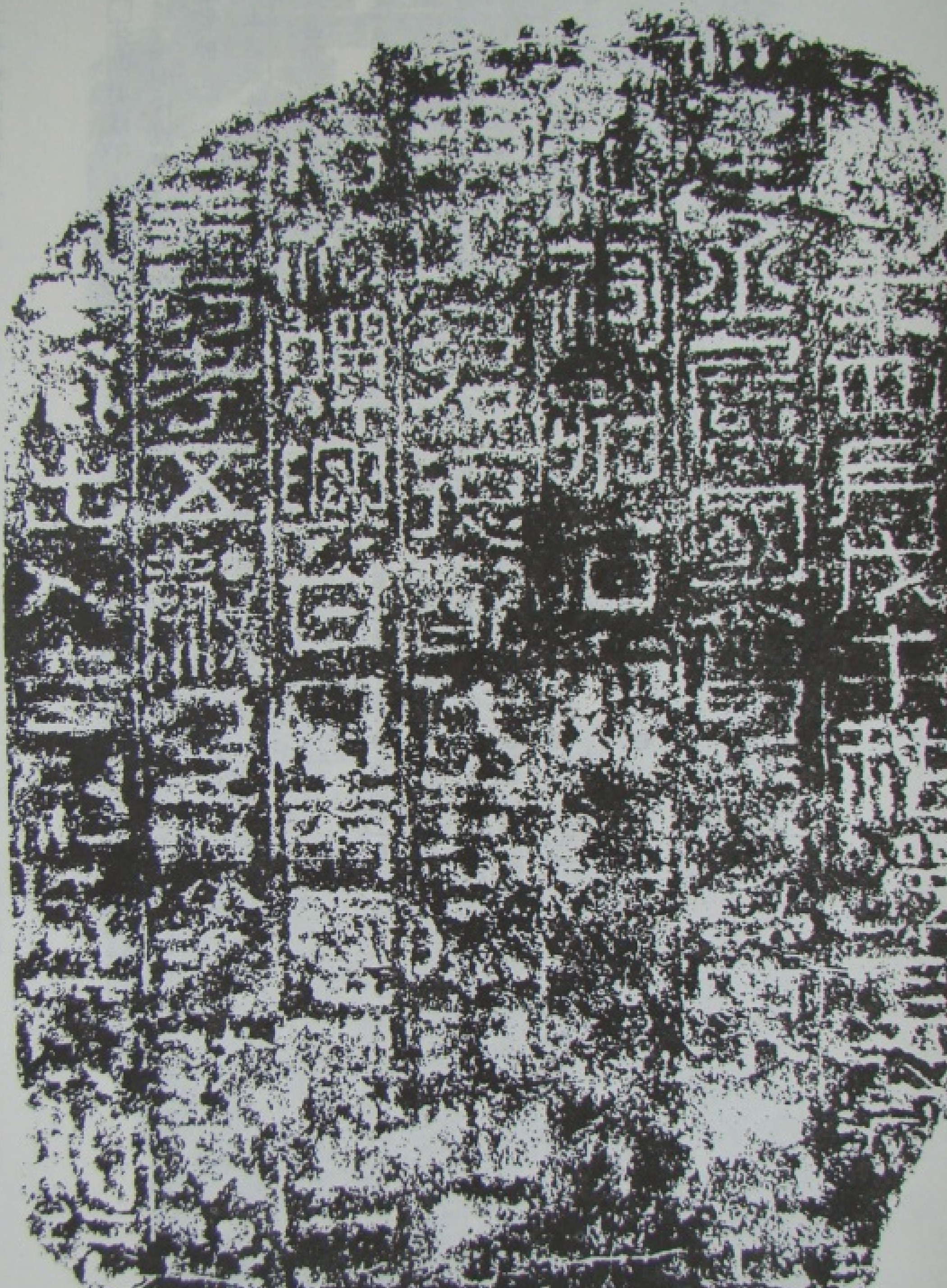
❶據司馬光資治通鑑所收劉羲叟長曆、董作賓中國年曆總譜天鳳五年十月丙午朔，十七日當爲壬子；中國史曆日和中西曆日對照表十月丁未朔，十七日爲癸亥。且該月無癸巳。原刻可能有誤。瓀：即「孺」字。下同。坙：即「葬」字。

❷發：指墳墓開啓。

東漢

〇〇一五　秥蟬縣平山神祠碑

東漢建武元年至十年（公元二五至三四年）間



清宣統二年於高麗出土。拓片高一四〇厘米，寬九六厘米，字體在篆、隸間，有縱界格。

碑　文

[建]武□年四月戊午，秥蟬長□／□□建丞屬國❶，會□冊宗□立／□山神祠刻石❷。辭曰：／

惟平山君，德配代嵩❸。承天[出]□❹，／□佑秥蟬❺。興甘風雨，惠閏土田❻。／□□壽考，五穀豊[成]❼。盜賊不起，／□玐□臧❽。出入吉利，咸受神光。／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二一頁；希古樓卷七；海東金石苑補遺卷一）

注　釋

❶ 首字闕，當是「建」字。海東金石苑補遺跋：「内藤湖南博士虎爲之攷釋，得五十四字，並攷第一行「年」字上所泐當是「光和元」三字，今詳審拓本，未敢遽定。」不取。後漢書郡國志樂浪郡有占蟬縣，即此秥蟬。「長」下一字左半「氵」尚存，右半泐。

❷ 「會」下一字泐，海東金石苑補遺作「陵」；「冊」作「爲」；「立」字闕。「立」下一字應是「平」字。下文「平山」二字分明，可以爲證。「平山」二字，海東金石苑補遺闕。

❸ 「代嵩」豎行連寫，「山」既可與「代」構成「岱」，又可與「高」構成「嵩」。

❹ 「天」下一字，海東金石苑補遺作「出」，或然。

❺ 「佑」，文學攷釋三章作「佐」，非。

❻ 閏：通「潤」，滋潤。

❼ 豊：同「豐」。「豊」下一字泐，希古樓闕，海東金石苑補遺作「成」，輪廓相似，取之。

❽ 「□臧」，文學攷釋作「盤臧」。備參。

〇〇一六　三老諱字忌日記

東漢建武二十八年（公元五二年）五月十日



清咸豐二年五月出土於浙江省餘姚縣客星山下。初藏於縣人周世雄處，現存杭州西泠印社。碑額斷缺，不知三老姓氏。以其首有『三老』二字，故又名三老碑。石高九〇點五厘米，寬四五厘米，隸書，仍保持篆意，表現出由篆入隸的書體特徵。

碑　文

三老諱通，字介父，／庚午忌日❶。／祖母失諱❷，字宗君，／癸未忌日。／

以上右一層

掾諱忽，字子儀，／建武十七年，歲在辛／丑。四月五日辛卯忌日❸。／母諱捐，字謁君，／建武廿八年，歲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❹。／

以上右二層

伯子玄，曰大孫；／次子但，曰仲城❺；／次子紆，曰子淵；／次子提餘，曰伯老；／次子持侯，曰仲廱；／次子盈，曰少河❻。／

以上右三層

次子邯，曰子南；／次子土，曰元土❼；／次子富，曰少元；／子女曰元名❽，／次女反，曰君明。／

以上右四層

三老德業赫烈❾。克命先己，汁稽履化❿，難名兮而右九孫⓫。日月虧代⓬，猶元風力射⓭。／邯及所識祖諱，欽顯後嗣⓮，蓋春秋義，言不及尊，翼上也⓯。念高祖至九子未遠，所諱／不列，言事觸忌，貴所出，嚴及焉⓰。敬曉末孫，𠑹副祖德焉⓱。／

以上左側，通欄刻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二二頁；八瓊室卷三；漢碑集釋一頁；秦漢碑述七〇頁）

注　釋

❶『字』下十二硯齋卷一僅一闕空，脫一字格。『介』，漢碑集釋、秦漢碑述作『小』，非。父，通『甫』。忌日：父祖等親屬逝世的日子。每逢其日，禁忌飲酒、作樂等事，故稱。禮記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鄭玄注：『忌日，親亡之日。』

❷『祖母』，文學攷釋二章作『祖父』，非。『母』字清楚。『祖』字十二硯齋闕。

❸據中國史曆日和中西曆日對照表，建武十七年四月丙寅朔，五日爲庚午，碑作『辛卯』，不合。

❹據曆表，建武廿八年，五月辛卯朔，十日爲庚子，碑作『甲戌』，不合。

❺『仲城』，文學攷釋作『仲仁』，誤。

❻『盈』，十二硯齋作『皿』，誤。『少河』，八瓊室作『少汙』，誤。

❼『元』，八瓊室作『无』，誤。土：當作『士』。碑刻中『士』與『土』易混，於是『土』字作『圡』，以示區別。

❽『无』，八瓊室、漢碑集釋均作『无』。不取。子女：女兒。與『子男』相對。

❾『業』，十二硯齋作『美』，誤。共：同『赫』。赫烈，顯明盛大。

❿汁：通『叶』，與『協』音義同，合協。稽：攷也。八瓊室釋作『稽』，謂『以『稻』爲『蹈』，『蹈』與『道』可通』。『化』，八瓊室作『仁』。備參。秦漢碑述作『汁履稽化』，誤倒。

⓫難名：難以稱說，謂德業之大，難以用語言表達。右：通『佑』。『兮』，十二硯齋作『美』，誤。

⓬日月虧代：日月盈虧更代，謂時間綿長。『代』，八瓊室作『伐』，文學攷釋取之，並誤。

⓭元風：謂吉善之遺風。『射』字，十二硯齋闕。

⓮顯：同『顯』。欽顯，欽敬顯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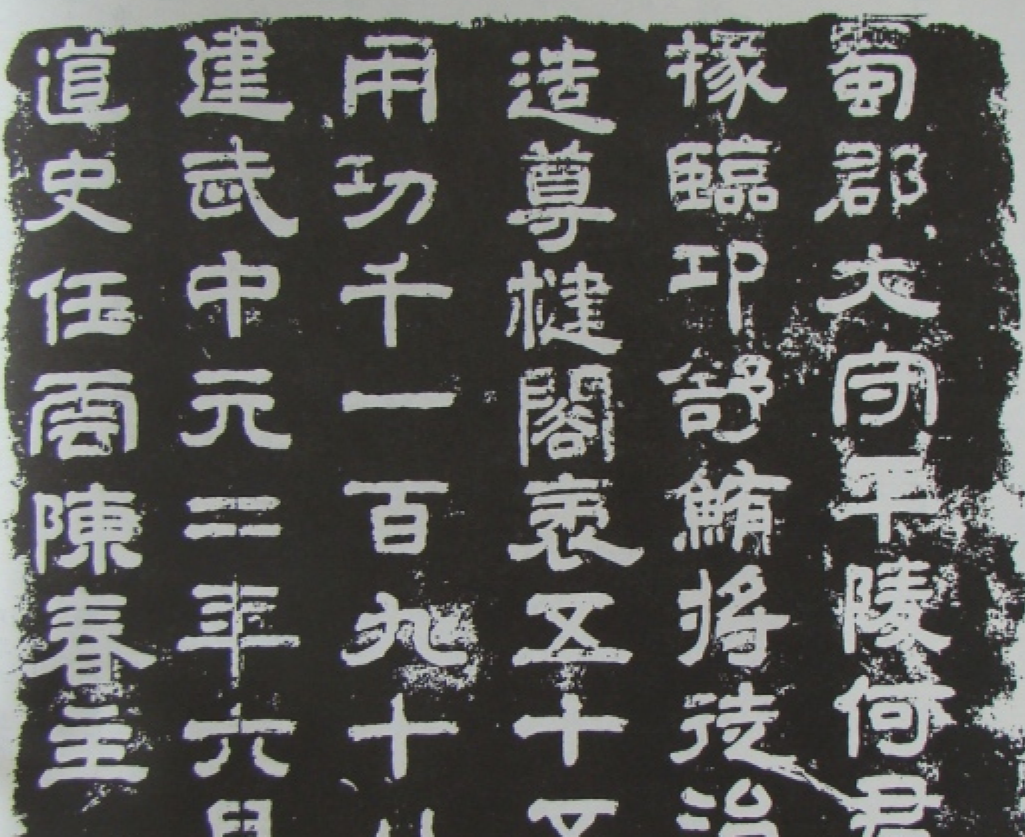
⓯翼：尊敬，恭敬。詩經小雅六月：『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毛傳：『翼，敬也。』

⓰『禰』，十二硯齋存『礻』旁，引丁壽保跋謂『疑是「禰」字』，因字形不類，不取；『忌』作『也』，誤；『焉』字闕。

⓱『髙』字不詳。八瓊室作『嵩』，謂『「副祖德」上，當是「冀」字』。雪堂跋尾卷二同。『冀』，古作『兾』，希冀，希望。字形相似義亦通，可取。

〇一七　何君治道造閣碑

東漢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七年）六月


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
掾臨邛舒鮪將徒治道
造尊楗閣袤五十五丈
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
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
道史任雲陳春主

原刻久亡，清光緒十三年七月沈賢修重摹。石在四川省滎經縣。拓片高九〇厘米，寬九四厘米，隸書。

碑文

蜀郡大守平陵何君，遣/掾臨邛舒鮪，將徒治道❶，/造尊楗閣❷。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❸。/道史任雲、陳春主❹。/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二三頁；隸釋卷四）

注釋

❶ 將徒：率領徒役。將，率領。

❷ 閣：指棧道。隸釋：「棧路謂之閣道，非樓閣之閣也。」川陝通道有劍閣，以大、小劍山之棧道而得名。

❸ 建武中元：東漢劉秀即帝位，年號建武，後改中元。以即位初元冠於新曆之上，乃漢代風尚，如萊子侯刻石稱「始建國天鳳三年」。

❹ 道史：當是管理道路交通的小吏。主：主掌其事。

〇〇一八　何君治閣道碣

東漢永平元年（公元五八年）四月六日



刻石泐蝕嚴重，文字多漫滅。拓片高六四厘米，寬五六厘米，隸書。

碑文

□永平元年❶，四月／□初六日❷，［弓］郡□／□平陵何君□□／□邛舒鮪❸，到此營。／□徒万八千四百□❹。／□其事，□記❺。／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二四頁）

注釋

❶首字泐，當是「漢」或「惟」字。

❷「初」上一字泐，當是「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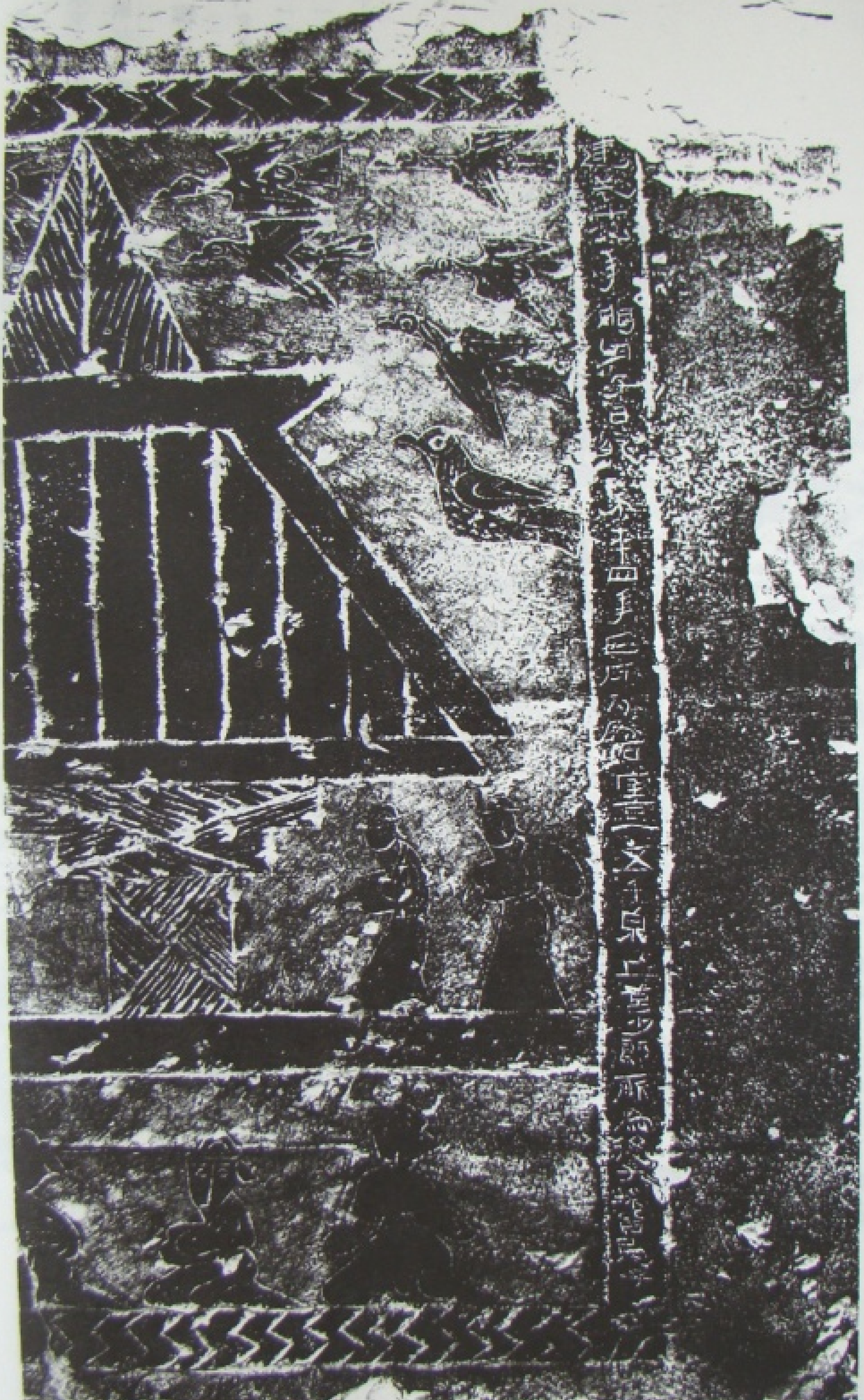
❸「郡」上一字模糊，輪廓存「弓」，當是「蜀」字。「郡」下二字泐，據文義當是「太守」。「君」下泐三字，據文義當是「遣掾臨」。備參。

❹「徒」上一字泐，據文義，似「用」或「功」字。「百」下一字泐，據文義，似是「人」字。

❺「其」上一字泐，疑是「畢」字。「記」上一字泐，當是「因」字。

〇一九　徐州銅山畫像石題記

東漢永平四年（公元六一年）正月



一九八九年於江蘇省銅山縣漢王鄉發現。題記刻於畫像石右側邊框內，框高八九厘米，寬五點五厘米，隸書。畫像分三層，無榜題。

碑文

建武十八年腊月子日死❶。永平四年匹月葬❷。石室直五千泉。工莒少郎所爲。後子孫皆忌子❸。／

（武利華徐州市漢碑刻石及畫像石題記研究，兩漢文化研究第二輯，文化藝術出版社，一九九九年；漢碑全集一冊圖一〇四頁）

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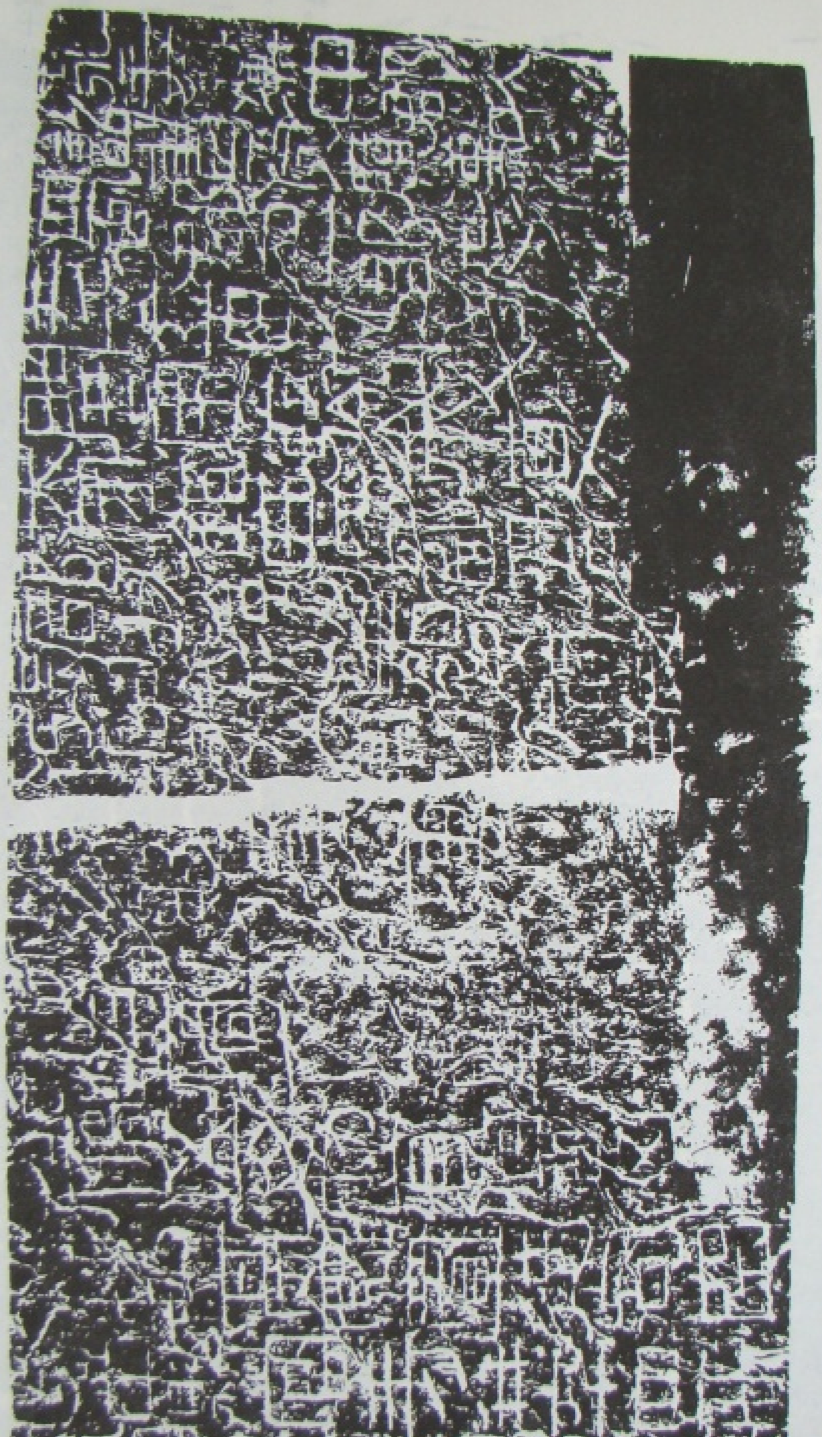
❶ 腊：即「臘」字。建武十八年臘月丙辰朔，子日爲初九日和二十一日。

❷ 建武十八年爲公元四二年。永平四年爲公元六一年。墓主死後二十年始葬。匹：即「正」字。

❸ 忌子：父祖等親屬逝世的日子稱忌日。每逢其日，禁忌飲酒、作樂等事。墓主死於子日，故忌子。

〇〇二〇　鄐君開褒斜道摩崖

東漢永平九年（公元六六年）



摩崖在漢中褒城縣（今陝西勉縣）北之石門。南宋紹熙末，南鄭令臨淄晏袤始訪得并釋文。鄐君受詔開通褒斜道，永平六年動工，九年四月竣工，乃刻石紀念。現存漢中博物館。石横廣四三八厘米，分三段，前段一〇七厘米，爲漢人隸書；中段一四九厘米，爲晏袤釋文，宋人楷書；後段一八二厘米，爲晏袤之記，隸書。今錄漢人原刻，拓片高一〇九厘米，寬二四五厘米，隸書而仍含篆意。

碑文

永平六年❶，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余道❷。／大守鉅鹿鄐君❸，／部掾冶級王弘、史荀茂、／張宇、韓岑等典功作❹。／大守丞廣漢／楊顯將相❺，用□／始作橋格六百卅三□❻，／大橋五，爲道二百五十／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㣊／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❼，／瓦卅六萬九千八百四❽／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二五頁；兩漢記卷一三；萃編卷五；漢碑集釋六頁）

注釋

❶ 據晏袤釋文，開褒斜道始於永平六年，成於永平九年，則刻石當爲九年，北圖拓本匯編題『永平六年刻』，非。

❷ 晏袤釋文『開』字、『道』字闕，其實清晰。余：即『斜』字。石門頌『余谷之川』，用法同。

❸ 獨笑齋卷一：『姓氏辯證引風俗通：鄐，晉邑，楚雍子奔晉，與之鄐，以爲謀主，因以爲氏。漢有東海太守鄐熙。』

❹ 部掾冶級：屬官名，執掌不詳。『等典』，晏袤作『弟典』，兩漢記、秦漢碑述取之，萃編作『等興』。『等』與『弟』形近，作『等』是，因其承上『荀茂、張宇、韓岑』，文從字順；釋『典』爲『興』，則誤。古墨齋金石跋卷一作『等其』，亦誤。『典功作』，謂主管該項工程。『功作』，兩漢記存右半『力、乍』，左半闕，以其當泐處。『荀茂』，秦漢碑述脫『茂』字。

❺ 『相』，晏袤作『隕』，誤。楊顯，字將相，古人稱謂，名與字相屬。詩經周頌清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其取名之義當本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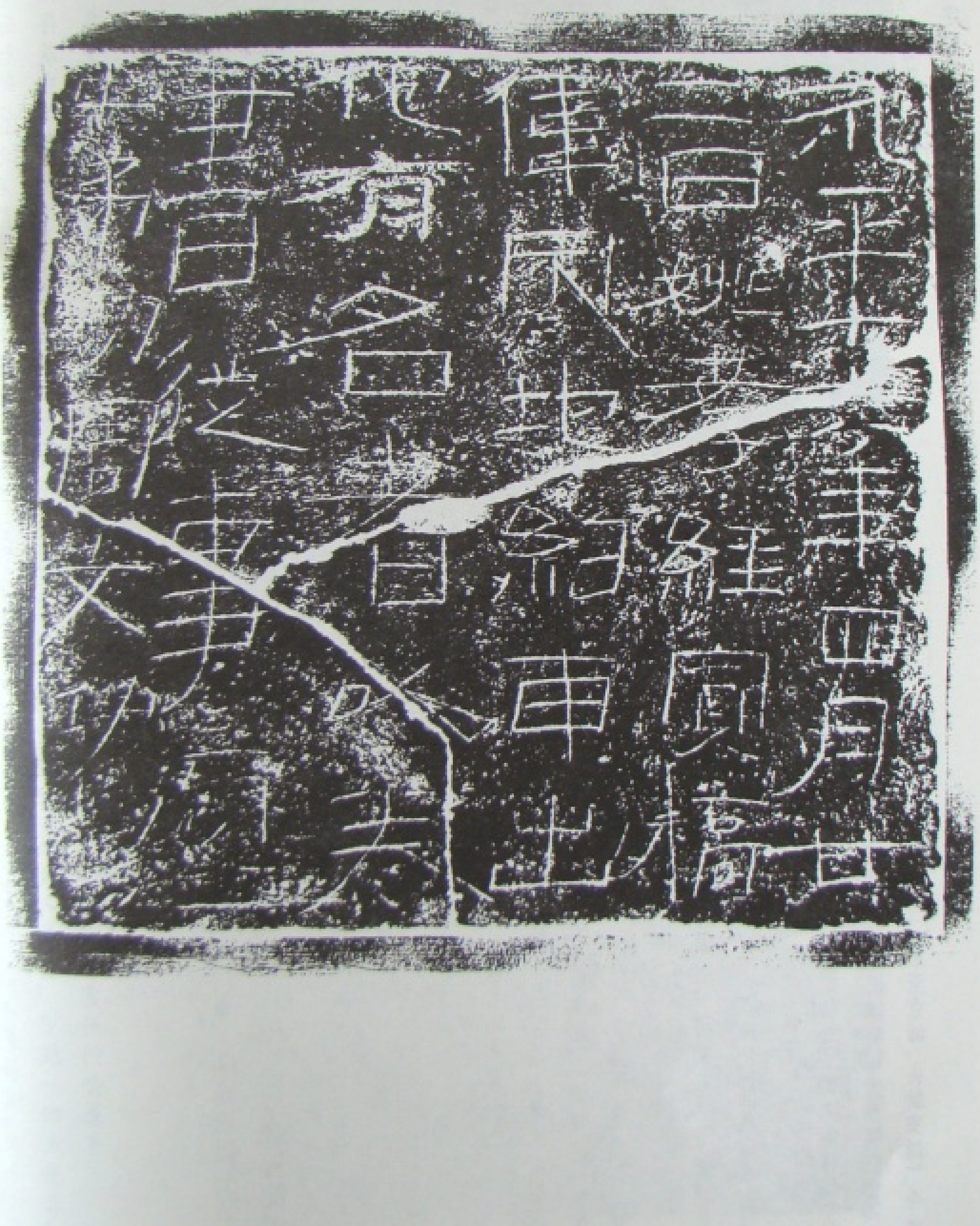
❻ 格：通『閣』。橋閣，橋上所建之閣。古代在橋上建閣，以便行人休息和躲避風雨。四川西北山區多有之。兩漢記：『橋格，即「橋閣」字。』『卅三』，晏袤作『廿三』，誤。『三』後一字泐，晏袤釋爲『間』。『用』下闕文，萃編脫。

❼ 『凡』前一字作『㣊』，萃編闕。兩漢記：『似是「最」。案：史記周勃世家：「最從高帝。」索隱：「最，都凡也。」』『最凡』同義連文，可通。『㣊』，晏袤釋爲『餘』，是也。

❽ 『九千八百』，萃編作『八千九百』，誤。又，『四』漢碑集釋作『八』，非。晏袤釋文作『四』，是。且其後還有『器，用錢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餘，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東至京師，去就安隱』，今本拓不見。

〇〇二一　姚孝經墓磚

東漢永平十六年（公元七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一九九〇年元月上旬於河南省偃師縣城關鎮北窑村東磚廠出土，現藏偃師商城博物館。磚爲方形，高、寬均四〇厘米，厚五厘米，陰刻隸書。內容兼有地券和誌墓性質。

碑文

永平十六年，四月廿/二日，姚孝經買槀/徫冄地❶，約亩出/地有名者以卷/書❷。從事歷/中弟□周文功□❸。/

（攷古一九九二年第三期河南偃師東漢姚孝經墓；洛陽新獲墓誌七頁）

注釋

❶ 槀：通「蒿」。徫：通「葦」。漢魏石刻文字系年據攷古報告錄文，懷疑是「庫」字，非。蒿葦，蒿草蘆葦，爲荒蕪的墓地。冄：字不識，洛陽新獲墓誌未考證。反復揣摸，應是「冢」字。「冢地」，冢墓之地。

❷ 亩：字書不載，應是「束」的俗字。約束，制約管束。建初二年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有「共爲約束石券」語可爲佐證。漢魏石刻文字系年據攷古報告錄文，懷疑是「重」字，不取。卷：通「券」。券書，買地券。

❸ 「從」，漢魏石刻文字系年據攷古報告錄文作「徙」，不取。「弟」下一字左半泐，右半「力」尚可見，疑是「功」字，備參。

〇〇二一　楊德安墓記

東漢永平十七年（公元七四年）十月十五日



二〇〇三年冬於江蘇省徐州市出土。石高九八厘米，寬二五厘米，隸書，字形方正，線條直折，粗細勻稱，不爲波挑，其書體既與鐫刻技術有關，又與俗書有聯繫。

碑文

永平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淄丘戍守士史楊君／德安❶，不卒遭疾❷，春秋卌有六。聞噩耗，悲哉哀哉！子尚／叢撫業，世幼無親，賢者相之，□服喪如禮❸。起石室，／立墳，直萬五千泉❹，始得神道。／

（中國書法二〇〇四年第一一期新見漢代誌墓刻銘研究札記）

注釋

❶「戍」字輪廓可見，中國書法釋文闕。

❷「不」下一字泐，依稀似「卒」，即「幸」字。中國書法釋作「寧」，不可信。

❸「服」字雖泐，但尚存劃痕。中國書法釋文脫「□服」二字。

❹泉：錢幣。廣韻仙韻：「泉，錢別名。」周禮地官序官「泉府」下鄭玄注引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賈公彥疏：「泉與錢，今古異名。」

〇〇二三　大吉買山摩崖

東漢建初元年（公元七六年）



石刻在浙江會稽烏石，摩崖刻，又題昆弟六人買地記。清道光三年，縣人杜煦與其弟杜純生訪得。拓片高一五一厘米，寬一二三厘米，隸書。上題「大吉」二字。

碑文

大吉。／昆弟六人／共買山地❶。／建初元年，／迮乜冢地❷，／冝三萬錢❸。／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二七頁；八瓊室卷二）

注釋

❶「弟」，秦漢碑述釋文作「地」，校勘未及。「六」，十二硯齋作「九」，非。

山地：即墓葬之地。

❷迮：即「造」字，牛下省「口」。乜：當是「此」字。

❸冝：即「直」，通「值」，價值。

〇二四　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

東漢建初二年（公元七七年）正月十五日



一九七三年冬，河南省偃師縣緱氏公社鄭瑤大隊南村西北約一里處，社員平整土地時掘出。後移置於南村六小隊倉庫院內。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洛陽地區進行文物普查時清理出來，現存偃師縣文物管理委員會。石券高一五四厘米，寬八〇厘米，底部呈不甚規則之三角形。全石未經打磨，字刻於自然石面上，隸書，無額。

碑文

建初二年，正月十五日，侍廷里父老僤祭尊/于季、主䟽左巨等廿五人共爲約束石券❶。里治中/迺以永平十五年六月中造起僤❷，斂錢共有六萬/一千五百，買田八十二畝。僤中其有訾次/當給爲里父老者❸，共以客田借與❹，得收田/上乇物穀實自給❺，即訾下不中❻，還田/轉與當爲父老者❼，傳後子孫以爲常。/其有物故，得傳後代戶者一人。即僤/中皆訾下不中父老，季、巨等共假賃/田，它如約束❽。

單侯、單子陽、尹伯通、錡中都、周平、周蘭、/[父老]周偉、于中山、于中程、于季、于孝/卿、于程、于伯先、于孝、/左巨、單力、于稚、錡初卿、左伯、文□、王思、錡季/卿、尹太孫、于伯和、尹明功❾。/

（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一二期河南偃師縣發現漢代買田約束石券；漢碑集釋一一一頁）

注釋

❶侍廷里：里名。里是古代最基層的行政單位。一里之戶數各代不同。周禮地官司徒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後漢書百官志：「里魁掌一里，百家。」父老僤：里中一種團體的名稱，由里中有德望和資財者組成。「僤」字漢印中屢見。有二說：一謂即周禮鄭玄注所說「街彈」。漢代縣下有鄉，鄉下有亭，亭下有里，里官治事處稱「街彈」。一說「僤」即「墠」，墠是供祭祀的土臺，因墠建社，墠社是一種民間組織。䟽：即「疏」。主䟽，鄉官名，掌文書簿記。祭尊：對里父老長者的尊稱，主祭祀之事。漢印中有東僤祭尊、酒單祭尊、千秋樂平單祭尊等。

❷里治中：鄉官名。造起僤：成立僤這一組織。

❸訾次當給：謂根據資財，按資格充任里父老。「訾」，假借爲「貲」、「資」。漢書杜周傳：「家訾累巨萬矣。」顏師古注：「訾，與貲同。」

❹客田：共買之田，與私田相對。

❺乇：即「毛」字。毛物，謂禽獸之類。周禮地官大司徒：「其動物宜毛物。」鄭玄注：「毛物，貂狐貒貉之屬。」穀實：各種穀物。

❻即：假設連詞，若。訾下不中：謂資財少而達不到標準。

❼此謂歸還客田，轉給繼任里父老者。

❽假賃：謂出租。「它」，文物釋文作「也」，非。

❾「于稚」，漢碑集釋作「于雅」。「稚」與「雅」形近，諦視拓本，作「雅」近似。

〇〇二五　張文思爲父造石闕題記

東漢建初八年（公元八三年）八月



一九五六年七月於山東省肥城縣安駕莊出土，現藏山東博物館。石闕陰刻畫像，上部爲胡漢交戰，下部一樓雙闕。石高一四九厘米，寬七八厘米，隸書。

碑文

建初八年八月成。孝子張文思/哭父而禮❶。石直三千。王次作。勿敗[壞]❷。/

（漢碑全集一冊圖一四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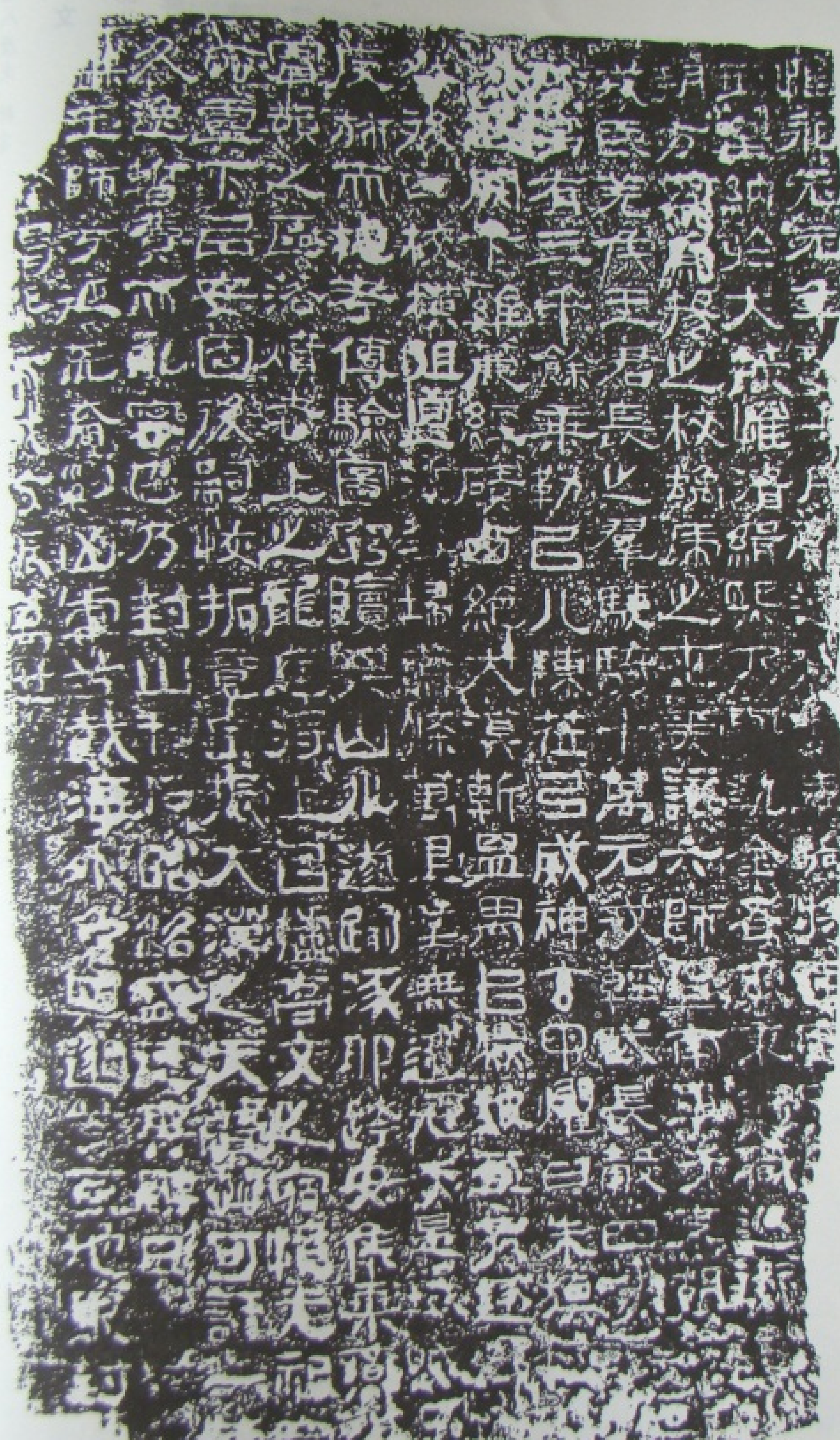
注釋

❶ 哭：即「哭」字，謂哭喪。

❷ 敗下一字泐，疑爲「壞」字。始建國天鳳三年萊子侯刻石有「後子孫毋壞敗」。「壞敗」，即「敗壞」。

〇二六 燕然山銘

東漢永元元年（公元八九年）七月



石在新疆之伊犁，摩崖刻，班固撰文。拓片高二二〇厘米，寬一二三厘米，隸書。銘文載後漢書竇憲傳。

碑文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❶，寅「亮聖明，登翼」／王室❷。納於大麓，惟清緝熙❸。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❹。鷹揚之校❺，螭虎之士❻。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❼，驍騎十萬❽，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燿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絶大漠。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❾。／然後四校横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于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耶，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❿。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⓫，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竟宇，振大漢之天聲。此可託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⓬。乃封山刊石，昭銘盛德⓭。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⓮，勦凶虐兮截海外⓯。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⓰。熙帝載兮振萬世。／

（北圖拓本匯編一册二九頁）

注釋

❶ 後漢書竇憲傳所載「有漢元舅」下有「曰」，拓本無。

❷ 「寅」下五字，拓片闕損，據後漢書補。寅亮：敬信之義。李賢注：「寅，敬，亮，信也。尚書曰：『三公弘化，寅亮天地。』」翼：輔助。

❸ 後漢書錄文，李賢注：「孔安國注尚書曰：『麓，錄也。納之使大錄萬機也。』周頌曰：『惟清緝熙。』鄭玄注云：『光明也。』」

❹ 後漢書本傳載，竇憲濫殺無辜，懼誅，自求擊匈奴。乃拜憲爲車騎將軍，耿秉爲副，出朔方雞鹿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

❺ 「鷹」字刻廢而補刻，故空一字格。後漢書李賢注：「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❻ 螭：即「螭」字。偏旁「离」，漢碑多作「禹」。士：即「士」字。

❼ 後漢書竇憲傳載作「東烏桓、西戎」，無「胡」字。

❽ 「十萬」，後漢書竇憲傳作「三萬」。

❾ 「温」，後漢書竇憲傳作「温」。後漢書錄文，李賢注：「温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

❿ 後漢書錄文，李賢注：「安侯，水名。冒頓，單于頭曼子也。區落，謂東滅東胡，西走月氏，南取樓煩，悉收秦所奪匈奴地。冒頓子稽粥，號老上單于。」

⓫ 後漢書錄文，李賢注：「高帝被冒頓單于圍於平城七日，孝文帝時，匈奴寇邊，殺太守。帝欲自征，太后不許。」此所謂「攄高、文之宿憤」。

⓬ 「此可託」，後漢書作「茲所謂」，與拓片不同。後漢書錄文，李賢注：「揚雄曰：『以爲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也。」

⓭ 後漢書錄文「乃」下有「遂」字，拓片無。後漢書本傳：「憲、秉遂登燕然

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⑭ 後漢書錄文，李賢注：「鑠，美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⑮ 截：同「截」。說文戈部：「截，斷也。」有使整齊之義。後漢書錄文，李賢注：「截，整齊也。詩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⑯ 竭：同「碣」。後漢書錄文，李賢注：「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員者謂之碣。竭，碣也。」

〇〇二七　任尚碑

東漢永元三年（公元九一年）



一九五七年八月，新疆文管會在新疆天山北坡巴里坤哈薩克族自治縣巴里坤草原松樹塘嶺普查文物時發現，保存於巴里坤縣文教局。碑爲不規則灰色自然粗長石塊。高一四八厘米，寬七〇厘米，最厚處爲五二厘米，隸書而含篆勢。銘文泐蝕嚴重。

碑文

惟漢永元三年❶，□□□□□□□□□［漢］/平任尚❷，□□□□□體□□，衆登□□夷/碑□山□□□□□□□□□□□□賊□□匈□❸，□□山石作□德，絕□□□□海至□□□□□治□□萬國□□□□。/

（攷古與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四期新疆巴里坤縣新發現東漢任尚碑的初步攷證；新疆巴里坤、哈密漢唐石刻叢攷，載出土文物研究，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注釋

❶「永元三年」，馬雍作「永元五年」。

❷ 任尚，大將軍竇憲部下，在與匈奴的戰爭中屢立戰功。後漢書班超傳附載其事。謂班超年邁徵回，以戊己校尉任尚繼任西域都護。班超告誡他：「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任尚不以爲然，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乃以嚴猛治政，數年後西域反亂，任尚以罪被徵。

❸「匈」下所闕，疑是「奴」字。

〇〇二八　袁安墓碑

東漢永元四年（公元九二年）閏三月二日



碑石原出土地不詳，袁敞碑出後八年此碑出。明萬曆二十六年三月移於河南省偃師縣西南辛村東牛王廟中，置作供案，因字在下面，無人知爲碑刻。一九二八年初，廟改爲辛村小學，供案仍置原地未動。一九二九年夏，村中一兒童仰臥其下納涼，發現石上刻有文字，村人任繼斌遂以拓本流傳於世。今藏山東省博物館。碑已残，高一三五厘米，寬七〇厘米，篆書。碑穿居第五、六兩行的第七、八字之間，爲漢碑中所僅見，書體與袁敞碑如出一手。袁安，後漢書有傳。

碑　文

司徒公汝南女陽袁安召公❶，授易孟氏[學]❷。/永平三季，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季]❸，/十一月庚午，除給事謁者。五季正月乙□❹，/遷東海陰平長。十季二月辛巳，遷東平[任]/城令❺。十三季十二月丙辰，拜楚郡[大]/守❻。十七季八月庚申，徵拜河南尹❼。[建]/初八季❽，六月丙申，拜大僕。元和三季五[月]/丙子❾，拜司空。四季六月己卯，拜司徒❿。/孝和皇帝加元服，詔公爲賓⓫。永元四季[三]/月癸丑薨⓬。閏月庚午葬⓭。/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三〇頁；希古樓卷六；漢碑集釋二五頁；秦漢碑述八六頁）

注　釋

❶ 女：通『汝』。『召公』，後漢書本傳作『邵公』。『召』、『邵』通。

❷ 『氏』下闕一字，當是『學』字。碑文每行下均闕一字，據文義補。孟氏，指孟卿、孟喜父子。孟喜曾從田王孫學易。

❸ 『四』下闕一字，當是『季』字。

❹ 正：當是『正』字，漢碑集釋、秦漢碑述作『四』，非。

❺ 『平』下闕一字，當是『任』字。後漢書本傳：『除陰平長，任城令。』

❻ 『十三』，希古樓摹作『十二』，非。後漢書本傳載，袁安拜楚郡太守在『明年』，與碑異。

❼ 後漢書袁安傳：『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歲餘，徵爲河南尹。』與碑不合，當以碑爲正。

❽ 後漢書本傳，『建初八年，遷太僕』，可知『初』上闕字爲『建』。

❾ 『五』下闕一字，當是『月』字。後漢書章帝紀：『五月丙子，司空第五倫罷，太僕袁安爲司空。』『丙子』爲初三日。

❿ 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五：『拜司徒之月日，章帝紀作「癸卯」，碑作「己卯」。按元和四年六月己卯爲十三日，不值癸卯。』

⓫ 加元服：謂加冠。東觀漢記卷一八：『太后詔（袁）安爲賓，賜束帛、乘馬。』

⓬ 『年』下闕一字，當是『三』字。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四年『三月癸丑，司徒袁安薨』。

⓭ 永元四年閏三月己巳朔，庚午爲初二日。

〇〇二九　公乘田魴畫像石墓題記

東漢永元四年(公元九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一九九七年在陝西省綏德縣四十里鋪出土，現藏於綏德縣博物館。上刻宴樂圖畫像，下刻題記二列。石高九八厘米，寬一九厘米，隸書。題記前爲散文，後爲韻文，與後世墓誌相類。

碑文

西河大守都集掾，圜陽當里公乘田鲂萬歲神室❶。永元四年閏月，其日甲/午卒上郡白土❷，五月廿九日丙申葬縣北駒亭郭大道東❸，高顯冢營。/

以上第一列

哀賢明而不遂兮，嗟痛淑雅之夭年❹。去日/日而下降兮❺，榮名絕不信。精浮游而撞揑/兮❻，魂𩳐洛而東西❼。恐精霊而迷惑兮❽，歌/歸来而自還。掾兮歸來無妄行。卒遭毒氣遇匈殃❾。/

以上第二列

（漢碑全集一冊圖一八八頁）

注釋

❶神室：指墳墓，墓室。

❷永元四年閏三月，甲午爲二十六日。

❸北下一字漢碑全集釋文作「駒」，非。當是「駒」，即「鴝」的換位異體字。

❹夭：即「夭」字，死亡之意。

❺「日日」，漢碑全集釋文作「日日」，非。

❻「撞」字不識。漢碑全集釋文闕。待攷。揑：「旌」的俗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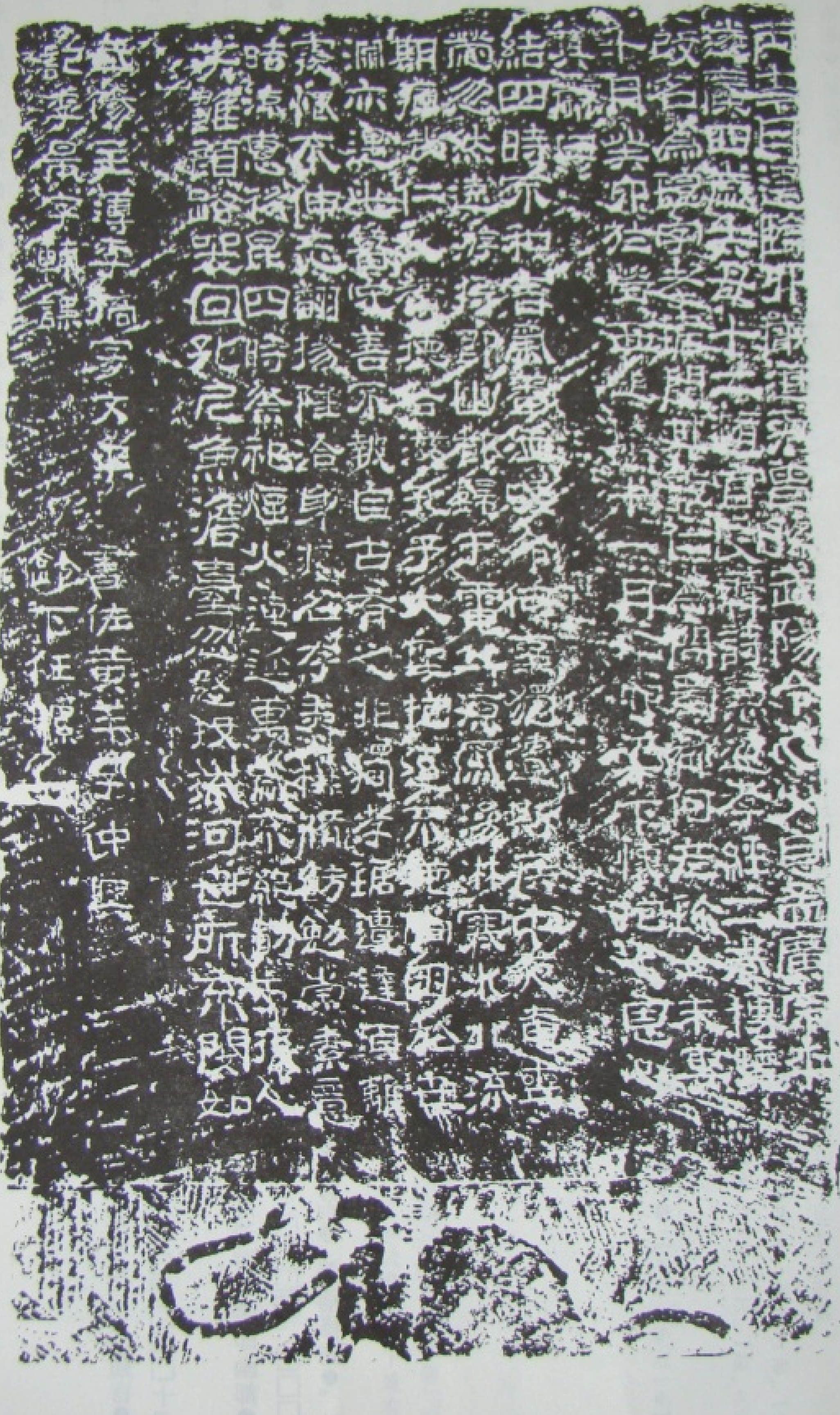
❼𩳐洛，漢碑全集釋文作「𩳐□」，非。當是「飄搖」的俗字，飄忽不定的樣子。

❽霊：「靈」的俗字。

❾匈：通「凶」，凶災。

〇〇三〇 孟琁殘碑

東漢永元八年（公元九六年）十一月



清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出土於雲南昭通南白泥井馬氏舍旁，後移置縣城鳳池書院，嵌於藏書樓下壁間。今存昭通第三中學。石高一五五厘米，寬九二厘米，側刻龍形各一，趺刻龜蛇。碑額及上段已闕，據文義每行當闕七字。隸書。

碑　文

□□□□□，□□丙申❶，月建臨卯❷。嚴道君曾孫，武陽令之少息孟廣宗卒❸。╱□□□□，□□□遂。廣四歲失母，十二隨官❹，受韓詩，兼通孝經二卷，博覽╱□□，□□□□，□改名爲琁❺，字孝琚。閔其敦仁❻，爲問蜀郡何彥珍女❼，未娶╱□□。□□□□十月癸卯，於塋西起墳，十一月□卯采❽。下懷抱之恩，心╱□□□，□□□□。其辭曰：╱□□□□，□□□結。四時不和，害氣蕃溢❾。嗟命何辜，獨遭斯疾。中夜奄喪，╱□□□□。□□□愁❿，忽然遠游。將即幽都⓫，歸于電丘⓬。涼風滲淋，寒水北流。╱□□□□，□□□期。痛哉仁人，積德若滋。孔子大聖，抱道不施。尚困於古，╱□□□□。□□□淵，亦遇此菑⓭。守善不報，自古有之。非獨孝琚，遭逢百離⓮。╱□□□□，□□□覆。恨不伸志，翻揚隆洽。身滅名存，美稱脩飭⓯。勉崇素意，╱□□□□。□□□晧⓰，流惠後昆。四時祭祀，煙火連延。萬歲不絕，勛于後人。╱□□⓱：

□□□□□失雛，顏路哭回孔尼魚⓲，澹臺忿怒投流河⓳。世所不閔如╱□□⓴，╱□□□□□□□□。

武陽主薄李橋，字文平㉑。書佐黃羊㉒，字仲興。╱□□□□□□。□記李昺㉓，字輔謀。鈴下任𦃃㉔。╱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五頁；漢碑集釋一五頁；秦漢碑述六九一頁）

注　釋

❶ 根據「丙申」年「十月癸卯」推之，漢光武帝建武十二年、桓帝永壽二年、獻帝建安二十一年並爲丙申，但十月無癸卯。惟東漢和帝永元八年值丙申，十月有癸卯。碑立之年當定於永元八年，則空闕七字當是「惟永元八年歲在」。參漢碑集釋。西漢成帝河平四年也爲丙申，故北圖拓本匯編據羅振玉攷證，認爲「西漢河平四年（前二五）十一月六日刻」。其他還有別說，姑從略。

❷ 臨卯：夏曆建寅，臨卯，當是指二月。

❸ 「㝡」、校碑隨筆作「㝡」，非。卆：即「卒」字，校碑隨筆作「平」，非。

❹ 夬：即「失」字。迶：即「隨」之或體。文學攷釋三章錄文標點「廣」字上屬，非。

❺ 「博覽」下闕字，或是「群籍」。琁：即「瓊」字。說文玉部：「瓊，赤玉也。琁，瓊或从旋省。」琁，「琁」的變體。孟瓊，字孝琚。說文玉部：「琚，瓊琚也，从玉，居聲。詩曰：『報之以瓊琚。』」名與字正相覆。

❻ 敦仁：敦厚仁惠。易經繫辭上：「安土敦乎仁。」

❼ 爲問：猶「爲聘」，下聘禮訂婚。

❽ 永元八年十一月癸酉朔，七日爲己卯，十九日爲辛卯，闕字非「己」即

「辛」。雪堂跋尾卷二、校碑隨筆作「乙」，以定刻石之年爲河平四年。「采」，「辨」的古文。雪堂跋尾作「上」，非。說文采部：「采，辨别也，象獸指爪分别也。讀若辨。」這裏假借爲「窆」。周禮秋官士師：「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鄭玄注：「辯，當爲貶，聲之誤也。」又朝士：「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鄭玄注：「故書「慮」爲「憲」，「貶」爲「窆」。」說文穴部：「窆，葬下棺也。」校碑隨筆作「卒」，文學玫釋三章作「平」，均誤。

❾ 害氣：邪氣，疫氣。「溢」，校碑隨筆作「洫」。

❿ 𢙱：「勞」的異體。說文力部：「勞，劇也。从力，熒省。」大徐本「古文从悉」。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古文从心，从熒，不省，火形譌采耳。」

⓫ 幽都：陰間地府。

⓬ 丠：即「丘」。冟丘，丘名，當是埋葬之地。

⓭ 菑：「甾」的異體，通「災」。

⓮ 「非」，秦漢碑述作「匪」，並說：「漢碑集釋作「非」，誤。」核原拓，實本作「非」，作「匪」乃誤。「逢」字清晰，漢碑集釋、秦漢碑述作「此」，均誤。

⓯ 餝：同「飾」。漢碑集釋作「飭」，非。

⓰ 晧：即「皓」。漢碑集釋作「時」，校碑隨筆作「晧」，後者或然。

⓱ 漢碑集釋謂闕字當爲「亂曰」。景君碑在誄辭之後，又有亂，亦同此體。可從。

⓲ 回：顏回。魚：孔鯉，字伯魚。顏路哭顏回，孔子哭孔鯉，以喻父傷子之早逝。

⓳ 澹臺：澹臺滅明，孔子弟子。水經注河水：「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毁璧而去，示無恡意。」此以子羽之失璧比喻孝瑶之喪父。

⓴ 漢碑集釋：「「如」下當是「天何」二字。」

㉑ 「平」，校碑隨筆作「采」，恐非，其左右兩點似石花。

㉒ 羊：通「祥」。禮記中庸：「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祥，字仲興，取名之義當從此出。

㉓ 漢碑集釋：「「記」字上，或是「主」字。隸釋張納碑陰有「主記掾」。」

㉔ 「纍」字左半微泐，校碑隨筆作「驟」，不取。文學玫釋「纍」下還有「字」字，今拓本未見。

〇〇三一　成都王伯魚闕題記

東漢永元九年（公元九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九八〇年六月於成都市金牛區聖燈鄉猛追村基建施工中出土石闕二通。原石在明代時損壞，曾被用以砌築墓室，其中一通泐蝕嚴重，現僅錄其一。石高二二一厘米，寬五七厘米，厚三三厘米，隸書，有縱界格。石現藏成都市博物館。

碑文

永元九年七月己丑❶，/楗爲江陽長王君卒❷。/君字伯魚❸。/

（四川歷代碑刻一〇頁；漢碑全集一冊圖二〇五頁）

注釋

❶ 永元九年七月己丑爲七月二十九日。

❷ 卒：即「卒」字，漢碑中習見，漢碑全集釋文作「平」，非。

❸ 「伯魚」下漢碑全集釋文以爲闕二字，其實無字，而是石刻紋。

〇〇三二　張仲有修通利水大道刻石

東漢永元十年（公元九八年）十月十一日



一九三二在河南省偃師縣出土，現藏河南博物館。又題東曲里通利水大道刻石。拓片高五八厘米，寬六一厘米，隸書。文多泐蝕，標點備參。

碑文

永元十年十月十一日，都鄉□□□□□/作後□書□虐訾大道東鄉內東曲里/人❶。東索渠□伯長❷，決以東□訾追捕/盜賊。□□□泥淖❸，道不通。使東曲里以民保/泥□里浚❹，徙土增道中，界下通利水大道以無/回，永不上渠道❺，傳後世子孫。時長吏/王君，即使東曲里父老馮建□食□□□□/作□波□坍，界下通水大道❻，又爲□保。時將作/吏，鄧張仲有□□約束，決取瓦石❼，立其/□□□□□時□□可答可守客舍❽/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圖三二頁；漢碑全集一冊圖二〇七頁）

注釋

❶「作後□書」，漢碑全集釋文全闕。

❷「□伯長」，漢碑全集釋文作「石土□長」，不取。

❸「泥淖」，漢碑全集釋文作「□渠」，非。

❹「泥」字，漢碑全集釋文闕。「里」下一字模糊，漢碑全集釋文作「浚」，但文義不通，僅備參。

❺「不上」二字，漢碑全集釋文作一「水」字，非。

❻「下」字清楚，漢碑全集釋文脫。

❼「瓦」字清楚，漢碑全集釋文脫。

❽以下文字殘泐模糊，僅「不」、「出」、「大」、「食」等字尚可辨。

〇〇三三　秦君神道雙闕

東漢元興元年（公元一〇五年）十月



一九六四年六月於北京市西郊石景山區上莊村東出土。石闕一對，拓片左闕高二三三厘米，寬五三厘米，右闕高二二〇厘米，寬五三厘米，均有額，額面均用減地刻法刻內容完全相同的銘文三行，均隸書，時雜篆法。

碑文

漢故幽州/書佐秦/君之神道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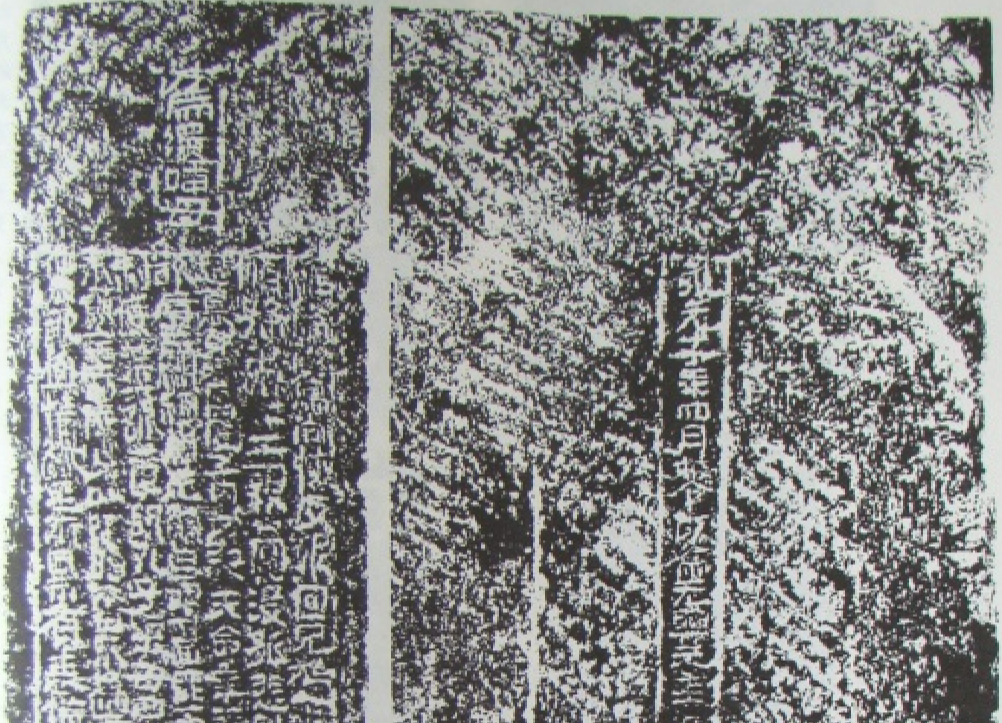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三三頁）

注釋

❶另一額面石刻銘文、行次完全相同，故不錄。

○○三四　秦君墓刻辭

東漢元興元年（公元一○五年）十月



一九六四年六月於北京市西郊石景山區上莊村東出土。有額及側、座，銘文刻在一方形闕石上，分拓二紙：其一爲銘文，高九二厘米，寬二二厘米，銘文上端竪題「烏還哺母」；另一紙高九二厘米，寬三七厘米，題字一行，爲款識。有石柱二件，見前秦君神道雙闕。

碑文

維烏維烏，尚懷反報，何兄於人❶，號爲四靈❷，君臣父子，／順孫弟〻❸。二親蕘沒，孤悲惻怛❹，嗚號正月，旦夕／思慕沍心，長网五內❺。力求天命，年壽非永，百身莫贖❻。／欲廣祠廟❼，尚无餘日❽。嗚呼，匪愛力財，迫于／制度❾。蓋欲章明孔子葬母，四尺之裔行上德。比／承前聖歲少❿，以降昭皆，永為德倫⓫。人且記入於禮⓬。秦／仙爰敢宣情，徵之斯石⓭，示有表儀。孝弟之志⓮，通於神明。子孫奉祠，欣肅慎焉⓯。／永元十七年四月，卯令改為元興元年⓰，其十月魯工石巨宜造。／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三四頁；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一一期北京文物工作隊北京西郊發現漢闕清理簡報，邵茗生漢幽州書佐秦君石闕釋文；文物一九六五年第四期郭沫若「烏還哺母」石刻的補充考釋；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六八頁）

注釋

❶ 郭釋爲「何」，邵釋作「回」，以郭釋爲優。兄：假借爲「況」。「於」字邵文闕，郭補。

❷ 邵文作「爲」；郭文作「治」，謂「四靈爲龍、鳳、龜、麟，人能治之，言人爲萬物之靈」。備參。

❸ 弟〻：即「弟弟」。「〻」爲重字替代符號。

❹ 郭文作「惻怛」，是；邵文作「愳悦」，誤。

❺ 沍心：沍涸其心，謂心臆鬱積。長网：通「悵惘」，惘悵、迷茫。

❻ 邵文闕「求、非、贖」三字，郭沫若補。

❼ 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作「廣祠廟」，可從；郭文作「厚顚相」，邵文作「厚顚祖」，殆非。

❽ 「尚」字邵文闕。「餘」字，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作「時」。

❾ 「嗚呼」，邵文作「□焉」，誤。「愛力財」，邵文作「爰力則」，誤。「迫」，邵文作「迴」，誤。

❿ 以上邵文作「蓋欲章明孔子孟母四□之賢行，上□比奉□聖□□」，闕誤多。尤其是「葬」字，邵文作「孟」，大誤。

⓫ 郭文「以降昭皆」，認為「以」通「已」，「皆」通「楷」；邵文作「以後昭示日」，費解。因字已模糊，姑存疑。倫：郭文疑是「儉」的異體，讀爲「檢」，法度之義，備參。

⓬ 邵文作「人日記人□□」。

⓭ 邵文作「承仙□，敢述情徵，足斯石」。

⓮ 「志」，邵文作「述」，非。

⓯ 「慎」，邵文作「填」，非。

⓰ 卯令：卯日下令。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七年「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元元興」。據長曆，此年四月甲申朔，則此月無「庚午」，范書有誤。

〇〇三五　王稚子墓闕

東漢元興元年（公元一〇五年）



石在四川省新都縣。宋趙明誠、洪适著錄。原爲東西兩闕，據隸續，右闕上部刻畫像，騎而西者二人；左闕上部刻畫像，乘車而東者二人，挽之者橐佗也。明崇禎十三年已橫臥榛莽中，且各失下半。清雍正九年右石墜入溝水中，復出已無字；道光十七年左闕由知縣張奉書嵌灰立起，殘存八字。拓片高九五厘米，寬四六厘米，隸書。王稚子，後漢書循吏列傳有傳。

碑文

左闕

漢故兗州刺史雒陽令王君稚子之闕❶。／

右闕

漢故先霊侍御史、河內組令王君稚子之闕❷。／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三五頁；隸續卷五）

注釋

❶原拓「雒陽」二字均僅存左半，右半泐。「陽」字以下闕，據隸續錄文。後漢書王渙傳：「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也。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入為大司農，除溫縣令，遷兗州刺史，拜侍御史，爲洛陽令。元興元年病卒。王渙是東漢知名循吏。

❷右闕據隸續錄文。霊：「靈」的隸省。先霊，對死者的尊稱。組：即「縣」字，構件移位。河內本郡名，溫縣屬之。此稱「河內縣令」，乃以郡尊，故尊稱之。

〇〇三六　賈武仲妻馬姜墓記

東漢延平元年（公元一〇六年）九月十日



一九二九年出土於河南洛陽，曾歸上虞羅振玉。今存洛陽市博物館，或以爲石毀。石質頗粗，磨礱未平即刻字。拓片高四六厘米，寬五八點五厘米，隸書。遼居稿稱「漢人墓記，前人所未見，此爲墓誌之濫觴」。

碑文

惟永平七年七月廿一日，漢左將軍、特進、膠東侯/第五子賈武仲卒❶，時年廿九。/夫人馬姜，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之女❷，/明德皇后之姊也❸。生四女，年廿三而賈/君卒❹。夫人深守高節，劬勞歷載，育成幼媛，光[燿]/祖先❺。遂升二女爲/顯節園貴人❻。其次適鬲侯朱氏❼，其/次適陽泉侯劉氏。朱紫繽紛，寵/祿盈門，皆猶/夫人❽。夫人以母儀之德，爲宗族之覆❾。春秋/七十三，延平元年七月四日薨。/皇上閔悼❿，兩宮賻贈，賜祕器⓫，以禮殯，以/九月十日塟于芒門舊塋⓬。□□子孫，懼不/能章明，故刻石紀⓭。/

（墓誌集釋圖一；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三六頁；漢碑集釋二〇頁）

注釋

❶ 膠東侯：賈復，封膠東侯。後漢書賈復傳載，復子忠，小子邯，邯弟宗，而不言武仲，大抵早年亡故未仕，故傳不及。

❷ 馬援於建武中拜伏波將軍，十九年封新息侯；後征五溪蠻，於二十五年卒於軍，章帝建初三年追謚忠成侯。

❸ 明德皇后：馬援小女，十三歲選入太子宮；明帝即位，封貴人；永平三年立爲皇后。

❹ 遼居稿：「賈武仲以永平七年卒，年廿九，夫人時年廿三。以夫人卒年推之，則永平七年夫人已卅一，非廿三，殆由秉筆者之誤。」

❺ 「光」下一字泐，各本均闕。諦視之，微見剗痕，輪廓似「燿」字。

❻ 莭：即「節」字。顯節園貴人，謂顯宗貴人。

❼ 鬲侯：南陽宛人朱祐從光武帝征戰有功，官建義大將軍，封鬲侯。事迹參後漢書朱祐傳。佑子商，商子演，演子冲，代代襲封。

❽ 猶：通「由」。遼居稿：「古「由」、「猶」通用，「猶」即「由」也。」

❾ 覆：覆蓋，覆被，庇蔭。

❿ 閔：「潤」的異體字，通作「閔」。閔悼，同義連文。

⓫ 祕器：棺材之類的凶喪器用。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東園祕器」下李賢注：「東園，署名，屬少府，主作凶器，故言祕也。」

⓬ 芒門：指芒山，後作「邙山」，在洛陽城北。其處是歷代墓葬之所。

⓭ 「紀」下之文因石闕損，不知闕幾字。

〇〇三七　陽三老石堂畫像題字

東漢延平元年（公元一〇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清光緒十四年於山東曲阜出土，後歸長白端方，今藏中國國家博物館。拓片高約三三厘米，寬約四厘米，隸書。文尚存三行，有界框，次行上方刻『陽三老』三字，式如碑額。畫像已剝落。

碑文

陽三老。／

延平元年，十二月甲辰朔，十四日，石堂畢成。時太歲在丙午❶，魯北鄉侯／自思省居鄉里，無悳❷，不左朝廷❸，又無經學，志在共養❹，子道未反。／感切傷心，晨夜哭泣。恐身不全，朝半祠祭，隨時進食❺。（下殘）／

（宗鳴安先生藏拓；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三七頁；增補校碑隨筆四一頁）

注釋

❶「時」下校碑隨筆釋文衍「在」字。

❷悳：即「德」字。增補校碑隨筆釋作「畫」，非。

❸左：即「在」字。漢碑多如此。可參下洛陽刑徒磚。不在朝廷，謂不做朝廷之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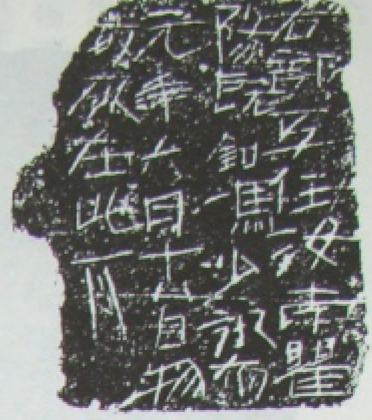
❹共養：即『供養』。共，通『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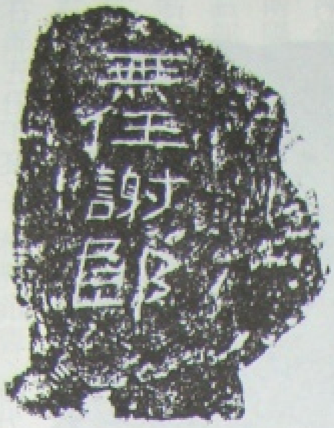
❺增補校碑隨筆：「初拓本末行可見二十三字，『食』字下尚可見『年如』二字，『如』下一字祇存上半，不識爲何字。」

〇三八 洛陽刑徒磚

東漢永初元年至元初六年（公元一〇七至一二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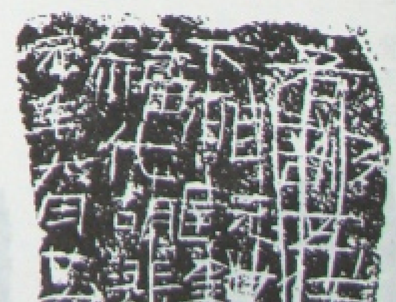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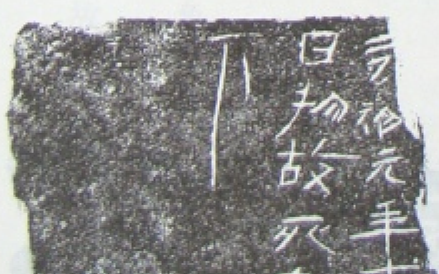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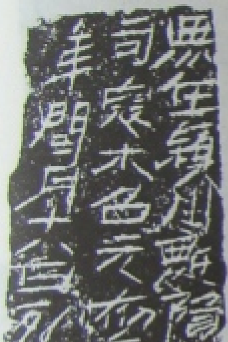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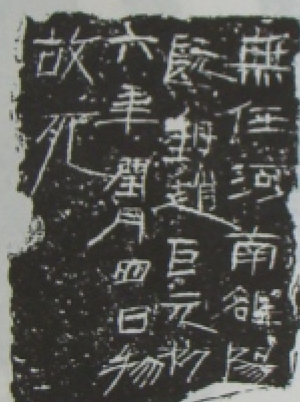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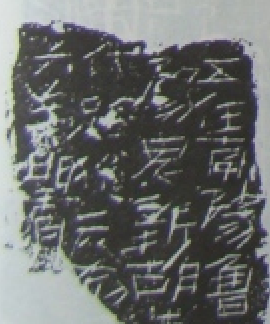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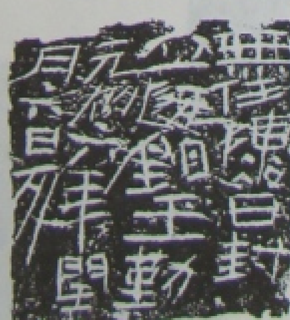





無任河南雒陽
髡鉗趙巨元初
六年閏月四日物
故死









一九六四年，於河南省洛陽市南偃師縣佃莊鄉西大郊村西南，發掘出土刑徒磚八百二十餘塊，都是利用殘缺廢棄的建築用磚，刻寫銘文，記錄死者姓名等有關情況。最大者長三五點五厘米，寬二四厘米，厚一二厘米。一般的小磚有兩種，一種長二六厘米，寬一三厘米，厚六厘米；一種長三二點八厘米，寬一六點四厘米，厚六點四厘米。文字陰刻於磚的正、背兩面，隸書，字迹潦草。這裏集中選錄部分銘文。

碑文

龔伯❶。／

戴雅。／

梁國下邑髠鉗趙仲❷。／

[物]故，死在此下❸。／官不負❹，／寄埊。／

無任南陽武／陰完城旦捐祖❺。／

無任捐梠❻。／

□部無任上黨復留／完城旦王平。永初元年／四月十四日物故，死／在此下。／

右部無任清／河厝髠鉗宋文❼。／永初元季五月十四日／物故，死在此下。／

陳便。／

南陽宛陳便。／

右部無任南／宛髠鉗陳便，／永初元年五月／廿五日物故，／死在此下。／

右部無任沛國與／秋司寇周捐❽。永／初元季六月十一日／物故，死在此下。／(上闕)官不負(下闕)／

右部五任汝南瞿／陽髠鉗馮少❾。永初／元季六月十八日物／故，死在此下。／

右部無任勉刑潁川潁／陰鬼新范雍不能去❿，／留官[屆]致醫。永初／元年六月廿五日／物故，死在此下。／

右部五任下邳／下相髠鉗曺／福代胡非。永初／元年六月廿六日物／[故]⓫。／

無任謝郎。／

右部無任江夏鄂／完城旦謝郎。永初元／年七月一日物故，死／在此下。／

永初元年七月九／日物故。死在此／下。／

右部無任沛國/贊完城旦謝/亥。永初二年/正月廿六日物故,/第四⑫,官不/負。/
右部弟三,無任任城/髠鉗,時赦。永初二年/四月廿八日物故,/死在此下。/
右[部無]任陳留俊儀完/城旦張仲。永初二年十/月廿九日物故,死在/此下。/
無任河南雒陽/髠鉗趙巨。元初/六季閏月四日物/故死。/
無任陳留封/丘髠鉗王勤。/元初六年閏/月六日死。/
無任潁川舞陽/司寇木召。元初六/季閏月十八日死。/
五任南陽魯/陽鬼新胡生/代路[次]⑬。元初/六季閏月(下闕)⑭。/
(致古一九七二年第四期東漢洛陽城南郊的刑徒墓地)

注釋

❶ 有的刑徒磚,只刻刑徒姓名。下文「戴雅」、「陳便」與此同。

❷ 髠鉗:五歲之刑。漢舊儀:「凡有罪,男髠鉗爲城旦,城旦者,治城也。女爲舂,舂者,治米也。皆作五歲。」

❸ 死:假借爲「屍」,屍體。

❹ 官不負:本漢代考課公文的習用語。這裏當指刑徒的死亡和埋葬,官府不負責任。

❺ 無任:用於服勞役的刑徒的專名。有不同解釋。一説以「任」爲職責,無任,因罪免官,無職可任。即犯官,以與民犯相區别。罪輕者禁錮家中,罪重者應調服勞役。一説以「任」爲任保,無任,無法取保的罪人,須戴刑具服勞役。一説以「任」爲技能,無任,即沒有技能可供使用的刑徒,在服勞役時要戴刑具。完城旦:秦漢時期刑徒名,爲四歲刑。漢舊儀:「完,四歲。」漢書刑法志:「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顔師古注:「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

❻ 棍:疑是「棍」字。上有「無任南陽武陵完城旦捐祖」。

❼ 右部:即「右校」,職官名,屬將作大匠,負責管理服勞役的機構。漢代将作大匠設左校、右校,即左部、右部。

❽ 司寇:刑徒名。爲二歲刑。漢舊儀:「司寇,男備守,女爲作如司寇,皆作二歲。」

❾ 五任:本指五種技藝。周禮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用於服勞役的刑徒的專名,與「無任」相對,指有技能可供使用的刑徒。隋書刑法志:「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資治通鑒卷一五九「具五任」下,胡三省注:「任,謂其人巧力所任也。五任,謂任攻木者,則役之攻木;任攻金者,則役之攻金;任攻皮者,則役之攻皮;任設色者,則役之設色;任摶埴者,則役之摶埴。」汝南瞿陽:指汝南瞿陽的獄所,凡刑徒磚的郡縣都應指這些郡縣的獄所,而不是刑徒的籍貫。

❿ 勉刑:即「免刑」。「勉」,通「免」。又稱「弛刑」,居延漢簡作「施刑」、「施刑士」,是因種種原因,不戴刑具的刑徒。漢書趙充國傳:「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顔師古注:「弛刑,謂不加鉗釱者也。」鬼新:即「鬼薪」,秦漢時期刑徒名,爲三歲刑。犯罪者服官府雜役、手工勞動或其

他重體力勞動。漢舊儀：「鬼薪三歲。鬼薪者，男當爲祠祀鬼神伐山之薪蒸也。」

⑪ 代：專指代替服役。此磚首行有豎劃三道。「物」下一字殘，據文例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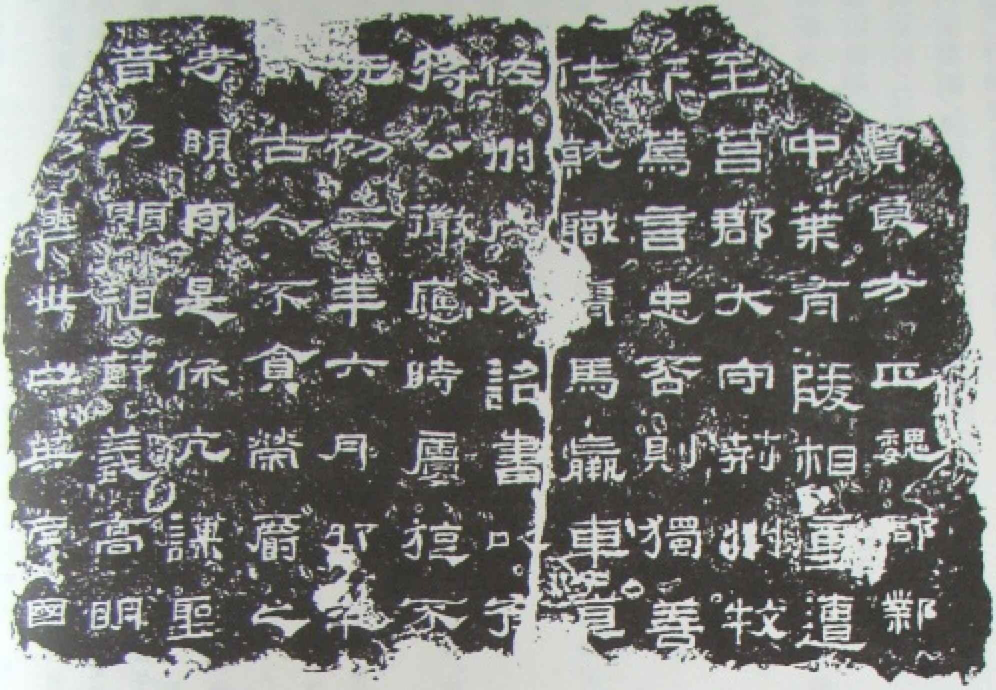
⑫ 第四：有人認爲指墓坑編號，但是多置於部屬與「無任」之間，可能是指刑徒的監牢編制。有一塊刑徒磚作「□部無任東平壽張完城旦呂午，永初二年七月廿七日物故，死在此下。第四蘢」。蘢，似通「櫳」，牢櫳，指監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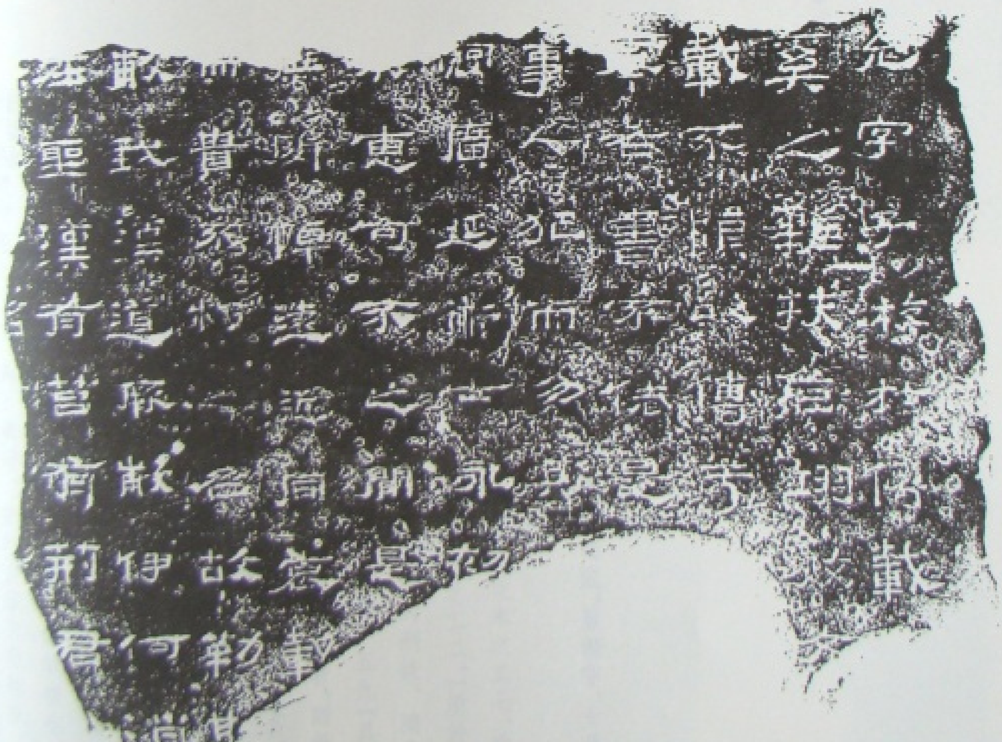
⑬ 「路」下一字模糊，依稀似「次」，或「進」字，備參。

⑭ 「月」下攷古釋文有「十四日死」，但拓片不見。

〇〇三九　子游殘碑

東漢元初二年（公元一一五年）六月





原石殘斷，古無拓本。清嘉慶三年於河南安陽出土碑的上截，一九一二年又出土下截，遂有拓本行世。由於四週及中部都殘，故行數、每行字數均不清。上截高四一厘米，寬五七厘米；下截高四二厘米，寬五五厘米，隸書。

碑文

（上闕）賢良方正，魏郡鄴（闕數字）允，字子游。於傳載（下闕）╱（上闕）中葉，有陵相重。逌（闕數字）奚之難❶，扶危翊艱，文（下闕）╱（上闕）至莒，郡大守荊州牧（闕數字）載不隕，以傳亐（下闕）╱（上闕）行萬言忠。否則獨善（闕數字）□著書不倦❷。是（下闕）╱（上闕）仕就職，□馬嬴車，道（下闕數字）事人，犯而勿欺。（下闕）╱（上闕）佐州。戊戌，詔書以子（闕數字）寇，廣延術士。永初（下闕）╱（上闕）將公徵應。時虜旋不❸（闕數字）惠，可不之聞。是（下闕）╱（上闕）元初二年六月卯卒❹。（闕數字）庶閔悼❺，遠近同哀。載（下闕）╱（上闕）□古人不貪榮爵之（闕數字）而貴不朽之名❻。故勒斯❼（下闕）╱（上闕）考明守，是保亢謀。聖（闕數字）敵我漢道❽。厥敵伊何？逌（下闕）╱（上闕）昔乃顯祖，莭義高明。（闕數字）在聖漢，有莒有荊。君（下闕）╱（上闕）乃喪。世亡英彥，國（下闕）╱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三八頁）

注釋

❶「奚之難」上闕文，未知所指。攷後漢書，永初、元初期間，先零羌於丁奚城作亂，不知是否指此事。

❷「書」上一字上部泐，似「著」字。備參。

❸旋：即「旋」字。

❹「卯」上原刻應脫一字。據長曆，元初二年六月乙酉朔，七日爲辛卯，十九日爲癸卯，則闕字非「辛」，即「癸」。

❺「庶」字上部微闕，下部清楚。「庶」上一字可能是「士」字。

❻「而」字上畫已闕，下半清楚。

❼「斯」字闕左半「斤」，右半「其」的上部清楚。

❽敵：同「補」。補救，彌補。集韻姥韻：「補，說文：『完衣也。』或作敵。」

○○四○　張盛墓記

東漢元初二年（公元一一五年）



河南洛陽出土，具體時間、地點不詳。拓片高、寬均三三厘米，隸書。

碑文

故左郎中鄧/里亭侯沛國/豊張盛之墓❶。/元初二年記。/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三九頁）

注釋

❶豊，同「豐」。沛國有豐縣。後漢書郡國志：「沛國，秦泗川郡，高帝改。雒陽東南千二百里。」又，「豐，地道記曰：去國二百六十，州六百，雒千二十五里」。

〇〇四一　袁敞殘碑

東漢元初四年（公元一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一九二二年於河南省偃師縣出土。一九二五年歸羅振玉，現藏遼寧省博物館。碑上下斷缺。無額，有穿，在第五、六行的第五、六字之間。拓片高七五厘米，寬六八厘米，篆書，北圖拓本匯編判爲隸書，非。袁敞，後漢書有傳。

碑文

[君諱敞，字叔]平❶，司徒公[之第三子]❷(下闕)/□□□□月庚子，吕河南尹子，除[太子舍人]❸，(下闕)/□□□□五月丙戌，除郎中，九季(下闕)/□□□[黃門]侍郎❹，十季八月丁丑❺，(下闕)/□□□□十月甲申，拜侍中，(下闕)/□□□□步兵校尉❻。延平元[年]，(下闕)/□□[將作大]匠❼。其十月丁丑，拜東[郡太守]❽，(下闕)/□□□□□丙戌，徵拜大僕。五季，(下闕)/□□□□❾。[元]初二季，十二月庚戌，[拜司空]❿，(下闕)/[四年四月戊申]薨⓫，其辛酉葬⓬。/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四一頁；希古樓卷六；漢碑集釋二九頁；遼博藏碑三八頁)

注釋

❶ 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五：『按本傳云：「敞，字叔平。」此碑「平」字上猶存二字，驗其殘畫，與「字叔」二字之結構正合。其上當更有「君諱敞」三字。』

❷ 司徒公：袁敞父袁安，終官司徒。

❸ 袁安曾官河南尹。『子』下一字泐，但阜旁尚可辨，當是『除』字。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五：『據本傳云「以父任爲太子舍人」，以是知「子」字下當爲「除太子舍人」五字。』後漢書哀帝紀：『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法。』顏師古注引應劭：『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産若子一人爲郎。』

❹ 凡將齋金石叢稿：『「侍郎」二字上之「門」字猶存殘畫，當爲黃門侍郎，其遷轉必仍在永元九年也。』

❺ 『丁丑』，希古樓作『丁亥』。據長曆，永元十年八月壬戌朔，十六日爲丁丑，二十六日爲丁亥。該字部分泐，但輪廓似『丑』字。

❻ 希古樓：『傳稱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而不及郎中、侍郎及步兵校尉。碑載拜侍中而不見將軍、大夫，字當在碑文殘缺處。』

❼ 『匠』字存，當是『將作大匠』。後漢書袁敞傳：『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據碑，『將軍大夫』疑是『將作大匠』之誤。

❽ 『拜』字下存『東』字之上半，據後漢書本傳『出爲東郡太守』，知『東』字下當爲『郡太守』三字。

❾ 後漢書本傳云『徵拜太僕、光祿勳』，則『五年』下闕字，當爲『遷光祿勳』。

❿ 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十二月庚戌，『光祿勳袁敞爲司空』，與碑合。此爲拜司空的時間。後漢書本傳：『元初三年，代劉愷爲司空者。』當指其任職的時間。

⓫ 後漢書安帝紀：『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則所闕字當爲『四年四月戊申』。本傳詳載『元初三年，代劉愷爲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洩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

⓬ 元初四年四月甲辰朔，五日爲戊申，十八爲辛酉。後漢書本傳載，張俊獲免後上書謝。『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敞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

○○四二　祀三公山碑

東漢元初四年（公元一一七年）



石在河北省元氏縣。清乾隆三十九年，關西王治岐任元氏縣令，於城外野坡得此石。後移置於縣立第一高級小學校。此與洪适隸釋所載漢靈帝光和四年之三公山碑不同。拓片高一五〇厘米，寬六九厘米，字形方折，而又用篆法，爲古隸書。

碑文

元初四秊，常山相隴西馮君到官，承饑衰之後[1]，[深]惟/三公御語山[2]，三條别神[3]，迥在領西[4]。吏民禱祀，興雲/膚寸，偏雨四維[5]。遭離羌寇，蝗旱鬲并[6]，民流道荒。醮祠希罕[7]，[徹]奠/不行[8]。由是之來，和氣不臻。乃求道要[9]，本[祖]其原[10]。以三公惪廣，/其靈尤神[11]。處幽道艱，存之者難。卜擇吉[土]治東[12]，就衡山起/堂立壇[13]，雙闕夾門，薦牲納禮[14]，以寧其神。神熹/其位，甘雨屢降，報如景響。國界大豐，穀升三錢[15]。民/無疾苦[16]，永保其秊。長史魯國顏悅[17]、五官掾閻祐[18]、戶曹/史紀受、將作掾王笧[19]、元氏令茅匡[20]、丞吳音、廷掾/郭洪、戶曹史翟福、工宋高等，刊石紀焉[21]。/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四〇頁；兩漢記卷一一；萃編卷六；文學孜釋四章，一一一八頁；漢碑集釋三二頁）

注釋

❶「元」字殘，萃編闕。兩漢記存橫撇二畫，稱『碑首「初」字之上隱隱尚露其下半，諦視是「元」字』。滑研堂跋尾卷一：『後漢諸帝紀元有建初、永初、元初、本初，此碑「初」上缺一字，趙晉齋以爲永初，翁覃溪以爲元初，疑未敢質也。』饑：漢碑集釋作『飢』，非。『饑』、『飢』不同字。

❷兩漢記、萃編無『深』字。俞樓雜纂讀漢碑：『「惟」上一字，諸家皆闕，今諦觀之，則是「深」字也。』或然。元氏縣有六名山，三公山爲其一。

❸滑研堂跋尾：『漢儒說禹貢者，分導山爲三條，太行恒山北條山也。三公、白石諸山，皆恒山南之支峰。』尚書禹貢：『導岍及岐，至于荊山。』孔穎達疏：『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塚南條。』

❹領：通『嶺』。兩漢記：『「領」爲「嶺」。』

❺偏：『偏』字省筆，遍也。萃編作『偏』。四維：謂天下。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偏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何休注：『側手爲膚，案指爲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

❻離：即『離』，漢碑多作『離』。『并』，兩漢記、萃編作『我』，誤。漢隸拾遺三公山碑：『「鬲」下一字，翁作「我」，黃作「并」。黃云，按漢書，安帝時，尚書僕射陳忠上書云「隔并屢臻」。當是「鬲并」二字。念孫案：黃說是也。管子、漢書、漢碑多以「鬲」爲「隔」，李賢注陳忠傳云：「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又順帝紀云：「政失闕和，陰陽隔并。」郎顗傳云「歲無隔并，太平可待」。陳蕃傳云：「并隔水旱之困。」「并隔」猶「隔并」也。又翟酺傳注引益都耆舊傳云：「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參同契亦云：「湯遭厄際，水旱隔并。」是漢人多有「隔并」之語。劉瑜傳云：「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此說「隔并」二字之義最明。蓋

水旱不節，皆謂之隔并。此云「蝗旱隔并」，則專指旱災言之。」獨笑齋卷一、萃校均作「并」。

❼ 希罕：即「稀罕」，同義連文。

❽ 「莫」上一字萃編闕。俞樾俞樓雜纂讀漢碑：「「莫」上一字，諦觀是「儆」字。「儆莫」連文，本周官小祝職曰贊儆贊莫。」八瓊室作「敬」，備參。兩漢記存上半作「林」，非。不：即「不」字。萃校：「碑作「祭莫不行」。」

❾ 「求」，兩漢記、萃編作「來」，非。漢隸拾遺：「翁、黄皆以「来」爲「来」字。案：「乃来道要」，義不可通。此字碑文本作「来」，其首筆作曲形，自右而左，與上文「由是之来」作「来」者不同。来，即「求」字，謂求道之要，而本祖其原也。「求」字篆文作「求」，隸作「求」，又變而爲「来」，與「来」字相似而不同。此碑字體在篆隸之間，故作「来」。張遷碑：「紀行求本。」「求」字作「来」，是其證。呂刑：「惟貨惟來。」馬融本「來」作「求」。注云：「求，有求請賕也。」蓋漢律有受賕之條，即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即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以兼釋「惟貨惟求」之義。「求」字傳寫作「来」，故與「来」字相似，而某氏傳遂訓爲「往来」之「来」，失之矣。」要：萃編釋作「叓」，誤。

❿ 「祖」，兩漢記作「視」，秦漢碑述取之，均誤。獨笑齋卷一則以爲「規」字。亦非。

⓫ 「其靈尤神」，秦漢碑述作「其神尤靈」，誤倒。

⓬ 「吉」下一字爲「圡」，即「土」字。兩漢記作「与」，萃編作「與」，並誤。八瓊室：「「吉圡」之「圡」，與衡方碑、白石神君碑同，王氏於碑文則闕之，於釋文則旁注「与」字，蓋沿翁氏之誤，而刊刻者又改爲「與」。」俞樓雜纂讀漢碑：「「吉」下一字是「土」字，禮記：「因吉土以饗帝於郊。」此吉土連文之證。」

⓭ 「就」字兩漢記脫。

⓮ 「夹」，文學攷釋作「來」，誤。禮：通「醴」。文中「牲」、「醴」並舉。兩漢記：「「禮」爲「醴」。」

⓯ 升：即「斗」字。兩漢記、萃編作「斗」。平津讀碑記卷一：「明帝紀：永平十三年，歲比登稔，粟斛三十，十斗曰斛，斛三十，即斗三錢。」漢石門頌：「上順升極。」隸釋：「升，「斗」字。」金石文字記：「升，音陞，升，音㪷。昔人以其文易混，故改升爲斗，俗作斗。」金石文字辨異：「粟（今案：「穀」之誤）升五（今案：「三」之誤）錢。升即「斗」字。」漢碑集釋隸定作「什」，誤。

⓰ 庆：「疾」之俗字。漢碑集釋「庆」下衍「碑」字。

⓱ 「悦」字頗有爭議。兩漢記作「汜」，漢碑集釋取之。萃編摹錄作「悑」，釋文則闕。八瓊室作「浮」，並批評萃編「「浮」，誤作「悑」，故不可識也」。諦視之，作「悦」近是。

⓲ 「祐」，兩漢記作「袼」，非。八瓊室：「「閣祐」之「祐」，黄作「格」，翁作「袼」，均誤。」

⓳ 篰：同「冊」。說文冊部「冊」篆下：「篰，古文冊，从竹。」文學攷釋作「稱」，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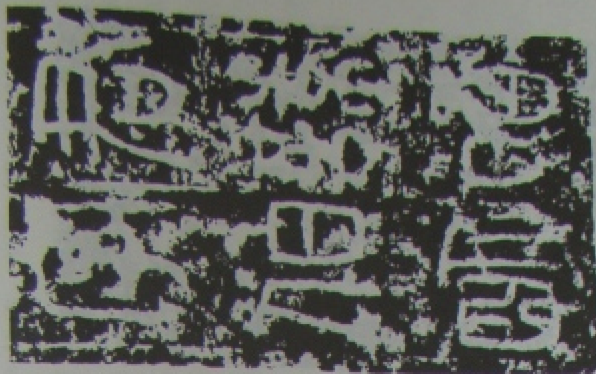
⓴ 「厓」，兩漢記作「佳」，文學攷釋作「匡」，均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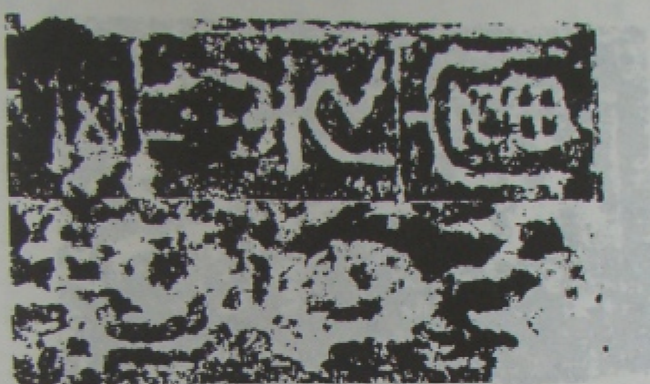
㉑ 「廷掾」，秦漢碑述作「迁掾」，校勘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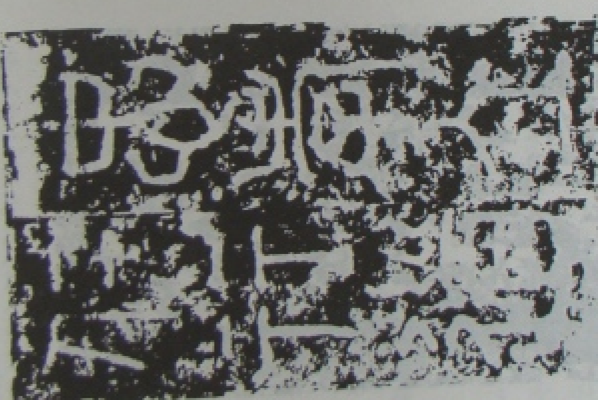
〇〇四三　李昭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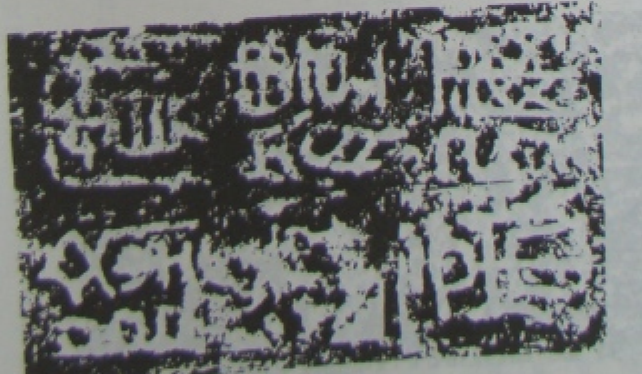
東漢元初五年（公元一一八年）三月三日















清雍正十三年於陝西省寶雞縣出土，不久即毀。原碑文六行，行存一二字；額二行，題「漢故李君之碑」，均篆書，額下有穿。今據兩漢記錄文分行，尺寸闕。

碑文

君諱昭，字伯明。其先富波君之（下闕）/忠孝❶，立仁行道，實體彌隆❷。（下闕）/帝吕掾史召見，嘉其忠孝，（下闕）/拜郎中。遷雒陽長史，換楗爲❸（下闕）/元初五秊，三月三日卒。懿鑠勒/其德，于我李君，其德（下闕）/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四三頁；兩漢記卷一四；金石續編卷一）

注釋

❶「其先」下金石續編以爲闕一字，其實不闕。「之」，金石續編闕。

❷實體：真實具體的行動。

❸楗爲：即「犍爲」。漢碑如石門頌、何君治道造閣碑、李禹通閣道摩崖、楊統碑並作「楗爲」。說文牛部無「犍」字，新附字始收之。

〇〇四四　太室石闕銘

東漢元初五年（公元一一八年）四月



闕在河南省登封縣城東八里中嶽廟南百余步。嵩山三闕，歐陽修、趙明誠、洪适三家皆未著錄。至顧炎武、王澍、吳玉搢、牛運震四家始錄之。而吳氏金石存有少室、開母二闕，獨無太室闕。拓片高三六厘米，寬一三一厘米，隸書，字體正方而略取橫式。有縱界格而無橫格。額題『中嶽泰室陽城崇高闕』，陽文篆書。銘文在篆額前後，在前者称前銘，字迹清楚；在後者稱後銘，漫漶已甚，不可讀，故不錄。兩漢記卷九錄有殘字，可參。

碑文

前銘

惟中嶽大室，崇高神/君❶，處兹中夏，伐業最純❷。/春生萬物，膚寸起雲。潤施/原流，鴻濛沛宣。竝天四海❸，/莫不蒙恩。聖朝肅敬，衆/庶所尊。齋誠奉祀❹，戰慄/盡勲。以頌功德，刻石紀/文。垂顯述異❺，以傳後賢。/

元初五年四月，陽城縣/長、左馮翊萬年呂常始/造作此石闕，時『監之』❻。/潁川太守京兆杜陵/朱寵❼，丞江夏西陵□□/監之❽。府掾陽翟□□□❾。/丞河東臨汾馮□❿，河東/臨汾張嘉⓫，□□陽□□/史□遠，崇高鄉三老嚴/壽，長史蜀城佐石副垂⓬，/崇高亭長蘇重，時監之⓭。陽翟平陵亭部陽陵格、/王孟、功□車卿、王文□/潘□□□□共□□/陽□□□□陽□□□/君□□脩（下闕）/人。虎（下闕）/人，諸師□□□□□□/眇⓮/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四七頁；金石文字記卷一；兩漢記卷九；萃編卷六；中嶽漢三闕，文物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漢碑集釋三七頁）

注釋

❶『惟』上萃编以爲闕一字，非。『嶽大室』三字，兩漢記、萃編均闕。『大』字上半泐，下半可辨。『室』字下半泐，而上部『宀』字分明。『中』字下應爲『嶽』字無疑。兩漢記：『「崇」即「嵩」字。』顧氏錄作『嵩』，非也。

❷『處兹中夏，伐業』，兩漢記作『冡土□□，岱氣』，萃編取之。實不可從。潛研堂跋尾卷一：『翁釋「冡土岱氣」四字，未敢信其必然也。』他的懷疑有道理。『處』字分明，『兹』字左下泐，而上部『䒑』及右下『幺』尚可辨。寶鴨齋題跋卷上作『處立』，亦非。『中夏』二字依稀可辨。伐，功。伐業，即『功業』，作『岱氣』，非。金石文字記『伐』作『休』，亦非。純，大。最純，最大。以上四句文學攷釋六章錄文作『厥惟中嶽，定位崇高，神君象立，魏未蕩蕩，岱氣最純』，不取。

❸金石文字記：『竝天，普天也。古人省文。』兩漢記：『「竝」即「普」字。』獨笑齋卷一：『「竝」，即「普」字。』後漢書帝紀載，元初三年大旱，則此當因旱禱而得雨，故立銘以報。

❹兩漢記：『「誠」即「戒」字。』『祀』，金石文字記作『起』，奉起不辭，非。

❺顯：即『顯』字。文學攷釋六章作『爰顯靈異』。『述』，兩漢記、萃編、八瓊室均闕。

❻『縣』，兩漢記、萃編闕，但其左半分明，右半依稀可見。『時』下兩漢記、萃編闕三字，依後文例，當是『監之』二字。

❼ 原文作「穎」，兩漢記同，萃編作「潁」，意改。乑：即「兆」字。朱寵，字仲威，事迹見後漢書鄧騭傳。

❽ 「江」、「西」、「之」三字，兩漢記、萃編闕。潛研堂跋尾卷一：「「丞」下似是「江」字，「夏」下似是「西陵」字。」是也。「陵」字兩漢記存右半「夌」。「之」字下半已泐，而上半分明。「丞」字漢碑集釋脫。

❾ 「陽翟」，兩漢記作「陽□」，萃編作「阝□」。上字應是「陽」，下一字應是「翟」，其上部「羽」字頭模糊，下「隹」字分明。

❿ 兩漢記、萃編於「臨」下均闕五字。潛研堂跋尾：「「河東臨」下似是「汾」字。」「汾」下似是「馮」字。

⓫ 據上文，「臨」上應是「河東」二字。兩漢記、萃編均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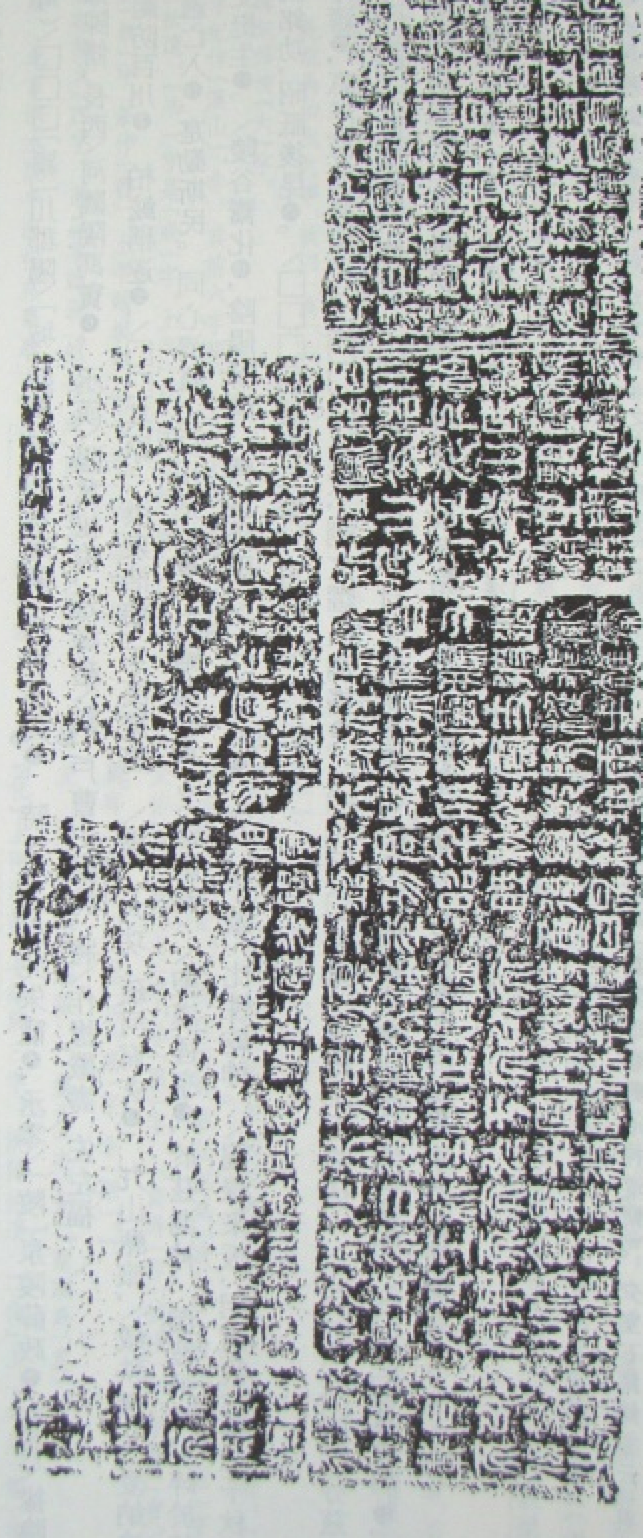
⓬ 「史」下兩漢記、萃編闕四字。但「遠」字依稀可辨。「遠」下應是「崇高」二字。「崇」上部「山」分明，下「宗」字筆痕有輪廓，「高」字也依稀可識。「壽」下兩漢記、萃編闕四字，但「長」字依稀可辨。「史」字，右上角泐，左半及波捺分明。「蜀」字左下角泐，餘分明。「蜀」下當是「城」字，左半「土」泐，右半「成」隱隱可見。

⓭ 「之」，萃編作「少」，非。

⓮ 「人」下漢碑集釋有「二」字，非。兩漢記「諸」字左半僅存上二畫，漢碑集釋或誤以爲是另一字「二」。「張嘉」以下，文學攷釋作「□□、易□□史□□□□、鄉三老嚴壽□□□、□佐石副垂崇高、亭長蘇重時監之、陽翟平陵亭部陽陵格王孟功、副□車卿王文□潘、□□□□之共□□、陽□□興□、陽□□君□□脩、□□□□□人。虎□□□□□□□人、諸師□□□□□□眇（下闕）」，或文字脫誤，或標點不當。

〇〇四五　開母廟石闕銘

東漢延光二年（公元一二三年）二月



闕在河南省登封縣城北五里之崇福觀。葉封嵩陽石刻記：『闕在啓母石正南，漢安帝延光二年潁川太守朱寵造。其式以石條壘砌如垛，而闕其中如門，石質粗劣，空處刻雜花紋。』開母，本名啓母，避漢景帝諱改。銘刻爲開母廟神道闕。銘文分二層，餘石面爲畫像。拓片高八六厘米，寬二二〇厘米，篆書，無額。

碑文

二月❶（下闕）/□□〔潁〕川郡陽/〔城〕縣❷，爲開母廟興/治神道闕❸。時太守/京兆朱寵❹，丞零/〔陵〕泉陵薛政❺，五官/掾陰林，戶曹史夏/效，監掾陳脩，長西/河圜陽馮寶❻。丞漢/陽冀祕俊，廷掾趙/穌，戶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佐左福。/

昔者共工，範防百川❼。柏鮌稱遂❽，/□□其原。洪泉浩浩，下民震驚。/禹□大功，疏河寫玄❾。九山甄旅，/咸秩無文，爰納塗山❿，辛癸之間。/三過亡入⓫，寔勤斯民。同心濟䲭，/百川是正⓬。杞繒漸替⓭，又遭亂秦。/聖漢禋亨⓮，於茲馮神。翩彼飛雉，/崪於其庭⓯。貞祥符瑞⓰，靈支挺生⓱。/陵谷鬻化⓲，陰陽穌清。興雲降雨，/□□□盈⓳。守□不歇，比性乾坤。/福祿来彶，相庯我君⓴。千秋萬祀，/子子孫孫。表碣銘功，昭眡後昆㉑。/□□□□延光二季。重曰：/

□□□以作辟㉒，惪洋溢而溥優。/□□□□爲政，劇文燿以消摇㉓。/□□□□時雝，皇極正而降休。/□□□□□潁，芬茲楙兮圃疇㉔。/□□□□□閉，木連理於芊條㉕。/□□□□盛，胙日新而累熹㉖。/□□□而慕化㉗，咸來王而會朝。/□□□其清靜㉘，九域尐/其脩治㉙。/□□□□祈福㉚，祀聖母虖山隅。/神禋亨而飴格㉛，釐我后以萬祺㉜。/丂胥樂而罔極㉝，永歷載而保之㉞。/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五一頁；兩漢記卷九；萃編卷六；漢碑集釋四八頁）

注釋

❶ 漢隸拾遺開母廟石闕銘：『題名弟一行，諸家皆未之見，中有「二月」二字。』

❷ 漢隸拾遺：『弟二行之末，乃「穎川郡陽」四字。「川」上一字已泐，以漢志考之，知是「潁」字。弟三行之首乃「城縣」二字，「城」字已泐，「縣」字右邊泐，左邊缺，連上行讀之，則爲「潁川郡陽城縣」也。「縣」下一字是「爲」字，右邊微缺。翁氏兩漢金石記以此爲「縣」字，非也。』

❸ 『開』字上，金石文字記、萃編闕三字。兩漢記、萃編『興』下一字闕。漢隸拾遺：『弟四行之首是「治」字，右邊已泐，左邊「氵」字尚存其末，連上行讀之，則爲「爲開母廟興治神道闕」。少室石闕銘亦云「興治神道」矣。』萃編補『治』。『爲』，文學攷釋脫。曝書亭跋尾卷二：『漢避景帝諱，改「啓」爲「開」。史記：啓，禹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

❹ 『京兆』二字，金石文字記、兩漢記、萃編並闕。漢隸拾遺：『弟五行之首，乃是「京兆」二字，「京」字上半已泐，但存下半，「兆」字作「兆」，尚分明。連上行讀之，則爲「太守京兆朱寵」，已見大室石闕銘。武氏虛谷授堂金石跋謂是「杜陵」二字，則非其原文矣。』

❺ 『泉』上一字泐，萃編闕。兩漢記：『「泉」上當是「陵」字。』而錄文闕。少

室石闕銘有『丞零陵泉陵薛政』，作『陵』是。

❻ 授堂金石跋一：『據韋昭云「圃」，當爲「圃」。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並作「圃」字也。而此銘並作「圃」，其承襲舊誤已不起於東漢。地理志圃陰注：「莽曰方陰。師古云：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爲圃字。」』

❼ 金石文字記闕『百川』前六字，兩漢記闕首四字，第五字存右半『邑』，亦非。萃編五字全闕。跋謂『□防百川』，葉封釋作「□□□工，防範百川」。今審石本，似當作「範防百川」，然「防」上止存「車」字半旁，不敢遽斷爲「範」也』。漢隸拾遺：『第一字是「昔」字，下半已泐，而上半分明。第三、第四是「共工」二字，「共」字雖模糊而可辨，「工」字分明。「防」上一字是「範」字。上半「竹」字模糊，而下半「軋」字分明。』『範』八瓊室卷三作『郼』，備參。

❽ 柏：通『伯』。國語周語下：『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韋昭注：『崇，鯀國。』當即中嶽崇高山。

❾ 『功』上兩漢記、萃編均闕三字。漢隸拾遺：『第一字是「禹」字，下半模糊，而上半分明。此說禹治水之事，故曰「禹□□功，疏河寫玄」。水色黑，故曰玄。』漢碑集釋補『大』字。

❿ 『塗山』，金石文字記作『漢山』，非。其前六字闕。『文』上兩漢記、萃編闕『三字』。漢隸拾遺：『第一字是「咸」字，上半「戌」字分明，惟「口」字模糊。第三字是「無」字，篆作「𣞤」，上半雖模糊，而下半「林」字可辨。合觀之，乃是「咸秩無文」四字。第二字雖泐，然在「咸」與「無文」之間，其爲「秩」字無疑。此言洪水既平而祀典畢舉也。雒誥曰：「咸秩無文。」』文學攷釋作『此□絲文』，非。『塗』，萃編作『江』，誤。其字右上闕，但微顯撇捺，下半『土』，非『工』。漢隸拾遺：『「山」上一字是「塗」字，雖字首稍泐，而大段分明。即臯陶謨所云：「娶于塗山，辛壬癸甲」也。』

⓫ 『入』上兩漢記、萃編闕三字。諦視之，『三』、『亡』可辨，當是『三過亡』。兩漢記：『此句似是指三過家門不入事也。』文學攷釋作『三過匿入』。不取。

⓬ 『𩐏』，兩漢記、萃編作『阢』，非。漢隸拾遺：『「濟」下一字，篆作「𩐏」，讀爲艱戹之「戹」。說文：「䩻，陋也。从䪜，𦍌聲。」』漢隸拾遺：『「正」，古文「正」字，與上「民」下「秦」爲韻，漢人多以真、庚通用也。』『正』上兩漢記、萃編闕三字，『百』字隱隱可見。漢碑集釋補『百川是』，可從。文學攷釋作『胥建三正』，不取。

⓭ 鄫：通『鄫』。兩漢記作『繒』，誤。萃編：『「繒」與「鄫」同，鄫亦姒姓之國，慨禹後之衰，故云「杞鄫漸替」，其爲借用字無疑。王氏（澍）且於「繒」下注云「疑即『檜』字」，何其疏歟。』攷左傳凡『鄫』字，穀梁傳皆作『繒』。乃碑用今文。

⓮ 亨：通『享』。『亨』上三字兩漢記、萃編闕。『禋』字左半尚存，右半『垔』上半模糊而下半『土』分明。漢隸拾遺：『「亨」上是「聖漢禋」三字。』是也。

⓯ 『其』上二字，兩漢記、萃編闕。

⓰ 『貞』，篆文作『㐻』，兩漢記、萃編隸定爲『原』，誤。漢隸拾遺：『葉氏井叔嵩陽石刻記，王氏虛舟題跋並以爲「貞」字，翁氏以爲「原」字。案碑文作「㐻」，乃「貞」字，非「原」字。「貞祥」即「楨祥」也，作「㐻」者，篆體小異耳。』萃校：『「㐻」乃「貞」字，非「原」。』

⓱ 支：通『芝』。萃編跋：『「靈支」之「支」，葉誤爲「芝」。』

⓲ 『化』上兩漢記、萃編闕三字。漢隸拾遺：『「化」上一字是「鬻」字，上半模糊而下半分明。「鬻」與「育」同，育化者，生化也。樂記「毛者孕鬻」，鄭注曰：「鬻，生也。」唯陰陽爲能生化，故曰「□□鬻化，陰陽穆清」也。』清儀閣題跋則謂『「化」上顯是「宣」字』，備參。

⓳ 『盈』，兩漢記、萃編上半泐，下半『皿』存。漢隸拾遺：『「盈」字上半多泐，而下半分明。景氏說嵩以爲「寍」字，非也。「寍」爲古「甯」字，上从

宀从心，今碑文上半「夃」字仍存其尾，明是「盈」字，非「盗」字。「興雲降雨，□□□盈」，言膏澤滿盈也。」

⑳『⿸广有(⿸广彡)』，兩漢記、萃編作『肩』，非。萃編：『「相肩」之「肩」，葉誤爲「宥」。』其實作『宥』不誤。漢隸拾遺：『「相」下一字，葉、王以爲「宥」字，翁以爲「肩」字。案「相肩我君」，文不成義。碑文作「⿸广彡」，明是「宥」字，非「肩」字，但右邊稍泐耳。「宥」即「祐」字。』俞樾俞樓雜纂讀漢碑：『王說甚當，但云「右邊稍泐」則不然，凡從「宀」之字，古或從「广」，說文「宅」篆下，古文作「厇」，「寓」篆下，或體作「庽」，並其例也。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除西域之⿸广火」，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曰：「⿸广火，即灾字，變灾作⿸广火，猶寓作庽。」然則此碑「宥」字作「⿸广有」，亦如彼碑「灾」字作「⿸广火」矣。正可見古人字體之變，不必疑爲泐也。』萃校：『「⿸广彡」乃「⿸广有」字，非「肩」。』

㉑眡：同『視』，通『示』。

㉒『以』字兩漢記、萃編闕。辟：通『辟』，君也。

㉓『爲』，兩漢記、萃編闕。剔：籀文『則』字。消揺：又作『消搖』，通作『逍遙』。

㉔『楙』，萃編作『淋』，誤。說文林部：『楙，木盛也。』無極山碑：『楙林忩青。』八瓊室：『舊釋本作「楙」，萃編獨以爲「淋」。細審之，左旁實從「木」，中間「矛」字上半亦尚清晰，決非「淋」字。「茲楙」，即「滋茂」之異文。』獨笑齋卷一說同。『亏』，即『于』字，漢碑習見，兩漢記作『亏』，非，下文『亏胥』也誤。

㉕『閉』，兩漢記作『閇』。漢碑集釋：『翁作「閇」，今詳審無「廾」頭，翁說非也。』芊：當同『幹』，枝幹。

㉖兩漢記：『以「胙」爲「祚」。』又，『借「熹」爲「熙」』。

㉗兩漢記闕『而』，『慕』存下半『小』。萃編『而慕』全闕。漢隸拾遺：『「化」上一字，上半已泐，而下半尚可辨。葉氏以爲「慕」字，是也。黄氏中州金石攷誤以爲「恭」字。此言四夷慕化而來朝，故下句云「咸來王而會朝」也。』

㉘兩漢記、萃編『其』字闕，『清』字存下半。漢隸拾遺：『「靜」上是「其清」二字，「其」字模糊而可辨，「清」字上半模糊，下半分明。「其清靜」三字，正與下句「其脩治」對文也。』清儀閣題跋：『「清靜」上顯是「其」字。』

㉙尐：通『截』。漢隸拾遺：『尐，讀爲「九有有截」之「截」，謂九域之內截然脩治也。作「尐」者，假借字耳。』

㉚清儀閣題跋：『「福」上顯是「祈」字，而翁氏、王氏皆缺釋。』

㉛『神』上金石文字記以爲闕六字，非。飴格：即『來格』，同義連文。飴，通『來』。俞樾說。

㉜釐：通『賚』，賜予。萬祺：萬福。『釐』上金石文字記以爲闕六字，非。

㉝詩經魯頌有駜：『于胥樂兮。』鄭玄箋：『于，於；胥，皆也。』『于』上金石文字記以爲闕六字，非。

㉞『永』上金石文字記以爲闕六字，非。

〇〇四六　少室石闕銘

東漢延光二年（公元一二三年）三月三日



闕在河南省登封縣少室山東麓少室神廟前。金石文字記：『闕在登封縣西十里邢家鋪。』萃編：『此即金石圖所謂西闕，凡六横，額與文並在第二横。額下第三横，畫走馬人；第四横，畫兩螭龍文；下第三横畫蹋踘及坐視者共四人。自「詩將作掾」以下三行，在闕之側，亦居第二横。後畫蟾兔杵臼形。』銘文分二層，亡其上層，故文不連屬。拓片高三一厘米，寬二八四厘米。額題『少室神道之闕』，均篆書。

碑文

□□□□□□宇/□□□□□□□/□□□□□□□/□□□□□□□景/□□□□□□□山/□□□□□□□壇/□□□休□□□靈/□□□□□□采❶/□□□□□□□□/□□□□□□疇/□□清遠□□□木/連理蟲於□□□/□□□□□□□/□□□□□□□□/

以上第一横銘文，下闕四行

□□□□/□菆林芷❷，/（上闕）繇日月而❸/（上闕）三月三日❹，/（上闕）郡陽城縣❺，/（上闕）興治神道❻。/（上闕）君丞零陵❼。/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戶曹史/夏效，監廟/掾辛述，長/西河圜陽/馮寶❽，丞漢/陽冀祕俊，/廷掾趙穆❾，/戶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廟佐/向猛、趙始。/

以上第二横銘文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五〇頁；兩漢記卷九；萃編卷六；漢碑集釋四四頁）

注　釋

❶ 采：穗的古字。說文禾部：『采，禾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穗，采或从禾，惠聲。』

❷ 菆：同『叢』。兩漢記：『「菆」即「叢」字。說文新附字：「菆，麻蒸也，從艸，取聲。一曰蓐也。側鳩切。」然非此字。』『芷』，萃編作『之』，非。金石文字辨異東『菆』下引作『芝』，備參。

❸ 『而』下萃編謂『闕一行』，兩漢記則謂『此一行空，無字』。以其無劃痕，翁說是。

❹ 兩漢記：『此闕既亡其上層，則「三月三日」之上，其爲「年」無疑。』

❺ 金石錄補：『「郡」字上似應有「穎川」二字。』漢碑集釋取之，謂『徵之開母闕銘，知「郡」上是「潁川」二字，「潁川」上二字或是紀日之甲子』。

❻ 漢碑集釋：『徵之開母闕銘，知「興」上是「爲少室廟」四字，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崈高有太室、少室山廟。』神道：墳墓、祠廟之路。漢代於神道建雙闕，故此『神道』，應是指雙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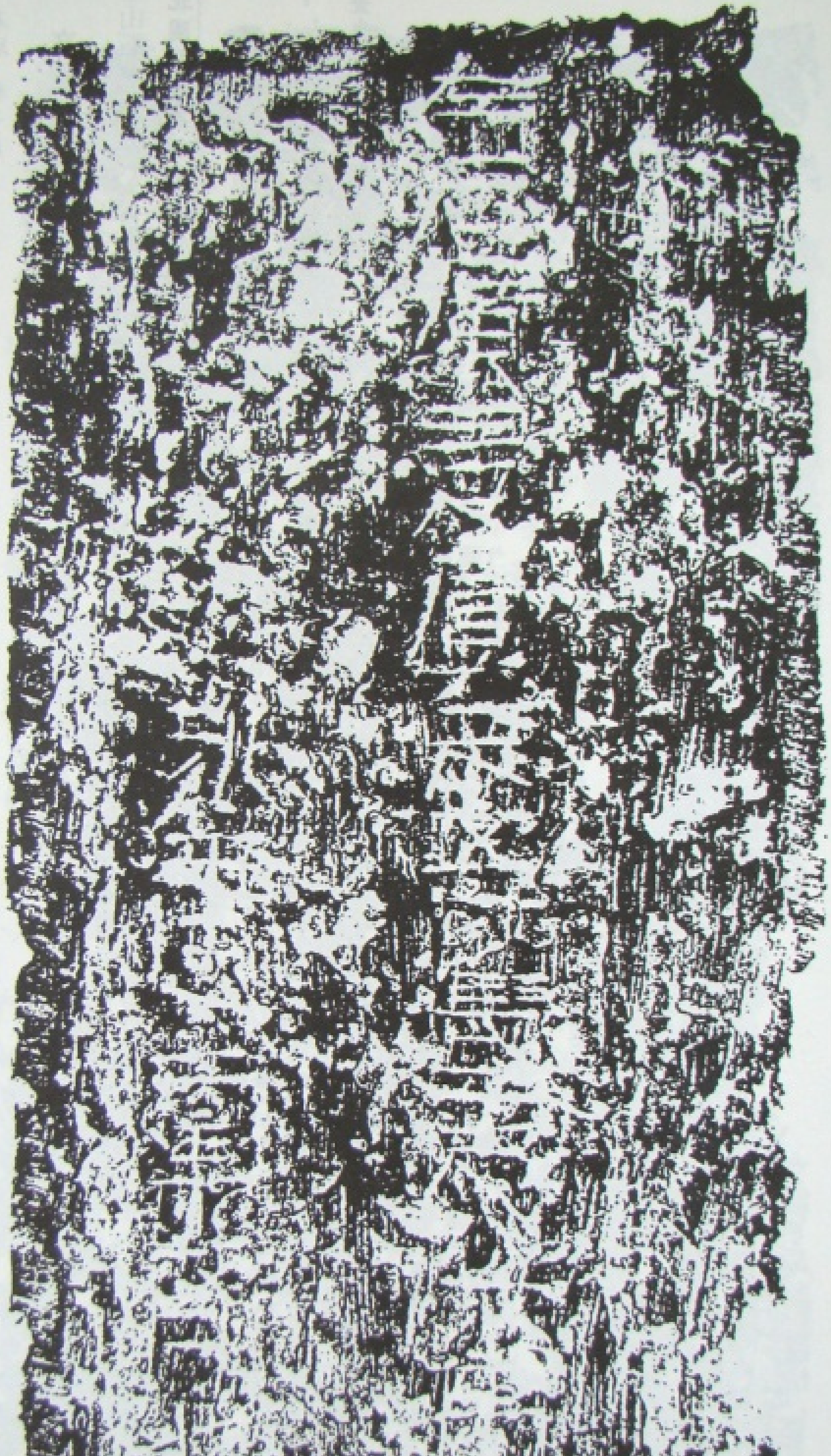
❼ 『君』上萃編謂『闕一行』，而兩漢記則說：『此一行空，無字。』漢碑集釋：『「君丞」連文，不辭。徵之開母闕銘，其上蓋有「時太守朱」四字。』

❽ 長：指縣長。圜陽：本作『圁陽』。

❾ 穆：即『穆』字。

〇〇四七　左山治黃腸石

東漢永建二年（公元一二七年）六月



河南省洛陽城東北邙山出土，石藏河南省圖書館。拓片高七〇厘米，寬三五厘米，隸書，字體不拘法度，率然天真，古樸蒼勁。黃腸，本來是指柏木心，以其心黃而得名。漢代帝王陵墓槨室四週用柏木枋累疊而成的框形結構，稱黃腸題湊。築墓時，累疊墓室，圍繞槨外四週的石塊，稱黃腸石。

碑文

左山石❶，廣三尺，厚尺五寸，長二尺八寸，第十一。∕永建二秊六月省❷。∕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五五頁）

注釋

❶左山：人名。黃腸石銘刻均由人名、石之尺寸、編號、年月組成。

❷省：查也，有檢查驗收之義。

〇〇四八　左達治黃腸石

東漢永建二年（公元一二七年）六月



河南省洛陽城東北邙山出土，石藏河南省圖書館。拓片高七〇厘米，寬三五厘米，隸書。

碑文

左達石，廣三尺，厚尺五寸，長二尺六寸，第卅二。〈永建二年六月省。〉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五六頁）



〇〇四九　叔原舉治黃腸石

東漢永建二年（公元一二七年）六月



河南省洛陽城東北邙山出土，石藏河南省圖書館。拓片高七〇厘米，寬四七厘米，隸書。

碑文

叔原舉石，廣三尺，厚二尺，長二尺八寸，第/二。永建二季六月⿱目少❶。/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五七頁）

注釋

❶ ⿱目少：即「省」字，上下構倒置，他處未見。其草率如此。



〇〇五〇　費孫治黃腸石

東漢永建三年（公元一二八年）四月



河南洛陽城東北北邙陵上羅店等村出土，于右任舊藏，一九三八年捐藏西安碑林。石高七〇厘米，寬五五厘米，隸書。

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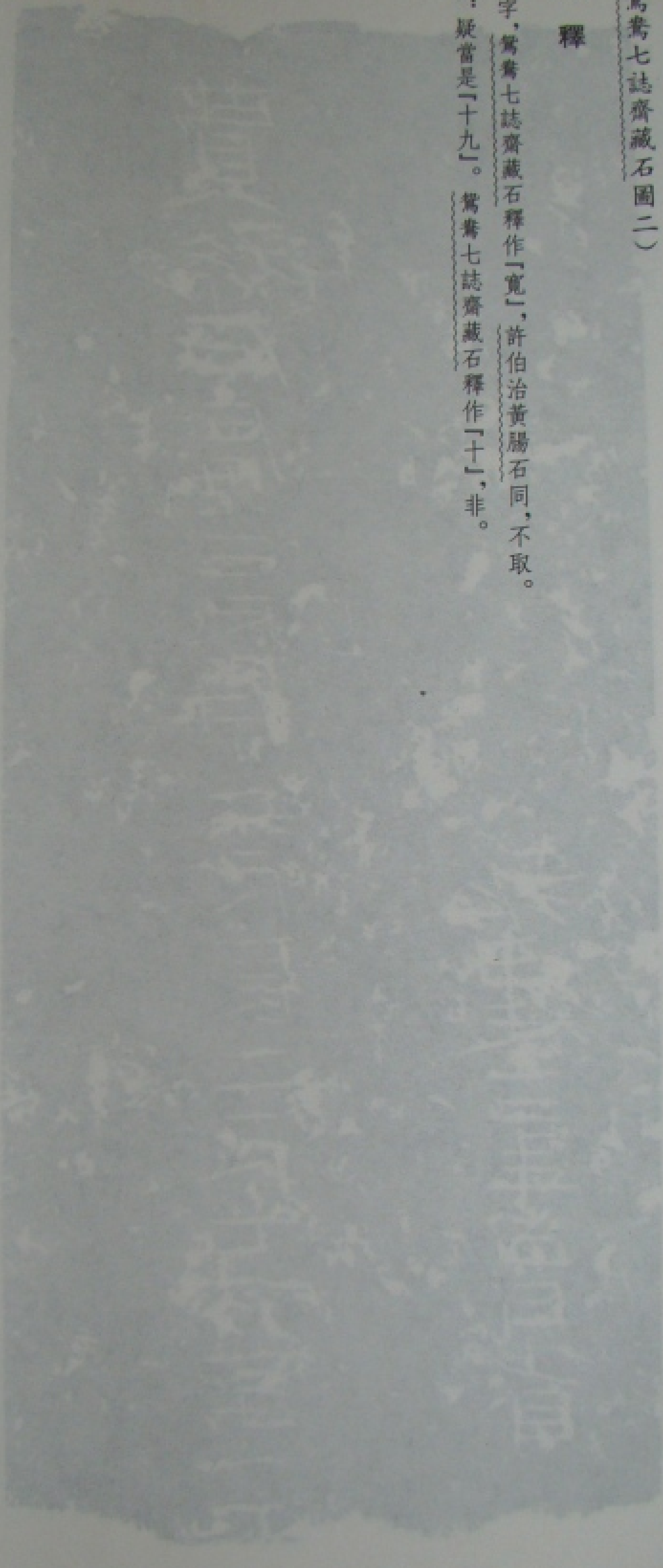
費孫石，廣三尺，厚二尺❶，長二尺七寸，第一九❷。／永建三年四月省。／

（鴛鴦七誌齋藏石圖二）

注釋

❶「厚」字，鴛鴦七誌齋藏石釋作「寬」，許伯治黃腸石同，不取。

❷一九：疑當是「十九」。鴛鴦七誌齋藏石釋作「十」，非。



〇〇五一　王孝淵墓銘

東漢永建三年（公元一二八年）六月九日



一九六六年四月於四川省郫縣犀浦鄉二門橋附近一座東漢殘墓（或以爲昏墓）出土。碑置於墓後壁牆外，作爲護壁。碑高二五五厘米，上寬九一厘米，下寬九六厘米，厚二三厘米。碑正面、背面、側面都刻有浮雕。正面上部鐫朱雀和男、女像及跪女像各一。正面下部爲銘文，隸書。因字迹殘損較多，釋文及標點僅供參致。

碑文

永初二年七月四日丁巳，故縣功曹郡掾□□王孝淵卒。嗚呼，□/孝之先，元［鄉］闕東❶。□秦禍益，功□縱横❷。漢徙豪桀，遷□□/梁。建宅處業，汶山之陽❸。崇譽林苑，莫與比功❹。故刊石紀，□/惪所行❺。其辭曰：/惟王孝淵，嚴［己］毅［仁］❻。□懷慷慨❼，□□□□。□□□□，□□/□□。清約節儉，進退應□。□□□福，莫□□□。/□平鴻發，撩紹内廷□□□□□□□□□毅□/聖。□芬幽蘭，伯□伯□。□墳造墓，蘭疏幽房。/□□燿丘，□禮□□。□□勒控，□奉來昆。□履踰□，□/思竭□。鴻□維□，□□隆荣。大協同歸，石立□顯❽。/爰示後世，台台勿忘❾。子子孫孫，秉承久長。/永建三年六月始旬丁未造此石碑❿，羊吉萬歲⓫，子孫自貴。工人張伯嚴□。/

（文物一九七四年第四期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四川歷代碑刻一三頁）

注釋

❶ 元：古「原」字，原先。「元」下一字模糊，文物釋文闕，輪廓似「鄉」字。謂鄉籍。

❷ 文物釋文作「□秦□益，功爍縱横」，不取。「功」，漢語大字典釋作「扐」，並以此碑作例證。

❸ 此謂王孝淵先祖於漢初遷居蜀中。汶山，即岷山。

❹ 「崇譽」下三字，文物、四川歷代碑刻釋文均闕。依稀似「林苑莫」，備參。比，四川歷代碑刻釋作「叱」，不取。

❺ 惪：即「德」字。四川歷代碑刻作「惠」，形近而誤。

❻ 「嚴」下一字，文物、四川歷代碑刻作「重」。諦視之，似「己」，與「仁」相對爲文。仁，似通「人」。

❼ 「慷慨」以下至「爰示後世」，文字多殘泐，文物報告未出釋文，四川歷代碑刻也闕。現僅據公布的拓片錄文，文有不通暢處，備參。

❽ 顯：即「顯」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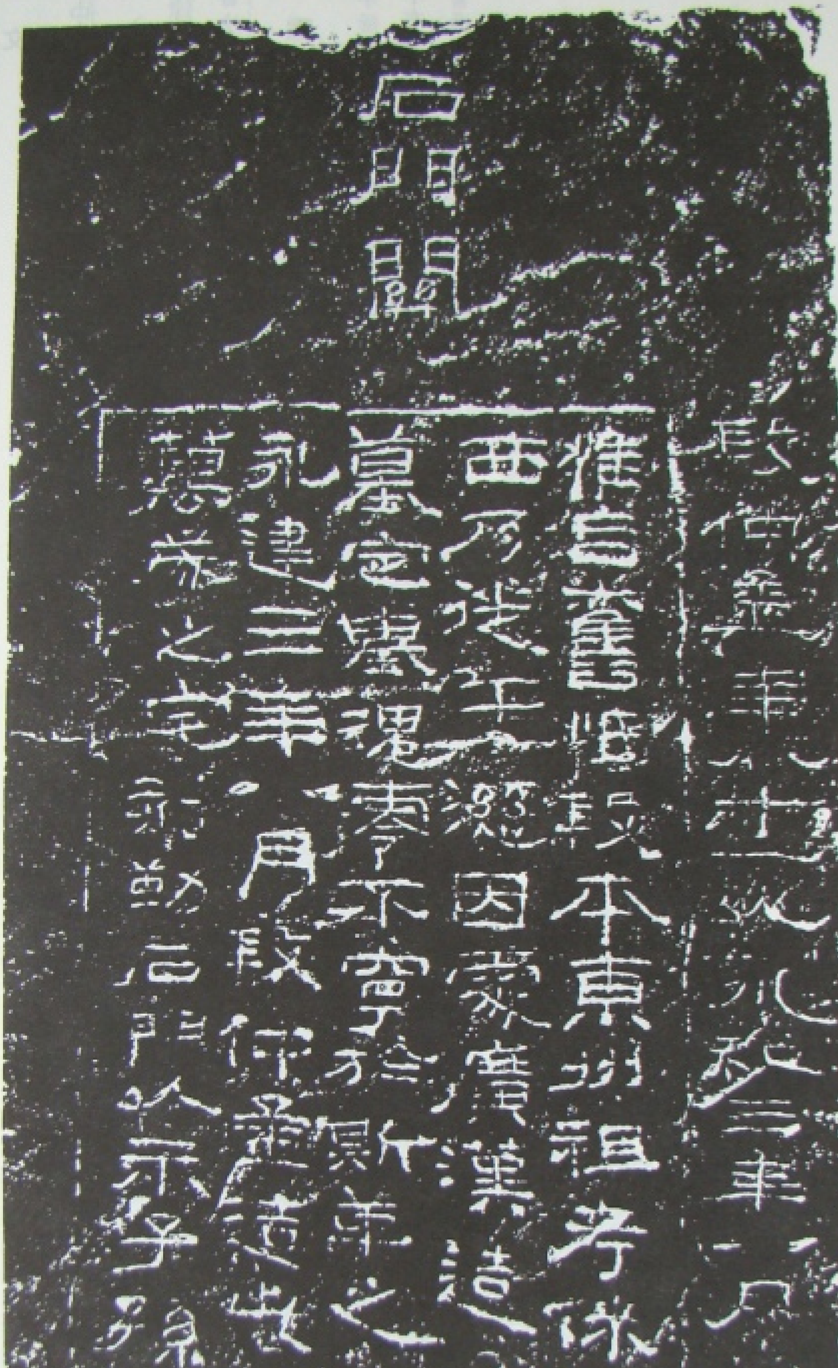
❾ 台台：通「怡怡」，歡樂貌。

❿ 永建三年六月己亥朔，「始旬丁未」，應是六月九日。

⓫ 羊：通「祥」。羊吉，即「祥吉」，吉祥之逆序詞。

〇〇五二　石門闕銘

東漢永建三年（公元一二八年）八月



二〇〇二年元月出土於四川省新都縣三河鎮廖家坡東漢崖墓之三號墓。銘文刻於墓門，青石質。額題「石門關」三字。正文刻於框內，框高一〇一厘米，寬六五厘米，均隸書，文字完好。

碑文

段仲孟年八十一，以永和三年八月物故❶。/惟自舊怟❷，段本東州。祖考倈/西，乃徙于濨❸，因處廣漢。造/墓定基，魂零不寧，於斯革之❹。/

永建三年八月，段仲孟造此/萬歲之宅，刻勒石門以示子孫。/

（書法雜志二〇〇四年第五期新都廖家坡東漢崖墓石門關銘刻考釋；漢碑全集二册圖三八五頁）

注釋

❶「物」字微泐，但輪廓可見。漢碑全集釋文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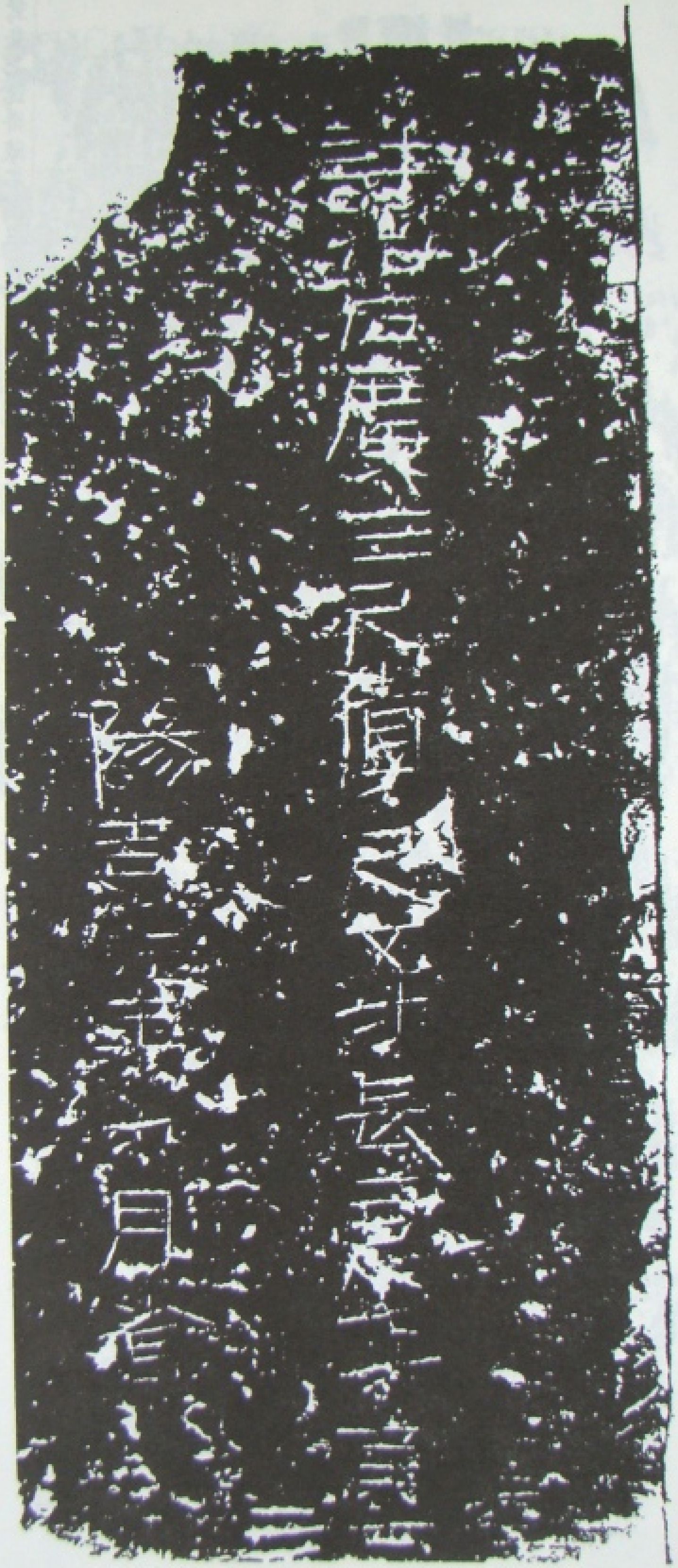
❷怟：本有愛、敬之義。說文心部：「怟，愛也。」玉篇心部：「怟，敬也。」這裏當通「氐」。舊怟，表示原籍之意。

❸倈：「來」的加形字。此處說段氏原籍東州，祖考來到西蜀。濨：通「茲」，此也。

❹革：改變。這裏指遷葬。

〇〇五三　許伯治黃腸石

東漢陽嘉元年（公元一三二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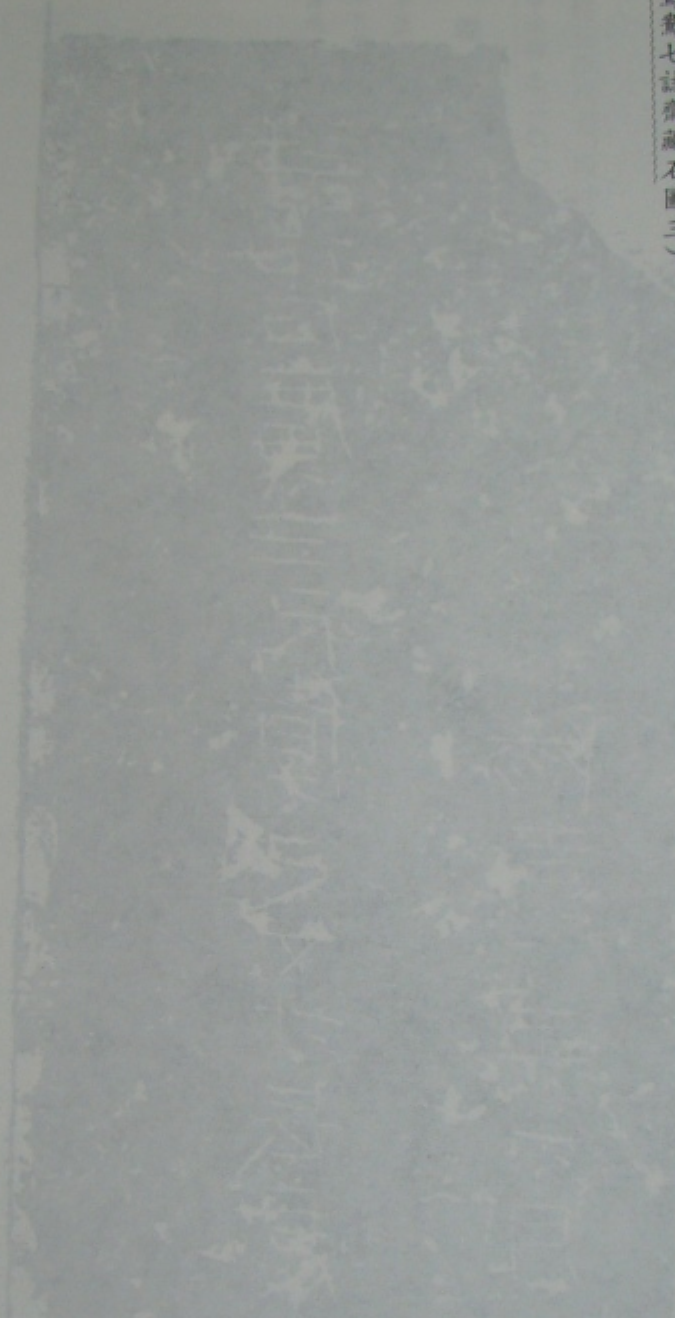


河南省洛陽城東北北邙陵上躍店等村出土，于右任舊藏，一九三八年捐藏西安碑林。石高七〇厘米，寬二五厘米，隸書。

碑文

許伯石，廣三尺，厚尺五寸，長二尺七寸，第四／三。／陽嘉元年九月省。／

（鴛鴦七誌齋藏石圖三）



〇〇五四　裴岑紀功碑

東漢永和二年（公元一三七年）八月



清雍正七年，岳鍾琪於新疆鎮西城訪得。初置新疆巴爾庫爾關帝廟內，現藏新疆博物館，已裂爲數塊。金石圖：『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以碑上銳下大，孤筍挺立，望之如石人故也。雍正七年，大將軍岳鍾琪移置將軍府，十三年撤師，又移置漢壽亭侯廟，碑高五尺。』拓片高一〇六厘米，寬四八厘米，隸書，而帶篆勢。無額。

碑文

惟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❶，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灰❷，/蠲四郡之害❸，邊竟艾安❹。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萬世❺。/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八八頁；兩漢記卷一四；萃編卷七；西陲石刻錄；漢碑集釋五八頁）

注釋

❶ 呼衍王：北匈奴王。其侵邊事詳後漢書西域傳及班勇傳。古墨齋金石跋：『裴岑事不見西域傳，按永建元年，班勇合兵擊西域，呼衍王亡走，而得單于從兄，斬之，史美其功。今岑誅呼衍王以振國威，殆有過者，而史云陽嘉以後朝威稍省，何也？』獨笑齋卷一：『呼衍，其姓。漢書匈奴傳單于姓攣鞮氏，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漢魏石刻文字系年錄文『王』下衍『壽』字。

❷ 兩漢記：『「灰」即「灾」字，變「宀」爲「广」，猶「寓」作「庽」也。重刻本或訛作「疢」。而牛氏金石圖誤因之。』

❸ 兩漢記：『四郡者，即所謂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也。』

❹ 竟：通「境」。艾安：安定。『艾』通『乂』，亦『安』也，同義連文。

❺ 兩漢記：『牛氏又訛「德」爲「海」。』其說非。潛研堂跋尾作『德』，亦不可從。韓崇寶鐵齋金石跋：『按紀昀如是我聞載此碑云：「在巴爾庫爾城外海子上。海子爲冷龍所居，城中不得鳴夜炮，夜炮鳴，則冷龍震動，天必奇寒。所謂海子者，漢之蒲類海也。當時吏民建祠刊石於海上，故云立海祠。」「德」字之訛，不攻自破。』該字左半和右下模糊，作『海』義勝。萃編亦誤爲『德』。恐因贋刻致誤。枕經堂金石題跋：『碑上正是「海祠」，以是地在漢爲蒲類海，今名海子，祠在海岸，故稱之耳。他本作「德祠」，即是僞作。』校碑隨筆：『末行「立海祠」，非「德祠」。顧本作「海」字，固未誤也。』

〇〇五五　沙南侯獲殘碑

東漢永和五年（公元一四〇年）六月十五日



石在新疆巴里坤，出土時間、地點不詳，文字有些模糊。拓片高一〇一厘米，寬四〇厘米，隸書，字體大小參差，行字不一。

碑　文

惟漢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伊吾司/馬、雲中沙南侯獲❶，字祖[奮]，/孝廉菑邱烏埒張掖長❷（以下闕）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八九頁）

注　釋

❶伊吾司馬：伊吾，本地名。後因屯田，置宜禾都尉，設司馬之官。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六年『竇固破呼衍王於天山，留兵屯伊吾盧城』。李賢注：『天山，即祈連山，一名雪山，今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伊吾）本匈奴中地名。既破呼衍，即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爲屯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城是也。』據章帝紀，漢章帝建初二年罷；順帝紀順帝永建六年春『三月辛亥，復伊吾屯田，復置伊吾司馬一人』。

❷烏埒：古代西北古堡名。埒是矮牆，四周圍以矮牆，建築而成的堡壘。說文土部：『埒，卑垣也。』徐鍇繫傳：『晉王濟馬埒，謂於外作短垣繞之也。』雁門郡有埒邑。見後漢書郡國志。

〇〇五六　蓋縣永和五年磚銘

東漢永和五年（公元一四〇年）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於遼寧省蓋縣熊岳鎮西南九壠地鄉九壠地村一東漢磚室墓出土。磚高三二厘米，寬三六點五厘米，厚八點五厘米。文字刻於兩側，一側橫行豎讀，陽文篆書含隸意，反書；一側直行，陽文篆書含隸意，反書。二者內容似聯屬。

碑文

永和/五年/造作。/竭力/無餘，/用庸/數千❶。/士夫/莫不/護助，/生死/之義/備矣。

以上橫行豎讀磚銘

嘆曰：死者魂歸棺槨，無妄飛/揚❷。行无憂，萬歲之後乃復會。/

以上直行磚銘

（文物一九七七年第九期遼寧蓋縣九壠地發現東漢紀年墓磚；文物一九九三年第四期遼寧蓋縣東漢墓）

注釋

❶庸：功。此謂建墓用功數千個。

❷此句是說死者魂魄歸於丘壙棺槨，有了歸宿，不再游魂漂泊。反映出未受佛教影響時，漢民族對人死亡後的理解。

〇〇五七　微山桓寿食堂畫像石題記

東漢永和六年（公元一四一年）正月二十五日





一九七五年在山東省微山縣兩城山西麓發現。現藏山東省石刻藝術館。爲一完整漢墓畫像石中的一塊。石高一〇四厘米，寬六七厘米。兩側刻記，內容連屬，隸書。

碑文

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桓孨終亡。二弟文山叔山悲哀，治此食堂，到六年正月廿五日畢成。自念悲/

以上爲右側

瘽❶，不受天祐，少終。有一子男，伯志，年三歲却到五年四月三日終。俱歸皇涼❷，何時復會，慎勿相忘，傳後子孫，令知之。/

以上爲左側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漢畫像石選集，齊魯書社，一九八二年；漢碑全集二冊圖四五二頁）

注釋

❶ 瘽：即「瘽」，通作「痛」。

❷ 涼：「泉」的加形專字。皇涼，即黃泉，指陰間。皇，通「黃」。

〇〇五八　冀州從事馮君碑

東漢永和六年（公元一四一年）



二○○四年出土於河南省孟津縣三十里鋪東漢皇陵兆域，石藏孟津縣文管所。碑下部殘，僅存上截，存字二○○個，其中五字不清，四字殘。圭首，額題『冀州從事馮君碑』。殘高九九厘米，寬八四厘米，厚二二厘米，均隸書。有碑穿在碑中部。

碑文

惟冀州從事魏郡繁陽馮❶（下闕）／先出自高辛❷，文武之盛，唐（下闕）／古勳，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其（下闕）／後不絕，古濟其美，不隕其烈。（下闕）／兄弟相帥，承事母氏，古稱其（下闕）／雅宣慈，篤誠孝弟，勤恪既脩❸。（下闕）／欣喜，親安然後志得，友寧然後（下闕）／以辭戶，授以部職，輒以疾讓。是（下闕）／司三郡，糾明若否❹。獻善絀惡❺，寬猛（下闕）／臨鄉登進，而遘凶袂❻。永和六年❼，（下闕）／惜從事，泣血懰慄，踰于鄭人。（下闕）／始天道，唯德不朽。於是同志（下闕）／厥後。其辭曰：／

從事秉德，如玉如瑩。表像所挺，履方[所]（下闕）／上，勳力有成。浩浩冀土，從事是經。所（下闕）／是屏。何痻不遂❽，中年殀苓❾。古喪模範，朝（下闕）／以造茲漢安元岭。／

（漢碑全集二冊圖四五六頁）

注釋

❶從事：州刺史屬官。後漢書百官志五：『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皆有從事史假佐。』因碑殘，馮君之名闕。查後漢書，馮姓者多，但行事與碑所載不相符。

❷元和姓纂卷一『一東』下：『馮，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之後。畢萬封魏，支孫食采於馮，遂氏焉。世本又云：姬姓，鄭大夫馮簡子後。』

❸『脩』下一字，『門』清楚，內部泐。漢碑全集釋爲『閑』，備參。

❹若否：猶言善惡，順逆。若，順也，善也。爾雅釋言：『若，順也。』郝懿行義疏：『若者，釋詁云：「善也。」善者，和順於道德，故又訓順。』

❺絀：通『黜』。貶退，擯棄。

❻袂：『殃』的異體字。凶殃，災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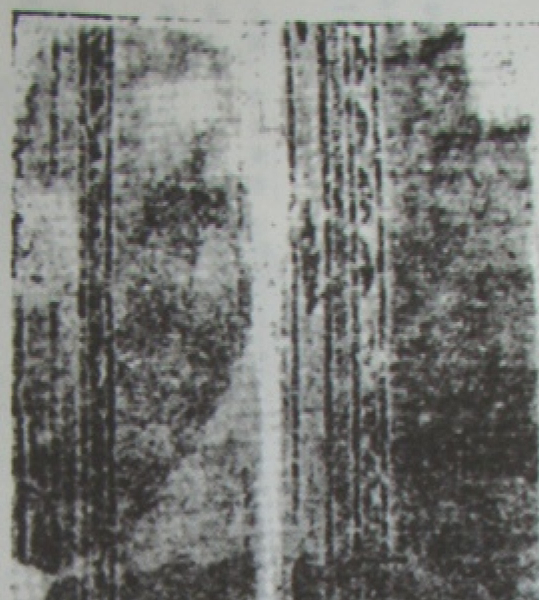
❼東漢順帝永和六年，爲公元一四一年。冀州從事馮君大約死於此年。

❽痻：通『悟』，有料想之義。

❾殀苓：喪命。苓，當通『零』，凋零，謂死亡。

○○五九　伯天□作壽石堂刻石

東漢漢安元年（公元一四二年）





一九八四年春，山東省泗水縣星村鎮南陳莊村一農民在自家院內挖豬圈時發現。畫像石爲橫式，高四二厘米，寬二〇三厘米，畫像分上下層。上層刻菱紋、水波紋和垂幛紋，有框欄。下層刻人物圖案一一人，主題是孔子見老子圖。右側刻題記三行，隸書。

碑文

漢安元年，泰歲在午❶，使師弟伯天□/作壽食堂室❷。人馬甫大魚皆食大/倉。長生久壽，不復老□。/

（考古一九九五年第五期山東泗水南陳東漢畫像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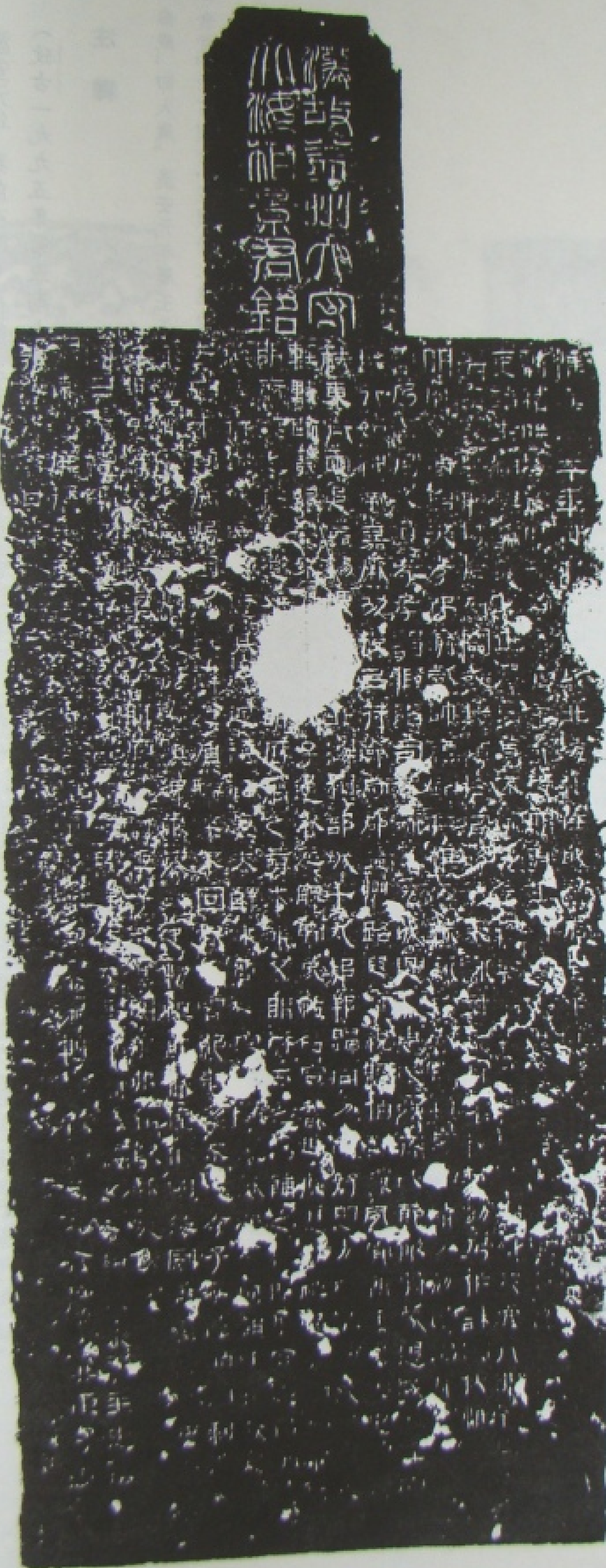
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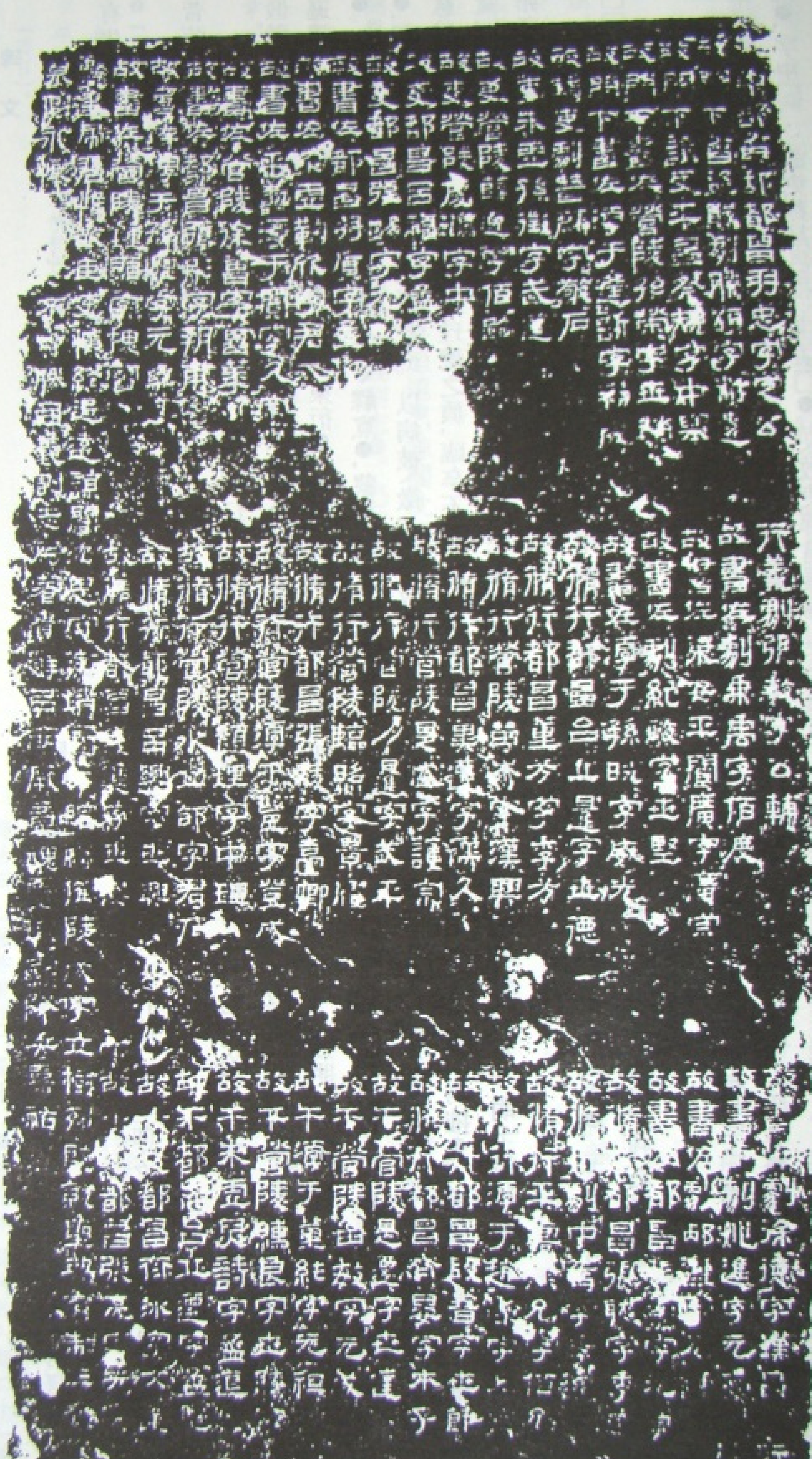
❶泰歲：即大歲。漢安元年屬壬午年。

❷食堂：即石祠堂，在墳塋上建造的紀念性石室建築。石壁上往往刻有圖畫和銘文。

〇〇六〇　景君碑

東漢漢安二年（公元一四三年）八月





〇〇六〇 景君碑 一

碑石原在山東省任城縣，後移至濟寧縣孔子廟。拓片陽通高二〇五厘米，寬七七厘米，陰高一五一厘米，寬七七厘米，碑陰題名後，復有四字韻語二行，均隸書，方勁古拙。碑額題『漢故益州大守北海相景君銘』，篆書。碑穿在石之中，各廢二字。

碑文

惟漢安二年，仲秋□□，故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卒[1]，歍歔哀哉！國□□寶[2]，英彥失疇。列宿／虧精，晚學後時。于何穹倉，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爲之。豈夫仁哲，攸剋不遺[3]。

於是故／吏諸生相與論曰：上世羣后，莫不流光□於無窮[4]，垂芬燿於書篇。身殁而行明，體亡而／名存。或著形像於列圖，或㲉頌於菅弦[5]。後來詠其烈，竹帛敘其勳。乃作誄曰：

伏惟／明府，受質自天。孝弟淵懿，帥禮蹈仁。根道核藝[6]，抱淑守真。皛白清方[7]，勉己治身。寔渘寔／剽[8]，乃武乃文。遵考孝謁，假階司農[9]。流惪元城[10]，興利惠民。強衙改節[11]，微弱蒙恩。威立澤宣，／化行如神。帝嘉厥功，授目苻命。守郡益州，路遐攀親[12]。躬伯遜讓[13]，夙宵朝廷。建筴忠讜，辨／秩東衍[14]。璽追嘉錫，據北海相。部城十九，鄰邦歸向[15]。分明好惡[16]，先以敬讓。殘僞易心，／輕黠踰竟[17]。鴞梟不鳴[18]，[分]子還養[19]。元〻鰥寡[20]，蒙祐以寧。蓄道脩惪，□祉以榮[21]。紛紛令儀，／明府體之。仁義道術，明府膺之。黃朱邵父[22]，明府三之。台輔之任，明府宜之。以病被／徵，委位致仕。民□思慕[23]，遠近搔首。農夫醳耒[24]，商人空市，隨轝飲淚。奈何朝廷，奪我慈父？／去官未旬，病乃困危。珪璧之質，臨卒不回，歔欷賈絕[25]，奄忽不遲[26]。孝子憏慯，顛倒剝摧[27]。遂／不勉瘤[28]，永潛長歸。州里鄉黨，隕涕㐬哀[29]。故吏忉怛，歔欷佇佪[30]。四海冠盖，驚慟傷褱[31]。大命／[所]期，寔惟天[授][32]。明主設位[33]，明府不就。臣子欲養，明府弗留。歍歔哀哉！／

亂曰[34]：考積幽穸，表至□兮[35]。□□□□，翔議郎兮[36]。再命甬將，綏元〻兮。覩萊榘謨[37]，主忠信兮。／羽衛藩屏，撫萬民兮。□□□□，恩彌盛兮[38]。宜參鼎轉[39]，堅幹楨兮[40]。不永麋壽[41]，奡臣子兮[42]，仁／敦海岱[43]，著甘棠兮。刊石勒銘[44]，□不亡兮[45]。／

碑陰

故中部督郵都昌羽忠[46]，字定公。／故門下督盜賊劇騰頌[47]，字叔遠。／故門下議史平昌蔡規，字中舉。／故門下書佐營陵孫榮，字世榮。／故門下書佐淳于逢訢，字□成[48]。／故騎吏劇替麟，字敬石[49]。／故吏朱虛孫徵，字武達。／故吏營陵薛逸，字伯踰[50]。／故吏營陵慶鴻[51]，字中□。／故吏都昌呂福，字孟□[52]。／故吏都昌張暘，字元暘[53]。／故書佐都昌羽質，字孟伆[54]。／故書佐朱虛鞠欣，字君大。／故書佐平壽淳于閎[55]，字久宗。／故書佐營陵徐曾，字曾華。／故書佐都昌張彤，字翔甫[56]。／故書佐淳于孫悝，字元卓。／故書佐營陵鍾顒，字槐賓[57]。／

右上列

行義劇張敏[58]，字公輔。／故書佐劇乘禹，字佰度。／故書佐東安平閻廣[59]，字廣宗。／故書佐劇紀政，字吝堅。／故書佐淳于孫晄[60]，字威光。／故衙行都昌台丘遲[61]，字吝德。／故衙行都昌董方，字季方[62]。／故衙行營陵留宊，字漢興[63]。／故衙行都昌巽遷，字漢久。／故衙行營陵是盛，字護宗。／故衙行營陵劦遲[64]，字武平。／故衙行營陵臨照，字景燿。／故衙行都昌張騖，字臺卿[65]。／故衙行營陵淳于登，字登成。／故衙行營陵顏理，字中理。／故衙行營陵水丘郃，字君石。／故衙行都昌呂興，字吝興。／故衙行都昌逢進，字吝安。／

右中列

故書佐劇徐德，字漢昌。／故書佐劇姚進，字元豪。／故書佐劇邴鍾，字元鍾。／故書佐都昌張翼，字元翼。／故衙行都昌張耽，字季遠。／故衙行劇中[香]，字季遠。／故衙行平壽徐允，字佰允。／故衙行淳于趙尚，字上卿。／故衙行都昌段音，字吝節。／故衙行都昌齊晏，字本子。／故午營陵是遷，字吝達。／故午營陵留敏，字元成。／故午淳于董純，字元祖。／故午營陵縛良，字吝騰。／故午朱虛炅詩，字孟道[66]。／故午都昌台丘遷，字孟堅[67]。／故小史都昌齊冰，字文達[68]。／故小[史]都昌張亮[69]，字元亮。／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70]。／

右下列

豎建聿碧[71]，惟故臣吏。慎終追遠[72]，諒闇沈思[73]。守衛墳園，仁綖禮備[74]。陵成宇立，樹列既就。聖典有制，三載已究[75]。當離／墓側[76]，永懷靡既[77]，[文]不可勝[78]，以義割志[79]。乃著遺辭，以明厥意。魂靈瑕顯[80]，降垂嘉祐。／

右下列後，爲二長行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九一頁；隸釋卷六；隸續卷一六；兩漢記卷八；山左金石志卷七；萃編卷七；漢碑集釋六一頁；文學攷釋六章，一二一八頁）

注釋

❶ 「二」，萃編作「三」，非。校碑隨筆、文學攷釋亦作「三」，沿誤。獨笑齋卷二：「順帝紀漢安僅二年，旋改元建康，不得有三年。」萃校：「『三年』，碑作『二年』。」「仲秋」下二字渤，隸釋以來各本闕，文學攷釋補作「四日」。

❷ 「國」下二字渤，隸釋以來各本闕，文學攷釋補作「維實」。

❸ 「攸」，隸釋作「彼」，非。漢制，皇子封王，其郡爲國，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

❹ 「光」下一字隸釋等均闕，文學攷釋補作「燀」。

❺ 「般」字清楚，即「縏」字，通作「繫」，附也。文學攷釋作「敷」。

❻ 漢隸拾遺北海相景君碑：「『核』與『荄』同，漢書五行志：『孕毓根核。』師古曰：『核亦荄字』，是也。漢隸字原、隸辨於入聲二十一麥，『核』字下引此文，則誤讀爲果核之核矣。」

❼ 「皛」，隸釋作「晶」，非。皛，明亮，潔白。說文白部：「皛，顯也。」「方」，秦漢碑述作「才」，非。

❽ 渘：通「柔」。隸釋：「以「渘」爲「柔」。」剛：同「剛」。寔渘寔剛，即或柔或剛。

❾ 假：「假」的俗字。假階，猶「假署」，暫時代理。衡方墓碑：「惟時假階。」字又微變。

❿ 悳：同「德」。萃編作「惠」，形近而誤。

⓫ 強衙：即「彊禦」，豪強，有權勢之人。衙，通「禦」。隸釋：「以「衙」爲「禦」。」周禮夏官司馬田僕：「設驅逆之車。」鄭玄注：「衙還之使不出圍。」釋文：「衙，本又作「御」。」「御」與「禦」通。詩經大雅蕩：「曾是彊禦。」

⓬ 潛研堂跋尾卷一：「王元美云：「益州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予按漢時有益州，又有益州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刺史治廣漢郡之雒縣，而太守自治滇池。蜀漢建興三年，始改益州郡曰建寧，避州、郡同名也。此碑額題「益州太守」，而銘稱「守郡益州」，其爲太守，非刺史明矣。元美於史學未甚究心，故有此失。洪文惠謂景君嘗刺益郡，亦偶誤也。」

⓭ 學：通「孌」，字亦作「戀」，顧念。隸釋：「「孌」即「戀」字。」說文：「孌，慕也。」易小畜：「有孚孌如。」子夏傳「孌」作「戀」。漢書外戚傳：「上所以孿孿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

⓮ 「伯」字清楚，隸釋、萃編作「作」，非。兩漢記、隸辨入陌作「伯」，是。萃校：「「躬作」，碑作「躬伯」。」伯，通「百」，衆多之義。老子八十：「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伯，帛書甲、乙本作「百」。

⓯ 笑：同「笑」，通作「策」。忠讜：忠誠正直。玉篇言部：「讜，直言也，善言也。」漢隸拾遺：「辨秩，即堯典之「平秩」也。衍，讀曰「埏」。集韻云：「埏，方也。」辨秩東衍，猶言「平秩東方」耳。」

⓰ 鄬：同「鄰」。隸釋注：「鄬，「鄰」字。」邦：即「邦」字，見隸辨平江。獨笑齋：「「鄬邦」即「鄰邦」。」

⓱ 慝，同「慝」，通作「慝」。隸釋：「「慝」即「慝」字。」

⓱ 竟：假借爲「境」，疆界。字彙補立部：「竟，又借作「境」。」此謂政治清明，則輕黠之人越境逃去。隸釋、兩漢記、萃編、秦漢碑述等均作「竟」，義是而字非。

⓲ 「鴞梟」，隸釋、兩漢記作「鴞梟」，非。漢隸拾遺：「「鴞」與「鴟」同。隸釋、漢隸字原「鴞」字並誤作「鴞」，唯隸辨不誤。「梟」字上從「鳥」，隸釋、隸辨從俗作「梟」，誤也。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从鳥在木上。」俗省作「梟」。傳寫說文者，因誤爲「梟」，後人不知，又改其注爲從鳥頭在木上，以牽合已誤之篆文，謬矣。」金石文字辨異蕭：「梟，即「鴞」。」「不鳴」下正當穿處，空二格。

⓳ 「分」，碑泐。據隸釋、兩漢記補。分子，分家獨處之子。秦俗，子壯則出分，漢遺其風。此句謂因景君德化，已出分之子，復還家養親。

⓴ 鰥寡：同「鰥寡」。「鰥」，隸辨平山：「即「鰥」字。」「寡」，隸辨上馬：「說文作「寡」……五經文字云：石經作「寡」。」漢魏六朝碑「角」部與「魚」部時相混。曹全碑「鰥寡」作「鰥寡」。東晉謝鯤墓誌「鯤」作「鯤」。干祿字書：「鰥、鰥，上通下正。」

㉑ 「祉」上一字正當泐處，隸釋、萃編等均闕，文學攷釋補作「嘉」。

㉒ 黃、朱、邵：黃霸、朱邑、召信臣，均推行德政教化的地方廉吏。三人事迹詳見漢書各傳。

㉓ 「民」下一字泐，隸釋、萃編等闕，文學攷釋補作「懷」。

㉔ 醳：通「釋」。隸釋：「「醳」爲「釋」。」此句謂農夫放下耒耜以示哀悼。史記淮陰侯列傳：「農夫莫不輟耕釋耒。」

㉕ 「欷」，隸釋闕。兩漢記：「「欷」字洪釋所闕，今以精拓本審視，是「欷」字。」實：通「隕」，墜落。

㉖ 「遝」，碑泐爲「辻」。隸釋闕。萃編作「違」，文學攷釋作「追」，並誤。兩漢記存「辶」。漢隸拾遺：「「不」下當是「遝」字，其右邊「屖」字之末二筆尚存。奄忽，疾貌也。商頌長發傳云：「不遝，言疾也。」說文：「遝，奄

忽也。」「奄忽不還」，猶今人言溘逝也。還，與「危、回、摧、歸、哀、佪、褱」爲韻，於古音正協。」

㉗ 怓㥄：聯綿詞，本作「澎湃」、「滂湃」，波浪撞擊之聲。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澎湃沆溉。」文選上林賦作「滂湃沆溉」，郭璞注引司馬彪：「滂湃，水聲也。」此處比喻内心悲痛，振蕩郁塞，故改换聲符。剝摧：又作「摧剝」，摧傷。

㉘「不」字，隸釋闕，兩漢記補。勊：又作「剋」，通「克」，見說文力部段玉裁注。金石文字辨異職：「說文勊从克、从力，碑變从刀。借爲「克」字。」寤：醒。

㉙ 𠦒：同「奔」。隸釋：「即「奔」字。」兩漢記、萃編同。漢碑集釋作「奉」，非。桐柏淮源廟碑：「𠦒走忘食。」

㉚ 佂佪：即「低佪」，俳徊。隸辨平齊：「佂，即「低」字。字原既釋作「低」，復誤釋作「俳」。」

㉛ 慬：即「慟」，哀傷。褱：同「懷」。隸釋：「以「慬」爲「慟」。「褱」即「懷」字。」

㉜ 隸釋、兩漢記「命」下、「天」下各闕一字。萃編補「所」、「授」，是也。漢隸拾遺：「諦審碑文，「天」下是「授」字，與下文「就」、「留」爲韻。上文云：「于何穹倉，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爲之。」是其證也。」

㉝ 隸釋、萃編作「主」，兩漢記作「王」，謂「「王」，洪氏作「主」。按此碑「主」字係上作横畫，今無之，是「王」字無疑」。

㉞ 𤔲：即「亂」的古文。隸釋：「其後有「𤔲曰」者，「亂」省其「乚」也。」山左金石志卷七：「亂曰，碑文作「𤔲」，或云「辭」字。周牧敦銘：「辭」字作「𤔲」，不加辛。碑蓋仿此字，原以此字爲「辭」，又以爲「亂」。隸釋則專釋爲「亂」，從說文𤔲，讀若「亂」也。」作「亂」義勝。

㉟ 隸釋、萃編闕三字。兩漢記：「亂詞「幽窔」下，洪闕三字，今諦視石本，上二字是「表至」。」漢碑集釋作「喪至」，備參。「至」下一字，文學玫釋

作「貞」。

㊱「翔」上四字，隸釋、萃編等闕，文學玫釋作「主賢臣能」。文滑，不能定。

㊲ 規：即「規」字。筴：同「筴」，通作「策」。榘：同「矩」。「規策」與「矩謨」同義，謀劃謀略之義。

㊳「息」，萃編作「息」，誤。萃校：「「息」，碑作「恩」。」「彌盛」，隸釋闕。兩漢記補「彌」字，闕「盛」。

㊴ 鼎輔：隸釋：「字書無「輔」字，當是借作「拂」，取「輔拂」之義。」潛研堂跋尾卷一則認爲：「「紱冕」之「紱」，古書或作「紼」，此「鼎輔」當取「朱紱」之義，而以「輔」代「紼」爾。」今謂當是「鼎輔」，宰輔大臣。後漢書朱浮傳：「信刺擧之官，黜鼎輔之任。」碑石「鼎輔」與「榦楨」對擧，義同。

㊵「榦」上一字隸釋、兩漢記闕。萃編作「堅」，文學玫釋作「作」。「楨」，隸釋、兩漢記作「禎」，漢碑集釋、秦漢碑述取之，並誤。萃編作「楨」，是也。榦楨，築牆用的主柱，豎在兩旁者爲「榦」，豎在兩端者爲「楨」。比喻國家重臣。隸釋漢山陽太守祝睦碑：「爲帝榦楨。」

㊶ 麋壽：即「眉壽」，長壽。歐陽修集古録：「碑銘有云「不永麋壽」，余家集録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爲「麋」，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隸釋：「以「麋」爲「眉」。」儀禮士冠禮：「眉壽萬年。」鄭玄注：「古文「眉」作「麋」。」漢書王莽傳：「赤麋聞之。」顔師古注：「麋，眉也，古字通用。」

㊷ 粪：「棄」的俗字。隸釋：「粪，即「棄」字。」

㊸「敦」，隸釋、萃編作「敷」，非。兩漢記作「敦」。「岱」，隸釋、兩漢記作「外」，非；萃編闕；山左金石志作「代」，通「岱」，備參。尚書禹貢：「海岱惟青州。」海，指景君所任北海相之北海，屬青州刺史部，故稱。

㊹「刊」，隸釋、兩漢記、萃編闕，其實碑本依稀可辨。萃校：「碑作「刊石勒銘」。」

㊺「不」上一字泐，隸釋、萃編等均闕，文學玫釋作「永」，大抵亦以意補之。

㊻ 郗：即「鄐」。見隸辨平尤。金石文字辨異尤：「郗，即「鄐」之省。」漢代督郵爲郡守佐吏，每郡分二至五部，五部分東南西北中，二部則分南北，每部設督郵一名。中部督郵爲五部之一。

㊼ 劇：地名，隸北海國。

㊽ 淳于：地名，隸北海國。兩漢記：「淳于逢訢、淳于孫悝、淳于孫晄、淳于趙尚、淳于董淳之「淳于」，皆縣名也。」「字」下一字泐，隸續、萃編闕。兩漢記存上部「艹」。漢碑集釋：「「字」下一字似是「輔」字。」文學攷釋作「輔」，備參。

㊾ 「晉」，金石文字辨異感：「說文晉从日，兟聲。徐鉉曰：「今俗有昝字，蓋晉之譌。」廣韻云：「昝，姓也。」」

㊿ 佰：通「伯」。濟寧州志作「陌」，非。兩漢記：「「佰」即「伯」字，非「陌」也。」

51 「慶」，隸續闕。

52 「福」，隸續闕。「字孟」下一字隸續闕，兩漢記作「尻」，即「居」字。備參。

53 「元暘」之「暘」，隸續闕。

54 「孟」，隸續闕，「傲」，作「傚」。

55 淳于：姓。兩漢記：「碑陰人名淳于閬、淳于登之「淳于」，皆姓也。」

56 「張彤」，隸續作「張翔」，非。

57 「槐」，隸續闕。

58 「敏」，隸續作「放」，文學攷釋取之，並非。

59 「閬」，隸續作「閬」，非。兩漢記：「「閬」字洪作「閬」，張作「閬」，皆非。竟不能定爲何字。」其實即「閬」字，只是「良」之右竪微闕。

60 晄：同「晃」。玉篇日部晄，同「晃」。漢碑集釋作「晃」，非原字。隸續：「「晄」、「晃」字。」兩漢記、萃編作「晄」，是也。

61 績：即「循」字。金石錄：「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丘遷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類，遂致訛謬耶？」隸續：「「循」、「循」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漢隸「循」與「脩」同形，此處是「循」字，文學攷釋作「脩」，誤。下「循行」並同。

62 「季」，文學攷釋作「秀」，誤。芳：「方」的俗字。隸續「芳」下洪注「方字」。兩漢記：「「芳」即「方」字，非「芳」也。」濟州學碑釋文作「芳」。」

63 留：姓，見廣韻。「粊」，隸續洪注：「粊字。」萃編：「留粊，字漢興，隸續及漢隸字原皆作「𡗗」。袒謂此乃「赤」字，漢尚赤，故名赤，而字漢興。「赤」本作「烾」，說文从大从火，碑則變「大」爲「火」，變「火」爲「小」耳。」其說義勝。

64 「ㄌ」，萃編作「多」，文學攷釋作「刁」，並誤。漢隸拾遺：「「ㄌ」即「力」字。廣韻力字注云：「又姓，黃帝佐力牧之後。」隸書力字或從篆作「ㄌ」，錄此碑者或作「多暹」，非也。古有力姓，無多姓，諦視碑文，明是「ㄌ」字，非「多」字也。」

65 駿：當是「驎」的俗字。漢碑集釋作「駿」，誤。金石文字辨異真：「漢景北海碑陰：「張駿，字臺卿。」案：駿，即「驎」字。隸釋以爲「駿」，非也。「驎」與「鄰」皆从「粦」，此碑「鄰」書作「鉕」，故「驎」亦作「駿」。」

66 「旻」，文學攷釋作「靈」，非。

67 隸續洪跋：「此碑故午六人，在循行、小史之間。隸文「幹」字，其旁从亠、从千，或从亠，从午，蓋是「幹」字省文。婁壽碑「朱爵司馬」，亦官名也，省「爵」爲「时」。「脩」字皆省作「攸」，亦此之類。」萃編：「碑陰「午」即「干」字，「干」即「幹」字。後漢書百官志：河南尹官屬，循行之下有幹、小史二百三十一人。此碑故「午」在「循行」之後，「小史」之前，其爲「幹」字無疑。西狹頌「乃刊斯石」，馮緄碑「刊石表績」，祝睦後碑「刊勒金石」，「刊」字左旁皆作「午」，此「午」即「干」字之證也。」平津讀碑記卷一則說：「碑陰有故午六人。續漢志：里有里魁，民有什伍，什主十家，

伍主五家，以相檢察。「午」即「伍」也。隸續以「午」爲「幹」字之省，非是。」兩說不同，備參。

[68] 「史」，碑泐，據隸續、兩漢記補。萃編作「吏」，非。

[69] 「史」，碑泐，隸續、兩漢記闕。後漢書百官志五劉昭注引漢官曰：「循行二百三十人，幹、小史二百三十一人。」晉書職官志載，地方有「循行、幹、小史」諸職。萃編補「吏」字。

[70] 此十字分二行，書於下列一、二行之下。三年服：古禮，爲父母服三年喪。漢代服制有異，屬下可爲長上服三年喪，亦一時風氣，與古禮背。

[71] 「豎建」下隸續闕二字。兩漢記：「『豎建』下洪闕二字，其上一字，或作『耑』，非也，似是『聿』字……其下一字或是『岩』字。然此二字尚未可臆斷。要之，此二字者，上言筆之于書，下言銘之于石也，大意如此。」作「聿」，備參，作「岩」，則非，當是「碑」的異體。文學孜釋作「虎落」，不可信。獨笑齋卷二：「金石索云：『砦』字不見於字書，虎砦，疑石有虎紋者，今每見山東碑有花斑石。案馮氏臆說無據。虎砦當是琢石爲虎，置於墓前，如石人、石馬之類。」說亦鑿，不取。

[72] 慎終追遠：居父母喪，祭祀祖先，應依禮盡哀，恭敬虔誠。論語學而：「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何晏集解：「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

[73] 諒闇：又作「亮陰」、「諒陰」，謂居喪。禮記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潛研堂跋尾：「『諒闇』，即『亮陰』，似非臣下可用。而稱墓爲陵，亦後世所宜回避也。」

[74] 「仁」，隸續闕，兩漢記補。「緦」，碑泐爲「紏」，兩漢記錄同。隸續作「緦」，即「綱」字。萃編作「綱」。

[75] 「巳」，隸續、兩漢記作「五」，非。山左金石志卷七：「『三載』下是『巳究』二字，不獨碑迹顯然，義亦可通。究，終也，謂衛墳三載，則守制已終，當離墓側也……兩漢金石記釋爲『五究』，乃沿張力臣之誤耳。」

[76] 雝：「雝」的俗字。

[77] 「靡既」，隸續闕，兩漢記「靡」存上半，下一字闕。萃編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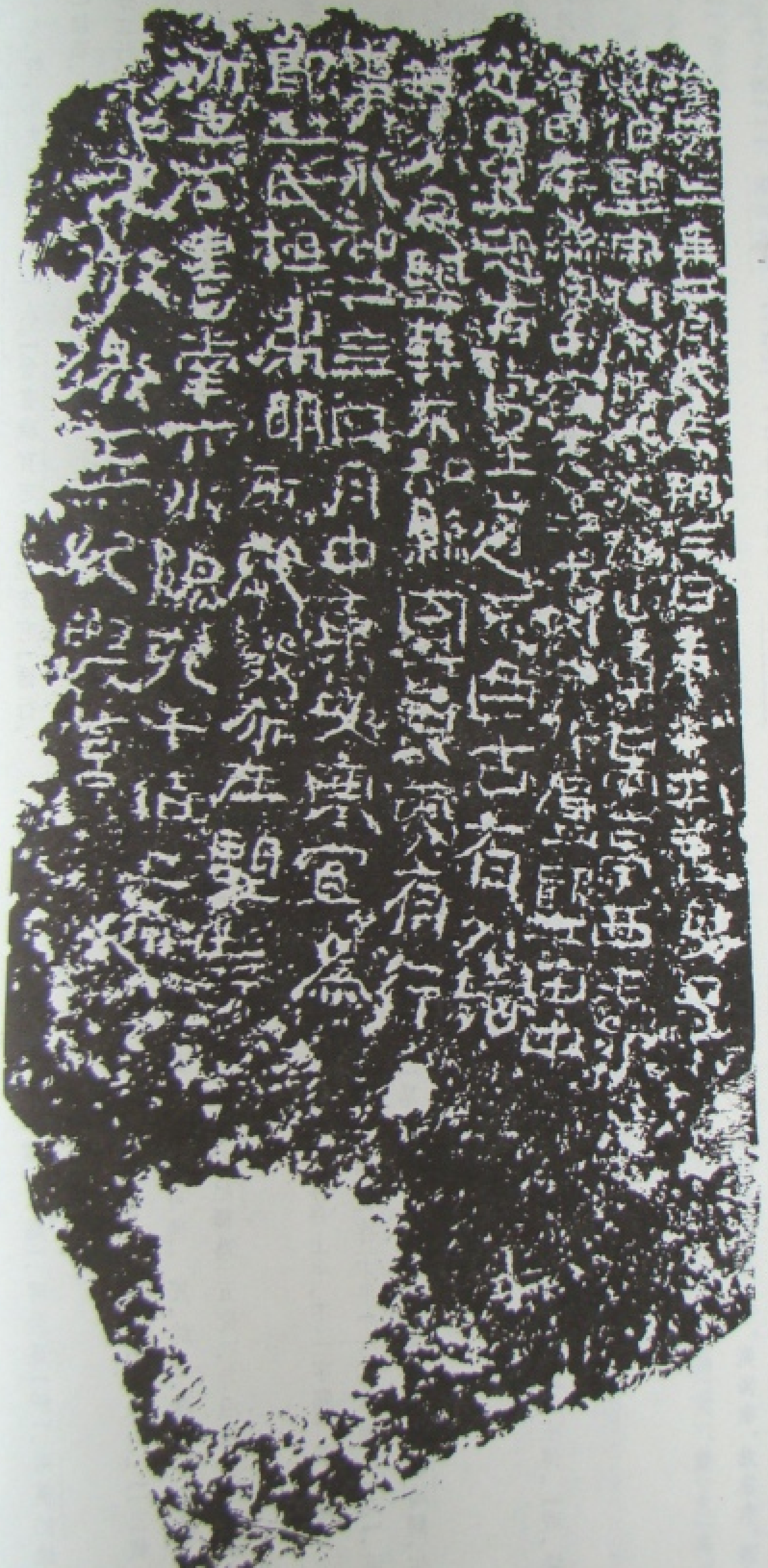
[78] 「不」上一字，上半泐，兩漢記存下半「人」，萃編作「文」，漢碑集釋作「思」，文學孜釋作「悲」，均不可確定，備參。「可」，隸續闕，拓本輪廓可見，兩漢記作「可」。

[79] 「剢」，隸續闕，拓本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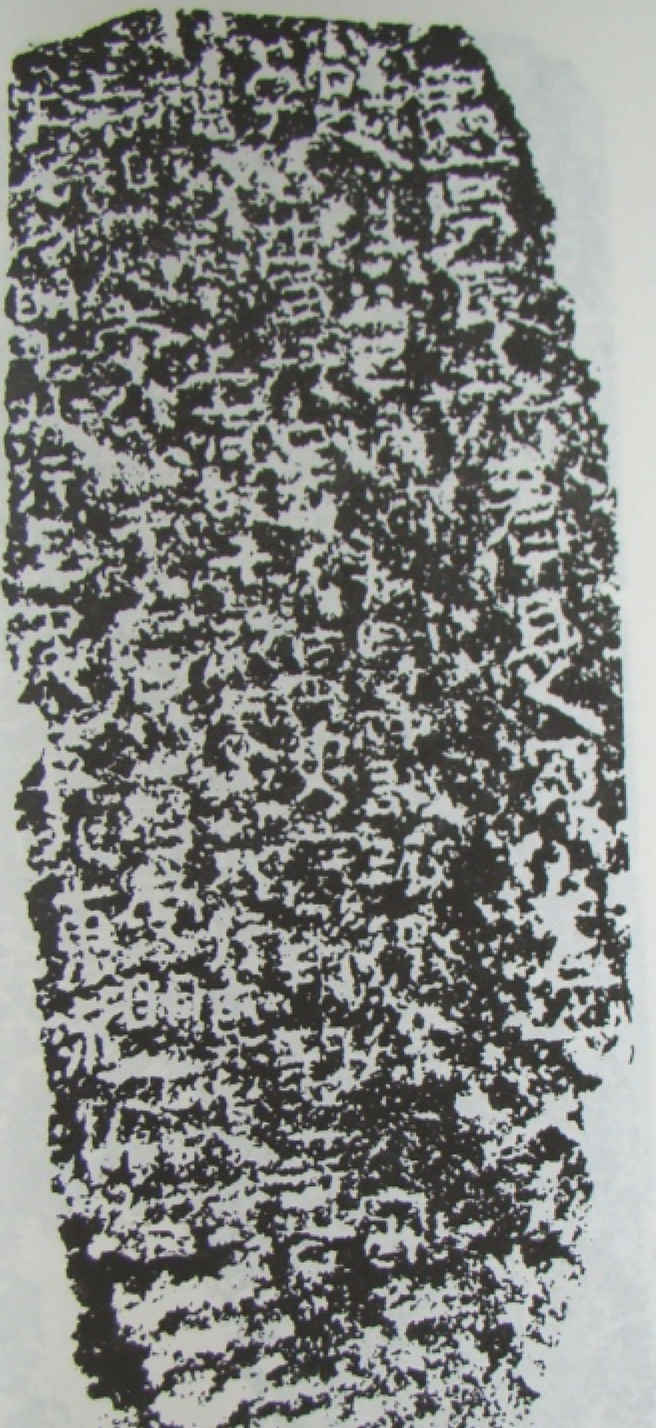
[80] 瑕：假借爲「遐」。詩經邶風泉水：「不瑕有害。」毛傳：「瑕，遠也。」

〇〇六一　宋伯望買田記

東漢漢安三年（公元一四四年）二月三日









清光緒十九年出土於山東省莒縣西孟莊廟墓。石四面刻，記地之界域，爲買地券。拓片陽高九八厘米，寬五〇厘米；陰高一〇〇厘米，寬四一厘米；左側高八六厘米，寬三三厘米；右側高六二厘米，寬三一厘米，隸書，字畫潦草。

碑　文

漢安三年二月戊辰朔，三日庚午，平莒男子/宋伯望、宋何、宋□□，在山東禺亭西□，/有田在縣界。中□元年十月中作廬望田中，/近田。望恐有當王道❶，亢西古有分堵❷，/無分民。望等不知縣□□處有行/事❸。永和二年三月中，東安塞宜爲/節丘氏租，＝弟明，所□發所在❹。望等/所立石，書南下水陽，□千伯上□□/本安洨徼玉紀與莒❺。/

背面

別東南以千爲界❻。千以東屬/莒，道西□水□流屬東安，□/□宜以來，界上平安。後有畾/界以立石❼。□□□□□事/

左側

禺亭長孫著是□□/歸□莒，賊曹掾□仲誠，洨徼徐□審/□❽，賊曹掾吳分，長史蔡朔，望等古/福□□❾。上有故千□紀冢，有北行車道，千封/上下相屬❿，南北八千，石界□受。望□□□，/立名分明。千北行至侯昇北東流水。

右側

壬癸□□□□/□在丙子，界上□□。/立冢民無所建租⓫，/道堵界所屬給發，/出更賦租銖不逋⓬/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九三頁；校碑隨筆五五頁；希古樓卷七）

注　釋

❶ 王道：當是大道，官道。

❷ 「西」字模糊，校碑隨筆作「酉」。分堵：猶分界。希古樓作「分境」，義可通，但諦視之，字似非。

❸ 「縣」下一字似「置」。「處」，校碑隨筆作「家」，恐非。

❹ 「租」下右側二短橫，是重字替代符號，代「租」字。「節丘氏租」，希古樓闕；又，「租弟明」，作「南下明」，誤；又「所」下一字作「叔」，似「叚」字，備參。東安：縣名。

❺ 「千」上一字殘，校碑隨筆作「死」，非。希古樓作「苑」，或然。千伯：通「阡陌」。管子四時：「修封疆，正千伯。」注：「千伯，即阡陌也。」田間縱橫交錯的道路。史記秦本紀：「爲田開阡陌。」司馬貞索隱：「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本」，希古樓作「木」，備參。「安」下一字各家釋文闕，應是「洨」，即「游」字。下文有「洨徼」，見注❽。

❻ 「東」字希古樓、校碑隨筆均闕，但輪廓尚存。千：通「阡」。

❼ 畾：「疆」的古字。文學攷釋二章作「畾界界」，衍一字。

❽ 洨：同「游」。游徼，秦時鄉官名，漢代沿置。負責巡查盜賊。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游徼徼循

禁賊盜。」

❾ 古：通「怙」，依憑，依靠。

❿ 千封：田間小路。千，通「阡」。封，疆界，田界。小爾雅廣詁：「封，界也。」

⓫ 「租」，希古樓作「祖」。

⓬ 更賦：漢代以交納錢幣代替更役的賦稅。更，更換，男子年二十三至五十六，按規定輪番戍邊服兵役，故稱。逋：逃，逃避。這裏指逃賦稅。

〇〇六一 宋伯望買田記

〇〇六二　文叔陽食堂畫像石題記

東漢建康元年（公元一四四年）八月十九日



清道光十三年於山東省魚臺縣出土。現藏法國。又題文叔陽食堂題字。石高四七厘米，寬四九點五厘米。畫像在右，題記在左，隸書，有縱界格。

碑文

建康元年八月乙丑朔❶，十九日丁未❷，壽/貴里文叔陽食堂。叔陽，故曹史行/亭市掾、鄉嗇夫廷掾、功曹府文學/掾，有立子三人，女寧。男弟叔明，女弟/思叔。明蚤失春秋。長子道士□/立□□，直錢萬七。故曹史市掾。/

（八瓊室卷四；漢碑全集二冊圖五四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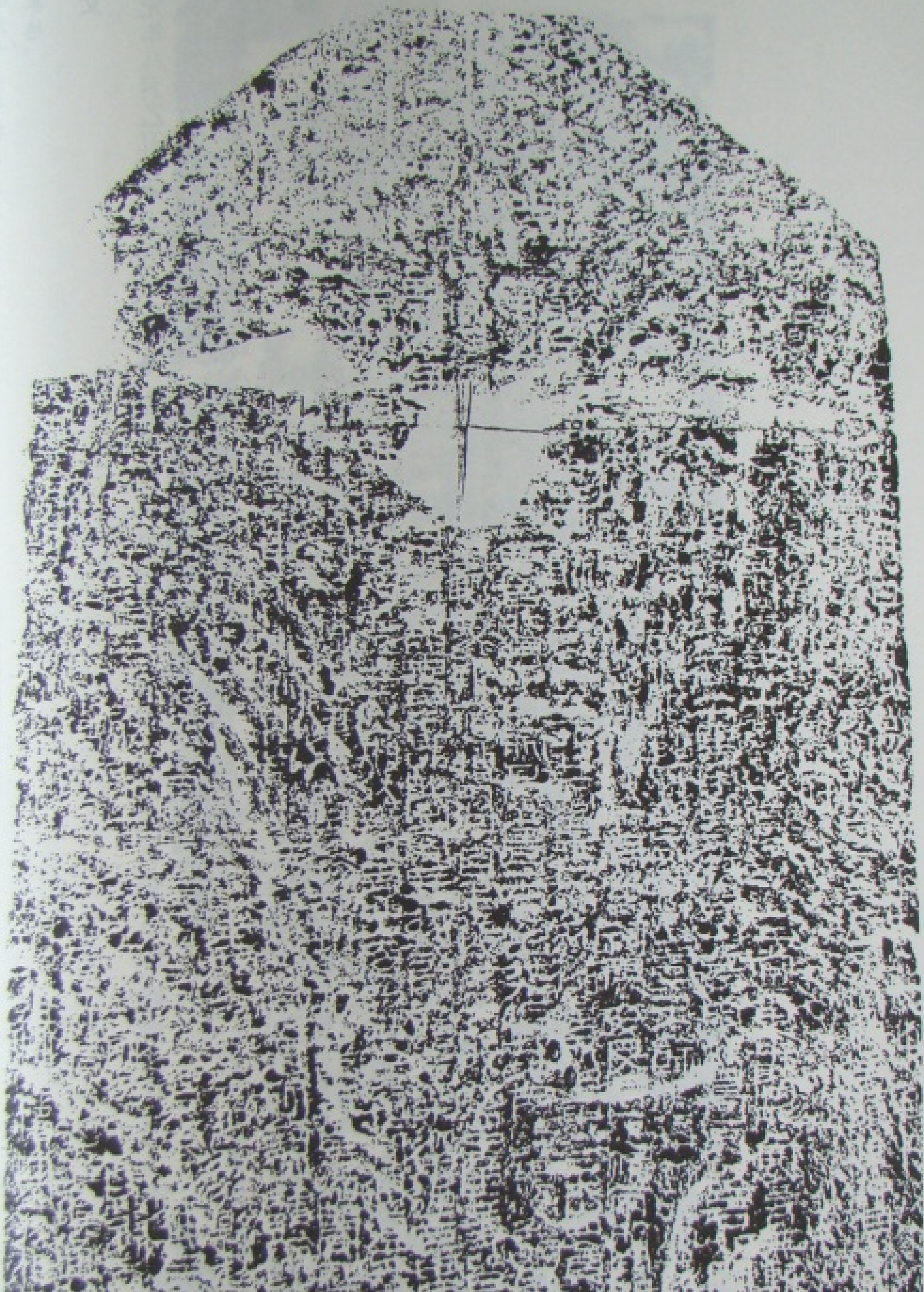
注釋

❶ 乙丑：八瓊室舉作「己丑」，誤。原拓「乙」字基本清楚，且與長曆合。漢碑全集釋文取之，沿誤。

❷ 據長曆，建康元年八月乙丑朔，十九日爲癸未，原刻作「丁未」，恐誤。以「十九日丁未」逆推，則八月己丑朔，八瓊室作「己丑」，殆本此。

〇〇六三　三公山神碑

東漢本初元年（公元一四六年）二月八日



碑於河南省元縣南蘇村出土，出土時間不詳。清吳式芬訪得，沈濤常山貞石志錄其文。碑呈圭形，有額，有穿。拓本高一八一厘米，寬八二厘米。碑陽隸書，約一九行，行字數不可計。碑陰亦隸書，字比碑陽大，隸勢稍異。闕拓，據八瓊室錄文以備參。碑額已全泐，所存筆痕爲篆書。碑文漫漶嚴重，標點供參攷。

碑文

［本］初元年，二月丁巳朔，八日甲子❶，大常臣□、丞臣□頓首上／尚書□□□賜□□□□男□劉仲自玄元氏三公神主簿，使仲自□當比／□□山北□□□□□□□□□□餘□／(上闕)造，問索三公御語山❷，當□□上黨界中，縣祭塞言，無輒告縣。／(上闕)三公山在西八十里，豫❸(下闕)自□邊❹。有豎石如闕狀❺。有／(上闕)祀幽□□□□造二丈餘□□□□□□□□❻／(上闕)徧□祠像，□民起□兩闕。門間有／(上闕)餘功□□□北上□玉□□珪□魚□大山四貟名□東，／□石□出❼。□□以北，□□□爲廿□□□□□。山北入西，去地百餘里。□□國追／□守□□□❽，輒蒙報應。博問自毛殷、王安、段孫、王達等，皆曰永平／□五□三月甲申❾，□号□中部，問索三公御語山，象□光□，遣戶曹史孫□／(上闕)掾□□□三公山別狀。□□等以山直□□□□❿，通道往來。用功□／(上闕)物故。到建初四年⓫，□□□□，聞知三公山神之／(上闕)甲申□建□□山。遣廷掾□□，具酒脯詣山請雨⓬，計得雨／(上闕)圭璧，命□□祠之。後於縣愁皆⓭，回成⓮／(上闕)奉□典，日後□令胄／(上闕)融□山□□□□山。審神言□通道／(上闕)公山□。殷復與吏士俱通利故道⓯，疾⓰／(上闕)寮□□□□□□□□□□□□積塞。後相馮襲以⓱／

碑陰

□□□尉臺吏臣(下闕)祠(下闕)山下，去縣廿五里。／□□□遣吏(下闕)郡縣轉相□／(上闕約四五字)遣行事(下闕)吏(下闕)奉祠，山能興／(上闕)曰山川(下闕)潤百里者，□／(上闕)壽(下闕)薦珪璧犧牲，四時祠／(上闕)萬六千。以王家經錢給直⓲，增設□□□給珪璧⓳。臣愚以爲□山□臣，許臣防頓首上／□書，二月十七日癸酉⓴，尚書令臣□㉑，奏雒陽宮。空／(上闕)祠祀(下闕)縣冡／(上闕)巳朔，十□日癸酉，尚書令□下㉒(下闕)□㉓／(上闕)佐進㉔(上闕)書(下闕)掾琦□國書。／

（八瓊室卷四摹錄；漢碑全集二冊圖五五三頁；天津市胡月先生存有拓片）

注釋

❶ 首字泐，第二字爲「初」。下爲「二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以通鑑目錄推之，當爲「本初元年」。碑陰有「二月十七日癸酉」，干支亦合。

❷ 「御」下一字漢碑全集釋文闕，八瓊室疑爲「語」字，可從。元初四年祀三公山碑有「深惟三公御語山，三條別神，迥在領西」。此碑下文有「問

索三公御語山」。

❸ 八瓊室跋：「□里」下爲「豫」字。」

❹ 八瓊室跋：「□遷」上有「□」形，而中不可辨。「□」上爲「自」字。」

❺ 「豎」，漢碑全集釋文作「竪」，非。八瓊室作「豎」，是。漢熹平四年韓仁墓碑有「豎石訖成」。元初四年祀三公山碑有「起堂立壇，雙闕夾門」。

❻ 八瓊室跋：「「祀」下爲「幽」字，「二大」上爲「造」字。」

❼ 「出」下爲碑穿，約占四字格。

❽ 「守□□」下當碑穿，約占四字格。

❾ 「三月」下當碑穿，約占四字格。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八年春三月丁亥下詔，自春已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二千石分禱五岳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者。」碑之祀山神禱雨事應本此。

❿ 「直」，漢碑全集釋文作「道」。八瓊室作「直」。

⓫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書有「久旱傷麥，憂心慘切」，「令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冀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碑載祀山神事與此相合。

⓬ 據後漢書質帝紀：永嘉元年質帝即位，五月甲午詔「自春涉夏，大旱炎赫，憂心京京，故得禱祈明祀，冀蒙潤澤」，「郡國有名山大澤，能興雲雨者，二千石長吏，各絜齋請禱，竭誠盡禮」。

⓭ 苷：即「苦」字。漢碑全集釋文闕。據八瓊室摹錄補。

⓮ 「□」字漢碑全集釋文闕。據八瓊室摹錄補。

⓯ 「殷」，漢碑全集釋文作「役」，八瓊室作「殷」。

⓰ 「疾」，漢碑全集釋文闕。

⓱ 「以」下文闕。常山貞石志：「碑陽末行末一字「以」字，文尚未完，當與碑陰相接。」

⓲ 王家：指公家，國家。直：通「值」。

⓳ 「增設□□□」下爲碑穿。

⓴ 「□書」下爲碑穿。

㉑ 「臣」下一字，左半泐，存右半「頁」。

㉒ 「令」下一字左半泐，右半存「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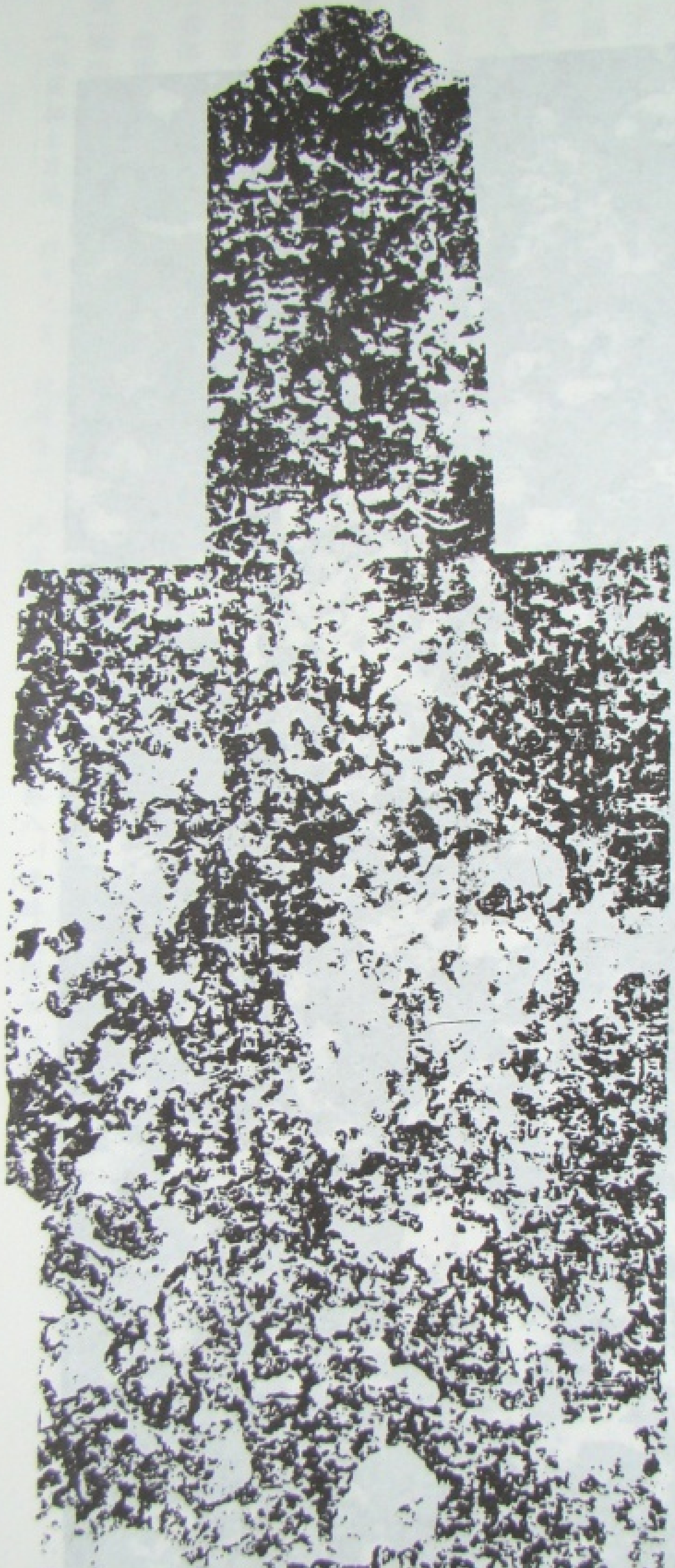
㉓ 此行以下，八瓊室注：「第十一行全泐，常山志有「山、川」二字。第十二行全泐，常山志有「酉、大」二字，並兩半字。」

㉔ 「佐進」上八瓊室注：「常山志有「到、言」二字。」

〇〇六四　武斑碑

東漢建和元年（公元一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武斑頌德碑在山東省嘉祥縣之紫雲山武氏祠中。該碑自隸釋以来諸家均不知所在，至清乾隆五十一年始由黄易訪得。碑呈圭形，有穿，文字多漫漶。闕字據隸釋補。拓片陽通高一五〇厘米，寬五九厘米，額題『故敦煌長史武君之碑』，均隸書。拓片碑陰高六九厘米，寬二二厘米，題『武氏碑』，是後人補刻。

碑文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二〔月〕辛巳朔，廿三日癸卯，長史同□□□□□□□/敦煌〔長〕史武君諱斑，字宣〔張〕❶。〔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❷。元功章〔炳〕，〔勳〕臧王府。〔官族析分〕❸，〔因〕以〔爲〕氏〔焉〕。〔武〕氏盖/其後也。商周假〔藐〕❹，〔歷〕世〔壙遠〕❺，〔不隕〕其美。漢興以来，爵位〔相〕踵，□〔朝忠〕臣。

君幼□顔閔之楙質，長敷斿夏之/文〔學〕❻，〔慈恵〕克□，〔孝友玄妙〕。苞〔羅〕術蓺，貫洞〔聖〕□，博〔兼〕□□，耽綜典籍。□思□純❼，求〔福不〕回。清聲美〔行〕，〔闡形/遠近〕。〔州郡〕貪〔其〕高賢，幼〔少〕❽，請以□□歲舉。□翼紫宮，□□〔詔除〕，〔光顯王室〕，〔有〕□〔於國，帝庸嘉之〕。〔掌司古〕□，/〔領校〕秘鄭❾，〔研〕□幽微。追昔劉向，辯、賈之辻❿，比□〔萬矣。時戎〕□□，〔匡正一〕□。□〔朝廷惟憂〕□□，〔有司〕□□〔舉/君〕。〔斑到官之日〕，□〔癘〕吏士，哮虎之怒⓫，薄伐□□。□□□□，□□□〔並，百姓〕賴之，邦〔域〕既寧⓬。〔久勞〕于〔外〕，當〔還〕/本朝，〔以敘左〕右。

以永嘉元年⓭，□月□日，〔遭疾不〕□，〔哀〕哉。〔於是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咸□〔爲自古在〕昔⓮，先〔聖與〕仁。□□〔興替〕，□□〔人存，生榮〕死哀，是爲〔萬〕年。伊君遺德，□〔孔〕之〔珎〕。故□〔石銘/碑〕，〔以〕旌〔明〕德〔焉〕。其辭曰⓯：/

於惟武〔君，允德允〕恭。受天休命，〔積祉所鍾。其〕在孩〔提〕，岐嶷發蹤。謙□守約，唯誼是從。孝深凱風，〔志絜羔羊〕。/樂是□□，恬〔此〕榮光⓰。〔孳孳〕臨川，闞見□廧⓱。懣仰其首，徹妙玄通⓲。□〔然清邈〕，□□□□，□□〔升〕□，/爲帝股肱。扶助大和，萬〔民迺蒙〕。顯〔宗〕□□，史官書功⓳。昊天上帝，降〔茲〕鞠凶⓴。晻忽徂逝㉑，□□□宮㉒。/〔不享〕者耇㉓，〔大〕命□□。百遺惟□㉔，〔后〕帝〔感傷〕。學夫〔喪陈〕，〔士〕女悽愴。旌表金石㉕，〔令問〕不忘。〔垂〕□後昆，億載〔歎誦〕㉖。/

尚書丞沛〔國蕭曹芝〕□宣㉗，/成武令中山安〔憙曺〕种□□㉘，/豐令下邳良成徐崇□□㉙，/故陳留府丞魯〔國魯〕□□□□㉚，/防東長〔齊〕國臨菑□㉛，/〔紀伯允書此碑〕，□嚴祺，字伯魯㉜。/

（北圖拓本匯編一册九八頁；隸釋卷六；兩漢記卷一五；萃編卷八；漢碑集釋七七頁）

注釋

❶「宣」下一字泐，隸釋作「張」，武氏石闕銘有「開明子宣張」，據補。「武君諱班」，兩漢記作「武斑」，脫「君諱」二字。又謂「武君爲吴郡府丞開明之長子，仕爲敦煌長史，非敦煌人也。小歐陽集古録目以武君爲敦煌人，亦誤矣」。

❷「克」字，兩漢記闕，隸釋作「久」，潛研堂跋尾卷一作「久」，均非。金石録、金石萃編作「克」。授堂金石跋一：「隸釋『久代鬼方』，趙云『克伐鬼方』，今審爲『克伐』。」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殷王武丁」，山東金石志作「殷武王丁」，誤倒。

❸金石録跋作「析分」，隸釋、潛研堂跋尾、萃編作「分析」，前者或然。「元功章炳，勳臧王府。官族析分」一段，兩漢記僅存「元功臧王府官」六字，餘闕。又，風俗通以武氏爲宋武公之後，唐武則天以爲周平王少子武之後。左氏春秋經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此武氏在典籍中的早期記載。

❹假蘋：即「遐邈」，同義連文，久遠也。隸釋洪注：「碑以「假」爲「遐」。」楊統碑：「假邇莫不隕涕。」楊統碑：「勳迹蘋矣。」「蘋」與「蘋」異體，通「邈」。

❺壙：通「曠」。隸釋洪注：「以「壙」爲「曠」。」自「曰」下至「臣」一段文字，兩漢記僅存一「臣」字，餘均闕。

❻「幼」下一字泐，隸釋闕，萃編作「門」，不大可信。隸釋「㬎」字，萃編作「懋」，二字通用。斿：通「游」，又作「遊」。隸釋洪注：「以「斿」爲「游」。」漢石經論語作「子斿」，用同。孔彪碑：「浮斿塵埃之外。」武榮碑：「久斿大學。」

❼隸釋闕「恩」字，萃編補。

❽隸釋「賢」下闕二字。萃編闕「幼」，有「少」字。山左金石志：「洪氏「貪其高賢」下闕二字，今碑作「力少」，疑「力」是「幼」字。謂貪慕其高賢，尚幼少也。漢順帝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其有茂才異行若顔淵、子奇，不拘年齒。據武氏石闕銘云：「宣張仕濟陰，年廿五，曹府君察舉孝廉」云云，此爲「高賢幼少」之證。」

❾「古」下一字泐，據文義，疑當是「典」或「籍」。鄓：同「陝」，通「奥」。隸釋洪注：「以「鄓」爲「奥」。」金石萃編跋：「鄓，字與「奥」通。禹貢「四陝既宅」，史記夏本紀作「四奥既居」。爾雅釋宮：「西南隅謂之奥。」陸德明釋文云：「奥，或作陝。」其見於石刻者，譙敏碑「深明箕陝」，柳敏碑「陝處臧兮」，皆以「陝」爲「奥」。而此碑則移「阝」於右也。」秘奥，謂秘藏典籍。

❿辩：通「班」。「辩賈」，萃編作「辨賈」，非。班、賈，謂班固、賈逵。漢隸拾遺敦煌長史武斑碑：「第六行「追昔劉向、辩、賈之徒」，「辩」即「班」字也。外黄令高彪碑亦云：「章文襦袉，類乎斑賈。」「班」、「斑」、「辩」古字通。」

⓫癘：通「勵」，即「勵」字，勉勵也。哮：同「虓」。詩經大雅常武：「闞如虓虎。」風俗通引作「哮」。武榮碑也作「哮」。費鳳别碑、魏大饗碑作「虓」。

⓬「薄伐」下闕二字，疑爲「獫狁」。漢稱「獫狁」爲匈奴。詩經小雅六月：「薄伐獫狁。」萃編跋：「順帝末年，匈奴背叛，使中郎將馬寔擊破之。碑所云「哮虎薄伐」，「邦域既寧」者，殆指此事。」

⓭自「君幼」以下至「永嘉元年」一大段，兩漢記僅存「右以□嘉」，餘全闕。

⓮「咸」，隸釋、兩漢記作「感」，萃編作「咸」，後者爲優。「爲」上一字泐，名本闕，當是「以」字。「嘉」字以下至「昔」，兩漢記僅存「恢等惟昔日郎署感」，餘闕。獨笑齋卷二：「「同歲」，即後世「同年」之謂。蓋與斑同歲舉孝廉者也。」

⑮ 「爲」字，隸釋闕，萃編補。自「先聖」下至「其辭曰」，兩漢記全闕，而注：「此間未知所闕幾行。」

⑯ 「此」下一字隸釋闕，萃編作「榮」，是。文學攷釋三章作「策」，非。自「於惟」至「榮光」，兩漢記僅存「於惟受天是」五字。

⑰ 𤗻：同「牆」。詩經小雅常棣：「兄弟鬩于牆。」釋文：「牆，或作「𤗻」。」漢碑集釋：「此碑「𤗻」上殆是「宮」字。」是也。論語子張：「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宗室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兩漢記闕「孳孳臨見」。

⑱ 漢碑集釋：「「㦀」即「庶」之隸變。」其首：即箕山、首陽山。史記伯夷列傳「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下索隱：「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又「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碑以許由、夷齊比喻武斑的高節情操。樊敏碑：「體道箕首。」㣲：即「微」字。兩漢記：「「妙」字其半泐，不可辨。今諦審之，亦似「目」旁，蓋「妙」從「女」者非也。茲未敢遽定，仍依洪本作女旁耳。」

⑲ 以上兩漢記所據拓闕「仰其□然清邈□□□□□□升□，爲肱扶助大和萬民迺蒙顯宗□□」一段。

⑳ 隆：即「降」字。隸釋、兩漢記作「降」。詩經小雅節南山：「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毛傳：「鞠，盈；訩，訟也。」

㉑ 晻：通「奄」。隸釋洪注：「以「晻」爲「奄」。」奄忽，突然之間。

㉒ 「宮」及其上三字，隸釋闕。山左金石志：「今碑第四字是「宮」字，正與韻叶。」漢碑集釋脫一字。

㉓ 「享」下一字隸釋闕。山左金石志：「「耆」上作「耆」，是「耆」字。」萃編作「耆」。是也。

㉔ 適：即「逵」字，通「寮」，亦作「僚」。隸釋洪注：「以「適」爲「寮」。」

㉕ 「愴」下一字隸釋闕。又「金石」作「金門」，誤。兩漢記自「宮」至「士女」全闕，「金石」作「金門」，亦誤。山左金石志：「「士女悽愴」下闕，今碑有「旌」字。其下「金門」，今碑作「金石」，謂旌其行於金石，故下云「令問不忘」。」萃編作「金石」，甚是。

㉖ 「垂」下一字各本均闕，據銘辭常例，疑是「示」字。以上三句，兩漢記僅存「不忘昆」三字，餘闕。「億」，隸釋作「萬」，非。授堂金石跋一：「洪云「萬載嘆誦」，實是「億載」。」

㉗ 「沛國」下之字兩漢記闕。

㉘ 兩漢記「中山」下注「闕三字」，「种」下之字亦闕。

㉙ 兩漢記「下邳」下注「闕三字」，「崇」下之字亦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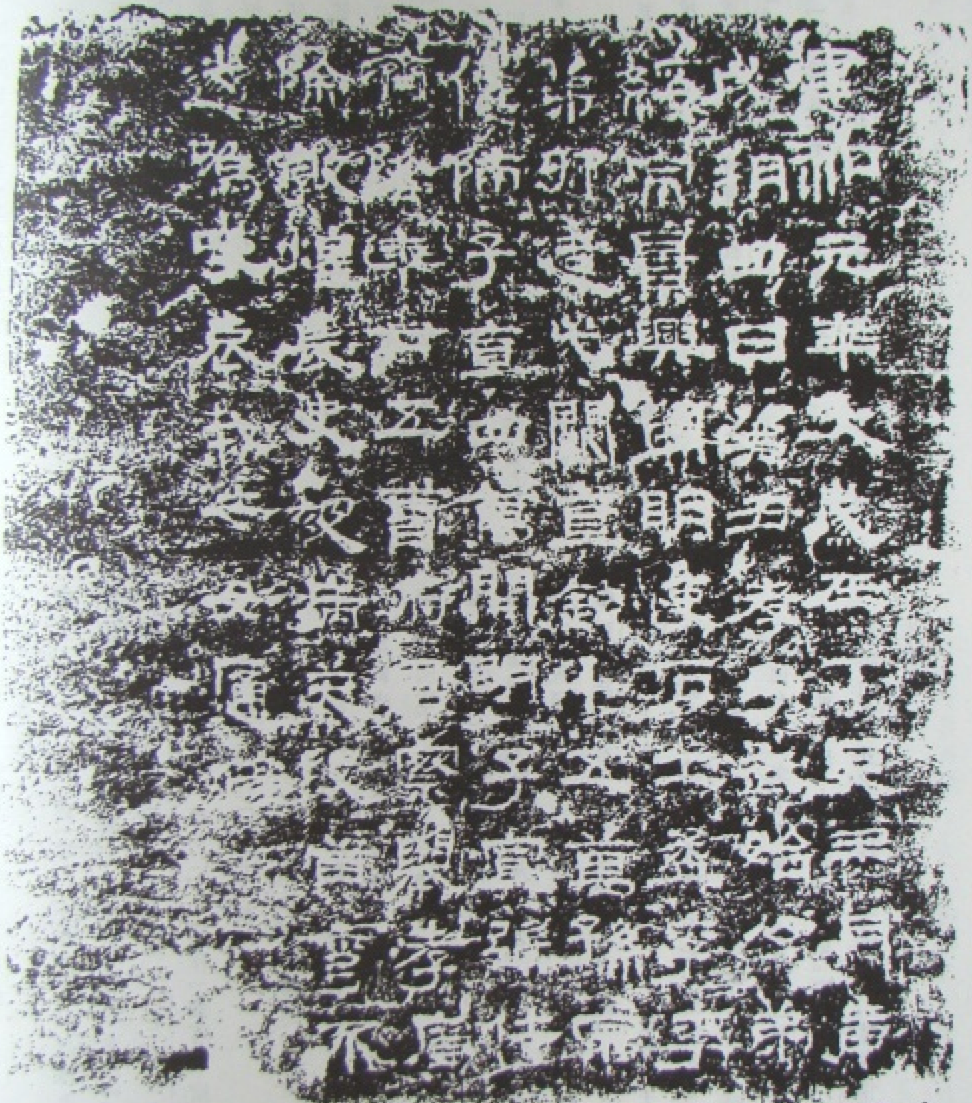
㉚ 「故陳留」下之字，兩漢記闕。

㉛ 兩漢記「東長」上闕「防」字，下全闕。

㉜ 兩漢記：「小歐陽集古錄目云：「嚴祺，字伯魯，隸書。」今不見此文久矣。据洪氏隸釋載是碑，末云：紀伯允書此碑。下乃云嚴祺，字伯曾。「曾」、「魯」二字未知孰是，然驗其文勢，則書者紀伯允，而非嚴祺也。「紀伯允」三字上有闕文，或是「□紀伯允」，則紀字是其名，伯允是其字，未可知也。今不能臆定矣。」山左金石志：「「防東長」一行下，有「嚴祺字伯魯」五字，隔越甚遠。」「魯」，隸釋作「曾」，萃編作「魯」。「允」，或作「元」。

〇〇六五　武氏石闕銘

東漢建和元年（公元一四七年）三月四日



碑刻在今山東省嘉祥縣東南紫雲山。銘刻於西闕之背，東闕刻畫像，側有六朝人補刻「武家林」三字。銘文中提及武斑死事。據武斑碑，斑死於永嘉元年。拓片高四五厘米，寬三七厘米，隸書。金石錄始錄全文。

碑文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❶，使石工孟季❷，季/弟卯造此闕❸，直錢十五萬❹。孫宗/作師子❺，直四萬。開明子宣張❻，仕/濟陰，年廿五，曹府君察舉孝廉。/除敦煌長史。被病夭沒❼，苗秀不/遂❽，嗚呼哀我❾，士女悹傷❿。/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九九頁；金石錄卷一四；兩漢記卷一五；萃編卷八；漢碑集釋八六頁）

注釋

❶武梁，字綏宗，曾官從事，死於桓帝元嘉元年季夏。詳參金石錄漢從事武梁碑、隸釋從事武梁碑。武開明，武梁弟，官至吳郡府丞，死於桓帝建和二年。見金石錄所載漢吳郡丞武開明碑。

❷「孟」下一字模糊，金石錄跋連下字作「季季」，漢碑集釋作「李李」。兩漢記：「石工名，趙氏作『孟季季弟』，今驗石本，下是『李』字，上是『孚』字，皆非『季』字也。」枕經堂金石題跋卷二：「趙云『石工孟季季弟卯』，翁與王，與馮晏海皆云『孟孚李弟卯』，以予此本審拓細視，乃『孟李李弟卯』。蓋孟李、孟卯同作云爾。」備參。

❸「季」，萃編作「李」。萃校：「『李弟』，碑作『季弟』。」「造」字模糊，「辶」明顯可見，從金石錄跋作「造」。

❹直：通「值」，價值。

❺師：「師」的俗字。「師子」，即「獅子」。枕經堂金石題跋：「孫宗亦石工也。」

❻宣張：武斑，字宣張。武開明的長子。死於永嘉元年。詳參武斑碑。

❼夭：即「夭」字，早衰。石門頌「稼苗夭殘」，夭，作「夭」。衡方墓碑「國外浮談」，談，作「談」。金石錄跋尾作「云」，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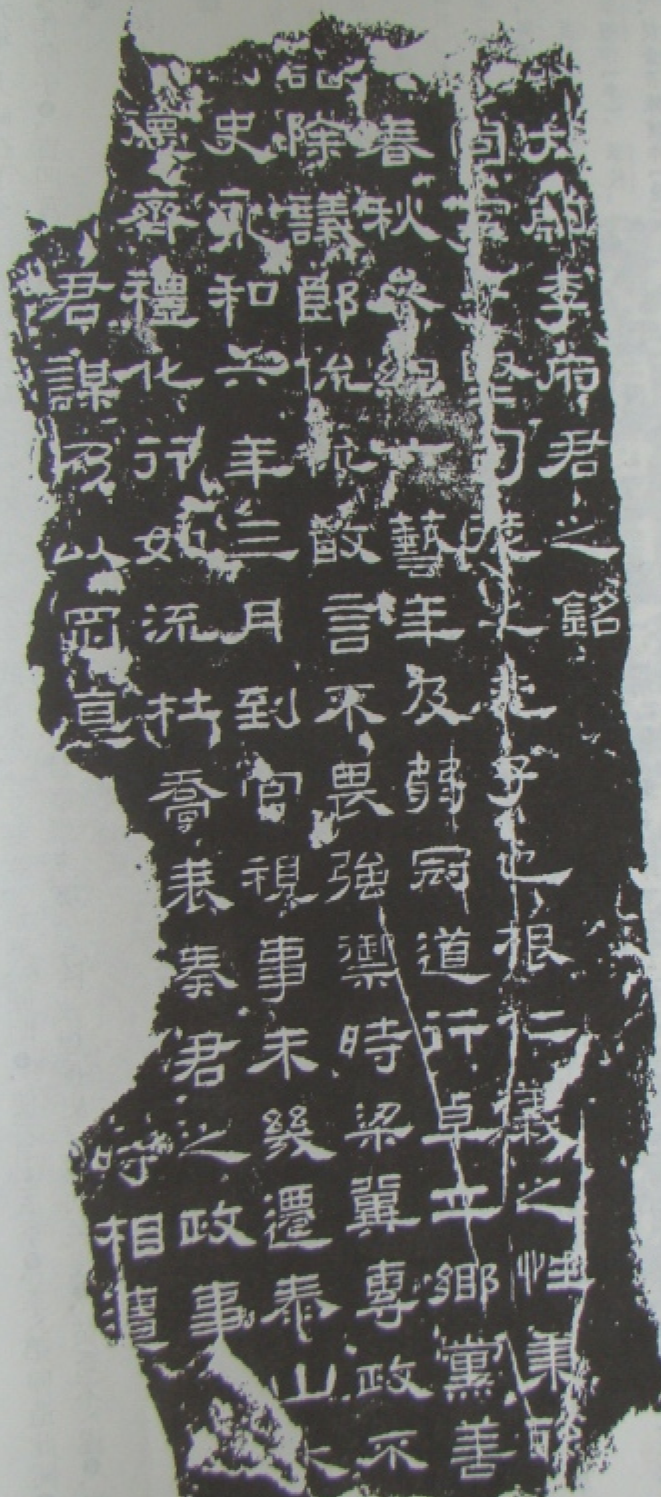
❽秀：同「秀」。論語子罕：「苗而不秀者，有也夫。」比喻人才早逝。

❾我：假借爲「哉」。

❿土：即「士」字。二字易混，故土地的「土」字，又加點作「圡」，以示區別。但並沒有完全推行。悹：即「瘜」字，是悲痛之「痛」的加形專字。

〇〇六六　李固殘碑

東漢建和元年（公元一四七年）



碑在陝西省山陽縣，殘缺嚴重。章鈺藏拓。拓片高八三厘米，寬三二厘米，隸書。李固於桓帝建和元年被殺，後漢書有傳。

碑文

□故大尉李府君之銘❶。／□□固❷，字子堅，司徒之元子也❸。根仁義之性，秉聰❹（下闕）／□□春秋，參綜六藝❺。年及弱冠，道行卓立❻。鄉黨善（下闕）／□詔除議郎❼。侃侃敢言，不畏強禦。時梁冀專政，不（下闕）／□□史❽。永和六年三月到官❾。視事未幾，遷泰山大❿（下闕）／□□德齊禮，化行如流。杜喬表奏君之政事，□□（下闕）／□□□□君謀。乃以罰直□□□□時相遣□□（下闕）⓫／

（北圖拓本匯編一册一〇〇頁）

注釋

❶『故』字上半泐，輪廓尚可見。『故』上闕字應是『漢』字。

❷『固』上應是『諱』，再上應是『公』或『君』字。後漢書順冲質帝紀載，冲帝元嘉元年八月庚午即皇帝位，『丁丑，以太尉趙峻爲太傅，大司農李固爲太尉，參録尚書事』。質帝本初元年閏六月『甲申，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弑，帝崩於玉堂前殿，年九歲。丁亥，太尉李固免』。桓帝紀建和元年十一月『前太尉李固、杜喬皆下獄死』。李賢注『續漢志：順帝之末，京都童謡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曲如鉤，謂梁冀、胡廣等。直如弦，謂李固等』。據後漢書李固傳，固因反對梁冀專權，冀長固名德，終爲己害，遂誅之，時年五十四。

❸司徒：指李固之父李郃。後漢書李固傳：『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李郃事迹見後漢書數術傳。

❹後漢書李固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

❺『綜』上一字下半泐，上部清楚，應是『參』字。參綜，參悟綜覽之意。

❻後漢書郎顗傳載，郎顗上書薦李固，稱『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顔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可爲碑文注脚。

❼『詔』字上部泐，尚存下部二口。後漢書李固傳：『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力陳杜絶外戚、宦官干預朝政，順帝多所採納。宦者陷害，賴大司農黄向，僕射黄瓊救，得免。續漢書：『衛尉賈建舉固也，以固爲議郎。』

❽『史』上一字泐，殘存劃痕，應是『刺』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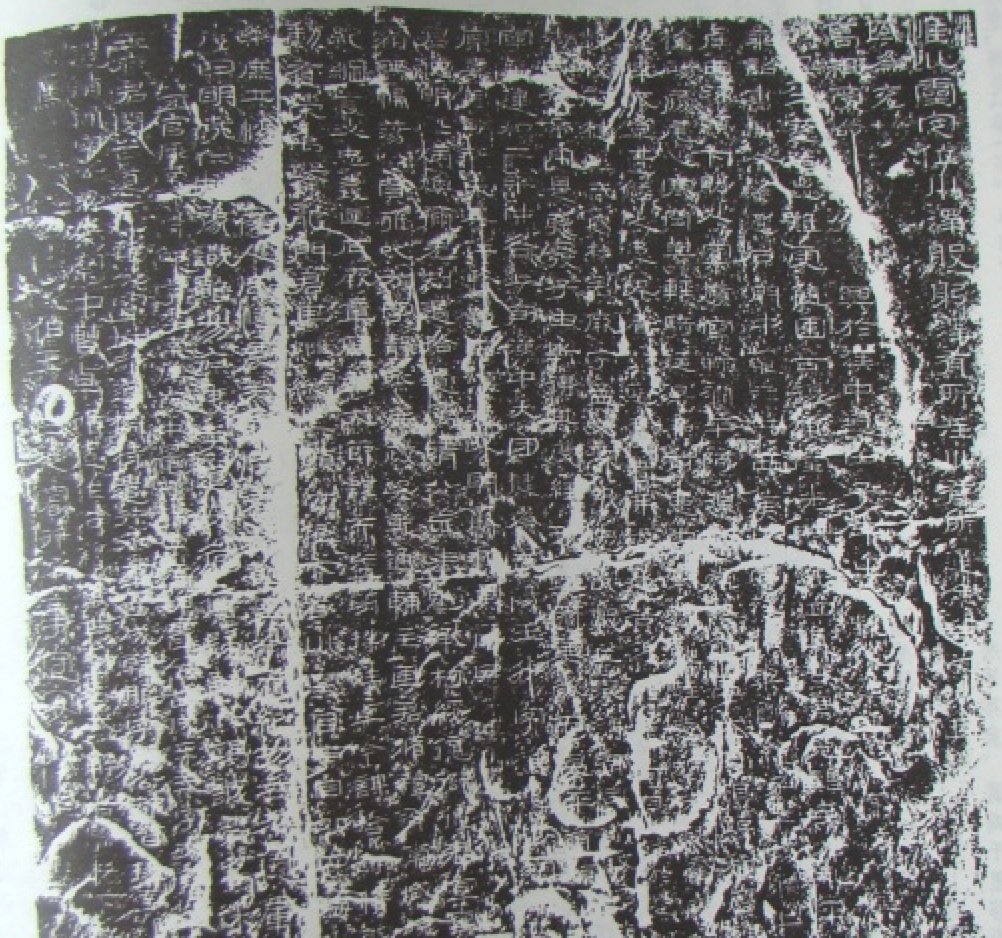
❾後漢書李固傳：『永和中，荆州盗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内，赦寇盗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内清平。』碑詳載李固任荆州刺史的具體時間，可補史闕。

❿後漢書李固傳：『（固）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盗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⓫罰：即『剛』字。以後不知闕幾行。當敘李固被害事及銘辭。

〇〇六七　石門頌

東漢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十一月



漢桓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爲司隸校尉楊孟文所立。石在陝西省褒城縣褒斜谷之石門，摩崖刻，與西狹頌、郙閣頌合稱「漢代三頌」。一九七〇年修褒城水庫，鑿置漢中市博物館。高三二七厘米，寬二五四厘米。拓片高二〇七厘米，寬一八二厘米，隸書。額題「故司隸校尉楗爲楊君頌」，無拓。此摩崖銘刻序文、銘辭通篇用韻。

碑文

惟巛霊定位❶，川澤股躬❷，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台之川，其澤南隆❸。八方所達，益/域爲充❹。/

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❺，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❻。後/以子午，塗路歮難❼。更隨圍台，復通堂光❽。凡此四道，垓鬲尤艱❾。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❿，西夷虐殘。橋梁斷絶，子午復循⓫。上則縣峻，/屈曲深顛⓬，下則人冥⓭，廎寫輸淵⓮。平阿涼泥，常蔭鮮晏⓯。木石相距，利磨确磐⓰。臨危/槍碭⓱，履尾心寒。空輿輕騎，遰导弗前⓲。惡虫𡚁狩⓳，虵蛭毒蟃⓴。未秋截霜，稼苗夭殘㉑。/終年不登，匱餧之患。卑者楚惠，尊者弗安。愁苦之難，焉可具言！於是明知故司/隸校尉楗爲武陽楊君，厥字孟文㉒，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駁，君遂執爭。百/遼咸從㉓，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功飭爾要㉔，敞而晏平。清涼調和，烝〻艾/寧。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漢中大守楗爲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曰：/

君德明〻，炳煥彌光㉕。刺過拾遺，厲清八荒。奉魁承杓，綏億衙彊㉖。春宣聖恩㉗，秋貶若/霜。無偏蕩〻，貞雅以方。寧靜烝庶，政與乾通。輔主匡君，循禮有常。咸曉地理，知世/紀綱。言必忠義，匪石厥章。恢弘大節㉘，讜而益明。揆往卓今，謀合朝情。醳艱即安㉙，有/勳有榮。禹鑿龍門，君其繼縱㉚。上順升極，下荅巛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樂，庶士悅廱㉛。商人咸憘㉜，農夫永同。春秋記異，今而紀功。垂深億載，世〻嘆誦。/

序曰：明哉仁知，豫識難易㉝。原度天道㉞，安危所歸。勤〻竭誠，榮名休麗。/

五官掾南鄭趙邵，字季南。屬褒中鼂漢彊，字產伯㉟。書佐西成王戒，字文寶，主㊱。/

王府君閔台道危難㊲，分置六部道橋。特遣行丞事西成韓朖，字顯公㊳，都督掾南鄭魏整，字伯王㊴，後/遣趙誦，字公梁，案察中曹卓行造作石積㊵，萬世之基。或解高格㊶，下就平易，行者欣/然焉。伯王即日徙署行丞事，守安陽長。/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〇一頁；隸釋卷四；兩漢記卷一三；萃編卷八；漢碑集釋八八頁）

注　釋

❶ 巛：同「坤」。廣韻魂韻：「坤，古文巛。」漢碑常作「巛」。如修華嶽碑：「巛靈既定。」西嶽華山廟碑：「乾巛定位。」

❷ 股躬：同「股肱」。躬，通「肱」。

❸ 余：通「斜」。集古錄跋尾：「以「余」爲「斜」，漢人皆爾。」台：即「谷」字。隸釋洪注：「碑以「余谷」爲「斜谷」。」「其」，秦漢碑述作「真」，誤。

❹ 充：假借爲「衝」，通道。隸釋洪注：「「充」爲「衝」。」

❺ 㐄：即「午」字，全文三見，隸釋均作「才」，並非。

❻ 祇：當作「氐」字。隸釋洪注：「「祇」爲「抵」。」非。隸辨上旨：「隸釋云以「祇」爲「抵」，非也。詳其文義，蓋以「祇」爲「厎」，言高祖由漢中而至秦也。」玉篇厂部：「厎，至也。」兩漢記則謂「當是「氐」字，猶費汎碑以「妖」爲「氐」」。潛研堂跋尾卷一：「祇，即「氐」字。」後說義勝。爲：「爲」的俗字。隸釋洪注：「「爲」字。」

❼ 「𡍮」，隸釋作「墜」，洪注：「墜，即「塗」字。」兩漢記、萃編作「蓬」。但拓本下「土」甚分明。歨：「澀」的異體字，謂不通暢。隸釋洪注：「以「歨」爲「澁」。」說文止部：「澀，不滑也。从四止。」

❽ 圍谷、堂光均爲地名。經史百家雜鈔「光」作「先」，改字以協韻，非是。「光」字甚清晰，與「難」、「艱」合韻。

❾ 「四道」，秦漢碑述作「四通」，校勘未及。垓鬲：重重阻隔。垓，通「陔」。說文通訓定聲：「「垓」叚借爲「陔」。」鬲，通「隔」。潛研堂跋尾：「垓鬲，義與「閡隔」同。」兩漢記：「垓鬲，即「閡隔」。」「閡」與「陔」同。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鬲閉門戶。」顏師古注：「「鬲」與「隔」同。」倒序則爲「隔閡」。

❿ 元二：謂元年、二年。後漢書鄧騭傳：「時遭元二之災。」李賢注：「元二，即是元元也。」以「二」爲重字符號，非。金石錄跋：「若讀爲「元元」，則不成文理。」隸釋洪跋：「元二者，蓋謂即位之元年、二年也。」文中另有重字替代符號爲兩短橫，在字格右側，佔半字位置，與此「二」字佔全格不同。一說古代術數謂一元之中有天地二厄，後因以指災年、厄運。備參。

⓫ 脩：同「循」。隸釋作「脩」，非。

⓬ 泝：同「泒」，通作「流」。玉篇水部：「古「流」字。」「泒」又與「派」爲異體，爲同形字。

⓭ 人：當作「入」，「人」與「入」形近易混。隸釋洪注：「「入」字。」冥：「冥」的異體字，深也。爾雅釋言：「冥，幼也。」幼，通「窈」，幽深。

⓮ 廎：通「傾」。漢隸拾遺司隸校尉楊涣石門頌：「廎，與「傾」同。」寫：「瀉」的古字。說文宀部段玉裁注：「俗作「瀉」者，「寫」之俗字。」

⓯ 涼：本作「泉」，累增偏旁作「湶」，俗作「涼」。定庵題跋作「源」，非。鮮：通「尟」，少。晏：清朗。說文日部：「晏，天清也。」此句謂山谷深邃，常陰翳而少日光。漢隸拾遺：「晏，溫也。言平阿之地，水泉泥濘，常寒少溫也。」不確。至於批評「漢隸字原讀「平阿湶」爲句，隸辨讀「湶泥常蔭」爲句，皆失之」，則有見地。

⓰ 碥䂣：堅硬的大石。說文石部：「碥，磐也。」段玉裁注：「碥，即今之「埆」字。與土部之「墧」音義同。」說文石部：「磐，堅也。」隸釋洪注：「䂣，即「磐」字。」

⓱ 槍碭：頓仆失據。漢隸拾遺：「槍，音七羊反；碭，音唐。說文云：「踼，跌踼也。一曰，槍也。」廣韻云：「跌踼，行失正。」踼與碭通。」潛研堂跋尾：「槍碭，猶言「槍唐」，古文「唐」爲「啺」，碑又變爲「碭」，其義一也。」

⓲ 遰𢖕：即「滯礙」，同義連文。隸釋洪注：「遰，即「滯」字。𢖕，即「礙」字。」會稽倉樓雜纂二五讀漢碑：「按經典無「𢖕」字。廣韻十九代：

「碍，止也。破，上同。导，釋典云：無导也。」「导」即「㝵」字，本出釋典，而碑文已用之。蓋此碑之立在桓帝建和二年，東漢之末，中國已有梵書流傳，遂入石刻，亦可觀世變矣。」

⑲ 㥲：隸釋洪注：「㥲，即「惡」字。」虫：即「虺」。惡虺，毒蛇。蔽：假借爲「憋」。廣雅釋詁：「憋，惡也。」王念孫疏證：「方言云：「憋，惡也。」……列子力命篇云：「嘽咺憋憋。」後漢書董卓傳：「敝腸狗態。」李賢注云：「言心腸敝惡也。」續漢書「敝」作「憋」。」狩：通「獸」。憋獸，兇惡的野獸。隸釋洪注：「蔽狩，爲「斃獸」。」以爲「斃」字，非。隸辨去祭：「蔽狩，猶「惡狩」也。說文「斃」雖同「獘」，後人「斃」專訓「死」，與碑文義不合。」

⑳ 蝺：「蟃」的異體字。漢隸拾遺：「「虵蛭毒蟃」，「蛭」音大結反，字本作「镻」。爾雅：「镻，蝁。」郭璞云：「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蝁子。」蝁，猶惡也。「蟃」與「曼」通。魯頌閟宮傳云：「曼，長也。」虵蛭毒蟃，言毒長也。說文：「镻，蝁也，蛇毒長。从長，失聲。」是其證。隸辨以「蛭」爲「水蛭」，又引「蟃」爲「螟蛉蟲」，皆失之。」俞樓雜纂讀漢碑：「「惡虫蔽狩，蛇蛭」六字，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已詳釋之矣，惟云「蟃與曼通，蟃，長也，言毒長也」，則於毒蟃二字，未得其解。顧南原隸辨以「蟃」爲「螟蛉蟲」。夫上言諸毒物，而忽及螟蛉之小蟲，非其倫也。愚謂「曼」古與「萬」通。荀子正論篇：「曼而饋。」楊注曰：「曼當爲萬。」是其證也。廣韻二十五願「萬、曼、蟃」並音無販切，是其音本同也。萬者，說文云：「蟲也。」段懋堂謂萬亦蠆之類，愚謂「萬」即「蠆」之古文，本象形字，「ㄩ」象其鉤，厥形甚肖，後以其爲蟲名，省萬作苗，其下从虫，而形轉不肖矣。經典相承又以萬爲十千之名，乃於萬之本義，加虫以別之。左傳「蜂蠆有毒」是也。相沿既久，不知萬是本義，轉以爲从虫萬聲，遂變而作蟃，从虫，曼聲。此碑云毒蟃是也。蟃蓋漢世俗字。」

㉑ 夫：「夭」的俗字，謂禾苗夭死。隸釋洪注：「夫，「夭」字。」定庵題跋：「釋名云：「札，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未秋而禾稼札於霜，故致夭殘也。」

㉒ 楗：通作「犍」。厥：同「厥」。水經注沔水：「刻石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爲楊厥之所開。」集古錄跋尾、金石錄卷四「厥」屬上讀，以爲楊君名「厥」，非。華陽國志廣漢士女篇：「楊渙，字孟文，武陽人也。」……大司隸孟文之元孫楊淮表記：「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邳。」又曰，「武陽楊君厥字孟文」。俞樓雜纂讀漢碑：「司隸校尉楊孟文頌，「至於永平，其有四年」。按文用「其」字、「厥」字，皆漢人文法古拙處。司隸校尉楊淮表記亦云「厥諱淮」，蓋當時有此體例，而集古錄稱楊厥碑，誤作人名，故前人於「厥」字屢有辨論，而「其」字則無人言及。楊孟文名渙，亦見華陽國志序志篇。」兩漢記：「「其」云「厥」者，助語之辭。」平津讀碑記卷一說同。

㉓ 遼：「遼」的異體，假借爲「寮」。隸釋洪注：「「遼」爲「寮」。」左傳文公七年：「同官爲寮。」

㉔ 功：通「攻」，治。飭：即「飭」。金石文字辨異職：「案，說文飭从人、从力，碑變从人、方。」

㉕ 炳：當是「炳」的異體字。兩漢記：「炳，即「炳」。」

㉖ 魁、杓：北斗星中的首、尾二星。綏億：同義連文，安定，安撫。衡：通「禦」。隸釋洪注：「「衡」爲「禦」。」金石文字辨異尾：「釋名云：「衡，止也。」是衡與禦，義本相通。」彊：通「彊」，兩漢記作「彊」。漢隸拾遺：「「綏、億，皆安也……衡，與「禦」同，言能安彊禦之人也。禦彊，即「彊禦」，倒文協韻耳。」

㉗ 「恩」字，碑泐。隸釋作「日」，文學孜釋四章錄文取之，實不可信。兩漢記闕筆。萃編作「恩」，是，據補。

㉘ 庡：同「恢」。隸釋洪注：「庡，即「恢」字。」恢弘，擴大，發揚。

㉙ 譯：「譯」的俗字，隸釋、兩漢記作「譯」。這裏通「釋」。隸釋洪注：「譯，

即「釋」字。」景君碑：「農夫醳耒，商人空市。」用法同。

30 繳：通「蹤」，繼也。隸釋洪注：「繳，爲「蹤」。」繼蹤，同義連文。

31 土：即「士」字。隸釋洪注：「「士」字。」廱：同「廱」。玉篇广部：「廱，和也。」悅廱，同義連文，和樂之義。

32 憘：「憙」的加形字，喜悅。隸釋洪注：「憘，爲「喜」。」說文：「憙，說也。」

33 序曰：碑刻在辭頌之後，復出「序曰」，類似楚辭的亂辭。是對全文的總結。識：「識」的俗寫。金石文字辨異職：「識，即「識」字。」

34 原度：推究測度。風俗通十反：「李公達於原度，即活出之。」

35 屬：「屬」的簡體，後作「屬」字，部屬，指五官掾屬。鼂：同「鼂」，又作「晁」，姓。

36 西成：即「西城」。隸釋洪注：「「西成」爲「西城」。」主：主持其事，動詞。

37 閔：通「惘」。說文通訓定聲屯部：「字亦作「惘」。」「危」，隸釋闕。兩漢記：「今以石本審視，確是「危」字。」古墨齋金石跋卷一：「隸釋「王府君閔谷道」下缺一字，今按碑是「厄」字。」備參。

38 「韓服」，隸釋作「輔服」，非，文學攷釋取之，沿誤。古墨齋金石跋作「韓服」，亦不確。服，「朗」的異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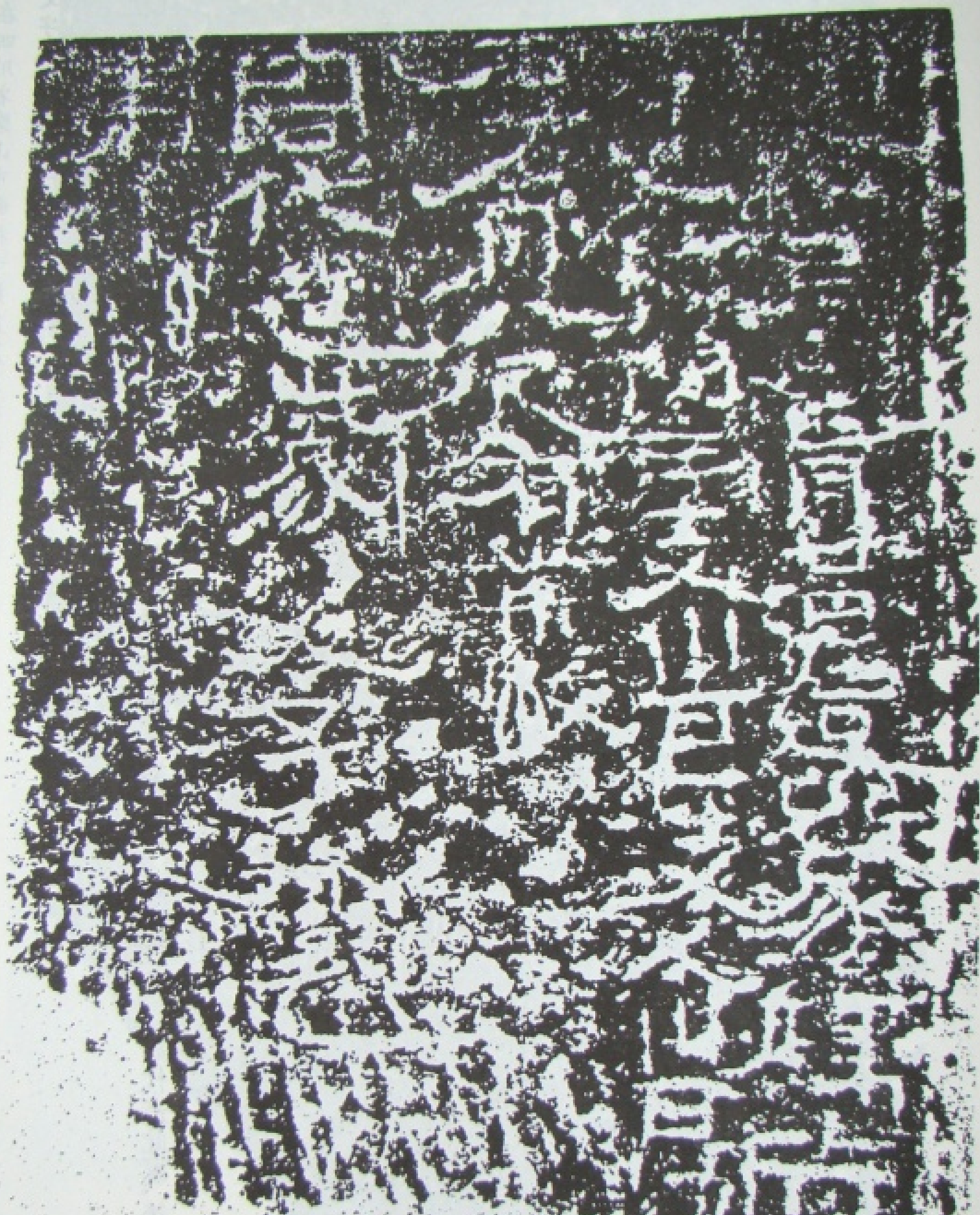
39 魏：通「巍」，漢魏六朝碑刻多有之。王，同「玉」，萃編作「王」。

40 積：同「積」。隸釋洪注：「積，爲「積」。」堆積物。漢碑集釋：「石積，蓋即石倉。」

41 格：通「閣」，棧閣，棧道。漢隸拾遺：「格，即棧閣之「閣」，析里橋郙閣頌云：「減西□之高閣，就安寧之石道。」意與此同也。開通褒余道石刻：「始作橋格。」辛李造橋碑：「棧格陵陵。」並以「格」爲「閣」。」

〇〇六八　周代造崖墓題記

東漢建和三年（公元一四九年）正月二十日



一九四一年在四川省樂山市新福寺鄉崖墓裏發現，崖墓是利用天然洞穴，埋葬死者，當地人稱這類洞穴爲蠻洞。題記刻於崖墓洞壁，尺寸不詳。文字五行，字徑一八厘米，隸書。

碑文

建和三年正月廿日造此冢，竦行／十丈□門三丈❶，川戶一丈，人川戶／右方，穴八尺，有冊枚❷。／周代造此冢，後子孫率／來。／

（四川歷代石刻二三頁）

注釋

❶ 竦：同「莅」，臨，至。說文立部：『竦，臨也。从立，从隶。』段玉裁注：「道德經釋文云：古無莅字，說文作「竦」。按：莅行而竦廢矣。」

❷ 冊：未知何字，待攷。

〇〇六九　繆宇墓誌

東漢元嘉元年（公元一五一年）三月二十日



一九八〇年於江蘇徐州邳縣西北青龍山南麓出土。誌刻於墓內後室墓門門楣石上，高二〇厘米，寬二八厘米，隸書。現存畫像石刻共七幅，構圖精美。

碑文

故彭城相行長史事呂守長繆宇❶，字叔異❷。／巖巖繆君，禮性純淑，信／心堅明，□□□脩❸。脩京／氏易經□□□。恭儉／禮讓❹，恩惠□□❺。□□告／□，[念]遠近敬薌❻。少秉□里／□□府召❼，退辟□□，執／念閭巷❽。□相□□，□賢／知命❾。復遇坐席，要舞黑紼❿。／君以和平元年七月七日物故。元嘉／元秊，三月廿日葬。／

（文物一九八四年第八期東漢彭城相繆宇墓；中國書法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新見漢代誌墓刻銘研究札記）

注釋

❶ 後漢書彭城靖王傳：漢章和二年，六安王劉恭奉遺詔，徙封彭城王，改楚郡爲彭城國。領彭城、呂、留、傅陽、武原、梧、菑丘、廣戚八城。繆宇爲呂長，行彭城相長史事。文物題「彭城相繆宇」，誤。後漢書百官志：「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本注：「相如太守，有長史，如郡丞。」漢制，官缺，以職位低者權攝職位高者曰行某事。繆宇以呂長，可代理彭城國相長史之職。長史秩六百石，不滿萬戶的小縣置長，秩四百至三百石。由於縣長職位、祿秩比王國相長史低，故稱「彭城相行長史事呂守長」。漢魏石刻文字系年錄文脫「守」字。

❷ 「叔」下一字微泐，諦視之，應是「異」，即「冀」字。文物釋文作「異」，形相近，而似非當。中國書法釋作「季」，則顯誤。

❸ 「脩」字存右下角「田」，即「備」字。「禮性」以下三句，中國書法釋作「禮純□□/心堅□□□□田」，闕脫錯訛甚多。

❹ 脩：同「脩」，通「修」，修習。文物釋文爲「循」，漢魏石刻文字系年取之，並誤。「脩」是同形字，一與「脩」異體，一與「循」異體，應根據語境確定。「脩京」至「禮讓」，中國書法釋作「□京/氏□□□□□恭□/□□」，闕訛甚多。

❺ 恩：即「恩」字。中國書法釋作「思」，誤。

❻ 「遠」上一字上部泐，下部「心」甚分明，疑是「念」字。文物、中國書法釋文均闕。薌：假借爲「嚮」。敬嚮，敬重尊崇。中國書法釋文作「莭」，大抵讀爲「節」的異體，文義通，但字形不類。

❼ 「秉」，中國書法釋作「義」，不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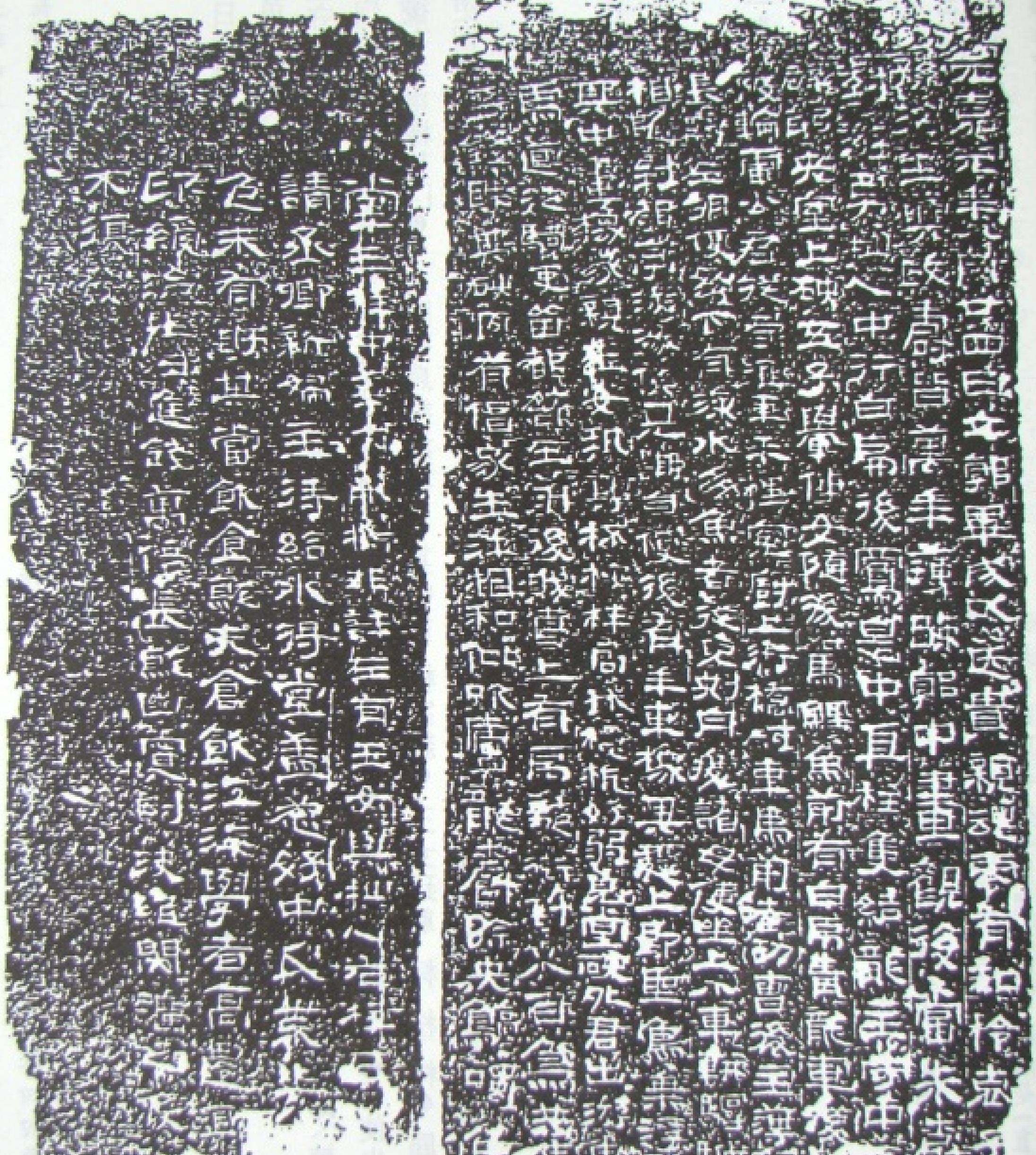
❽ 中國書法釋文「執」字脫，「念閭」作「悠閑」，非。「巷」字闕。

❾ 「知」字左半泐，右半「口」清楚。中國書法釋文闕。

❿ 「復遇」以下二句，中國書法釋文作「□遇坐□，要無□□」，不取。

〇〇七〇　山東蒼山元嘉畫像石墓題記

東漢元嘉元年（公元一五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一九七三年五月出土於山東省蒼山縣卞莊西三里城前村北，爲墓室題記二方，銘文刻於墓前室西橫額畫像石下的支柱上，內容與畫像基本相應。題記均作長方形，一高四八厘米，寬二二厘米，厚二二厘米；一高四八厘米，寬一六厘米，厚四四厘米，隸書。

碑　文

其一

元嘉元年，八月廿四日立郭畢成❶，以送貴親。魂零有知❷，柃哀子/孫❸。治生興政，壽皆萬年。

薄踈郭中❹，畫觀後當。朱爵/對游奚扯人❺，中行白虎後鳳皇。

中甲柱，隻結龍❻，主守中霤/辟邪央❼。室上硤❽，五子轝❾，僮女随後駕鯉魚❿。前有白虎青龍車，後即/被輪雷公君。從者推車，平梩冤廚⓫。上衛橋，尉車馬，前者功曺後主薄，亭/長騎佐胡便弩⓬。下有深水多魚者⓭，從兒刺舟渡諸母⓮。使坐上，小車軿，驅馳/相随到都亭，游徼候見謝自便。後有羊車橡其□⓯。上即聖鳥乘浮雲。/其中畫，橡家親⓰，玉女玑尊、杯、桉、柈⓱，局[秫穩]枂好弱完⓲。堂硤外，君出游，車/馬道從騎吏留⓳，都督在前後賊曺，上有虎龍銜利来，百鳥共侍/至錢財。其硤內，有倡家。生汁相和仳吹廬⓴。龍爵除央鶮噣魚㉑。/

其二

堂三柱，中央柱，龍非詳㉒，左有玉女與扯人。右柱□□/請丞卿，新婦主待給水将㉓。堂盖恖㉔，好中氐枼止□/色未有盱。其當飲食，就夫倉，飲江海㉕。學者高遷宜/印綬，治生日進錢萬倍。長就幽冥則決絕，閉曠之後/不復發㉖。/

（攷古一九七五年第二期山東蒼山元嘉元年畫象石墓；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第五章，二三六頁）

注　釋

❶ 郭：通「槨」，即棺槨。下同。

❷ 零：通「靈」。魂零，即「魂靈」，倒序作「靈魂」。

❸ 柃：通「憐」，憐憫。憐哀，倒序作「哀憐」。

❹ 「中」，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釋作「内」，不取。

❺ 朱爵：即「朱雀」。「爵」與「雀」通。奚：疑是「奚」字俗書，通「戲」。扯：同「仙」。發掘報告稱，畫像分上下兩層，上層左側爲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圖，右側爲仙人神獸圖，下層爲壁紋圖案。

❻ 耳：似「氏」字，通「砥」。攷古一九八〇年第三期山東蒼山元嘉畫象石題記的時代和有關問題的討論疑是「直」字，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取之。隻：疑當作「雙」。畫像爲兩條巨龍相互纏繞，可以印證。

❼ 央：通「殃」，殃禍。

❽ 硤：字書不載，疑是「播」字。

❾「舉」，攷古釋文作「擧」，非。

❿僮：通「僮」。攷古一九八〇年第三期山東蒼山元嘉畫象石題記的時代和有關問題的討論疑爲「使」字。

⓫梩：通「理」，治理，判案。尉：通「獄」。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從銘文描述可以推知，前室頂部原來配置有雷公天罰圖。」攷古釋文作「乎梩寃尉」，攷古一九八〇年第三期山東蒼山元嘉畫象石題記的時代和有關問題的討論疑是「狐貍宛離」。備參。

⓬使：當作「使」，使用。

⓭「有」下一字，攷古釋文作「深」，可從。魚者：打魚的人。魚，與「漁」通用。

⓮刾：即「刺」字，劃船前進。「毋」，攷古一九八〇年第三期山東蒼山元嘉畫象石題記的時代和有關問題的討論作「毋」，非。

⓯橡：通「像」。下同。

⓰「家」，攷古釋文作「冢」，非。

⓱巩：即「執」字，持也。桉：即「案」字。柈：通「盤」。與此段銘文相配的畫像內容是晏飲圖。

⓲秫：攷古釋文作「沭」。「好」下一字，攷古一九八〇年第三期山東蒼山元嘉畫象石題記的時代和有關問題的討論釋作「完」，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取之，認爲通「玩」，取以備參。攷古釋文作「皃」，字形不類，不取。今疑似「皃」，即「貌」字。

⓳道：通「導」，導從，前導隨從。與銘文相配的畫像內容是車馬出行圖。

⓴生：通「笙」。汼：即「汼」，通「舞」。攷古一九八〇年第三期山東蒼山元嘉畫象石題記的時代和有關問題的討論釋作「汙」，通「芋」。佌：同「比」。廬：通「蘆」，當指蘆笛。

㉑央：通「殃」。鴘：即「鶴」字。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上層畫像爲仙禽神獸圖，畫中自左向右依次爲朱雀、嬉戲的雙龍、白虎、啄魚的雙鶴，仙禽神獸問飄蕩著流雲。下層爲樂舞圖，畫面左側是三人的樂隊，分別吹奏著笙和笛，其右方兩名舞女長袖輕拂，翩然曼舞……畫面右側，四名婦女面左而坐，正在觀看演出。」

㉒非詳：通「飛翔」。

㉓待：當作「侍」，碑刻中二字常混。將：通「漿」。

㉔葸：同「蒽」，疑通「窗」。

㉕夫：當是「大」的訛刻。

㉖曠：通「壙」，壙墓。

〇〇七一　滕州元嘉三年畫像石題記

東漢元嘉三年（公元一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山東省滕州市垌城出土，具體時間不詳。現藏滕州市漢畫像石博物館。石之右邊框内刻題記。拓片高八二厘米，寬一三厘米，隸書。

碑文

元嘉三年二月廿五日，趙寅大子祖卿爲王公□和吏立，負土兩年❶，/俠墳相□□痡❷。有孫若此❸，孝□曾子。祖卿惟失□心念，始/增龍□墳❹。不厝一□，獨爲□石，〔追〕克義以来〔祠後〕❺。石帀傅陽栢❻，□直六万❼。/

（漢碑全集二冊圖六七三頁）

注釋

❶「兩年」前二字，漢碑全集釋文闕，似「負土」。

❷痡，即「席」字，又作「㡑」。漢碑全集釋文作「帶」，非。

❸「孫」字，漢碑全集釋文闕。

❹「始增龍」三字，漢碑全集釋文作「如墳龍」，語義不暢，且字形也不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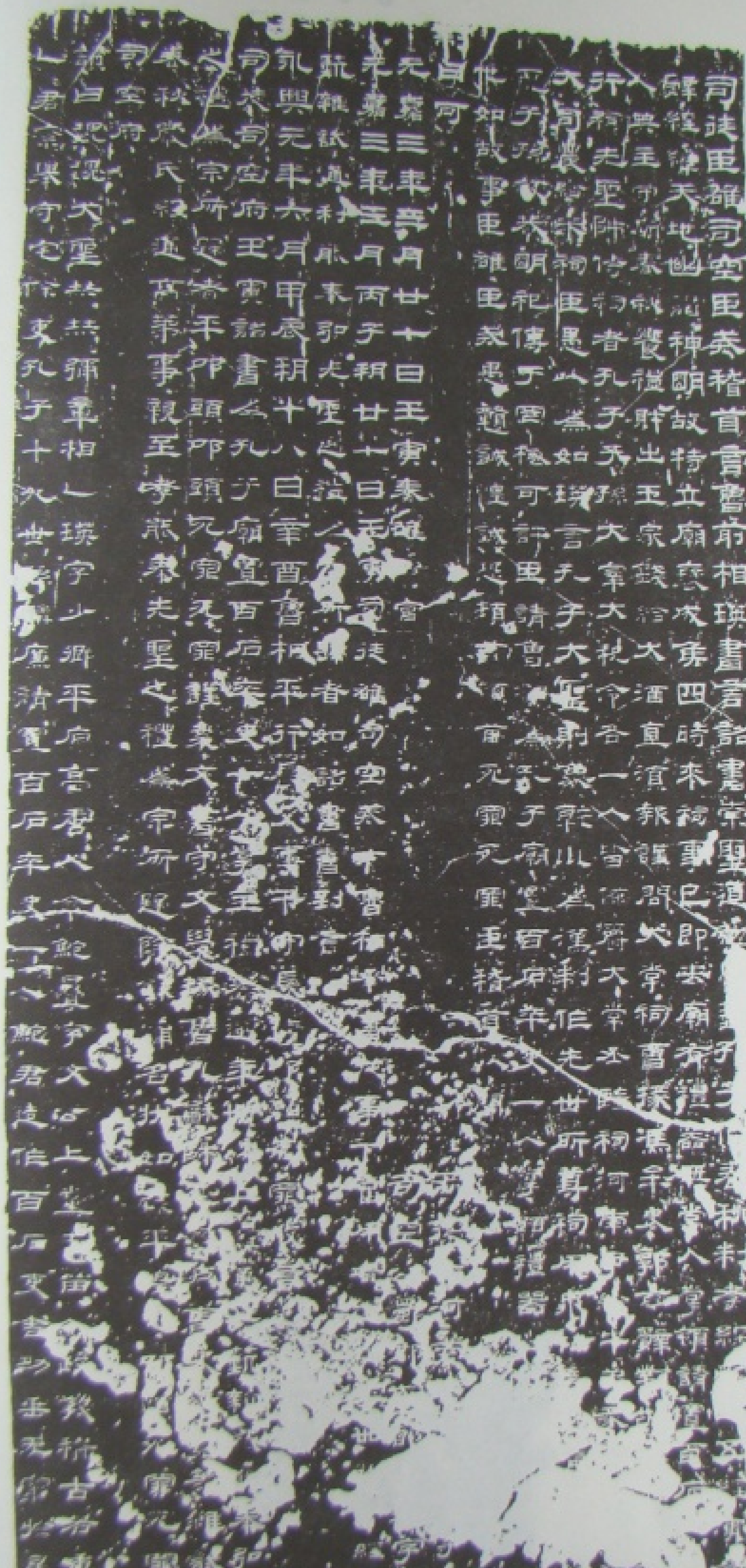
❺「克」上一字漢碑全集釋文闕，似「追」字。「来」，漢碑全集釋文作「永」，不取。「祠後」二字部分泐，漢碑全集釋文作「祠立」，「立」字明顯有誤。

❻帀：即「師」字。「傅」字基本可辨，漢碑全集釋文闕。

❼末三字漢碑全集釋文作「直六萬」，但字形不類，恐誤，僅錄以備參。

〇〇七二　乙瑛碑

東漢永興元年（公元一五三年）六月十八日



碑今在山東省曲阜孔廟大成殿東廡，南向。集古錄：『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與群臣上尚書者小異也，又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碑中記載了有關乙瑛請置孔廟卒史的三道公牘文書。隸釋題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拓片高一九二厘米，寬八五厘米，隸書，無額。

碑文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藝］[1]。孔子作春秋，制孝經，□□五經[2]，演易繫／辭，經緯天地[3]，幽讚神明[4]，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5]，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6]，典主守廟，春秋饗禮[7]，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8]，須報。謹問大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9]，辟［雍］禮未／行[10]，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大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各一[11]，／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爲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巛。爲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備爵］[12]。［今］欲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

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宮。／

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13]，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其年卌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經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卌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脩／春秋嚴氏經[14]，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除龢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

讚曰：巍巍大聖，赫赫彌章[15]。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16]。政教稽古，若重規矩[17]。／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18]，請置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无窮，於是始□。／

司徒公河南［原武吳雄］，字季高。／司空公蜀郡成都［趙戒］，字意伯[19]。／

後漢鐘太尉書[20]。／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21]。／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〇三頁；隸釋卷一；金薤琳琅卷三；兩漢記卷六；漢碑集釋一六六頁）

注釋

❶「勉」下一字泐。盛時泰蒼潤軒帖跋：「「勉」字下隱起，是「學」字。蓋「崇聖道，勉學藝」，詞理俱暢。」山東金石志作「六」。

❷經：同「經」，下同。「孝經」下二字泐，隸釋闕。兩漢記：「「孝經」下二字，當是「刪定」。」萃編則作「刪述」。據史晨前碑云「刪定六藝」，則翁說爲勝。「刪」字左上角尚存，餘泐。

❸經緯天地：以天地爲法度。國語周語下：「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山東金石志「辭經」二字誤倒。

❹幽讚：暗中受神明佑助。易說卦：「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孔傳：「幽，深也。贊，明也。」孔穎達疏：「幽者隱而難見，故訓爲深也。贊者佐而助成，而令微者得著，故訓爲明也。」

❺褒成侯：漢平帝時追諡孔子爲褒成宣尼，封孔子後代孔均爲褒成侯。世世相傳，至漢獻帝初，國絕。見後漢書孔僖傳。

❻百石卒史：祿秩一百石的卒史，爲下級小吏。曝書亭跋尾卷二：「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爲卒史秩百石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通典、三國志作「百戶吏卒」，水經注作「百夫吏卒」，山東金石志作「百戶卒史」，並當以碑正之。聚珍本水經注作「百石吏卒」，近之，亦不確。

❼「饗」，漢碑集釋作「飨」，非原刻面貌。

❽財：通「裁」，裁取。「大」，隸釋、金薤琳琅作「大」，於義不協。漢碑集釋作「犬」，不可通。當是「發」的省寫。兩漢記：「以愚見度之，似是「犬」字，蓋即「發」字也。既省「發」爲「犮」，又省「犮」爲「大」耳。」金石文字辨異月「發」下作「犬」，謂「此省「發」爲「犮」，又省「犮」爲「犬」。今草書「發」字近之」。直：通「值」。

❾故事：先例，舊日的典章制度。

❿辟雍：本爲西周天子設置的大學，校址呈圓形，圍繞水池，前門外有便橋相通。東漢以後是舉行鄉飲、大射、祭祀典禮的地方。白虎通辟雍：「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

⓫彖：同「彖」。隸釋洪注：「彖，即「彖」字。」

⓬「備」下隸釋、金薤琳琅闕二字，萃編補作「爵今」，而闕「欲」字。

⓭「廿七」，隸釋作「廿十」，非。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正值壬寅。元嘉三年五月改元永興，上奏在三月，故用元嘉，下詔聽置在六月，故下文作永興元年，彼此並不矛盾。

⓮「龢」與「和」通用。脩：即「脩」字，通「修」。漢代治春秋者有嚴彭祖、顏安樂二家。嚴氏所治之春秋稱春秋嚴氏經。參漢書儒林傳、後漢書儒林傳敘。

⓯魏魏：通「巍巍」。金薤琳琅徑作「巍巍」，非。赫赫：「赫赫」的異體字。顯赫盛大之貌。詩經小雅節南山：「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⓰令：指曲阜令。屯留：縣名，屬上黨郡。

⓱「規」下一字泐，隸釋、金薤琳琅闕，兩漢記存右半「巨」，萃編作「矩」，文義通，可從。

⓲隸釋洪跋以「麟廉」爲人名，非。實乙瑛以察廉薦舉孔麟爲吏。兩漢記：「「廉」者，察也，訪也。「麟」是人名，或讀「麟廉」二字爲人名，非也。」

⓳「司徒公河南原武吳雄，字季高，司空公蜀郡成都趙戒，字意伯」二十四字刻在「制曰可」下空白處，乃餘石補記，而非題名。金薤琳琅全脫。「吳」下隸釋、金石記闕一字，萃編補作「雄」。是也。篇首題「司徒雄，司空戒」。吳雄以明法律，斷獄平，官至司徒，見後漢書郭躬傳。趙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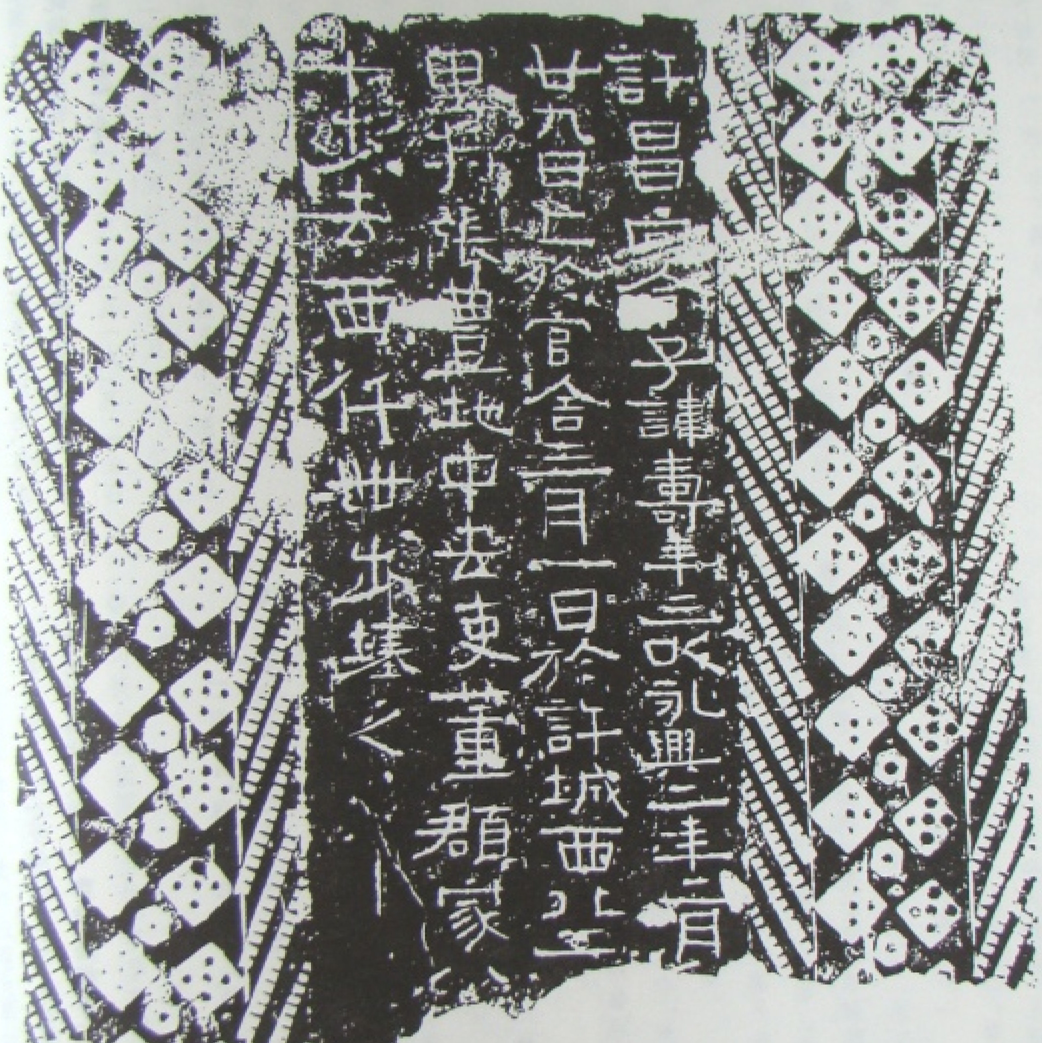
事見其子趙典傳，其人阿附梁冀，傾陷忠良，爲清議所不齒，後漢書李固傳贊「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金石錄跋：「按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而此碑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蜀郡成都」，石墨鐫華卷一作「蜀郡武都」，非。

⑳ 鍾太尉：即鍾繇。此碑永興元年造，而鍾繇於獻帝初始爲黄門侍郎，距永興且四十年，非鍾書甚明，未知張稚圭所按何圖，有此誤記。

㉑ 末二行爲宋人題記，字體爲楷書。

〇〇七三　向壽碑

東漢永興二年（公元一五四年）三月一日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拓片高五四厘米，寬五三厘米，隸書，左右有對稱花紋圖案。

碑文

許昌向令子諱壽，年三，以永興二年二月/廿九日亡於官舍。三月一日於許城西北二/里，將張豊地中，去吏董䨇家八/十步❶，去西仟卌步墶之❷。/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〇四頁）

注釋

❶ 䨇：即「顴」字，人名用字。楚成王名頵，見春秋經文公元年，傳世有楚王頵鐘。

❷ 墶：當是「瘞」字俗書，埋也。

〇〇七四　李孟初神祠碑

東漢永興二年（公元一五四年）六月十日



此碑於清乾隆年間白河水漲時沖出，咸豐十年移置於河南南陽府署，現在南陽市西南臥龍崗漢碑亭內。文字多漫漶。拓片高一一五厘米，寬六三厘米。無額，祇在前二行題『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陽李（下闕）／字孟初神祠之碑』，字大於後文數倍，均隸書。碑穿在碑文上部中間。

碑文

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陽李（下闕），／字孟初神祠之碑❶。／

君□舉孝廉，除補郎中，辶（下闕）／史❷，卒官。□故吏民❸，追思德化❹，（下闕）／更訊治立碑。復祠下❺（下闕）／垣宇樹木，皆不□令□不□攵守❻（下闕）／中大人共案文，□□□□□文（下闕）／永興二季六月己亥朔❼，十日□宛令❽（下闕）／部勸農賊捕掾李龍，南部游徼❾（下闕）／屋有守祠義民，今聽復。無❿（下闕）／時令琅耶開陽貴君，諱咸⓫，字□□⓬，□□□□□□，伯□□□戊亻⓭（下闕）／□河南雒陽虞衍，字元博，□□□□□□□□仲興⓮，□□□漢海⓯（下闕）／□掾吳定，尉□功曺史□□伯□□□□⓰，時［啬］大劉俊叔艾⓱，佐□□攵（下闕）／戶□□□□伯□，史左□元舉⓲，□□□□，時賊捕掾李龍升高□□□京□甫⓳（下闕）／□□□□供功曹史左治⓴，□□□□□，時亭長張河曼海，亭長唐譚伯祖㉑。（下闕）／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〇五頁；兩漢記卷一二；萃編卷八；漢碑集釋一七五頁）

注釋

❶『益州』，文學攷釋三章作『益川』，誤。『李』字古墨齋金石跋闕。

❷『君』字，萃編闕。『君』下一字泐，文學攷釋作『察』，或然。『補』字萃編闕。『中』字下兩漢記存『辶』。萃編作『遷』，可從。『遷』下闕字文學攷釋作『□宛令』。

❸『故』上一字泐，文學攷釋以爲當是『宛』字，文義可通。

❹『德化』下文學攷釋有『□□□南』。

❺『下』字之下，文學攷釋有『□守』。

❻萃編於『皆不』以下至『守』字全闕。『不』下文學攷釋作『得』字。

❼兩漢記：『以通鑒考之，漢桓帝永興二年甲午，四月己亥朔，七月戊辰朔，則六月爲己亥朔，無可疑者。』又，『季』字垂筆長過二字，甚奇峻。

❽兩漢記謂此行止於『十日』之『日』字，並且沒有注『以下闕』。萃編多『□宛令』三字，『令』下注『下闕』。文學攷釋作『十日戊申宛令』，中間無闕文。宛爲南陽郡治。

❾萃編於『游』字以下闕。『游』下一字尚存『彳』，應是『徼』字。游徼，下級官吏。賊捕掾：即賊曹掾，主捕盜賊。其系於勸農下，爲各署諸曹掾史，亦屬下級官吏。

❿復：免除賦稅。『無』下文學攷釋有『家室』二字。標點爲『屋有守祠，義民今聽，復無家室』，將句子點破。

⓫兩漢記：『貴君之名，微露上半，似是「盛」字。』萃編則作『咸』。備參。開陽，先屬東海郡，後漢屬琅琊郡。本名啓陽，因避漢景帝劉啓諱改。

⑫『字』字萃編闕。『字』下文字泐，文學攷釋作『字伯韶』。

⑬萃編本行於『伯』字後全闕。文學攷釋無『伯』字，『戊亻』作『字仲』。

⑭『仲異』，文學攷釋作『陽散□字仲異』。

⑮萃編無『漢海』二字。

⑯本行以上一段，文學攷釋作『楊□(彭)字叔□，功曹朱□字伯昭』。

⑰『夫』字上萃編作『嗇』，或然。嗇夫，官名。『嗇夫』前文學攷釋有『鄉』字。艾，通『乂』。

⑱左，即『左』字，與『在』或體同形。『戶』，兩漢記作『后』，萃編作『戶』，後說爲優。又萃編於殘字『攷』闕；『史』作『吏』，『左』作『佐』。此行以上一段，文學攷釋作『故戶曹史東門伯□，史佐揚元承』，不可信。萃校：『碑作「吏佐揚元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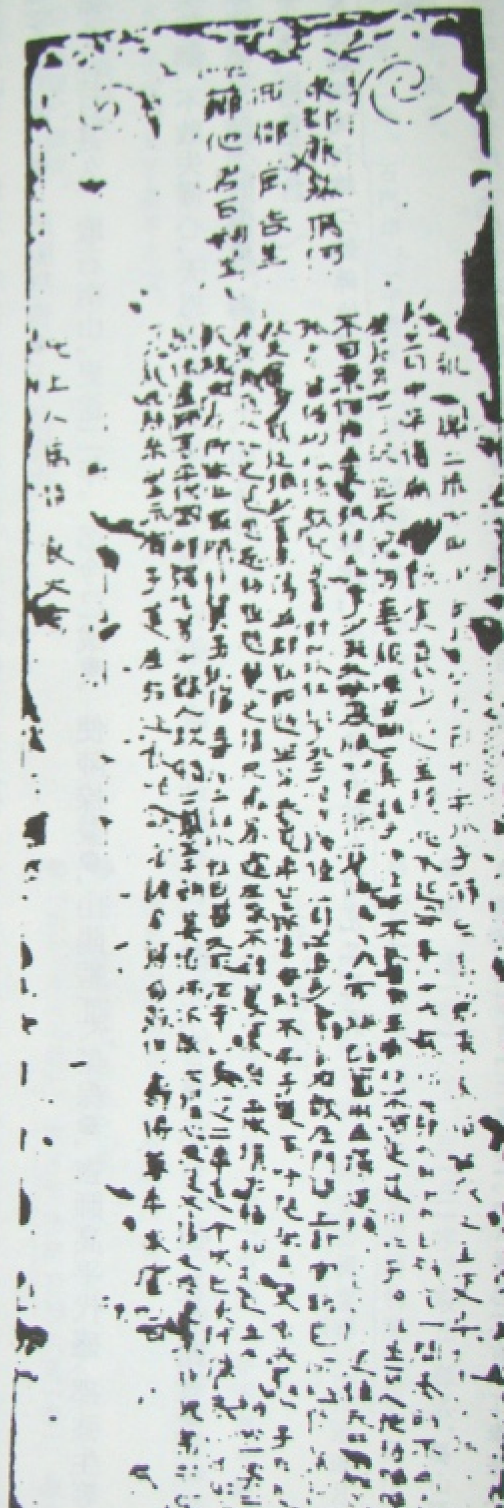
⑲校碑隨筆：『初出土本「京」字上多一「甯」字，「甫」字下多一「州」字。』『升』，兩漢記作『千』，殆非。

⑳兩漢記『供』上一字闕；『功』下一字作『實』，非。『供』，文學攷釋作『侍』。字已模糊，不能定。

㉑萃編『唐』字上闕『亭長』二字。

〇〇七五　薌他君祠堂畫像題記

東漢永興二年（公元一五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九三四年於山東省東阿縣西南鐵頭山發現，現藏故宮博物院。碑爲石祠堂門柱石，三面刻畫，一面題字，題記刻於一面之上方，下爲伏獸，上爲柱身，呈四角形，額題「東郡厥縣東阿西鄉常吉里薌他君石祠堂」。通高一二〇厘米，均隸書，書法茂美勁健。

碑文

東郡厥縣東阿，/西鄉常吉里/薌他君石祠堂❶。/

永興二年，七月戊辰朔，廿七日甲午，孤子薌無患，弟奉宗頓首❷。家父主吏，年九十。歲時加寅，/五月中，卒得病❸，飯食衰少，遂至掩忽不起。母年八十六，歲移在卯❹，九月十九日被病，卜問奏解，不爲有/差❺。其月廿一日，況忽不愈。

旬年二親，蚤去明世❻。棄離子孫❼，往而不反。帝王有終，不可追還。內外子孫，且至百人。抱持啼呼，/不可奈何。

惟主吏抐性中孝❽，少失父母，喪服如禮。脩身仕宦，縣諸曹、市掾、主薄、廷掾、功曹、召府。更離元二，雍養/孤寘❾，皆得相振。濁教兒子書計❿，以次仕學。大子伯南，結偅在郡，五爲功曹書佐。設在門閤上計⓫，守臨邑尉。監脩案獄賊/決史，還縣廷掾、功曹、主薄，爲郡縣所歸⓬。㘴席未竟，年卌二，不幸蚤終⓭，不卒子道⓮。嗚呼悲哉！

主吏早失賢子。無患、/奉宗，克念父母之恩，思念忉怛悲楚之情，兄弟暴露在冢，不辟晨夏，負土成墓⓯，列種松柏。起立石祠堂，冀二/親魂零有所依止⓰。歲臈拜賀⓱，子孫懽喜。

堂雖小，侄日甚久。取石南山，更逾二年。迄今已成⓲。使師操義⓳，山陽蝦𠀋/榮保⓴，畫師高平代盛、邵強生等十餘人。叚錢二萬五千㉑。

朝莫侍師，不敢失懽心，天恩不謝，父母恩不報。兄弟共處，/甚於親在。財立小堂㉒，示有子道，差於路食㉓。

唯觀者諸君，願勿敗傷㉔。壽得萬年，加富昌。/

此上人馬，皆食大倉。/

（故宮博物院院刊總二號薌他君石祠堂題字解釋；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二三頁）

注釋

❶東郡：後漢時期屬兗州，下屬有東阿縣。薌他君：姓薌，名他君。漢代銅印有「薌布施」、「薌均卿」印，見松談閣印史。石祠堂：在墳墓內停柩地前面，附築一小型石室，相當於享堂。因用石頭構築，故稱石祠堂，或稱石室。以上爲題額。

❷漢代銅印有「王無患」、「賈無患」，有「江奉宗」、「李奉宗」，反映出取名的時代特徵。

❸卒：通「猝」，突然。

❹太歲運行到卯年，當指辛卯，即漢桓帝元嘉元年。薌無患之母晚其父

一年亡。

❺ 差：即「差」字，通「瘥」，病痛。

❻ 旬年：謂一周年。明世：陽世，人間。與人死所歸的陰間相對。

❼ 棄離：「棄離」的異體字。謂死亡。

❽ 夙：即「夙」字，夙昔。

❾ 元二：謂元年、二年。石門頌：「中遭元二，西夷虐殘。」寔：同「寔」。

❿ 濁：假借爲「獨」。

⓫ 散：疑是「穀」字，即「繇」。

⓬ 歸：即「歸」字。所歸，謂有名望。

⓭ 幸：即「幸」字。

⓮ 卒：終也。子道：兒子盡孝之道。

⓯ 墳：「墓」的異體字。

⓰ 魂零：即「魂靈」，靈魂。

⓱ 臘：即「臘」字。冬季祭祀名。

⓲ 「迄」，故宮博物院院刊文讀成「这」，然後括號注爲「追」字，恐非。

⓳ 帥：同「師」，指匠師。操：即「操」，字又作「摻」。羛：同「義」。操義，匠師之名。

⓴ 瑕：通「瑕」。工：即「丘」字。瑕丘，縣名，屬山陽郡。

㉑ 「賈」字模糊，通「價」。故宮博物院院刊文釋作「段」，不取，而括號注明是「價」字，則不誤。許安國祠堂碑：「作治連月，功扶無亟。賈錢二萬七千。」用法同。

㉒ 財：故宮博物院院刊文謂「財立」二字不甚可解。今疑「財」當通「才」，乃，於是。財立，即「才立」，乃立。徐君妻管洛墓碑：「財立墓碑，略紀遺烈。」說明古有此習慣用法。

㉓ 茬：即「差」，差強之義。

㉔ 「敗」，或作「販」。故宮博物院院刊文通「攀」。攀傷，攀折損傷。備參。

○○七六　孔謙墓碑

東漢永興二年(公元一五四年)七月



碑今在山東曲阜孔廟。集古錄目卷一記在孔子墓林中。拓片高五六厘米，寬五〇厘米，隸書。有穿，微偏左，有暈一重，起於穿中，無額。隸釋題作孔謙碣，兩漢記作孔德讓碑，碑、碣之稱，古本相通。文參漢碑錄文。

碑文

孔謙，字德讓者，宣尼公廿/世孫，都尉君之子也❶。幼體/蘭石自然之姿❷，長膺清妙/孝叐之行❸。禮述家業，脩𦽮/秋經❹。升堂講誦，深究聖指❺。/弱冠而仕，歷郡諸曹史。季/卋四❻，永興二年七月，遭⿸疒大/不祿❼。/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〇六頁；隸釋卷六；兩漢記卷七；萃編卷九；漢碑集釋一七九頁）

注釋

❶ 都尉君：指太山都尉孔宙。隸釋洪注：『孔融別傳云：宙有七子，融之次第六，載於諸錄者，唯有謙、苞、融三人。』

❷ 蘭石：蘭取其芳香，石取其堅硬。比喻芬芳堅毅的素質。淮南子說林：『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論衡本性：『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成就。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碑縮略爲『蘭石』。

❸ 兩漢記：『「長膺清」下，洪作「妙」，按古無「妙」字，或書爲「眇」，然此石本，今尚可見，止一「少」字居中，其左並無「女」、「目」等字之偏旁，或當「目」省作「少」，即是「眇」字乎？若直釋爲女旁之「妙」，則非也。』翁說非。魯峻碑陰有『妙』字，劉熊碑『核其妙』，故不得言『古無「妙」字』。叐：『友』字古文。

❹ 禮：『祖』的異體字。祖述，繼承並發揚。𦽮：『春』的古文隸定別體。金石文字辨異真：『漢孔謙碣：「脩𦽮秋經。」案：集韻：春，古作「旾」。碑則兼用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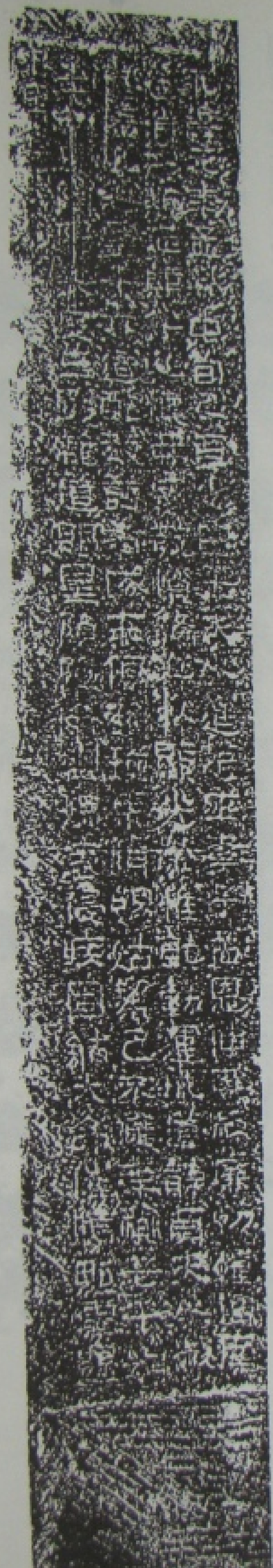
❺ 指：與『旨』通用。秦漢碑述作『旨』，非。

❻ 『卋』，隸釋作『廿』，形近而誤。兩漢記、萃編作『世』。是也。

❼ ⿸疒大：同『疾』，爲省文。碑刻多有之。

〇〇七七　成都永壽元年畫像石闕銘

東漢永壽元年（公元一五五年）七月十八日



一九八〇年在成都市金牛區聖燈鄉猛追村出土。現藏成都市博物館。石高二二一厘米，寬五七厘米，厚三三厘米，隸書。

碑文

永壽元年孟秋，中旬己酉之日，王求人進趙率孝子孟恩、仲□、叔廉，忉戃悔歷/□消荆❶。斯志顛仆，心懷弗寧❷。發憤脩立，以顯光榮。惟乾動運，几道静貞。夫人淑/□，□几之靈。十六適配，教誨有成。□□□瑛，束脩甥姑，絜己不廎。年踰七十，如/玉如□。陰陽喪度，三剄離道❸。明星隕墜，□□□哀❹。寢疾固綃，大命催□魂靈歸。/

（高文中國漢闕，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漢碑全集三册圖七六一頁）

注釋

❶荆：即「刑」，通「形」。消形，謂人死亡。漢碑全集釋文作「荊」，非。又，此二句原刻似脱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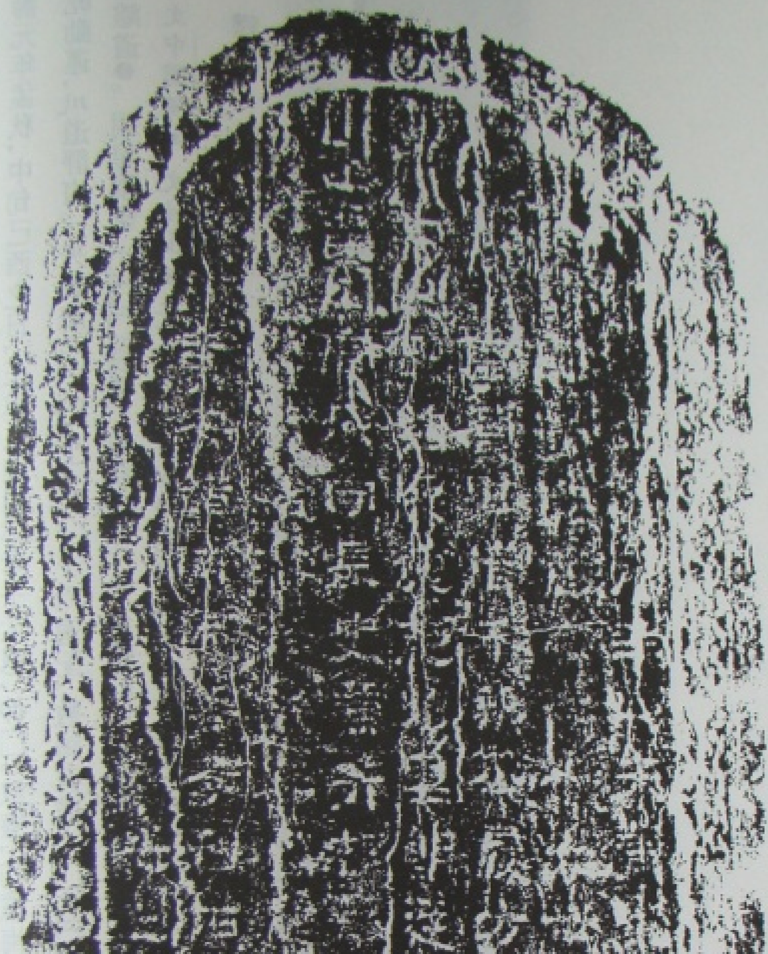
❷「弗」，漢碑全集作「不」，非。

❸剄：即「剛」字，漢碑全集釋文作「綱」，非。

❹「哀」，漢碑全集釋作「表」，非。文中「哀」字輪廓基本清楚，且與下文「歸」協韻。

○○七八　孔君墓碣

東漢永壽元年（公元一五五年）



清乾隆五十八年出土於山東曲阜孔林牆外，今存山東省曲阜市孔廟。此碑金石錄已著錄。石通高一〇三厘米，寬四七厘米，隸書。額篆書，題爲『孔君之墓』，石泐甚，參金石萃編錄文。

碑文

□［永壽］元年乙未❶，青龍在協洽，□□□／□□□□，孔子十九世孫❷，□君□□好／學，□□□□□□履方，約身□□□□／□□□德施州里❸。朝廷□□□□五／官掾守長史，兼行相事❹。所在彳行，功□／□□□□，於戲哀□❺。□□□□□□□□／吉安□□□□□芬❻，刊石建□，□示後□❼。／□□字□□□此□□□。／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〇七頁；萃編卷九）

注釋

❶金石錄跋：『「元年」上闕二字。案東漢自建武以後，惟桓帝永壽元年歲次乙未，其他有三乙未，皆非元年，然則此碣所闕二字，當爲「永壽」也。』又，首字也闕，當是『惟』字。

❷孔子十九世孫，當與孔麟、孔宙、孔彪爲兄弟輩。山左金石志：『孔子十九世孫，當是孔宙、孔彪兄弟行也。』

❸『約身』後字泐，萃編闕七字。萃校：『碑作「約身守道」。』

❹萃編跋：『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相一人。相如太守，有長史如郡丞。』孔君由五官掾爲長史，兼攝相事。

❺於戲：歎辭，即『嗚呼』。『哀』下闕字，據文意當是『哉』字。

❻『安』下一字左半泐，右半存『者』。

❼『示』上闕字，應是『以』字；『後』下闕字，根據額文，疑是『昆』字。

〇七九　李禹通閣道摩崖

東漢永壽元年（公元一五五年）



摩崖石刻在陝西省褒城縣石門洞北口西壁。清嘉慶十九年王森文訪得，後因漢中修道，石毀。拓片高七二厘米，寬四七厘米，隸書，每行字數不等。

碑文

右扶風丞楗爲武陽李君❶，諱/禹，字季木❷。以永壽元年中，始/斛大臺❸，政由其興，安平之處，萬民/懽喜❹，行人蒙福。君故授益州從/事❺，再舉孝廉，尚符壐郎❻，巴/郡朐忍令❼，換漢中成固令❽，遷宜/禾都尉❾。/

（北圖拓本匯編一册一〇九頁；八瓊室卷四）

注釋

❶ 楗爲：即『犍爲』。『陽』字左半泐，右半尚存輪廓。武陽屬犍爲郡。

❷ 『諱』下一字或釋爲『喬』，或爲『壽』，皆非。金石索：『有以爲「禹」字者，殊不相似。』但諦視之，以『禹』爲近。八瓊室釋爲『禹』，今從之。木：同『士』。十二硯齋作『字步六』，誤。

❸ 『永壽』，或釋爲『永建』、『永康』，不取。金石續編：『其稱永壽元年者，追紀李君歷官之年，非即刻石之年也。』『始』下一字泐。八瓊室：『「斛」疑「觟」之別字，馮氏釋爲「解」，兩存之。』十二硯齋亦作『解』。北圖拓本匯編錄作『造』。

❹ 『興』，十二硯齋作『界』，非。『安平』二字模糊，文學孜釋十章錄文作『下車』。『萬民』，金石索作『買民』，不當。秦漢碑述作『萬氏』，亦非。『萬』字，十二硯齋闕。

❺ 『授』字模糊，十二硯齋脫，文學孜釋作『爲』，不取。『事』，十二硯齋闕。

❻ 壐：同『璽』。八瓊室：『壐下從土，亦見於北海相景君銘。說文從土，籀文從玉。今則「璽」行，而從土之「壐」，非孜古者不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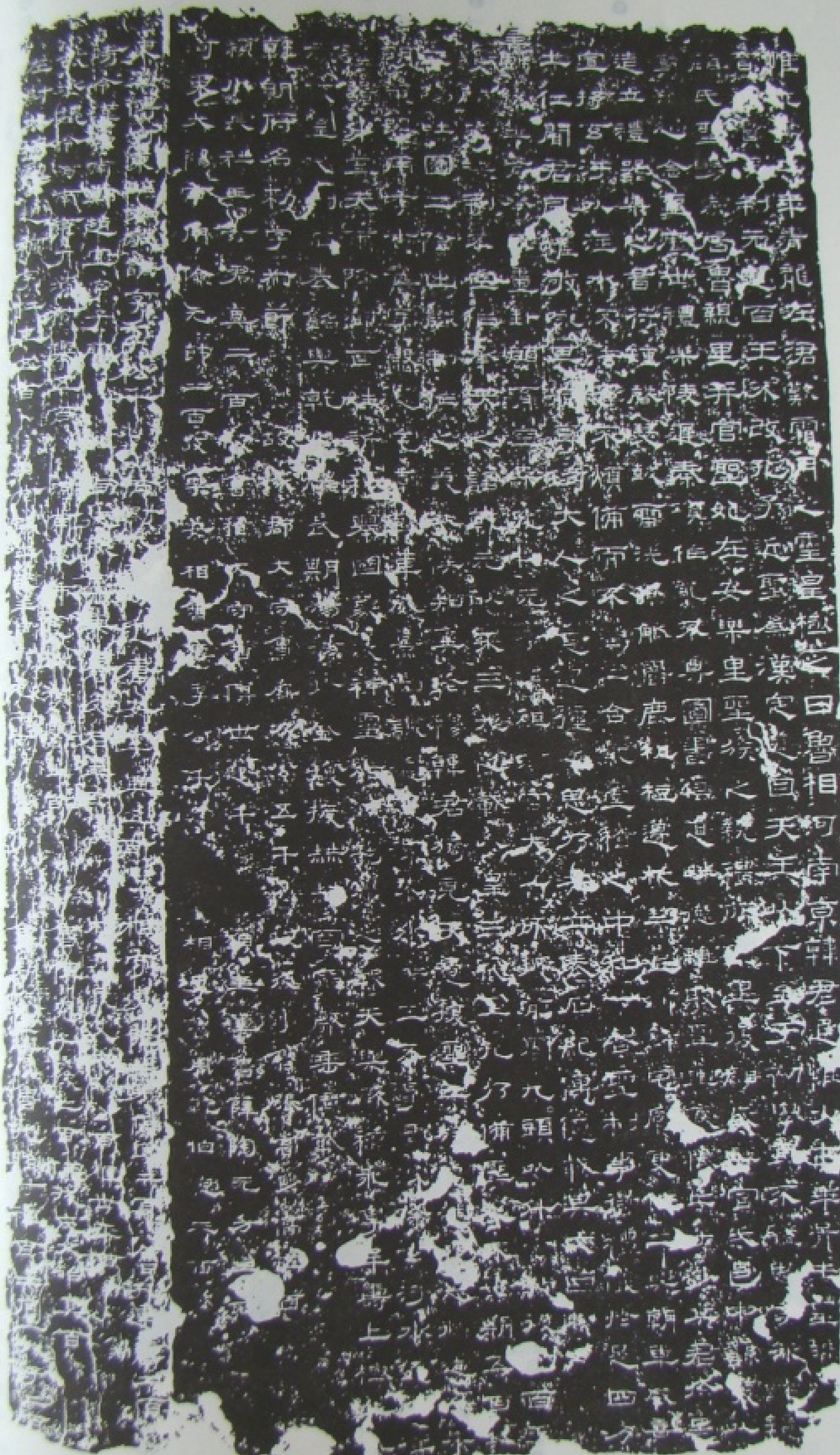
❼ 朐忍：地名，屬巴郡。說文新附作『朐䏰』，鈕樹玉新附攷：『「朐䏰」，即「朐忍」之俗字。』漢碑如西嶽華山亭碑、曹全碑均作『朐忍』。

❽ 換：平級轉官。金石索作『抐』，誤。成固：地名，屬漢中郡。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卷三作『安陽』。不取。

❾ 宜禾都尉：屬敦煌郡廣至縣治。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通西域。『禾』字，十二硯齋闕。『都尉』以下殘。

〇〇八〇　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東漢永壽二年（公元一五六年）七月五日





〇〇八〇 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碑今在山東曲阜孔廟東廡內。拓片通高一七〇厘米，寬七六厘米，側寬二〇厘米，碑陽、碑陰及兩側連刻，均爲隸書，無額，魯相韓勑立。集古錄題修孔子廟器碑，金石錄作韓明府孔子廟碑，隸釋作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簡稱禮器碑。楊守敬平碑記謂此碑書法「寓奇險於平正，寓疏秀於嚴密」，與婁壽碑、曹全碑爲漢碑三絕。

碑　文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涒歎[1]，霜月之靈[2]，皇極之日[3]，魯相河南京韓君[4]，追惟大古，華胥生皇雄[5]，顏□/育孔寶[6]，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爲漢定道[7]。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學，莫不驗思[8]，嘆卬師鏡[9]。/顏氏聖舅[10]，家居魯親里，并官聖妃[11]，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并官氏邑中繇發[12]，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13]，離敗聖輿食粮，亡于沙丘[14]。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鍾磬瑟鼓[15]，雷洗觴觚[16]，爵鹿柤梪[17]，籩柉禁壺[18]，脩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抒玄汙[19]，以注水深[20]。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土仁[21]，聞君風燿，敬咏其德，尊琦大人之意[22]，逴陲之思[23]，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

皇戲統華胥，承天畫卦[24]。顏育空桑[25]，孔制元孝[26]。俱祖紫宮，大一所授。前闓九頭，以升言教[27]；後制百王，/獲麟来吐[28]。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29]。八皇三代[30]，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31]。/三陽吐圖，二陰出讖。制作之義，以俟知奧。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二族，逴越絕思。脩造禮樂，/胡輦器用[32]，存古舊宇。慇懃宅廟，朝車威熹。出誠造□，深不水解[33]，工不爭賈。深除玄汙，水通四注[34]。/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牟壽[35]。上極華紫，/旁伎皇代[36]。刊石表銘，與乾運燿。長期蕩蕩，於盛復授[37]。赫赫罔窮，聲垂億載。/

韓明府名勑，字叔節[38]。

潁川長社王玄君真二百[39]。/河東大陽西門儉元節二百，/故涿郡大守魯麃次公五千，/故會稽大守魯傅世起千，/故樂安相魯麃季公千，/故從事魯張嵩眇高五百，/相主薄魯薛陶元方三百，/相史魯周乾伯德三百。/

碑陰共三列，每列一七行

曲成侯王暠二百[40]，遼西陽樂張普仲堅二百[41]，/河南成皋蘇漢明二百，其人處士，/河南雒陽种亮奉高五百，/故兗州從事任城呂育季華三千，/故下邳令東平陸王褒文博千，/故潁陽令文陽鮑宮元威千[42]，/河南雒陽李申伯百，/趙國邯鄲宋瑱元世二百，/彭城廣戚姜尋子長二百[43]，平原樂陵朱恭敬公二百，/平原濕陰馬瑤元冀二百[44]，/彭城龔治世平二百，/泰山鮑丹漢公二百，/京兆劉安初二百，故薛令河內溫朱熊伯珍五百，/下邳周宣光二百，/故豫州從事蕃加進子高千，/河間東州齊伯宣二百，/陳國苦虞崇伯宗二百。/

以上上列

潁川長社王季孟三百，/汝南宋公國陳漢方二百，/山陽南平陽陳漢甫二百，/任城番君舉二百，/任城王子松二百，/任城謝伯威二百，/任城高伯世二百，/相主薄薛曺訪濟興三百[45]，/相中賊史薛虞韶興公二百，/薛弓奉高二百，/相史卞呂松□遠百，/騶韋仲卿二百[46]，/處士魯劉靜子著千，/故從事魯王陵少初二百，/故督郵魯开煇景高二百[47]，/魯曺悝初孫二百，/魯劉元達二百。/

以上中列

故督郵魯趙煇彥臺二百，/郎中魯孔宙季將千，/御史魯孔翊元世千，/大尉掾魯孔凱仲弟千，/魯孔曜仲雅二百，/魯孔儀甫二百，/處士魯孔方廣宰千，/魯孔巡伯男二百，/文陽蔣元道二百，/魯孔憲仲則百，/文陽王逸文豫二百，/尚書侍郎魯孔彪元上三千，/魯孔汎漢光二百[48]，/南陽宛張光仲孝二百，/守廟百石魯孔恢聖文千，/褒成侯魯孔建壽千，/河南雒陽王敬子慎二百，/故從事魯孔樹君德千，/魯孔朝升高二百，/魯石子重二百，/行義掾魯弓如叔都二百，/魯劉仲俊二百，/北海劇袁隆展世百，/魯夏侯盧頭二百，魯周房伯臺百。/

以上下列

山陽瑕丘九百，元臺三百[49]，/齊國廣張建平二百，其人處士[50]，/上黨長子楊萬子三百，/處士魯孔徵子舉二百，/魯徐伯賢二百，/魯劉聖長二百，/河南匽師胥鄭通國三百[51]，/河南平陰樊文高二百，/河東臨汾敬信子直千[52]，/河南雒陽左叔虞二百，/東郡武陽董元厚二百，/東郡武陽桓仲豫二百[53]，/泰山鉅平韋仲元二百，蕃王狼子二百，/泰山費淳于鄰季遺二百[54]，/故安德侯相彭城劉霸伯存五百[55]，/故平陵令魯麃恢元世五百。/

以上碑右側共四列，每列四行

東海傅河東臨汾敬謙字季松千，/時令漢中南鄭趙宣字子雅，/故丞魏令河南京丁琮叔舉五百，/左尉北海劇趙福字仁直五百，/右尉九江浚遒唐安季興五百，/司徒掾魯巢壽文后三百[56]，/河南匽師度徵漢賢二百，/南陽平氏王自子尤二百，/相守史薛王芳伯道三百，魯孔建壽二百，/相行義史文陽公百煇世平百，/魯傅兗子豫二百，任城亢父治真百，/魯孫般三百，魯孔昭叔祖百，亓盧城子二百[57]。/

碑左側共三列，每列四行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一〇頁；隸釋卷一；兩漢記卷六；萃編卷九；漢碑集釋一八一頁）

注釋

❶ 青龍：又稱蒼龍，謂太歲。後漢書張純傳：「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李賢注：「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建武三十年，太歲在甲寅，時歲德在東宮。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涒歎：即「涒灘」，「歎」，通作「灘」。隸釋洪跋：「以「歎」爲「灘」也。」爾雅釋天：「太歲在

中曰涒灘。」

❷ 霜月：即「相月」，「霜」、「相」古同音。爾雅釋天：「七月爲相。」參十駕齋養新錄卷一七。集古錄跋尾疑霜月爲九月，非。

❸ 皇極之日：謂初五日。王澍虛舟題跋：「洪範「五皇極」，五日爲皇極日也。」兩漢記引程大昌演繁露：「禮器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恐是九月五日。」備參。

❹ 京：屬河南尹，爲韓君之籍貫。

❺ 皇雄：又作「雄皇」，伏羲別名。太平御覽卷七八皇王部引詩含神霧：「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犧。」宋均注：「雷澤，地名。華胥，伏犧母。」初學紀帝王部引詩含神霧：「華胥履大人迹而生伏犧。」潛夫論五德志：「大人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

❻ 「孔」，隸釋、萃編、山東金石志等闕。兩漢記：「「育」字下是「孔」字。」顏：孔子母顏氏。「顏」下闕字疑爲「母」。孔寶：謂孔子。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疏引春秋說：「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謂伏羲肇文明之始，孔子乃集其大成，故尊崇孔子必推本伏羲。參漢碑集釋。

❼ 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疏：「孔子見時衰政失，恐文武道絶，又見麟獲。劉氏方興，故順天命，以制春秋以授之。」乙瑛碑：「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爲漢製作。」史晨碑：「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製作。」義均與此同。

❽ 𩥇：通「冀」，希冀。或通「覬」，企望，仰慕。廣雅釋言：「𩥇，企也。」禮記文王世子：「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鄭玄注引孝經說：「大夫勸於朝，州里𩥇於邑。」釋文：「𩥇，皇音「冀」。冀，及也。本又作「愷」。」孔穎達疏：「州長里宰之官，希𩥇慕仰行之於邑者也。」隸釋：「𩥇，音「驥」。」未釋義。漢隸字原、隸辨去至以爲「驥」字，非。

❾ 卬：「仰」的古字。師鏡：倣法。

❿ 𡔈：同「舅」。說文作「𡔈」，與碑同。史記孔子世家：「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⓫ 并官：氏族名。孔子娶於并官氏。

⓬ 復：免除賦役。邑：「邑」的簡省。金石文字辨異緝：「邑，即「邑」字，省「巴」爲「巳」也。」碑刻中又作「邑」、「邑」。繇：同「繇」，繇發，即「繇役」，分言之，繇指工役，發指兵役。

⓭ 倍：通「背」。畔：通「叛」。

⓮ 闕里志：「秦始皇發孔子墓。既啓，見冢壁上刻文云：秦始皇，何強梁。開吾戶，據吾床，飲吾漿，唾吾堂，飡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乃讖緯迷信之說。

⓯ 鍾：與「鍾」古常通用。鼓：「鼓」的異體字。

⓰ 雷：通「櫑」，亦作「罍」，酒器。隸釋洪跋：「以「雷」爲「罍」。」

⓱ 鹿：金石錄跋：「所謂鹿者，禮圖不載，莫知爲何器。」漢隸拾遺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以爲通「角」，或然。或以爲通「簏」，竹篋、藤條編制的盛物器，備參。柤梪：即「俎豆」。柤，通「俎」。梪，「豆」的加旁專用字。隸釋洪跋：「以「柤」爲「俎」。」又，「古爵三足而兩柱，前若喝，後若尾，有爵之象」。

⓲ 籩：「籩」的俗字。竹部字，隸變多作艹部。杈禁：漢碑集釋：「當即「棜禁」。禮記禮器：「大夫士棜禁。」注：「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疏：「棜，斯禁，此文謂之棜，案鄉飲酒是大夫禮，謂之斯禁也。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氣，菱苕華爲飾，刻其足爲褰帷之形也。」於義可通，但字形相差較遠。漢隸拾遺謂「杈」通「豐」，承爵器，似豆而卑。備參。壴：「壹」的俗字。隸釋洪跋：「「壴」與上下文「符」、「觚」、「輿」、「汙」協韻，當是「壹」字。」秦漢碑

述作『喜』，誤矣。

⑲ 扞：除去。玄汙：謂汙濁之水。

⑳ 汖：『流』的俗字。二句謂除去汙水，注入清流。

㉑ 土仁：即『士人』。兩漢記：『「土仁」、「處土」之「土」，皆是「士」字。』土與士以上下横長短爲區别特徵，隸書不明顯，於『土』加點作『圡』，『士』便長短横不再分。『仁』，通『人』。

㉒ 尊琦：猶言尊重。

㉓ 潛研堂跋尾卷一：『逴陻，即「卓爾」也。』卓爾，特出不凡。漢隸拾遺不同意，謂『古書「爾」字無通作「陻」者。婁、顧以「陻」爲「彌」，是也。「逴」、「彌」，皆遠也』。如此，『逴彌』則爲遙遠之義。備參。

㉔ 『皇』字高出一格，潛研堂跋尾、漢隸拾遺以此下五十二句皆四言，此獨五言，且跳上一格，故認爲是後人妄加，兩漢記則以『「皇」字筆法與前後正合』，非妄加。後說爲優。皇戲：太皇伏羲氏。舊傳伏羲氏始作八卦，見易繫辭。『戲』字金薤琳琅卷三闕。

㉕ 漢代緯書載，孔子母徵在生孔子於空桑之中。參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春秋演孔圖。隸釋洪跋：『此云顔母育於空桑，不經之甚。』十駕齋養新錄禮器碑條則謂『空桑者，窮桑也。左氏昭二十九年傳「遂濟窮桑」注：「窮桑，少皞之號也。窮桑，地在魯北。」』後說實在。

㉖ 元孝：指孝經。孝經援神契：『元氣混沌，孝在其中。』見初學記卷一七引。舊稱孔子作春秋、孝經。史晨碑：『乃作春秋，復演孝經。』乙瑛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

㉗ 闓：開啓。說文門部：『闓，開也。』方言卷六：『開戶，楚謂之闓。』易繫辭上『開物成務』下釋文：『開，王肅作「闓」。』九頭：傳說遠古人皇氏兄弟九人共政。春秋命曆序：『人皇氏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分長九州。』宋均注：『九頭，兄弟九人。』什：此字有分歧。路史注引此碑作『叶』，非是。漢隸字源、隸辨上厚、兩漢記釋爲『斗』。潛研堂跋尾隸定爲『什』，謂『什言者，十言也。春秋正義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碑蓋用其語。上二句言贊易，下二句言作春秋，意正相對』。備參。

㉘ 此謂孔子繼人皇、伏羲之後，爲百王制作。藝文類聚符命部符命引琴操：『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遂與相逢見，俛而泣，抱麟曰：「汝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顔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改作遺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興，其人如得麟者。」』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

㉙ 三九：二十七。易乾鑿度、春秋元命苞等書稱：自天地開闢至獲麟，歷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每紀爲二十七萬六千年。

㉚ 八皇：三皇五帝，合稱『八皇』。三代：指夏、商、周。

㉛ 孟子公孫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盡心下謂：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

㉜ 胡輦：即『瑚璉』，古代禮器，瑚如簋而平下，璉如簠而鋭下。古書『連』、『輦』、『璉』、『槤』通用。

㉝ 『造』下一字隸釋闕。兩漢記：『「出誠造」下闕一字，王虚舟云是「更」字，此當不差。其云是「夏」字者，謬也。然此字愚意尚欲闕之。』漆：『漆』的俗字。

㉞ 『汙』，兩漢記作『汗』，誤。『四』字，隸釋、萃編、山東金石志均闕。兩漢記：『「水通」下是「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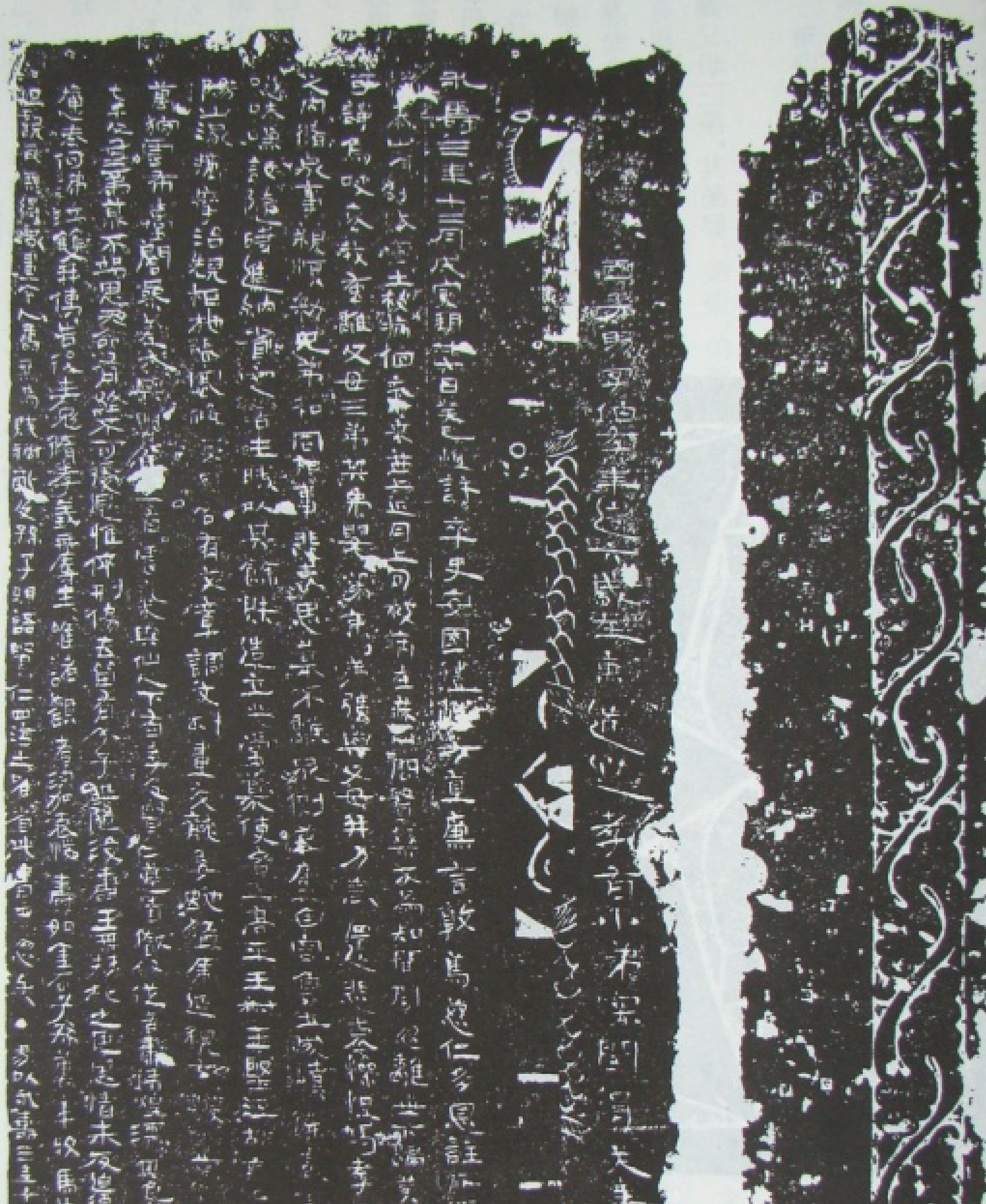
㉟ 年壽：同『眉壽』，長壽。『年』與『眉』雙聲。金石文字辨異支引禮器碑『永享年壽』，謂『年，即「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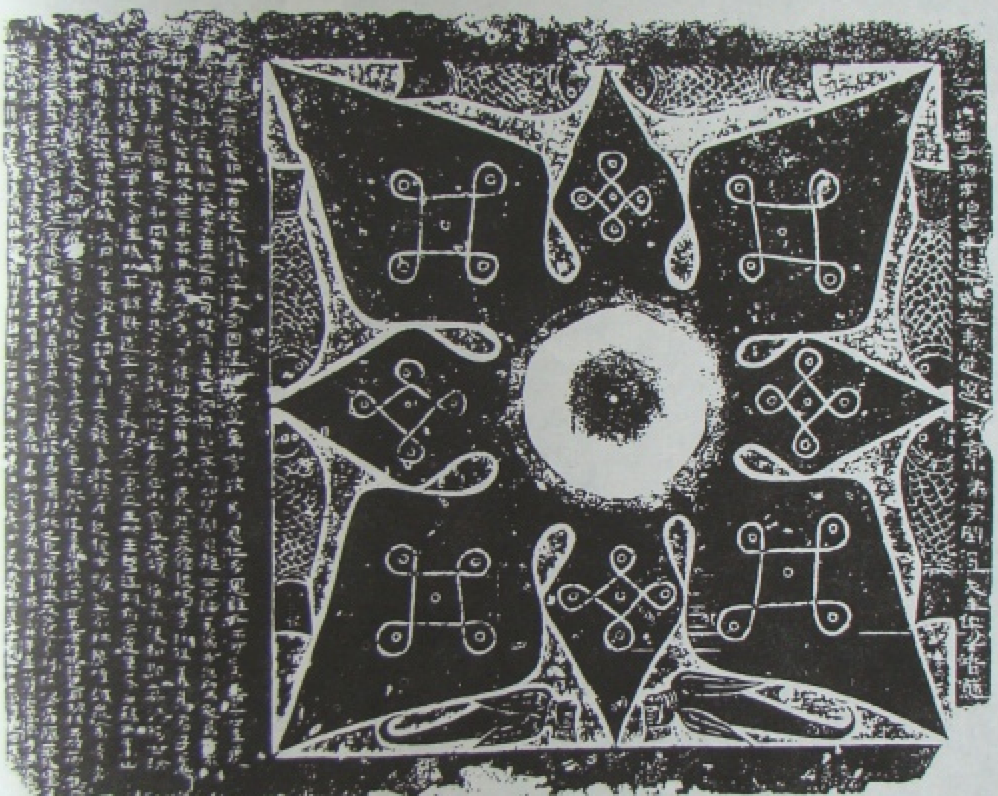
㊱ 『極』，秦漢碑述作『報』，誤。伎：及，與。隸釋：『碑以「伎」爲「暨」。』

❸⓻「於盛」，秦漢碑述作「盛於」，誤倒。
❸⓼「韓明府」，山東金石志作「韓府君」，誤。
❸⓽隸釋「真」，萃編、山東金石志作「具」，殆非。
❹⓪曲成：侯國，屬東萊郡。見郡國志。成，漢碑集釋作「城」，非。
❹⓵遺：「遺」的俗字。阡：「仲」的俗字。兩漢記：「以「阡」爲「仲」。」金石文字辨異送：「阡，即「仲」字。」「二」，萃編闕。萃校：「碑作「二百」。」
❹⓶文陽：即汶陽，屬魯國。文，通「汶」，下同。漢碑多作「文」，如史晨後碑「文陽馬琮」。隸釋洪注：「以「文陽」爲「汶陽」。」兩漢記指出王澍跋以「文陽公，當是姓文，名陽公，或字陽公者，非公侯之公」的舛謬。
❹⓷㑽：「戚」的俗字。金石文字辨異錫：「案即「戚」字。」後漢書郡國志：「廣戚，屬彭城國。」
❹⓸瑶：「瑤」的俗字。
❹⓹「三百」，兩漢記作「二百」，誤。中間一畫隱隱可見。隸釋作「三」。
❹⓺「仲」，萃編作「伯」，誤。
❹⓻郝：「郵」的簡筆字。下同。开：音稽，姓。
❹⓼「汎」，漢碑集釋作「汛」，恐非。
❹⓽兩漢記批評王澍跋以「琅丘乃地名，非人名，元臺亦當是山陽所屬之地」的錯誤。
❺⓪廣：縣名，屬齊國。處土：即「處士」。有才德而隱居不仕的人。
❺⓵匽：本字爲「郾」，通作「偃」。胥：即「胥」字，姓。
❺⓶「敬信子直」，萃編作「敬信直」，脫「子」字。
❺⓷「桓仲豫」，漢碑集釋作「桓仲毅」，誤。又，平津讀碑記卷一：「續漢志東武陽屬東郡，孔宙碑亦云東郡東武陽。此碑獨書東郡武陽，省「東」字。」
❺⓸兩漢記：王澍跋尾謂「蕃王狼子爲最尊」，「蓋誤讀「蕃王」二字爲外國之王耳。不知蕃是邑名，「王」，其姓也」。費：專字加「邑」部作「鄪」，屬泰山郡。遺，即「遺」字。漢碑集釋作「遺」，非。
❺⓹霦：「彪」隸書變形。金石索：「霦，即彪，今作「彪」。」
❺⓺兩漢記：「「后」，顧南原隸辨作「石」，吳山夫金石文存作「后」。此字之形近渺，當博求舊拓本定之。然恐非「石」字。」
❺⓻亓：即「卞」字。

〇〇八一 許卒史安國祠堂碑

東漢永壽三年（公元一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九八〇年春出土於山東省嘉祥縣滿硐鄉宋山村北山村古墓，今存山東省石刻藝術館。碑石原爲祠堂蓋頂石，內面右刻畫像，左刻記。石後被用作他墓時，表面抹了一層石灰。石高六八厘米，寬一〇七厘米，隸書，文字甚率意。另有一石，題爲「陽遂。富貴。此中人馬皆食太倉，飲其江海」。

碑文

永壽三年，十二月戊寅朔，十六日癸巳[1]，惟許卒史安國，禮性方直，廉言敦篤，慈仁多恩。註所不可，稟壽卅四年。遭/□泰山有劇賊[2]，軍士被病，個氣來西上[3]。正月上旬，被病在牀。卜問醫藥，不爲知聞。闇忽離世[4]，下歸黃湶。古聖所不勉，壽命不/可諱[5]。烏呼哀哉。

蚤離父母三弟，其弟嬰，弟東，弟强。與父母并力奉遺，悲哀慘怛。竭孝，行殊，義篤，君子憙/之[6]。內脩家，事親，順勑，兄弟和同相事。悲哀思慕，不離冢側。墓廬𡧍容[7]，負土成墳。徐養淩柏[8]，朝莫祭祠。甘珍/嗞味嗛設[9]，隨時進納，省定若生時[10]。以其餘財，造立此堂。募使名工高平王叔、王堅、江胡，戀石、連車，採石縣西南小山/陽山，琢癘摩治，規柜施張[11]。褰帷及月[12]，各有文章。調文刻畫[13]，交龍委虵。猛甪延視，玄猿登高。陫熊嘷戲[14]，衆禽羣聚。/萬狩雲布[15]，臺閣參差。大興輿駕，上有雲氣與仙人，下有孝友賢仁[16]。遵者儼然[17]，從者肅侍。煌〻濡〻，其色若僐。作治連月，功扶無亟[18]。賈錢二萬/七千。

父母三弟，莫不竭思。天命有終，不可復追。惟倅刑傷[19]，去留有分。子無隨沒壽，王無扶死之臣[20]。恩情未及[21]，迫褾有制財□霧[22]。隱藏魂靈，悲/癒夲何[23]。涕泣雙并，傳告後生。勉脩孝義，無辱生〻[24]。唯諸觀者，深加哀憐。壽如金石，子孫萬年。

牧馬牛羊諸僮，皆良家子，来入堂宅，/但觀耳，無得琢畫[25]。令人壽，無爲賊禍，亂及孫子。明語賢仁，四海士，唯省此書，無忽矣[26]。/

□以永壽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大歲在□酉成[27]。/

國子男，字伯孝，年適六歲，在東道邊。孝有小弟，字閏得。夫年俱去[28]，皆隨國。/

（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五期山東嘉祥宋山一九八〇年出土的漢畫像石；文物一九九〇年第九期趙超山東嘉祥出土東漢畫像石題記補致；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第三章，二四頁）

注釋

[1]「十」，文物釋文、趙超補攷均爲「廿」，非。「十」字左下細紋，當是石紋，而非文字劃痕。末行作「十」，甚清晰。漢魏石刻文字系年錄文脫「十

六日』，而在介紹文字中說石碑制於『永壽三年十二月廿六日』，亦誤採。攷長曆，永壽三年十二月戊寅朔，十六日正當癸巳，若二十六日，則爲癸卯，干支亦不合。

❷ 劇賊：大盜。後漢書宦者傳序：『寇劇緣閒。』李賢注：『寇盜劇賊緣閒隙而起也。』碑記當指永壽二年公孫舉起義。後漢書桓帝紀載，永壽二年『太山賊公孫舉等寇青兗徐三州』。

❸ 軍土：即『軍士』字。後文『四海土』之『土』，也應是『士』字。佪氣：猶邪氣。指瘧病。佪，通常作『回』，邪僻。『上』，疑當是『土』字誤刻。西土，西部地區。趙超補攷『上』字下屬，作『上正月』，並解釋說：『此處上似爲首意，古代每月初一稱上日，尚書舜典「正月上日」，傳云：「上日，朔日也。」或爲過去之意，亦通。』但理解爲朔日正月上旬或過去正月上旬，都似難通。

❹ 闇忽：即『奄忽』。闇，通『奄』。方言卷二：『奄，遽也。』奄忽同義連文，忽然，急遽。

❺ 勉：通『免』，避免。諍：當是『諍』字，通『爭』，爭取。文物釋文以爲通『增』，殆非。

❻ 熹：『喜』的加形專字。文物釋文作『熹』，非。

❼ 『墓』，趙超補攷作『草』，字形不類，非。文物釋文作『墓』，可從。宔容：謂神主。宔，『主』的加形字。宗廟中藏神主的石函。說文宀部：『宔，宗廟宔祏。』文物釋文作『由宦』，字形不類。

❽ 徐：通『蓄』。徐養，猶『蓄養』。

❾ 嗞味：同『滋味』。嗞，是『滋』的後出專字，但未通行。嗛：通『兼』，並也。

❿ 以上數句，趙超認爲『東漢碑刻中的習慣句式和韻律，一般多以四字句爲主，而且往往叶韻』，故其釋文標點爲『甘珍嗞味，嗛設隨時，進納省定，若生時』。將句子點破，不可從。

⓫ 痛：假借爲『礪』。摩：通『磨』。柜：當是『矩』字。

⓬ 『及月』，趙超補攷作『反月』，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釋文取之，謂『「摹帷反月」說的應是圖像週圍的垂幃紋邊飾花紋帶，因每個垂幔都呈圓弧向下的半圓形，所以稱爲「反月」』。備參。

⓭ 錭：假借爲『彫』，通作『雕』。

⓮ 帀：同『師』，專字爲『獅』。

⓯ 萬狩：即『萬獸』。『雲』字，文物釋文闕，其實可識。

⓰ 『友』，趙超補攷作『及』，非。

⓱ 遵：通『尊』。遵者，尊貴的人。

⓲ 功扶：即『工夫』。亟：通『極』。無極，無限。

⓳ 惟倅：應是『憔悴』。『惟』是『憔』的省筆俗訛字。刑：當作『荆』。後與『剏』混爲一字。

⓴ 此句文物釋文作『壽生無扶死之里』，義不可解。『無』上明是『王』，而非『生』。『扶』是『伴』的異體，非『扶』字。說文夫部：『扶，並行也。从二夫。輦字从此。讀若伴侶之伴。』甲骨文象二人並行相伴。『里』是『臣』字之誤。『王』與『臣』相對。趙超釋文爲『子無隨沒壽，王無扶死之臣』，漢魏石刻文字系年作『壽王無扶死之臣』，亦不確。

㉑ 『及』，文物釋文爲『反』，趙超補攷、漢魏石刻文字系年並取之。備參。

㉒ 『財』下一字闕，其下半『巾』清晰，上半微渤。文物釋文爲『帑』，但文義難通。趙超釋文作『幣』，漢魏石刻文字系年取之，備參。又，此句意義不暢，疑有脫訛。

㉓ 㦛：悲痛，痛心義的專字。夽：是『奈』的俗書。奈何，怎麼辦。文物釋文作『夫夫』，殊不可解。其誤讀的原因，乃是誤以『夽』的上部爲『夫』，又誤以該字下二小橫爲重字符號。於是破爲二字，讀爲『夫夫』。趙超釋文作『夫何』，漢魏石刻文字系年取之，於義亦不通。又，漢魏石刻文字系年標點爲『迫褾有制，財幣霧隱藏，魂靈悲痛，夫何滿泣雙并』，不可解。

可解。

㉔生⺀：同「生生」，指孳生不息，代代繁衍。語出易經繫辭上：「生生之謂易。」孔穎達疏：「生生，不絶之辭。陰陽變轉，後生次於前生。是萬物恒生謂之易也。」這裏指生命。「⺀」爲重字符號。文物釋文作「生主」，於義無取，誤。

㉕「琢」，文物釋文作「刻」，字形不類，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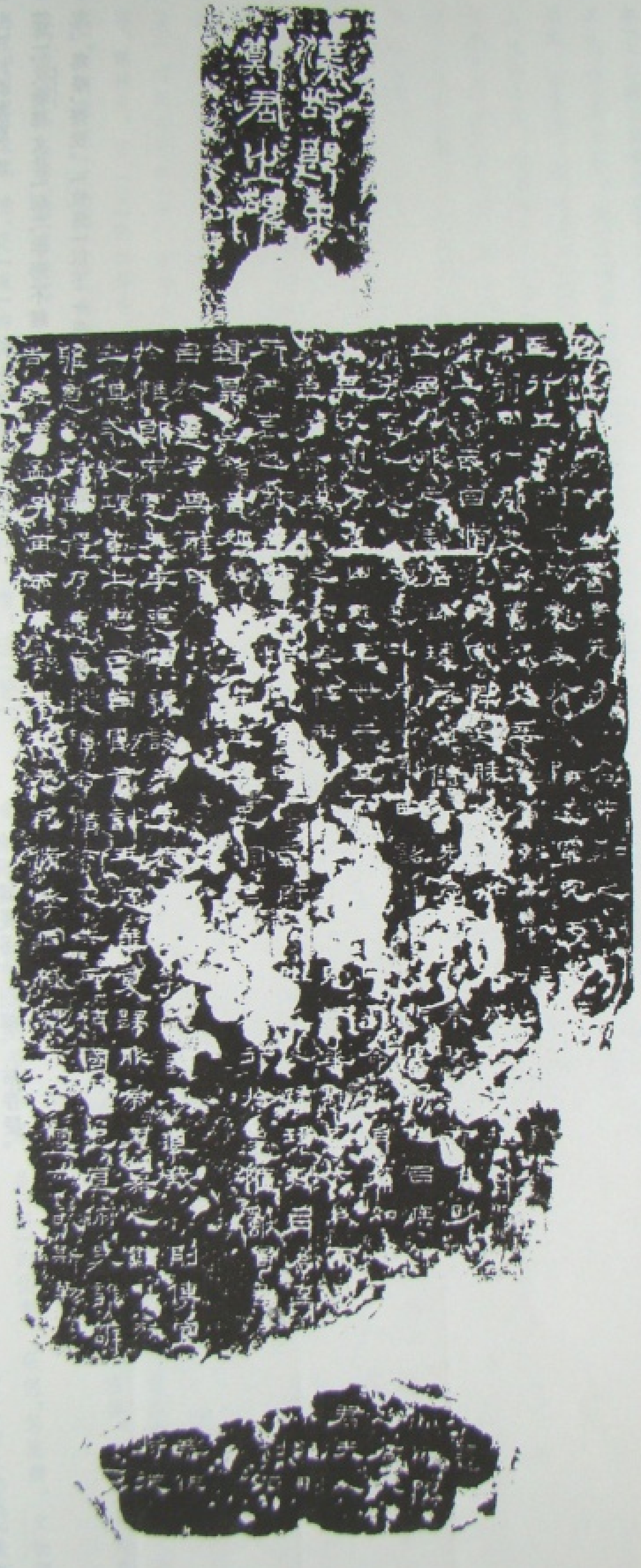
㉖忽：忽略，輕視。「牧馬」以下一段話爲警示語，告誡不得破壞祠堂，否則將招來禍害。

㉗「在」下一字甚草率，且微泐，輪廓似「癸」字。「酉」字，原刻爲「目」。文物釋文破爲二字，釋爲「一目」，於義無所取。攷永壽三年，歲在大梁，於十二辰正爲酉。不過，永壽三年歲次丁酉，而非癸酉。不知是原刻有誤還是另有别解。姑存疑。

㉘夫：似「夭」字。

〇〇八二　鄭固墓碑

東漢延熹元年（公元一五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碑在山東省濟寧市博物館，上有一大孔。拓片通高一九一厘米，寬七六厘米，隸書。額題『漢故郎中鄭君之碑』，篆書。碑已殘斷，失其下段，而上段尾部陷土中，原無全拓本，惟存不全之上段，即每行一九字本。清雍正六年，州人李鶡在濟寧學泮池之左訪得下段，乾隆四十三年，其子李東琪與定海藍嘉瓉又將上段升高出土，此碑遂全。

碑文

君諱固，字伯堅，著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質，[履上仁之][清操]❶，[孝友著乎閨門]，/至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❷，遂窮究丂典籍。膺[游夏之文學，襄冉季之政]/事❸。弱冠，仕郡吏諸曹掾史、主薄、督郵、五官掾功曹❹。[入則腹心，出]則[爪牙，忠以]/衛上，清以自倫。犯顏謇愕❺，造脒佹[辭]❻。加[以好]成[方類]，推賢達[善，逡遁退讓❼，當]/吝吕此服之。邦后珎瑋❽，以爲儲舉，先屈計掾，奉我[方]貢❾。清眇[冠乎羣彥]❿，悳能/啇乎聖心⓫。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詔拜[郎中]，非其好也，吕疾錮[辭]⓬，[未]滿期限，/從其本規。乃遘凶愍，年卌二，其四[月廿]四日⓭，遭命隕身，痛如之何？

[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⓮，善性形於岐[嶷]，□□見於垂髫⓯，年七歲而夭，[大]君、夫人/所共哀也，故建[防]共墳⓰，配食斯壇，以慰考妣之心。琦、瑤延吕爲至悳不紀⓱，則/鍾鼎奚銘。昔延公□武，弟述其兄⓲。綜□□，□□行，於蔑陋，猷曷敢忘⓳。乃刊石/吕旌遺芳。其辭曰：/

於惟郎中，寔天生悳。頊親誨弟，虔恭[竭力]⓴。教我義方，導我礼則。傳宣[孔]業，作/吿模式㉑。從政事上，忠吕自勖。貢計王庭，華夏歸服。帝用嘉之，顯拜殊特㉒。將從/雅意，色斯自得㉓。乃遭氛災，隕命顛沛。家失所怙，國亡忠直㉔。俯哭誰訴㉕，卬[唬]焉/告㉖。嗟嗟孟子，苗而弗毓。奉我元兄，脩孝罔極㉗。魂而有靈，亦歆斯勒。/

（北圖拓本匯編一册一一三頁；隸釋卷六；兩漢記卷八；萃編卷一〇；漢碑集釋二一八頁；文學致釋三章，五四三頁）

注釋

❶『仁』下三字泐，隸釋、萃編闕，根據上文，『仁』下當是『之』字。『之』下文學致釋作『清操』，備參。

❷ 受業：弟子接受師長的學業。歐陽：指東漢歐陽歙，樂安千乘人。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

❸ 膺：當也。襄：成也。論語先進：『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

❹『諸』，續金石錄作『諸』，非。諸曹掾史，爲郡小吏。後漢書百官志：『安帝以羌犯法，三輔有園陵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皆置諸曹掾史。』『曹』下萃編以爲闕一字，其實不闕。『吏諸曹』之『吏』，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卷六作『吏』，謂『蓋「吏諸曹」，猶云「歷諸曹」』。萃校：『「吏」，碑作「更」。』備參。

❺ 愕：通『諤』。隸釋洪注：『碑以「愕」爲「諤」。』本字作『咢』。說文即

部：『号，諱訟也。』漢碑字又作『鄂』。綏民校尉熊君碑『臨朝謇鄂』，費氾碑『謇鄂賞直』，皆是。

❻ 造：通『蹙』，或作『促』。脨：同『膝』。造膝，猶『促膝』。佹辭：猶『危言』，激切之言。隸釋洪注：『以「佹」爲「詭」。』潛研堂跋尾卷二：『春秋「晉侯詭諸卒」。陸德明云：左氏傳作「佹諸」，今本左氏亦作「詭」，惟石經猶是「佹」字。此碑「造膝佹辭」，亦以「佹」爲「詭」，則古書「佹」、「詭」通用矣。』穀梁傳文公六年：『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寧集解：『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解釋不當。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五『故士造辟而言』條批評『辟』訓『君』之誤，認爲當作『造膝』，謂君臣促膝密語，不使左右聞之。『辟』是『膝』之訛誤，碑本穀梁傳。

❼ 遁：通『巡』。廣韻諄韻：『逡，逡巡，退也。』又『巡，逡巡』。漢書陳勝項籍傳贊：『九國之師遁廵而不敢進。』顔師古注：『遁巡，謂疑懼而卻退也。遁，音千旬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之而爲遁逃之義。潘岳西征賦云「遁逃以奔竄」，斯亦誤矣。』金石文字記：『「逡遁退讓」者，「逡巡」之異文也。管子：「桓公蹵然逡遁。」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又敘傳：「逡遁致仕。」周禮司士注：「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

❽ 邦：即『邦』字。兩漢記：『「邦」字借「羊」爲「丰」，此碑字之稍異者。』邦后，義同『邦君』，謂太守。后，君也。

❾ 『我』下一字泐，隸釋以來均闕，文學攷釋作『方』，備參。

❿ 眇：古與『妙』通。清妙，清高美好。兩漢記：『至於「清眇」，「眇」字即今「妙」字。』

⓫ 悳：『德』的古字，下同。尚書湯誥：『惟簡在上帝之心。』孔疏：『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簡：同『簡』，察閱。

⓬ 隸釋洪注：『以「錮」爲「固」。』兩漢記引張塤說：『錮辭之「錮」，當作「固」。其弟饗碑，述其兄之諱也。』萃編則認爲，『錮』通『痼』，疾錮，猶『痼疾』，謂久固之疾。讀字不同，句法亦別。

⓭ 『其四月』，文學攷釋作『其四年』，非。

⓮ 楊烏：漢揚雄子，少聰穎。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注：『童烏，子雲之子也。』太平御覽卷三八五引劉向別傳：『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筭玄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疑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碑用當時故事。

⓯ 『岐嶷』、『垂毦』：皆謂幼年。

⓰ 『建』下隸釋、萃編闕一字，當是『防』，即墳也。文學攷釋三章作『兆』，殆非。

⓱ 瑤：即『瑤』。以『弟述其兄』及『奉我元兄』證之，琦、瑤應是鄭固之弟。平津讀碑記卷一：『爾雅：「延，長也。」琦、瑤當是其兩弟名。』漢碑集釋以爲『「琦、瑤」當是鄭君二子之名，蓋其弟從兄子之請，而撰此銘也』，似非，不取。

⓲ 妘：同『姬』。漢孫叔敖碑：『爲列妘國。』李翊夫人碑：『昔彼衛妘。』『姬』下隸釋、萃編闕二字。據文中用周公頌述武王事，以比弟爲兄鄭固撰碑，故當爲『公頌』。兩漢記：『「昔姬」下洪空二格，以今諦審石本，「姬」下是「公」字，「公」下當是「頌」字，此實石痕可仿佛，非以文義度也。』文學攷釋作『公纘』，非。

⓳ 漢隸拾遺郎中鄭固碑：『「於蔑陋」者，「於」音「烏」，歎詞也。「蔑陋」謂鄙小也。漢書韋玄成傳云「於蔑小子」，與此「於蔑陋」同義。「兄」、「行」、「忘」、「芳」爲韻，「兄」讀若「荒」，「行」讀若「杭」，隸辨以「行於蔑陋」四字爲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文學攷釋作『綜極徽猷，行於蔑陋』。補字和標點均不敢定，故不取。猷：即『獨』字。隸釋洪注：『「猷」即「獨」字。』

⓴ 頭：同『頭』。續金石錄作『頭』，非。俱作『臣』，常作『王』。如『既』作

「恐」、「姬」作「延」。「竭」字，文學孜釋作「極」，非。

㉑ 模：隸釋洪注：「以「鏌」爲「模」。」兩漢記作「鏌」，萃編作「模」。隸書「鏌」與「模」形近，拓本已模糊。「式」字清晰，文學孜釋作「則」，誤。

㉒ 「殊特」，文學孜釋作「特殊」，誤倒。文中「服」、「特」、「得」、「沛」、「直」等協韻，若作「特殊」則不協。

㉓ 潛研堂跋尾：「論語「色斯舉矣」，「斯」乃語辭，而漢魏人多用「色斯」字，如王充論衡「翔而後集，色斯而舉」，費鳳碑「色斯輕翔」，費鳳別碑「色斯高舉」，元賓碑「翻翥色斯」，抱扑子外篇「明哲色斯而幽遯」，內篇「杜漸防微，色斯而逝」，皆以「斯」連上讀，若張壽碑「常懷色斯」，斥彰長田君碑「色斯去官」，抱扑子外篇「或色斯而不終日」，三國志崔琰傳「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此碑亦云「將從雅意，色斯自得」，則竟以「色斯」當遠舉之意。所謂歇後語也。」王引之經傳釋詞卷八：「斯，猶然也。……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羊傳曰：「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貌。」義與此相近也。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王說義勝。

㉔ 「國」下隸釋闕一字，萃編補爲「亡」字，可從。

㉕ 誹：同「訴」，訴說。

㉖ 卬：同「仰」。唬：「號」的異體字，號哭。

㉗ 脩：即「脩」字。通「修」。「脩孝」，秦漢碑述作「脩考」，誤。

〇〇八三 劉平國碑

東漢永壽四年(公元一五八年)八月十二日





摩崖刻，在新疆庫車大山崖壁間，又名龜茲刻石、漢烏壘摩崖石刻。清光緒五年發現，始有拓本行世。惜乎當地百姓不堪椎拓者騷擾之苦，乃鑿毀之。拓分二紙，一紙高五一厘米，寬四〇厘米；另一紙高二五厘米，寬二二厘米，隸書，文多漫漶，據校碑隨筆錄文。

碑文

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以七月廿六日發家❶，/從秦人孟伯山、狄虎賁、趙當卑、萬羌、/□當卑、程阿羌等六人❷，共來作列亭，從□[函]/谷關❸。八月一日始斵山石❹，作孔❺。至十日，[皆]/以堅固❻，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子孫。永壽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直建紀❼。此東烏累關城，皆/將軍所作也❽。仇披/京兆長安/淯于伯隗/作此誦。/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一二頁；校碑隨筆六九頁；西陲石刻錄）

注釋

❶發家：從家中出發。

❷「萬」，文學攷釋析爲二字，作「苗□」，非。「當」上闕字作「右」，漢魏石刻文字系年錄文作「石」。寶鴨齋題跋卷上作「趙當卑強阿」，闕多字，又誤釋「程」爲「強」。

❸增補校碑隨筆：「初拓本第四行首「谷」上尚有一「函」字可見，稍晚即損。」文學攷釋二章「作」字下闕字作「利」；「谷」上一字作「從寸」二字，非。

❹「斵」，校碑隨筆作「斷」，誤。「山石」，文學攷釋合爲一字作「岩」，恐非。說文未收「岩」字。

❺作孔：指在山崖上鑿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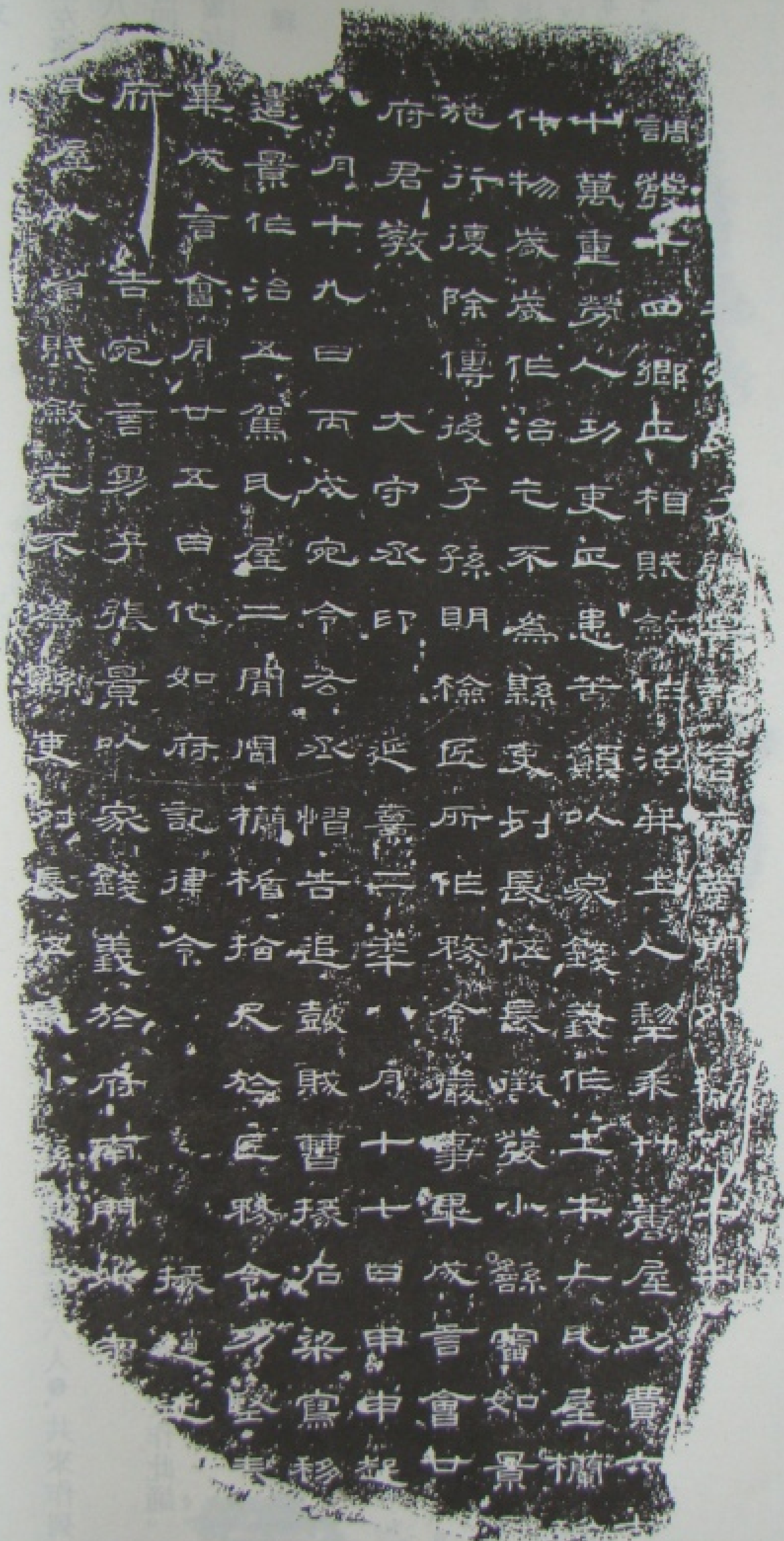
❻「皆」，西陲石刻錄析作「十日」，文學攷釋析爲「八日」，且標點爲「至八日，以堅固萬歲人民喜」，文不可讀，誤。漢魏石刻文字系年作「至十日止。堅固萬歲人民喜」，亦不取。

❼永壽四年六月已改元延熹，因烏壘道遠，詔書未達，故刻石於八月仍稱永壽。

❽「皆」，文學攷釋作「留」，形近誤讀。

〇〇八四　張景碑

東漢延熹二年（公元一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九五八年出土於河南省南陽市南城門內馬路東側，現存南陽市臥龍崗漢碑亭內。碑身四周皆殘，現存碑高一二五厘米，寬五四厘米。拓片高一一三厘米，寬五四厘米，隸書，字體寬扁，點畫波尾明顯，筆畫從容秀雅，端正而不板滯，爲成熟之八分隸書。其頂部存兩個方形碑穿，穿內有暈弦痕迹。無額。

碑文

[□□府告宛：男]子張景記言❶，府南門外勸[農]土牛❷，□□□□/調發十四鄉正❸，相賦斂作治❹，并土人、犂、耒、艹、蓎、屋❺，功費六七/十萬，重勞人功❻，吏正患苦。願以家錢，義作土牛，上瓦屋、欄楯、/什物❼，歲歲作治。乞不爲縣吏、列長、伍長，徵發小繇❽。審如景[言]❾，/施行復除，傳後子孫。明檢匠所作，務令嚴事。畢成，言。會廿四❿，/府君教⓫。大守丞印。延熹二季，八月十七日甲申起□。/八月十九日丙戌，宛令右丞慴告追鼓賊曹掾石梁寫移⓬，□/遣景作治五駕，瓦屋二間⓭，周欄楯拾尺，於匠務令功堅。奉□/畢成，言。會月廿五日。他如府記律令。

掾趙述□□/府告宛⓮：言男子張景，以家錢義於府南門外守□□□/瓦屋，以省賦斂，乞不爲縣吏、列長、伍長、小繇□□⓯。/

（文物一九六三年第一一期南陽新出土的東漢張景造土牛碑；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一四頁；書法叢刊二〇〇三年第一期張景造土牛碑；漢碑集釋二二七頁）

注釋

❶ 告：公文用語。漢碑集釋：『□子」上四字皆殘，左邊尚留殘畫，與第十行對照，爲「府告宛男」四字。此碑文體屬於漢代公文體裁。文中「告宛」、「告追鼓賊曹掾」、「告宛」，凡三言「告」。「告」字在漢代公文中，爲上級官吏對所屬下級民吏指示用語。若非其所屬，不得言「告」。』宛：宛城，即今河南省南陽市。漢代宛城舊址在今城之北。『府』字上還有二字空格，漢碑集釋無。

❷ 土牛：用泥土制作的牛。古代農曆十二月出土牛以除陰氣。後來，立春時造土牛以勸農桑，象徵春耕開始。後漢書禮儀志上：『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太平御覽時序部五引論衡：『立春爲土象人，男女各二，秉耒鉏。或立土牛，象人。』

❸ 鄉正：指一鄉服徭役的民工。後漢書百官志：『鄉置有秩、三老、遊徼。』注引風俗通：『國家制度，大率十里一鄉。』又，『亭有亭長』下注引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

❹ 賦斂：文學孜釋二章作『賦斂』，誤。下文『以省賦斂』之『賦』，也誤作『賦』。

❺ 艹：即『艸』字。蓎：同『篖』，即篖篖，竹編粗席。方言卷五：『篖篖，自關而東，周洛楚魏之間謂之「倚佯」；自關而西謂之「篖篖」；南楚之外謂之「篖」。』郭璞注：『似蘧蒢，直文而麤，江東呼笪。』

❻ 『七』，文物釋作『十』，文學孜釋亦作『十』，且標點爲『功費六十，十萬重

勞人，功吏正患苦顛」，文不可解，誤。

❼「顛」，文學孜釋作「顛」，且上屬，誤。　欄楯：欄杆，縱者爲欄，橫者爲楯。

❽ 繇：通「徭」，徭役。　列長：大抵是縣以下鄉長、亭長、里長的泛稱。　伍長：伍家之長，是東漢時期最小的基層組織的頭領。　續漢書百官志：「里有里魁，民有什五，善惡以告。」本注：「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

❾ 漢碑集釋：「「景」下字殘留上部，當是「言」字。　句意爲官府同意張景以上諸請求。」

❿ 漢碑集釋：「「會」下當脫一「月」字。「廿」下字殘，當爲「四」字。　原文應作「會月廿四」。　下文有「會月廿五日」可證。　韓仁銘云：「表言，會月卅日，如律令。」會月，即當月，是月，本月之意。」

⓫ 教：文體名。　太子及王侯的命令稱「教」。　這裏指太守的命令。

⓬ 追鼓：追鼓掾，掌擊鼓之屬。　追，通「槌」。　賊曹掾：掌管地方治安的屬吏。

⓭ 五駕：五條檁子的房屋。　駕，通「架」。　儀禮少牢饋食禮：「主人獻，祝設席，南面。」賈公彥疏：「大夫士廟室也，皆兩下五架。　正中曰棟，棟南兩架，棟北亦兩架。」

⓮「府」字右下角爲豎畫，且直下占二格。

⓯ 以下闕文，不知字數。　所闕第二字，文物釋文疑是「掾」，或然。

〇〇八五　浚縣畫像石題記

東漢延熹三年（公元一六〇年）三月六日



石於河南省浚縣姚廠村西一漢墓出土。墓室有畫像石六塊，分别鐫刻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等圖案。其中一石上端長方框内有題記。框高二〇厘米，寬三〇厘米，隸書。

碑　文

惟漢永平兮❶。/延熹三季，三/月六日丙申/上旬，時加親。/天爲人父，地/爲人母。蚤失天/年❷，下歸蒿里❸，遠/若舍陌。諸君/看老，孰忘蒿/里。生日甚少，死日甚/多，熨諸君長史，/不復見何[季]❹。/

（漢碑全集三冊圖九〇二頁）

注　釋

❶ 漢碑全集釋文「永平兮」，頗費解。是否爲「永平卒」，不能定。待攷。

❷ 「天」字，漢碑全集釋文脱。

❸ 蒿里：本爲山名，相傳在泰山之南，爲死者的葬所。詞義泛化，指墓地，陰間。漢書廣陵厲王劉胥傳：「蒿里召兮，郭門閲，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顏師古注：「蒿里，死人里。」古代挽歌有蒿里。

❹ 「何」下有二字之位，文甚草率，且略泐。漢碑全集釋文闕二字，諦視之，似一個「季」字。備參。

〇〇八六　渡君碑

東漢延熹四年（公元一六一年）二月十日



一九九三年三月於山東省鉅野縣城東南昌邑鄉堌子程莊出土，現藏鉅野縣文管所。碑爲圭形，石灰岩質，通高二五二厘米，寬九〇厘米，厚二二厘米，隸書。有穿，在額與碑身之間，額題『故行事渡君之碑』，亦隸書。額字清晰，碑文則多漫漶，標點供參攷。有長方形覆斗式碑座，長一三七厘米，寬七二厘米，高三四厘米。

碑文

君諱□，〔字〕□□❶。〔其〕先出自〔顓頊〕，與楚同姓，熊嚴之後也。亦世掌位❷，統國法渡，/因氏姓焉❸。□君□□□之□□。乾剛之性，進毅綜□，以能典藝，講演韓詩，兼/詠□□□□□人□世所利，將□習主薄功曺。正色在朝，成旱〔礼〕甫❹。建忠匡/君，名□〔四方〕。□□〔典召〕舉之，□國軌□人，不憂權策❺。

永壽元年中，荒旱無雨。/□□公□行□事，□□□□□□，天雲雨注。於是〔時民〕□之曰❻：甘澤□濃，/□□□□，君□□□□□□□□□〔爲郡〕□□。當□□位，以副積德。昊天不/弔❼，殲此□人❽，年七十有七，以延熹四年，二月十日卒。聲重位薄，爲衆□歎❾。遐/□□□□□□青龍□□□葬于斯，以爲〔利〕莫大焉❿。見思彼靡盛於足紀/乃刊石□□，勒銘□勳⓫。其辭曰：/□□□□〔永挺〕□□□，□聖□兮動典則。□□□兮剋過直，以謇愕兮□右職⓬。抱/□□□兮十□□，身雖歿兮談不□⓭。〔垂功〕烈兮光萬億⓮。/

（書法叢刊二〇〇四年第四期山東鉅野新出土東漢渡君碑）

注釋

❶『字』隱隱有劃痕，書法叢刊釋文闕。

❷亦：假借爲『弈』。弈世，世世代代。

❸『焉』字，書法叢刊釋文闕。隸釋卷七荊州刺史度尚碑：『其先出自顓頊，与楚同姓，熊嚴之後，□亦世掌位，統國法度。』後漢書有度尚傳，謂尚山陽湖陵人。此渡君碑出土於漢昌邑故城附近。漢景帝中元六年，封梁孝王子劉定爲山陽王，改昌邑爲山陽國。據此，渡、度當同族。

❹旱：同『吁』。『礼』，書法叢刊釋文作『九』。

❺『憂』字書法叢刊釋文闕，其實上半清晰。

❻『於』字隱隱尚存輪廓，書法叢刊釋文闕。『之』上一字左半『言』清楚，右半渤。

❼『昊』字尚見輪廓，『弔』字豎畫尚可見。書法叢刊釋文均闕。

❽『殲此』二字書法叢刊釋文闕，實存輪廓。

❾書法叢刊釋文作『衆歎』，脱『爲』及『衆』下一闕字。

❿『青龍』二字大體可見。書法叢刊闕。『焉』，書法叢刊釋文作『成』，誤。

⓫『乃刊』微見劃痕。『銘』，書法叢刊釋文均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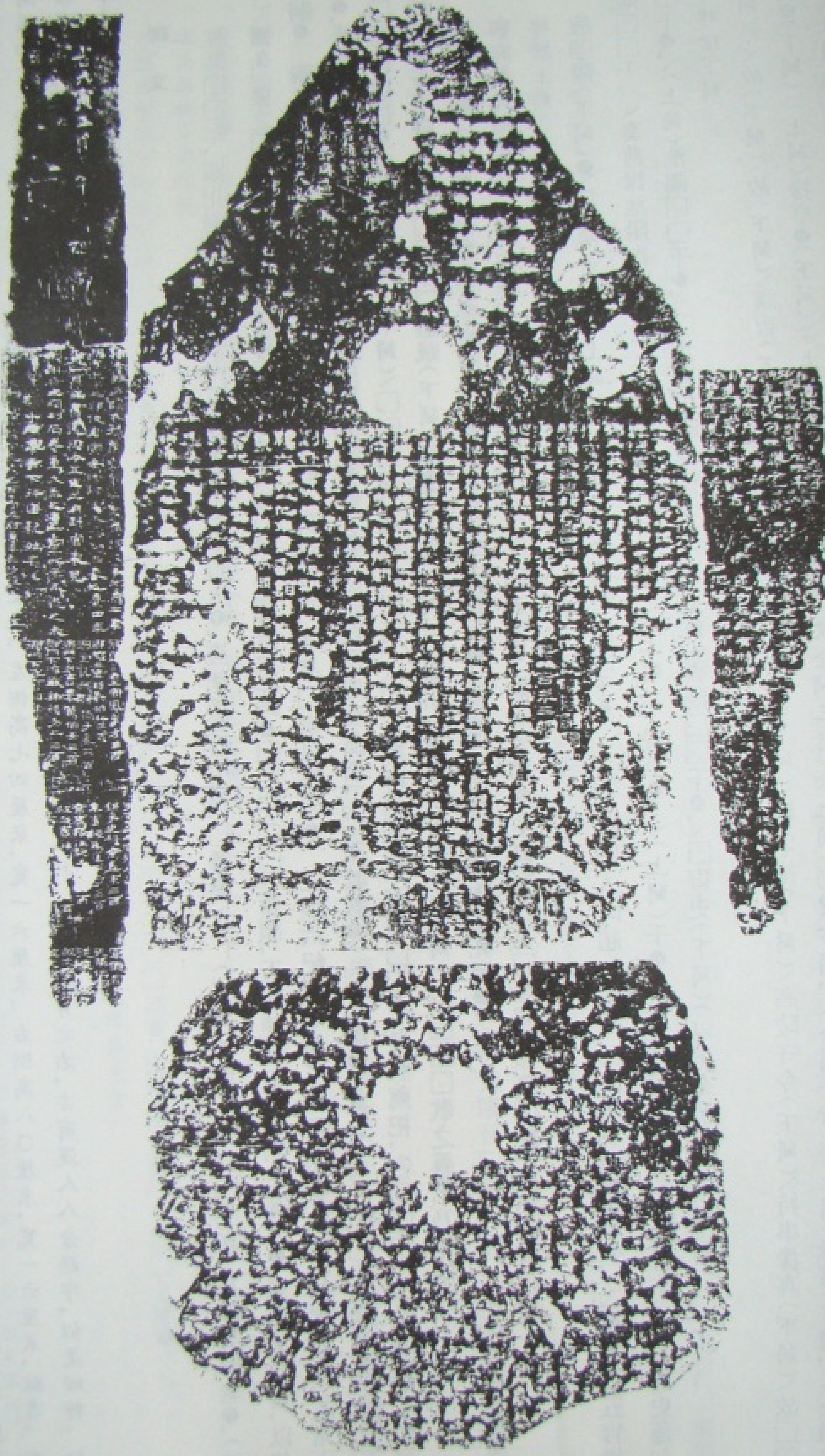
⓬『職』字輪廓尚可見，書法叢刊釋文闕。

⓭『身』字書法叢刊釋文闕。

⓮『功』，書法叢刊釋文作『也』，非。

〇〇八七　蒼頡廟碑

東漢延熹五年（公元一六二年）正月



碑在陝西省白水縣東北史官村許廟中，一九七五年移置西安碑林。碑通高二〇一厘米，寬一九八厘米。陽、陰及兩側均刻字，拓片陽通高一三〇厘米，寬七五厘米；陰高六六厘米，寬七三厘米；左側高七四厘米，寬一六厘米；右側高八〇厘米，寬一六厘米，隸書。有額而無文，額有穿，正面額穿之右有漢人八分題字五行。穿左有宋人楷書題字五行。碑陰額穿之右，亦有漢人八分題字，似是四行。拓本文字甚漫漶，據兩漢記錄文。

碑　文

惟延□□年，穎川劉君諱「桓，字□光」（下闕）／以省火[1]，流德教於千里，□禮樂之亻（下闕）／逢氵義立□□親，乃諏訪國老[2]，（下闕）／彌久，奠之□室。於是乎卄作教告[3]（下闕）／誓，寫彼鳥迹以紀時[4]□□□□／蒼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5]，爲百王作書，以傳萬嗣[6]。陶（下闕）以誨（下闕）／法疫[7]，非書不明。古今行事，非品□無以垂示[8]。三綱六紀，（下闕）／地理，印覽縣象，俯名山川，五常之類[9]，含氣庶品，非書不記。（下闕）／靈□□大表千秋，□□□□未生者皆□□服其教[10]。□爲德也，莫（下闕）／□□，陰陽並兼，然□□□□，乾行無已[11]，順環無端[12]。（下闕）／□□三百，選有德聖裔，以□之秉稷稻粱[13]，洯齊□□[14]，良辰薦祀，告□□□，復民五家。須（下闕）／□禱祈雨降子□□□□□盜賊（下闕）文[15]（下闕）／□□□穎川（下闕）訓[16]古今（下闕）／□□□□歌之義[17]，乃作頌曰：

穆穆聖蒼，（下闕）／表名[18]，永久彌光。無德不報，□□百行[19]。順禮（下闕）／聲，休嘉孔融[20]。／

劉府君大漢枝族，應期作弼，宗[21]（下闕）／禮崇樂，以化未造[22]，勸詣璧廱[23]（下闕）／□寘□令問，茆高□配，聖德合苻，出[24]

碑陰上列

故□陽（下闕）[25]／（全闕一行）／（上闕）陳（下闕）[26]／（上闕）陳□千[27]。／故督盜賊人阝趙小千[28]。／故記史池陽吉□□二百[29]。／五官掾高陵□□千。／奏曹掾池陽吉□千[30]，／□□掾雲陽□□千[31]，／（上闕）千五百[32]。／（上闕）千[33]。（以下全闕七行）／（上闕）千。／□曹史蓮勺□□千[34]，／（上闕）池陽□□千[35]，／□倉曹史臨晉楊仲千，／（上闕）雲陽□□千[36]，／□曹史（下闕）（以下全闕二行）／

碑陰下列

（上闕）勺／故（下闕）／故（下闕）／議曺（下闕）[37]／少府史（下闕）／教化史（下闕）／持事掾（下闕）／高陵守令（下闕）／持事掾高（下闕）／故□□亭長[38]（下闕）／（上闕）掾亭[39]（下闕）／（上闕）池陽吉亠[40]（下闕，又全闕三行）／（上闕）勺[41]（下闕，又全闕一行）／（上闕）掾萬（下闕，又全闕二行）／（上闕）曺[42]（下闕）／（上闕）掾曺[43]（下闕）／（全闕三行）／

碑右側上列

郃令朔方臨戎孫羡字□□[44]，□□□□從事。永壽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仇君，察孝，除郎中，大原陽曲長。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御

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劉明府，立祠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以示来世之未/生。謹出錢千百□者，下行自紀姓名。/衙守丞臨晉張嶠字元德五百，守左尉萬年長沙瑗字君平五百[45]。/

碑右側第二列

衙縣三老上官鳳季方三百[46]，/衙鄉三老時勤伯秋三百，/衙主記掾楊綬子長三百，/衙門下功曹裴篤伯安三百，/衙門下游徼許愔功上三百，/衙門下賊曹白餘子□三百[47]。/

碑右側第三列

功曹史上官才□載三百[48]，/錄事史楊禽孟布三百，/集曹掾馬津子孝三百[49]，/倉曹掾任就子□□百[50]，故功曹郭□□□三百，/集曹（下闕）三百。/

碑右側第四列

軍假司馬衙[51]（下闕）/從掾位衙（下闕）/從掾位衙張（下闕）/故文學掾衙李（下闕）/故文學掾（下闕）/

碑左側上列

議曹史蓮勺楊□三千[52]。功曹書佐頻陽成扶千，/騎吏蓮勺任參六百，/騎吏高陵□肆六百，/騎吏臨晉□珠六百，/騎吏高陵張順六百[53]。/

碑左側第二列

高陵左鄉有秩（下闕）/萬年左鄉有秩遊智千[54]/，萬年北鄉有秩畢奮千五百，/蓮勺左鄉有秩杜衡千五百，/池陽左鄉有秩何博千五百。/

碑左側第三列

夏陽候長[55]（下闕）/夏陽候長馬琪千，/粟邑候長何惲千[56]，/殳羽候長[57]（下闕）/

碑正面額穿右題字

左馮翊東牟平陵衡君諱/□，字□升[58]，以熹平六年[59]，五/月廿八日於□□□□/□□□祠[60]，出奉錢二百□/□□之禮[61]。/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一五頁；兩漢記卷一一；萃編卷一〇；漢碑集釋二三二頁；文學致釋第三章）

注釋

[1] 兩漢記存左半「火」旁，萃編闕。劉君：碑中所及漢室枝葉之劉府君、劉明府，惜失其名。清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卷六謂「劉君諱桓」。或

然。張氏又謂見洗石精拓本較翁錄正面增八十餘字，改正十餘字，碑陰增七十餘字，首行「惟延」二字尚可辨。文學攷釋作「惟延□年□□，潁川劉君諱桓，字□光」，備參。

❷ 諏訪：同義連文，咨詢，訪問。

❸ 「廿」之下部闕，文學攷釋作「著」，乃以意逆之。

❹ 許慎說文解字敘：「黄帝之史，見鳥獸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文學攷釋「時」下不闕，作「事，不朽功烈」。

❺ 關於蒼頡，傳說很多。路史卷六禪通紀史皇氏：「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顔侈侈，四目靈光，上天作令，爲百王憲。實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錄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創文字。」

❻ 作書：創制文字。「書」，金石錄跋尾作「憲」，非。兩漢記：「趙氏金石錄所載『爲百王作憲』句，『憲』字乃是『書』字之訛。」校碑隨筆：舊拓本「以傳萬嗣」之「嗣」字完好，今「嗣」字餘上半。

❼ 「陶」，文學攷釋作「□唐」，大抵是指「陶唐氏」。「誨」字闕。

❽ 「品□」，文學攷釋作「圖史」。

❾ 貌：同「貌」。說文皃部：「皃，頌儀也。貌，皃或從頁，豹省聲。貌，籀文皃，从豸。」獨笑齋卷三：「『五常之貌』，用漢書刑法志『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文也。然迻『貌』字屬五常爲句，義不可通。」

❿ 本行以上一段，文學攷釋作「今處亦莫不與，千秋萬歲，永世未生者皆當□服其教」。僅備參。

⓫ 本行以上一段，文學攷釋作「□與陰陽並兼，□作聖□緒，乾行無已，順環無端，爲億載」。

⓬ 順：通「巡」。巡環，猶循環。俞樓雜纂讀漢碑：「『順』當讀爲『巡』。『順』、『巡』並從『川』聲，故得通用。荀子禮論篇：『本末相順』，即『本末相巡』也。禮記祭義篇言『終始相巡』也。此碑言『順環無端』，即『巡環無端』矣。」

⓭ 「三」上一闕字，文學攷釋作「老」，「之」上闕字作「祀」。黍：即「黍」字。粱：通「粱」。詩經小雅甫田：「黍稷稻粱。」

⓮ 潔：俗「潔」字。說文糸部作「絜」。齊：通「粢」，亦作「盛」。詩經小雅甫田「以我齊明」，毛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鄭玄箋：「以絜齊豐盛。」釋文：「齊本又作『齍』，又作『盛』，同，音資。」「齊」下萃編有「二」字，另一字闕，文學攷釋作「乙卯」。

⓯ 「子」下一段，文學攷釋文字大異，作「孫，□家守巡賊盜賊□戢，勿□爲民□□□時□陽和（下缺）文人」。錄以備攷。

⓰ 「潁川」下，文學攷釋作「劉府君見以奉詔書，□□□節來□□工吏，以□□之□□訓」，備參。

⓱ 本行以上文字，文學攷釋作「後河□川□之義，穆如清風」，備參。

⓲ 「表」，兩漢記、萃編、秦漢碑述等均作「老」，非。萃校：「碑作『垂名永久』。」備參。「表」字上文學攷釋有「天」、「先」二字。

⓳ 「□□百行」，文學攷釋作「道審可行」。

⓴ 休嘉：同義連文，美善之義。漢碑集釋作「體」，恐非。萃編作「休」，義勝。

㉑ 「宗」下闕字，文學攷釋作「道化光，包羅」。

㉒ 未造：即「末造」，末世也。下文「未生」，即「末生」。俞樓雜纂讀漢碑：「世以上畫短者爲午未字，上畫長者爲本末字，此俗說也，漢人尚無此分別。若以六書之義而言，午未字象木重枝葉形，篆文作𣎵，則隸書上兩畫當長短如一，方肖重木之象。至本末字，從木，一在其上，則上畫短長可從人便。觀此碑「末」字上畫反短，可斷俗說之無據矣。」

㉓ 壁：通「壁」。「壁廱」下，文學攷釋還有「啓發」二字。

㉔ 「出」字下，兩漢記謂「以下尚有五行，皆不可辨」。文學攷釋補出一部分，係點時有誤，謹錄以備參：「如（下缺）東嵩□，令問蔚高，萬是聖德，

合符出雨樹(下缺)□祀□□文人□乙(下缺)酌□酬(下缺)工祝(下缺)奉□靈□□化(下缺)之功，(下缺)述聖人□孔未(下缺)明德之(下缺)名(下缺)頌。」

㉕ 此行兩漢記、萃編全闕。

㉖ 兩漢記、萃編存「陳」字，餘闕。文學攷釋作「故督池陽陳寶二百」。

㉗ 兩漢記、萃編存「陳」、「千」二字，餘闕。文學攷釋作「故府□□陳□千」。

㉘ 兩漢記作「文阝走忄千」，萃編作「人阝趙忄千」，文學攷釋作「池陽趙性千」，「池陽」可信，據後漢書郡國志，左馮翊有池陽縣；「趙」作「趙」則非。

㉙ 「故」，文學攷釋作「主」，「吉」下補「琅」字，「二」作「五」。

㉚ 奏曹：諸曹屬吏。後漢書百官志「太尉」下本注：「奏曹主奏議事。」又「郡」下本注：「諸曹略如公府曹。」據此碑，是郡有奏曹。

㉛ 「掾」上萃編闕二字，文學攷釋作「水曹」；「陽」下萃編闕一字，文學攷釋作「史」。此行下萃編注闕一行，文學攷釋作「故□掾萬年□尚千」。

㉜ 萃編「千五百」上闕字，文學攷釋補作「故曹史池陽□□」。

㉝ 萃編存「千」字，餘闕，文學攷釋補作「故□蓮勺□千」。此行下萃編注「闕七行」，文學攷釋補作「(上缺)五百、(上缺)勺(下缺)、(上缺)掾蓮勺許德千、(上缺)千、(上缺)史□千、(上缺)百」。

㉞ 兩漢記、萃編「吉」上闕一字，文學攷釋作「土」；「勺」下闕二字，文學攷釋作「王陵」。

㉟ 兩漢記、萃編「池陽」上闕字，文學攷釋作「倉曹史」；「千」上所闕一字，文學攷釋作「定」。

㊱ 兩漢記、萃編「雲陽」上闕二字，文學攷釋作「曹史」。

㊲ 「議曺」上三行，萃編脫；「議曺」下，文學攷釋有「掾」字。

㊳ 「故」下兩漢記、萃編闕二字，文學攷釋作「南州」。

㊴ 「掾亭」上，兩漢記、萃編闕二字，文學攷釋作「東□」。

㊵ 「池陽」上，兩漢記、萃編闕字，文學攷釋作「故上計掾」。此行下萃編闕三行，文學攷釋作「主計掾雲陽(下缺)、(上缺)掾雲陽趙伯(下缺)、(上缺)池陽趙□(下缺)」。

㊶ 「勺」上，兩漢記、萃編闕字，文學攷釋作「蓮」；「勺」下文學攷釋有「申」字。此行下兩漢記、萃編全闕一行，文學攷釋作「(上缺)曹史(下缺)」。

㊷ 「吉」上，兩漢記、萃編闕字，文學攷釋作「戶功」。此行上兩漢記、萃編全闕二行，文學攷釋作「(上缺)史□陽(下缺)、功曹史(下缺)」。

㊸ 「掾吉」，文學攷釋作「功曹」。

㊹ 衙：即「衙」，下同。衙縣，屬左馮翊。臨戎縣：屬朔方郡。

㊺ 萬年縣：屬左馮翊。盧文弨抱經堂文集：「萬年，縣也。長沙，乃複姓。此稀姓，亦所僅見。」

㊻ 三老：主掌教化之官。漢縣、鄉置三老。後漢書百官志「鄉置有秩三老」下本注：「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

㊼ 「百」下一字右半存「余」，左半泐，應是「餘」字。

㊽ 「官」下一字左半「扌」尚存，再下一字泐，似「掾史」。

㊾ 「馬津」，古墨齋金石跋卷一作「馬準」，非。

㊿ 據集古錄跋「倉曹掾任就子優」，則「子」下是「優」字。

(51) 假：謂副貳。後漢書百官志「將軍」下本注：「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爲副貳。」

(52) 「楊」下一字左半存「土」旁，右半泐。

(53) 「騎」字各本闕，古墨齋金石跋卷一有，故存之。

(54) 「千」下萃編注「下闕」。但文義並不闕。有秩：鄉吏之始有祿秩者，爲最低級之官。集古錄謂「不知是何名號」，失攷。金石錄跋解釋說：「前漢書『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後漢書百官志『鄉置有秩、三老、遊

徵」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注引漢官曰：「鄉戶五千，則置有秩。」風俗通曰：「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爾。」然則有秩，蓋亦鄉吏名也。」

55 夏陽縣：屬左馮翊。候長：集古錄跋釋爲「縣吏之名」。當是縣吏之掌烽候的下級官吏。

56 粟邑：縣名，屬左馮翊。

57 「候」上二字存右半「殳」、「羽」，左半泐。

58 漢碑集釋：「東牟，侯國，屬萊國。平陵屬右扶風。衡君蓋本籍東牟而徙平陵者，時治左馮翊，故首貫此三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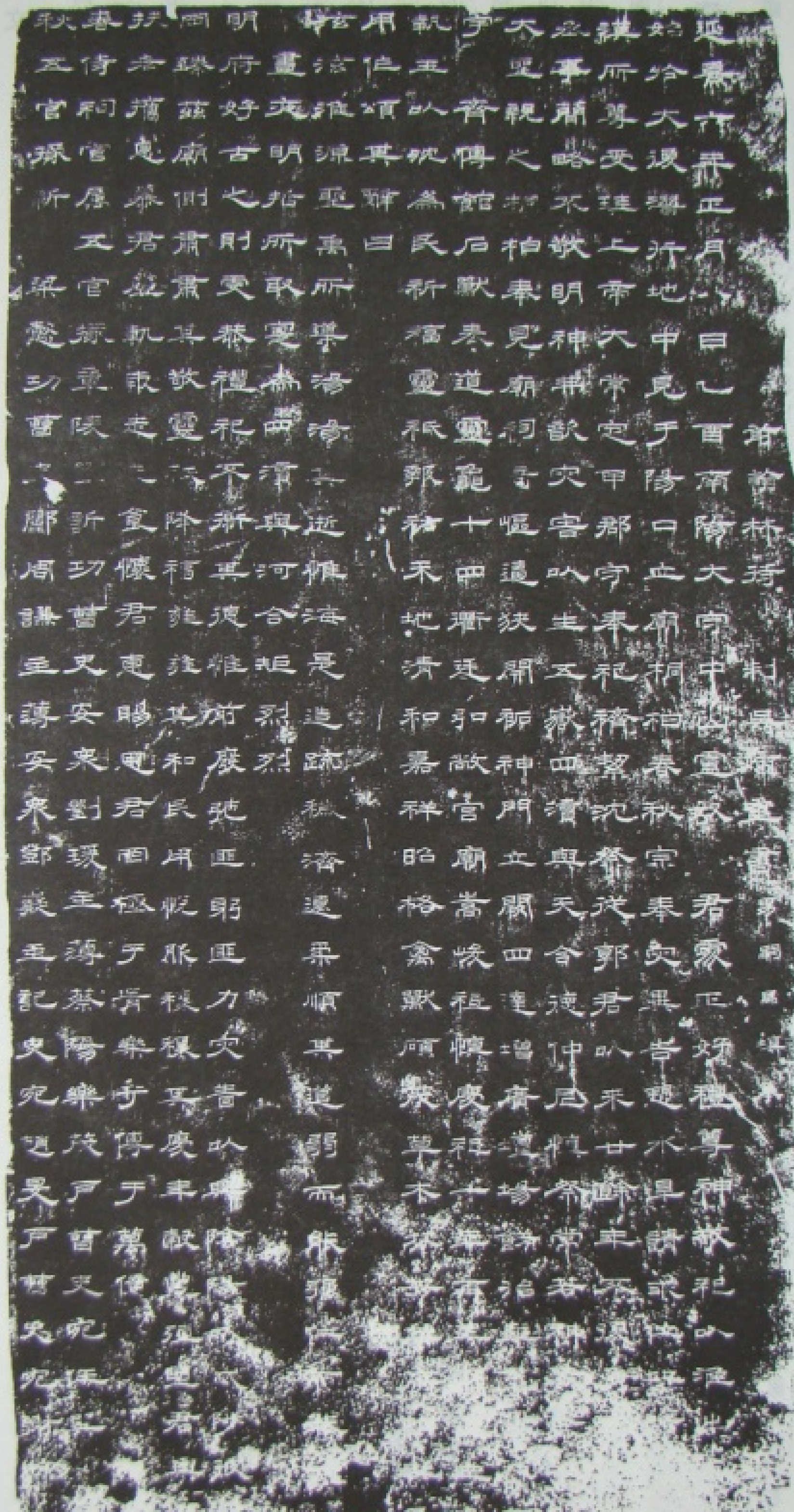
59 金石錄跋據此題字，定立碑於熹平六年立。但上文明載延熹五年立祠刊石。趙氏誤。

60 「廿八日」，文學攷釋作「廿三日」，非。「祠」上兩漢記、萃編闕文，文學攷釋有「過倉頡」三字。

61 奉：通「俸」，俸祿。

〇〇八八　桐柏淮源廟碑

東漢延熹六年（公元一六三年）正月八日



此碑水經注卷三〇已記載，原在唐州，石久佚，元至正四年三月摹錄重刻，吳炳書。碑末有重刻記，識其始末。重刻石存河南省桐柏縣招待所東院。拓片碑陽高一四五厘米，寬八四厘米，隸書。

碑　文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大守中山盧奴□君𡨋正好禮❶，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❷，復潛行地中，見于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灾異告愬❸，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大常定甲，郡守奉祀。𥜥絜沈祭❹。從郭君以來❺，廿餘年不復身至。遣行／丞事，𣊫略不敬。明神弗歆，灾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祏神門❻，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飭治華蓋❼。高大殿／宇，□齊傳館❽。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弘敞，宮廟嵩峻。祗慎慶祀❾，一年再至。躬進三牲，／執玉以沈。爲民祈福，靈祇報祐❿。天地清和，嘉祥昭格⓫。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賴祉，民／用作頌。其辭曰：／

泫泫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强，仁而能武。□／□晝夜⓬，明哲所取。寔爲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廢弛，匪躬匪力。灾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⓭。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殖。望君輿駕／扶老攜息。慕君塵軌，𤸎走忘食⓮。懷君恵賜，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于萬億。／

春侍祠官屬五官掾章陵劉訢、功曹史安衆劉瑗、主薄蔡陽樂茂、戶曹史宛任巽。／秋五官掾新□梁懿、功曹史酈周謙、主薄安衆鄧嶷、主記史宛趙旻、戶曹史宛謝綜⓯。／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一八頁；隸釋卷二；萃編卷一〇）

注　釋

❶「奴」下闕一字。曝書亭跋尾卷二：「考歐陽氏集古錄所載碑文「中山盧奴君」，「奴」下闕一字。斯碑云「盧奴張君」，特未詳其名爾。」但潛研堂跋尾以爲「盧奴」下非「張」字。𡨋：即「寘」字。隸釋「礼」字，重摹本改爲「禮」，失其真。萃編從摹本作「禮」。下同。

❷平氏：縣名，屬南陽郡。水經淮水：「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

❸愬：即「愬」字，同「訴」。曝書亭跋尾卷二：「《集古錄》「春秋宗榮」，碑作「宗奉」；「灾異告變」作「告愬」。」據此當尚有別本。

❹𥜥：同「齋」。隸釋洪跋：「字書無「𥜥」字，以文意推之，當爲齋戒之「齋」。」說文示部：「齋，戒潔也。从示，齊省聲。」此則不省「齊」，而置「示」於旁。

❺郭君：當指郭苞。水經注淮水：「山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陽郭

苞立。又二碑，並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

❻ 開拓：即「開拓」。隸釋洪注：「『拓』，即『拓』字。」

❼ 餝：同「飾」。「餝治」同義連文，整治，整理。隸釋洪跋：「『華蓋』誤作『萃豊』。」案：重摹本已改作「華蓋」。

❽ 「齊」下一字泐，隸釋闕，文學孜釋四章釋文作「穷」，備參。

❾ 秖：同「祇」。隸釋洪注：「『秖』，即『祇』字。」

❿ 曝書亭跋尾卷二：「『一豊秖』下，碑闕『報佑』二字。」今拓本不闕。

⓫ 昭格：詩經大雅烝民作「昭假」。朱熹集傳：「昭，明，假，至。」

⓬ 隸釋洪跋：「『晝夜』誤作『立式』。」今案：重摹本已改爲「晝夜」。「晝夜」上二字泐，隸釋闕，文學孜釋作「不舍」，意義可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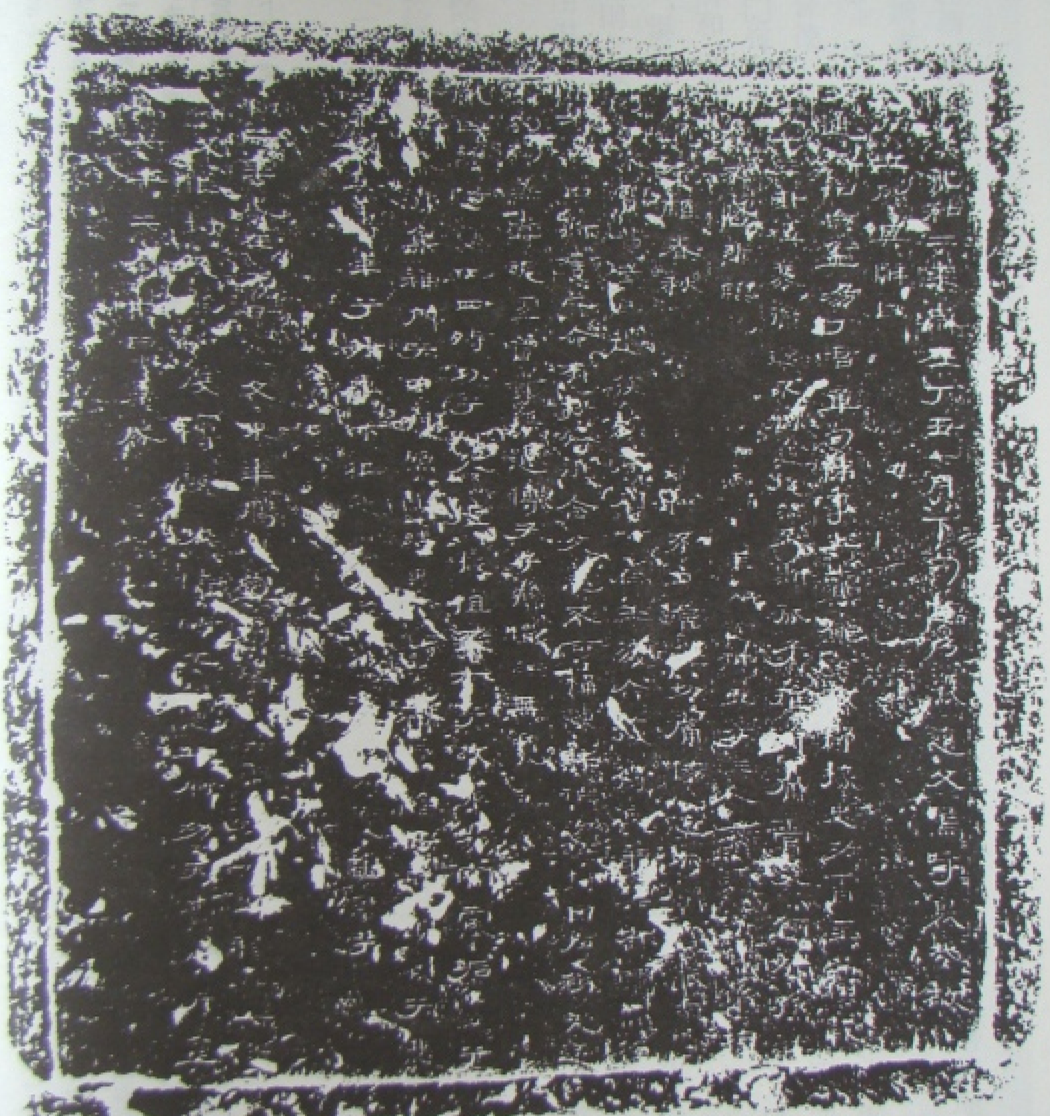
⓭ 隸釋「茲」，重刻本同，文學孜釋作「斯」。義同而字異。

⓮ 㚘：「奔」的俗字。隸釋洪注：「㚘，即『奔』字。」

⓯ 「新」下一字隸釋闕，文學孜釋作「野」，以義補之。

○○八九　□臨爲父通作封記

東漢延熹六年（公元一六三年）二月三十日



清宣統元年勸業道蕭應椿查礦，於山東省嶧縣馬槽村發現。後歸山東金石保存所，現存山東省圖書館。該石是名臨者爲其父所造，失其姓氏。陳直摹廬金石記卷二作『杜臨封塚記』，並攷證杜臨是杜操之祖。拓片高四七厘米，寬四二厘米，隸書。字外有陰刻雙欄框綫。

碑文

惟漢永和二年❶，歲在丁丑，七月下旬，臨乃喪慈父，烏呼哀哉。故/[刊]石立碑❷，其辭曰：

父通，本治白孟易丁君章句❸，師事上黨鮑公，故郡掾史、治書主簿❹。載/□□三，卦位蹇微❺。遂不□起❻，掩然至斯❼。孤子推[胸]❽，痛當奈何❾。婦孫□/□❿，靡不感悲⓫。臨兄弟四，兄長真，年加伯仲⓬，立子三人。[委遺]子□，弟均/□過，蚤離春秋⓭，永歸長夜。昭代不立，言之切痛傷人心⓮。所謂苗能不秀，/秀能不實⓯。昔武王遭疾，賴有周公，爲王殘命⓰，復得延年⓱，□有窮□，/□□若喪⓲。

由斯言之，命有拉長⓳。追念父恩，不可稱陳。將作丘封，囯序祖先⓴。適/□衲祠㉑，蒸嘗魂靈。富貴無[恙]㉒，傳于子孫，□之無竟㉓。/

亂曰：陰陽變化，四時分兮。人命拉長，但不存兮㉔。改華易實㉕，震垢塵兮㉖。/緯象泰清㉗，集神門兮。日月照幽，時晝昏兮。精感惟世㉘，擬獲驎兮㉙。悲/傷永[絕]，失壽年兮㉚。升車下征，赴黃泉兮㉛。嗚[呼/哀哉]㉜，義割恩兮㉝。/

[永]和二年㉞，歲在丁丑喪父。來年臈月□□㉟。/延熹六年，歲在癸卯㊱，積廿七年，/[臨]爲父作封㊲，及孫伯度、傅、望佐侍，時工憲工[脉]㊳，功夫費凡并直/錢萬七千㊴。二月卅日畢成。/

（墓誌集釋圖二；北圖拓本匯編一册一二一頁；希古樓卷六；校碑隨筆七六頁；文學攷釋三章，九三一頁；墓誌彙編一頁）

注釋

❶『惟』字墓誌彙編闕，其實可識。

❷『石』上一字泐，校碑隨筆、墓誌彙編均闕。諦視之，似『刊』字。山東金石志作『刊』。

❸墓誌集釋以『通本』爲人名。『白孟易丁君章句』事，參見漢書儒林傳。

❹『故』字左半泐，校碑隨筆作『牧』，恐非。『治書』，希古樓、校碑隨筆、山東金石志均作『功曹』。後漢書鮑昱傳：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初六年薨，年七十餘。昱祖宣，父永，三世爲司隸校尉，上黨屯留人。後漢書鮑永傳：『永習歐陽尚書。』未載治易事。不知是鮑昱否。

❺『載□□三』，希古樓作『載在十三』，山東金石志作『載歷七三』，墓誌彙編作『載□□十三』，拓本已泐，不能定。『蹇』，文學攷釋作『衰』，備參。

❻「不」下一字泐，僅左下隱隱殘存。校碑隨筆作「加」，「不加起」義難成立。山東金石志作「獲」，義勝，文學攷釋取之。

❼「掩」字墓誌彙編闕，山東金石志作「塊」，非。掩然，又作「奄然」，突然之間。

❽「推」下一字，校碑隨筆、墓誌彙編均闕，希古樓作「身」，似非。山東金石志作「胸」，可從。推胸，即椎胸，椎打胸膛，表示悲痛。孤子：年少喪父者。禮記深衣：「如孤子，衣純以素。」鄭玄注：「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張朗墓誌：「煢煢孤子，聞於舊史。」

❾「痛」字，山東金石志作「屬」，非。

❿墓誌彙編闕三字，僅存「孫」。山東金石志「孫」上作「婦」，餘二字闕。校碑隨筆作「婦孫敬請」。「婦」字可以確定，餘泐。

⓫「靡」字墓誌彙編闕。其實基本清楚。

⓬「真」，校碑隨筆作「莫」，墓誌彙編作「其」，恐非。「長真」當是兄之字。「加」，墓誌彙編作「如」，字形不類。「兄」下一字泐，但尚存輪廓，墓誌彙編闕，校碑隨筆、山東金石志作「長」，可從。

⓭此上三句墓誌彙編作「季□子□弟□□□過。□離春秋」，難以成句。「子」字山東金石志闕；「均」字，校碑隨筆、墓誌彙編闕，山東金石志存。山東金石志「委遷」，希古樓作「委遂」，校碑隨筆作「季辶」，不能定；「過」上一字諸本均闕。輪廓似「哀」字。「離」上一字墓誌彙編闕，希古樓作「蚕」，不可解，不取。校碑隨筆、山東金石志作「蚤」，可從。

⓮「代」上一字泐，墓誌彙編闕，校碑隨筆、山東金石志作「昭」，是也。兄爲昭，弟爲穆。「言之」，山東金石志作「臨□」。「切」，文學攷釋作「切」，義可通。「人心」，墓誌彙編合爲「念」字，非。希古樓無「人」字。

⓯此二句傷其弟早逝，墓誌彙編作「□謂□□□□□永寶」，校碑隨筆作「亦謂苗能不秀，不能不賽」，均多誤，難以通解。能：猶「而」。以上敍兄及弟早亡，則爲父作封，責無旁貸，雖兄有三子，僅「伀侍」而已。

⓰「周公」上二字，墓誌彙編闕，校碑隨筆作「賴有」，可從。山東金石志「有」作「我」，非；「殘」字闕。尚書金縢載，武王病，不豫，周公乞禱，願折己壽，以存武王。此用其語以痛兄之逝。

⓱「延」，墓誌彙編作「近」，誤。「近年」於上下文不可通。

⓲此二句因文字泐蝕，頗費解。墓誌彙編作「等有罪□□□□」，非。「有」上一字泐，校碑隨筆作「莽」，非。希古樓作「莽」，山東金石志作「算」，二字異體，謂年壽，義長。「有」下一字山東金石志闕，校碑隨筆作「窮」，輪廓仿佛，或然。再下一字「言」部清楚，右半模糊，校碑隨筆作「訖」，或然，山東金石志作「謂」，不能確定。「若」字山東金石志存上二畫，「若」上一字，山東金石志存左半「火」，「喪」字山東金石志闕，漢碑全集作「長」，不取。

⓳「由」，山東金石志作「田」，誤。拒：同「短」。「拒長」二字，墓誌彙編闕。

⓴「將作丘封，因序祖先」，墓誌彙編作「□作□丘封，曰存祖夫」，多有闕誤。「將」字山東金石志闕；「丘」，作「㕙」，誤。「祖」，希古樓作「祇」，非。

㉑「適」，山東金石志闕，校碑隨筆作「道」。「礿」，墓誌彙編闕。

㉒「無」下一字模糊，希古樓作「心」，墓誌彙編作「悉」，均恐非，山東金石志闕。校碑隨筆作「恙」，諦視之，或然。

㉓「之」上一字泐，墓誌彙編闕，校碑隨筆作「修」，希古樓、山東金石志作「稱」，後說可通。

㉔以上一段，墓誌彙編作「胤此陰陽，變化四時。小子□命□長，但□才令」。文字多處誤釋，導致標點錯亂，殊不可讀。凡將齋金石叢稿校碑札記：「『人命拒長』或作『命拒人長』。」非。

㉕此句山東金石志作「改華易實」，今取之。希古樓作「改革陽宮」，校碑隨筆作「故畢易官」，漢碑全集取之，墓誌彙編作「改□易官」，均難解。

㉖「垢」下一字泐，山東金石志作「塵」，可取。墓誌彙編闕，希古樓作

「差」，校碑隨筆作「鑑」，漢碑全集取之，非。

㉗「緯象」，校碑隨筆闕，「泰」，作「慕」，誤。泰清，即「太清」。「緯象泰」三字，墓誌彙編均闕。

㉘「精」，山東金石志作「命」，誤，墓誌彙編闕。「感」字泐，僅存劃痕，山東金石志闕，校碑隨筆作「靈」，墓誌彙編作「嚴」，並誤。「惟」，校碑隨筆作「佳」，僅取右半。「世」字，希古樓作「毋」，校碑隨筆闕。墓誌彙編除「嚴」誤釋外，餘均闕。

㉙墓誌彙編作「惟□□□兮」，校碑隨筆僅存「兮」字，餘闕。

㉚「悲」下一字泐，希古樓、校碑隨筆、山東金石志均作「傷」。「永」下一字校碑隨筆闕，山東金石志作「絕」，或然，希古樓作「别」。墓誌彙編「傷」、「絕」二字均闕。「失」，文學孜釋作「去」，不取。

㉛「泉」字泐，校碑隨筆闕。但左下角尚存，輪廓可以推之。墓誌彙編「泉兮」均闕。

㉜「呼哀哉」，拓片泐，希古樓、校碑隨筆、墓誌彙編均闕。據山東金石志補。

㉝「割」字，墓誌彙編闕，山東金石志作「斷」。「恩」，墓誌彙編作「思」，誤。

㉞「永」字泐。據篇首「惟漢永和二年」補。

㉟騰：同「賸」。張遷碑有其字。山東金石志：「『來年騰月』後泐二字，謂『安葬』也。」文學孜釋作「葬□」。刻碑去□通死已二十七年。

㊱「歲在癸卯」四字，墓誌彙編全闕。增補校碑隨筆：「『歲在』二字雖正當泐處，但尚有筆劃可尋。」

㊲「積」字，文學孜釋作「稽」，非。「爲」上一字泐，山東金石志作「臨」，或然。校碑隨筆作「□爲作父封」，誤倒。

㊳「及」，希古樓作「成」，非。「及」下二字校碑隨筆闕，山東金石志作「孫伯」，墓誌彙編「及孫伯」三字均闕。希古樓、校碑隨筆「傅」作「博」，備參。「佐侍」闕。墓誌彙編同。度、傅、望，當是臨兄之三子，故稱「佐侍」。「憲工」，校碑隨筆作「憲月」，非。

㊴「凡」字，校碑隨筆闕，希古樓、山東金石志、文學孜釋作「人」，亦誤。「萬」上一字，山東金石志作「錢」，可從。希古樓作「五」，校碑隨筆脫，墓誌彙編闕。

〇〇九〇　封龍山頌

東漢延熹七年（公元一六四年）正月



天下碑錄謂碑在「獲鹿縣南四十五里山上」。久仆於土中。清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元氏縣令劉寶楠發現於河北省元氏縣西北王村山下，即命工運置城中文清書院。運工惡其重，乃截裂爲二，後經嵌合，而裂痕依然。石一九七六年被毁。碑無額，無穿。拓片高一五八厘米，寬九〇厘米，有界格，隸書。

碑文

元氏封龍山之頌❶。/

惟封龍山者，北岳之英援❷，三條之别神❸，分體異處，在於邦內。磥硌吐/名❹，與天同燿。能烝雲興雨，與三公、靈山，協德齊勳。國舊秩而祭之，以/爲三望❺。漢亡新之際❻，失其典祀。

延熹七年，歲[次]執涂，月紀豕韋❼，常山/相汝南富波蔡𤕩、長史甘陵廣川沐乘，敬天之休，虔恭𡟼祀❽。上陳德/潤，加於百姓，宜蒙珪璧，七牲法食❾，□□□□。/

聖朝克𡟼，靡[神]不舉❿。戊寅詔書，應時聽許。允勑大吏郎巽等，與義民/脩繕故祠。遂采嘉石，造立觀闕⓫。黍稷既馨，犧牲博碩。神歆感射，三靈/合化⓬，品物流形⓭。農寔嘉穀⓮，粟至三錢，天應玉燭。於是紀功刊勒，以炤/令問⓯。其辭曰：/

天作高山⓰，寔惟封龍⓱。平地特起，靈亮上通。嵯峨崍峻，高麗無雙。神燿/赫赫⓲，理物含光。贊天休命，德合无疆。惠此邦域，以綏四方。國富年豊⓳，/穡民用章⓴。刻石紀銘，令德不忘。/

□□□□元氏郎[巽]㉑，平𥝧李音㉒，史九門張瑋，靈壽趙穎㉓，縣令南陽/□□□□□□□□韓[林]□□縱王㉔。石師□文道仲張川絳伯王季㉕/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二二頁；十二硯齋卷一；八瓊室卷四；漢碑集釋二四三頁）

注釋

❶ 元氏：縣名。元氏縣志：「禹貢屬冀州之域，周爲并州地，春秋爲鮮虞國，後屬晉國，又屬中山國，戰國初屬中山，後並於趙國，始封公子元於此，因名元氏。」史記趙世家「取封龍」下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封龍山，一名飛龍山。」

❷ 「英」字，十二硯齋卷一闕。廣雅釋詁一：「英，美也。」説文手部：「援，引也。」此句謂封龍山由北岳恒山連綿延伸。獨笑齋卷三則謂「援，猶助也。言爲北岳之輔助也」。

❸ 三條：北條山、中條山、南條山。别神：封龍山、三公山、白石山爲恒山

南之支峰，故稱別神。

❹ 𥗃硌：亦作『磊硌』、『磊落』，高大之貌。山海經西山經：『上申之山，上無草木，而多硌石。』郭璞注：『硌，磊硌，大石貌也。』文選嵇康琴賦：『琨䃂𥗃硌。』李善注：『𥗃硌，壯大貌。𥗃與磊同。』魯峻碑：『磊落彰較。』

❺『國』，指常山國。『之』，十二硯齋闕。三望：山川河海之祭。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大山、河、海。曷爲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能潤於千里。』左傳僖公三十一年：『猶三望。』杜預注：『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則因郊祀望而祭之。』漢代制度，名山勝川在諸侯國者，各自奉祀之。

❻『漢』字泐，僅見輪廓。萃編、十二硯齋、八瓊室、秦漢碑述等均闕，文學攷釋四章錄文作『遣』，備參。

❼『歲』下一字微泐，似『次』。十二硯齋、枕經堂金石題跋卷二均作『貞』，漢碑集釋、文學攷釋均取之，備參。涂：通『徐』，執徐，歲星在辰。爾雅釋天：『太歲在辰曰執徐。』延熹七年，爲甲辰年。豕韋：孟春之月，日在營室，謂之豕韋，月令爲正月。廣雅釋天：『營室謂之豕韋。』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❽ 常山相：指常山國相。龠：同『熻』。八瓊室：『「龠」，即「熻」之異文，從火、從日，誼可相通。』『富』，十二硯齋闕。富波，地名，汝南郡有富波侯國，在今安徽省富陽縣。甘陵(陵)：地名。高帝置清河國，桓帝建和二年改爲甘陵。『虔恭明祀』，詩經大雅雲漢『敬恭明神』陸德明釋文：『明祀，或作明神』，則原本作『明祀』。

❾ 汝食：官府出資購置的祭神所用祭器、祭品。『食』下八瓊室闕四字，漢碑集釋無見。

❿『靡』下一字，右半已泐，八瓊室、漢碑集釋作『神』，十二硯齋、枕經堂金石題跋作『祀』，備參。

⓫ 觀闕：本指樓觀闕臺。這裏應指石闕。

⓬ 感射：感到滿足。爾雅釋詁：『射，厭也。』義爲滿足。三靈：指天、地、人。合化：相和合而化育。

⓭ 品物：萬類，萬物。流形：流布而成形。易乾彖辭：『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孔穎達疏：『言乾能用天之德，使雲氣流行，雨澤施布，故品類之物，流布成形，各得亨通。』

⓮『農寔嘉穀』，枕經堂金石題跋錄文脫。

⓯ 炤：通『昭』。詩經小雅正月：『亦孔之炤。』令問：美好的名聲。問，通『聞』，聲譽。詩經大雅卷阿：『如圭如璋，令聞令望。』鄭箋：『人聞之，則有善聲譽。』

⓰ 天作高山：謂天生高山。詩經周頌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毛傳：『作，生。』

⓱『惟』，漢碑集釋作『爲』，誤。

⓲ 赫赫：顯赫之貌。『神燿赫赫』，漢碑集釋作『赫赫神燿』，誤倒。

⓳『富』下一字模糊，漢碑集釋作『民』，八瓊室摹作『年』，據拓片輪廓，後說爲優。

⓴ 稽民：農夫，農民。

㉑『郎』下一字泐，十二硯齋闕，八瓊室摹文亦闕，而跋作『巽』，是也。

㉒『季』，枕經堂金石題跋作『季』，非。

㉓ 求是齋碑跋卷一：『攷郡國志，元氏、平棘、九門、靈壽，皆常山國屬縣。』

㉔『韓』下一字左半闕泐，右半『木』尚隱隱可見，凡將齋金石叢稿校碑札記：『第十四行韓林之林字未泐。』漢碑集釋取之，作『林』，十二硯齋、枕經堂金石題跋均作『休』，不取。『與』上一字尚存右半，文學攷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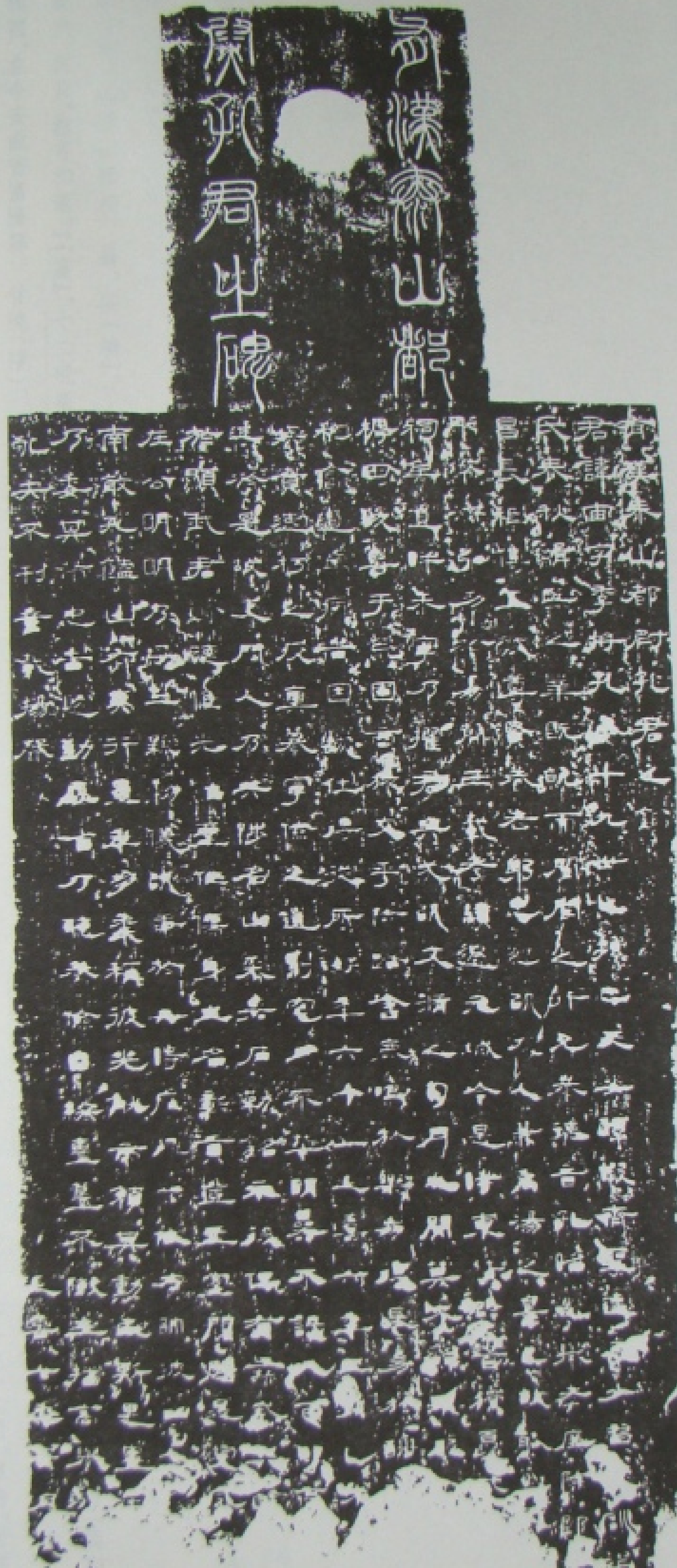
「解」，或然。再上一字，八瓊室作「感」，文學攷釋作「慈」，不能定。

王」，當是「玉」字，十二硯齋、枕經堂金石題跋作「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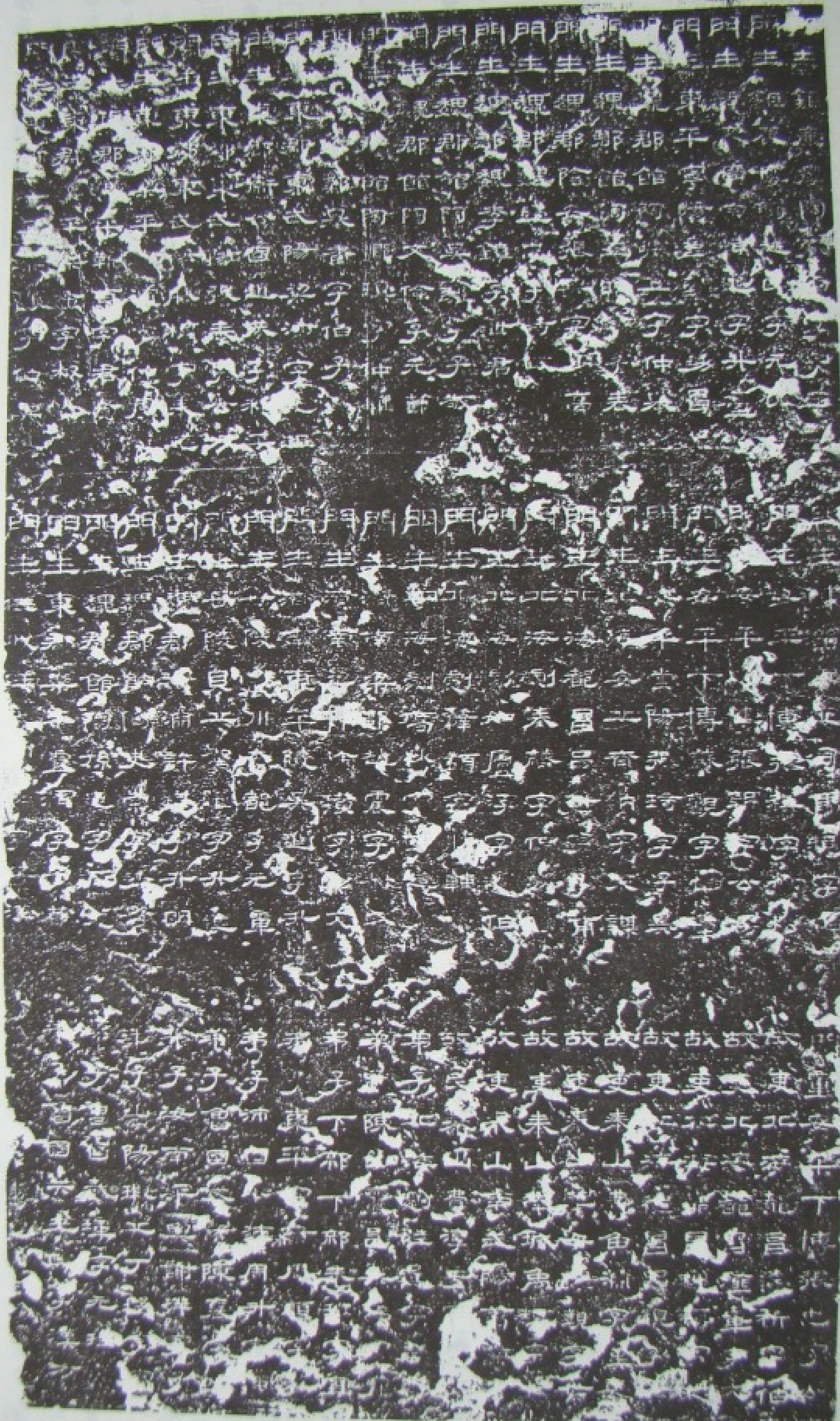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文」，文學攷釋作「勵艾」。末行「王」、「文」、「仲」、「川」、「伯」、「季」等字，漢碑集釋闕，八瓊室存。「造」，十二硯齋、枕經堂金石題跋作「造」，漢碑集釋取之，漢碑全集作「趙」。「季」，十二硯齋、枕經堂金石題跋作「存」。又，「季」下尚闕數字，模糊不可辨。文學攷釋末尾作「國李敬叔字□□」，備參。

〇〇九一　孔宙墓碑

東漢延熹七年（公元一六四年）七月



〇〇九一　孔宙墓碑



碑原在山東省曲阜孔子廟同文門東側，南向，今存曲阜市漢魏碑刻陳列館。碑高三〇二厘米，寬一〇七厘米，拓片高二四五厘米，寬九四厘米，碑陽及碑陰均隸書。陽篆額兩行，題「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碑穿在額之第二字中間。漢碑有額，復有首題者，唯此碑。陰篆額一行，題「門生故吏名」，甚少見。

碑文

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

君諱宙，字季将，孔子十九世之孫也[1]。天姿醇嘏[2]，齊聖達道[3]，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4]，而閨閾之行允恭[5]，德音孔昭[6]。遂舉孝廉，除郎中，[都]／昌長，祗傅五教[7]，尊賢養老，躬忠恕㠯及人，兼禹湯之辠己[8]。故能興朴□，□／彫幣[9]，濟弘功於易蕳[10]。三載考績，遷元城令。是時東嶽黔首，猾夓不□[11]，□□／祠兵[12]，遺畔未寧[13]，乃擢君典戎[14]。以文脩之，旬月之間，莫不解甲服辠，□□□／椁[15]。田畯喜于荒圃[16]，商旅交乎險路。會鹿鳴於樂崩[17]，復長幼於酬酢。□□□／稔，會遭篤病，告困致仕[18]，得從所好。秊六十一，延熹六秊，正月乙未□□□／疾[19]。貴速朽之反真，慕寧儉之遺劓[20]。窀夕不華[21]，朙器不設[22]。凡百卬高，□□□／述[23]。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彝式。其辭[曰]：／

於顯我君，懿德惟光[24]。紹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閤[閣]是受[25]。夙夜□□[26]，／在公朙朙。乃綏二縣，勦儀以康[27]。於丌時雍[28]，撫茲岱方。帥彼凶人，覆俾□□[29]。／南畝孔饁，山有夷行。豊秊多黍[30]，稱彼兕觥。帝賴其勳，民斯是皇[31]。疾□□□[32]，／乃委其榮。忠告慇勤，屢省乃聽。恭儉自終，簠簋不敶。生播高譽，殁垂令名。／永矢不刊，億載揚聲[33]。

延熹七秊七月戊□造[34]。／

碑陰

門生故吏名[35]。

門生鉅鹿癭陶張[雲]，字子平[36]。／門生鉅鹿癭陶趙政，字元政[37]。／門生鉅鹿廣宗捕巡，字升臺[38]。／門生東平寧陽韋勳，字幼昌。／

門生魏郡館陶張上，字仲舉。／門生魏郡館陶王時，字子表。／門生魏郡陰安張典，字少高。／門生魏郡魏孟忠，字待政。／門生魏郡魏李鎮，字世君。／門生魏郡館陶吳讓，字子敬。／門生魏郡館陶彣儉，字元莭。／門生魏郡館陶鄉瑱，字仲雅[39]。／門生魏郡鄴暴香，字伯子。／

門生東郡東武陽梁淑，字元祖。／門生東郡衛公國趙恭，字和平。／門生東郡東武陽張表，字公方[40]。／門生東郡東武陽賸穆[41]，字奉德。／

門生東郡樂平桼演，字仲厚[42]。／門生東郡樂平靳京，字君賢。／門生東郡樂平梁布，字叔光。／門生東郡樂平桼顯，字伯異。／

以上上列

門生陳留平丘司馬規，字伯昌。／門生安平下博張祺，字叔松／。門生安平下博張朝，字公房。／門生安平堂陽張琦，字子異。／門生北海安丘齊納，字榮謀。／門生北海都昌呂升，字山甫。／門生北海劇秦麟，字伯臺。／門生字遺伯。／門生北海劇薛顗，字勝輔。／門生北海劇高冰，字季超。／門生濟南梁鄒趙震，字叔政。／門生北海劇如盧浮，濟南東平陵吳進，字升臺。／門生甘陵廣川李都，字元章。／門生甘陵貝丘賀曜，字升進。／門生濟南梁鄒徐璜，字幼彣㊸。／門生史崇，字少賢。／門生魏郡館陶孫忠，字府彣。／門生東郡樂平盧脩，字子節㊹。／門生任城任城□□，字景漢㊺。／門生魏郡清淵許祺，字升𨘋。／門生魏郡館陶

以上中列

門童安平下博張忠，字公直。／故吏北海都昌逢祈，字伯憙㊻。／故吏北海都昌殖章，字彣理㊼。／故吏北海都昌魏稱，字彣長。／故吏北海都昌呂規，字[元規]。／故吏泰山費魚淵，字漢長㊽。／故吏泰山華毋樓覬，字世光。／故吏泰山南城禹規，字世舉。／故吏泰山南武陽蕭誨，字伯謀㊾。／故民泰山費淳于巔，字季道㊿。／弟子北海劇陸暹，字孟輔。／弟子陳留襄邑樂禹，字宣舉。／弟子下邳下邳朱班51，字宣□。／弟子東平寧陽周順，字承□。／弟子沛國小沛周升，字仲甫。／弟子魯國彣陽陳褒，字聖博。／弟子汝南平輿謝洋，字子讓。／弟子山陽瑕丘丁琽，字實堅52。／弟子魯國戴璋，字元珪。／弟子魯國丌王政，字漢方53。／

以上下列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二三頁；隸釋卷七；兩漢記卷六；萃編卷一一；文學攷釋三章，九五九頁；漢碑集釋二四九頁）

注釋

❶ 孔宙：孔融之父。後漢書孔融傳作『伷』，非。曝書亭跋尾卷二以爲『孔伷』別是一人。

❷『姿』，漢碑集釋作『資』，誤。醇嘏：謂淳厚博大。詩經多見，作『純嘏』。潛研堂跋尾卷一：『醇嘏，即「純嘏」也。』

❸ 齊聖：聰明睿智。參經義述聞卷六『人之齊聖』條。

❹ 緝熙：光明顯赫。詩經大雅文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毛傳：『緝熙，光明也。』又周頌敬之：『學有緝熙于光明。』鄭玄箋：『緝熙，光明也。』

❺ 允恭：指謙恭。尚書堯典：『允恭克讓。』

❻ 詩經小雅鹿鳴：『德音孔昭。』鄭玄箋：『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

❼ 祇：恭敬。爾雅釋詁：『祇，敬也。』傳：敷，布施。尚書舜典：『敬敷五教。』古文尚書作『敷』，今文尚書作『傳』。史記夏本紀：『輿人徒以傳土。』集解：『駰案：尚書「傳」字作「敷」。』漢書文帝紀：『傳納以言。』宣帝紀：『以傳奏其言。』顔師古注：『傳，讀曰「敷」。』潛研堂跋尾：『祇傳，即「敬敷」也。』

❽ 㠯：同『以』。隸釋洪注：『「㠯、㕣、𠬝、㭒、㫐、㠪、篚、𠭖」，即「以」，夏、則、黍、兕、簋、篚、陳」字。』辠己：責罰自己。『辠』，『罪』的古字。左傳莊公十一年：『禹湯罪己。』孔穎達疏：『湯誥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是罪己也。』集古錄跋：『宙人臣而引禹湯以爲比，在今人於文爲不類，蓋漢世近古，簡質猶如此也。』

❾『興朴』下二字泐，隸釋、兩漢記、萃编等均闕，文學攷釋作『茂於』，大抵以義補之。彫幣：即『凋弊』，衰敗。金石文字辨異蕭：『彫，即「凋」。』幣，通『弊』。隸釋洪注：『碑以「幣」爲「弊」。』

❿弘功：大功。『弘』通『宏』，大也。易簡：簡易。易繫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王弼注：『天下之理，莫不由於易簡，而各得順其分位也。』

⓫嶽：同『嶽』。金石文字辨異覺：『嶽，即「嶽」。』猾夏：擾亂。尚書舜典：『蠻夷猾夏。』俞樓雜纂讀漢碑：『古語以猾夏連文，二字同義。猾，亂也，夏，亦亂也。』『不』下一字泐，隸釋、兩漢記、萃編均闕，文學攷釋補作『庭』。

⓬『祠兵』上二字泐，隸釋、兩漢記、萃編均闕，文學攷釋補作『疊鼓』。祠兵：治兵。出兵作戰。漢隸拾遺泰山都尉孔宙碑：『祠兵，即「治兵」也。左氏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宙傳嚴氏春秋，故書此碑者，亦從公羊作「祠兵」也。』

⓭畔：通『叛』。遺叛，殘餘叛賊。

⓮典戎：執掌戰事。授堂金石跋一：『典戎，即都尉職。』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冬十一月，『太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叛，殺長吏』。永壽二年秋七月，『太山賊公孫舉等寇青、兗、徐三州，遣中郎將段熲討破斬之』。延熹三年『九月，太山、琅邪賊勞丙等復叛，寇掠百姓。遣御史中丞趙某，持節督州郡討之』。冬十一月『太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皇甫規傳：『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據此，可知延熹三年十一月以前太山都尉乃侯章。碑所謂『遺畔未寧』，當指宗資討叔孫無忌未服之事。時皇甫規任太守，宙與規文武相濟，遂平遺叛。宙之爲都尉，至早當在延熹四年。

⓯槈：通『耨』，耕種。隸釋洪注：『「槈」爲「耨」。』『槈』上泐三字，隸釋、兩漢記、萃編均闕，文學攷釋作『釋戈負槈（一作「截芟載槈」）』，顯係以義補之。

⓰田畯：田官。詩經豳風七月：『田畯至喜。』

⓱鹿鳴，詩經小雅篇名。樂崩：謂禮崩樂壞，社會制度混亂。

⓲『病』，金石文字辨異沃『篤』下引作『疾』，誤。告困：因病困而辭官。『稔』上泐三字，隸釋、兩漢記、萃編均闕，文學攷釋作『方及（一作「時和」）年稔』，當以義補之。

⓳『疾』上三字泐，隸釋、兩漢記、萃編均闕，文學攷釋作『終於老疾（一作「遘離疢疾」）』，亦以義補之。

⓴此處謂薄葬。禮記檀弓上：『死欲速朽。』漢書楊王孫傳：『吾欲臝葬，以反吾真。』剔：同『則』。金石文字辨異職：『籀文「則」從「鼎」。』遺則，遺留下來的法則。論語八佾：『禮，與其奢也，寧儉。』此所謂『寧儉遺則』也。

㉑夕：與『穸』同源。說文：『穸，窀穸也。』左傳襄公十三年：『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杜預注：『窀，厚也。穸，夜也。厚夕，猶長夜。』隸釋洪注：『釋左傳者，以窀穸爲「厚夜」。此云「窀夕」，非借也。』

㉒朙器：又作『冥器』，殉葬的器物。儀禮既夕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鄭玄注：『明器，藏器也。』禮記檀弓下：『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㉓凡百：君子。因割裂而造詞。語出詩經小雅雨無正：『凡百君子。』卬：古『仰』字。仰高，仰其高節。『述』上三字泐，隸釋、兩漢記、萃編均闕，文學攷釋作『群思追述（一作「德音靡述」）』，以義補之。

㉔懿德：美德。詩經大雅烝民：『好是懿德。』碑取其義。

㉕『闇』下一字，隸釋、兩漢記、萃編闕。漢碑集釋：『「闇」下一字，疑是「閭」字。』文學攷釋則作『闇披（一作「闇閭」）』，備參。叜：即『叟』字。

㉖『夙夜』下二字泐，隸釋、兩漢記、萃編闕，文學攷釋作『在公（一作「匪解」）』，以義補之。

㉗勬：即『黎』字。黎儀，同『黎獻』（『獻』與『儀』古同音通用），謂黎民百姓中的賢者。尚書皋陶謨：『萬邦黎獻。』孔傳：『獻，賢也。』蔡沈集傳：『黎民之賢者也。』餘詳參漢隸拾遺。

㉘丌：即『卞』字，『弁』的變體。尚書堯典：『黎民於變時雍。』漢書成帝紀

引作「於蕃時雍」。「丌」與「卞」、「弁」、「蕃」、「變」通。

❷❾「稪俾」下二字泐，隸釋、兩漢記、萃編闕，文學攷釋作「貞良（一作「農商」）」，以義補之。

❸⓿乘：「黍」的省筆俗字。隸釋：「乘，即「黍」。」詩經周頌豐年：「豐年多黍多稌。」碑取其義。

❸❶皇：通「匡」，正也。詩經豳風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皇，匡也。」鄭玄箋：「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爾雅釋言：「皇、匡，正也。」

❸❷「疾」下三字泐，隸釋、兩漢記、萃編闕，文學攷釋作「疾病告困（一作「疾疢不復」）」，以義補之。

❸❸矢：通「誓」。刊：改變。詩經鄘風考槃：「獨寐寤言，永矢弗諼。」碑用其句而變其字。啻：通「億」。隸釋洪注：「「啻」，爲「億」。」揚聲：聲名傳揚。「聲」下漢碑集釋闕十一字，其實是空格，非闕字。

❸❹「七月」之「七」字，萃編闕。隸釋作「七月」，據補。萃校：「碑作「七月」。」「戊」下一字泐，隸釋、兩漢記、萃編闕，文學攷釋補作「辰」。攷延熹七年七月庚午朔，逢「戊」者有九日戊寅，十九日戊子，二十九日戊戌，該月無戊辰，作「辰」顯誤。

❸❺此五字篆額一行，在碑穿之下，漢碑少見此式。關於題名稱謂，隸釋：「其親受業，則曰弟子；以久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搃而稱之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莅，則曰義士、義民，亦有稱議民、賤民者。」古墨齋金石跋則謂「所謂門生者亦如今日之生員國學，見學博士知縣，例稱門生，而弟子者則親授業者也，故此碑弟子尚列於故吏、故民之後，示親也」。

❸❻癭陶：縣名，屬鉅鹿郡。文學攷釋：「「雲」，一作「處」；「平」，一作「安」。」

❸❼「政」，隸釋作「正」，殆非。

❸❽廣宗：縣名，屬鉅鹿郡。捕：姓。獨笑齋卷三謂「捕」通「博」，又通「傅」，備參。

❸❾鄉：姓。獨笑齋引集韻「鄉，亦姓，通作「向」」。

❹⓿「表」字基本清楚，文學攷釋作「奉」，並說「「奉」，一作「表」，一作「方」」，作「表」是，作「奉」、「方」，均誤。

❹❶胅：同「凌」。漢隸拾遺：「胅，即「凌」字也。胅、凌二字皆從二，二者仌之省文。說文：「胅，仌出也，從仌，朕聲。詩曰內于胅陰。凌，胅或從夌。」是其證，胅，隸省作胅，故廣雅云：「胅，仌也。」胅爲凌之本字。」隸釋、漢隸字源、隸辨平登、兩漢記、萃編、漢碑全集並作「滕」，非。文學攷釋：「滕（一作「凌」）」，滕穆（一作「張福」）。」作「凌」，得其實而改其字，作「張福」則大誤。

❹❷桒：即「桑」字。厚：即「厚」字。文學攷釋：「桑，一作「梁」，厚，一作「周」。」均誤。

❹❸「梁」字漢碑集釋脫。據後漢書郡國志，濟南國有梁鄒縣。

❹❹脩：同「脩」。隸釋作「精」，文學攷釋作「栢」，並誤。

❹❺「任」下隸釋、萃編闕三字，兩漢記「任」下有「城」字，餘二字闕。

❹❻「伯」下漢碑集釋衍「熹」字。

❹❼殭：隸釋洪注：「逢盛碑有姓殭者二人，趙氏謂氏族書無殭姓，此碑有都昌殭章，則古来自有此姓，但譜者考之不詳爾。漢人雖姓氏亦借用字，如「伍」爲「五」，「歐陽」爲「歐羊」之類，或是借「殭」爲「解」，亦不可知也。」

❹❽「魚」字清晰，文學攷釋作「魯」，誤。

❹❾南武陽：屬泰山郡，有顓臾城。「謀」字萃編闕。

❺⓿「季」下一字隸釋闕，兩漢記存「辶」，萃編作「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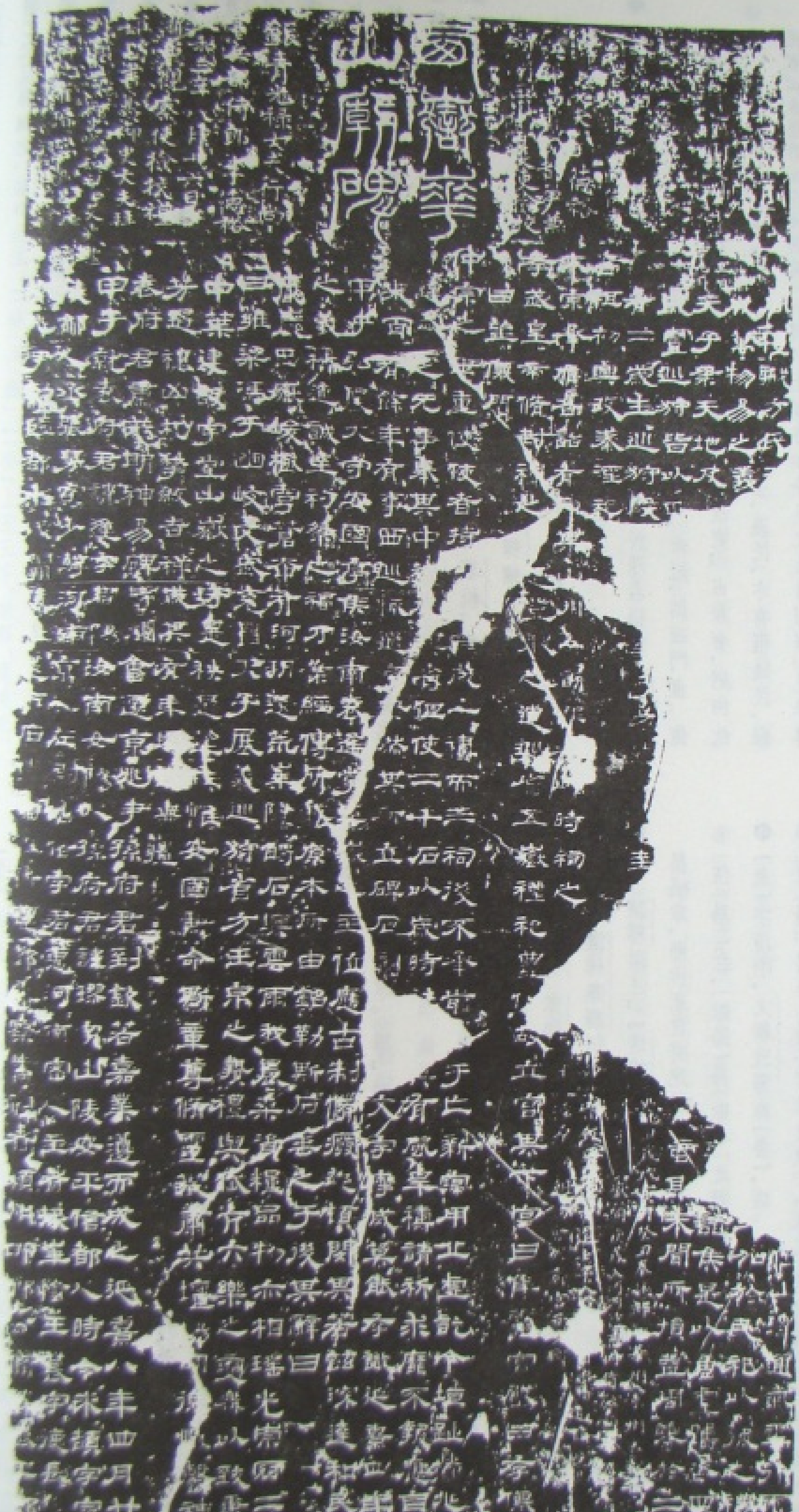
❺❶下邳國有下邳縣，本屬東海郡。

❺❷隸釋「賓」字，上半清楚，下半泐。文學攷釋：「賓，一作「寶」。」

❺❸丌：同「卞」。卞縣，屬魯國，有盜泉。「丌」下有「王」字，漢碑集釋脫。

〇〇九二　華山廟碑

東漢延熹八年（公元一六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碑舊在陝西省華陰縣西嶽廟中。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毀。』趙崡石墨鐫華則謂『此碑嘉靖中猶在，一縣令修岳廟石門，視殿上碑題，皆當時顯者，恐獲責罰，此碑年久，遂碎爲砌石』，其說不可信。一九五〇年在西嶽廟灝靈殿東北發現一殘碑，砌於牆下，據攷即此碑。後又陸續發現殘石二十餘塊，殘存三二九字。見李高田華陰出土西嶽華山廟碑殘石，中國文物報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碑高二五五厘米，寬一二〇厘米；拓片通高一七四厘米，寬八四厘米，隸書。額題『西嶽華山廟碑』，篆書，居中偏左。左右有唐大和中李德裕、宋元豐中王子文題跋。今存華嶽廟碑乃阮元命人翻刻。

碑文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1]謂之西嶽[2]。春秋傳曰：『山嶽則配天。』[3]乾巛定位[4]，山澤通氣[5]，雲行雨施，既/成萬物[6]，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卬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7]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焉。』[8]自三五迭興[9]，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10]。是以唐虞疇咨四嶽[11]，五/歲壹巡狩[12]，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13]。夏商則未聞所損益[14]。周鑒於二代[15]，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亦有事于方嶽[16]。祀以圭璧，樂奏六歌[17]。/高祖初興，改秦淫祀[18]。/大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19]。/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20]，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仲宗之世[21]，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22]。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寖用丕虛，訖今垣趾營兆猶存[23]。/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輒過亨祭[24]。然其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摩滅[25]，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弘農大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掌華嶽之主，位應古制，脩廢起頓[26]，閔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27]，精通誠至礿祭之福[28]。乃案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

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華陽[29]。觸石興雲，雨我農桒[30]。資糧品物[31]，亦相瑤光[32]。崇冠二州，古/曰雍梁。馮于豳岐，文武克昌[33]。天子展義[34]，巡狩省方。王帛之贄，禮與岱亢[35]。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36]。侯惟安國[37]，兼命斯章。尊脩靈基，肅共壇場[38]。明德惟馨，神歆其/芳[39]。遏禳凶札[40]，揫斂吉祥[41]。歲其有年，民說無疆。/

袁府君肅恭明神[42]，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43]，遵而成之。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甲子就。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44]。孫府君諱璆，字山陵，安平信都人。時令朱頡，字宣得，甘/陵鄃人。丞張昦，字少游，河南京人[45]。左尉唐佑，字君惠，河南密人。主者掾華陰王萇，字德長。/京兆尹勑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46]。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47]。刻者潁川邯鄲公脩、蘇張。工郭君遷[48]。/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二五頁；隸釋卷二；金薤琳琅卷六；兩漢記卷一〇；萃編卷一一；漢碑集釋二六八頁）

注釋

❶ 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金石錄跋：「集古錄云：『碑以周禮職方氏爲識方氏者，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是。蓋職、識，其義通也。』」隸釋也作「識」。但拓本清晰，作「職」，是否後人挖改，不可確知。

❷ 西嶽：華山爲五嶽之一。說法有所不同。爾雅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又，「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鄭玄注周禮，於西嶽說法也不同。大宗伯「五嶽」注：「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而大司樂「五嶽」注：「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恒在并州。」古之五嶽，隨都遷移，本無一定。周都鎬京，以嶽，則吳山爲西嶽，東遷之後，則以華山爲西嶽。

❸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文，謂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春秋」二字萃編闕右半。

❹ 乾巛（坤）：謂天地。易繫辭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此借以說乾坤定五嶽之位。

❺ 易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孔穎達疏：「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

❻ 易說卦：「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❼ 禮記祭法：「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碑與此略同，則祀典或指此。昭印：即「瞻仰」。昭，「瞻」的俗字。金石文字辨異釐引字原：「昭，作『瞻』。」漢碑集釋、漢碑全集均作「昭」，非。「所昭印也」，秦漢碑述作「昭印也」，有闕脫，有訛誤。

❽ 禮記曲禮下：「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碑於天地外，獨舉山川，以重在祭山之故。

❾ 三五：三皇五帝。史記孔子世家：「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

❿ 禮記曲禮下：「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孔穎達疏：「『祭山川者，王制云「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是也。』又，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又，「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鄭玄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漢書郊祀志：「自五帝以至秦，迭興迭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

⓫ 疇：誰。尚書堯典：「疇咨若時登庸。」

⓬ 巡狩：天子出行，視察邦國州郡。尚書舜典：「五載一巡守。」孔穎達疏：「王者所爲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己，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

⓭ 柴：焚柴祭天，祭時加牲其上而燔之。說文示部：「柴，燒柴尞祭天也。从示，此聲。虞書曰：至於岱宗，柴。」尚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孔傳：「西岳，華山。」

⓮ 損益：謂增減。論語爲政：「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⓯ 二代：謂夏商兩代。論語八佾：「周監於二代。」「監」與「鑒」爲古今字。兩漢記：「碑以『鑒』爲『監』。」

⓰ 有事：指祭祀之事。戰爭與祭祀是古代兩件最重要的事，參左傳成公

十三年文。

⑰ 六歌：古代祭祀樂歌。漢書郊祀志：『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地神祇之物皆至。』

⑱ 淫祀：過濫的祭祀。

⑲ 漢書郊祀志：『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⑳ 登假：登遐。本謂人死。墨子節葬下：『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列子周穆王『世以爲登假焉』下張湛注：『「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後指得道昇天，也爲帝王死的諱稱。禮記曲禮下：『告喪，曰天王登假。』鄭玄注：『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

㉑ 仲宗：中宗，即漢宣帝。『仲』與『中』同源通用。漢書平帝紀元始四年，『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獻祭』。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章炳麟華山碑跋：『是碑稱中宗曰仲宗，昔人以爲好奇，近錐陽三字石經見世，中宗篆隸正作仲宗，乃知古文尚書師讀如此。』

㉒ 漢書郊祀志下：宣帝於五嶽四瀆皆有常禮。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

㉓ 䢃：與『址』同源通用。垣址，院牆基址。㵎：同『寖』，漸漸。工虗：即『丘墟』，廢墟。『㐌』字秦漢碑述脫。兆：同『兆』。

㉔ 亯：與『享』古字通用。享祀，祭獻。

㉕ 摩：通『磨』。磨滅，漫漶不清。

㉖ 癈：同『廢』，傾頹朽敗。隸釋：『以「癈」爲「廢」。』說文广部：『廢，屋頓也。』頓：毀壞。

㉗ 和民事神：敬事神靈，協和人民。指以禮教和民。

㉘ 礿祭：夏祭。說文示部：『礿，夏祭也。』公羊傳桓公八年：『夏曰礿。』何休注：『薦尚麥魚，始熟可礿。』

㉙ 荒：奄有。詩經魯頌閟宮：『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傳：『荒，有也。』鄭玄箋：『奄，覆；荒，奄也。』古代『奄有』連文，故傳、箋似異而實同。

㉚ 『雲』，秦漢碑述作『石』，誤。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大山爾。』何休注：『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

㉛ 品物：品類之物，萬物。易乾：『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㉜ 瑤光：即『搖光』，北斗第七星。淮南子本經：『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高誘注：『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曆指十二辰，擿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

㉝ 馮：通『憑』。漢書百官公卿表：『左內史，更名左馮翊。』注引張晏：『馮，輔也；翊，佐也。』公劉處豳，太王徙岐，爲周之發祥地。

㉞ 『天子』，萃編作『王子』，誤。

㉟ 王帛：即『玉帛』。亢：通『抗』，相當。謂玉帛之贄，西嶽如岱嶽之禮。

㊱ 尚書舜典：『望于山川，徧于群神。』孔傳：『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群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㊲ 安國：指袁逢，爲安國亭侯。

㊳ 『靈基』，秦漢碑述作『陵基』，誤。共：通『供』，二字同源。具備，備辦。壇場：祭祀的土臺和場地。漢書郊祀志：『壇場上下。』顏師古注：『積土爲壇，平地爲場。』

㊴ 歆：歆享。說文欠部：『歆，神食氣也。』

㊵ 遏禳：遏阻禳除。說文示部：『禳，磔禳祀，除癘殃也。』禳，隸釋作『穰』，非。周禮春官小祝『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下鄭玄注：『禳，禳卻凶咎。』凶札：饑荒疾役。周禮地官司關：『國凶札。』鄭玄注引鄭司農：『凶，謂凶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爲札。』

㊶揫：聚集。爾雅釋詁：「揫，聚也。」

㊷肅恭：恭敬。肅，敬。詩經大雅雲漢：「敬恭明神。」

㊸「會遷」，文學攷釋四章作「會稽」，誤。欽若：敬順。尚書堯典：「欽若昊天。」孔傳：「敬順昊天。」

㊹女陽：同「汝陽」。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其縣女陽、女陰。」顏師古注：「女，讀若「汝」。」

㊺昘：同「昉」。金石文字辨異卷：「昘，即「昉」字，移日於上耳。」「字」，秦漢碑述作「守」，誤。京：地名，故城在今河南省滎陽縣東南。後漢書郡國志：「京屬河南尹。」

㊻萃編脫「霸」字。

㊼香：即「香」字。石墨鐫華卷一：「漢魏碑例不著書刻人姓名，獨此題「郭香察書」爲異。洪适隸釋云：東漢循王莽禁，無雙名。「郭香察書」者，察莅他人之書。」

㊽「郭」、「遷」二字隸釋闕。萃編則闕左半，存右半。

〇〇九三　繆紆墓誌

東漢延熹八年（公元一六五年）十月



一九八二年於江蘇省徐州市邳縣燕子埠鄉青龍山南麓出土。文物原題名徐州從事墓誌，據致墓主是繆紆，今更之。誌刻於墓門門楣，曾用作石橋建材。石寬一五二厘米，高三七厘米。墓誌鎸刻範圍高三三厘米，寬三八厘米，隸書，一七行，行一〇至一九字不等。字多泐，釋文及標點僅備參。

碑文

[繆]君者諱紆，字季[高]，爲其徐州[署]郡仕❶，周竟徐州從事❷，/[武]原長行事，[民]四假望❸，歿年七十一。永壽元年，太/歲在乙未，十二月丙寅遭疾，終辛，至丙申十月❹，/太歲旋夫周迄于乙巳❺，夫人亦七十一，七有□/丁巳，不□[假]疾❻，其十月塟。有四子焉❼。/□□學問，[競]軌往德❽。時已更遷，/□□□儀，或黃或黑，[君]性清儉醇，□/□□舍，棺□掩身❾，衣服囙故。□/□□之物，亦不得塟❿。丁寧夫人，勿有/□□，瓦爲藏器⓫，衣鎊雕文⓬，從令順□，/安[郭]無珍⓭，造立此冢，明堂之辛⓮，石□/□宮，天地相望。君王[奮]霸，亡則多靈。/□神之旌薦，子孫永奉⓯。恐五吝後，有□/□□不忘春秋之義⓰，改諱辟尊字，可□/才，不宜同名也⓱。時皇漢之吝，武原/縣屬彭城⓲。君父關內侯，冢左垸/曰吉地造迫⓳，故徙于茲。/

（文物一九九四年第八期東漢永壽元年徐州從事墓誌；中國書法二〇〇四年第一一期新見漢代誌墓刻銘研究札記）

注釋

❶「紆」，文物釋文作「紅」。「季」下五字泐，文物釋文作「爲其徐州客」，「客」似「署」字。中國書法亦釋作「客」，餘四字闕。「仕」，文物釋文作「位」。

❷從事：亦稱「從事史」，爲州之佐吏。

❸「長」上文物無「原」字。「四」上一字模糊，文物釋文作「民」。「假望」，文物釋文作「佩里」。

❹據長曆，永壽元年十二月庚申朔，至丙寅爲十二月七日。辛：當是「卒」的俗訛字。永壽元年歲次乙未，次年爲丙申。不知是否繆君於次年才安葬。存疑。

❺旋：旋轉，循環。乙巳：東漢延熹八年。

❻「不」下二字，文物釋文作「橙徹」，文不可解，輪廓似李。「橙」，中國書法作「澄」。徹，似「假」，即「假」字。

❼「焉」字基本清楚。文物釋作「爲□」二字，非。

❽「問」下一字似「競」。「軌」下二字模糊，似「往德」。文物釋文作「經往」，不取。

❾「舍棺□掩身」，文物作「喪舊棺照掩身」。

❿「亦不得塟」，文物作「爲得□」，不取。

⓫「瓦」，文物釋文作「氏」，不取。「藏」下一字，文物釋爲「喪」，「藏喪」不可解，誤矣。諦視之，當是「器」字。

⓬「雕文」前二字，文物作「葬節」，誤。應是「衣鎊」。中國書法釋文闕，該文釋讀多闕字，除非必要，不再一一指出。

⓭「郭」字模糊，文物、中國書法釋文作「林」，恐非。郭，通「槨」。「珍」上

一字泐，文物、中國書法釋作「荒」。細察似「無」字，備參。

⑭「造」下一字文物、中國書法釋文闕，當是「立」字。「明堂」之上二字泐，文物作「戴花」，非。諦視之，其中一字是「此」，疑當是「此冢」。「辛」，文物作「卒」。

⑮「旌蕙」以下六字，中國書法全闕。文物作「舊慶多孫義承」，不取。

⑯「春秋」之上一字，文物、中國書法釋文闕，當是「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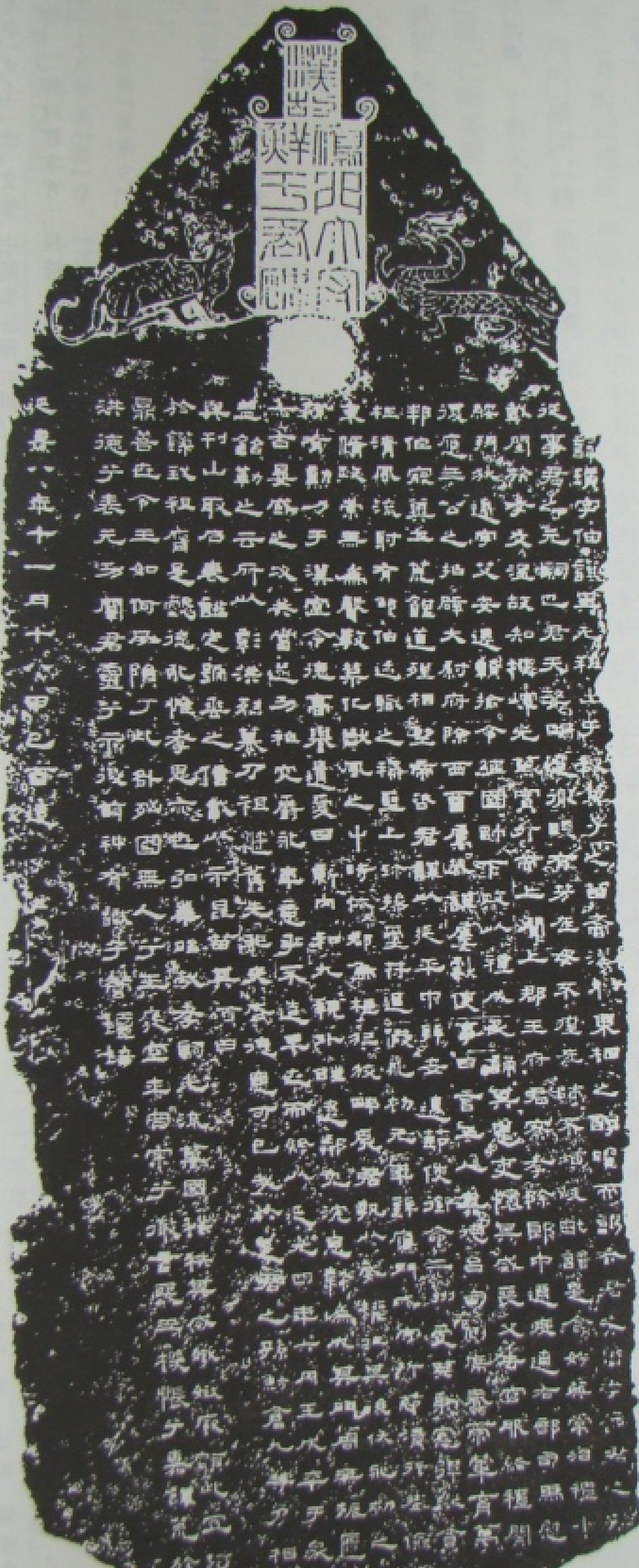
⑰文物：「□諱辟尊字可」，根據上下文意，應爲「改諱辟尊字可」。」或可視「辟」，通「避」，謂名諱應避尊者之字號，故下文說「不宜同名也」。「也」，文物釋作「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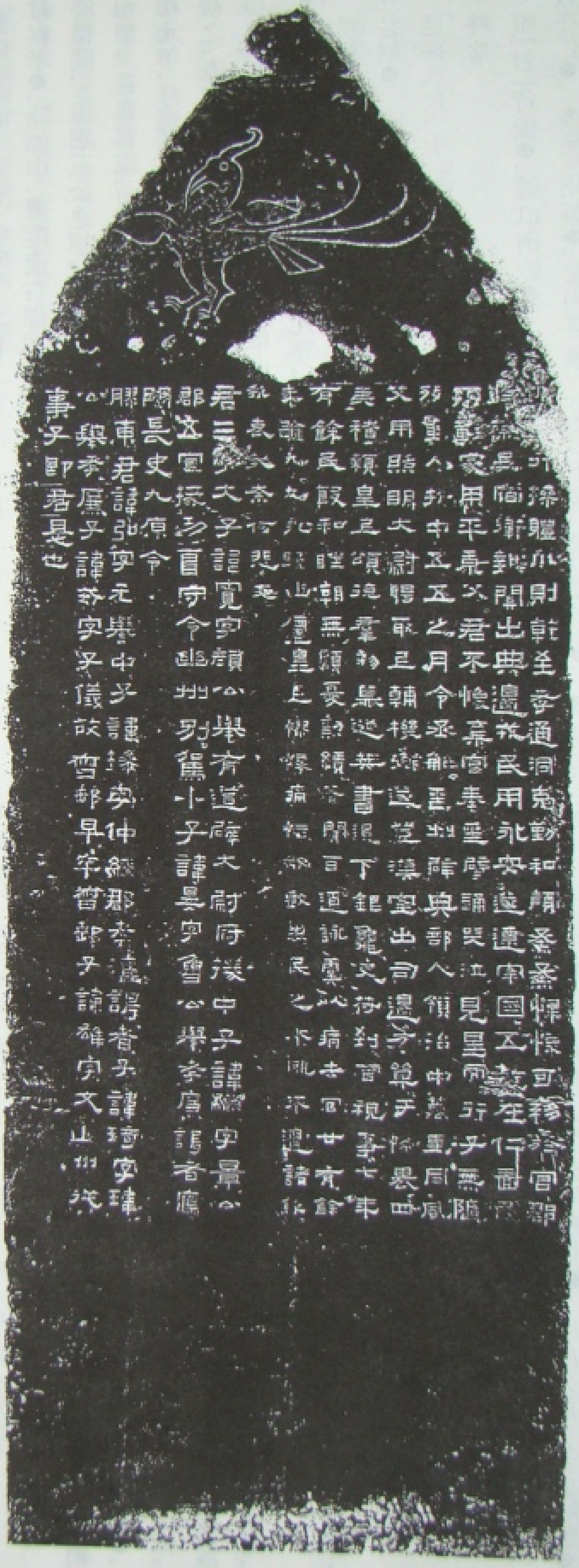
⑱武原：爲東漢彭城國八縣之一。「武原」上一字，文物釋文闕。

⑲垟：當是「封」的古字，即封識之義。說文土部「封」之籀文作「[illegible]」，古文作「[illegible]」。「地」，中國書法闕，文物作「位」，非。迫迫：謂修造時，時間緊迫。

〇九四　鮮于璜墓碑

東漢延熹八年（公元一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〇〇九四　鮮于璜墓碑

一九七三年出土於天津市武清縣高村鄉蘭城村東蘇家墳，現藏天津市歷史博物館。碑呈圭形，通高二四二厘米，寬八三厘米，碑陽、碑陰兩面刻銘文，陽一六行，滿行三五字，陰一五行，滿行二五字，均隸書，文字完好。碑首有穿在額下，額陽刻篆書，題「漢故鴈門大守鮮于君碑」，碑陽額刻青龍、白虎，陰額刻朱雀。

碑文

君諱璜，字伯謙。其先祖出于殷箕子之苗裔[1]。漢膠東相之醇曜[2]，而謁者君之曾[3]，孝廉君之孫[4]，/從事君之元嗣也[5]。君天姿明達，徹瞑有芳[6]。在母不瘽[7]。在師不煩[8]。岐齔謠是[9]，含好與常[10]。治禮小/戴，閨族孝友，溫故知機[11]。煇光篤實[12]，升而上聞。上郡王府君察孝[13]，除郎中，遷度遼右部司馬[14]。慰/綏羽狄[15]，邊宇艾安[16]。還贛揄令，經國帥下，政以禮成[17]。民誦其惠，吏懷其威。喪父去官，服終禮闋，/復應三公之招，辟大尉府，除西曹屬。蔵謨屢獻[18]，使事日言。王人嘉德，台司側席[19]。蠢爾葷育[20]，萬/邦作寇。鼻土荒饉，道殣相望。帝咨君謀，以延平中拜安邊節使，銜命二州，受莢秉憲[21]。彈貶貪/枉，清風流射。有邵伯述職之稱[22]。聖上珍㩲，璽符追假[23]。永初元年，拜鴈門大守。折節清行，恭儉/束脩[24]，政崇無爲，聲教禁化[25]，猷風之中[26]。時依郡烏桓，狂狡畔戾[27]。君執以威權，征其後伏。永初之/際，有勳力于漢室。令德高譽，遺愛日新[28]。內和九親，外睦遠鄰。免浣息隸，爲成其門。周無振匱[29]，/亦古晏、臧之次矣[30]。當遂功祚，究爵永年[31]。意乎不造，早世而終。以延光四年，六月壬戌[32]，卒于家。/盖銘勒之云，所以彰洪烈[33]，纂乃祖[34]，繼舊先，非夫盛德，惡可已哉。於是君之孫魴、倉、九等，乃相/與刊山取石，表謚定號，垂之億載，以示昆苗。其頌曰：/

於鑠我祖，膺是懿德。永惟孝思，亦世弘業[35]。昭哉孝嗣，光流萬國。秩秩其威，娥娥厥頟[36]。此宜蹈/鼎[37]，善世令王[38]。如何夙隕，丁此咎殉[39]。國無人兮王庭空，士罔宗兮微言喪[40]。王機悵兮嘉謀荒，旌/洪德兮表元功。閶君靈兮示後萌[41]，神有識兮營壇場。/

延熹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己酉造。/

碑陰

唯[君]行操[42]，體巛則乾[43]。至孝通洞，克勤和顏。烝烝慄慄[44]，可移於官。郡/將察上，宿衛報關。出典邊戎，民用永安。遂還宰國，五教在仁[45]。僉民/用彰[46]，家用平康。父君不悆，棄官奉墨[47]。擗踊哭泣[48]，見星而行[49]。子無隨/歿，聖人折中[50]。五五之月，令丞解墨[51]。州辟典部，入領治中。萬里同風，/艾用照明。大尉聘取，上輔機衡。遂登漢室[52]，出司邊方。單于怖畏，四/夷稽顙[53]。皇上頌德，羣黎慕涎[54]。莢書追下，銀龜史符[55]。到官視事，七年/有餘。民殷和睦，朝無顧憂。動績著聞，百遼詠虞[56]。以病去官，廿有餘。/年踰九九，永歸幽廬[57]。皇上憀慄[58]，痛惜欷歔。生民之本，孰不遭諸。歍/㰤哀哉[59]，奈何悲夫。/

君三子，大子諱寬，字顏公，舉有道，辟大尉府掾。中子諱舖[60]，字景公，/郡五官掾，功曹，守令，幽州別駕。小子諱晏，字魯公，舉孝

廉，謁者，鴈門長史，九原令。／
膠東君諱弘，字元譽。中子諱掾，字仲經，郡孝，灌謁者㉛。子諱琦，字瑋／公，舉孝廉。子諱式，字子儀，故督郵，早卒。督郵子諱雄，
字文山，州從事。子，即君是也。／
（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漢鮮于璜碑；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二七頁；漢碑集釋二八四頁；文學孜釋三章，五六三頁）

注釋

❶ 其子：即「箕子」，殷紂之諸父，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披髮佯狂以避禍。周武王伐紂，克殷，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事詳史記宋微子世家。

❷ 膠東君：諱弘，字元譽。膠東國，治即墨。醇曜：即「淳耀」，廣大光明。文選班固幽通賦：「黎淳耀于高辛兮，芊強大于南氾。」李善注：「重黎有大明之德於高辛之世，而僞流子孫，故楚強大於南氾也。」國語鄭語史伯對鄭桓公：「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韋昭注：「淳，大也；耀，明也。」

❸ 曾：曾孫。碑陰載「中子諱操，字仲經，郡孝，灌謁者」。

❹ 碑陰載「子諱琦，字瑋公，舉孝廉」。

❺ 碑陰載「子諱式，字子儀，故督郵，早卒。督郵子諱雄，字文山，州從事。子，即君是也」。可知鮮于璜是督郵君之孫，孝廉君之曾，謁者君之玄，膠東君之來。與此所載相差一代，必有一誤。碑陰父子相承，明晰無疑，則誤者當在碑陽。參漢碑集釋。

❻ 徹：通達，明暢。說文：「徹，通也。」暖：假借爲「僾」，又作「譞」。說文亻部：「僾，慧也。」又，言部：「譞，慧也。」段玉裁注：「與人部「僾」音義皆同。」

❼ 瘽：疾病。爾雅釋詁：「瘽，病也。」

❽ 煩：擾亂。廣雅釋詁三：「煩，擾也。」周禮考工記弓人：「夏治筋則不煩。」鄭玄注：「煩，亂也。」

❾ 岐齔：謂幼年。詩經大雅生民：「克岐克嶷。」毛傳：「岐，知意也；嶷，識也。」鄭玄箋：「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說文：「齔，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䌛是：行正道。說文系部：「䌛，隨從也。」俗作「繇」。是：正也。荀子勸學：「使目非是無欲見也。」楊倞注：「是，謂正道也。」

❿ 茣：即「典」字，常法。楊統碑：「蓍茲茣猶。」孜古學報釋文作「岐齔繇是合，好茣常」，漢魏石刻文字系年錄文取之，並誤。

⓫ 「族」，文物釋文作「於」，非。鄭固碑：「孝友著乎閨門。」「閨門」猶「閨族」。知機：同「知幾」，懂得事物變化的隱微徵兆。易繫辭下：「知幾其神乎。」漢魏石刻文字系年錄文標點作「上郡王府，君察孝」，非。

⓬ 煇：同「輝」。說文火部：「煇，光也。」字亦作「輝」。

⓭ 上郡：屬并州刺史部，有十城，治膚施。府君：漢代太守之稱。孜古學報釋文標點爲「升而上聞上郡王府，君察孝」，誤。

⓮ 度遼：度遼將軍，漢明帝初置。屬下設兩司馬，秩六百石。

⓯ 慰綏：安撫。翔：同「朔」。朔狄，北狄，北方少數民族。

⓰ 艾安：安定。艾，亦安，同義連文。

⓱ 揄：同「揄」。碑刻中「扌」部與「木」部常混用不別。經國：治理國家。帥：通「率」。帥下，率領部下。「戍」，文物釋文作「威」，誤。

⓲ 蔵：通「箴」。箴謨，進諫謀劃。漢魏石刻文字系年錄文作「蔵」，誤。

⓳ 台司：謂三公。側席：虛左席以待賢者。後漢書逸民傳論：「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李賢注：「國語曰：『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

韋昭注云：「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

⑳ 蠢爾：無知擾亂貌。詩經小雅采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毛傳：「蠢，動。」朱熹集傳：「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葷育：即葷粥。史記匈奴列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裴駰集解引晉灼：「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

㉑ 荚：「筴」的俗字，同「策」，策命。秉憲：執法。

㉒ 邵伯：即召公。武王時，召公爲西伯，行政於南土，斷獄於甘棠樹下，國人被其德，作甘棠之詩來贊美他。碑以召伯聽訟比鮮于璜執法清平。

㉓ 玪：同「珍」。珍捻：重視其操守。

㉔ 脩：通「修」。束修，約束修飭。後漢書鄧皇后紀：「故能束脩。」注：「言能自約束脩整也。」

㉕ 聲教：聲威教化。禁化：禁止化育。

㉖ 猷風：治道之風。屮：小草。文學攷釋作「草」，非。

㉗ 狂狡：狂妄狡詐。畔戾：背叛。畔，通「叛」。烏桓本東胡。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漢武帝徙烏桓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塞外。漢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寇代郡上谷。秋，雁門烏桓率衆王無何，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朝廷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慬等大破之，無何乞降，烏桓複親附。鮮于璜任雁門太守，也有拒敵之功。

㉘ 遺愛：遺留於後世被人追懷的美德、恩澤。

㉙ 周無振匱：救濟貧困匱乏。周，通「賙」，給也。振，後作「賑」。說文手部：「振，舉救也。」

㉚ 晏：晏晏。臧：臧文仲，春秋時期魯大夫臧孫辰。二人都是古代賢臣。

㉛ 究：窮盡。說文穴部：「究，窮也。」永年：長壽。

㉜ 東漢安帝延光四年六月無壬戌，七月七日爲壬戌。原刻有誤。

㉝ 洪烈：偉大的功業。爾雅釋詁：「烈，業也。」

㉞ 驀：即「纂」字，通「纘」，繼承。爾雅釋詁：「纂，繼也。」漢魏石刻文字系年錄文作「綦」，誤。

㉟ 亦世：累世，世世代代。亦，假借爲「奕」。詩經大雅文王：「不顯亦世。」武榮碑「亦世載德」，用法同。

㊱ 秩秩：漢魏石刻文字系年錄文作「秩秩」，誤。娥娥：通「峨峨」，壯盛貌。詩經大雅棫樸：「奉璋峨峨。」毛傳：「峨峨，盛壯也。」頟：即「頌」字。說文籀文「頌」作「額」，皃也。漢鮮于璜碑釋文作「額」，形近而誤。文學攷釋、漢魏石刻文字系年錄文均作「額」，沿誤。

㊲ 蹈鼎：拔擢登鼎，司公輔之職。

㊳ 世：假借爲「勩」，勤勞，辛勞。說文力部：「勩，勞也。」

㊴ 丁：當，遭受。咎殃：災禍，不幸之事，即逝世。殃，「凶」的加形專字。

㊵ 「国」上，漢魏石刻文字系年錄文衍「大」字。圡：同「土」，隸書加衍畫，以與「士」相區别。罔宗：失去宗仰。微言：精深微妙之言。

㊶ 萌：假借爲「氓」，民也。呂氏春秋高義：「比於賓萌。」注：「萌，民也。」

㊷ 行操：品行操守。

㊸ 軆：與「則」同義，傚法，取法。巛：即「坤」字。坤乾，指天地。禮記喪服四制：「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

㊹ 烝烝慄慄：孝順戒懼。廣雅釋訓：「烝烝，孝也。」又，「慄慄，懼也」。

㊺ 五教：五常之教。尚書舜典：「敬敷五教，在寬。」孔傳：「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

㊻ 啬民：農夫。啬，通「穡」。「用」字文學攷釋闕。

㊼ 悆：即「豫」字。天子有疾稱不豫，後意義泛化，這裏指鮮于璜父病。尚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孔傳：「武王有疾，不悅豫。」奔畢：奔喪。

㊽ 擗踊：捶打跳躍，形容悲傷已極。禮記檀弓下：「辟踊，哀之至也。」孔疏：「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擗，漢碑集釋作「辟」，非。

⑲ 此句謂星夜趕路，急切赴喪。

⑳ 折中：損大過以補不及，使得中道。漢書貢禹傳：「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顏師古注：「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爲中也。」

㉑ 解喪：解除喪服。五五，二十五，古禮守喪二十五月而終。

㉒ 「室」，漢鮮于璜碑釋文作「寶」，非。

㉓ 「夷」，文物釋文作「弟」，形近而訛。賴：同「賴」。

㉔ 物：即「黎」字，漢魏石刻文字系年錄文作「物」，不取。

㉕ 銀龜：銀印龜紐。祿秩二千石以上者佩之。漢書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顏師古注引漢舊儀：「銀印，背龜紐。」

「吏」，文學孜釋作「次」，非。

㉖ 遼：通「寮」，或作「僚」。百僚，百官。虞：通「娛」，樂也。

㉗ 幽廬：指墳墓，也指陰間。

㉘ 憀慄：又作憀栗、憭栗，劉慄，悽愴之貌。

㉙ 欸䢘：通常作「烏呼」，歎詞。

㉚ 䱐：即「鯆」字。

㉛ 灌謁者：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習其所職，稱灌。後漢書雷義傳：「義遂爲守灌謁者。」李賢注引漢官儀：「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

〇〇九五　馮緄碑

東漢永康元年（公元一六七年）十二月



漢車騎將軍馮緄碑，趙明誠金石錄卷一六著錄，並有長篇跋尾，隸釋卷七移錄全文。碑久佚，宋崇寧三年三月重刻，在四川省渠縣北三里龍驤山濟遠廟，文偶有誤。碑高二六九厘米，寬一三二厘米，隸書。原碑有篆額二行，題「漢車騎將軍馮公之碑」，翻刻本無。碑後有張稟正書後序。碑主後漢書卷三八有傳，與碑多不合，可用碑以正之。

碑文

君諱緄，字皇卿[1]，幽州君之元子也[2]。少耽學問，習父業，治春秋嚴、韓詩倉氏[3]，兼律大杜。弱冠，詔除/郎[4]。還，更仕郡，歷諸曹史、督郵、主薄，五官掾、功曹。舉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廣都長。遭直荒亂[5]，以德/綏撫，政化沜行[6]。到官四載，功稱顯著。郡察廉吏，州舉尤異，遷楗為武陽令。誅疾彊豪[7]，以公去官。/部廣漢別駕、治中從事，辟司空府侍御史、廣漢屬國都尉、隴西太守。/坐問吏辜旬不分，去官。以羌駭動[10]，為四府所表[11]，復家拜隴西太守。上病辟同產弟徵議郎。復治/書侍御史、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車騎將軍。南征五溪蠻夷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斬首萬級，没溺以千數，降者十萬人[12]。收逋賨布卅萬疋[13]。不費官財，振旅還師，臨當受封，以讒言/奏河內太守中常侍左悺弟，坐遜位[14]。拜將作大匠、河南尹，復拜廷尉。表荊州刺史李隗、南陽太/守成晉、太原太守劉瓆不宜以重論[15]，坐正法。任左校。後詔書特貰，拜屯騎校尉，復廷尉。奏中臣/子弟不宜典牧州郡，獲過左右，遜位。

永康元年十二月薨。一要金紫，十二銀艾，七墨綬。/將軍體清守約，既來歸塟，遺令墳塋取臧刑而已[16]，不造祠堂，可謂履直者矣[17]。恐後人不能紀知/官所更歷[18]，故刊石表績，以悊来世。/

孝桓皇帝以命將軍討此彊夷，有桓桓烈烈之姿，曰謚為桓[19]。/

（四川歷代碑刻圖一七六頁；隸釋卷七）

注釋

[1] 後漢書馮緄傳：「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碑作「皇卿」，小異。

[2] 渠縣有幽州刺史馮煥神道，文爲「故尚書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馮使君神道」。後漢書馮緄傳：「父煥，安帝時爲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後死於獄中。

[3] 春秋嚴：指春秋嚴氏經。漢代治春秋者有嚴彭祖、顏安樂二家。嚴氏所治之春秋稱春秋嚴氏經。參漢書儒林傳、後漢書儒林傳敘。後漢書馮緄傳：「少學春秋、司馬兵法。」四川歷代碑刻釋文標點爲「治春秋，嚴韓詩」，非。「倉」，重刻本作「食」，誤。四川歷代碑刻取之，亦非。隸釋作「倉」。

[4] 後漢書馮緄傳「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爲郎

中。緄由是知名」，則緄以蔭獲官。

❺「遭」，重刻本作「遷」，誤。四川歷代碑刻取之，非。隸釋作「遭」，是。

❻政化：德政教化。泝：即「流」字。

❼疆：通「彊」。隸釋洪注：「碑以「疆」爲「彊」。」

❽「督」，四川歷代碑刻釋文作「習」，非。本傳又稱緄「七遷爲廣漢屬國都尉」，據碑文實不止七遷。金石錄跋：「今據碑，自舉孝廉至爲廣漢屬國都尉，凡十一遷，而爲中丞與督使徐揚二州討賊，皆在爲都尉前。」

❾容：即「容」字。後漢書滕撫傳：「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爲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又，「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聚衆數千人反，據廣陵。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爲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馬勉」，四川歷代碑刻釋文作「馬免」，非。

❿駭動：驚擾。四川歷代碑刻釋文以爲「騷動」，非。

⓫衷：即「表」字。隸釋洪注：「衷，即「表」。」重刻徑改作「表」。

⓬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五年「冬十月，武陵蠻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坐奔北，棄市。辛丑，以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討之。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侯租以助軍糧，出濯龍中藏錢還之。十一月，馮緄大破叛蠻於武陵」。後漢書馮緄傳：「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荆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南皆没。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荆州平定。」

⓭逋：逃。指逃税。四川歷代碑刻釋文作「通」，誤。賨布：古代四川、湖南等地少數民族以布交納賦税稱「賨布」。說文貝部：「賨，南蠻賦也。」匹：即「匹」字。隸釋「匹」下洪注「匹字」。

⓮謠：即「謠」字。後漢書桓帝紀延熹六年「八月，車騎將軍馮緄免」。後漢書馮緄傳：「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傳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黄儁奏議，以爲罪無正法，不合致糾。」

⓯隸釋洪注：「漢史「成晉」、「劉瓆」作「成瑨」、「劉質」。」用字不同。重刻本「劉瓆」作「劉瑱」，誤，四川歷代碑刻釋文取之，亦非。

⓰塋：「塋」的異體字。隸釋洪注：「塋，即「塋」。」刑：通「形」，謂形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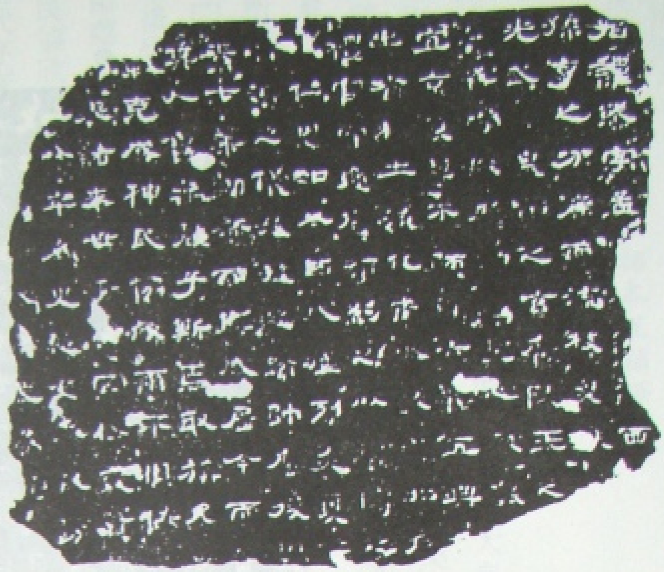
⓱「直」，隸釋錄文作「真」，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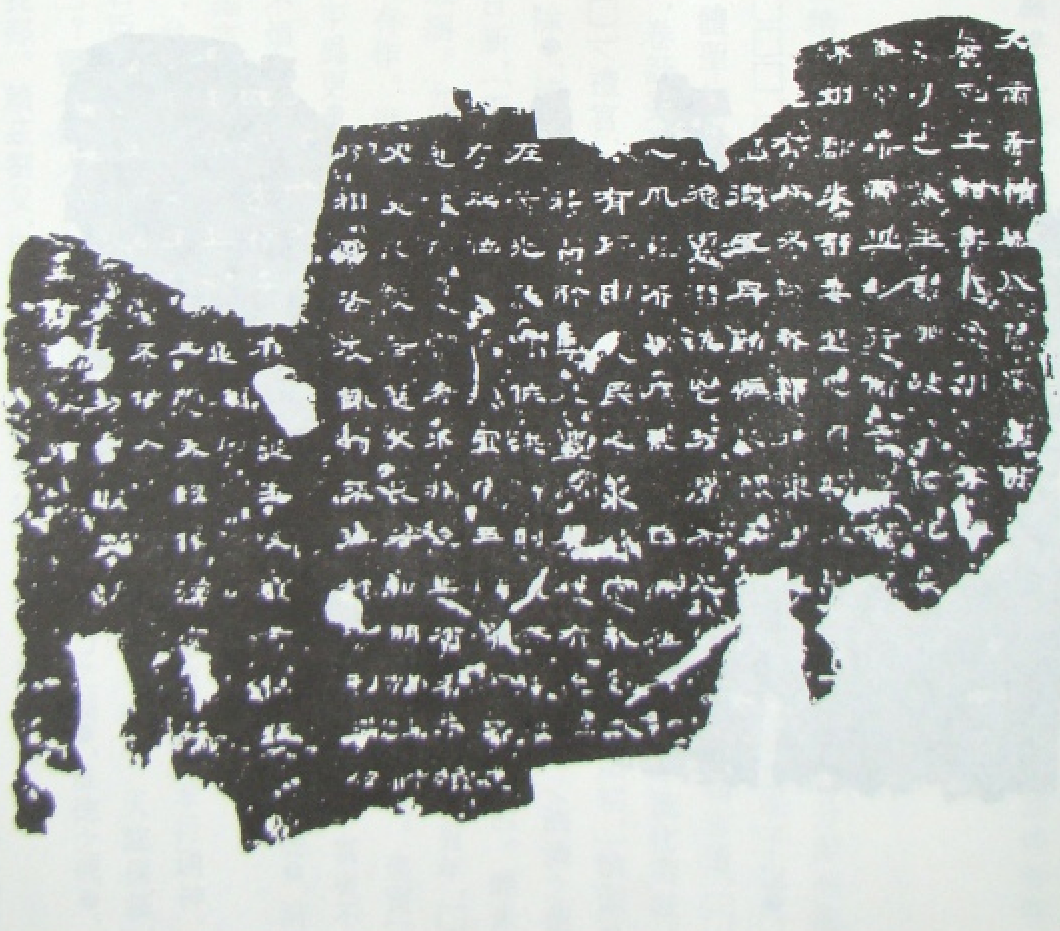
⓲「更」，四川歷代碑刻釋文作「吏」，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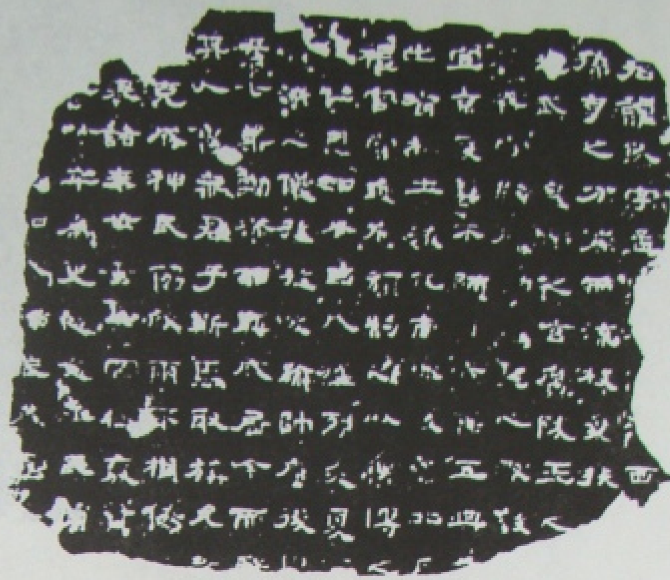
⓳「桓」字，四川歷代碑刻釋文作「植」，誤，乃校勘未及。「烈烈」，下「烈」字隸釋釋文闕，重刻本補。訨：同「諡」。隸釋洪注：「訨，即「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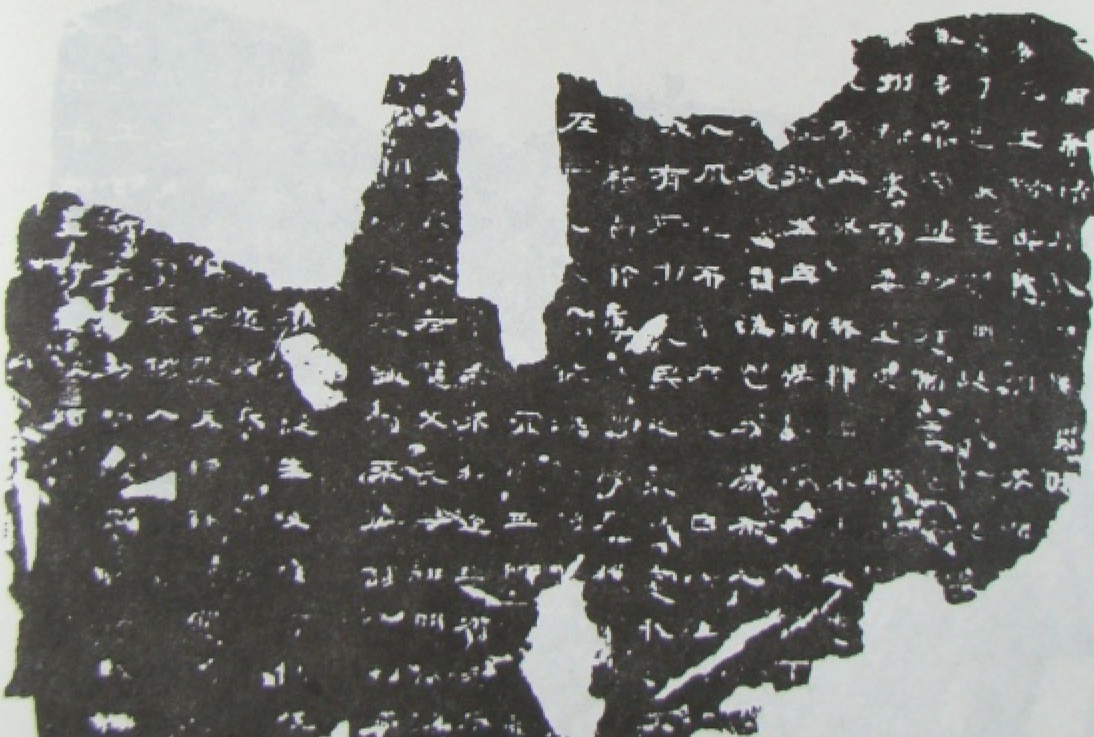
〇〇九六　劉熊碑

約立於東漢桓帝時期(公元一四七至一六七年)，無具體年月









此碑原在河南省延津縣，石久毀，海內所傳拓本六種，隸書。原有篆額。隸釋洪注：『劉熊碑篆額右一行，微有「棗令劉」字，則知所題非十即八也。』水經注濟水：酸棗城內有『後漢酸棗令劉孟陽碑』。孟陽爲劉熊之字，酸棗縣即今之延津縣。集古錄題爲後漢俞鄉侯季子碑，金石錄題爲漢酸棗令劉熊碑，跋尾有原文摘錄。唐王建題此碑詩：『蒼苔滿字土埋龜，風雨銷磨絕妙詞。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隸釋詳錄碑文，證明南宋初尚未斷毀。一九一五年顧燮光在延津訪得殘石，僅存碑陰六二字。現存延津縣博物館。書法沉厚挺拔，遒逸精美。今以兩種拓本互補釋讀。

碑文

君諱熊，字孟□[1]，廣陵海西「人也[2]。廞祖天皇」大帝，垂精接感，篤「生」聖明[3]。「□仍其則，子」／孫亨之[4]。分源而流，枝葉扶「疏[5]。出王別胤[6]，受」爵列土，封侯「載」德，相「繼」不顯[7]。「□□□□，□」／光武皇帝之玄[8]，廣陵王之「孫，俞鄉侯之」季子也[9]。誕生「照」明，岐「嶷」逾絕[10]。長「□□□，／□」柴守約履勤，體聖心叡，敦「五經之瑋圖[11]」，兼古業，覈其妙[12]。行脩言道，「□□□□，□」／宜京夏[13]，莫不師卬。六籍五典，「如源如宗[14]。既」練州郡，卷舒委遖[15]。忠貞竭效，官「□□□[16]。」／出省楊土[17]，流化南城。政猶北辰，「衆星所從。三」祀有成[18]，来臻我邦[19]。循東里之惠[20]。「抑□」／禮官，賞進屬頑[21]，約之以禮，博之「以文。政教始初，」愼徽五典[22]，勤恤民殷[23]，□心顧下。□／□仁恩如冬日，威猛烈炎夏。「貪究革除[24]，清脩勸慕[25]。」德惠潛流，鬯芳旁布[26]。尤愍縣□。／濟濟之儀，孜孜之踰[27]，帥厲後學，「致之雍泮。草上」之風，莫不「嚮」應[28]。悅誨日新，「砥」□「頑」／素[29]。七葉勃然而興[30]，咸居今而好「古。雖未盡道善，必」有所由處[31]。民之秉彝，寔我劉父[32]，／其人魯無君子，斯焉取旃。允我「劉父，言善誘人。講」禮習聆，匪徒豐學，屢獲有年，□／「載」克成[33]。神民協欣[34]，「兩不相傷，「故德友歸焉[35]。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洪「勛」則甄，盛德惟／「刻[36]。」表諸来世，垂之罔極。褒賢「表善，揚幽拔微。」式序在位[37]，量能授宜。官無曠事，□□／「爲正[38]。」以夲爲更[39]，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富者不獨逸樂，貧者不獨□□[40]。□／「順四時，積和感暘[41]。歲爲豐穰[42]，賦稅不煩。寔我劉」父，吏民愛若慈父，畏若神明。悔往脩／「令德[43]，清越孤竹，德牟產奇[44]，誠宜褒顯，照其憲則」[45]。乃相與咨度諏詢[46]，采摭謠言，刊石旌□／「詩三章[47]。其辭曰」：／

「清和穆鑠，寔惟乾巛。惟嶽降靈，篤生我君。服骨叡聖[48]，允鍾」厥醇。誕生岐嶷，言協□「墳」[49]。／「懿德震燿，孝行通神。動履規繩，文彰彪繢[50]。成是正服，以」道德民[51]。／「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束帛戔戔。□夢刻像，寉」鳴一震[52]。天臨保漢，寔生□仁[53]。／「明試賦授，夷夏已親。嘉錫来撫，潛化如神。其神伊何」？靈不傷人[54]。／「猗歟明哲，秉道之樞。養□之福[55]，惟德之偶[56]。淵乎其長」，渙乎成功。□暇民豫，新我□「通」[57]。／「用行則達，以誘我邦。賴茲劉父，用說其蒙[58]。澤零年」豐，黔首歌頌。／

（文物一九六六年第四期記漢劉熊碑兼論蔡邕書碑問題公布歷史博物館藏劉鶚舊藏拓本，故宮博物院藏沈樹鏞舊藏本；中華書局

珂羅版印趙之謙題字本；隸釋卷五；金薤琳琅卷六；兩漢記卷一六，又卷二一；漢碑集釋二〇四頁）

注　釋

❶「熊」，金薤琳琅作「桒」，非。隸釋「孟」下注「缺」。金石錄跋引水經注，謂「酸棗城內有漢縣令劉孟陽碑」，劉熊實爲此縣令，故所闕當是「陽」字。所引爲水經注濟水。

❷廣陵郡海西縣，故屬東海郡。

❸「生」字金薤琳琅闕。聖明：指漢高祖。以上謂漢感赤精，承天命而建帝業。「大帝」前兩漢記闕十六字。「聖明」下兩漢記注：「此間闕二十一字。」乃所據拓本僅下部分，上部分未見所致。餘闕字據隸釋錄文補。下同。

❹亨：通「享」。隸釋洪注：「碑以「亨」爲「享」。」

❺「杖葉」，秦漢碑述作「杖葉」，非。

❻兩漢記錄巴俊堂雙鈎本無「王」字。趙之謙元拓本有「王」。別胤：別派後嗣。

❼丕：即「不」字。詩經「不顯」屢見。或以「不」爲語辭，如經傳釋詞卷十「不」字條，或以爲通「丕」，訓大，如字詁「不」字條。「顯」下兩漢記注「闕二十字」，乃未見拓片上部。

❽「光武」上一字闕，金石錄跋尾作「君」，可從。「玄」下金薤琳琅衍「孫」字，諸本皆無。

❾金石錄跋尾：「後漢書光武子廣陵思王荊以鏈死。顯宗封其子元壽爲廣陵侯，又封元壽弟三人皆爲鄉侯。而李利涉編古命氏、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荊生俞鄉元侯平，平生彪，襲封」。今據熊當爲彪之弟，然則於光武，乃其曾孫，而曰玄孫者，疑碑誤。」兩漢記則謂「熊迪功補後漢同姓王侯表云：廣陵思王荊，永平十年自殺，永平十四年，侯元壽紹封，又封元壽弟三人爲鄉侯。其名闕，然則平，其一也。至平子彪襲封，史無其年，亦未著其別有襲封鄉侯、亭侯之號，則安知其不仍封俞鄉乎？是熊當爲彪之子，不當爲彪之弟」。

❿照：通「昭」。昭明，同義連文。詩經大雅既醉：「介爾昭明。」岐嶷：幼年聰明。詩經大雅生民：「誕實匍匐，克岐克嶷。」毛傳：「岐，知意也。嶷，識也。」鄭玄箋：「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

⓫瑋：通「緯」。瑋圖，即「緯圖」。「長」下兩漢記注「闕十九字」，所據拓無上部所致。

⓬「妙」，拓本從女旁，隸釋同。翁氏雙鈎本作「妙」，非。

⓭京：京房，傳京氏易。夏：夏侯勝，傳夏侯尚書。

⓮泉：即「泉」字。

⓯蹢：同「隨」。委隨，舒徐自如之貌。又作「委蛇」、「委佗」。詩經召南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傳：「委蛇，行可從迹也。」鄭玄箋：「委曲自得之貌。」爾雅釋訓：「委委佗佗，美也。」「練」字上兩漢記注「闕二十一字」，所據拓本闕上部所致，下同，不一一說明。

⓰「貞」下一字隸釋、金薤琳琅均闕。趙之謙元拓本作「竭」，是也。兩漢記：「「竭」字右半尚可見。」又說：「「效官」下尚略可見者二字，洪所闕也。上一字亦不辨，下一字似「勤」字。」

⓱楊土：即「揚土」。秦漢碑述作「揚工」，字訛。

⓲三祀：三年。語出論語子路：「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祀」上兩漢記注「闕二十字」。

⓳「邦」，秦漢碑述作「拜」，誤。

⓴「東」下一字隸釋、金薤琳琅均闕。趙之謙元拓本作「星」，是也。論語

寋問：「東里子產潤色之。」何晏集解：「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邢昺疏：「東里，鄭城中里名。」因以代子產。

㉑ 廲：通「勸」。說文力部：「勸，勉力也。」後文「帥廲後學」同。

㉒ 尚書舜典：「慎徽五典。」孔傳：「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慎徽」前兩漢記注：「闕二十字。」

㉓ 殷：通「慇」，義爲憂。隸釋洪注：「以「殷」爲「隱」。」隱，亦憂之義。國語周語上：「勤恤民隱而除其害。」

㉔ 究：通「宄」，姦惡。說文宀部：「宄，姦也，外爲盜，内爲宄。从宀，九聲，讀若軌。」爾雅釋訓：「究究，惡也。」貪宄，貪鄙姦惡。隸釋洪注：「「究」爲「宄」。」「除」，隸釋、金薤琳琅均作「惰」，金石文字辨異紙則作「清」。

㉕ 兩漢記「清脩」上注「闕十二字」，下注「闕二字」。

㉖ 皀：通「皛」，又作「暘」，茂盛貌。漢書郊祀志：「草木皀茂。」

㉗ 踰：假借爲「諭」。隸釋洪注：「「踰」爲「諭」。」

㉘ 嚮：通「響」。響應，回應。「嚮」字元拓本闕。「之風」上兩漢記注「闕十九字」。

㉙ 「頑」字隸釋、金薤琳琅均闕。兩漢記：「「日新」下尚可見者「砥□頑」三字。「砥」字巴本無，洪錄有之，「頑」字則洪錄所無也。」

㉚ 「葉」，隸釋作「業」，誤。七葉，七世。自漢光武帝下經明、章、和、安、順、桓，凡七帝。是知此碑刻於桓帝時。文選左思詠史詩：「七葉珥漢貂。」李善注：「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内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

㉛ 「有所」上兩漢記注「闕二十二字」。

㉜ 「劉父」下兩漢記注「闕十九字」。

㉝ 「有年」下兩漢記注「闕十九字」。「載」上一字隸釋闕，據文義，應是「三」字，與上文「三祀有成」相應。

㉞ 神民：即「神人」。秦漢碑述作「袖民」，非。

㉟ 友：通「有」。漢碑集釋：「「德友」連文，不辭。「友」蓋假爲「攸」。」亦通。金薤琳琅作「交」，不取。

㊱ 「盛德」下兩漢記卷一六注「闕十七字」。卷二一注：「「洪勛」、「勛」字尚可見，洪誤作「勳」也。」「惟」字隸釋注「缺」，金薤琳琅同，趙之謙元拓本作「惟」。

㊲ 詩經周頌時邁：「明昭有周，式序在位。」鄭玄箋：「明，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以其有俊乂，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之效也。」

㊳ 「曠事」下兩漢記注「闕十九字」。漢碑集釋：「隸釋云：事下「缺二字」。趙之謙作「士無逸」三字，蓋非。元拓本止有一字，已模糊不可辨。」

㊴ 卒：即「卒」字。更卒，古代輪番服役的戍卒。漢書食貨志：「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顔師古注：「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於「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下，顔師古注引如淳：「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

㊵ 「不獨」下兩漢記：「此間依洪氏所闕，似是十九字，然「不獨」二字已是洪本所無，則此間所闕尚不止十九字。」漢碑集釋：「隸釋：「者」下注「缺」。元拓本有「不獨」二字。「不獨」字下當仍有闕文，至少爲三字，以二字屬上句，一字屬下句，始通。」金薤琳琅闕脫如隸釋。據拓本「不獨」可見。其下實闕二一字。

㊶ 暘：通「暢」，通暢，舒暢。

㊷ 「歲」字，漢碑集釋釋文作「步」，誤。豐穰：豐富，豐厚。「豊」同「豐」。詩經商頌烈祖：「豐年穰穰。」孔疏：「獲得豐年，穰穰然而每物豐

多也。」

㊸漢碑集釋：「「往」字隸釋注「缺」。趙之謙釋文旁注「往」字，元拓本字已模糊不可辨。「佫」字亦隸釋所無，元拓本則甚清晰。以下應仍有闕文。趙之謙云以上爲第十五行。按「佫」字下至少闕一「來」字。而「令德」以上，亦應有闕文，其文意始可通。趙氏僅就拓本存字與隸釋合併，不論文意，湊足三十二字爲一行，上一行「不獨」之下，其闕文至少當爲三字，加此行三十二字，則此行共爲三十五字矣，故知趙氏所言行式，未可盡信也。「令德」二字上，以文意斷之，定有闕文，至少應闕二字。」兩漢記卷二一：「「悔」下尚可見「往佫」二字，洪所無。」金薤琳琅同隸釋。

㊹庢，子庢。其治績見左傳、史記循吏傳。奇：子奇。說苑載，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遣使追之。使者反曰，子奇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爲耕器。魏擊之，阿人父牽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㊺照：通「昭」。憲則：法則。

㊻「乃」字上兩漢記注「闕二十字」；「乃」字下注「闕二字」。其實「相與」二字清楚。兩漢記卷二一又說：「此「與」字尚隱隱可辨。」「相」下隸釋注「缺」。趙之謙釋於「相」下旁注「與」字，是也。咨度周詢：語出詩經小雅皇皇者華「周爰咨諏」，「周爰咨度」，「周爰諮詢」。

㊼「采摭」下兩漢記卷一六注：「此下闕十字，即提行另書詩詞，詩詞之首又闕二十二字。」又，卷二一：「「采摭」下尚可見「謠言刊石佳」五字，巴並無也。「石佳」二字，洪亦無。」「佳」字無釋。漢碑集釋：「隸釋「刊」下注「缺」。趙之謙釋「刊」下旁注「石旌」二字。按：自「令德」至此，共三十二字，據文意，「令德」之上應有闕文，又第十五行至少爲三十五字，應移三字至此行，則此行不應止於此處明矣。」金薤琳琅闕脫同隸釋。

㊽隸釋作「服骨」，不辭，「骨」當是「體」之左半，鈔刻時誤爲整字。

㊾「岐嶷」下兩漢記卷一六注「闕二十五字」，據隸釋補。卷二五：「「岐嶷」下尚可見「言協」二字。」漢碑集釋「隸釋「協」下注「缺」。以文意測之，蓋是「典」字，上文亦有「六籍五典」可相參證」。

㊿彪：「彪」的異體字。彪續，燦爛貌。

(51)德：通「得」。「德民」下兩漢記注「闕二十一字」，據隸釋補。

(52)寉：同「鶴」。隸釋洪注：「「鶴」在「鳴」上，省文作「寉」。」詩經小雅鶴鳴：「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

(53)「寔生」下兩漢記注「闕二十二字」，今所見元拓亦無。據隸釋補。漢碑集釋：「隸釋「生」下注「缺」。下接「勳」字。元拓本「生」下一字模糊不可辨，再下一字則是「仁」字，甚清晰。隸釋作「勳」，疑誤。趙作「實生□仁勳」，是據拓本「仁」字，再加隸釋之「勳」字，然否不可知。」金薤琳琅同隸釋。

(54)「傷人」下兩漢記注「闕二十字」，據隸釋補。

(55)隸釋「養」下注「缺」。漢碑集釋以爲是「以」字，備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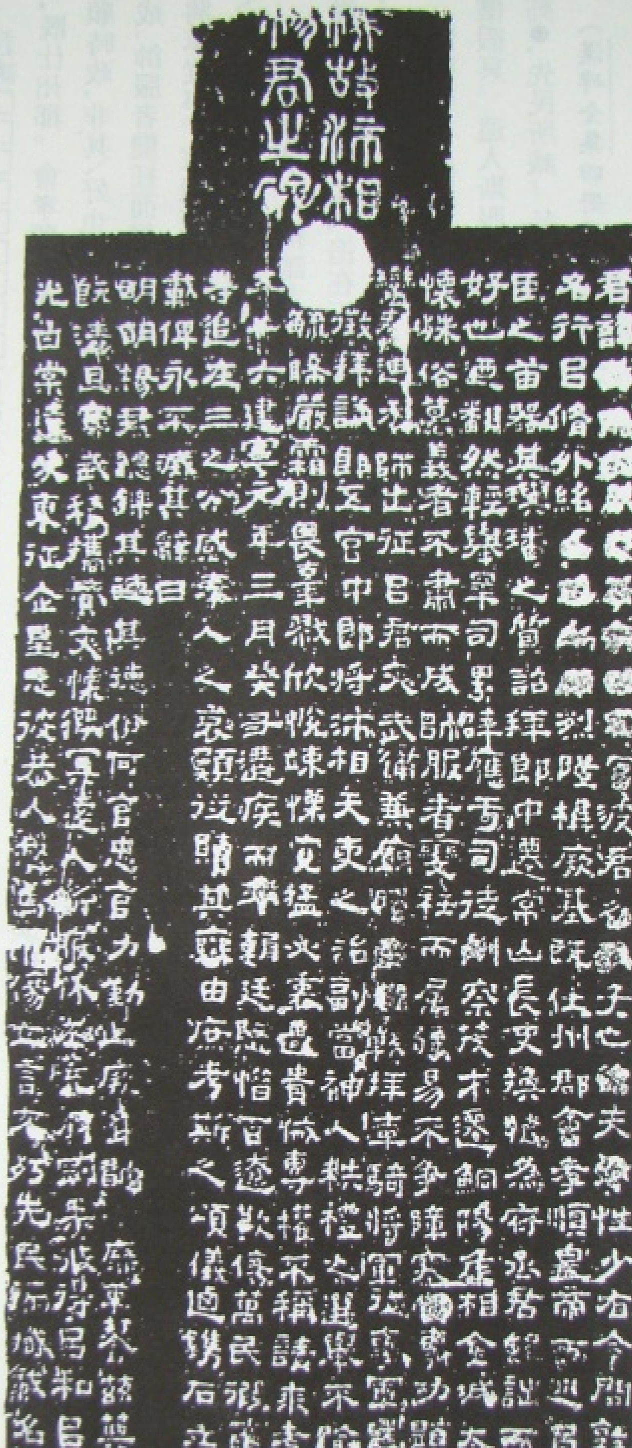
(56)偶：通「隅」。隸釋洪注：「「偶」爲「隅」。」

(57)「新我」下兩漢記卷一六注「闕二十一字」，據隸釋補。又，卷二一：「「新我」下尚可見「□風通」三字，洪有「通」字，無「風」字。」若果有「風」，則尚有别的脫文。

(58)蒙：謂啓發，誘導。易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注：「蒙，發也。」

〇〇九七　楊統碑

東漢建寧元年（公元一六八年）閏三月六日



楊統碑，隸釋著錄。與楊震碑、繁陽令楊君碑、楊著碑統稱爲四楊碑。原碑早佚，傳世無原石拓本。現傳楊統碑爲近代徐紫珊翻刻。

拓片高二〇八厘米，寬七一厘米，隸書。額題『漢故沛相楊君之碑』，篆書。有穿在額下。原碑有陰，翻刻本無。參隸釋。

碑　文

君諱□□□□□□□□□富波君之□子也❶。□天□性，少有令問。敦□孝吕勑內，□□□/名❷。行吕脩外，紹□□烈❸。隆構厥基，既仕州郡。會孝順皇帝西巡，吕掾史召見。帝嘉其忠/臣之苗，器其璵璠之質，詔拜郎中。遷常山長史，換楗爲府丞。君雖詘而就之，吕順時政，非其/好也，迺翻然輕舉。臯司累辟，應亏司徒。州察茂才，遷鮦陽侯相、金城太守。德吕化圻民，威吕/懷殊俗。慕義者不肅而成，帥服者變衽而屬。彊易不爭，障塞無事。功顯不伐，委而復焉。直南/蠻蠢迪❹，[王]師出征。吕君文武備兼，廟[勝先]戰❺，拜車騎將軍從事。軍還策勳，復吕疾辭。後迺/徵拜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天吏之治，副當神人。秩禮之選，舉不踰賢。故望大和，則俟生/毓。晞嚴霜，則畏辜戮。欣悅竦慄，寛猛必衷。

遭貴戚專權，不稱請求。考績不論，徵還議官。年/五十六，建寧元年三月癸丑遘疾而卒❻。朝廷愍惜，百遼歎傷。萬民假爾❼，莫不隕涕。故吏戴條/等，追在三之分❽，感秦人之哀，顚從贖其無由❾，庶考斯之頌儀。廼鐫石立碑，勒銘鴻烈，光亏億/載，俾永不滅。其辭曰：/

明明楊君，懿鑠其德。其德伊何？亯忠亯力❿。勤止厥身，帥□靡革。謩茲箕猶⓫，道吕經國⓬。班化黎元，/既清且寧。武稜攜厎⓭，文懷假冥。遠人斯服，份士充庭⓮。剛柔攸得，吕和吕平。勳速藐矣⓯，莫與爭/光。甘棠遺愛，東征企皇。念彼恭人，惄焉永傷⓰。立言不朽⓱，先民所臧。載名金石，詒亏无疆。/

（漢碑全集四冊圖一一五五頁；隸釋卷七）

注　釋

❶『諱』下闕九字。據楊震碑『長子牧，富波侯相；次讓，趙常山相』，『牧子統，金城大守、沛相。讓子著，高陽令』，則楊統乃楊震之孫，楊牧之子。楊著碑有『遭從兄沛相憂』，沛相即楊統。

❷『名』上隸釋闕一字。翻刻本闕三字，據文意，翻刻或然。

❸『紹』下翻刻本闕四字，隸釋闕二字，取後者。

❹『蠢』字右下角泐，漢碑全集闕。隸釋作『蠢』，是。

❺『廟』下，翻刻本闕二字。隸釋作『勝先』，是也。拓本『勝』字尚可見。

❻建寧元年閏三月戊申朔，癸丑爲三月六日。

❼『萬』字，隸釋闕。假：通『遐』，遠。遐爾，遠近之義。

❽在三之分：謂師生情分。文選薦譙元彦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李善注引國語：『臣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楊震碑：『統之門人汝南陳熾

等，緣在三義一，頌有清廟，故敢慕奚斯之追述，樹玄石于墳道。」

❾ 顒：同「顒」。隸釋洪注：「顒，即「顒」字。」

❿ 宫：「克」的俗字，能也。隸釋洪注：「宫，即「克」字。」

⓫ 蓺：「典」的加形字。猶：通「猷」，謀略。爾雅釋詁上：「猷，謀也。」

⓬ 「經」字，翻刻本脫。據隸釋補。

⓭ 武稜：即「五陵」。貮：「貳」的俗字。漢碑全集釋文闕。隸釋洪注：「貮，即「貳」字。」攜貳，同義連文，背叛。

⓮ 份士：即「彬士」。文雅才學之士。份，通「彬」。說文人部：「份，文質備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彬，古文彡、林。」玉篇人部：「份，亦作彬。」

⓯ 逮：「迹」的訛刻。隸釋洪注：「逮，即「迹」字。」

⓰ 怒：憂思，哀傷。爾雅釋詁下：「怒，思也。」方言卷一：「悼，傷也。汝謂之怒。」說文心部：「怒，一曰憂也。」

⓱ 歽：即「朽」字。

〇〇九八　李冰像題字

東漢建寧元年（公元一六八年）閏三月二十五日



一九七四年三月在四川都江堰魚咀附近出土，現陳列於都江堰伏龍觀大殿，是研究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重要實物史料。石爲灰白色沙岩質，像高二九〇厘米，肩寬九六厘米，厚四六厘米，底部有一方榫頭，殘長一八厘米。字鐫刻於兩側，隸書，字口填紅綠朱砂。

碑文

故蜀郡李府君諱冰❶。／建寧元季，閏月戊申朔❷，廿五日都水掾／尹龍長陳壹造。三神石人珎水萬世焉。／

（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七期都江堰出土東漢李冰石像；四川歷代碑刻二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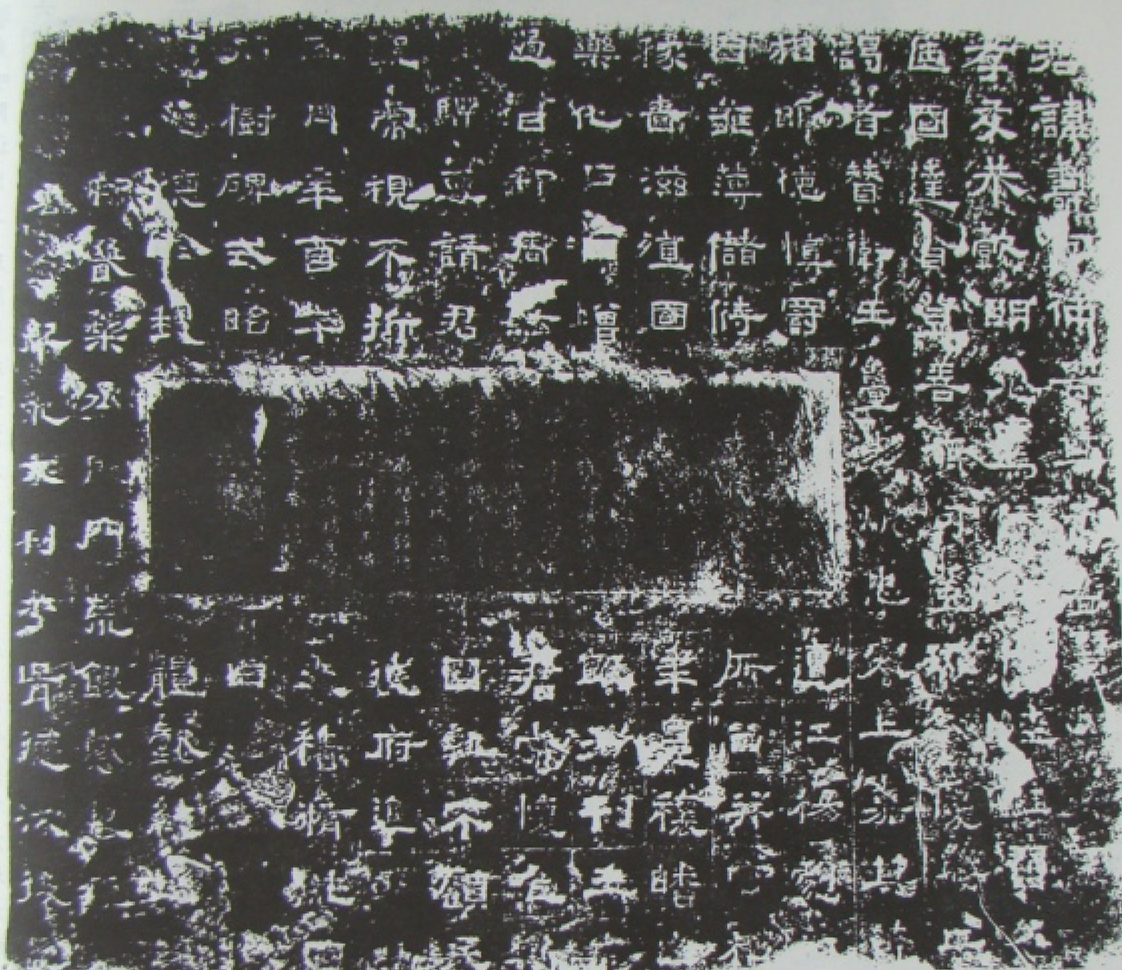
注釋

❶ 李冰，秦昭王時爲蜀郡守，治理岷江，引江水灌溉川西平原，變水患爲水利，是上古著名的水利專家。

❷ 建寧元年閏三月，朔日戊申，與史正合。

〇〇九九　張壽殘碑

東漢建寧元年（公元一六八年）五月十五日



碑在山東省成武縣城內孔子廟，僅存上截，原石被明人改作碑趺，中間鑿一長方形趺眼，鑿去四十字，清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城武縣知縣林紹龍訪得，並鐫碑跋。石高九六厘米，寬一二〇厘米。拓片高七三厘米，寬六四厘米，隸書。隸釋跋『有漢故竹邑侯相張君之碑，隸額』，然佚失已久。山左金石志：『案縣志，鄉賢有張壽傳，事迹多本此碑。惟云累官右諫議大夫，尚書右丞，則志所增也。又稱，卒葬文亭山後，墓如陵阜。今山在城西北一里，又名雲亭山，有古柏數株，傳爲漢唐時物。墓在與否，無可考矣。』碑殘闕處，據隸釋補出。

碑文

君諱壽，字仲吾。其先蓋晉大夫張「老，盛德之裒[1]，世載□勳。遵帥紀律，不忝厥緒[2]，爲冠帶理義之宗。君」╱孝友恭懿，明允篤信。敦悅經雅[3]，習父「東光君業，兼綜六藝，博物多識[4]。略涉傳記，矯取其用。股肱州郡」，╱匡國達賢。登善濟可[5]，登斑敘優[6]。能正「船帥陪，臨疑燭照[7]。確然不撓，有孔甫之風[8]。

舉孝廉，除郎中」，給「事」╱謁者。賛衛王臺，婁□忠謇[9]。上嘉其節，仍「授命莢[10]。匡其京輦，昭德塞違。內平外成，舉無遺愆。遷竹邑侯」╱相[11]，明德慎罰[12]，「縣奉采士[13]」。遭江揚劇賊[14]，上「下□征，役賦彌年。萌于□戈，杼軸罄殫[15]。君下車，崇尚儉節，躬」╱自菲薄。儲偫「非法[16]，悉無」所留。并官相「領[17]，省倉□小府御吏。朝無姦官，野無淫寇。教民樹埶[18]，三農九穀。」╱稼嗇滋殖[19]。國「無災祥，歲」聿豐穰。皤白「之老[20]，率其子弟，以循仁義。蝗賊不起[21]，厲疾不行。視事年載，黔首」╱樂化，戶口增「多，國寧民」殷，功刊王府。將「授藩邦[22]，對揚其勛[23]。功曺周憐，前將放濫[24]。君徽澄清，憐顧愆悔」╱過[25]。督郵周紘，「承會表問[26]」。君常懷色斯，舍「無宿儲，遂用高逝[27]。老弱相携，攀援持車[28]，千人以上。沛相名君」，╱駱驛要請[29]。君「捐祿收名」，固執不顧。民無「所卬，國違所賴。上下同懟[30]。州郡聞知，旌弓禮招，復爲從事。覬╱」覬虎視[31]，不折「其節。辟司」徒府，進退以「禮，含弘內光，頊□皓爾[32]。

顧天不怫[33]，遺疾無瘳[34]，年八十，建寧元年」╱五月辛酉卒。「嗚呼哀哉！」」夫積循純固者，「爲天人所鍾，功假於民者，敘在銘典。於□俊□[35]，訪諸儒林，刊」╱石樹碑，式昭「令徽[36]。其辭」曰：╱

亮元德，於我「君。膺清茂，」體懿純。超三「署，垂令□。甄聲號，□憲臺。矯王業，弼紫微。彈羣司，清公□。緩薄」╱賦，牧邦畿。黎烝殷[37]，罔荒饑。感良臣，「哀其靈。揭輕舉，□来征。民歎思，暨輿人[38]。宰府命，遂返□[39]。名振射，□」╱彌闡，垂令紀，永不刊。亐胥德[40]，深後昆[41]。╱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二九頁；隸釋卷七；兩漢記卷一二；萃編卷一二；漢碑集釋三〇〇頁；文學孜釋三章，五七六頁）

注　釋

❶ 校碑隨筆：「舊拓本「晉大夫」之「晉」字尚可見，今泐。」張老：春秋時晉大夫。左傳成公十八年：「張老爲候奄。」禮記檀弓下：「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鄭玄注：「心識其奢也。」此以張老爲張壽祖先。

❷ 忝：同「忝」，辱也。隸釋洪注：「忝，即「忝」字。」緒：謂遺緒。

❸ 「敦」下一字泐，隸釋作「悅」，或然。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說禮樂而敦詩、書。」漢碑集釋作「崇」，不取。兩漢記「敦」、「悅」、「雅」三字闕。

❹ 博物：通曉衆物。左傳昭公元年：「晉侯聞子産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多識：識鑒廣博。論語陽貨：「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❺ 登善：提拔善良之輩。濟可：助成可行之事。左傳昭公二十年：「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又「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❻ 斑：通「班」。登班，晉昇官位班階。敘優：按業績、才能給予獎勵和昇遷。

❼ 「燭」，隸釋作「獨」，萃編作「燭」。碑泐，不能的知，備參。

❽ 孔甫：即「孔父」。公羊傳桓公二年：「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❾ 婁：通「屢」，多次。兩漢記：「以「婁」爲「屢」，則漢書多有之。」漢書宣帝紀：「婁蒙嘉瑞。」又，元帝紀：「婁敕公卿。」論語公冶長：「屢憎於人。」何晏集解：「孔曰：屢，數也。」「婁」下一字隸釋、萃編闕，兩漢記存左半「火」。文學致釋作「炕」，不敢信。萃校：「碑作「婁炳忠謇」。」或然。

❿ 莢：即「筴」字，通作「策」。

⓫ 竹邑：地名，屬沛國。彭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竹邑侯。

⓬ 慎罸：慎重懲罰。尚書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孔傳：「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爲教首。」

⓭ 采土：犹采地。王侯貴官的封邑。公羊傳襄公十五年：「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何休注：「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

⓮ 劇賊：大盜，強悍的賊寇。泛指勢力強大的反叛者。平津讀碑記卷一：「永嘉元年，廣陵賊張嬰等復反，攻殺堂邑江都長。九江賊徐鳳等攻殺曲陽東城長。本初元年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夷最甚。碑所謂「江楊劇賊」即此。」

⓯ 杼軸：同「杼柚」，織布機上的兩個部件，即用來持緯線的梭子和承經線的筘。罄殫：同義連文，空無。詩經小雅大東：「小東大東，杼柚其空。」鄭玄箋：「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維絲麻爾。今盡杼柚不作也。」陸德明釋文：「柚，本又作軸。」形容生産廢弛，人民貧無所有。

⓰ 儲偫：儲存財物，以備需用。又作「儲峙」、「儲跱」。漢書孫寶傳：「設儲偫。」顔師古注：「謂豫備器物也。」

⓱ 并官相領：合併官職，兼職掌管。

⓲ 埶：同「藝」。樹藝，栽種，種植。孟子滕文公上：「教民稼穡，樹藝五穀。」

⓳ 嗇：通「穡」。隸釋洪注：「碑以「嗇」爲「穡」。」稼穡，莊稼。禮記郊特牲：「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孔穎達疏：「種曰稼，斂曰嗇。」詩經大雅桑柔：「好是稼穡。」陸德明釋文：「穡，本亦作「嗇」。」史記殷本紀：「舍我嗇事。」

⓴ 皤白：謂老人。說文白部：「皤，老人白也。」

㉑ 蛑賊：即「蟊賊」，食禾稼之蟲。隸釋洪注：「前史多以「牟」爲「蟊」。海

廟碑嘗借「侔」字。此碑又借「蛑」用之，字書亦通用也。」隸辨平尢：「案說文「蝨」，古文作「蛑」。詩小雅大田「及其蝨賊」，釋文云：「蝨，本又作蛑。」字原云：「蝨」借「蛑」字，非也。」

㉒ 幡：假借爲「藩」，屏藩。隸釋洪注：「「幡」爲「藩」。」藩邦，作爲屏藩的邊邑。

㉓ 對揚：臣受君賜時所用常語，兼有答謝、頌揚之義。尚書說命下：「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孔傳：「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詩經大雅江漢：「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又作「對越」，參詩經周頌清廟「對越在天」下王引之述聞。

㉔ 濫：過差，過錯。詩經商頌殷武：「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毛傳：「刑不濫也。」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刑濫，懼及善人。」

㉕ 徵：同「徵」。此二句文學攷釋標點爲「君徵澄清憐，顛愆悔過」，誤。

㉖ 「問」，萃編作「奉」，非。隸釋作「問」。

㉗ 高逝：指棄官歸家。隸釋洪注：「張君治功曹周憐之過，反爲督郵周紘所窘，至於捐祿而歸，此風古今一也。」

㉘ 攀：即古「攀」字。說文𠬝部：「𠬝，引也。从反𠬞，凡𠬝之屬皆从𠬝。㩻，𠬝或从手从樊。」段玉裁注：「樊，聲也。今作「攀」。公羊傳作「扳」。」「援」字，萃編闕。

㉙ 駱驛：即「絡繹」，連綿不斷。隸釋洪注：「「駱驛」爲「絡繹」。」漢書王莽傳：「駱驛道路。」顏師古注：「言不絕。」文選王褒洞簫賦：「或漫衍而駱驛兮。」李善注：「相連延貌。」要：通「邀」。「清」，秦漢碑述作「清」，非。

㉚ 慼：「感」的俗字，悲傷。武榮碑：「慼哀悲憧。」

㉛ 覞覞：同「眈眈」。如「沈」又作「湛」，「就」或作「諶」之比。隸釋洪注：「覞，爲「眈」。」易頤：「虎視眈眈。」潛研堂跋尾：「說文：「眈，視近而志遠也。」「覞，內視也。」「覞」與「眈」音同而義亦相近。先儒傳易皆作「虎視眈眈」，此碑乃作「覞覞」，是古人固通用矣。王輔嗣釋「眈眈」，以爲「威而不猛」，碑云「覞覞虎視，不折其節」，意亦相類也。」

㉜ 含弘：包容博大。易坤：「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孔穎達疏：「包含宏厚，光著盛大，故品類之物，皆得亨通。」弘，與「宏」通。萃編作「宏」，當是避諱改字。項：即「頤」字。

㉝ 閔：同「旻」。隸釋洪注：「「閔」，爲「旻」。」怫：「弔」的專字。隸釋洪注：「「怫」，爲「弔」。」尚書多士：「不弔旻天。」左傳哀公十六年：「旻天不弔。」是悼惜人死的常語。

㉞ 「遘」，文學攷釋作「溝」，誤。瘳：病情好轉。無瘳，不瘳，病重無好轉。

㉟ 萃編脫「俊□」二字。

㊱ 令徽：同義連文，謂美德。爾雅釋詁：「徽，善也。」

㊲ 棃：同「黎」。隸釋洪注：「「棃」，爲「黎」。」漢書司馬相如傳：「覺寤黎烝。」顏師古注：「黎烝，衆庶也。」

㊳ 輿人：衆人。國語晉語三：「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輿人誦之。」韋昭注：「輿，衆也。」

㊴ 隸釋「宰府命」，秦漢碑述作「宰其靈」，不可信。逡：同「逡」。「逡」下當是「巡」字，「逡巡」爲常語。

㊵ 亐：即「于」字。胥：即「胥」字。

㊶ 浻：即「流」字，流傳。

〇一〇〇　衡方墓碑

東漢建寧元年（公元一六八年）九月十七日



碑原在山東省汶上縣西南十五里平原郭家樓前，南向。清雍正八年，汶水泛決，碑陷臥。莊人郭承錫等出資復建。一九五三年移置泰安岱廟內。碑高二三一厘米，寬一四五厘米。拓片碑身高一七〇厘米，寬一〇四厘米。額高四八厘米，寬二三厘米，陽文題『漢故衛尉卿衡府君之碑』，額下有穿，穿下即碑文，由朱登隸書。

碑文

府君諱方，字興祖。肇先盖堯之苗，本姓□□[1]，則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2]。□□□⁄壬[3]，家于平陸。君之烈祖，少吕濡術[4]，安貧樂道。履該顏原，兼脩季由[5]，聞斯行諸。砥仁癘□，□□□⁄土[6]。階夷愍之貢[7]，經常伯之賓[8]。位左馮翊。先帝所尊，垂名竹帛。考廬江大守，兄鴈門[9]大守。□□□⁄孝[10]，長發其祥。誕降于君，天資純懿。昭前之美，少吕文塞[11]。敦庬允元[12]，長吕欽明[13]。躭詩悅書，□□□⁄秋[14]。仕郡辟州，舉孝廉，除郎中，即丘侯相、膠東令[15]。遵尹鐸之㮚，保鄗二城[16]。枲國起按，斑敘□□[17]。[鴻]⁄本肇末[18]，化速郅置[19]。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將繼南仲、邵甫之軌，飛翼軫之旌[20]，操枲□□，⁄綏来王之蠻[21]。會喪夂夫人，感背人之凱風[22]，悼蓼儀之劬勞[23]，寢闇苦凷[24]，仍[留]上言，倍榮[向哀][25]。

[礼服]⁄祥除[26]，徵拜議郎、右北平大守。尋李癀之在[邊]，恢魏絳之和戎[27]。戎戢士佚[28]，費[省巨億。懷]□□□，□⁄靜有績[29]。遷潁川大守。脩清滌俗，招拔隱逸，光大茅茹[30]。國外浮議，淡界繆動[31]。氣泄狂□[32]，□□□□。⁄歸来洙泗，用行舍臧[33]。徵拜議郎，遷大醫令、京兆尹。舊都餘化[34]，詩人所詠，竝有亡新。君□□□，□⁄隆寬慄，鶉火光物[35]。隕霜剿姦，振滯起舊，存亡繼絕。恩降乾夂[36]，威肅剝巛[37]。本朝錄功，入登衛□，□⁄翼紫宮[38]。夙夜惟寅，禕隋在公[39]，有單襄穆莤謨之風[40]。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寬[41]，失順其文，舉⁄已從政者，退就勑巾[42]。永康之末，君衛孝桓。建寧初政，朝用舊臣，留拜步兵校尉。處六阼之阼[43]，維⁄時假階，將授緄職[44]。受任浹旬，庵離寤庆[45]，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詔遣使□□⁄弔賻礼[46]，百賚臨會[47]，莫不失聲。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塟。盖雅、頌興而清廟肅[48]，中庸起而[祖宗]□[49]。⁄故仲尼既歿，諸子綴論，斯干作歌，用昭于宣。詘吕旌德[50]，銘吕勒勳。於是海內門生故吏，□□□，⁄采嘉石，樹靈碑[51]。鐫茂伐[52]，祕將来[53]。其辭曰：⁄

峨峨我君，懿烈孔純[54]。高朗神武，歷世忠孝。馮隆鴻軌，不忝前人。寬猛不主，德義是經。韜綜頊□[55]，⁄溫故前呈。擥英接否[56]，踵迹晏平。初據百里，顯顯令聞[57]，濟康下民。曜武南會，邊民是鎮。惟□□□，⁄憂及退身。枲議帝室，剖苻守藩。北靖□□，有□有聲[58]。旋守中嶽，幽滯吕榮。邁種舊京，†□□□。⁄含澤戴仁，□□攸寧[59]。剋長剋君，不虞不陽[60]。維明維允，燿此聲香[61]。能悊能惠[62]，剋亮天功。入統□□，⁄赳赳光光[63]。法言稽古，道而後行。競競業業，素絲羔羊[64]。誾誾侃侃[65]，顒顒昂昂[66]。蹈規履榘[67]，金玉其相。⁄謇謇王臣，羣公憲章。樂旨君子[68]，□□无彊[69]。銘勒金石，□□□□。□問□□[70]，萬世是傳。⁄

碑石，門生平原樂陵朱登，字仲希書[71]。／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三〇頁；泰山石刻大觀卷二，六三頁；隸釋卷八；兩漢記卷一二；萃編卷一二；漢碑集釋三〇七頁；文學致釋三章，五九一頁）

注　釋

❶「本姓」之下，自隸釋以來闕二字。古墨齋金石跋卷一：「所闕二字當是「伊耆」或「伊祈」。」山東金石志作「伊耆」，泰山石刻大觀卷二作「伊氏」。

❷阿衡：依靠而取其平，商代取作官名。詩經商頌長發：「實維阿衡。」毛傳：「阿衡，伊尹也。」鄭玄箋：「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

❸土：即「土」。上闕三字山東金石志作「來自西」。

❹濡：同「濡」，這裏通「儒」。隸釋洪注：「碑以「濡」爲「儒」。」儒術，儒家的思想、學說。

❺隸釋洪注：「「履該顏原」，謂顏子、原憲也。」季由：說法不一。金石文字記：「洪氏以顏原爲顏淵、原憲。而都太僕（穆）以季由爲仲由，字季路，即是一人，與兼修之義不協。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道，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遊俠傳：「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然則季乃季次也。四人皆安貧守道之士，故並舉言之。其一字一名，亦古文之所嘗有也。」俞樓雜纂讀漢碑不同意，認爲「顏，顏淵。原，原憲。季由，仲由，字季路也。「聞斯行諸」，論語先進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此碑言安貧樂道似顏淵、原憲，而又兼修子路聞斯行諸之義也。兼修也者，承上文而言也。此古人名字互稱之例，不得釋爲仲由、季次。「聞斯行諸」與季次無涉。且仲由得稱由，季次不可稱季，但稱季，安知其爲季次乎？」

❻癘：假借爲「厲」，磨礪也。說文厂部：「厲，旱石也。」「癘」下一字泐，隸釋闕，山東金石志作「乂」。文學攷釋作「節」。土：即「士」字。「士」與「土」的區別在上下橫的長短，隸書易混。於是改由是否加點作爲區別特征，以「土」爲「土」。兩漢記錄文作「工」，校勘未及，釋曰「「土」字是「士」，非「土」也」。山東金石志作「名聞于上」，備參。

❼夷愍：夷，伯夷；愍，閔子騫。兩漢記引盧文弨「夷謂伯夷，愍謂閔子，古「閔」、「愍」通用」。伯夷以廉潔名，閔子騫以孝聞，故以夷閔稱代孝廉。貢：舉薦。此謂衡方以孝廉察舉爲郎中。

❽賨：即「寮」字，通作「僚」。兩漢記：「「賨」即「寮」字。」常伯：指侍中。尚書立政：「王左右常伯常任。」漢書谷永傳：「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顏師古注：「常伯，侍中也。伯，長也。使長事者也。」後漢書楊賜傳：「欒松處常伯。」松時爲侍中。

❾「考」字，兩漢記作「老」，誤。𤸬：即「盧」字。癘：即「鴈」字，通作「雁」。隸釋洪注：「「盧江」、「鴈門」皆從「疒」。」

❿「守」下泐三字，隸釋、萃編均闕，山東金石志作「世篤忠」，文學攷釋作「奕世克」，泰山石刻大觀作「聿追來」，不能定。

⓫「文塞」，秦漢碑述作「父塞」，誤。文塞，即文思。漢隸拾遺衛尉卿衡方碑：「古文尚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今文思作塞。後漢書和熹鄧后紀注、第五倫傳注、陳寵傳注，並引尚書考靈燿云「堯文塞晏晏」，魏受禪碑亦云「九德既該，欽明文塞」。又郅壽傳注引鄭注考靈燿云：道德

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緯書皆用今文，故「文思」作「文塞」。漢碑亦多用今文，故與緯書同也。」

⑫ 敦庬：篤厚，富足。尚書舜典：「惇德允元。」孔傳：「敦，厚也。元，善之長。」陸德明釋文：「惇，音敦。」左傳成公十六年：「民生敦庬。」杜預注：「敦，厚也。庬，大也。」國語周語上：「敦庬純固。」庬，漢碑集釋、文學攷釋作「龐」，非。

⑬ 欽明：敬肅明察。尚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孔傳：「欽，敬也。」陸德明釋文引馬融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

⑭ 躭：同「耽」，樂也。詩經衛風氓：「士之耽兮。」毛傳：「耽，樂也。」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說禮樂而敦詩書。」碑取其義。「秋」上闕三字，山東金石志作「研通春」。

⑮ 「仕」，山東金石志作「試」，誤。即丘：地名，漢爲諸侯國。後漢書郡國志：「即丘，侯國，故屬東海，春秋曰祝丘。」據百官志，「侯國，置相一人。」膠東：本侯國，東漢時已爲縣，屬北海國。

⑯ 羃：「導」的俗字。尹鐸：人名。韓非子十過：「張孟談曰：「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鄣：通「障」。釋名釋宮室：「障，衛也。」保鄣，保衛，障蔽。二城：指上文之即丘、膠東。

⑰ 斑敘：即班敘，是「登班敘優」的省縮。張壽殘碑作「登斑敘優」。下二字闕，山東金石志作「人紀」。

⑱ 「本」上一字泐，當是「竱」字，義爲等，齊。國語齊語：「竱本肇末。」韋昭注：「竱，等也。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也。」說文立部：「竱，等也。」段玉裁注：「等者，齊簡也。故凡齊皆曰等。」廣雅釋詁四：「竱，齊也。」山東金石志作「肇」，義亦通，備參。

⑲ 郄：同「郵」。郵置，文學攷釋作「置郵」，誤倒。此句謂德化流行，比置郵傳命還快。語出孟子公孫丑上：「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⑳ 南仲：周文王時武臣。邵甬：召穆公，名虎，周宣王時賢臣。詩經大雅常武：「王命卿士，南仲大祖。」毛傳：「王命南仲於大祖。」鄭玄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文學攷釋作「郡府」，誤。翼軫：楚地的分野。漢書地理志：「楚地，翼軫之分壄也。」

㉑ 壄：「壄」的省筆俗字。金石文字辨異引：「壄，即「壄」。」

㉒ 背：通「邶」，本又作「鄁」，漢碑用今文經。廣韻隊韻「邶」同「鄁」。潛研堂跋尾卷一：「陸德明釋文：「邶，本又作鄁。」顏師古注漢書亦云。然碑蓋從「鄁」而省其邑也。」詩經邶風凱風：「凱風自南。」毛傳：「南風謂之凱風。」鄭玄箋：「以凱風喻寬仁之母。」

㉓ 蓼儀：即蓼莪。詩經小雅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金石錄跋：「以「蓼莪」爲「蓼儀」，他漢碑多如此。」如梁相孔耽神祠碑：「惟蓼儀以愴恨。」平都相蔣君碑：「感慕詩人，蓼蓼者儀。」又作「義」，如魯峻碑：「悲蓼義之不報。」

㉔ 凷：同「塊」。說文土部：「塊，俗「凷」从土、鬼。」說文繫傳：「塊，凷或从鬼。」儀禮喪服傳：「居倚廬，寢苫枕塊。」陸德明釋文：「塊，本又作「凷」。」又，「既虞，翦屏柱楣」。鄭玄注：「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又，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玄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寢闇」即喪服傳之「居倚廬」。

㉕ 「仍」下一字隸釋闕。兩漢記：「「苫凷仍」下是「留」字。」萃編作「留」。文學攷釋作「復」，泰山石刻大觀作「自」，不取。倍：通「背」，去也。隸釋洪注：「「倍」爲「背」。」

㉖ 礼：隸釋作「扎」，兩漢記取之。萃編作「禮」，爲「礼」之繁體。今取後者。祥：古祭祀名，分大小祥。自祔以後至十三月爲小祥祭，二十五月爲大祥祭。參儀禮士虞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下孔穎達疏。

㉗ 恢：擴大，弘揚。左傳襄公四年載：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魏絳陳述和戎有五利。晉侯悅，使絳盟諸戎。事又見史記晉世家。

㉘ 戢：收聚，收藏。說文戈部：「戢，藏兵也。」詩經周頌時邁：「載戢干戈。」毛傳：「戢，聚也。」土：應是「士」字。佚：快樂。廣雅釋詁：「佚，樂也。」漢書李廣傳：「而其士亦佚樂。」顏師古注：「佚，與「逸」同。逸樂，謂閑豫也。」

㉙ 「靜」上一字自隸釋以來便闕。山東金石志作「安」，文學攷釋作「寧」，當是以義補之。

㉚ 茅茹：茅根牽連貌。比喻同類事物互相牽引。易泰卦：「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王弼注：「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牽引之貌也。」

㉛ 祅：同「妖」。說文示部：「祅，地反物爲祅也。」字亦作「訞」。石門頌：「稼苗夭殘。」夭，加偏旁作「祅」。漢書文帝紀：「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顏師古注：「「訞」與「妖」同。」金石文字辨異元則謂「祅，即「謏」」。謏，詐僞之言，備參。淡：隸釋洪注：「「淡」爲「痰」。」金石文字辨異覃取之。漢碑集釋以爲是「餤」的假借，義爲進入。詩經小雅巧言：「亂是用餤。」毛傳：「餤，進也。」前說有據，王右軍初月帖有「淡悶干嘔」。

㉜ 山東金石志「狂」下有「疾」字。

㉝ 臧：通「藏」。漢碑集釋徑作「藏」，失原貌。論語述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㉞ 「舊都餘化」，山東金石志作「□郡歸化」，不取。「餘」字清楚。

㉟ 鶉火：謂九月、十月之時。左傳僖公五年：「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孔穎達疏：「南方七宿，皆爲朱鳥之宿。其鳥西首東尾，故未爲鶉首，午爲鶉火，巳爲鶉尾。」寬：即「寬」字，下同。語出尚書舜典：「直而溫，寬而栗。」潛研堂跋尾：「碑又以「寬慄」爲「寬栗」。」

㊱ 降：當是「隆」字，二字形近相混。「恩隆」與「威肅」對舉。太：即「太」字。隸釋洪注：「太，即「太」字。」通作「泰」。乾太，謂乾卦、泰卦。乾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故稱「恩隆」。

㊲ 巛：即「坤」字。剝、坤爲易經二卦名。剝彖：「剝，剝也，柔變剛也。」又，坤文言：「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故稱「威肅」。

㊳ 隸釋洪注：「「衛」下缺文，必「尉」字也。」所闕二字，山東金石志作「尉輔」，文學攷釋作「尉贊」。

㊴ 寅：敬也。尚書舜典：「夙夜惟寅。」孔傳：「言早夜敬思其職。」褘隋：同「委蛇」、「委隨」，仁厚敦順之貌。詩經召南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傳：「委蛇，行可從迹也。」鄭玄箋：「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爾雅釋訓：「委委佗佗。」陸德明釋文引舍人作「禕禕它它」。說文：「委，委隨也。」隸釋洪注：「褘隋，即委蛇，出韓詩內傳。」

㊵ 萁：同「箕」，「典」的加形字。說文丌部：「古文典，从竹。」單襄穆：指單襄公、單穆公，均周之卿士。碑用以比譬衡方有古大臣之風。

㊶ 寬：同「寬」。隸釋闕。兩漢記：「「君務在」下是「寬」字。」山東金石志作「寡」，文學攷釋亦作「寡」，又讀「退」爲「還」，並誤。因文字誤讀，又標點爲：「君務在寡失，順其文舉。已從政者，還就勑巾。」使得文不成句。平津讀碑記卷一：「招先逸民，務在寬佚。」脫「君」字，又讀「失」爲「佚」，導致斷句亦誤。

㊷ 「巾」上一字是「勑」，萃編作「㓞」，非。隸釋作「勑」，是也。俞樾讀書遺錄漢碑：「書曰：「敬敷五教在寬。」此「在寬」之義也。蓋是時詔選賢良，意在舉逸民，而衡君所舉爲已從政者，不稱詔旨，故曰「君務在寬，失順其文」，而誤舉已仕之人也。衡君蓋即坐是免官，故曰「退就□巾」。即返初服之義。「巾」上一字，左旁稍泐，盧氏以爲「勑」字，恐未必然也。衡君先時已官衛尉，而其後乃拜步兵校尉，秩反卑，洪氏以爲左遷，不知中間蓋嘗免官，故其下曰「建寧初政，朝用舊臣，留拜步兵校

尉」，其因新政而起廢明矣。』平津讀碑記卷一作『紒巾』，謂『陳寔傳「飾巾待終」，趙咨傳「使飾巾出入」，李賢注「以幅巾爲首飾，不加冠冕」』。

(43) 帀：同『師』。帀：疑是『帥』字之訛。參漢碑集釋。

(44) 『授』，文學攷釋作『援』，誤。緄：同『衮』，漢碑多作『緄』，如魯峻碑『當□緄職』，高頤碑『當登緄職』，樊敏碑『當窮臺緄』，皆是。隸釋洪注：『「緄」爲「衮」。』

(45) 庵：通『奄』，突然。隸釋洪注：『「庵」，爲「奄」。』金石存：『以「庵」作「奄」。』離：通『罹』，遭受。方言七：『羅謂之離。』羅，亦通『罹』。文選張衡思玄賦：『循法度而離殃。』李善注：『離，遭也。』寑：即『寢』字。說文宀部：『寑，卧也。』又，㝱部：『𥧰，病卧也。』段玉裁注：『寑者，卧也。𥧰者，病卧也。此二字之别。今字槩作寢矣。』由於二字相混作『寢』，故有病卧之義。

(46) 『使』下闕二字，山東金石志作『臣入』。弔：同『吊』。賻：以財助喪。

(47) 寮：同『寮』，通作『僚』。文學攷釋作『寮』，誤。百僚，百官。詩經大雅板：『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毛傳：『寮，官也。』

(48) 清廟：古代帝王的宗廟。詩經周頌清廟序鄭玄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也。』詩中有『於穆清廟，肅雍顯相』之句，碑文本此。秦漢碑述作『宗廟』，誤。

(49) 『宗』下一字泐，隸釋闕。山東金石志作『嚴』，文學攷釋作『格』。

(50) 諠：同『諡』。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諠，即「謚」字。』潛研堂跋尾：『「諠」爲「謚」。』婁壽墓碑：『乃相與論惠處諠。』用法同。

(51) 『故吏』下三字泐，隸釋以來各家均闕。文學攷釋作『陟名山』，大抵亦是據文義推測而補之。泰山石刻大觀作『相與□』，備參。

(52) 伐：功。茂伐，大功。

(53) 祕：通『毖』，告也。漢隸拾遺：『祕，告也。言刻石紀功以告來世。廣韻曰：「毖，告也。」酒誥曰：「厥誥毖庶邦庶士。」言誥告庶邦庶士也。又曰：「女典聽朕毖。」言女常聽朕告也。車騎將軍馮緄碑曰：「刊石表績，以毖來世。」此碑曰：「鐫茂伐，祕將來。」祕與毖古字通。』

(54) 懿：同『懿』。懿烈，美善的功業。

(55) 頊：同『頭』。

(56) 擥：同『擥』。說文手部：『擥，撮持也。』漢書陳湯傳：『擥城郭之兵。』顏師古注：『擥，總持也。』兩漢記：『「擥」，即「攬」字。』文學攷釋作『槛』，誤。

(57) 令聞：美名。詩經大雅假樂：『顯顯令德。』碑僅改一字。

(58) 『有』上一字泐，隸釋闕，山東金石志作『都』；下一字泐，隸釋闕，文學攷釋作『問』。

(59) 『攸寧』，秦漢碑述作『休寧』，誤。『攸寧』上隸釋認爲『缺六字』，不可信。核原拓，實闕二字。

(60) 剋：用同『克』。潛研堂跋尾：『剋，即「克」字。』說文作『勀』。詩經大雅皇矣作『克長克君』。虞：通『吳』，大聲。陽：通『揚』。釋名釋天：『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詩經魯頌泮水：『不吳不陽。』潛研堂跋尾：『「不虞不陽」，即「不吳不揚」之别，古人「吳」、「虞」多通用。泰伯弟仲雍，以居吳稱吳仲雍，而左氏傳、論語皆作虞仲，是其證也。說文：「吳，姓也，亦郡也。一曰，吳，大言也。」是吳敖之吳與吳越之吳無别體矣。陸德明謂「吳」，說文作「吴」。又引何承天從口下大之說，毋乃誤讀說文乎？孔氏詩正義謂鄭讀不吴爲不娱。人自娱樂，必歡嘩爲聲。今此碑作「虞」，「虞」、「娱」亦通用字也。』

(61) 『明』字，萃編闕。『此』字，山東金石志闕。馨香：即『馨香』。潛研堂跋尾：『「馨香」爲「馨香」。』金石文字辨異青：『聲，即「馨」字。』

(62) 悊：同『哲』，智。說文心部：『悊，敬也。』又，口部：『哲，知也。悊，哲或从心。』尚書臯陶謨：『能哲而惠。』

(63) 光光：通『洸洸』，與『赳赳』同義，威武貌。詩經周南兔罝：『赳赳武

夫。」毛傳：「赳赳，武貌。」又，大雅江漢：「武夫洸洸。」毛傳：「洸洸，武貌。」

64 詩經召南羔羊序：「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詩句有「羔羊之皮，素絲五紽」。

65 誾誾：溫和貌。侃侃：剛直貌。說文：「侃，剛直也。」又，「誾，和悅而諍也」。論語鄉黨：「侃侃如也，誾誾如也。」

66 顒顒昂昂：語出詩經大雅卷阿：「顒顒卬卬。」毛傳：「顒顒，溫貌。卬卬，盛貌。」卬卬，即「昂昂」。秦漢碑述作「昴昴」，誤。

67 「蹈」，隸釋作「何」，山東金石志、泰山石刻大觀均取之，非。文中「蹈」與「履」對舉，義同。萃編作「蹈」，可信。

68 旨：與「只」通用。詩經小雅南山有臺：「樂只君子。」左傳襄公十一年引作「旨」。襄公二十四年、昭公十三年則引作「只」。

69 彊：通「疆」。禮記中庸：「悠久無疆。」漢碑集釋作「疆」，非原貌。隸釋、萃編均作「彊」。

70 此句隸釋、萃編僅存「問」字，餘闕。山東金石志「問」上有「令」字。文學攷釋作「令問令望」，據文義，或然。

71 「碑」，隸釋闕。「門生」以下文字爲雙行小字。「仲」下萃編闕二字，拓本實依稀可辨。

〇一〇一 楊著墓碑

東漢建寧元年（公元一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碑在河南省陝州(今河南省三門峽市),久佚,宋歐陽修、趙明誠均已著錄,隸釋錄全文。無原石拓本傳世,僅有翻刻。拓片碑身高一八一厘米,寬八五厘米,隸書。額高四七厘米,寬二〇厘米,陽文篆書,題「漢故高陽令楊君之碑」。

碑　文

[楊君諱著,字]□□。□□□之情,窮七道之奥❶。□綜書藉,□□□賢❷。仕郡,歷/五官掾功曹,司隸從事,仍辟大尉,遷定潁侯相❸。特以儒學,詔書勑留,定經/東觀。順玄丠之指❹,蠲歷旾之疑❺。天子異焉,擢拜議郎❻,遷高陽令❼。德以柔民,/刑以威姦。是以勠庶悉若冬日❽,畏如龝旻❾。恩洽化舍,未㚖有成❿。頎甫班䨣⓫,/方授银苻。聞母氏疾病,孝烝內發。醳榮投黻⓬,步出城寺。衣不暇綿,車不俟/駕。載馳□□,躬親嘗禱⓭。追遂曾参⓮,繼迹樂正。百行之主,於斯爲盛。復辟司/徒,舉治劇,拜思善侯相⓯。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位淹/名顯,敷聞于下⓰。宜斡帝室,作國輔臣。上天不惠,不我慭遺⓱,年五十/有三,□□□年十月廿八日壬寅卒⓲。凡百隕涕,縉紳慛傷⓳。門徒小子,喪茲/師范⓴。悲將焉告,卬叫穹倉㉑。感三成之義㉒,惟銘勒之制。皆所已紀盛德㉓,傳無/窮者也。若茲不刊,後哲曷聞?故樹斯石,以昭厥勳。其辭曰:/玄乾鐘德㉔,于我楊君。其德伊何,如玉如瑩。烝烝其孝㉕,恂恂其仁㉖。躬尚節儉,/□□□□。□□□□,□□□文。緦紀典謩㉗,□□□□。/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三二頁;隸釋卷一一;兩漢記卷一七;萃編卷一二)

注　釋

❶ 七道:指七經。東漢七經包括易、書、詩、儀禮、春秋、公羊、論語。

❷ 兩漢記:「[□賢]上徵辨,似是「親」字。」

❸ 侯相:諸侯國之相。漢代官制,王國之相,秩二千石;侯國之相,與令長相當。

❹ 丠:同「丘」。玄丘,謂孔子,又稱「玄聖」。文選班固典引:「故先命玄聖。」李善注引春秋演孔圖:「玄丘制命,帝卯行也。」指:通「旨」。

❺ 蠲:去除。據碑文,楊著受詔定經在蔡邕、堂溪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之前,可補史闕。

❻ 拝:同「拜」,授予官職。下同。隸釋洪注:「[拝],即「拜」字。」

❼ 碑文首行闕十一字,碑中别處也不出名字。攷楊震碑,震次子讓,讓子著,爲高陽令,則知此爲楊著碑。

❽ 勠:同「黎」,黎庶,百姓。悉:即「愛」字。「若」,文學攷釋作「如」,誤。愛若冬日,冬天太陽温暖,比喻行政温和,仁愛慈惠。語出左傳文公七年:「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注:「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❾ 龝:同「秋」。隸釋洪注:「[龝]即「秋」字。」秋天肅殺,故可畏。南朝齊王儉褚淵碑文:「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取義相似。

❿ 㚖:同「基」,假借爲「朞」,一週年。隸釋洪注:「碑以「未㚖」爲

「未善」。」

⑪「頎」，文學攷釋作「欣」，誤。頎甫，即「圻父」，亦作「祈父」，古代官名，掌封圻兵甲之職。詩經小雅祈父：「祈父，予王之爪牙。」毛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玄箋：「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隸釋洪注：「詩以「圻父」作「祈父」，此云「頎甫」，蓋又借用。」

⑫醳桊投戲：謂辭官。醳，通「釋」，放置，舍棄。戲，通「紱」。隸釋洪注：「「醳桊投戲」爲「釋桊投紱」。」

⑬「載馳」下二字泐，隸釋、萃編闕，文學攷釋作「夜歸」，備參。

⑭遐：「蹑」的異體字。隸釋洪注：「「遐」即「蹑」字。」追蹑，謂追隨，倣法。

⑮萃編於「舉」下闕三字，其實無字，乃是碑穿。又，楊著曾拜思善侯相，類卻題「高陽令」。隸釋以小國大縣解之。萃編不同意，認爲是「聞拜之後即以兄憂去官，故仍稱前職」。

⑯數：同「數」，布。「數」上萃編闕三字，實無字，乃碑穿。

⑰慭：同「慭」。漢碑全集作「愍」，大誤。隸釋洪注：「「慭」，「慭」字。」慭遺，遺留。

⑱隸釋「年」上注「缺三字」，漢隸字源：「碑又無年號。其中云：遭從兄沛相憂去官，繼之以不恵，慭遺之語，沛相以建寧元年卒，考之長厤，必建寧元年也。」兩漢記：「「建寧元」，此三字尚可辨，在「年」字上，洪氏所闕也。」翻刻本「年」上有「二」字，兩漢記謂大内本「年」上有「建寧三」。攷建寧二年十月廿八日是丙申，三年十月廿八日非庚寅即辛卯，與「壬寅」不合，均翻刻增入，不足信。

⑲惟傷：悲傷。惟，萃編作「倠」，非。

⑳隸釋洪注：「「師范」爲「師範」。」學習的楷範。

㉑卬：「仰」的古字。穹倉：本作「穹蒼」，蒼天。隸釋洪注：「「穹倉」爲「穹蒼」。」

㉒三成：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謂之三成。隸釋洪注：「晉宣溫萬譙秀表云：「敎再三之節。」李善引國語欒共子之言曰：人生於三，事之如一。謂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也。」

㉓所已：即「所以」。「已」，古常與「以」通用。金石文字辨異紙：「字原云：「以「已」爲「以」。」案，以、已古或通用。」

㉔玄乾：蒼天。鍾德：累聚仁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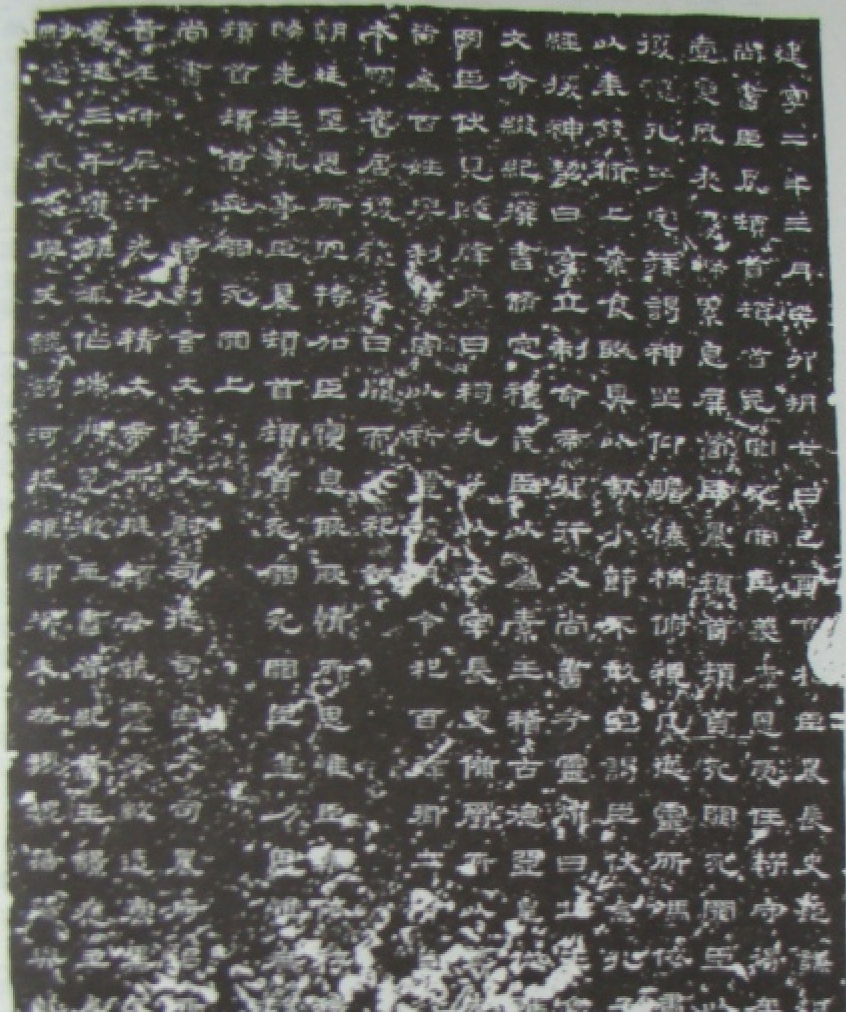
㉕烝烝：孝德厚美。尚書堯典：「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王引之述聞：「謂之烝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此回應上文「聞母氏疾病，孝烝內發」。

㉖恂恂：溫順恭謹之貌。論語鄉黨：「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注引王肅：「恂恂，溫恭之貌。」

㉗謩：同「謨」。典謨，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臯陶謨等篇，書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因以指經典，法則。

〇一〇二　史晨前碑

東漢建寧二年（公元一六九年）三月七日



碑原在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下，一九七八年移置孔廟東廡。諸家著錄標題不同，集古錄作魯相晨孔子廟碑，金石錄作漢孔子廟置卒史碑，隸釋作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兩漢記作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拓片高一六九厘米，寬八二厘米，隸書，無額。此碑下一層字嵌置趺眼，舊拓均闕。清乾隆年間，何夢華將趺眼有字處鑿開，從此全文復顯。碑陰刻史晨後碑，與乙瑛碑合觀，可具見漢代郡國奏記公府之文體。

碑　文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1]，得在奎婁，周孔舊寓[2]。不能闡弘德政，恢崇/壹變[3]。夙夜憂怖，累息屏營[4]，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畔宮[5]，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坐，仰瞻榱桷，俯視几筵[6]，靈所馮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7]，臣即自/以奉錢[8]，脩上案食醱具[9]，以敘小節，不敢空謁。

臣伏念孔子，乾巛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10]，故孝/經援神挈曰：『玄丘制命帝卯行[11]。』又尚書考靈燿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12]。』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脩定禮義[13]。臣以爲素王稽古[14]，德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15]，四時来祭，畢，即歸/國。臣伏見臨辟雍日，祠孔子以大牢[16]，長史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爲社，立稷而祀[17]，/皆爲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18]。矧乃孔子，玄德煥炳，光于上下[19]。而/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煙祀，餘[胙]/賜先生執事[20]。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庶政，敕稱爲效[21]，增異輒上。臣晨誠惶誠[恐][22]，/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

昔在仲尼，汁光之精[23]，大帝所挺，顏母毓靈。承敝遭衰，黑不代倉[24]，□深應聘[25]，嘆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韻應[26]。主爲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27]。鉤河擿雒[28]，却揆未然[29]。魏魏蕩蕩，與乾比崇[30]。/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三五頁；隸釋卷一；金薤琳琅卷三；兩漢記卷六；萃編卷一三；漢碑集釋三二四頁）

注　釋

[1] 厚：同「厚」。符：本作「符」，隸變作「苻」。說文竹部：「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从竹，付聲。」符守，指擔任魯相。

[2] 奎婁：分野屬徐州。漢書天文志：「奎婁胃徐州。」又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壄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

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寓：說文籀文「宇」字，謂「屋邊也。易曰：上棟下宇」。文選東京賦：「威振八寓。」李善注：「寓，八方區宇也。」金石文字辨異麌：「寓，即「宇」字。」

❸「德政」，秦漢碑述作「得政」，非。恢崇：謂發揚光大。壹變：謂正道。論語雍也：「魯一變，至於道。」史晨爲魯相，故用其典。

❹悑：同「怖」，憂怖，擔憂害怕。隸釋洪注：「悑，即「怖」字。」屏營：惶恐。廣雅釋訓：「屏營，征伀也。」國語吳語：「屏營彷徨于山林之中。」

❺畔：通「泮」。兩漢記：「以「畔」爲「泮」。」泮宮，諸侯之學。詩經魯頌泮水：「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毛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陸德明釋文：「泮宮，諸侯之學也。」

❻榱桷：屋椽。急就篇王應麟補注引說文：「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莛：通「筵」。金石文字辨異先「莛，漢石經儀禮殘碑：「拜受爵於莛前。」案：莛，即「筵」。漢碑从竹之字與艸無別」。

❼公出：公家提供。脯：乾肉條。說文肉部：「脯，乾肉也，从肉甫聲。」祠：祭祀。說文示部：「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从示，司聲。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及皮幣。」爾雅釋詁：「祠，祭也。」

❽奉：通「俸」。廣雅釋詁四：「奉，祿也。」周禮天官大宰「四曰祿位」下鄭玄注：「祿，若今月奉也。」陸德明釋文：「奉，本或作俸。」

❾醊：灑酒於地，表示祭奠。字又作「餟」。說文食部：「餟，祭酹也。」連續祭祀也稱醊。廣韻薛韻：「醊，連祭也。」

❿此爲漢今文家說。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疏：「必知孔子制春秋以授漢者，案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丘攬史記，援引古圖，推其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丘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必告示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數文言之，春秋爲漢制明矣。」

⓫丠：即「丘」。玄丠，玄聖，指孔子。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春秋演孔圖：「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帝卯：即卯金，漢帝劉姓，拆劉字爲卯金刀，故稱。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尚書考靈耀：「卯金出軫，握命孔符。」注：「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書，劉所握，天命孔子製圖書。」文選班固典引注引春秋演孔圖：「玄丘制命帝卯行也。」與援神契同。搜神記卷八：「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火耀興，玄丘制命帝卯金。」末句與援神契同，只是「金」與「行」不同。挈：通「契」。隸釋洪注：「挈，即「契」字。」

⓬倉：字又作「蒼」。初學記帝王部引春秋元命苞：「姬昌蒼帝之精。」宋均注：「蒼帝靈威仰。」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春秋文耀鉤：「庶人爭權，赤帝之精。」注：「庶人，項羽、劉季者也。爭權，並欲起也。」開元占經獸咎征引春秋合誠圖：「倉帝將亡，則麒麟見純。」初學記獸部麟引春秋演孔圖：「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公羊傳隱公元年疏引春秋說：「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又，哀公十四年「涕沾袍」下何休解詁：「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漢書律曆志：「漢高祖皇帝著紀，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麟爲木精，薪采火象，麟爲薪采所執，故知赤受命，倉失權。孔子生於周末，觸期運之至，稽衡度之精，故感獲麟，作春秋，爲漢制法。

⓭文命：文德之命。尚書大禹謨：「文命敷于四海。」孔傳：「言其外布文德教命。」義：古「儀」字。

⓮素王：有數說。上古聖王。史記殷本紀載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司馬貞索隱：「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或指空王，具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帝王之位者。莊子天道：「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郭象注：「有其道爲天下所

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後來特指孔子。論衡定賢：「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文選幽通賦：「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於異代」注引春秋緯：「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董仲舒對策：「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稽古：攷古聖之道。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孔傳：「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⑮ 褒成：褒成侯。後漢書孔昱傳：「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李賢注：「前書孔霸，字次儒，即安國孫。世習尚書，宣帝時爲大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薨，謚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據孔僖傳，和帝永元四年，褒成侯損徙封褒亭侯，子孫相傳，迄於漢末。

⑯ 辟：同「璧」，這裏通「壁」。牢：同「牢」。三牲備爲一牢。即牛一、羊一、豕一。

⑰ 稷：「稷」的訛混字。史晨後碑「社稷品制」，張遷碑「非社稷之重」，均作「稷」。兩漢記：「以「稷」爲「稷」。」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孔穎達疏：「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播五穀之功，配稷祀之。」白虎通社稷：「土地廣博，不可遍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

⑱ 卿士：即「卿士」。禮記月令：仲夏之月，「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玄注：「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

⑲ 玄德：玄聖之德。孔子玄聖，故稱玄德。煥炳：光輝燦爛貌。尚書序正義引尚書璿璣鈐：「帝嚳以上，樸略難傳，唐虞以來，煥炳可法。」

⑳ 煙：通「禋」。隸釋洪注：「「煙」爲「禋」。」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玄注：「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餘」下一字隸釋、金薤琳琅闕，闕里志、萃編作「胙」，是也。史晨後碑有「餘胙賦賜」。

㉑ 欶：即「報」字。右旁從「欠」，乃隸變所致。兩漢記：「以「欶」爲「報」。」

㉒ 「誠」下一字萃編作「恐」，是也。

㉓ 汁：常作「叶」、「協」。隸釋洪注：「「汁」爲「叶」。」方言：「協，汁也。」金薤琳琅作「叶」，失原貌。禮記月令：「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鄭玄注：「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陸德明釋文：「叶，本又作汁，音協。」萃編似作「斗」，非。汁光之精，即黑帝汁光紀之精。周禮天官冢宰掌次：「朝日祀五帝。」鄭玄注：「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賈公彥疏：「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者，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若，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並依文耀鉤所說。」赤熛若，一作「赤熛怒」。

㉔ 倉：通「蒼」。隸釋洪注：「「倉」爲「蒼」。」黑不代倉，黑綠不代蒼黃，言孔子黑龍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蒼。禮記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孔穎達疏：「師說引河圖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公羊傳宣公三年：「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解詁：「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徐彥疏：「此五帝者，即靈威仰之屬。言在太微宮內，迭王天下。即感精符云：蒼帝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也，彼注云：堯，翼之星精，在南方，其色赤。滅翼者斗，注云：舜，斗之星精，在中央，其色黃。滅斗者參，注云：禹，參之星精，在西方，其色白。滅參者虛，注云：湯，虛之星精，在北方，其色黑。滅虛者房，注云：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其色青。五星之謀，是其義。」阮元校勘記：「謀，當「精」字之誤。」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慶雲應輝，皇階授木」下注引春秋保乾圖：「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曆運，爲周木德所授也。」禮記中庸：「故大德者，必受命。」孔穎達正義：「故大德必得其位者，以其德大能覆養天下，故必得其位。如孔子有大德，而無

其位，以不應圖錄，雖有大德而無其位也。」

㉕ 泒：同「流」。「流」上一字隸釋闕，山東金石志作「周」，闕里志改「周」爲「轍」，萃編作「轍」。論語微子：「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何晏注：「孔曰：滔滔，周流之貌。」作「周」或然。

㉖ 𩐨：同「響」。隸釋洪注：「𩐨，古『響』字。」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解詁：「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趍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水經注泗水：「春秋演孔圖曰：烏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即子貢廬墓處也。」「玉」，文學效釋十章錄文作「龍」，非。

㉗ 天談：奉天命而談。謂聖人製作，是上奉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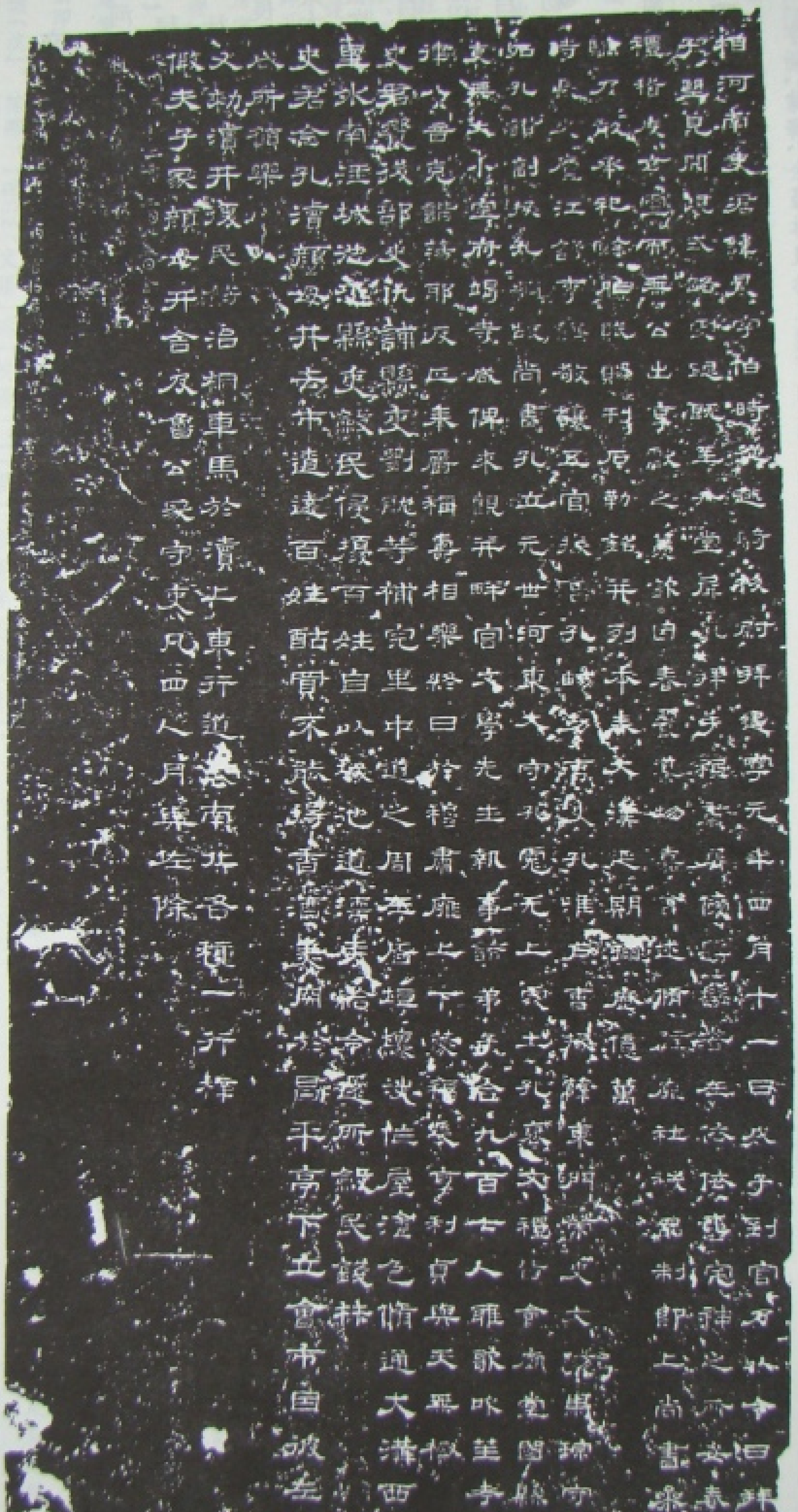
㉘ 鈎：鈎稽玄理。擿：同「摘」，指發大義。隸釋洪注：「漢末專尚讖緯，乃以鈎河擿雒而頌尼父，鄙哉！」金薤琳琅徑作「摘」，非。

㉙ 却：同「卻」，退也。揆：測度。爾雅釋言：「揆，度也。」公羊傳哀公十四年何休解詁：「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

㉚ 乾：天。與乾比崇，謂與天比高。

○一○三　史晨後碑

東漢建寧二年（公元一六九年）三月



碑原在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之東，前碑東向，後碑西向，一九七八年移置孔廟東廡。隸釋：『前碑載奏請之章，此碑敍饗禮之盛。』碑之下一字皆深入於趺嵌槽內寸許，舊拓本均少一字，清乾隆四十二年舉起重拓，始得完本。拓片高一六八厘米，寬八一厘米，無額，隸書。後有周天授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馬元貞題名四行。

碑　文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謁［孔／子］，望見闕觀，式路雯跽❶。既至，升堂屏氣，拜手祗肅❷，屑僾髣髴若在❸。依依舊宅，神之所安。春秋復／禮，稽度玄雲❹，而無公出享獻之薦❺。欽囯春饗，導物嘉會❻。述脩壁廱，社稷品制❼。卽上尚書，參以苻／驗。乃敢承祀，餘胙賦賜。刊石勒銘❽，并列本奏。大漢延期，彌歷億萬。／

時長史廬江舒李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暘❾，功曹史孔淮，戶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琮，守廟百／石孔讚❿，副掾孔綱，故尚書孔立元世，河東大守孔彪元上，處士孔褒文禮，皆會廟堂，國縣員宂／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來觀。并畔宮文學先生⓫，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諧⓬，蕩邪反匹⓭，奉爵稱壽，相樂終日。於穆肅廱，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

史君饗後，部史仇誧，縣吏劉耽等，補完里中道之周左廧垣壞決⓮，作屋塗色，脩通大溝，西涂／里外⓯，南注城池。恐縣吏斂民，侵擾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麦⓰，給令還所斂民錢枺⓱。／

史君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遼遠⓲，百姓酤買，不能得香酒美宍⓳，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囙彼左右，／咸所願樂。／

又勑：瀆井復民餝治⓴，桐車馬於瀆上㉑。東行道，表南北，各種一行梓。／假夫子冢，顏母幵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人㉒，月與佐除㉓。／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三七頁；隸釋卷一；兩漢記卷六；萃編卷一三；漢碑集釋三三八頁）

注　釋

❶『拜』下一字泐，隸釋、金薤琳琅卷三闕。兩漢記：『其弟一行末洪所闕者，今微露左半「言」字，蓋「謁」字。「謁」字下尚應有一字，則是「孔」字，而原石泐闕也。』萃編作『謁』，可從。式：通『軾』。路：通『輅』。周禮典路『典路中士二人』下鄭玄注：『路，王之所乘車。』軾輅，憑靠車前橫木，正立，以示恭敬。儀禮士喪禮：『君式之。』鄭玄注：『古者立乘，式謂小俛以禮主人也。』後漢書張湛傳：『禮，下公門，軾路馬。』李賢注：『路，大也。君所居曰路寢，車曰路車，馬曰路馬。』雯：卽『虔』字。虔跽，虔敬長跪。說文足部：『跽，長跪也。』

❷拜手：古代一種跪拜禮，跪後兩手相拱，俯頭至地。尚書太甲中：『伊尹拜手稽首。』孔傳：『拜手，首至手。』祗：卽『衹』字。

❸ 僾：所見不分明。說文人部：「僾，仿佛也。詩曰：「僾而不見。」」詩經邶風靜女作「愛」，毛傳：「愛，隱也。」禮記祭義：「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陸德明釋文：「僾，音愛，微見貌。」孔穎達疏：「初入室，陰厭時，孝子當想象僾僾，仿佛見也。」

❹ 「度」，萃編作「成」，誤。雷：即「靈」字。

❺ 「公」，秦漢碑述作「功」，誤。蔍：「薦」的簡筆俗字。隸釋：「「蔍」，即「薦」字。」禮器後碑「蔍席十里」，張公神碑「歲聿再蔍」，並同。金薤琳琅闕。

❻ 渠：同「導」。嘉會：嘉美會聚。易乾卦：「亨者，嘉之會也。」孔穎達疏：「嘉，美也。言天能通暢萬物，使物嘉美之會聚，故云嘉之會也。」

❼ 脩：循也，漢魏六朝碑中二字常相混。「述」，亦「循」，同義連文。漢隸拾遺史晨饗孔廟後碑：「脩，即「循」字。說文：「述，循也。」故云「述循壁雍，社稷品制」。前碑云：「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依，亦「循」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寫者多亂之，然皆形之誤，非聲之通也。或者不察，遂謂「循」、「脩」二字古通，誤矣。顧書「循」在諄部，「脩」在尤部，尤與諄可通用乎？是碑「循」字左邊作「亻」，乃「彳」字之省。其右邊則仍是盾字，但缺末畫耳。而錄此碑者皆作「脩」，則直是「脩」字矣。」稷：「稷」的形近訛混字。

❽ 「勒銘」，秦漢碑述作「勤銘」，誤。

❾ 暘：隸變作「暢」，暢茂。說文田部：「暘，不生也。」段玉裁注：「今之暢，蓋即此字之隸變。」並認爲此字「義之相反而相生」。

❿ 文：通「汶」。隸釋：「碑以「文陽」爲「汶陽」。」「讚」，秦漢碑述作「瓚」，誤。闕里文獻考：「二十代完，襲封褒亭侯，早卒，無子，以弟讚之子羨紹封。讚，字元賓，守廟百石卒史。」獨笑齋卷四：「永興元年始置守廟百石卒史，其時首膺是選者爲孔龢；至永壽二年，韓勑碑陰題名爲孔恢，是碑則爲孔讚。」

⓫ 「畔宫」，兩漢記作「畔官」，認爲「前碑畔宫，以饗飲之地言，故字從宫。此碑畔官，以文學之職言，故字從官」。授堂金石跋一也作「畔官」，並謂「官」通「館」，「「畔官」，即文學館耳」。但復核原拓，實作「宫」。

⓬ 律：指六律。尚書舜典：「律和聲，八音克諧。」孔傳：「律，謂六律六呂。」漢書律曆志載：「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黄鍾，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又，「八音，土曰塤，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柷」。

⓭ 「蕩邪」，秦漢碑述作「蕩雅」，誤。匹：同「正」。蕩邪反正，謂蕩滌人之邪念，使其反歸正道。

⓮ 完：修繕。隸釋作「宗」，誤。左：疑是「在」字。漢隸「在」常作「左」。備參。廧：同「牆」。隸釋洪注：「廧，即「牆」字。」文學致釋十章錄文作「廣」，非。「壞」，金薤琳琅作「壤」，非。壞決，毀壞，倒塌。

⓯ 洓：與「注」並舉，即「流」字。

⓰ 灄：通「壖」。漢書食貨志：「田其宮壖地。」顔師古注：「壖，餘也。宮壖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壖地，廟緣壖地，其義皆同。」

⓱ 柎：同「材」，這裏通「財」。兩漢記：「柎，即「財」字。」金石文字辨異灰：「財、材古通用。」此謂以城池道邊之麥，償還所斂民財。

⓲ 孔瀆顔母井：尼山下之石竇，俗稱夫子洞。東爲顔母山，山前有顔母莊，俗呼母莊，古井在其地。其西有魯顔莊，俗訛爲魯源。遶：同「遶」。

⓳ 突：同「肉」，本作「宍」。隸釋洪注：「突，即「肉」字。」吳越春秋勾踐陰謀：「斷竹續竹，飛土逐宍。」

⓴ 瀆：通「竇」，指尼山下的夫子洞。復民：免除人民的賦役。餝：同

「飭」。飭治，同義連文。漢碑集釋釋義不誤，正文作「傷」，則非。易雜卦：「蠱則飭也。」孔傳：「飭，整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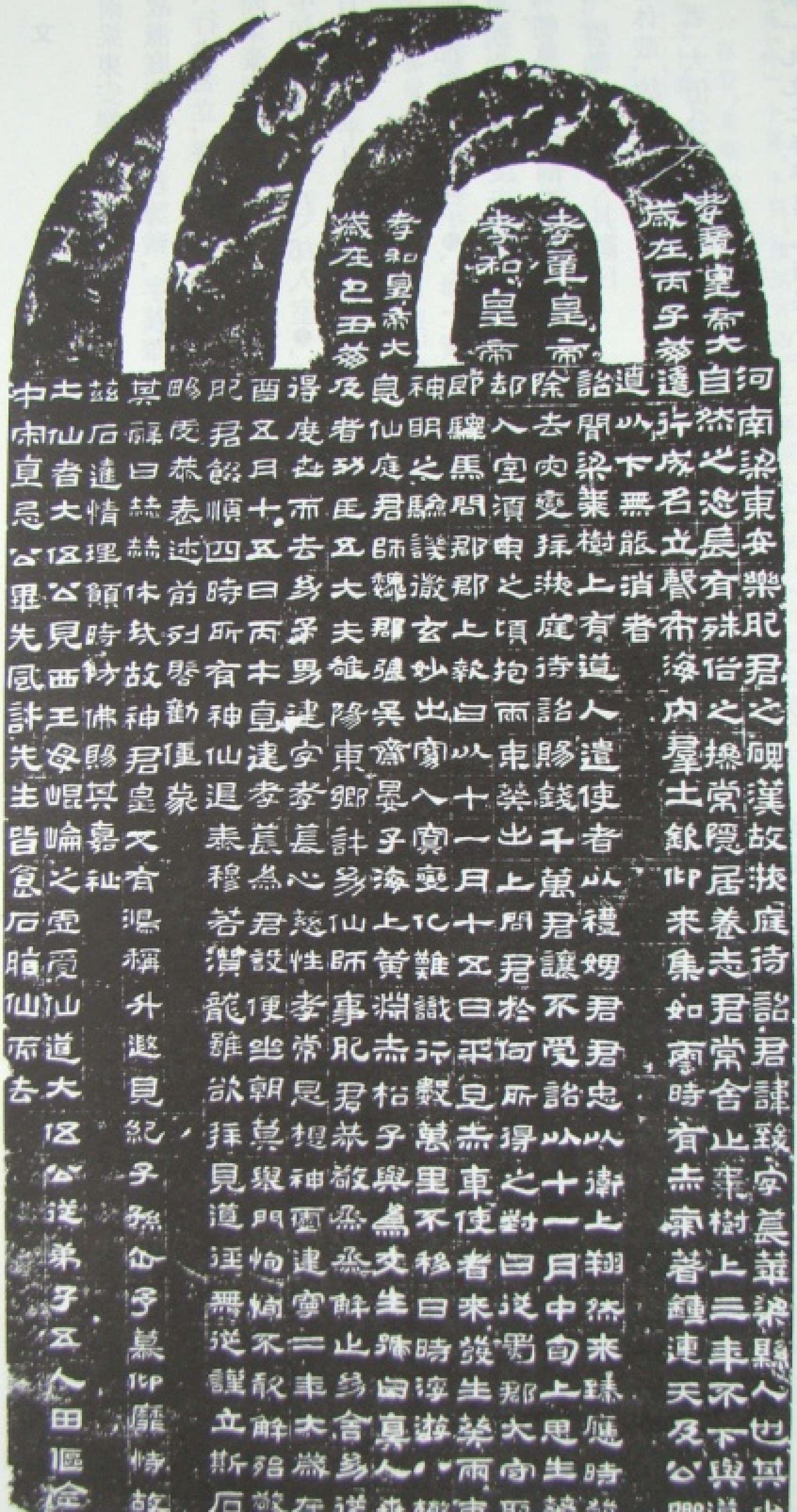
㉑ 桐：假借爲「通」。潛研堂跋尾卷一：「漢書禮樂志『桐生茂豫』，師古讀「桐」爲「通」，言草木皆通達而生。此碑云「桐車馬于瀆上」，亦以「桐」爲「通」也。」或標點爲：「又勅瀆井復民，飭治桐車馬於瀆上。」參金石文字辨異職。

㉒ 幵舍：孔子妃幵官氏之舍。兩漢記：「「幵」字上二畫不伸出，與前文「顔母井」字不同。或以爲「井」字之别體，則隸勢之變不可知耳。」獨笑齋卷四以爲即「井」字。魯公冢：即伯禽冢。平津讀碑記卷一：「魏書地形志魯有伯禽冢。續漢志補注引皇覽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内祥舍中。」」

㉓ 「月」，金薤琳琅作「缺」，非。

〇一〇四 肥致墓碑

東漢建寧二年（公元一六九年）五月十五日



一九九一年七月於河南省偃師縣城西南蔡莊鄉南蔡莊村出土，現藏偃師商城博物館。碑青石質，暈首，通高九八厘米，寬四八厘米，碑額題「孝章皇帝大歲在丙子崩（崩），孝章皇帝、孝和皇帝，孝和皇帝大歲在己丑崩」，均隸書，有縱橫淺線界格，文字保存完好。或以爲僞刻。

碑　文

河南梁東安樂肥君之碑。

漢故瀎庭待詔❶，君諱致，字萇華，梁縣人也。其少體／自然之恣❷，長有殊俗之㨯。常隱居養志。君常舍止棗樹上，三年不下，與道逍／遙❸，行成名立，聲布海內。羣士欽仰，来集如雲。時有赤氣❹，著鍾連天。及公卿百／遼以下❺，無能消者。／詔聞梁棗樹上有道人，遣使者以禮娉君。君忠以衞上，翔然来臻。應時發芺❻，／除去灾變。拜瀎庭待詔，賜錢千萬，君讓不受。詔以十一月中旬，上思生葵，君／却入室❼，須臾之頃，抱兩束葵出。上問君於何所得之，對曰：『從蜀郡大守取之。』／即驛馬問郡，郡上報曰：『以十一月十五日平旦，赤車使者来發生葵兩束。』君／神明之驗，譏徹玄妙❽，出窈入冥，變化難識。行數萬里，不移日時。浮游八極，休／息仙庭❾。

君師魏郡张吳，齋晏子❿、海上黃淵、赤松子與爲友，生號曰真人，舌無／及者。功臣五大夫雒陽東鄉許幼仙師事肥君，恭敬烝烝⓫。解止幼舍，幼從君／得度舌而去⓬。幼子男建，字孝萇，心慈性孝，常思想神靈。建寧二年，大歲在己／酉，五月十五日丙午直建，孝萇爲君設便坐⓭，朝莫舉門恂恂不敢解殆⓮，敬進／肥君餟，順四時所有。神仙退泰，穆若潛龍⓯。雖欲拜見，道徑無從。謹立斯石，以／暘受恭⓰。表述前列，啓勸偅蒙⓱。／其辭曰：

赫赫休哉，故神君皇。又有鴻稱，升遐見紀。子孫企予⓲，慕仰靡恃。故刊／茲石，達情理願⓳。時仿佛賜其嘉祉。／

土仙者，大伍公見西王母崐崘之虛，受仙道。大伍公從弟子五人，田傴、全□／中、宋直忌公、畢先風、許先生⓴，皆食石脂㉑，仙而去。／

（文物一九九二年年第九期偃師縣南蔡莊鄉漢肥致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一九九七年第四期東漢肥致碑攷釋；洛陽新獲墓誌八頁）

注　釋

❶ 瀎：同「掖」。掖庭，皇宮內官署名。「待」，洛陽新獲墓誌釋文作「侍」，非。下文「拜瀎庭待詔」之「待」亦誤作「侍」。

❷ 恣：通「資」，稟賦，指人的才質、性情等。

❸ 遙：同「遥」。逍遥，安閑自在，悠然自得。

❹ 赤：即「赤」字，下文同。赤氣，紅色的雲氣，爲祥瑞之氣。文中多此類神仙怪誕之說。

❺ 達：即「達」字，通「僚」。百僚，百官。

❻ 「發」，洛陽新獲墓誌釋文脫。芖：即「算」字。

❼ 却：同「卻」、「却」。却入，退入，謂退下來而入別室。

❽ 譏：假借爲「卟」，卜算、卜問，預測吉凶。左傳昭公十年：「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楊伯峻注：「譏，同「卟」。」說文卜部：「卟，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書云「卟疑」。」

❾ 休息：停息，居處。

❿ 齋：當作「齊」字，原刻訛混。

⓫ 烝烝：尊重孝敬之厚美。尚書堯典：「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王引之述聞：「謂之烝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

⓬ 度世：超脫塵世而爲仙。楚辭遠遊：「欲度世以忘歸兮。」洪興祖補注：「度世，猶僊去也。」

⓭ 便坐：旁側，旁室。漢書張禹傳：「禹見之於便坐。」顏師古注：「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又武帝紀：「高園便殿火。」顏注：「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也。」

⓮ 解殆：通「懈怠」，鬆懈怠慢。

⓯ 潸：應是「潛」字訛書。

⓰ 虔：「虔」的俗字。虔恭，恭謹虔誠。

⓱ 僮蒙：猶「童蒙」，蒙昧無知。

⓲ 企：同「企」。企予，踮起腳跟，佇立。詩經衛風河廣：「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鄭玄箋：「跂足則可望見之。」跂，與「企」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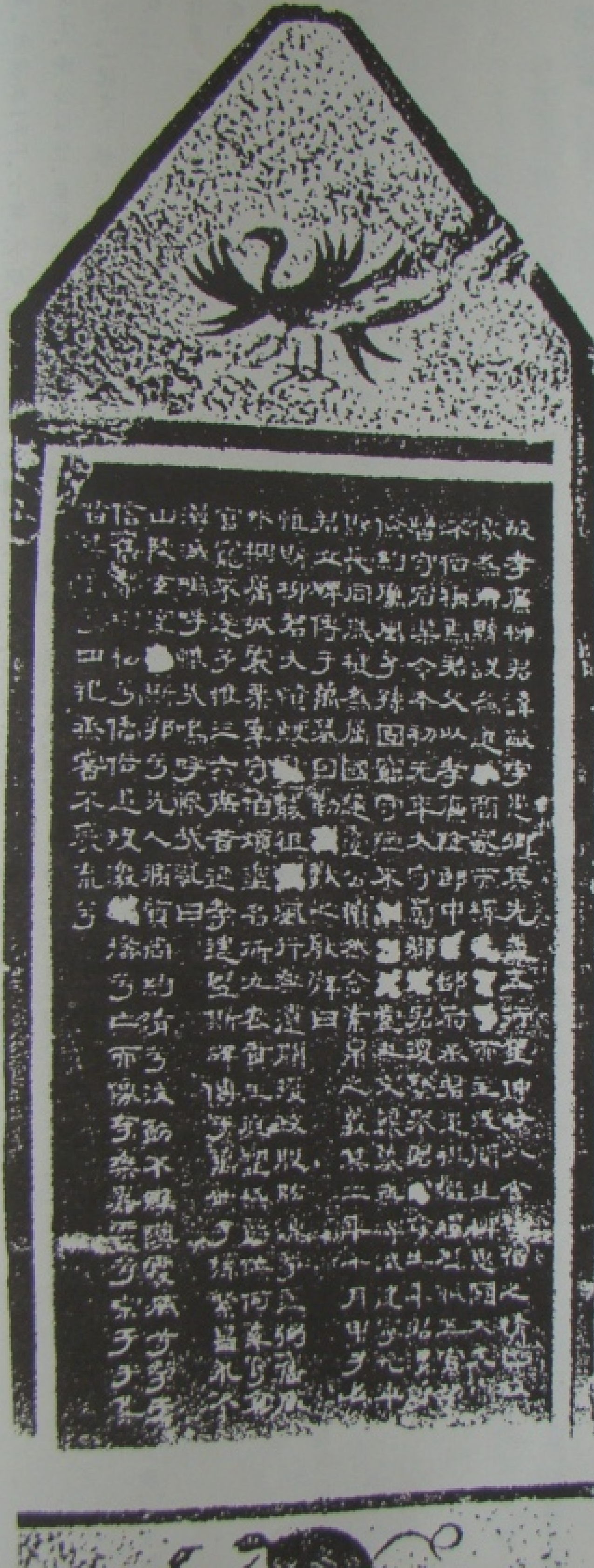
⓳ 達：當是「達」的俗字。此句原刻脫一字。

⓴ 「全」下一字上半「雨」清晰，下半泐，輪廓似「雲」字。

㉑ 石脂：一種礦物，性黏，可入藥。道家以爲食石脂可以成神仙。

〇一〇五　柳敏墓碑

東漢建寧二年（公元一六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碑石原在四川省黔江縣官廨，今屬重慶黔江市。尺寸不詳，字體隸書，字徑五厘米。圭首，無額題，額刻朱雀，座刻玄武，保存基本完好。

碑 文

故孝廉柳君，諱敏，字愚卿。其先蓋五行星仲廿八舍，柳宿之精也❶。故/像爲用，縣設爲道。□商家而禪，□□□而主。或聞生柳惠國大夫，而/沭俗稱焉❷。君父以孝廉除郎中，□部府丞。

君追祖繼體，歷職五官功/曹守，宕渠令。本初元年，太守蜀郡□君，復察舉君，□命失年❸。君清節/儉約，厲風子孫。固窮守陋，不□□□。堂無文麗，墓無碑識。建寧元年，/縣長同歲犍爲屬國趙臺公，憤然念素帛之義❹，其二年七月甲子❺，爲/君立碑，傳于萬基❻。曰勒銘歎之。厥辭曰：/

惟斯柳君，天憒鯁□❼。襲祖□風❽，行無遺闕。授政股肱，諫爭匡弼。畜威/外梱❾，屬城震栗。宰守伯頂，垂名所立。表貢王庭，望極爵位。何辜穹倉，/官寵不遂。予惟三六，庶昔延季❿。建豎斯碑，傳于萬古。子孫繁昌，永不/滆滅⓫。嗚呼悢哉⓬，嗚呼悢哉！

亂曰⓭：/

山陵玄室，□斯邦兮。先人術質⓮，尚約清兮。汶飭不雕⓯，隩霿臧兮⓰。季子/信舊，帶掛松兮⓱。僑俗追歿，激□揚兮。亡而像存，樂嘉空兮⓲。宗子于集，/嗌其鳴兮⓳。四祀烝嘗，不廢充兮⓴。/

（四川歷代石刻六九頁；隸釋卷八）

注 釋

❶ 仲：通「中」。隸釋洪跋：「碑云敏之先廼二十八舍柳宿之精，頗類張姓速天之說，不典孰甚焉。碑以『星仲』爲『星中』。」

❷ 沭：即「流」字。

❸ 失：即「先」字，失年，猶言喪命。四川歷代石刻釋文作「共年」，非。此句謂柳敏年壽不長，不幸去世。

❹ 素帛：素絹絲帛，紙發明前，常用作書寫材料。因以指代文章。

❺ 建寧二年七月辛丑朔，甲子爲二十四日。柳敏於本初元年卒，至建寧二年立碑，已逾二十三年。

❻ 基：通「朞」。萬朞，萬年。隸釋洪跋：「『萬基』爲『萬朞』。」

❼ 憒：「資」的加形異體字。「鯁」下一字泐，僅存右上角，隸釋已闕。據文義似應是「直」字，與「闕」、「弼」、「栗」、「立」等相押。

❽ 襲：應是「襲」的簡筆俗字，承襲，爲常語。四川歷代石刻釋文作「龍」，誤。

❾ 畜：即「蓄」字，與「舊」字形相近易混。四川歷代石刻釋文作「舊」，「舊威」不辭，誤。梱：通「閫」，外閫，朝廷之外。此句謂在外做地方官。

❿ 延季：延陵季子的省縮。這裏用春秋時期吳延陵季子掛劍徐君墓的典故，以表示對柳敏的哀悼。四川歷代石刻釋文作「延年」，義無所取，誤。下文「季子信舊，帶掛松兮」，與此互相關照，意義甚明。

⓫ 滆：「漫」的異體字。隸釋洪注：「『滆』即『漫』字。」

⑫ ⿰忄哀：「哀」的加形專字，後世未通行。

⑬ 乳：即「亂」字。隸釋讀作「辭」，四川歷代石刻取之，均大誤。漢碑書例中，有「辭」、「亂」同篇之一體，均韻文，如景君碑。「亂」，有的碑作「序」，如石門頌，「序」與「亂」功用相同，是對全文的總結，乃離騷體之遺制。

⑭ 脩：即「脩」字，通「修」。修質，美好的品質。

⑮ 汶：通「文」。汶飾，即「文飾」。

⑯ ⿱雨処：「處」的俗字。隩處，僻居。

⑰ 「掛」，隸釋作「樹」，四川歷代石刻取之。但此句用延陵季子掛劍徐君墓的典故。作「掛」通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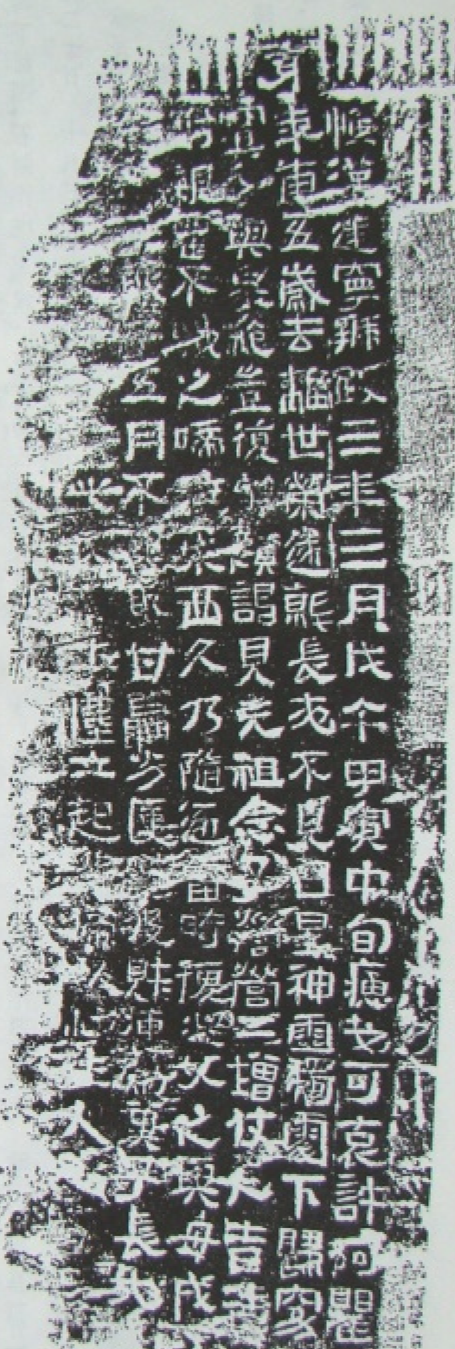
⑱ ⿱雨王：「靈」的簡筆俗字。

⑲ 喈：同「喈」。

⑳ 巟：當作「荒」。廢荒，即荒廢。隸釋洪注：『「巟」即「荒」字。』

〇一〇六　許阿瞿墓記

東漢建寧三年（公元一七〇年）三月十八日





一九七三年三月於河南省南陽市東郊李相公莊北漢宛城舊址東南出土，爲畫像石墓，其中有一塊墓主許阿瞿墓記畫像石，畫許阿瞿生前觀賞舞樂百戲的場面，左邊爲墓記。現存南陽市博物館。石高七一厘米，寬二四厘米，厚一一厘米，墓記隸書，爲四言韻文。六行，滿行二三字。

碑　文

惟漢建寧，號政三年，三月戊午，甲寅中旬❶。痛哉可哀，許阿瞿/身❷，年甫五歲，去離世榮❸。遂就長夜❹，不見日星。神靈獨處，下/歸窈/冥❺。永與家絕，豈復望頁❻。謁見先祖，念子營營❼。三增仗人❽，皆往/弔親。瞿不識之，啼泣東西。久乃隨逐，當時復[還]❾。/父之與母，感/□□□。□王五月，不□晚甘。羸劣瘦□，投財連篇❿。冀子長哉，/□□□□。□□□此，□□土塵。立起□埽，以快往/人⓫。/

（文物一九七四年第八期南陽發現東漢許阿瞿墓誌畫像石；中國書法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新出土漢碑刻的書法藝術；漢碑集釋三五四頁）

注　釋

❶ 建寧三年三月當爲丁酉朔，石刻作戊午，誤。甲寅爲三月十八日。中旬：每月十一日至二十日。十八日，在中旬之内。

❷ 身：文物釋文闕。當是「身」字，文中「年」、「旬」、「身」協韻。

❸ 世榮：人世的榮華。去離世榮，謂死亡。

❹ 長夜：陰間地下。

❺ 窈冥：幽暗之貌。歸窈冥，埋葬地下，歸宿陰間。

❻ 「望」下一字左旁泐，右旁「頁」清楚，疑是「顔」字。

❼ 營營：通「煢煢」，孤獨之貌。

❽ 「三」，漢碑集釋作「二」，非。增：假借爲「曾」。仗人：老人。文物釋文作「仗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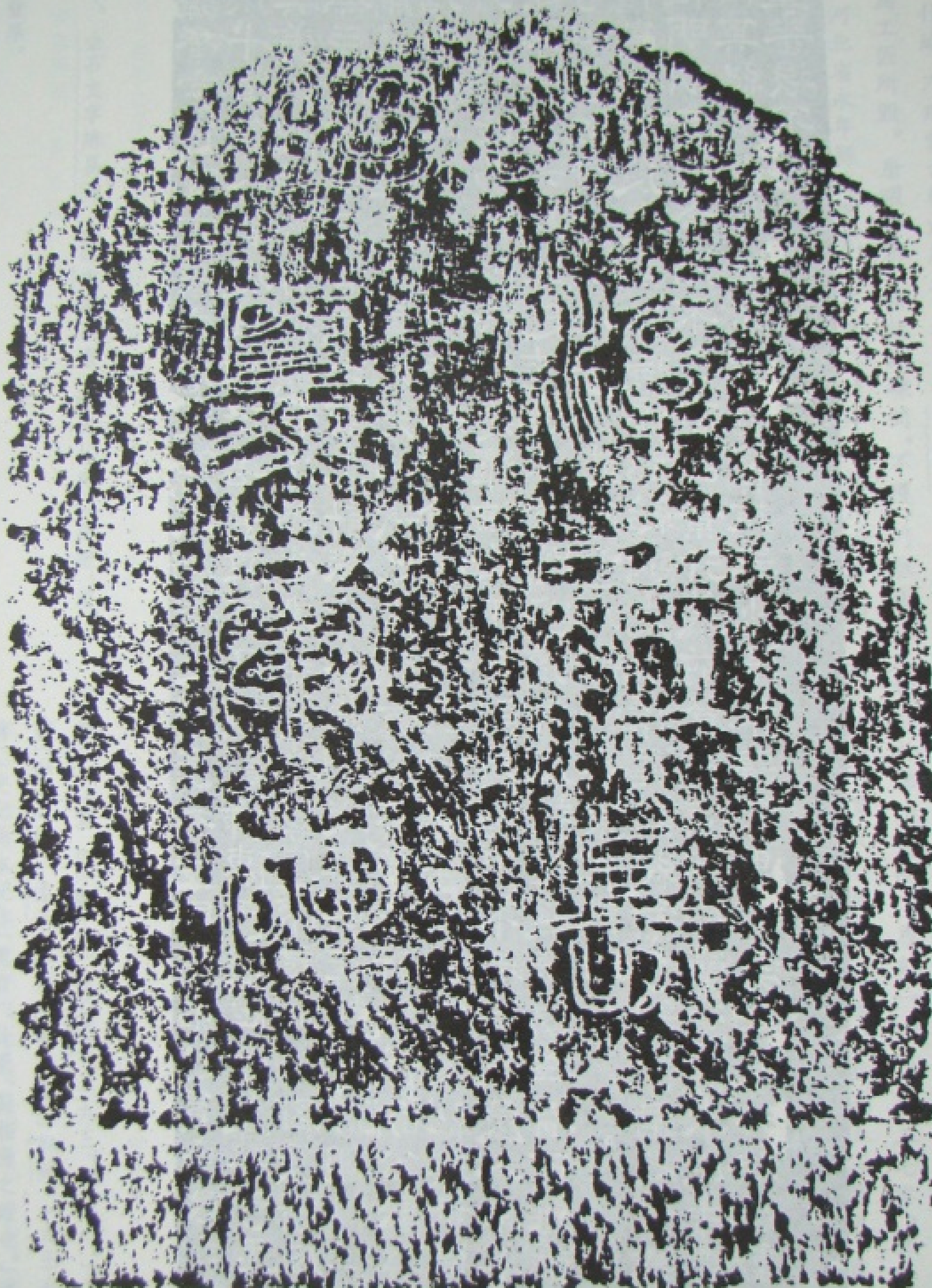
❾ 「復」下一字模糊，輪廓似「還」字。漢碑集釋闕，漢碑全集作「遺」，不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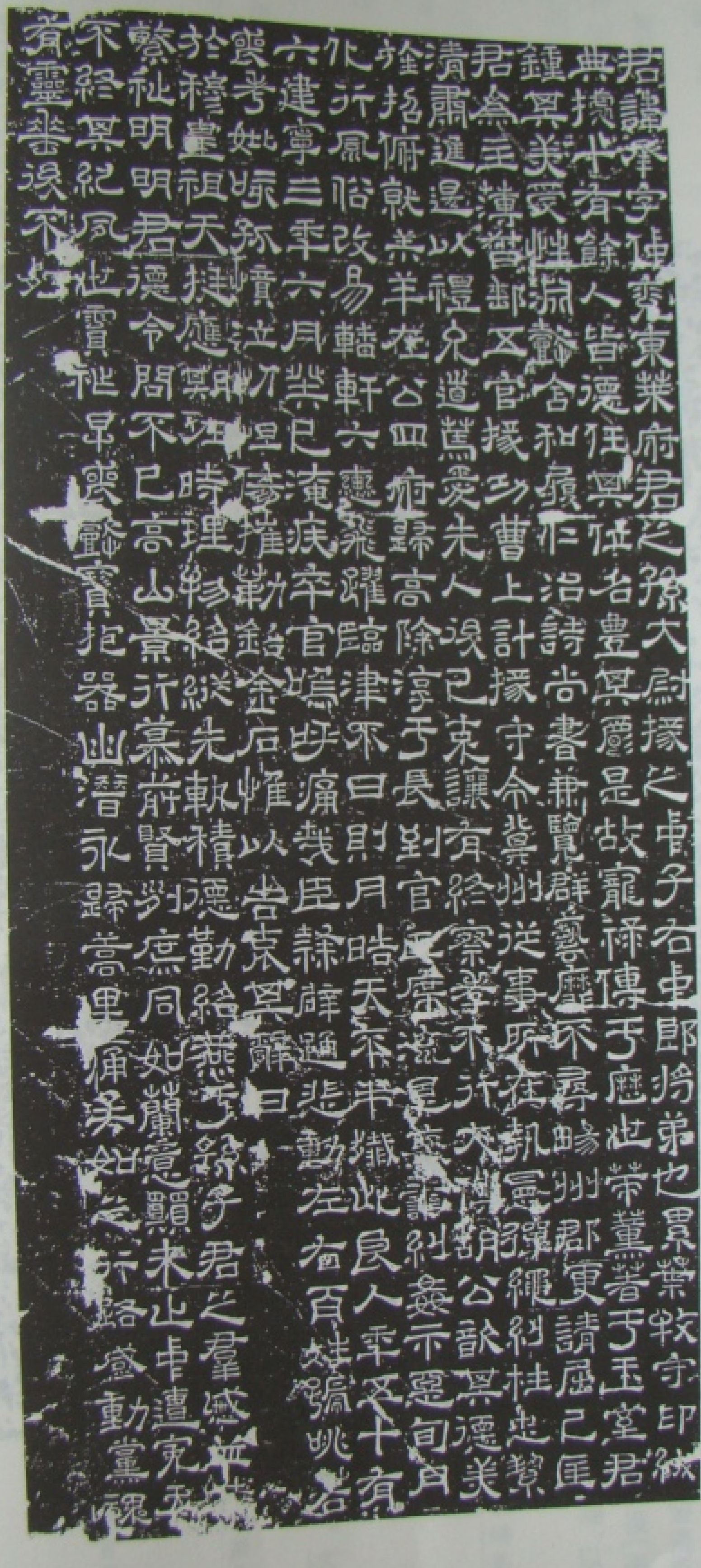
❿ 連篇：通「聯翩」，連續不斷。

⓫ 快：喜，樂。往人：指死去的許阿瞿。此句表示用此舞樂百戲以娛樂死者。

〇一〇七　夏承碑

東漢建寧三年（公元一七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君諱[illegible]字仲隱東萊府君之孫大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紱
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位者豈其屬是故寵祿傳于歷世帶薰著于玉堂君
鍾其美受性淵懿含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群藝靡不尋暘州郡更請屈已匡
君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事所在執憲彈繩糾枉忠謇
清肅進退以禮允道篤愛先人後已克讓有終察孝不行大傅胡公歆其德美
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歸高除淳于長到官正席流恩褒譱糾姦示惡旬月
化行風俗改易轄軒六轡飛躍臨津不日則月皓天不弔殲此良人年[illegible]十有
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嗚呼痛哉臣隸辟通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
喪考妣咏孫憤泣切怛傷摧勒銘金石惟以告哀其辭曰
於穆皇祖天挺應期[illegible]時理務紹縱先軌積德勤紹懃于孫子君之羣盛並[illegible]
繁祉明明君德令問不已高山景行慕前賢烈庶同如蘭意顯未止中遭冤夭
不終其紀夙世實祉早喪鬱寶抱器幽潛永歸蒿里痛矣如之行路感動黨魂
有靈垂後不朽

北宋元祐年間出土於四川省資中縣，原石早佚。拓本可分三期：第一期，建寧原石。金石錄跋：碑「今在洛州，元祐間，因治河隄得于土壤中。建寧，靈帝時年號也，距今千歲矣，而刻畫完好如新。余家所藏漢碑二百餘卷，獨此碑最完。」第二期，成化己亥下截摹刻本。郡守秦民悅以碑仆地，乃建愛古軒以覆之，秦民悅廣平志：「碑之下截，凡一百一十字，年久蘚蝕，系後人摸刻。」第三期，明重刻本。嘉靖癸卯築城之後，爲工匠所毀。唐曜守郡，索諸瓦礫間，不獲，乃取成化本重刻於漳川書院。原刻一四行，行二七字，重刻改爲一三行，行三〇字。唐刻今在河北省永年縣城內紫山書院二門外。拓片碑身高一六九厘米，寬九〇厘米，隸書。額高五五厘米，寬三九厘米，陽文篆書「淳于長夏承碑」。

碑文

君諱承，字仲兖，東萊府君之孫，大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紱/典攎[1]，十有餘人，皆德任其位，名豊其爵[2]。是故寵祿傳亐歷世，策薫著亐王室[3]。君/鍾其美，受性淵懿，含和履仁[4]。治詩、尚書，兼覽群藝，靡不尋暘[5]。州郡更請，屈己匡/君。爲主薄、督郵、五官掾功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事。所在執憲[6]，彈緄糾枉[7]，忠絜/清肅[8]。進退以禮[9]，允道篤愛[10]，先人後己，克讓有終，察孝不行[11]。大傅胡公歆其德美，/旌招俯就[12]。羔羊在公，四府歸高[13]，除淳亐長。到官正席[14]，流恩褒譱，糾姦示惡。[旬]月/化行，風俗改易。轓軒六轡[15]，飛躍臨津，不日則月[16]。

皓天不弔[17]，殲此良人[18]。季五[十]有/六，建寧三季，六月癸巳，淹疾卒官[19]，嗚呼痛哉！臣隸辟踊[20]，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喪考妣。咳孤憤泣[21]，忉怛傷摧。勒銘金石，惟以告哀。其辭曰：/

於穆皇祖，天挺應期[22]。佐時理物，紹縱先軌[23]。積德勤紹[24]，燕亐孫子。君之羣憋[25]，並時/繁祉[26]。明明君德，令問不已[27]。高山景行，慕前賢劉[28]。庶同如蘭[29]，意顯未止。中遭冤夭，/不終其紀[30]。夙吿賈祚[31]，早喪懿寶。抱器幽潛[32]，永歸蒿里[33]。痛矣如之，行路感動。薫魂/有靈[34]，垂後不朽[35]。/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三八頁；隸釋卷八；兩漢記卷一〇；萃編卷一三；漢碑集釋三四六頁）

注釋

[1] 攎：即「據」字。金石文字辨異御：「說文據从豦，碑變从處。」典據，謂掌管。

[2] 豊：同「豐」，豐厚。

[3] 薫：同「薰」，假借爲「勳」。隸釋洪注：「碑以「薰」爲「勳」。」潛研堂跋尾卷一：「薰，即「勳」字。攷易艮：「九三，厲薰心。」荀爽本「薰」作「勳」，蓋「勳」之譌。孟子：「太王事獯鬻。」說苑：「太王有聖人之思，故事勳育。」史記周本紀作「薰育」，此薰、勳相通之證也。」漢書敘傳：「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王：「王」的異體字。

④ 淵懿：淵深而美好。「舍」，兩漢記作「舍」，形近而誤。

⑤ 暘：通「暢」，通達。

⑥ 執憲：執法。爾雅釋詁：「憲，法也。」

⑦ 柱：當作「枉」，邪曲。彈：糾劾，抨擊。廣雅釋言：「彈，拼也。」

⑧ 絜：通「潔」，謂品格潔白無瑕。說文糸部：「絜，麻一耑也。」引申爲清白之義。後作「潔」。

⑨ 逯：同「退」，後退。隸釋洪注：「逯，即「退」字。」

⑩ 允：誠信。允道，誠信於道。說文儿部：「允，信也。」

⑪ 有終：始終如一。察孝：察舉孝廉。秦漢碑述作「察考」，誤。

⑫ 胡公：指胡廣。廣以建寧元年九月爲太傅。後漢書本傳稱「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則夏承亦非等閑之輩。古禮招大夫以旌，招士以弓。孟子萬章下：「(招)大夫以旌。」

⑬ 詩經召南羔羊：「羔羊之皮，素絲五緎。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碑文借以稱揚夏承進退有禮，節儉正直。四府：東漢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府，加太傅爲四府，加大將軍則爲五府。

⑭ 正席：指整頓吏治作風。古代布席治事，因稱官職爲席。

⑮ 轓軒：一種曲輈有帷帳的車。說文車部：「軒，曲輈藩車。」段玉裁注：「謂曲輈而有藩蔽之車也。」憓：同「譽」。隸釋洪注：「憓，作「譽」字。」

⑯ 詩經王風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日不月。」碑文借以贊夏承辛勤於王事。

⑰ 晧：通「昊」。荀子賦：「晧天不復，憂無疆也。」楊倞注：「晧，與「昊」同。昊天，元氣昊大也。」詩經小雅節南山：「不吊昊天。」釋名釋天：「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

⑱ 殲：同「殲」，盡，滅。詩經秦風黃鳥：「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毛傳：「殲，盡。」「良人」，秦漢碑述作「食人」，誤。

⑲ 「五十有六」，文學玫釋作「六十有六」，非。淹：通「奄」，突然之間。隸釋洪注：「淹，爲「奄」。」建寧三年六月丙寅朔，癸巳爲二十八日。

⑳ 辟踊：即「辟踊」，捶胸跳躍，形容十分悲痛。禮記檀弓下：「辟踊，哀之至也。」

㉑ 咳：同「孩」，嬰兒。說文口部：「小兒笑也。從口，亥聲。孩，古文咳從子。」廣雅釋詁三：「孩，少也。」憒泣：悲慟哭泣。

㉒ 天挺：天生。挺，生。呂氏春秋仲冬紀：「荔挺出。」高誘注：「挺，生出也。」

㉓ 蹤：假借爲「蹤」，又作「蹤」。隸釋洪注：「郭仲奇碑云「有山甫之蹤」，又云「徽蹤顯」，魯峻碑云「比蹤豹産」，趙圉令碑云「羨其高蹤」，外黃碑云「莫与比蹤」，此碑云「紹蹤先軌」，皆以「蹤」爲「蹤」。」紹蹤，繼承先人的遺迹。

㉔ 紹：當作「約」。隸釋、兩漢記作「約」。重刻本作「紹」，非。勤約，勤勞簡約。平津讀碑記卷一：「舊本「勤約」，重刻本作「勤紹」。」萃校：「碑作「績德勤約」。」

㉕ 憾：同「感」，隸變形訛。通「戚」。隸釋洪注：「憾，爲「戚」。」

㉖ 繁祉：多福。詩經周頌雝：「介以繁祉。」鄭玄箋：「繁，多也。」祉，福祿。

㉗ 令問：美好的名聲。金石文字辨異問：「漢夏承碑：「令問不已。」隸辨云：詩大雅作「令聞不已」。聞與問古蓋通用。堯典孔傳云：「故其名聞充溢四外。」釋文云：「聞，音問，本亦作問。」」

㉘ 詩經小雅車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碑用以贊頌夏承品行高尚，受人推重。㓨：同「列」。

㉙ 如蘭：比喻心志懿美。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㉚ 夭：同「夭」，災禍。詩經小雅正月：「夭夭是椓。」陸德明釋文：「夭，災也。」紀：治理，治理之責。穀梁傳莊公二十二年：「災紀也，失故也。」

范寧注：「紀，治理也。」

㉛ 賈：通「隕」。隕祚，失去福祿。左傳宣公十五年「有死無賈」杜預注：「賈，廢墜也。」

㉜ 抱器：謂懷抱治國之才。由：同「曲」。潛：同「潛」。曲潛，潛於幽冥，逝世。

㉝ 永歸蒿里：謂死亡，埋葬。崔豹古今注：「薤露、蒿里，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二章。孝武時，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

㉞ 黨：通「儻」，或然之詞，儻或。隸釋洪注：「黨，爲「儻」。」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徼幸。」顔師古注：「黨，讀曰「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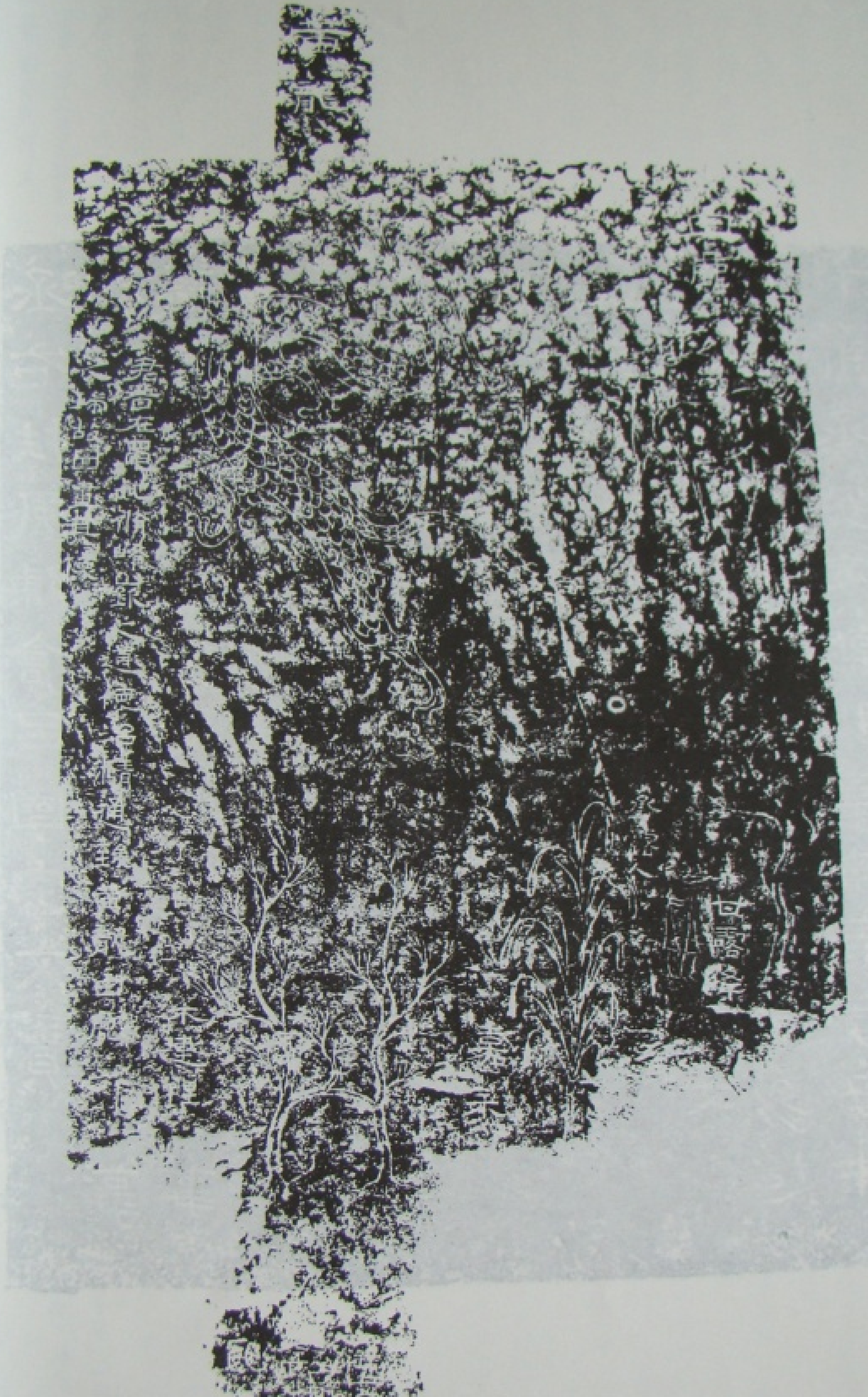
㉟ 歽：通「朽」，爲古今字。說文歺部：「歽，腐也。从歺，丂聲。朽，歽或从木。」萃編跋引古石琅玕：「洪容齋曰：「歽，音宼。」」獨笑齋卷四、八瓊室卷三駁之。

○一○八　西狹頌

東漢建寧四年（公元一七一年）六月十三日




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



石刻在甘肅省成縣天井山北麓魚竅峽崖壁轉角處，摩崖刻，今保存完好。石高二九〇厘米，寬一九八厘米。拓片分兩紙，一高一五六厘米，寬一四六厘米；一高六二厘米，寬五一厘米。仇靖隸書。其後有『惠安西表』四篆字，故亦稱惠安西表。右側刻五瑞圖，高二〇七厘米，寬一〇二厘米。

碑文

漢武都大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❶，字伯都。天姿明敏，/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幼而宿衛，弱冠典城，/有阿鄭之化❷。是吕三葪存守❸，𥅻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❹。動順経古，先之吕博愛，陳之吕德義，示之吕好/惡。不肅而成，不嚴而治❺。朝中惟靜，威儀抑抑❻。督郄部/蟣❼，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强不暴寘，知不詐愚❽。屬縣趍/教❾，無對會之事。徼外来庭❿，面縛二千餘人。季穀屢登，/倉庾惟億⓫，百姓有蓄，粟麦五錢。

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緣崖俾閣⓬。兩山壁立，隆崇造雲⓭，下有不測之谿，阨/笮促迫⓮。財容車騎⓯。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賈/隧之害⓰。過者創楚，惴惴其慄⓱。君踐其險，若涉淵冰⓲。嘆/曰：詩所謂『如集于木』，『如臨于谷』⓳，斯其殆哉。困其事則/爲設備，今不圖之，爲患無已。勑衡官有秩李瑾⓴，掾仇/審，因常繇道徒㉑，鐉燒破析㉒，刻臽磪嵬㉓，減高就埤，平夷/正曲，柙致土石㉔。堅固廣大，可吕夜涉。四方无雍，行人/懽悀㉕，民歌德惠，穆如清風㉖。乃刊斯石，曰：/

𡽫𡽫明后㉗，柔嘉惟則㉘，克長克君㉙，牧守三國。三國清平，/詠歌懿德。瑞降豐稔，民吕貨殖㉚。威恩竝隆，遠人賓服。/鐉山浚瀆，路吕安直。繼禹之迹，亦世賴福㉛。/

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時府/丞右扶風陳倉吕國，字文寶。/故府掾□□□□孟，字□□㉜。/

附天井道磨崖題名

丞右扶風陳倉吕國，字文寶。/門下掾下辨李旻，字子行㉝。故從事/議曹掾下辨李旻，字仲齊。故從事/主薄下辨李遂，字子華。故從事/主薄上祿石祥，字元祺㉞。/五官掾上祿張亢，字惠叔。故從事/功曹下辨姜納，字元嗣。故從事/尉曹史武都王尼，字孔光。/衡官有秩下辨李瑾，字瑋甫。/從史位下辨仇靖，字漢德書文㉟。/下辨道長廣漢汁邡任詩，字幼起㊱。/下辨丞安定朝那皇甫彥，字子才㊲。/

（北圖拓本匯編一册一四〇頁；隸釋卷四；兩漢記卷一三；萃編卷一四；漢碑集釋三五六頁）

注釋

❶平津讀碑記卷一：「阿陽，水經漾水注作「河陽」，漢書高帝紀師古曰：「阿陽，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後漢書隗囂傳李賢注亦云：「本

爲河陽者，誤也。」此碑作阿陽，與續漢志同。」

❷ 阿鄭之化：化治阿、鄭。化阿，化治阿邑。後漢書郎顗傳載，顗薦黃瓊、李固表云：「昔顔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稚齒，化阿有聲。」李賢注：「子奇，齊人，年十八，爲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内大化。」化鄭，化治鄭國。韓詩外傳卷三：「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産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存無拘人。」」此化鄭也。

❸ 蔚：同「剖」。隸釋洪注：「以「蔚」爲「剖」。」三剖苻守，三次拜爲太守。苻，通「符」。後漢書馮衍傳：「伯玉擢選剖符。」又作「分符」，封賜官爵，任一方的長官。

❹ 綏：即「致」字。此摩崖後有畫像，即隸釋所謂李翕黽池五瑞碑獻。上方左一龍，隸書「黃龍」；右一鹿，隸書「白鹿」；下方左二樹交枝盤結，隸書「木連理」；中一禾九莖，隸書「嘉禾」；右一樹，樹下一人手執物上承之，樹旁隸書「甘露降」，人旁隸書「承露人」。畫左隸書題字二行：「君昔在黽池，脩崤嶔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

❺ 孝經三才：「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誼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碑取其義。

❻ 古墨齋金石跋卷一：「此碑所謂「朝中惟靜」，即尹宙碑「立朝正色」之「朝」，皆指郡朝而言也。」詩經小雅賓之初筵：「威儀抑抑。」毛傳：「抑抑，慎密也。」碑直引詩經原句。

❼ 郪：同「郪」。「部」，萃編作「郡」，非。

❽ 寡：即「寡」字。禮記樂記：「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碑反用其語。潛研堂跋尾卷一：「後漢書皇甫規傳稱施國都尉李翕多殺降羌，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官，條奏其罪。蓋後來治行，或減於前，而石刻亦容有溢美也。」

❾ 趍：同「趨」。周禮春官樂師：「趨以采齊。」鄭玄注：「故書「趨」作「趍」。」

❿ 儌外：塞外，邊外。漢書鄧通傳：「盜出儌外鑄錢。」顔師古注：「儌，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儌。塞者，以障塞爲名，儌者，取儌遮之義也。」來庭：四夷來王庭，歸附中央王朝。詩經大雅常武：「徐方來庭。」毛傳：「來王庭也。」

⓫ 倉庾：同義連文。庾，露天糧倉，統言則不別。億：即「億」字。漢碑集釋作「億」，非。詩經小雅楚茨：「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毛傳：「露積曰庾，萬萬曰億。」

⓬ 俾：通「比」，相比次。詩經小雅漸漸之石：「俾滂沱矣。」論衡明雩引作「比滂沲矣」。大雅皇矣：「克順克比。」禮記樂記引作「克順克俾」。

⓭ 隆崇：同義連文，高峻。造：到達。

⓮ 笮：通「笮」，迫笮。說文竹部：「笮，迫也。」段玉裁注：「說文無「窄」字，笮、窄古今字也，屋笮者本義，引伸爲逼窄字。」隸釋洪注：「「笮」作「窄」。」

⓯ 賕：即「財」字。隸釋：「賕，「財」字。」「財」又通「纔」。史記孝文本紀：「太僕見馬遺財足。」索隱：「財，字與「纔」同。」漢書霍光傳：「長財七尺三寸。」揚雄傳：「財足以奉郊廟。」用法均同。

⓰ 貫：通「隕」。隧：通「墜」。隸釋洪注：「「隧」爲「墜」。」左傳宣公十五年：「有死無貫。」杜預注：「貫，廢墜也。」隕墜，從高處隕落。

⓱ 慄：恐懼。漢碑集釋作「栗」，非。慄與栗古通，但原刻作「慄」。

⓲ 詩經小雅小旻：「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毛傳：「恐隊也。」又「恐陷也」。碑用其語，而不用其喻意。

⓳ 詩經小雅小宛：「如集于木。」毛傳：「恐隊也。」又，「如臨于谷」。毛傳：「恐隕也。」

⓴ 勑：同「勅」，勅命。衡官：水衡都尉的屬官。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㉑ 繇：『繇』的俗體，行也。說文系部：『繇，隨從也。』段玉裁注：『爾雅釋故：「繇，道也。」詩、書「繇」作「猷」，段借字。小雅：「匪大猷是經。」大雅：「遠猷辰告。」傳皆曰：「猷，道也。」書大誥：「猷爾多邦。」猷，亦道也。道路及導引，古同作「道」，皆隨從之義也。』徒：假借爲『途』。列子天瑞：『食於道徒者。』

㉒ 鑱：同『鐫』。說文金部：『鐫，琢石也。』淮南子本經：『鐫山石。』高誘注：『鐫，猶鑿也。』黃生義府以爲『鑽』的假借。鑱燒破析，燒鑿山石而破析之。下文『鑱山浚瀆』，謂鑿劈山崖，疏浚水道。

㉓ 刻臽：刻削降陷。臽，『陷』的初文。說文阜部：『陷，高下也，一曰陊也。』確嵬：同『崔嵬』。爾雅釋山：『石戴土謂之崔嵬。』詩經周南卷耳：『陟彼崔嵬。』毛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兩說不同，而謂山則一也。詩經小雅谷風：『維山崔嵬。』毛傳：『崔嵬，山巔也。』

㉔ 柙：通『匣』。漢書平帝紀：『義陵寢神衣在柙中。』顔師古注：『柙，匱也。』致：即『致』字。

㉕ 兩漢記：『雍，即「壅」字。言四方之人，往來無壅塞也。』懽悀：歡呼跳躍。懽，『歡』的異體字。悀：本作『踊』，跳躍，因受『懽』的影響，類化成『悀』。

㉖ 穆如清風：和美如清風化育萬物。詩經大雅烝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鄭玄箋：『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

㉗ 明后：猶『明君』，指李翕。爾雅釋詁：『后，君也。』

㉘ 詩經大雅烝民：『柔嘉維則。』孔穎達疏：『柔和而美善，維可以爲法則。』碑用詩經成句。

㉙ 詩經大雅皇矣：『克長克君。』毛傳：『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

㉚ 稙：通『殖』。史記貨殖列傳下司馬貞索隱：『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注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金石文字辨異職：『碑以「稙」爲「殖」。』

㉛ 亦：通『弈』。兩漢記：『「亦」，即「弈」字。』

㉜ 『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故府掾□□□□孟，字□□』一段，今拓本遺失。隸釋有，字小，且低四格。王念孫認爲西狹頌題名止此小字二行，而大字十二行應是天井摩崖題名。詳漢隸拾遺李翕天井道碑題名。

㉝ 下辨：縣名，屬武都郡。參後漢書郡國志。叓：同『虔』。

㉞ 上祿：縣名，屬武都郡。參後漢書郡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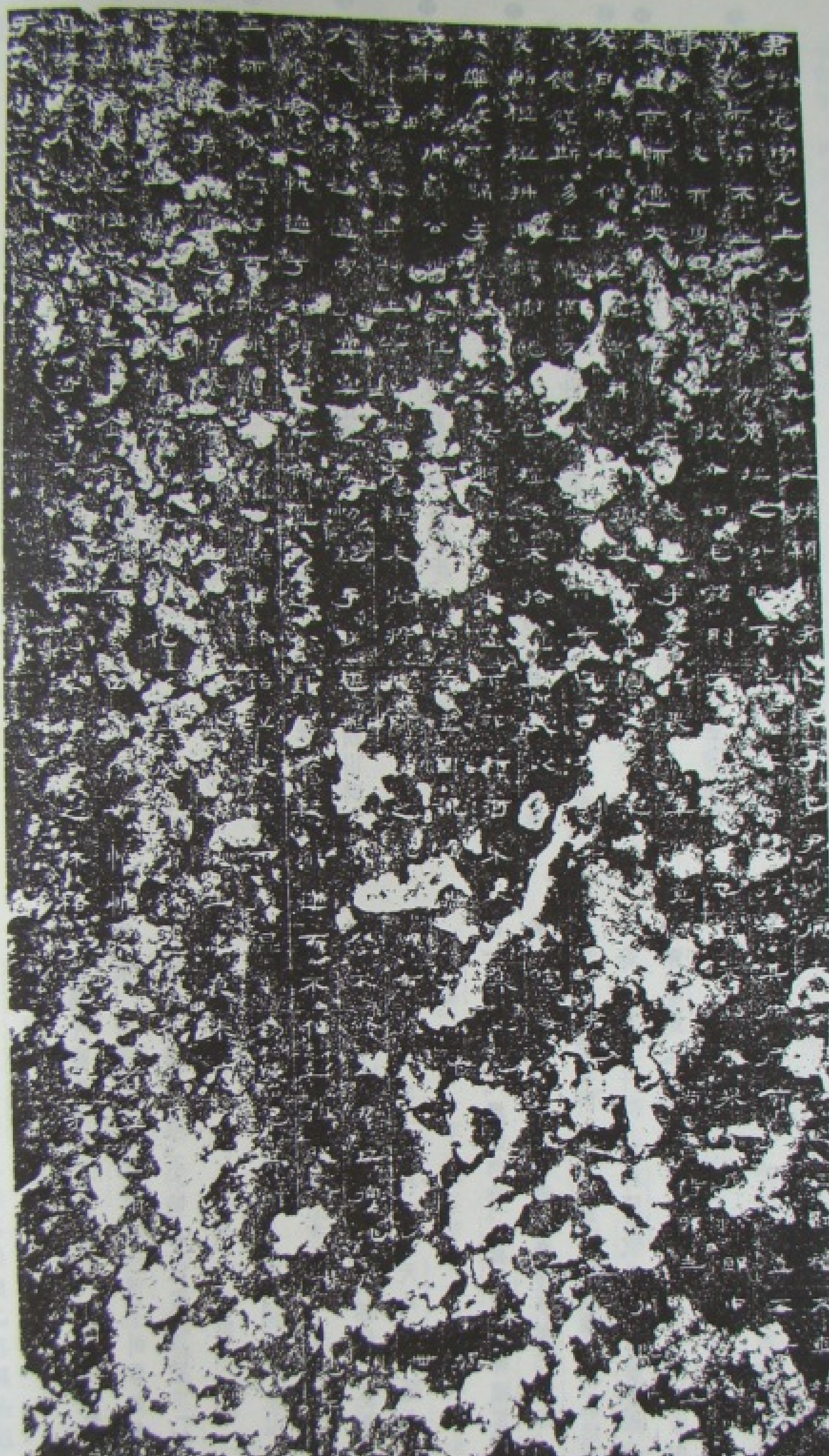
㉟ 仇靖應是當時一書法家。郙閣頌也爲仇靖撰文，而由仇子長書。

㊱ 汁：當作『什』。據郡國志，什邡，屬廣漢郡。

㊲ 兩漢記：『末行「字子才」，「才」字今隸續板本作「木」，誤。』

〇一〇九　孔彪墓碑

東漢建寧四年（公元一七一年）七月十三日





〇一〇九 孔彪墓碑

碑存山東省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石高三四三厘米，寬一一五厘米。拓片陽高一九二厘米，寬八二厘米；陰高九三厘米，寬七六厘米，隸書。額篆書，題『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碑文書於闌界之中，字間距離可容一字，爲『計白當黑』之布白法。額下有穿，穿下有文，兩旁暈起於圭首之半，至篆處則沒其文。碑已殘損，闕字據隸釋補。

碑　文

君諱彪，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穎川君之元子也[1]。君少履天姿自然之正，帥禮不爽[2]，好惡不愆。考衷度衷，脩身踐言[3]。／龍德而學，不至於穀[4]。浮旂塵埃之外，皭焉氾而不俗[5]。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盖不[淂已]，乃翻爾束帶[6]。宏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7]。授命如毛[8]，諾則不宿[9]。美之至也，莫不歸服。

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疾病留宿，□遷□京府丞[10]。／未出京師，遭大君憂，泣踊阜魚[11]，喪過乎哀。謹畏舊章，服竟還[署，試]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12]。臺可黜否[13]，出□□／度[14]。日恪位佇，所在祇肅。拜治書御史，膺皋陶之廉恕，□□彖之□□[15]，□□[律。祇]用既平[16]，□博陵大守[17]。郡阻山□□□／以饑饉，斯多草竊，罔不□賊[18]。劉㝵、張丙等白日攻剽[19]，坐家不命。君下車之初，□五教以博□[20]，削四凶以勝殘。乃□□□，／爰尚桓桓[21]。抍馬蠲害[22]，醜類已殫。路不拾遺，斯民以安。發號施憲，每合天心。□之所惡，不以強人；義之所欲，不以□□；□／姓樂政[23]，而歸于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遷下邳相，河東大守，舉此□□[24]，君子風也。未[怒而]懼，不令而從。雲行雨施，□□／大和[25]，海內歸公卿之任矣。勞而不伐，有實若虛，固執謙、需[26]，以病辭官。去位閭□，以孝竭□[27]。餘暇徲徠，彈琴擊磬[28]。□□□／之味[29]，而不改其靜。

上帝棐諶[30]，天秩未究，將據師輔，之紀[之]綱[31]，□疾彌流，乃磒乃□[32]。[年]冊九[33]，建寧四年，七月辛未□[34]，□□／哀哉[35]。魂神超邁，冢兮冥冥[36]。遺孤忉絕，于嗟想形。□□哀[逝][37]，念不欲生。羣臣號咷，靡所復逞[38]。夫逝往不可追兮，功□□□／識[39]。惟君之軌迹兮，如列宿之錯置。昜建八卦，揆耆毃辭[40]。述而不作，彭祖賦詩。皆讚所見，于時頌□[41]。[於]是[故]吏崔□、□□、／王沛等[42]，伏信好古，敢詠顯□[43]。乃刊斯石，欽銘洪基。昭示後昆，申錫鑒思。其辭曰：／

穆穆我君，大聖之胄。惇懿允元，叡其玄秀。惟嶽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貢，亮彼我□[44]。克明王道，辯[物]居方。周□□□，□／也匹名[45]。朝無秕政[46]，直哉惟清。出統華夏，化以巽成。□猾殄进，賢倚□庭[47]。[帝重]乃[勛，自]□□征。所臨[如神]，□□□□。□□／之翰，先民是程[48]。宜乎三事[49]，金鉉利貞[50]。而絜白駒[51]，俾世憤惻。當享眉耇，莫匪爾極。大□□□，邈矣不意[52]。于嗟悲兮，□□□／息。渇[庶幾[53]，復焉所力。咨乎不朽，沒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惟我君績，表于丹青。[永]永無沂[54]，與日月竝。于嗟□□，／于以慰靈。／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考[55]。／故吏齊□博陵安平崔恢，字行孫。／故吏乘氏令博陵安平王沛，字公豫。／故吏司空掾博陵安國劉悳，字伯桓。／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揚，字子長。／故吏白馬尉博陵博陵齊智，字子周[56]。／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劉麟，字幼公。／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王琭，字顯祖。／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孟循，字敬節。／故吏五官掾博陵高陽史應，字子聲。／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祺[57]，字伯友。／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祚，字元祐。／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國劉機，字□闔。／

（北圖拓本匯編一册一四四頁；隸釋卷八；兩漢記卷六；萃編卷一四；漢碑集釋三六五頁；文學攷釋三章，六二七頁）

注释

❶ 闕里志有孔震，「震」當是「彪」字之誤。史晨後碑「河東大守孔彪元上」，韓勑造孔廟禮器碑陰出值人有「尚書侍郎孔彪元上」，即其人。

❷ 㚖：篆文作「㚖」，隸書改作「㚖」。

❸ 隸釋洪注：「此碑作文多用經傳語。「考衷度衷」，周語有之。」

❹ 易乾：「龍德而隱者也。」碑易「隱」爲「學」，謂隱居而學。參漢碑集釋。

穀：祿，謂官俸。古人以穀物計祿。詩經小雅天保：「天保定爾，俾爾戩穀。」毛傳：「戩，福；穀，祿。」論語泰伯：「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何晏集解：「穀，祿也。」漢碑全集作「谷」，非。

❺ 氾：當作「氾」，汙也。漢隸拾遺博陵太守孔彪碑：「氾，音氾濫之氾。方言云：「氾，洿也。自關而東曰氾。」洿與汙同。廣雅云：「氾，洿也。」」俗：假借爲「濁」，汙濁。史記屈原列傳：「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皭焉氾而不俗，與「皭然泥而不滓」義同。斿：通「游」。兩漢記：「以「斿」爲「游」。」

❻ 束帶：佩束衣帶，謂出仕。論語公冶長：「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

❼ 託六：值得信賴，可以託付。語出論語泰伯：「可以託六尺之孤。」隸釋洪注：「「可以託六」，歇後甚矣。」

❽ 授命如毛：謂擔當重任，勇於獻身。論語憲問「見危授命」。漢書司馬遷傳：「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❾ 諾則不宿：答應了別人的事，便馬上去做。表示重然諾，守信用。論語顏淵：「子路無宿諾。」注：「宿，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也。」

❿ 「遷」上一字泐，隸釋已闕，文學攷釋作「乃」，據文義，可通。

⓫ 皐：同「皐」。金石文字辨異豪：「說文作「皐」……碑變作「㚖」。」皐魚，春秋人，即丘吾子。此句謂極其悲傷。韓詩外傳卷九：「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鐮，哭於道旁。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

⓬ 山左金石志：「「遵王之素」，與尚書不同。當即「遵王之路」駁文也。」王念孫不同意。漢隸拾遺：「素謂成法也。鄭注士喪禮云：「形法定爲素。」宣十二年左傳云「不愆于素」是也。案洪範云「無偏無頗」，「無偏無黨」。又云「遵王之義」，「遵王之道」，「遵王之路」。此云「無偏無党，遵王之素」者，約舉書詞而小變其文，猶下文言「惇懿允元」耳。或以爲「遵王之路」之異文，非也。漢書敘傳云「遵王之法」，亦是約舉書

詞也。」

⑬蘽：即「薦」，進獻。隸釋洪注：「蘽，即「薦」字。」左傳昭公二十年：「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又，「臣獻其可，以去其否」。碑取其義。

⑭「出」下二字泐，自隸釋已闕，文學攷釋三章補爲「入有」。

⑮御：即「御」字。「絫之」上下各泐二字，實脫一空，文學攷釋補爲「脩曹絫之清寧」，備參。

⑯漢隸拾遺：「坎九五，「祇既平」。王注云：「祇，辭也。」釋文：「祇，音支。」案「祇」字從「氏」，與「祗」字不同。「祗」音脂，敬也，字從「氐」。此兩字一屬五支，一屬六脂。聲義既殊，而字形亦異。碑文「祇」字已泐，僅餘「八」形，而其字從「氐」，不從「氏」，尚灼然可辨。與上文「所在祇肅」之「祇」作「祗」者不同。隸釋作「祇」，失之矣。」

⑰「博」上一字泐，文學攷釋作「遷」，當是據文義補。潛研堂跋尾卷一：「博陵郡不見於郡國志。按桓帝紀，延熹元年六月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園陵。司馬彪志郡國，以孝順爲斷，則延熹分置之郡，例不當書。而劉昭注竟不一及，難免漏畧之譏。」

⑱「山」下泐三字，自隸釋已闕，文學攷釋補爲：「郡阻山遠，險民以饑饉。」即使可信，也當標點爲：「郡阻山遠險，民以饑饉。」草竊：草野的盜賊，猶「草寇」。尚書微子：「好草竊姦宄。」孔傳：「草野竊盜。」「不」下一字隸釋已闕，文學攷釋補爲「盜」字，似非。疑當是「寇」字。語出尚書呂刑「罔不寇賊」。

⑲辱：即「辱」字。文學攷釋釋爲「寧」，誤。

⑳「五」上一字、「博」下一字泐，隸釋、萃編闕，文學攷釋補，且釋「博」爲「勸」，作「數五教以勸善」，備參。

㉑「乃」下自隸釋以來，諸家均闕三字。文學攷釋補作「乃命典戎」。桓桓：威武之貌。尚書牧誓：「尚桓桓。」孔傳：「桓桓，武貌。」

㉒拼：同「拯」，隸釋洪注：「拼，即「拯」字。」上舉，救拔。易明夷：「用拯馬壯吉。」陸德明釋文：「拯，說文云：舉也。鄭云：承也。子夏作「抍」。字林云：抍，上舉，音承。」碑作「抍」，漢時如此，今作「拯」，唐開成以後所定。說文手部：「抍，上舉也。易曰：「抍馬壯吉。」」方言十三：「抍，拔也。出溺爲抍。」廣雅釋詁一：「抍，舉也。」又，「抍，取也」。釋詁三：「抍，拔也。」周禮天官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鄭玄注：「振，猶「抍」也。」字又作「撜」。蠲：同「蠲」。隸釋洪注：「「蠲」即「蠲」字。」廣雅釋詁三：「蠲，除也。」蠲害，棄除禍害。

㉓「之」上一字隸釋以來各本均闕，文學攷釋補作「民」，或然。「以」下闕二字，文學攷釋補作「私己」。「姓」上一字泐，應是「百」字。樂政：樂於善政。

㉔「此」下二字泐，文學攷釋補作「一德」。

㉕「大」上二字自隸釋以來均闕，文學攷釋補作「保合」。

㉖謙、需：均易卦名，義取謙退。雜卦傳：「需，不進也。」與謙退同義，故連言之。

㉗「圍」下一字，自隸釋以來均闕泐，文學攷釋補作「門」。「竭」下一字隸釋闕。漢隸拾遺：「「竭」下疑是「情」字。禮器云「竭情盡慎」是也。今「情」字左邊尚隱隱可辨。「磐」、「靜」二字，古讀平聲，正與「情」爲韻也。」文學攷釋補作「性」。

㉘徲徛：即「徲倚」，又作「遲徊」，舒徐，從容貌。磐：文學攷釋作「磐」，不協韻，誤。

㉙「之味」上，隸釋闕三字，兩漢記以爲闕二字，非。文學攷釋補作「有處士」。

㉚棐：輔助。說文木部：「棐，輔也。」諶：通「忱」，誠信。尚書大誥：「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孔傳：「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漢書孔光傳引作「天棐諶辭」。詩經大雅蕩：「其命匪諶。」毛傳：「諶，誠也。」說文心部：「忱，誠也。从心，冘聲。詩曰：「天命匪忱。」」

漢書敘傳上：『實棐諶而相顧。』顏師古注：『天道惟誠是輔，唯順是助。』

㉛『紀』下一字泐，隸釋闕，萃編作『之』，或然。詩經大雅假樂：『之綱之紀。』鄭玄箋：『成王能爲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以理治之也。』

㉜『疾』上一字泐，隸釋闕，萃編作『而』，不可信。據文義，或是『寢』字。漢隸拾遺：『「流」與「留」同。逸周書謚法篇云：「彌，久也。」顧命云：「病日臻，既彌留」是也。』『乃』下一字，隸釋彌流：即『彌留』，久病不愈。闕，文學攷釋補作『感』。

㉝『卅』上一字泐，應是『年』字。

㉞『七月』，文學攷釋作『十月』，非。辛未是十三日，『未』下一字泐，應是『卒』字。

㉟『哀』上隸釋闕二字，應是歎詞『嗚呼』。

㊱㝱：同『寂』，以『家』無『人』，會意。隸釋洪注：『㝱，即「寂」字。』老子銘：『顯虛无之清㝱。』隸釋：『㝱，與「寂」同。』

㊲『哀』上二字泐，隸釋闕，文學攷釋補作『追存』。『哀』下一字泐，隸釋作『逺』，兩漢紀、萃編、山東金石志並同。或以爲當作『逝』。俞樓雜纂讀漢碑：『「哀」下一字，舊作「逺」，今不甚分明，僅存「辵」旁。以文義言之，「哀逺」無義，疑「逝」字也。故下云「夫逝往不可追兮」，即承此而言。』

㊳逞：開解。漢隸拾遺：『逞者，解也。言悲痛不可解也。方言云：「逞，解也。」成元年左傳：「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杜注與方言同。』

㊴『功』下三字泐，隸釋闕，文學攷釋作『過不可』，備參。

㊵『接』，金石文字辨異肴『肴』字下引作『搬』，非。文學攷釋作『搬』，沿誤。斉，同『肴』，假借爲『爻』。隸釋洪注：『以「斉」爲「爻」。』殽：同『繫』。隸釋洪注：『「殽」，即「繫」字。』易繫辭上：『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繫辭正義：『謂之繫辭者，凡有二義，論字取繫屬之義，聖人繫屬此辭於爻卦之下。』『又音爲係者，取綱係之義。卦之與爻，各有其辭，以釋其義，則卦之與爻，各有綱係，所以音謂之係也。』陸德明釋文：『字從殽。若直作殽下系者，音口奚反，非。』

㊶『頌』下一字泐，隸釋闕，文學攷釋作『之』，或然。

㊷『是』上下泐字，隸釋闕。萃編『是』上爲『於』，下爲『故』。據文義，或然。又，『崔』下隸釋闕三字，據碑陰題名，當是『烈』、『崔恢』。

㊸『顯』下一字隸釋闕，文學攷釋作『德』。

㊹『我』，文學攷釋作『文』。『我』下一字，隸釋闕，文學攷釋作『章』。

㊺『也』上一字泐，當是『必』字。匹：同『正』。論語子路：『必也正名乎。』

㊻秕：穀不實。秕政，敗亂之政。

㊼猾：狡黠奸惡。『猾』上一字隸釋闕，或是『巨』字。文學攷釋作『奸』。殄：盡也。迸：除也。『倚』，文學攷釋作『符』，不取。『倚』下一字隸釋闕，文學攷釋作『孔』。

㊽『之』上二字，隸釋闕，文學攷釋作『之屏』。先民是程：取法於先民。詩經小雅小旻：『匪先民是程。』毛傳：『程，法也。』

㊾三事：三公。詩經小雅雨無正：『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鄭玄箋即以『三公』釋之。

㊿金鉉：猶『鼎鉉』，比喻三公。語出易鼎：『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51 絜：同『潔』，純潔。詩經小雅白駒：『皎皎白駒。』范寧穀梁傳序：『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用此暗示孔彪品格高潔，辭官隱居。

52 澺：遠，遠逝，謂亡逝。不意：不測，沒有預料。漢隸拾遺：『「澺」讀入聲，與「側」、「極」、「息」、「力」爲韻。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食」、「則」、「得」、「息」、「國」爲韻。楚辭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秦之罘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韻，皆其證也。』

53 溽：字又作『溽』，通作『漫』。隸釋：『溽，即「漫」字。』

54 沂：假借爲「圻」，異體爲「垠」，邊界。俞樓雜纂讀漢碑：「『沂』乃『圻』之假字。『圻』即『垠』也，言『永永無垠』也。」隸釋洪注認爲「沂，爲『涯』」，義亦通。

55 陳奕禧金石遺文錄：「碑陰故吏十三人，惟崔烈最顯，而後漢書無傳……崔烈，字威孝，於此乃見烈字，亦可補史志之不足。」獨笑齋卷五引世說新語文學注「崔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糾陳氏之誤，是也。初平三年，李傕、郭汜陷長安，崔烈戰沒。其子崔州平與諸葛亮友善，見三國志諸葛孔明傳注。

56 博陵博陵：博陵郡有博陵縣，故兩出之，非重複。隸釋「博陵」一見，當是版刻誤以爲重復而刪除。文學攷釋「博陵」也僅一見，非。潛研堂跋尾：「故吏題名十三人，皆郡縣名字兼舉，齊智題博陵者，上爲郡，下爲縣，諸史列傳中此類甚多。洪氏隸釋本重出博陵，俗刻本少兩字，蓋校書者誤以爲重復而去之耳。」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園陵。」注：「博陵郡，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後徙安平。」

𥏼：「智」的俗字。金石文字辨異寘：「𥏼，即『智』字。」

57 獨笑齋：「南深澤，故涿郡地。續漢志作南深澤國，乃傳刻之譌。」元和郡縣志以爲當定州之深澤，即中山深澤，因涿郡有深澤，故加「南」字以別。但與碑不合。

〇一一〇 孔褒墓碑

東漢建寧四年（公元一七一年）



清雍正三年出土於山東省曲阜縣東。金石圖：『碑出於縣東周公廟側廢田中，雍正三年鄉民犁田得之，以告廟官陳百户，驗是漢古文碑，乃肇至孔廟。』原在曲阜孔子廟同文門内西側，北向。現存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碑高二三五厘米，寬八九厘米。額題『漢故豫州從事孔君之碑』，額下有穿，無拓。拓片高一五四厘米，寬六三厘米，碑及額皆隸書。文字漫漶，年月泐，因碑文有『元節所過』，或以爲碑立在靈帝中平元年解除黨禁之後，萃編列在孔彪碑後，今暫定爲建寧四年。

碑文

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也❶。□□□□□以ß□□╲□繼德前葉❷。清和挺懿，固天□□，□□□□，幽讃□□❸。治家業春秋□，綜核□╲典❹，篇籍靡遺。衆琦幼眇❺，爲淵爲林。博學多識，□□匪勢❻。是[以]□□之徒，□遠□╲来❼，歷禾州郡❽，鱗浮雲集者❾，猶觀山采玉，□□□□，故□□□世之名❿，□□□□之╲譽⓫，□□□□，州□□高，察孝廉⓬，□從事。□□□□□擅名之□，□之□爵，固辭╲峻□⓭。以□□□□□□□援爲□□□□□之□□覽□□圖⓮，□□元節，所過衷╲□⓯，□桒骨栗⓰，莫敢藏匿。君□□□□，□□□□□⓱。遂□危殆⓲，濟渡窮戹。後會事覺，╲□□□□，臨難引□，各爭授命⓳。□□□□□，□□□□□，喪予英彥⓴。切乎╲□□㉑，靡□同懷。[仁必]有勇，臨難□□㉒。□□□□，□□□□，□□□□尚。孰有若╲君□□□□哉㉓。魯相汝南陳府君□□□之辶□掾，□士□□□㉔，乃□□建碑㉕，昭╲示不□㉖。□□□曰㉗：╲

□□□□，□德□隆。才名舊燿㉘，如雲如龍㉙。□□□□，□□□□，□磐石□，逢此╲百」㉚。仁風既敷㉛，□義□□，哉□□□□㉜，刂□□頌㉝。此□□與㉞，□□□□。□□□□，╲以表仌□㉟。╲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四六頁；兩漢記卷七；萃編卷一四；漢碑集釋四六八頁；文學玫釋三章，六二八頁）

注釋

❶ 元子：長子。泰山都尉孔宙共七子，長子褒，孔融之兄。後漢書孔融傳、三國志崔琰傳裴松之注引續漢書載，黨錮之禍起，孔融因藏張儉獲罪，褒與融爭死，詔書坐孔褒。「也」，萃編闕。

❷ 校碑隨筆：『舊拓本雍正年間第二行「繼德前葉」之「繼」字未損。迨乾隆初年即損小半。至乾隆四十二年杭州何夢華元錫監工精拓本，「繼」字已損大半。然右下尚見「𢆶」如此，今惟存末筆矣。若得「繼」字完全無少損本，則第三行多「篇籍靡遺」之「遺」字。「衆琦幼眇」之「幼眇」二字。第七行多「莫敢藏匿」之「敢」字。第九行多「臨險有勇」之「勇」字。』

❸ 『天』下所泐一字，兩漢記、萃編闕。『讃』下兩漢記、萃編闕二字，末一字文學玫釋作『繫』。

❹ 『春秋』下闕字當是『經』。『核』，兩漢記作『極』，萃編作『枚』，並誤。漢隸拾遺豫州從事孔褒碑：『春秋下一字，諸家並闕，歸審當是「經」字。』

字雖泐而遺迹猶存。孔宙碑云：「治嚴氏春秋」，褒爲宙之長子，世傳其學，故云治家業春秋經也。「綜」下一字，牛氏階平金石圖以爲「極」字，今案碑文作「桁」，而右邊殘缺，當是「核」字。綜核者，綜理而研核之。」文學攷釋作「治家業春秋，竝綜墳典」，不取。

❺ 琦：通「奇」。金石圖作「琱」，誤。幼眇：即「要妙」，精深微妙。漢書中山靖王勝傳：「每聞幼眇之聲。」顔師古注：「眇，音「妙」。幼妙，精微也。」

❻「學」，文學攷釋作「通」，非。「匪」上一闕字，文學攷釋作「人」。

❼「遠」之上下兩漢記、萃編各闕一字，文學攷釋作「遠方來」，當是以義推之。漢碑集釋：「「遠」上疑是「自」字，「遠」下疑是「而」字。」

❽「歷不州郡」，文學攷釋作「靡不川流」，不知何據，不取。

❾「雲」字存上部，輪廓可推之。「者」字，兩漢記闕。清儀閣題跋：「余買有雍正初出土時所拓整幅，「鱗浮」下有「雲集者」三字。」

❿「故」上一闕字，文學攷釋作「珠」。「故」下第二闕字，文學攷釋作「勤」。

⓫「之」下漢碑集釋以爲闕一字，非。「譽」字僅存上半，下半泐。

⓬「察孝」二字兩漢記闕，萃編闕「察」，補「孝」字。

⓭「從事」下漫漶，兩漢記、萃編闕字如此。文學攷釋作「□□斯時□擅名應表，世之人爵，故辭峻□」，備參。

⓮「授爲」以下漫漶，萃編多闕，兩漢記更多闕一「之」字。文學攷釋作「授爲□□□□節□□侯，覽專朝圖象」，備參。

⓯「夷」下一字泐，清儀閣題跋：「「夷」下或是「滅」字。」張儉，字元節。後漢書黨錮張儉傳載：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爲不軌。張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由是結仇。鄉人朱並，素性佞邪，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亡命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爲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

⓰ 棄：當通「棄」。其上一字兩漢記、萃編闕，清儀閣題跋：「「棄」上或是「豪」字。」可從。「骨」，清馬邦玉輯漢碑錄文作「戰」，文學攷釋取之，義可通。漢碑集釋標點爲「元節所過，夷□□棄，骨栗莫敢藏匿」，句子被點破。

⓱「君」下兩漢記、萃編全闕。文學攷釋作「君□□磐□旋□□」。

⓲「危」下一字有闕筆，兩漢記闕。清儀閣題跋：「「危」下「隂」顯是「險」字。謂蹈危險而濟渡之也。」萃編作「令」，漢碑集釋、漢碑全集取之，均非。

⓳「引」下一字兩漢記、萃編均闕，文學攷釋作「負」。授命：獻出生命。論語憲問：「見利思義，見危授命。」朱熹集注：「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此指褒與融兄弟爭死。

⓴ 第五闕字，文學攷釋作「乃」，「喪」上闕字作「天」。

㉑「乎」下一闕字，文學攷釋作「若」。

㉒「有勇」上兩漢記、萃編闕二字，校碑隨筆、漢碑集釋、漢碑全集作「臨險」，文學攷釋作「仁必」，似後說爲優，取以備參。「臨難」下兩漢記、萃編所闕二字，文學攷釋作「慕義」，備參。

㉓ 兩漢記、萃編闕「君」、「哉」。諦視隱隱有劃痕。「尚孰有若」，漢碑集釋、漢碑全集作「尚享有若」，非。

㉔ 此句文學攷釋作「傷□士□□事」。

㉕「乃」下兩漢記闕三字，萃編補「建」，文學攷釋「建」作「豎」，餘二字補作「刊石」。

㉖「不」下一字泐，萃編闕，文學攷釋作「朽」，亦當是以義補之。

㉗「曰」上兩漢記、萃編所闕二字，當是「其辭」。

㉘ 此句首字「扌」旁隱隱可見，當是「擅」字。下一字兩漢記存右下角

「口」，當是「名」字，萃編作「將」，漢碑全集取之，非。

㉙ 兩漢記存「雲如」，餘二字闕，萃編補。

㉚ 兩漢記、萃編闕「石」、「此」。漢隸拾遺：「「逢」下當是「此」字。「百」下當是「凶」字。今「此」字已不可見，而「凶」字尚存「乚」形，褒以匿張儉事獲禍，故云「逢此百凶」。「凶」字與上「隆」下「頌」爲韻，「頌」讀若「容」。」

㉛ 敷，布。文學攷釋作「邀」，誤。

㉜ 「戠」之左旁泐，當是「識」字。

㉝ 「刂」之左旁泐，應是「刊」字。

㉞ 兩漢記「頌」下所闕一字，萃編作「此」。兩漢記「與」字，萃編作「矣」，備參。

㉟ 「表」上一字，兩漢記闕，萃編作「以」，或然。下一字上半存，下半泐，輪廓疑是「命」或「令」字。以下闕字数不可知。

〇一一一 郙閣頌

東漢建寧五年（公元一七二年）二月十八日



石刻原在陝西省略陽縣徐家坪鄉嘉陵江西岸郭家地山崖上，摩崖刻。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修公路，炸山取石，毀成數塊，後經拼接，嵌於略陽縣靈崖寺。高二五一厘米，寬一八二厘米。拓片高一七五厘米，寬一一三厘米，額題『析里橋郙閣頌』，額無拓，頌文並額均隸書。明代知縣申如塤重刻本於前七行下方補三十五字，雖刻手殊拙，但規模粗存；於後十行上方補五十二字，則益醜惡，且與隸釋錄存無一字合。核原石本字痕有可辨者，與隸釋合，可證重刻本妄補。

碑文

惟斯析里，處漢之右[1]。谿源漂疾，橫柱于道[2]。涉秋霖漉[3]，盆溢氵滔[4]。濤波滂／沛，激揚絕道。漢水逆讓[5]，稽滯商旅[6]。路當二州，經用衧沮[7]。沮縣士民，或給／州府。休謁往還[8]，恒失日晷。行理咨嗟[9]，郡縣所苦。斯谿既然，郙閣尤甚。緣／崖鑿石，處隱定柱[10]。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爲萬柱。過者慄慄，／載乘爲下。常車迎布，歲數千兩[11]。遭遇隤納[12]，人物俱隋[13]。沈沒洪淵，酷烈爲／禍[14]。自古迄今，莫不創楚。

於是／大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15]，思惟惠／利，有以綏濟。聞此爲難，其日久矣。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16]。乃俾／衡官掾下辨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今乃造。校致攻堅[17]，／□□工巧[18]。雖昔魯斑，亦其儗象[19]。又醳散關之嶃漯[20]，從朝陽之平燥[21]。減西／□□高閣[22]，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記厥續，艾康萬里[23]。臣／□□□，勒石示後[24]。乃作頌曰：／

□□□□，降茲惠君[25]。克明俊德[26]，允武允文[27]。躬儉尚約，化流若神。疫氓如／□，□□平均[28]。精通晧穹，三納苻銀[29]。所歷垂勳[30]，香風有隣[31]。仍致瑞應，豐稔／□□，□□□樂[32]，行人夷欣。慕君靡已[33]，乃詠新詩：／

□□□□兮，巛兑之間[34]。高山崔嵬兮，水流蕩蕩[35]。地既塝确兮，與寇爲隣[36]。／□□□□□，□以析分[37]。或失緒業兮，至亐困貧。危危累卵兮，聖朝閔憐。／髦艾究□兮，幼□□□，□□救傾兮，全育□遺[38]。劬勞日稷兮[39]，惟惠勤勤。／黃邵朱龔兮，蓋不□□[40]，□□充贏兮，百姓歡欣[41]。僉曰太平兮，文翁復存[42]。／

建寧五□□月十八日癸□[43]，／時衡官□□□仇審，字孔信[44]。／從史位□□□□，字漢德爲此頌[45]。／故吏下辨□□子長書此頌[46]。／時石師南□□□，字威明。／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四七頁；隸釋卷四；兩漢記卷一三；萃編卷一四；文學致釋四章，一〇七四頁；漢碑集釋三七八頁）

注釋

❶ 右：指西面，略陽析里在漢水之西。水經沔水：『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酈道元注：『沔水，一名沮水……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

❷ 漂：通『慓』。說文心部『慓，疾也』。慓疾，同義連文。柱：通『注』，流注。隸釋洪注：『以「横柱」爲「横注」。』

❸ 霖瀌：山水衝刷而下。漢隸拾遺李翕析里橋郙閣頌：『霖瀌，謂山水下注也。說文云：「淋淋，山水下也。」一切經音義二引三倉云：「淋瀌，水下也。」「淋瀌」與「霖瀌」同。』

❹ 盆：通『溢』。溢溢，同義連文。隸釋洪注：『「盆溢」爲「溢溢」。』廣雅釋詁二：『溢，漬也。』漢書溝洫志：『河水溢溢。』顔師古注：『溢，踊也。』後漢書陳忠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涌：即『涌』字。

❺ 讓：通『攘』，抗拒。漢隸拾遺：『管子君臣篇注云：「讓，猶拒也。」言漢水暴漲，逆拒漢水，不得下注也。』金石文字辨異陽讀爲『襄』。尚書堯典：『蕩蕩懷山襄陵。』襄陵，暴溢之義。

❻ 滯：同『滯』。稽滯，停留阻滯。

❼ 絰：同『經』。經用，經由。衿沮：地名。水經注沔水：『沔水，一名沮水。』沮河出陝西留壩縣西，西流經鳳縣，折西南流經沔縣北境，至略陽折東南流，經沔縣西境入於沔。俞樾俞樓雜纂讀漢碑意謂『衿沮』猶『沮洳』，低濕之地。獨笑齋卷五則讀爲『竚沮』，佇止之義。備參。

❽ 休謁：休假及假滿復任。

❾ 行理：隸釋洪注：『「行理」，爲「行李」。』行人之官，使者。左傳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杜預注：『行理，使人通聘問者。』

❿ 隱：安穩。此句說在安穩的地方立柱。說文新附：『穩，蹂穀聚也。一曰安也。从禾，隱省。古通用安穩。』

⓫ 『常車』，秦漢碑述作『常長』，誤。兩：車一乘爲兩，後作『輛』。詩經召南鵲巢：『百兩御之。』毛傳：『百兩，百乘也。』尚書牧誓序：『戎車三百兩。』孔傳：『車稱兩。』孔穎達疏：『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屨有兩隻，亦稱爲兩。』

⓬ 隤納：謂墜落深淵。隸釋洪注：『按碑言閣道危殆，車乘往還，人物俱墮，則隤納謂墜淵也。』說文阜部：『隤，下隊也。』

⓭ 隋：同『隋』，假借爲『墮』，墜落。

⓮ 禍：『禍』的俗字。金石文字辨異哿：『禍，即「禍」字。』

⓯ 『三』，萃編作『五』，非。平津讀碑記卷一：『此本建寧三年，與隸釋同。王氏本作五年，當由摹刊之誤。』萃校：『「五年」，碑作「三年」。』

⓰ 元功：首功。漢高祖由子午棧道入漢中，後由石門出散關，還定三秦。故稱。石門頌也說：『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

⓱ 挍：即『校』字。廣雅釋詁一：『校，度也。』攻：治理，開鑿。小爾雅廣詁：『攻，治也。』說文解字注攴部『攻』字下：『考工記「攻木」、「攻皮」、「攻金」，注曰：「攻，猶治也。」』漢書貢禹傳：『攻山取銅鐵。』

⓲ 『工』上二字隸釋闕，兩漢記：『今重刻本作「結構」。』文學攷釋錄文作『窮極』。

⓳ 『其』字拓本清晰，隸釋作『莫』，誤。兩漢記：『「其」字石本甚分明，而洪釋爲「莫」，亦非也。』萃編、漢碑集釋、漢碑全集也作『莫』，沿隸釋誤。儗：通『擬』，比擬。漢書揚雄傳：『常擬之以爲式。』顔師古注：『擬，謂比象也。』禮記曲禮下：『儗人必於其倫。』鄭玄注：『儗，猶比也，倫，猶類也。』

⓴ 醳：通『釋』，消散，排除。隸釋洪注：『「醳」與「釋」同。』闐：『關』的省筆。散關，即大散關，在寶雞市西南，是通往蜀中的要道之一。嶄，

字亦作「巉」，山石高峻之貌。又作「磛」。說文石部：「磛，礹石也。」隸釋洪注「歐誤作「嶇」」。石墨鐫華、金石文字記卷一沿誤。漯：「濕」字省訛，或作「溼」，低濕。與漯水的「漯」相混。平津讀碑記：「說文：㟼，峯也。峯，山形。玉篇峯，同「㟼」。漯，即「㠑」字之借。諸家皆誤釋。」其說亦通，備參。

㉑ 從：就也。石墨鐫華作「徙」。金石文字辨異晧「燥」下引也作「徙」，均非。兩漢記：「諸家又以下句「從」字，誤爲「徙」字，原石實是「從」字也。」朝陽：縣名，漢置，屬南陽郡。㷣：同「燥」。喿，可作「枲」，故作聲符亦可通用。隸釋洪注：「㷣，即「燥」字。」

㉒ 「高」上隸釋闕二字，兩漢記「今重刻本作「濬之」」，文學攷釋作「崖之」，後說義似之。

㉓ 經：同「經」。這裏當指尚書禹貢。記：謂記載，記述。績：當作「續」，古多形近訛混。隸釋洪注：「「厥續」爲「厥績」。」金石文字辨異錫：「續與績，古或借用。」其實非假借。尚書堯典：「績用弗成。」古文尚書作「續」。艾：通「乂」，乂康，安樂。

㉔ 「臣」下三字隸釋闕。兩漢記：「今重刻本作「業鴻功」。」文學攷釋作「吏紀功」。不能定。勒：「勒」的俗字。金石文字辨異職：「說文勒从革，革从廿，碑變从艹。」

㉕ 頌辭首四字隸釋闕。兩漢記：「今重刻本作「上帝紐匡」。」文學攷釋則作「嵩高維岳」。僅備參攷。

㉖ 尚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穎達疏：「言堯之爲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己施化。」此用其成句。

㉗ 允：信，確實。詩經魯頌泮水：「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孔穎達疏：「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脩泮宮，武則能伐淮夷。」

㉘ 㤅：同「愛」。「㘣」下隸釋闕三字。兩漢記：「今重刻本作「子退遁」。」文學攷釋作「子布政」。不能確定。「平」字，萃編闕。

㉙ 精：指精氣。晧穹：即「昊穹」，指天。晧，通「昊」。兩漢記：「晧，即「昊」字。」苻：同「符」。銀符，銀制符印。漢官儀：「二千石用銀印龜紐。」李翕官太守，秩二千石，得佩銀印。

㉚ 「勲」，漢碑集釋、秦漢碑述作「熏」，均非。原拓分明。

㉛ 香風：比喻美德。論語里仁：「德不孤，必有鄰。」平津讀碑記：「「香」，通作「鄉」。香風，即「嚮風」。」

㉜ 「樂」上隸釋闕五字。兩漢記：「今重刻本作「季登居民忱」。」「忱」，當是「歡」字。漢隸拾遺：「「樂」上似是「歡」字，其下半尚隱隱可辨也。」文學攷釋則作「洧臻惆安以」。

㉝ 「靡」下兩漢記脫「已」字。

㉞ 「兮」上四字隸釋闕。兩漢記：「今重刻本作「曰析里之」。」「兮」字，原石本尚隱露下半畫痕，而重刻乃作「陬」，不可信。文學攷釋作「惟斯析里」。巛：同「坤」。坤在西南方，兌在西方，析里在二方之間。

㉟ 「崔」，文學攷釋作「崖」，誤。嵬：同「嵬」。隸釋洪注：「「崔嵬」爲「崔嵬」。」崔嵬，山高峻貌。蕩蕩：通「湯湯」，水勢浩渺之貌。尚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孔傳：「湯湯，流貌。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

㊱ 墝：即「墝」，是土地貧瘠的專字，通作「瘠」。國語魯語：「擇瘠土而處之。」韋昭注：「磽确爲瘠。」

㊲ 「以」上隸釋闕六字。兩漢記：「今重刻本作「西隴鼎峙兮東」。」文學攷釋則作「民不聊生兮遂」。

㊳ 「救傾」上兩漢記謂重刻本有「扶危」。漢隸拾遺：「「救傾」上似是「扶跋」二字，其右邊皆隱隱可辨。說文：「跋，蹎跋也。」故云「扶跋救傾」。「遺」上是「孑」字，碑文作「孑」，惟左邊殘缺耳。」孑遺，遺留者，殘存者。詩經大雅雲漢：「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毛傳：「孑然遺失也。」陳奐傳疏：「方言、廣雅皆云：「孑，餘也。」靡孑遺，即無餘遺。」文學攷釋作「髡

艾究□兮，幼弱□□，振敵」。不取。又，「遺」上一字各本均闕，文學孜釋作「勿」。仝：即「全」字。說文入部：「仝，完也。从入从工。全，篆文仝，从王。」

㊴ 日稷：日昃。稷，假借爲「昃」。易豐：「日中則昃。」陸德明釋文：「昃，孟作『稷』。」穀梁傳定公十五年：「日下稷。」左氏春秋經定公十五年作「昃」。太玄應：「君子應以大稷。」注：「大稷，日將暮也。」

㊵ 黃邵朱龔：謂黃霸、召信臣、朱邑、龔遂，是漢代著名的循吏。見漢書循吏傳。召，碑作「邵」。兩漢記：「此十一字據洪釋如此。今重刻本作『拯溺亨屯兮，痛痍始起。咨門』。」「蓋不」下闕文，文學孜釋作「遠人倉庚」。

㊶ 充贏：充足而贏餘。說文：「贏，賈有餘利也。」

㊷ 僉：皆。「亍」，萃編作「丁」，存其下半。文翁：漢代循吏，治理蜀中，大行教化。事迹見漢書循吏傳。

㊸ 刻碑年月及題名，原拓闕，萃編無。今依隸釋補之。「五」下一字應是「年」；「月」上一闕字，金石錄跋作「二」；「癸」下闕字，當是「卯」，建寧五年正月丙辰朔，三月乙卯朔，二月當是丙戌朔，十八日是癸卯。此可以補通鑒目錄所未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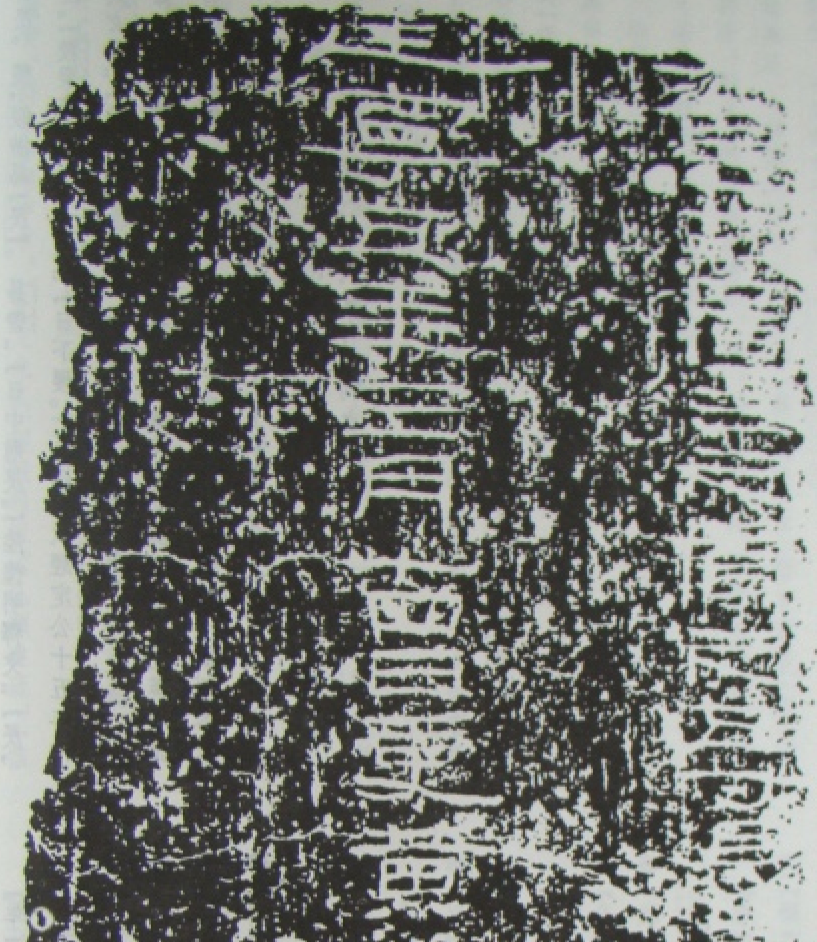
㊹ 兩漢記：「『衡官』下闕，据本碑當是『掾下辨』三字。」

㊺ 兩漢記：「『從史位』下闕，以天井題名考之，當是『下辨仇靖』四字。」

㊻ 「辨」下隸釋闕文，疑是「仇紼字」三字。天下碑錄以爲仇子長名紼。集古錄跋也說：「右不著撰人名氏，漢仇紼隸書。」

〇一一二　更黃腸掾王條主石

東漢建寧五年（公元一七二年）三月十四日



河南省洛陽城東北邙山出土，石藏河南省圖書館。拓片高五六厘米，寬二八厘米，隸書。

碑文

□臣□廣三尺，厚尺五寸，長二尺八寸，□□。∕建寧五年三月十四日，更黃腸掾王條主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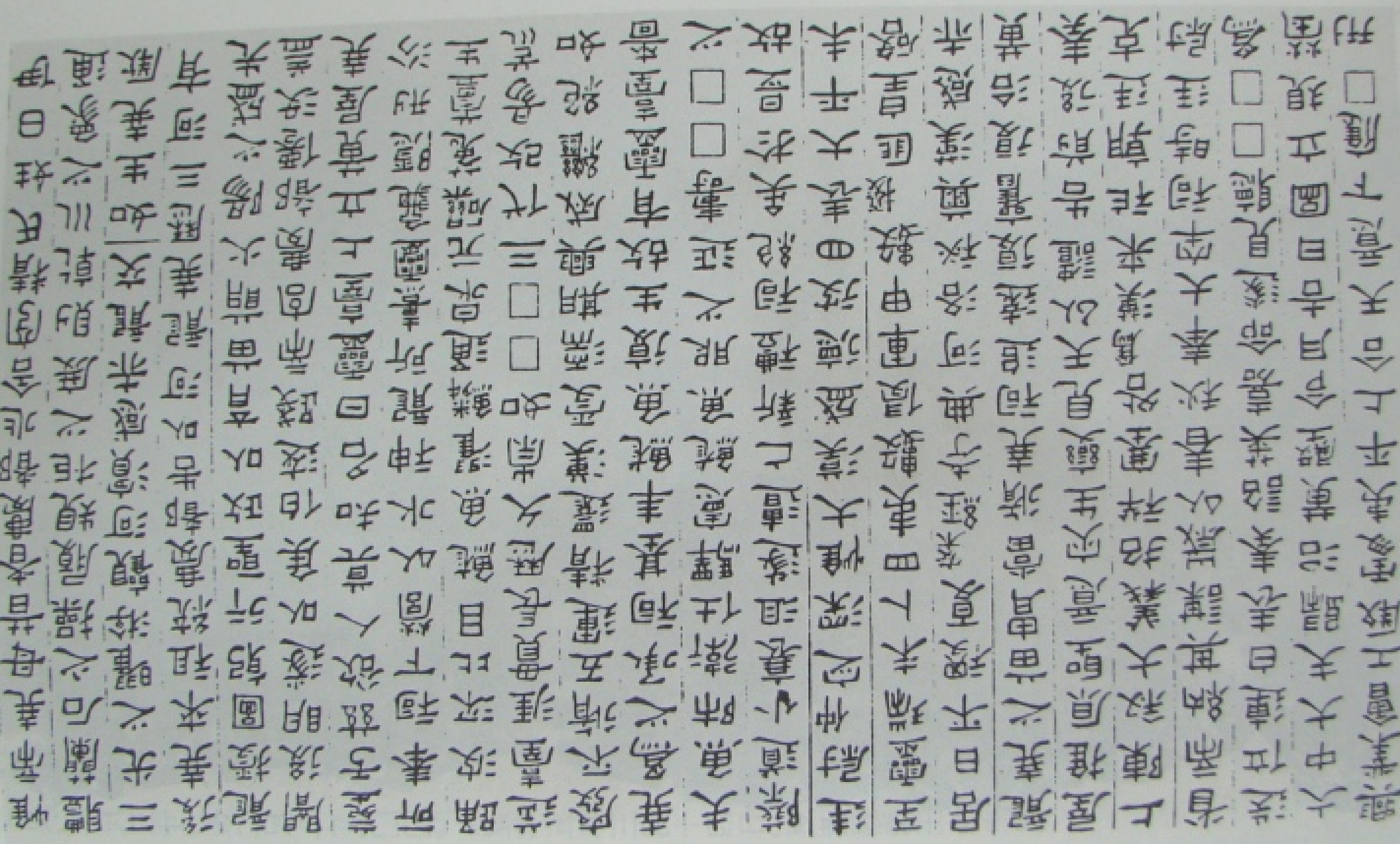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四八頁）

注釋

❶ 更黃腸掾王條主，大概是管理黃腸石事的官吏。

〇一一三　成陽靈臺碑

東漢建寧五年(公元一七二年)五月



□□鼓餝五色華精立闕通天戶闓少陽
前設大壂俟神之堂地跂石墠其下清涼
可舞八詠以奏大韶時濟陰大守魏郡審
晃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伸君
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神靈精粲依怙於人
廢之則亡存之則神須帥羣宗貧富相均
共慕市碑著立功訓□勒石銘中門之表
卜擇元日命革精誠先薦毛血謹慎犧牲
祈祠獲福神享其靈甘雨時降百穀孰成
幽荒率服徐方來庭萬國蒙祉黎元賴榮
莫不被德咸歌頌聲其辭曰
於赫處都德彊大兮承神精燿統赤裔兮
爰生聖堯名蓋世兮其受符命速帝制兮
廣彼之恩深荒外兮歷紀盈千垂遺愛兮
陵廟復崇享大祭兮上來多怙降福沛兮
萬國禧甯孰不賴兮光宣美勛永未蔽兮
垂視罔極億萬歲兮
濟陰大守魏郡陰安審君諱晃字元讓造
公車來成陽令博陵蠡□吾管君諱遵字
君臺從東明門司馬來丞潁川新汲尹茂
字伯舉遷下邳尉潁川襄城楊調字君舉
仲訢伯海從右中郎將遷鉅鹿大守仲球
伯儀從大尉掾遷呂長仲選孟高辟司徒
府遷從不絕皆興治大聖黃屋之力
建□□年——五月造

碑在山東省曹州濟陰縣，原石久亡，有據舊拓翻刻，文有衍脫訛誤。水經注：「地理志曰：成陽有堯冢靈臺。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于城爲西南，稱曰靈臺。」集古錄、金石錄並著錄。碑高一八六厘米，寬八八點五厘米，隸書。原有篆額，拓本未見。今據八瓊室萃錄本錄文，未分行。

碑文

惟帝堯母，昔者慶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軆蘭石之操，履規柜之度[1]。則乾巛之象，通三光之曜。游觀河濵，感赤龍交如生堯[2]。厥後堯來祖統，慶都告以河龍。堯歷三河，有龍授圖。躬行聖政，以育苗萌。火陽之盛，先闇後明。遂以侯伯，迻踐帝宮[3]。慶都僊沒[4]，蓋葬兮茲[5]。欲人莫知，名曰靈臺[6]。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下營以水[7]，神龍所熹。靈龜隱刑[8]，汾踊波深。比目鯱魚[9]，濯鱗通泉。玄碨菀薰，生滻臺涯[10]。貫長歴久，崇如□□[11]。

三代改易[12]，荒廢不脩。五運精還，漢受濡期[13]。興威繼絕[14]，如堯爲之。承祠基年[15]，鯱魚復生。故有靈臺耇夫[16]，魚陎衛仕，驛憲鯱魚[17]，服之莚壽[18]。□□之際[19]，道小衰沮[20]。遂遭亡新，禮祠絕矣。於是故廷尉仲定[21]，深惟大漢隆盛[22]，德彼四表。大平未至，靈瑞未卜[23]。四夷數侵，軍甲數擾。匪皇啓居，日禝不夏[24]。案經考典，河洛祕䆁[25]。漢感赤龍，堯之苗胄。當脩堯祠，追遠復舊。復治黃屋[26]，推原聖意。灾生變見，天以譴告。前後奏上，陳叙大義。招祥塞咎，爲漢來祚。朝廷克省，帝納其謀。歲以春秋，奉大牢祠。時廷尉迭位[27]，連白表奏[28]。詔荚嘉命[29]，遂見聽□。□爲大中大夫[30]，歸治黃壓。令月吉日，圖立規塋，興業會工，厥霧夷平。上合天意，下應□刑[31]。□□茲餝[32]，五色華精。立闕通天[33]，户嚮少陽。前設大壓，俟神之堂。地鋑石墠，其下清涼。可舞八詠[34]，以奏大章[35]。時濟陰大守魏郡審晃、成陽令博陵菅遵[36]，各遣大掾，輔助仲君[37]，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神靈精氣，依怙於人[38]。廢之則亡，存之則神。復陎羣宗，貧富相均，共慕市碑，著立功訓。□勒石銘，中門之表。卜擇元日，坐革精誠，先蔑毛血[39]，謹慎犧牲。祈祠獲福，神享其靈。甘雨時降，百穀孰成。幽荒率服，徐方來庭。萬國蒙祉，犂元賴榮[40]。莫不秎德[41]，咸歌頌聲。其辭曰：

於昔慶都，德彊大兮[42]。承神精燿，統赤裔兮。爰生聖堯，名蓋世兮。上受苻命[43]，迻帝制兮。廣彼之恩[44]，深荒外兮。歴紀血千[45]，垂遺愛兮。陵廟復崇，享大祭兮。上來多怙，降福沛兮。萬國禧寧[46]，孰不賴兮。光宣美勛，永未幣兮[47]。垂視冈極，億萬歲兮。

濟陰大守魏郡陰安審君諱晃，字元讓，從公車令來[48]；成陽令博陵蠡吾菅君諱遵[49]，字君臺，從東明門司馬來；丞潁川新汲尹茂，字伯舉，遷下邳尉；尉潁川襄城楊調，字君舉[50]；仲訢伯海，從右中郎將遷鉅鹿大守；仲球伯儀，從大尉掾遷呂長[51]；仲選孟高辟司徒府，遷徒不絕[52]，皆興治大聖黃屋之力。

建寧五年五月造㉝。

（八瓊室卷五；隸釋卷一；兩漢記卷一六）

注釋

❶ 柜：「矩」的俗字。規矩，規則，法度。

❷ 如：而，連詞。隸釋作「始」，非。

❸ 迭：通「佚」。隸釋洪注：「迭，即「佚」字。」

❹ 偒沒：謂逝世。沒，通「歿」。集古錄跋也作「沒」。隸釋作「歿」，殆以義改之。

❺ 𦵔：同「葬」。隸釋作「𡑞」，同。亐：同「于」。

❻ 關於成陽靈臺，後漢書地理志載，元和二年二月「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章帝紀也載，「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李賢注引郭緣生述征記謂「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臺，上有祠廟。堯母陵俗亦名靈臺大母」。與碑正合。隸釋洪注：「堯葬慶都于成陽，名曰靈臺。」

❼ 晉：通「縈」，縈繞。

❽ 刑：通「形」。隸釋：「刑，爲「形」。」隱形，潛藏其形。

❾ 鯱：同「蚌」。字又作「鮭」、「硥」。

❿ 玄：摹本避諱改作「元」。碟：當是「碟」字。蘆：同「蘆」。逘：同「延」，蔓延。因蔓延常連用，受「蔓」字影響，類化而加形符。

⓫ 兩漢記：「「崇如」下，洪闕二字，今諦審，似是「不顏」二字。「顏」與「涯」爲韻也。」又說，「「崇如」之「如」，與前「感赤龍交如生堯」句之「如」字，皆即「而」字，古「而」、「如」通用。堯廟碑又曰：「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可以互證也。」

⓬ 昜：本「陽」的初文，碑刻中又常與「易」字相混，此爲「昜」字。

⓭ 濡：同「儒」。集古錄作「濡」，稱「「漢受濡期」，莫曉其義也」。

⓮ 烕：同「滅」。隸釋洪注：「烕，爲「滅」。」

⓯ 基：通作「朞」。隸釋洪注：「基，爲「朞」。」朞年，一週年。

⓰ 畗：同「畜」。

⓱ 帀：同「師」。隸釋洪注：「疑「仕」當讀爲「士」。「憲」當讀爲「獻」也。」

⓲ 莛：通「延」。八瓊室摹作「延」，乃翻刻所改。

⓳ 「之」上闕二字。兩漢記：「今按，似是「哀平」二字。」其說可從。「哀平」，西漢哀帝、平帝也。

⓴ 小：通「稍」，漸漸。衰沮：衰微崩壞。

㉑ 集古錄跋：「姓名摩滅，不可讀矣。」然金石錄跋謂「今驗其缺處，姓下隱隱有「定」字，知其名「定」。而其後云「濟陰太守審晃，成陽令管遵，各遣大掾輔助仲君」，知其姓「仲」。仲氏世爲成陽人，定有墓在雷澤，碑尚存，其額題「漢故廷尉仲君碑」，有云「表祠唐堯，爲漢祈福」。又云「爲廷尉卿，託病乞歸，脩堯靈臺黃屋三十餘。上聽，拜太中大夫」云」。隸釋作「仲定」。

㉒ 「大漢」下隸釋有「隆」字，八瓊室摹本脫。

㉓ 「卜」，隸釋、兩漢記作「下」，「至」與「下」同義並舉，可通。

㉔ 禝：同「稷」，通「昃」。日昃，太陽偏西。夏：即「夏」，通「暇」。釋名釋天：「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隸釋洪注：「碑以「不夏」爲「不暇」。」「日禝不夏」，八瓊室摹本作「日不禝夏」，乃翻刻之誤。

㉕ 河洛：指河圖、洛書。金石文字辨異攷：「萁，即「萁」字。」

㉖ 治：同「治」，修建。八瓊室摹本改作「治」。

㉗ 「迭」，隸釋、兩漢記作「迭」，乃「迭」之形訛。金石文字辨異屑：「迭，即

「迭」。文學攷釋不察，改繁體爲「還」，差之遠矣。

㉘「白」，隸釋作「自」，誤。文學攷釋照錄，亦誤。兩漢記：「「白」，洪作「自」，當是洪刻之訛。」八瓊室摹本作「白」。

㉙英：「筴」的俗字，通作「策」。詔策，詔書策命。隸釋作「英」，誤。文學攷釋沿作「英」，亦誤。

㉚聎：即「聽」字。八瓊室：「「聽」下洪闕二字，諦審似是「容拜」，可補洪氏之闕。」

㉛「刑」，隸釋闕。翻刻本有。兩漢記：「「下應」下洪闕五字，今諦審其弟二字是「刑」字，即「形」也。」

㉜「慈」，隸釋闕。餝：同「飾」。

㉝「立」，隸釋作「上」。兩漢記：「「立」，洪作「上」，則二字皆可通，存以俟攷可也。」

㉞「八」，隸釋作「几」，誤。「詠」，隸釋闕。兩漢記：「「以奏」上是「詠」字……八詠，蓋亦葛天氏八闋之類歟？」文學攷釋誤同隸釋。

㉟「奏」，隸釋闕。兩漢記：「「大章」上一字是「奏」字。」

㊱菅：同「管」。漢碑「竹」部與「艸」部相混者多。

㊲「仲」，集古錄闕，八瓊室作「伸」，翻刻之誤。仲君，當即上文之「仲定」。

㊳依怙：同義連文，依憑，憑恃。

㊴元日：吉日。元，善也。亝：「齊」的異體。蔍：「薦」的俗字，進獻。隸釋洪注：「蔍，即「薦」字。」

㊵犂：通「黎」。隸釋洪注：「犂，爲「黎」。」黎元，黎民百姓。

㊶「袨」，隸釋作「被」，當是「被」字。兩漢記：「恐是「抱」字。此亦當存疑攷者也。」作「抱」非。八瓊室：「「莫不袨德」，蓋「被」字之殘損者，「袨」即「被」，與洪正同。」

㊷彊：同「彌」。

㊸「上」，八瓊室作「其」，乃翻刻本之誤。兩漢記：「「上」字，此拓本作「其」，則皆翻本之誤也。」苻命：上天預示帝王受命的符兆。苻，同「符」。

㊹彼：通「被」，蒙覆，蒙受。隸釋洪注：「被，爲「彼」。」

㊺盁：同「盈」。該字上半泐，又據其下「皿」似「四」，而誤翻作「四千」。兩漢記：「「盈千」云者，統以千計之詞耳。」

㊻禧寧：同「喜寧」，喜樂安寧。

㊼「朱」，隸釋闕。蔽：本當作「蔽」，通「敝」，破敗，敗壞。

㊽隸釋有「令」字，翻刻本脫。

㊾「蠡」下翻刻衍一字。八瓊室：「「蠡」下衍一字，已泐。」

㊿隸釋作「遷下邳尉尉」，八瓊室闕一「尉」字。

51 呂長：下級官名。呂，似通「閭」。八瓊室跋：「「呂」，蓋今之「旅」字。」不取。

52 「徙」，文學攷釋作「徒」，誤。

53 隸釋有「寧五」二字，八瓊室摹本闕，跋稱「「寧五」二字全泐，洪所見時，當尚具存」。是也。水經注謂「漢建寧四年五月，成陽令管遵所立」，誤。

〇一一四　武榮墓碑

東漢建寧年間(公元一六八至一七二年)刻，無具體年月



碑在山東省濟寧縣孔子廟朝門西側，東向，今存濟寧市博物館漢碑室。石通高二三九厘米，寬六四厘米。拓片通高一七二厘米，寬五五厘米，隸書。額題「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陽文隸書。額下有穿，穿當碑之正中，文在穿下碑右，不適穿之左，其左半石上無文字。闕字據隸釋補。

碑文

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❶，闕幘❷，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微❸，靡不貫綜。久斿大學❹，藐然高厲❺。鱻於雙匹❻，學優則仕。爲州/書佐、郡曹史、主/薄、督郵、五官掾功曹、守從事。年卅六，汝南蔡府君察[舉孝]廉，□□郎中❼，遷執金吾/丞。遭孝桓大憂，屯守玄武❽，慼哀悲惶❾，加遇害氣，遭疾隕靈❿，□□□□⓫。君即吳郡[府]/卿之中子⓬，敦煌長史之次弟也⓭。廉孝相承，亦世載[悳]⓮。不忝□□，□□命□⓯，[不竟台]/衡。盖觀德於始，述行於終。於是刊[石]勒銘，垂示無[窮]。其[辭曰]：/

天降雄彥，資才卓茂。仰高鑽堅，允文允武。內幹三署⓰，外□阫旅⓱。□勒屯守，[奮威]□/[武⓲。旌]旗絳天，雷震電舉⓳。敷燿赫[然]，陵惟哮虎⓴。當遂股肱，□之元輔㉑。[天何不弔，降此]/□咎㉒。痛乎我君，仁如不壽㉓。爵不副德，位不稱功。咸喪傷愴㉔，遠近哀同。身[沒]□□㉕，[萬/世諷]誦。/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四九頁；隸釋卷一二；兩漢記卷八；萃編卷一二；文學攷釋三章，六三二頁；漢碑集釋二九五頁）

注釋

❶ 據漢書儒林傳：詩於魯則申培公事浮丘伯，爲訓故以教。弟子瑕丘江公盡能傳之。韋賢治詩，事博士瑕丘大江公，傳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由是魯詩有韋氏學。韋氏章句，史所不著，惟見於此碑。

❷ 闕幘：指未冠之時，表示未成年。隸釋洪注：「闕幘者，未冠幘之稱。」後漢書輿服志：「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遠冒也。」

❸ 甄微：鑒察精微。平津讀碑記卷一：「漢書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東平王思傳上書求太史公書，楊終傳受詔刪太史公書，此皆秘府藏本；漢書亦至漢末有應劭集解、服虔音義。二書志傳，榮其嚆矢矣。」

❹ 斿：即「游」字，亦作「遊」，謂游學。

❺ 藐：同「邈」。漢隸拾遺執金吾丞武榮碑：「藐然，高貌也。字亦作「邈」，楚辭離騷「神高馳之邈邈」是也。「厲」亦「高」也。呂氏春秋季冬篇注云：「厲，高也。」廣雅同。皐陶謨「庶明厲翼」，史記夏本紀作「衆明高翼」。劉歆遂初賦云：「天烈烈以厲高兮。」是「厲」與「高」同義。」

❻ 鱻：同「鮮」。說文魚部：「鱻，新魚精也。从三魚，不變魚也。」這裏假借爲「尟」，少也。匹：即「匹」字，匹配。隸釋洪注：「鱻，古「鮮」字，「鱻於雙匹」者，「鮮雙寡匹」也。」

❼ 「郎中」上二字泐，隸釋、兩漢記闕，文學攷釋作「遂除」，當是以義補之。

❽ 玄武司馬主掌玄武門，屬衛尉，不屬執金吾。此以執金吾屯守玄武門，乃是遭國大喪，以備非常。

⑨ 慼：即「慼」字，悲哀之義。慟：即「慟」，悲傷。

⑩ 隕靈：謂死亡。桓帝崩，無子。城門校尉竇武定策，至河間奉迎靈帝，入嗣大統。自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帝崩，至建寧元年正月庚子靈帝即位，相距二十四日。武榮供宿衛，身染風寒而逝。

⑪ 此句四字隸釋等諸本均闕，文學玫釋作「於乎哀哉」，備參。

⑫ 吳郡府君，即其父武開明，金石錄著錄有吳郡丞武開明碑。

⑬ 敦煌君，名斑，字或作「班」。武斑碑：「斑，字宣張。」額題「敦煌長史」。武氏石闕銘：「開明子宣張，除敦煌長史。」皆其證。

⑭ 亦：通「奕」。奕世，累世，世世代代。詩經大雅文王：「不顯亦世。」「亦世載惪」，秦漢碑述作「亦載世惪」，誤倒。

⑮ 「命」上泐四字，「命」下泐一字，隸釋以來均闕，文學玫釋作「不忝前人，才多命限」。

⑯ 幹：與「管」通，主領，主管。後漢書竇憲傳：「內幹機密。」李賢注：「幹，主也。或曰古「管」字也。」三署：五官署、左右署，合稱三署。

⑰ 「外」下一字隸釋闕，文學玫釋作「整」。

⑱ 「勒」上一字隸釋闕，文學玫釋作「嚴」。「威」下一字闕，文學玫釋作「元」，實「玄」字，清人避諱改。「畜威」，秦漢碑述作「田威」，誤。漢隸「畜」與「畜」形近，易誤讀。

⑲ 绛天：把天空染成紅色。形容聲勢之盛。班固封燕然山銘：「玄甲耀日，朱旗绛天。」「雷舉」，文學玫釋作「雷擧」，誤。

⑳ 陵：即「陵」字，通「棱」。漢隸拾遺「「陵」與「棱」同，棱，威也。」漢書李廣傳：「威棱憺乎鄰國。」李奇云：「神靈之威曰棱。」後漢馬棱，字伯威。是「棱」與「威」同義。」哮：虎吼聲，本字爲「虓」。詩經大雅常武：「闞如虓虎。」

㉑ 「之」上一字泐，隸釋等均闕，文學玫釋作「登」，備參。

㉒ 「咎」上一字隸釋闕，當是「災」字。

㉓ 瘜：即哀痛之「痛」的加形字。我：即「我」字。孔宙碑：「於顯我君。」用法同。如：而。論語雍也：「仁者壽。」碑反用其意，慨歎武榮仁而不得長壽。

㉔ 裏：同「懷」，懷抱。文學玫釋作「裏」，誤。

㉕ 「身沒」後二字泐，隸釋闕，文學玫釋作「名立」，文義可通。

〇一一五　宣曉墓石刻

東漢熹平元年（公元一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墓石近年於河南省鞏義縣出土，具體時間、地點不詳。石高四七厘米，寬二七厘米，隸書。穿在石中部，損一字。

碑文

老無任❶，汝南山桑髡/鉗宣曉❷，熹平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物故。/

（中國書法二〇〇四年第一一期新見漢代誌墓刻銘研究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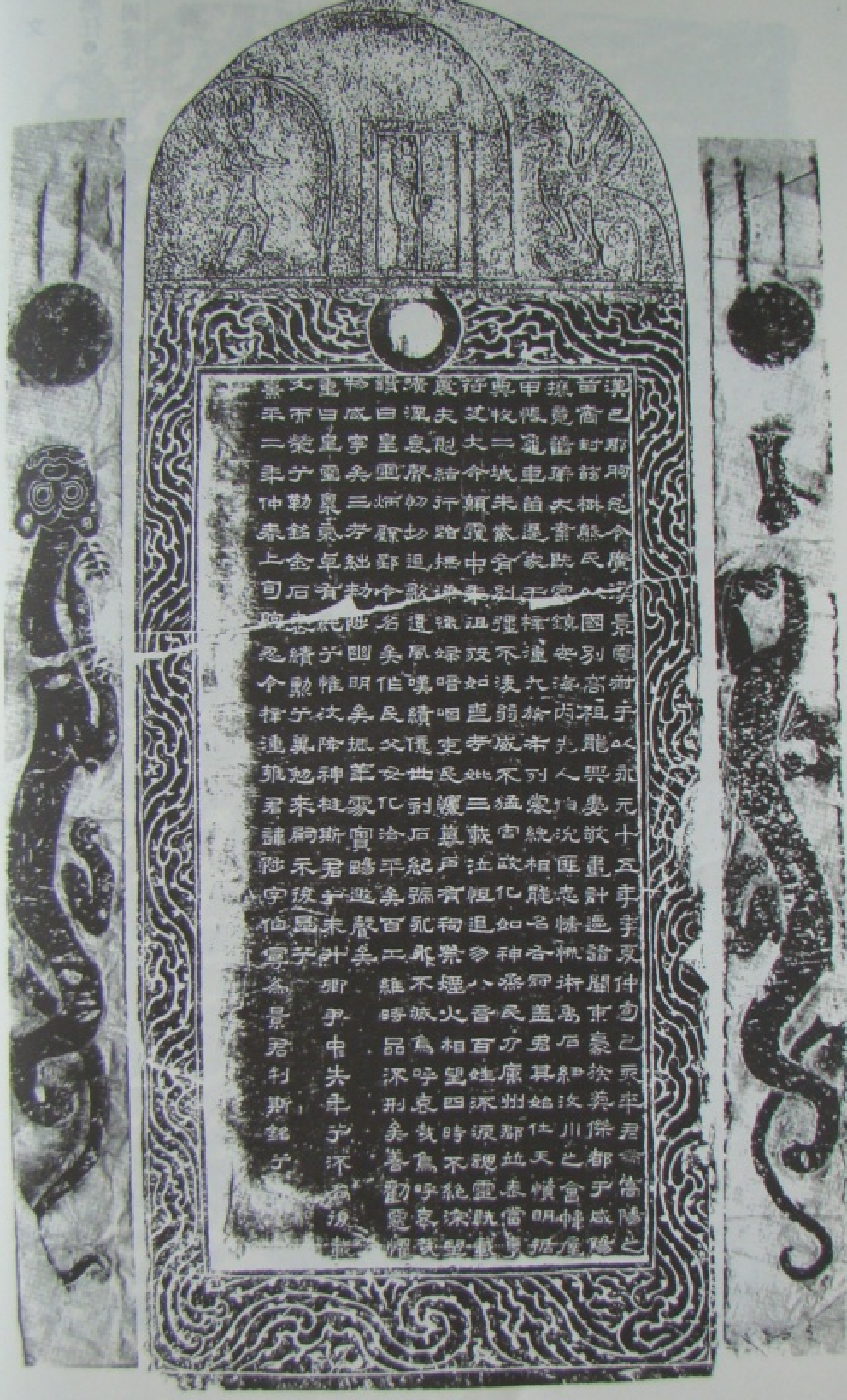
注釋

❶無任：即無任徒，古代無技能，或者無力取保的勞役刑徒。隸釋漢冀州刺史王純碑：「直邊發無任見徒，掌錄遣之。」

❷髡：本是「髮」的俗字。這裏當作「髡」，原刻訛混。髡鉗，古代刑罰，剃除頭髮，並以鐵圈束頸。

〇一一六　巴郡朐忍令景雲碑

東漢熹平二年（公元一七三年）二月上旬



二〇〇四年三月於重慶市雲陽縣舊縣地址，漢晉朐忍縣故城遺址出土。碑斷爲兩截，斷處文字損壞一一字，餘完好如新，甚可寶貴。碑高一八二厘米，寬八一厘米，隸書，四周鐫刻對稱花紋圖案。額作細綫暈首，無題銘，左雕朱雀，右刻玉兔，中鐫婦人掩門圖。碑側浮雕青龍、白虎，制作精美。

碑文

漢巴郡朐忍令[1]，廣漢景雲叔于以永元十五年季夏，仲旬己亥卒。君帝高陽之/苗裔，封茲楙熊氏[2]，以國別。高祖龍興，婁敬畫計，遷諸關東豪族英傑，都于咸陽[3]，/攘竟蕃衞[4]。大業既定，鎮安海內。先人伯況，匪志慷慨[5]。術禹石紐[6]，汶川之會。幃屋/甲帳[7]，龜車留遰[8]。家于梓潼[9]，九族布列[10]。裳絻相襲[11]，名右冠盖。君其始仕，天憒明哲[12]，/典牧二城，朱紫有別。彊不淩弱，威不猛害。政化如神，烝民乃厲[13]。州郡竝表，當亨/苻艾[14]。大命顛覆，中年徂歿。如喪考妣，三載泣怛，遏勿八音[15]，百姓沶淚。魂霊既載，/農夫恩結[16]。行路撫涕，織婦喑咽。吏民懷慕，戶有祠祭。煙火相望，四時不絕。深野/曠澤[17]，哀聲忉切。追歌遺風，嘆績億世。刻石紀號，永永不滅。烏呼哀哉！烏呼哀哉！/讚曰：

皇霊炳璧[18]，郢令名矣。作民父母，化洽平矣。百工維時，品沶刑矣。善勸惡懼，/物咸寧矣。三考絀勑，陟幽明矣[19]。振華處實，賜遐聲矣[20]。/重曰：

皇霊稟氣，卓有純丫。惟汶降神，梃斯君丫。未升卿尹，中失年丫。沶名後載，/久而榮丫。勒銘金石，表績勳丫。冀勉来嗣，示後昆丫。/

熹平二年，仲春上旬，朐忍令梓潼雍君，諱陟，字伯㝵為景君刊斯銘丫[21]。/

（中國書法二〇〇五年第五期漢巴郡朐忍令景雲碑考）

注釋

[1] 朐忍：縣名，漢屬巴郡，晉作「朐䏰」，乃受「朐」類化而加偏旁。故城在今重慶市雲陽縣舊縣。以其地下濕，多朐忍蟲而得名。朐忍即蚯蚓的音轉。其得名理據，參讀史方輿紀要卷六九、本草綱目卷四二。

[2] 楙：即「楚」字。史記楚世家：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爲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其支脈有季連，爲芈姓，至周文王，有季連苗裔鬻熊，後世以爲熊氏。

[3] 漢書高帝紀載，高祖六年「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元和姓纂梗：「景，芈姓，楚公族也。漢初徙山東豪族於關中，今好畤、華陰諸景是也。」

[4] 竟：通「境」。蕃：通「藩」。衞：「衛」的俗字。藩衛，屏藩保衛。

[5] 匪：假借爲「斐」。詩經衛風淇奧：「有匪君子。」禮記大學引作「斐」。

❻ 術：通「述」，述說。說文通訓定聲履：「術，段借爲述。」漢書賈山傳：「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顏師古注：「術，亦作述。」石紐：相傳禹出生於石紐，在今四川省汶川縣境。史記夏本紀正義引蜀王本紀：「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

❼ 幃屋：通「帷幄」。

❽ 龜：古代官印以龜爲紐，因以龜指代官印。留遰：停留下來。此指景雲之先人伯況到蜀中爲官，於是留在蜀中。

❾ 梓潼：即「梓潼」，縣名，在今四川省。此謂景氏由關中好畤徙居蜀中。

❿ 「九」，中國書法釋文作「六」，似非。

⓫ 絻：通「冕」。裳冕，指代官吏、仕宦。「襲」，漢碑全集作「龍」，誤。該字構件「衣」夾在左右二構件之間，以求方整。

⓬ 憤：「賁」的加形專字。

⓭ 厲：振作，振奮。謂社會大治，民心振奮。

⓮ 亨：本「享」的異體，這裏讀爲「享」。

⓯ 遏：停止。漢碑全集作「追」，誤。尚書舜典：「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傳：「遏，絶。密，靜也。」指人民悲哀，停止音樂。

⓰ 悤：即「惻」，悲惻，哀切。

⓱ 壄：即「野」字，漢碑多如此。

⓲ 辟：當是「璧」字。

⓳ 絀：通「黜」。尚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孔傳：「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

⓴ 革：「華」的俗字。遻：「遝」的俗字。

㉑ 曼：即「曼」字。景雲以永元十五年卒，至熹平二年，已歷七十年，新任朐忍令雍陟始爲之立碑，以彰其德。

〇一一七　楊淮表紀

東漢熹平二年（公元一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摩崖刻，原在陝西省褒城縣石門之崖壁，現藏陝西省漢中市博物館。黄門卞玉過石門，感楊孟文治道功德，乃作文刊石以頌之。宋紹興中發現，歐陽修、趙明誠均未見。石高二七四厘米，寬七三厘米。拓片高一八九厘米，寬五〇厘米，隸書。無額。兩漢記：「字畫皆因石勢爲之，參差古拙。」

碑　文

故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邳❶。舉孝廉，尚書侍郎、上蔡雒陽/令、將軍長史、任城金城河東山陽太守、御史中丞，三爲尚書，尚書令、/司隸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❷。伯邳從弟諱弼，字穎伯❸。舉孝廉，西鄂長。/伯母憂，去官。復舉孝廉，尚書侍郎，遷左丞❹、冀州剌史、大醫令、下邳/相。兄弟功德牟盛❺，當究三事，不幸早隕。國喪名臣，州里失覆。二君清/□❻，約身自守，俱大司敍孟文之元孫也❼。/

黄門同郡卞玉，字子珪❽，以熹平二年，二月廿二日❾，謁歸過此，追述勒銘❿，故賻表紀⓫。/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五一頁；隸續卷一一；兩漢記卷一三；漢碑集釋三八七頁）

注　釋

❶楊淮：楊渙之孫。華陽國志序志作「準」，非。厥：同「厥」，語助詞，石門頌「楊君厥字孟文」，與此同例。隸續跋：「『厥』字爲語助，大司隸有石門碑，亦云『楊君厥字孟文』。今古皆以『厥』爲孟文之名，得此始知其非。」邳：同「邳」。

❷「三」字隸續闕。兩漢記：「洪氏所錄『中丞』下闕一字，今驗石本，是『三』字。」潛研堂跋尾卷一也以爲有「三」字。敍：「隸」的俗字。

❸弼：即「弼」字。華陽國志卷一二：「漢中太守楊文方。文方子穎伯，冀州剌史。」

❹「左」，隸續作「注」，非。兩漢記：「『遷』下是『左』字，洪訛作『注』。」

❺「兄」，隸續、兩漢記、萃編均作「元」，非。漢隸拾遺司隸校尉楊淮銘：「『兄』即『兄』字也。此碑自『故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至『河南尹』，皆敍楊淮歷官之事。自『伯邳從弟諱弼字穎伯』至『下邳相』，皆敍楊弼歷官之事。此云『兄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乃總承上文而言。故下文云：『二君清□，約身自守，俱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今本隸續『兄弟』作『元弟』，乃傳刻之譌。若云『元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則是專美楊弼，而不及楊淮，無是理也。洪氏跋云：『凡稱元子、元兄、元舅之類，皆以長言之；二楊俱曰元孫，猶元士，然以元爲美稱也。』此但釋元孫，而不及元弟，故知今本『元弟』爲傳刻之譌也。而葉氏九苞金石錄補乃云：『獨悼穎伯未登三公之位而卒，故稱元弟以美之。』謬矣。蓋今拓本『兄』上口字，右邊一直微缺，而下一横較長，與『元』字相似，葉氏既爲誤本隸續所惑，遂不復細審而爲之說也。」牟：假借爲「侔」。說文：「侔，齊等也。」兩漢記謂「『牟』即『侔』之省」，非。

❻「清」下一字泐，兩漢記闕，隸續作「頌」。或早期拓本未泐。

❼敍：「隸」的俗字。元：吉，善，美。尚書舜典：「惇德允元。」孔傳：

「元，善之長。」國語晉語七：「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韋昭注：「元，善也。」元孫，善孫，賢孫。潛研堂跋尾：「孟文伯邳祖孫皆爲司隸校尉，故稱大司隸以別之。」

❽ 校碑隨筆：「舊拓本末行無「黃門」之「黃」字，翁氏兩漢金石記闕之，王氏金石萃編補足之。今據拓本，「黃」字固未泐，蓋當時遺拓也。舊拓本遺拓「黃」字不奇，以其正當前行泐處，乃竟有遺拓「卞玉」二字，則奇。」隸續有「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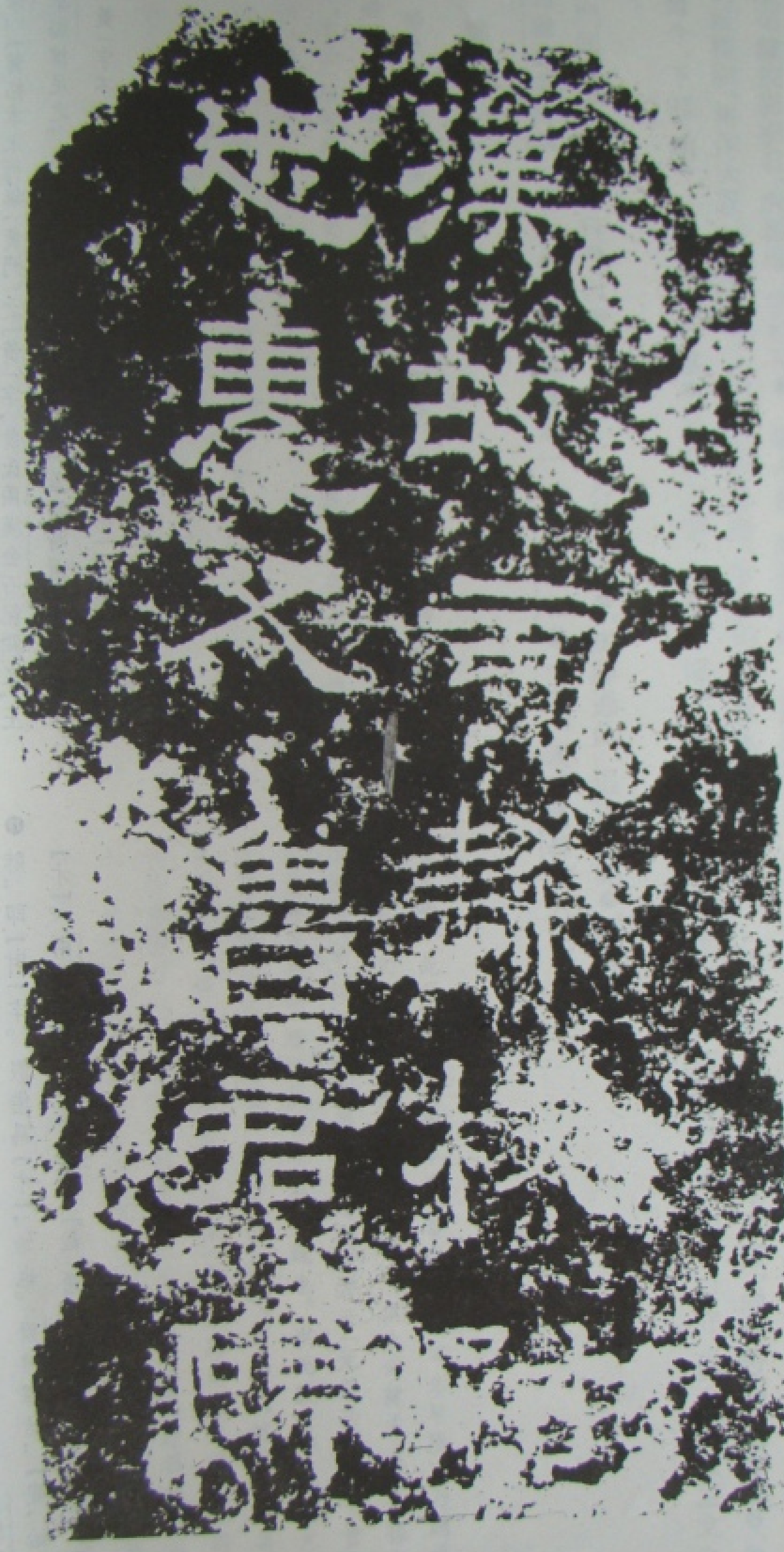
❾ 「廿二日」，隸續作「廿一日」，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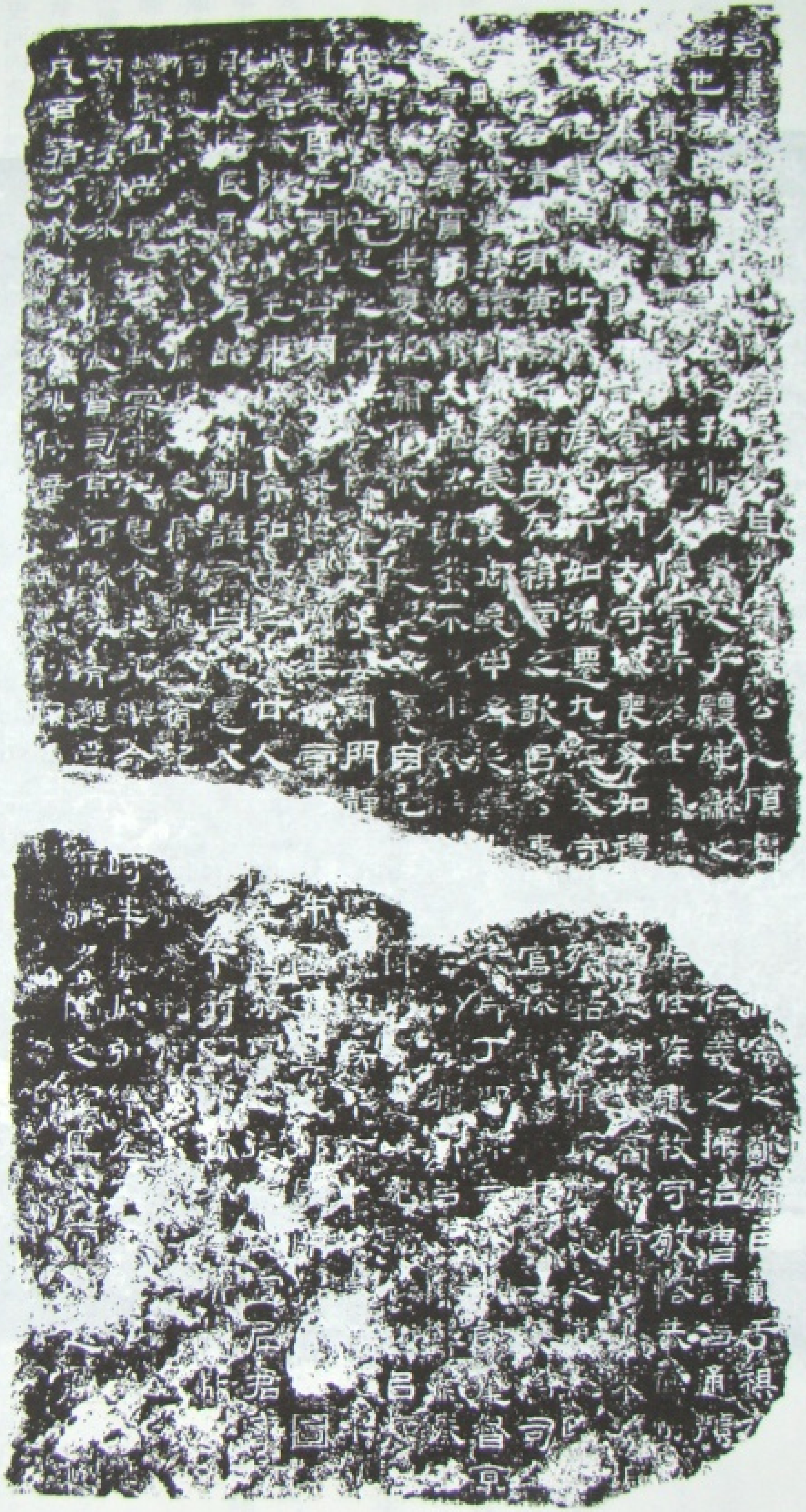
❿ 勒銘：鐫刻銘文。指二十六年前王升爲楊孟文所勒之石門頌。

⓫ 財：即「財」字。假借爲「才」，始也。爾雅釋詁：「哉，始也。」哉，通「才」。兩漢記：「「財」即「纔」、「裁」通用之字，謂至是始爲之表紀也。」

○一一八　魯峻墓碑

東漢熹平二年(公元一七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天下碑錄記石在濟州任城縣墓前，金石錄卷一六記在任城縣學。後保存於山東省濟寧縣孔子廟戟門東側，西向，今藏濟寧市博物館。明代時碑已斷裂，碑高二八九厘米，寬一四九厘米，厚二三厘米。拓片陽高一九八厘米，寬一〇〇厘米；陰高一三二厘米，寬一〇二厘米，均隸書。額高五九厘米，寬二八厘米，題「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亦隸書。隸續另有魯峻碑陰，實乃范式碑之陰而誤系。

碑文

君諱峻，字仲巖[1]，山陽昌邑人。其先周彣公之碩胄，□□伯禽之懿緒[2]，吕載丂祖考之/銘也。君則監營謁者之孫，脩武令之子[3]。體純龢之[德，秉]仁義之操。治魯詩，兼通顏氏/春秋[4]，博覽羣書，無物不栞[5]。學為便宗，行為士表[6]。漢□始仕[7]，佐職牧守。敬恪恭儉[8]，州里/歸稱。

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大守丞。喪父，如禮[9]。[辟]司徒府，舉高弟，侍御史、東郡頓/丘令。視事四季，比縱豹、產[10]，化行如流。遷九江大守，□殘酷之刑[11]，行循吏之道。統政□/載，穌若清風，有黃霸、召信臣在穎南之歌[12]。吕公事去官，休神家衖，未能一朞，為司空/王暘所舉[13]，徵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延熹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隸校尉，董督京/輦[14]，掌察羣寮，蠲細舉大，榷然疏發[15]。不為小威，吕[濟其]仁；弼中獨斷[16]，吕效其節。案奏□/公[17]，彈紏五卿[18]，華夏祗肅，佞穢者遠。遭母憂，自乞[19]，[拜]議郎[20]。服竟，還拜屯騎校尉。吕病[遜]/位，守疏廣止足之計[21]，樂於陵灌園之絜[22]，閉門靜居，琴書自娛。年六十二，熹平元年□/月癸酉卒[23]，明年四月庚子葬。

於是門生汝南干□[24]，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留誠屯，東郡夏侯弘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謚宣尼。君事帝/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謚君曰忠惠父[25]。[息叡]不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構[26]，斨薪弗/何[27]，悲蓼莪之不報[28]，痛昊天之靡嘉。頪企有紀，[能]不號嗟[29]，刊石敘哀。其銘曰：/

巖巖山岳，礧落彰較[30]。棠棠忠惠，令德孔爍[31]。命□時生，雅度弘綽[32]。允彣允武，厥姿烈逴[33]。/內懷溫潤，外撮強虐[34]。督司京師，穌然清邈[35]。當□緄職，為國之榷[36]。匪究南山，遐邇忉惻[37]。/凡百君子，欽謚嘉樂。永傳啻齡[38]，晻矣旳旳[39]。/

碑陰

故吏河內襄菅懿幼遠千[40]。/故吏九江壽春陳龔伯麟五百[41]。/故吏九江壽春任琪孝長五百。/故吏東郡頓丘許踰伯過五百。/門生沛國譙丁直景榮千[42]。/門生勃海高成呂圖世階千。/門生東郡濮陽殷敦登高千[43]。門生汝南召陵干商朝公五百。/門生南陽新野魏顯文臺五百[44]。/門生平原殷路龍顯公五百[45]。/門生平原西平昌壬端子行五百[46]。/門生陳留尉氏胡嵩永高五百。/門生陳留尉氏胡昱仲表五百。/門生濟陰定陶桿真子然五百[47]。/門生任城樊兒雄大平五百。/門生平原樂陵路福世輔三百。/門生魏郡斥丘李牧君伯三

百。/門生魏郡繁陽王輔子助三百。/門生任城任城周普妙高三百。/門生任城任城吳盛子興三百。門生勃海重合梁愘叔節三百㊽。/

以上爲上列

門生河東蒲反李□□時三百㊾。/門生河東蒲反陽成□文智三百。/門生汝南汝陽鄭立□節三百。/門生東郡臨邑夏侯宏子松二百。/門生東郡博平孫謙□□二百。/門生東郡樂平邢顯□□二百。/門生東郡樂平邢□季□二百㊿。/門生魏郡內黃馬萌子□二百[51]。/門生魏郡犂陽王□少□二百[52]。/門生汝南濦强尹徒超□二百[53]。/門生汝南濦强尹顯叔□二百[54]。/門生勃海南皮劉扶節□□百。/門生勃海南皮劉盛興□□百[55]。/門生河間阜成東鄉晨子□二百[56]。/門生河間阜成東鄉恭公□二百。/門生平原西平昌劉丕景高二百[57]。/門生平原般張謙伯讓二百[58]。/門生陳留尉氏夏統子思二百。/門生濟陰乘氏許仁伯德二百。/門生濟陰離狐周維元興二百。/義士梁國寧陵史强强良二百。/

以上爲下列

（北圖拓本匯編一册一五二頁；隸釋卷九，兩漢記卷八；萃編卷一五；文學攷釋三章，六五五頁；漢碑集釋三九〇頁）

注　釋

❶ 金石録跋：「酈道元注水經引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金鄉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冢前有石祠，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今墓與石室尚存，惟此碑爲人輦至任城縣學矣。余嘗得石室所刻畫象，與延之所記合。又其他地里書如方輿志、寰宇記之類皆作『峻』，惟水經誤轉寫爲『恭』爾。」『巗』，隸釋、兩漢記作『嚴』，萃校『碑作「字仲嚴」』，恐不確。『巗』與『峻』，名字相覆。『字仲』二字，山東金石志闕。

❷ 周妀公：周公旦，謚『文』。伯禽：周公之子，封於魯。『伯禽』前二字泐，隸釋、萃編均闕，文學攷釋作『魯公』，意義可通。懿緒：美善的後代。

❸ 『監』，文學攷釋作『臨』，誤。『武』，山東金石志闕。

❹ 魯人眭孟以公羊春秋授嚴彭祖和顏安樂，故公羊有嚴、顏二學。『氏春』二字，山東金石志闕。

❺ 栞：即『刊』字，義爲識。隸釋洪注：『碑以「栞」爲「看」。』非是。漢隸拾遺司隸校尉魯峻碑：『隸釋云「以栞爲看」，隸辨云「栞乃刊正之刊」，兩漢金石記云「栞，即刊字，猶筆削勘定之義」。念孫案：廣雅云：「記、栞、志，識也。」識即「多學而識之」之識，「博覽群書，無物不栞」，即曲禮所謂「博聞強識」，非謂觀看，亦非謂刊正也。』獨笑齋卷五謂『碑借「栞」爲「甄」』，亦有理。綏民校尉熊君碑有『綜覽百家，無所不甄』，文與此同；尚書禹貢『九山刊旅』，開母石闕銘作『甄旅』，是其證。『無』『不』二字，山東金石志闕。

❻ 偄：同『儒』。儒宗，儒學宗師。史記叔孫通列傳：『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隸釋洪注：『「偄」，即「儒」字。』

❼ 仕：同『仕』。隸釋作『体』，與原刻不合。士：即『士』字。中間一小横爲衍畫。漢碑集釋作『杢』，不當。

❽ 愘：又作『愙』，省作『恪』。兩漢記：『愘，即「恪」。』說文心部：『愙，敬

也。从心，客聲。」徐鉉等曰：「今俗作『恪』。」帝堯碑「若不虔恪」，魏孔羨碑「追存二代三恪之禮」，皆作「恪」，乃移「心」部於旁。

❾ 如禮：指按喪禮服喪。

❿ 縱：通「蹤」。隸釋洪注：「縱，爲『蹤』。」豹産：西門豹、子産。二人都是古代的良吏。史記魏世家：「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内稱治。」又，循吏傳子産：「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産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⓫ 「殘」上一字隸釋、兩漢記闕，萃編作「除」，義通，備參。

⓬ 穎南：穎川、南陽的簡稱。錢大昕潛研堂跋尾卷一：「霸守穎川，信臣守南陽，此稱穎，南者，各舉其一字也。三國人多稱吴、會稽二郡爲吴會，亦類此。蓋流俗之稱，文人沿用而不察爾。」

⓭ 衖：同「巷」。家衖，家居閭巷，謂去官閑居。俞樓雜纂讀漢碑：「『家衖』本離騷『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曰：『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家衖』即『家巷』。古『巷』、『衖』同字。易睽卦：『遇主于巷。』釋文引字書作『衖』。廣韻四絳，『巷』下有『衖』字，注曰：『上同。』並其證也。孔耽神祠碑云『縣車家巷』，曹全碑云『潛引家巷』，並本楚辭。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餘篇力辨王逸注之誤，謂當作『五子用乎家巷』，家巷，猶言内訌也。然觀此碑，則知漢人固皆作家居閭巷解，無異説矣。」王暘，字叔茂，王粲之祖，名在八俊。

⓮ 董督：同義連文，督察，主掌。

⓯ 緺：「細」的俗字。隸釋洪注：「緺，即『細』字。」蠲細，去除苛細。榷然：同「皭然」、「較然」，明淨貌。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裴駰集解引徐廣：「皭，疏淨之貌。」漢隸拾遺：「榷然，猶較然，明貌也。廣雅云：『較，明也。』曹憲音角。史記平津侯主父傳：『較然著明。』索隱云：『較音角。』漢書張安世傳云：『賢不肖較然。』一切經音義七云：『較，古文榷，同。古學反。』『較然』之爲『榷然』，猶『較崇』之爲『榷崇』，『大較』之爲『大榷』，『辜較』之爲『辜榷』也。銘詞云：『磊落彰較。』義亦同也。」

⓰ 彊：強。説文弓部：「彊，弓強皃。」引申爲凡強之稱。「彊中獨斷」，謂有強毅之性，遇事能斷。

⓱ 「公」上一字隸釋闕，據文義當是「三」字。「三公」與「五卿」相對爲文。

⓲ 絀：通「黜」，貶退。左傳莊公八年：「襄公絀之。」禮記王制：「不孝者，君絀以爵。」陸德明釋文：「絀，退也。」詩經周頌有客鄭玄箋：「成王即黜殷命。」陸德明釋文：「絀，敕律反。又作黜，同。」朱駿聲認爲通「詘」。説文通訓定聲：「絀，假借爲『詘』，實爲『曲』。」

⓳ 气：隸書與「乞」同字。自乞，謂自求服喪。

⓴ 漢制，丁私艱，多以日易月，不必執喪三年，故以議郎行喪。

㉑ 此謂倣法疏廣，辭官閑居。漢書疏廣傳：「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

㉒ 於陵：於陵子終，戰國齊人，其兄戴爲齊卿，子終以爲不義，至楚，居於陵，自稱於陵仲子，身織屨，妻辟纑，以易衣食。楚王欲以爲相，遂逃去，替人灌園。㓞：通「絜」，清潔之義。隸釋洪注：「㓞，即『潔』。」禮記鄉飲酒義：「主人之所以自絜。」鄭玄注：「絜，猶清也。」

㉓ 萃編「六十二」，隸釋作「六十一」，似非。「月」上一字隸釋闕。據後漢書靈帝紀：「夏五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熹平。」己巳之後四日即癸酉，則闕字當是「五」。癸酉爲五月二十日。

㉔ 「千」下一字闕，據碑陰題名，應是「商」字。

㉕ 「諡」下文學玫釋脱「君」字。忠惠父：門人千商等效游、夏之徒，爲魯峻作私諡。孔子諡宣尼，出自魯哀公，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諡褒成宣尼公，

均非私謚。碑稱「游夏之徒，作謚宣尼」，未知所據。又，謚後加「父」，以示尊崇。

㉖ 尚書大誥：「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孔傳：「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

㉗ 斦：同「析」。隸釋洪注：「斦，爲「析」。」尚書堯典：「厥民析。」古文尚書「析」作「斦」。何：「荷」的古字。說文：「何，儋。」易噬嗑：「何校滅耳。」陸德明釋文：「何，本亦作「荷」。」左傳昭公七年：「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陸德明釋文：「荷，本亦作「何」。」

㉘ 義：同「莪」，「義」、「我」古音同屬歌部。詩經小雅蓼莪：「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碑取其義。

㉙ 頪：同「俯」。「號」，文學孜釋作「噓」，非。荖：「嗟」的俗字。隸釋洪注：「荖，即「嗟」字。」

㉚ 礧落：同「磊落」，壯大貌。嵇康琴賦：「踸踔礫硌。」李善注：「礫硌，壯大貌。」「礫」與「磊」同。」較：同「較」。彰較，彰明較著。

㉛ 棠棠：通「堂堂」。形容志氣宏大，儀容端莊。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堂堂，折而不橈，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隸釋洪注：「若「堂堂」作「棠棠」，它碑亦有之。」㸌：美好。廣韻藥韻：「㸌，美好也。」集韻藥韻：「㸌，美克。」但隸釋洪注：「㸌，即「爍」字。」輝煌之義。孔㸌，猶「孔昭」，於文義亦通。

㉜ 庋：即「度」。金石文字辨異遇：「干祿字書云：庋，俗「度」字。」案，干祿字書作「庋、度，上俗下正」。弘：即「弘」字。漢碑集釋作「宏」，非。「綽」，金石文字辨異遇引作「瑋」，誤。弘綽，謂寬弘大度。

㉝ 逴：超遠。說文辵部：「逴，遠也。」廣雅釋詁一：「逴，遠也。」王念孫疏證：「「超」之言「迢」也……「逴」亦「超」也，方俗語有輕重耳。」

㉞ 外：「外」的俗字。抓：同「撮」，謂抓取，捉拿。說文手部：「撮，四圭也。一曰兩指撮也。」桂馥義證：「兩指當爲三指。兩指爲拈，三指爲撮。」

㉟ 穌：同「穆」。金石文字辨異屋：「穌，即「穆」古文。」

㊱ 「當」下一字泐，隸釋、兩漢記闕。文學孜釋作「補」，意義可通。緄：通「袞」。隸釋洪注：「「緄」爲「袞」。」袞職，三公之職。詩經大雅烝民「袞職有闕」，衡方碑「將授緄職」，高頤碑「當登緄職」，都以「緄」爲「袞」。

㊲ 榷：架在水上的横木，即獨木橋。說文木部：「榷，水上横木，所以渡者也。」廣雅釋宫：「榷，獨梁也。」比喻國家的棟梁之材。

㊲ 忉悼：義同「忉怛」，悲傷，哀悼。詩經齊風甫田：「勞心忉忉。」毛傳：「忉忉，憂勞也。」又「勞心怛怛」，毛傳：「怛怛，猶忉忉也。」悼：通「悼」。隸辨卷五之末「疑字」下收此字，謂「忉悼，疑即「忉惻」」，非是。詩經小雅甫田「倬彼甫田」，陸德明釋文引韓詩作「箌」。是「悼」、「悼」同音之證。「綽」、「逴」、「慮」、「邈」、「榷」、「悼」、「樂」協韻，由押韻可證。

㊳ 啻：假借爲「意」，通作「億」。說文心部：「啻，一曰十萬曰啻。」

㊴ 晪：同「焕」。論語泰伯：「焕乎其有文章。」何晏集解：「焕，明也。」昀：明也。廣韻錫：「的，說文作「昀」。」隸釋洪注：「銘詩「焕矣灼灼」，俱易「火」以「日」。」義同而字未必。案說文：「昀，明也。从日，勺聲。」小雅賓之初筵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然則「昀」字古讀若勺，故與「較」、「㸌」、「綽」、「逴」、「慮」、「邈」、「榷」、「悼」、「樂」爲韻。昀，訓爲明，故曰「晪矣昀昀」。非字本作「灼」，而易火以日也。」

㊵ 褱：同「懷」，縣名。兩漢記、萃編均作「夏」，非。漢隸拾遺：「「褱」與「懷」同。謂河内郡懷縣也，「褱」字下半微缺，而張氏亟齋遂釋爲「夏」字，誤矣。」「遠」，文學孜釋作「遵」，非。

㊶ 「龔」，文學孜釋作「襲」，非。

㊷ 「景」，文學孜釋作「京」，非。

㊸ 「殷」，文學孜釋作「叚」，非。

㊹ 鈃墅：即「新野」，屬南陽郡。金石文字辨異真：「鈃，作「新」。」

㊺ 「殷」，文學攷釋作「殷」，非。

㊻ 壬：同「王」。兩漢記：「碑陰與碑文書者非出一人。隸續云：魯峻、譙敏碑並云蔡中郎書，蓋碑錄之云也。洪以爲皆不足信，是矣。至碑陰字體，則高城、阜城，「城」皆省作「成」；黎陽，「黎」作「犁」；蒲板，「阪」作「反」；壬端、壬輔，「王」皆作「壬」，又與碑文「王」字中加小畫者不同。蓋當時隸體，多隨勢爲之矣。」

㊼ 萃編：「考字書無「椑」字，通志氏族略複姓遊椑氏。英賢傳：「遊椑子著書一篇，言法家事。」漢書作游棣。萬姓統譜：王莽時又有司馬棣，並漢人。碑葉多書「棣」字爲「椑」。棣，其姓也。」

㊽ 「悋」，文學攷釋作「悋」，備參。

㊾ 古本作「蒲反」，後世以其爲地名，故作「阪」，又作「坂」。金石文字辨異阮：「反，與「坂」通。」下同。「李」下萃編闕，文學攷釋作「玫」。

㊿ 「邢」下一字萃編闕，文學攷釋作「范」，恐非。

51 內黃：縣名，屬魏郡。黃，萃編作「漢」，誤。

52 犂陽：即「黎陽」。平津讀碑記卷一：「「黎陽」作「犂」。」壬：即「王」字。「王」下一字萃編闕，文學攷釋作「惪」，即「德」字。

53 㶏：同「濦」。郡國志：汝南有濦強侯國。兩漢記「稅□」，萃編作「徒超」，誤。

54 「二」字，兩漢記闕。

55 「百」字，兩漢記闕。

56 東鄉：姓。左傳文公七年疏引世本：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鱗矔。世族略引世本：東鄉氏，宋大夫東鄉爲人之後。據左傳成公十五年，向爲人爲宋大司寇，則東鄉氏出春秋時宋之公族。

57 「丕」，文學攷釋作「本」，非。

58 「殷」，文學攷釋作「殷」，不取。

〇一一九　熹平殘墓碑

東漢熹平二年（公元一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清乾隆五十八年黄易於山東曲阜訪得，現存山東曲阜文管所。碑四周均殘。拓片高六三厘米，寬六二厘米，隸書。

碑文

（上闕）□□□□□貴時榮❶。閨閾之中，□□□（下闕）／（上闕）行成於內，名立磬著❷當獲自天之□（下闕）／（上闕）□年廿有七。熹平二年十一月乙未□（下闕）／（上闕）府君君國，濟民以禮，閫風拴善❸，表德（下闕）❹／（上闕）嘉。珪璋其質，芳麗其華。敦書樂古，如（下闕）／（上闕）君有命，必以疾辭。何辜穹倉，降此𢭃❺（下闕）／（上闕）［哉］❻。／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五五頁）

注釋

❶「貴」字右半殘損，僅存右半。
❷磬：似「馨」的俗字。
❸拴：即「旌」字，表彰。
❹後空一行，其上段殘損部分應是「其詞曰」之類，然後提行鐫刻銘辭。
❺𢭃：應是「短」字。
❻末行僅存一字之下半，似「哉」字。

○一二○　楊震墓碑

東漢熹平二年（公元一七三年）



原石在河南省陜州閿鄉縣，歐陽修集古錄已謂「文字殘缺，首尾不完」。石久佚，此爲翻刻本。拓片高一二四厘米，寬八〇厘米，隸書，有縱橫界格。據隸釋原刻有篆額，碑陰有題名，翻刻本無。楊震，後漢書卷五五有傳。

碑文

□□□，字伯起，□□□□□□□□□□□□□□□□□□□□/氏焉❶。聖漢龍興，楊憙佐命❷，克項於垓，錫□□□□❸。公侯之冑，必復其始。是/以神祇降祚❹，乃生于公。實履忠貞，恂美且仁。博學甄微，靡道不該。又詡歐/陽尚書❺，河洛緯度。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衡門，群英雲集❻。咸共飲酌其/流者，有踰三千。至德通洞，天爵不應。貽我三魚❼，以章懿德。遠近由是知爲/亦古繼詡而出者矣❽。

州郡虚己❾，競以禮招。大將軍辟舉茂才❿，除襄城令⓫，遷/荊州刺史、東萊涿郡太守⓬。所在先陽春以布化，後秋霜以宣威⓭。寬猛惟中，/五教時序⓮。功洽三邦，聞于帝京。徵旋本朝，歷太僕、太常⓯，遂究司徒、太尉，立/朝正色，恪勤竭忠。無德不唫⓰，靡惡不形。將訓品物，以濟太清⓱。

而青蠅嫉正⓲，/醜直實繁⓳。橫共搆譖，慷慨暴薨⓴。于時群后卿士，凡百棃萌㉑，靡不欷歔垂涕㉒，/悼其爲忠獲罪。乾監孔昭㉓，神鳥送葬㉔。王室感寤㉕，姦佞伏辜。公功乃伸㉖，追錄/元勳㉗，策書慰勞㉘，賻賵有加㉙。除二子郎中，長子牧㉚，富波侯相㉛；次讓，趙常山相；/次秉，寔能纘脩㉜，復登上司，陪陵京師㉝；次奉，黃門侍郎。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讓子著，高陽令，皆以宰府爲官，奉遵先訓，易世不替。天鍾嘉祚，永世罔/極㉞。統之門人汝南陳熾等，緣在三義一㉟，頌有清廟，故敢慕奚斯之追述㊱，樹/玄石于墳道。其辭曰：/

穆穆楊公，命世而生。乃台吐燿㊲，乃嶽降精。翩翩天子，實公是匡；冥冥六合，/實公是光。謇謇其直，皦皦其清㊳。懿矣盛德，萬世垂榮。勒勳金石，日月同炯。/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五六頁；隸釋卷一二；萃編卷一五）

注釋

❶ 依文例，文首闕三字當是「君（戓公）諱震」。「伯起」下當述其里貫，如「弘農華陰人」之類，文已泐，不可的知。

❷ 「憙」，漢書、後漢書同。一本作「喜」，與史記同，殆翻刻所改。

❸ 楊震八世祖喜，於垓下爭得項羽五體之一，以功封赤泉侯。事見史記項羽本紀。

❹ 「祚」，集古錄跋作「祉」，非。八瓊室：「『祚』，歐作『祉』，蓋形近刊刻之訛。」

❺ 隸釋、萃編均作「尚書歐陽」。翻刻本爲「歐陽尚書」。後漢書楊震傳：「父寶，習歐陽尚書。」又，「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與翻刻本合。

⑧「群」，萃編作「郡」，誤。

⑨後漢書楊震傳：「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⑩赤舍：即「奕世」，世世代代。

⑪虛己：自我謙虛。韓詩外傳卷二：「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虛，同「虛」。

⑫大將軍，指鄧隲。參後漢書本傳。

⑬「城」，萃編作「成」，誤。後漢書本傳不載「除襄城令」事，而謂「四遷荆州刺史」。

⑭隸釋作「菜」，翻刻本作「萊」，以義改之。

⑮此謂楊震施政，先行仁德教化，後行威猛法律。

⑯五教：五常之教，包括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種倫理道德的教育。語出尚書堯典：「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孔傳：「布五常之教。」

⑰隸釋作「大」，翻刻本均臆改作「太」。下同。

⑱㫋：「旌」的俗書，表彰。

⑲太清，天道，謂國家治道。楊震性剛直，不畏權貴，仗義而行，屢上書切諫。

⑳青蠅：蒼蠅，其色黑，故稱。詩經小雅青蠅：「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蠅蠅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因以比喻讒佞小人。這裏指耿寶、樊豐輩。

㉑醜直：同「醜正」，嫉害正直之人。醜，憎恨，嫉恨。嫉正：嫉恨正直之人。左傳昭公二十八年：「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實繁：謂嫉害正直之人的姦佞繁多。尚書仲虺之誥：「實繁有徒。」

㉒楊震拒絕帝舅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彈劾中常侍樊豐、侍中周廣等，得罪權貴，遂共譖之。楊震被罷官，遣歸本郡。行至城西几陽亭，飲酖自殺。

㉑凡百：謂君子。棃萌：即「黎氓」，黎民百姓。隸釋洪注：「以『棃』爲『黎』。」

㉒歙歔：歎息，悲歎。說文欠部：「歙，歔也。」廣雅釋詁三：「歙，悲也。」

㉓乾監：上天明鑒。監，通「鑒」，鑒察。文學孜釋三章作「臨」，非。「昭」，萃編作「照」，誤。

㉔後漢書本傳載，楊震葬前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

㉕寤：同「寤」，通「悟」，省悟。後漢書本傳載，「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

㉖公，翻刻本作「宏」，萃編取之，或隸釋誤，或翻刻改，不可的知。伸：同「伸」。萃編徑作「伸」，失原貌。楊震卒後，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訟冤，終得以禮葬。

㉗元勳：大功勞。文學孜釋作「之勳」，文不成詞，大誤。

㉘筞：同「策」。策書，詔策，詔書。

㉙賻賵：助喪。以財物助人辦理喪事爲賻。玉篇貝部：「賻，以財助喪也。」周禮秋官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注引鄭司農：「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以車馬等物助喪家送葬爲賵。廣雅釋詁四：「賵，送也。」儀禮既夕禮：「公賵玄纁束馬兩。」鄭玄注：「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

㉚牧：即「牧」字。又，據後漢書本傳，楊震五子，而碑僅四子，隸釋以爲史書誤。但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也謂楊震五子，牧、里、秉、讓、奉。碑不及「里」，大抵或早亡，或未仕。

㉛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謂楊牧封富波侯，誤。牧實爲富波侯相，非侯。富波，縣名，屬汝南郡。

㉜纘脩：繼續修習。後漢書本傳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

㉝ 陵：同「陵」。陪陵，大臣埋葬在皇帝墳墓近旁。後漢書本傳稱楊秉「賜塋陪陵」。楊秉陪陵爲威宗延熹年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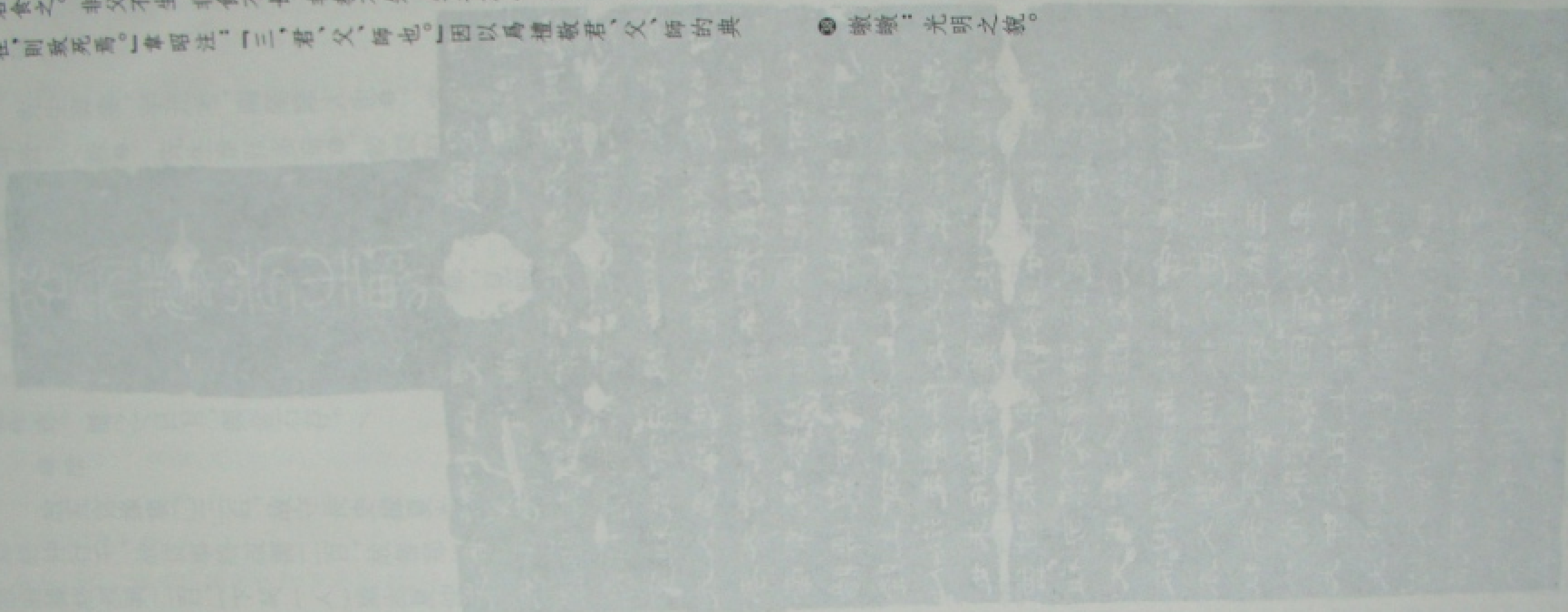
㉞ 罔：「罔」的俗字，簡省作「冈」。罔極，沒有極限。

㉟ 在三義一：語出國語晉語一：「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韋昭注：「三，君、父、師也。」因以爲禮敬君、父、師的典故。文學攷釋不瞭出典，標點爲「綠在三義，一頌有清廟」，誤矣。

㊱ 奚斯：春秋時期魯宗室，公子魚，字奚斯，曾作宗廟。隸釋洪注：「奚斯所作，蓋謂作廟。此及張納、費汎碑皆誤用。」詩經魯頌閟宮：「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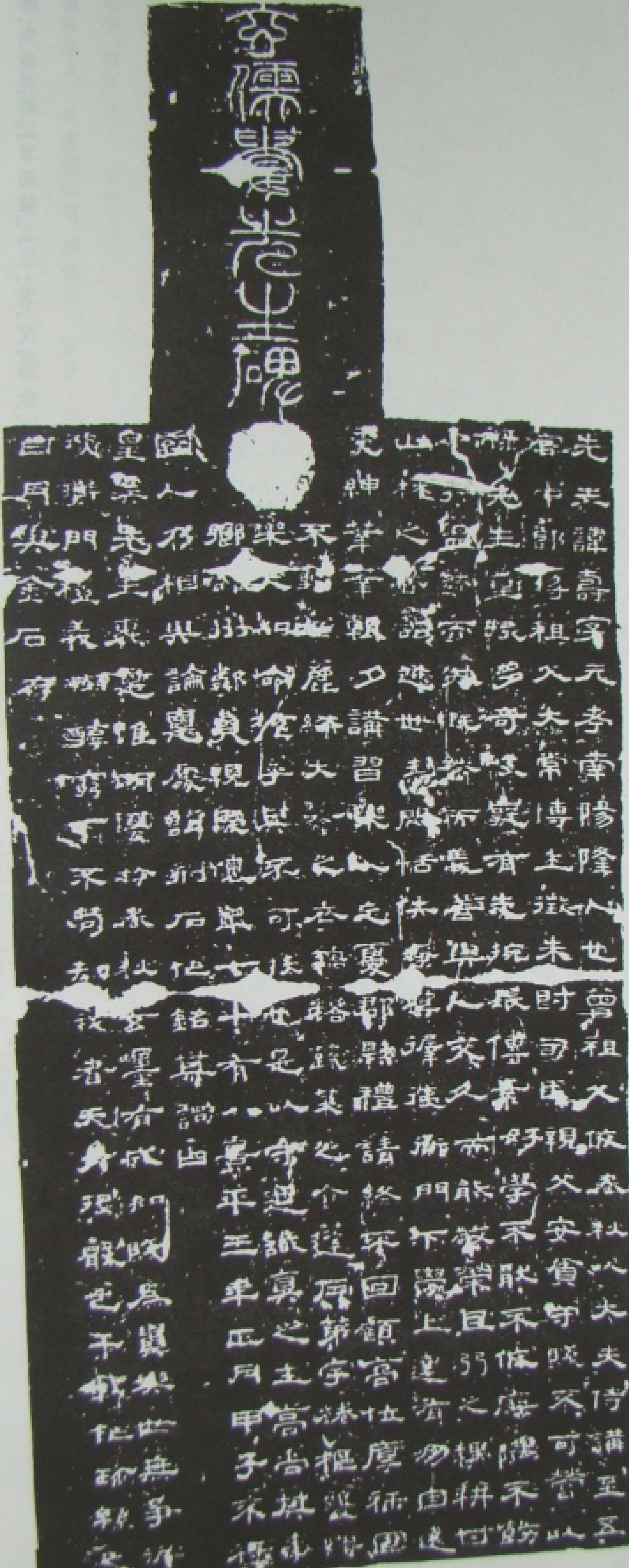
㊲ 台：謂三台星。

㊳ 皦皦：光明之貌。



○一二二　婁壽墓碑

東漢熹平三年（公元一七四年）正月



原碑在湖北省光化縣，早佚。集古錄卷三：「今光化軍乾德縣圖經載此碑。景祐中，余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按圖求碑，而壽有墓在穀城界中。余率縣學生親拜其墓，見此碑在墓側，遂據圖經遷碑還縣，立於敕書樓下，至今在焉。」兩漢記卷一六：「宋置光化軍，領乾德縣。熙寧中，軍廢，改乾德爲光化縣。今與穀城縣俱屬湖廣襄陽府。聞諸官茲土者，云碑石尚存，今在某廟中，泐蝕幾無字矣。」濟寧有清人重刻。拓片通高二〇八厘米，寬七七厘米，隸書。額題「玄儒婁先生碑」，篆書。碑陰題名拓本失拓，今據隸釋錄，不標行次，備參。

碑文

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1]。曾祖父攸春秋[2]，以大夫侍講，至五／官中郎將。祖父大常博士[3]，徵朱爵司馬[4]。親父安貧守賤，不可營以／祿[5]。先生童孩多奇[6]，岐嶷有志，捥髮傳業，好學不猒。不攸廉隅[7]，不飭／小行[8]。溫然而恭，慨然而義。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榮且溺之耦耕[9]，甘／山林之杳藹[10]。遁世無悶[11]，恬佚淨漠[12]。徲侇衡門，下學上達[13]，有朋自遠。／冕紳莘莘[14]，朝夕講習，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高位厚祿，固／不動心。麤絺大布之衣[15]，糲楷蔬菜之食[16]。蓬戶茅宇，棬樞甕牖[17]。／樂天知命，榷乎其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識真之主，高尚其事。／鄉鄙州鄰，見親㢸裹[18]。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正月甲子不祿[19]。／國人乃相與論惪處謚[20]，刻石作銘，其詞曰：／

皇矣先生，褢惪惟明。優於春秋，玄嘿有成[21]。知賤爲貴，與世無爭。徲／侇衡門，禮義滋醇。窮下不苟，知我者天。身歿聲鬯[22]，千載作珎。縣之／日月，與金石存。／

碑陰

故五官掾婁□三百，故守長史掾夏光淵二百，故從事□□張千，故府掾□子□二百，故五官掾陳季高三百，故府掾終百衆五百，故督郵終仲行千，故從事終叔嚮二百，故督郵終伯康千，故督郵范仲隱二百，故府掾婁伯胤五千，故校官祭酒婁伯就五百，故府掾陳德賢四百，故府掾終叔興二百，（下闕一人）處士夏仲高二百，處士夏幼高二百，處士婁元□三百，處士婁元□三百，處士張彥□百，處士婁叔都二百，故守葉令終文勝二百，故督郵陳瑋公二百，故督郵婁叔生五百，故府掾婁仲絢百，故府掾婁敬□□百，處士□仲順二百，處士呂和考二百，（下闕）心[23]，處士豊子能三百，處士婁宣卿二百，處士夏伯明四百，處士陳子讓二百，處士馮永南三百，處士鄧叔敬二百，處士婁□臺五百，處士婁幼碧五百，故從事南郡許孔俊三百，故從事□陽（下闕），故五官掾□都尹紂□五百，故督郵□□仲儀二百，故督郵□□□□百，故督郵（下闕），處士鄧超（下闕），處士□郁（下闕），處士友趙文弘三百，處士汝南（下闕），處士□□□□百，處士（下闕），處士□□二百，處士□□□二百，處士□□君□百，（下闕二人）處士□□舉□百，處士□□明百，處士□□□□二百。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五七頁；隸釋卷九；金薤琳琅卷六；兩漢記卷一六；漢碑集釋四一一頁）

注釋

❶ 隆：當作「陰」字。據後漢書郡國志，陰縣是南陽郡屬邑第二十一。宋乾德、穀城二縣，在兩漢爲陰縣地。隸釋也作「隆」，恐原刻偶誤，或隸釋誤讀，翻刻沿誤。

❷ 攸：通「修」，治，研讀。婁氏世治春秋學，婁壽亦「優於春秋」。隸釋洪注：「又有兩「脩」字，皆作「攸」。」兩漢記：「婁氏字原云：漢碑「脩」字皆作「攸」。顧南原隸辨亦引古文尚書「脩」皆「攸」。是也。」金薤琳琅遲改作「脩」，非。

❸ 主：同「士」。下同。

❹ 酎：同「爵」。朱爵，即「朱雀」，漢宮闕名。朱爵司馬，主掌皇城北門。後漢書百官志載，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北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玄武司馬，主玄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北宮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凡七門。隸釋謂「書作「朱酎」者……省其文也」。

❺ 瞀：惑也。隸釋作「榮」，誤。經義述聞卷一：「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淮南原道篇並曰：「瞀，惑也」，不可瞀以祿者，世莫能惑以祿也。云不可者，若云匹夫不可奪志，非不可求榮祿之謂也。……楚策曰：「好利，可瞀也。」言可得而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瞀。」言不可得而惑也。漢書敘傳：「四晧遁秦，古之逸民；不瞀不拔，嚴平鄭真。」注：「應劭曰：爵祿不能瞀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也。」易曰：不可瞀以祿。又曰：確乎不可拔也。」漢婁壽碑曰：「安貧守賤，不可瞀以祿。」老子銘曰：「樂居下位，祿執弗瞀。」費鳳碑曰：「退己進弟，不瞀榮祿。」是兩漢相傳之本，多作「瞀惑」之「瞀」，其作「榮」者，假借字也。」

❻ 文學攷釋三章脫「先生」二字。

❼ 攸：通「修」，培養。廉隅：品行端方，節操堅定。禮記儒行：「近文章，砥厲廉隅。」此句謂不故作方正以釣取名譽。漢書揚雄傳上：「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

❽ 飭：治。小行：細行，細枝末節，細小行爲。

❾ 且：通「沮」。沮溺，長沮、桀溺。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何晏集解：「長沮、桀溺，隱者也。」兩漢記：「「且」之爲「沮」，「摧」之爲「確」，此皆漢碑之借體。」

❿ 杳藹：冥暗，闇淡。又作「庵藹」、「晻藹」。這裏指隱姓埋名。

⓫ 無悶：內心不郁悶。易乾文言：「遁世無悶。」孔穎達疏：「謂逃遁避世，雖逢無道，心無所悶。」

⓬ 淨漠：內心平靜，漠然世事。淨，通「竫」，通作「靜」。詩經邶風柏舟：「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毛傳：「靜，安也。」

⓭ 語出論語憲問：「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邢昺疏：「本爲上，謂德義也；末爲下，謂財利也。」言君子達於德義，小人達於財利。

⓮ 冕紳：冠冕縉紳，謂士大夫。莘莘：衆多。

⓯ 麄：同「麤」，麤糙。隸釋洪注：「麄，即「麤」字。」大布：麤布。左傳閔公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杜預注：「大布，麤布。」

⓰ 糒：同「糲」，粗糙的食物。隸釋洪注：「糒，即「糲」字。」䅶：當是「荅」俗書。潛研堂跋尾：「字書無「䅶」字，當與「荅」同。說文：「荅，小未也。」糲飯豆羹，皆食之薄者。」

⓱ 棬樞：屈木爲門樞。甕牖：以瓦甕爲窗。喻貧窮。

⓲ 𨛫：「黨」的專字。文學攷釋作「敞」，誤。「見」，隸釋、金薤琳琅闕。㤅：「爱」的俗字。裹：同「懷」，思念。翻刻本改作「懷」。隸釋洪注：「㤅，即「爱」字。裹，即「懷」字。」說文心部：「懷，念思也。」

⑲ 熹平三年正月乙亥朔，該月無甲子日，四年亦無，惟五年正月癸亥朔，二日爲甲子，是否「三年」爲「五年」之誤，無旁證。

⑳ 悳：同「德」。謚：「謚」的省筆俗字。論德處謚，爲人死將葬，論列其生前德行，而給予謚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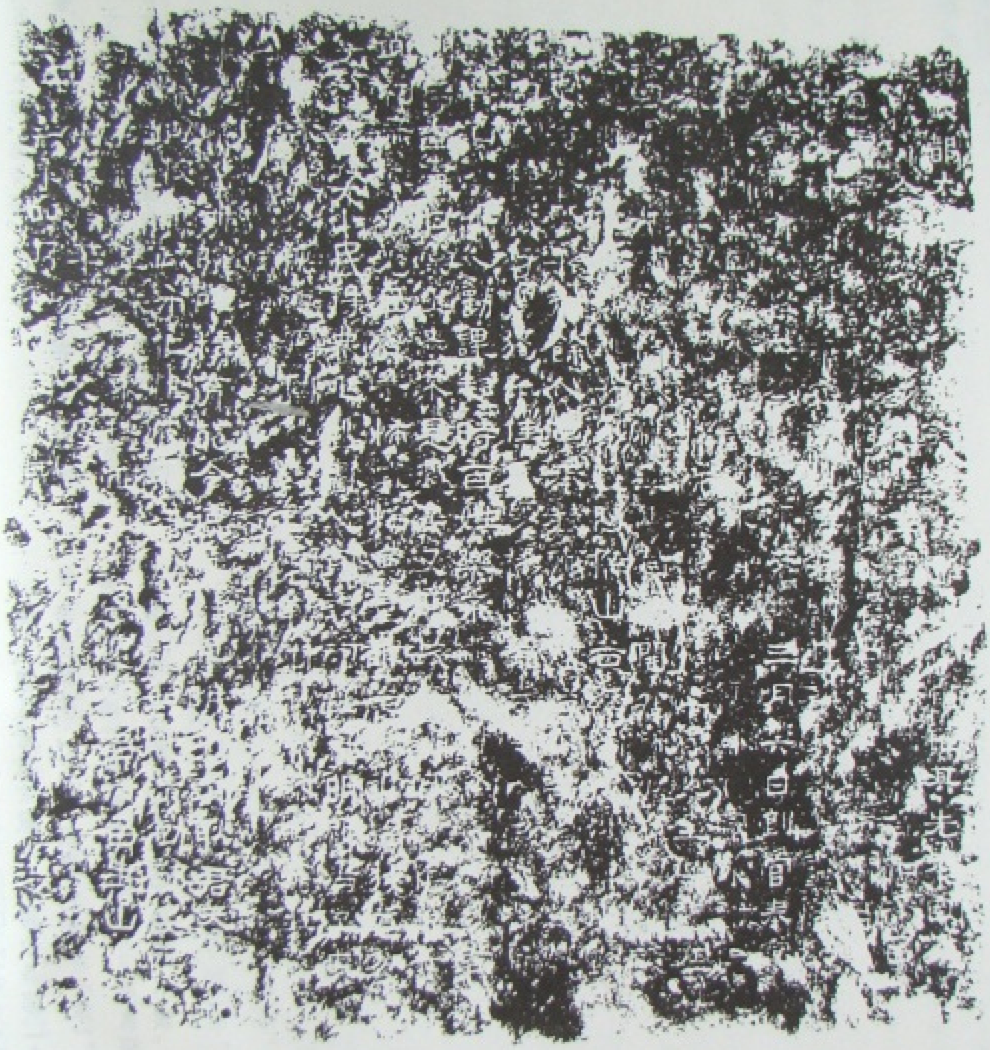
㉑ 嘿：同「嘿」，通作「默」。金石文字辨異職：「字原云：『義作默。』」案，書說命「恭默思道」，古文尚書作「嘿」。」玄默，清靜無爲。文選揚雄長楊賦：「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李善注：「玄默，謂幽玄恬默也。」李周翰注：「玄默，無事也。」

㉒ 鬯：通「暘」，即「暢」字，暢茂。

㉓ 隷釋「心」字與上下文均不連屬，恐誤。

〇一三一　耿勳碑

東漢熹平三年（公元一七四年）四月二十日



南宋孝宗乾道年間發現，又名天井山摩崖，在今甘肅省成縣天成山棧道中，爲德政碑。摩崖高二一八厘米，寬二〇五厘米。拓片高一五六厘米，寬一四六厘米，隸書。額篆書，題『漢故武都太守耿君表』，今所見拓本無額。原刻闕泐嚴重，經後人重刻，頗多謬誤，與隸續所錄時有不同。

碑文

漢武都大[守]、右扶風茂陵耿君，諱勳，字伯瑋。其先本自[鉅]/鹿，世有令名，爲漢建功，俾侯三國。[卿]守將帥，[爵]位相承，以/迄亏君。君敦詩說禮❶，家仍典[軍]。[壓]難和戎，虣虎慷慨❷，以[得]/奉貢上計，廷陳恵康安遏之謀。上納其謨，拜郎、上黨府丞，/掌令。考績有成，苻英[乃]胙❸。熹平二年三月癸酉卽官❹，奉宣/[詔]書，哀閔垂恩，[猛]不殘義❺，寬不宥姦，喜不縱慝，感不戮仁❻。/賞恭罰否，畀[奧]六流❼。其於統[系]，寵存贈亡，篤之至也。

歲在/癸丑，厥[運淫]雨，傷害稼穡。率土普[議]❽，開倉振澹❾。身冒炎赫/火星之熱❿，至屬縣，巡行[窮]匱。陟降山谷，經營[拔]涉⓫，草止露/宿，捄活[食]餐千有餘人⓬。出奉錢市□□作衣⓭，賜給貧乏。發/荒田耕種，賦与寡獨王佳小男楊孝等三百[餘]戶⓮。減省[貪]/吏二百八十人。勸課趍時⓯，百姓樂業。老者得終其壽，幼者/得以全育。甘棠之愛，不是過矣。又開故道銅官，[鑄]作錢[器]。/興利無極，外羌且□等⓰，怖威悔悪⓱，重譯乞降⓲。脩治狹道⓳，分/子效力⓴，□□如農㉑，得衆兆之歡心，可謂卬之若明神者已。/夫美[政]不紀，人無述焉。國人僉嘆㉒，刊勒斯石，表示無窮。/其辭曰：/

泰華惟岳，神曜吐精㉓。育茲令德，既喆且明。寔謂耿君，天[胙]/顯榮。司牧莅政，布化惟成。柔嘉惟則㉔，穆如風清。勤卹民/隱㉕，/抆陁扶傾㉖。匪皇啓處㉗，東撫西征。赤子遭慈㉘，以活以生。山靈/挺寶，匈灾乃平㉙。愷悌父母，民賴以寧。

熹平三年四月廿日/壬戌，西部道橋掾下辨李祗造㉚。/

（北圖拓本匯編一冊一五八頁；隸續卷一一；兩漢記卷一三；萃編卷一五；漢碑集釋四〇二頁）

注釋

❶ 說：通「悅」。隸釋：『碑以「說」爲「悅」。』

❷ 虣虎：即『暴虎』。隸續作『武虡』，不辭。漢碑全集誤取之。王念孫漢隸拾遺武都太守耿勳碑：『隸續作「武虡慷慨」。案此句第一字，右邊已泐，而「武」字在左，則非「武」字也。第二字亦非「虡」字。諦審碑文，似是「虣虎」二字。虣，古「暴」字也。周官、漢碑，「暴」字多作「虣」。「暴虎慷慨」，喻其赴敵之勇耳。論語「暴虎馮河」，亦謂行三軍之事也。』

❸ 苻英：同『符策』。漢代郡守賜虎符策書。胙：通『祚』。漢隸拾遺：『兩漢金石記「英」字作「莢」。說云「莢」即「筭」字。蕩陰令張遷碑「八月莢民」，即此字。「苻莢乃胙」者，胙，即福祚之祚，古通用也。念孫案，「符筭乃祚」，義無所取。且碑文明是「英」字，非「莢」字也。「苻英」

即「符策」。胙者，賜也。言考績有成，乃賜之以符策，命爲太守也。韋注齊語云：「胙，賜也。」隱八年左傳「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下文云「天胙顯榮」，義亦同也。』潛研堂跋尾卷一：『右武都太守耿勳碑，中有十數字經後人重刊，不無訛舛，翁閣學金石記中辨之審矣。唯「苻莢乃胙」一句，洪氏隸釋闕「乃」字，而「莢」字未誤。翁謂洪誤釋爲「英」，此刊本之譌，予家藏鈔本猶未作「英」也。「莢」與「筴」同，即「策」字。漢時郡守賜虎符及策書，故有苻莢之語。翁釋爲「筭」，恐未然。』

❹『卽』，隸續、兩漢記作『到』，漢碑集釋、漢碑全集取之，義通而字形不類。萃編作『郎』，形似而義不可通。諦審原拓，似『即』字，即官，就職，到任。或以爲重刻所改。『癸酉』，重刻訛作『六日』，萃編取之，非。三月癸酉爲三月二十四日。

❺殘：損傷，殘害。

❻感：通『慽』，怨恨。隸續、兩漢記作『戚』，非。萃編作『感』。八瓊室卷五：『「戚」，誤「感」。』，亦非。漢隸拾遺：『隸續「感」作「戚」。案：碑文是「感」字，非「戚」字，古字以「感」爲「慽」。慽，恨也。不以忿恨而戮及仁人也。』

❼『奧』字泐，據隸續補，但『畀奧』，義難解，備參。『六』，隸續已闕，今僅存下半。

❽率土：全國各地。詩經小雅北山：『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議』字泐，據隸續補。

❾振：舉救。後與『賑』混。澹：足也，後世作『贍』。賑贍，拯救，救濟。萃編：『「澹」與「贍」同。史記司馬相如傳「漉沈贍菑」，漢書作「灑沈澹災」。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注：「澹，古贍字。」荀子：「物不能澹，則必爭。」楊倞注：「澹讀曰贍。」鹽鐵論：「飢寒於邊將何以澹之。」又云：「哀元元之未澹。」張納功德敘：「恤澹凍餒」，亦以「澹」爲「贍」。「振」與「賑」亦通。碑作「振澹」，皆借用字。金石錄補直釋爲「賑贍」，失其旨矣。』

❿火星：指炎夏。史記天官書：『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司馬貞索隱引春秋緯文耀鉤：『赤帝熛怒之神，爲熒惑焉。位在南方，禮失則罰出。』

⓫拔：通『跋』。隸續洪跋：『以「拔」爲「跋」。』詩經鄘風載馳：『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毛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陸德明釋文：『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詩經豳風狼跋陸德明釋文：『「跋」字或作「拔」。』

⓬捄：通『救』。隸續作『扶』，兩漢記、萃編取之，乃形近而誤。漢隸拾遺：『隸續「捄活」作「扶活」，案碑文作「捄」，明是「捄」字，非「扶」字也。「捄」即「救」字。漢書董仲舒傳：「將以捄溢扶衰」是也。』『活』下一字泐，僅存下半，隸續闕，兩漢記作『食』。平津讀碑記卷一：『隸續作「□餐」，諦審此碑，是「饔餐」二字。』

⓭『市』，隸續作『兩』；『作』，隸續作『振』，並誤。兩漢記：『「市」字，洪誤釋「兩」。「作」字，洪誤釋「振」。』『市』下二字闕，文學攷釋三章作『彌祖』，於義難通。

⓮『賦』下一字隸續闕，兩漢記補作『与』，萃編取之。寔：即『寡』字。

⓯課：督促。勸課，勉勵督促。隸續、兩漢記作『勉』，漢碑集釋取之。萃編作『課』，或重刻所改。趍：同『趨』，趨向。

⓰外羌：屯外未附之羌人稱外羌，降而入屯之羌稱屯羌。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十一月丙午，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攻破屯官，驅略人畜。』『且』下一字泐，隸釋、萃編闕，平津讀碑記：『諦審此碑，是「居」字。』可備一說。今疑是『凍』字。且凍，羌人分支。後漢書順帝紀：永和四年九月，『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

⓱悪：即『惡』字。悔惡，知其過惡而悔改。

⓲『瑋』，重鑿作『都』，非。該字右半『韋』尚可見。後漢書西羌傳載：桓帝

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叛爲寇，益州刺史討破之。延熹二年，燒當人種羌寇隴右，段熲出擊，大破之。四年，零吾複與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諸種，並力寇并、涼及三輔，皇甫規擊破之。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張奐破平之。當煎羌寇武威，段熲復破滅之，西羌悉平。靈帝建寧二年秋七月，段熲大破先零羌，東羌悉平。其事詳見桓、靈二帝紀及張奐、段熲二傳。耿勳以熹平二年到官，未降之且凍羌始乞降，時人美之，故著其事於碑。參漢碑集釋。

⑲ 狭道：指成縣至略陽縣一帶的棧道。李翕爲武都太守，曾予修治。見西狭頌、郙閣頌。耿勳到郡，續修治狭道。百姓樂之，乃摩崖紀其事。

⑳ 分子：富家出分之子。穀梁傳莊公三十年：「燕，周之分子也。」范寧注：「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後，成王所封。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此句謂正丁已供差徭，分子亦來助役。

㉑ 「□□如農」，隸續如此。萃編作「役大小民」，乃是重鑿，淺人以義爲之。「役」，兩漢記謂「隱隱似是「後」字」。文學孜釋作「復大小民」，不取。

㉒ 僉：都，副詞。隸續作「命」，誤。兩漢記：「「僉」字，洪誤釋「命」。」

㉓ 神曜：神靈顯耀。吐精：吐現精氣。詩經大雅崧高：「維嶽降神。」碑用其義。

㉔ 柔嘉：柔和美善。詩經大雅烝民：「仲山甫之德，柔嘉惟則。」孔穎達疏：「柔和而美善。」碑用其成句，以仲山甫比耿勳而贊之。「則」字隸篇雙鈎作「賊」，本或如此。左傳文公十八年：「毀則爲賊，掩賊爲藏。」「則」與「賊」義相生。

㉕ 隱：通「愍」，憂憫。

㉖ 捄：通「救」，拯救，挽救。隸續、兩漢記、萃編均作「扶」。

㉗ 皇：通「遑」，閒暇。詩經小雅四牡「不遑啓處」，采薇「不遑啓居」，碑用其語。

㉘ 遭：遇也。隸續、兩漢記、萃編作「遺」，非。漢隸拾遺：「碑文作「遭」，隸續作「遺」，案「赤子遺慈」，文義殊晦。且碑文是「遭」字，非「遺」字也。「赤子遭慈，以活以生」，言赤子遭慈母而生活也。」

㉙ 匈：通「凶」。凶灾：饑荒，荒災。墨子七患：「三穀不收謂之凶。」

㉚ 「道」，萃編作「通」，誤。隸續作「道」。道橋掾，主掌道路橋梁的官吏。隸續跋：「造碑之人即李翕天井碑中西部道橋掾李稚也。壬子之夏，李翕尚在武都。次年暮春耿君到郡，似是繼翕者。」

〇一二三　伯興妻殘碑

東漢熹平三年（公元一七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一九八〇年於山東省棗莊市張山子鄉官墓村發現，現藏山東省棗莊市博物館。碑存原石的右上部分。有額，但殘損。殘高八六厘米，寬三二厘米，厚一三厘米。隸書，方整勁健，自然天成，有縱橫淺細界格。

碑文

熹平三年五月癸酉朔，廿四日丙［申］❶，（下闕）/陣翱佐力逸。蓋聞立天之道，曰陰❷（下闕）/是以綿駒左高唐，而亝右善謳。杞梁❸（下闕）/伯興妻陘，秉心塞淵，終溫惠和。□□（下闕）/㚔早歿❹，衷失元身。年退知命❺，苗胤不（下闕）/

（文物一九八三年第七期棗莊市發現東漢紀年殘碑；書法一九八八年第四期新發現的張山子熹平三年殘片碑；漢碑全集五冊圖一五五〇頁）

注釋

❶「丙」下一字泐，據長曆，熹平三年五月癸酉朔，廿四日應是丙申，故闕字應是「申」。

❷「之」下空一字石面，大抵是刻廢而棄，或當殘處而避讓。「曰陰與陽」爲常語，見易說卦，故「陰」下應是「與陽」。

❸亝：即「齊」字。杞梁：春秋時期，齊國與晉國戰，敗，杞梁殖戰死，其妻收喪。齊莊公道逢弔之，其妻避不敢當。哭夫於城，城爲之崩，以無親人，乃赴淄水自殺。見古列女傳卷四。後世以杞梁妻知禮而貞，故用其典贊頌貞婦。

❹㚔：即「幸」字。

❺退：「徂」的異體字，往也。知：即「知」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六朝碑刻校注 / 毛远明编著. —北京：线装书局，2009. 5

ISBN 978-7-80106-947-4

Ⅰ. 汉… Ⅱ. 毛… Ⅲ. 碑刻—汇编—中国—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 Ⅳ. K87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6586 号

ISBN 978-7-80106-947-4

9 787801 069474 >

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繁体版）

编　　著：毛远明
责任编辑：崔建伟　郑金刚
选题策划：刘聪建
校　　稿：宋建勋　刘　波　艾　涵　刘　青　罗　蓓　刘英曼　欧阳慧
数据处理：李　昕　黄　滨　汤晓婷　尹　欢　田赛男　向　梅
装　　帧：刘聪建　刘　青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华艺斋古籍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8
印　　张：545
字　　数：1180 千字　1500 幅图版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900 套
书　　号：978-7-80106-947-4

定　　价：6800.00 元（全 11 册）

中國石刻文獻研究叢刊